欧阳景贤
欧阳超



庄子释譯

（下）

湖北人民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欧阳景贤　欧阳超

庄子释譯

下



湖北人民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目　录

下册

外篇

秋　水……………………………………………………1
至　乐……………………………………………………35
达　生……………………………………………………52
山　木……………………………………………………87
田子方……………………………………………………117
知北游……………………………………………………143

杂篇

庚桑楚……………………………………………………178
徐无鬼……………………………………………………211
则　阳……………………………………………………259
外　物……………………………………………………292
《寓言》……………………………………………………313
让　王……………………………………………………327
盗　跖……………………………………………………353
说　剑……………………………………………………382
渔　父……………………………………………………391
列御寇……………………………………………………406
天　下……………………………………………………428



秋　水

秋水时至[1]，百川灌河[2]，泾流之大[3]，两涘渚崖之间[4]，不辩牛马[5]。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6]。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7]，不见水端[8]，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9]，望洋向若而叹曰[10]："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11]。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12]，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13]。"

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语于海者[14]，拘于虚也[15]；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16]；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拘于教也[17]。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18]，尔将可与语大理矣[19]。天下之水，莫大于海[20]：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21]；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22]；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23]。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24]，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25]，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26]，方存乎见小[27]，又奚以自多[28]！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29]？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30]？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31]；人卒九州[32]，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33]，人处一焉[34]；此其比万物，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35]？五帝之所连[36]，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37]，尽此矣[38]。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39]，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

水乎[40]？

河伯曰："然则我大天地而小毫末[41]，可乎？"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无穷[42]，时无止[43]，分无常[44]，终始无故[45]。是故大知观于远近[46]，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无穷；证曏今故[47]，故遥而不闷，掇而不跂[48]，知时无止；察乎盈虚[49]，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明乎坦涂[50]，故生而不说，死而不祸[51]，知始终之不可故也[52]。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53]。由此观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54]！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

河伯曰："世之议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围[55]。'是信情乎[56]？"

北海若曰："夫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57]。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58]；故异便[59]。此势之有也[60]。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61]；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62]。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63]；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64]，不期精粗焉。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65]，不多仁恩[66]；动不为利，不贱门隶[67]；货财弗争，不多辞让；事焉不借人[68]，不多食乎力[69]；不贱贪污[70]；行殊乎俗[71]，不多辟异[72]；为在从众[73]，不贱佞谄[74]；世之爵禄不足以为劝，戮耻不足以为辱[75]；知是非之不可为分，细大之不可为倪[76]。闻曰：'道人不闻[77]，至德不得[78]，大人无己[79]。'约分之至也[80]。"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内[81]，恶至而倪贵贱[82]？恶

至而倪小大？”

北海若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83]；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84]；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85]，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86]；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覩矣[87]。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88]；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89]，则功分定矣。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90]；知尧舜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覩矣[91]。

昔者尧舜让而帝[92]，之哙让而绝[93]；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94]。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95]。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96]。骐骥骅骝[97]，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98]；鸱鸺夜撮蚤[99]，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100]。故曰，盖师是而无非，师治而无乱乎[101]？是未明天地之理，万物之情者也。是犹师天而无地，师阴而无阳，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语而不舍，非愚则诬也[102]。帝王殊禅，三代殊继[103]。差其时，逆其俗者[104]，谓之篡夫[105]；当其时[106]，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107]。默默乎河伯[108]，汝恶知贵贱之门，小大之家[109]！

河伯曰：“然则我何为乎？何不为乎？吾辞受趣舍[110]，吾终奈何？”

北海若曰：“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谓反衍[111]；无拘而志，与道大蹇[112]。何多何少，是谓谢施[113]；无一而行，与道参差[114]。严乎若国之有君，其无私德[115]；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无私福[116]；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穷，其无所畛域[117]。兼怀万

物，其孰承翼[118]？是谓无方[119]。万物一齐，孰短孰长[120]？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121]，一虚一满[122]，不位乎其形[123]。年不可举，时不可止[124]，消息盈虚，终则有始[125]。是所以语大义之方，论万物之理也[126]。物之生也，若骤若驰[127]，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128]。

河伯曰："然则何贵于道邪[129]？"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130]。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131]，非谓其薄之也[132]，言察乎安危，宁于祸福[133]，谨于去就[134]，莫之能害也[135]。故曰，天在内，人在外[136]，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137]，蹢躅而屈伸[138]，反要而语极[139]。"

曰："何谓天？何谓人？"

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140]，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141]，无以故灭命[142]，无以得殉名[143]。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144]。

【注释】

①时，名词作状语，意即按时，按季节。

②百，非实指，概言其多。河，黄河。

③泾（Jing靖），《释文》："司马云：'泾，通也。'崔本作'径'，云：'直度曰径'。"章炳麟说："泾，借为巠。《说文》：'巠，水脉也。'"泾流连用，即指水流。

④ 涘（Si俟），岸。两涘，岸的两边。渚（zhǔ主），水中的小块陆地。崖，《释文》："本又作涯。"边际。渚崖，河渚岸边。

⑤辩，通"辨"，辨别，识别。不辨牛马，言水大岸远，连牛马都识别不清。

⑥焉，王引之说：同"乎"。句中语气词，无实义。以……为……，用同"以为"，认为。

⑦东面，向东，朝东。

⑧水端，水的尽头。

⑨旋，转动，这里可引申作转变，改变。旋其面目，意即改变了他那欣然自喜的面容。

⑩望洋，迭韵联绵词，仰视貌。今成语“望洋兴叹”，盖源于此。若，海神。

⑪野语，俗语。道，道理。莫已若，莫若已。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例宜前置。我之谓，谓我。之，指示代词，复指前置宾语。

⑫少和轻，均为形容词的意动用法。少，意即“认为少（贬低）”；轻，意即“认为轻（轻视）”。闻，见闻，引申作“学识”讲。义，节义。

⑬长，永远，老是。见……于……，表被动。大方之家，犹言高明之家，懂大道的人家。

⑭ 鼃（wā），同蛙。王引之说：“鼃，本作鱼，后人改之也。”译文仍从原文作蛙。以，《释文》：“如字，下同。”按：以，用同“与”。《广雅》：“以，与也。”《淮南子·原道篇》：“夫井鱼不可与语大，拘于隘也。”《荀子·正论篇》：“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两处所说的和这里所说的，内容相同，但“以”都作“与”。本文接下去说：“尔将可与语大理矣。”足见“以”“与”通用。又，杨伯峻先生说：当“与”字讲的“以”，其下的宾语常常省去。如“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史记·滑稽列传补》）。句中的“以”“与”意义相同，其下都承上省略了宾语。这里的“以”，介词，后面的宾语“之”都承上省略了。下文“夏虫”“曲士”两句中的“以”，均用同“与”，并都省略了宾语“之”。“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句中的“与”，后面也有同样省略。语于海，谈及大海。

⑮虚，《释文》：“音墟，本亦作墟。”崔譔说：“拘于井中之空也。”王念孙说：“崔训‘虚’为‘空’，非也。‘虚’与‘墟’同。故《释文》云：‘本亦作墟’。《广雅》曰：‘墟，凥也。’（凥古居字。）《文选·西征赋》注引《声类》曰：‘墟，故所居也。’凡经传言丘墟者，皆谓故所居之地。言井鱼拘于所居，不知海之大也。”按：王说可从。局，局限。于，表被动，相当于“为……所……”。下文“笃于时”“束于教”的“于”同。

⑯ 笃（dǔ堵），《尔雅·释诂》：“固也。”这里犹言固着。笃于时，为时间所固着。夏虫只能生活在夏天，到冬天结冰时早已死去，所以这样说。

⑰曲士，司马彪说：“乡曲之士也。”即孤陋寡闻的人。束，束缚。

⑱尔，对称代词，你。崖涘，见前注，但这里概言河道。丑，浅薄，鄙陋。

⑲大理，大的道理。

⑳莫，无指代词，这里代事物，相当于“没有什么”。于，表比较。

㉑之，指示代词，相当于“那里”。归之，归于之，归向那里。盈，满。

㉒尾闾，郭庆藩说：“《文选》嵇叔夜《养生论》《注》引司马云：‘尾闾，水之从海外出者也，一名沃焦，在东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称尾。闾者，聚也，水聚族之处，故称闾也。在扶桑之东，有一石，方圆四万里，厚四万里，海水注者无不燋尽，故曰沃焦。”按：《山海经》说：“羿射九日，落为沃焦。”沃燋即沃焦。尾闾沃焦，尽为古代神话传说。泄，同洩，洩漏。已止。虚，空虚，指海水枯竭。

㉓过，超过。流，指流量。不可为量数，不能进行估量和计算。

㉔自多，自夸，自满。多，形容词用为意动词，即“认为多”，引申为夸耀。

㉕以，认为，动词。比，高亨先生说：“读为庇。《方言》卷二：‘庇，寄也。’《广雅·释诂》：‘庇，寄也。’比形于天地，谓寄形于天地也。”受，禀受。

㉖大山，成《疏》训“太山”。“太”又可通“泰”，一般认为这里的“大山”即指“泰山。”实际前面说“小石小木，”这里说“大山”，“大”和“小”相对为文，于义亦顺。

㉗存，成《疏》：“在也。”按：成说疑欠妥。这里的“存”，疑当训“省察”，“觉察”。《尔雅·释诂》：“存，察也。”《礼记·礼运》：“处其所存”《注》亦同。《周礼·司尊彝》：“大丧存尊彝”《注》：“存，省也。”乎，句中语气词，无实义。见，同“现”。见少，显现得渺小。

㉘奚以，介宾倒置，意即凭什么，根据什么。

㉙礨（lěi累）空（kǒng孔），解说不一。《释文》：“礨孔，小穴也。李云：小封也。一云：蚁冢也。”成《疏》：“蚁穴也。”王敔说：“石上小孔也。”译文从《释文》成《疏》说。

㉚稊米，《释文》：“司马云：稊米，小米也。李云：稊，草也。”案郭注《尔雅》：“稊，似稗。”按：稊，一种象稗子一样的草。稊米，指稊草上面结的米粒。这种米粒很小，因此司马彪训“稊米”为“小米”。而庄文这里也便用来作比喻，以言其小。又，今湖北洪湖一带有“稊米”，疑即一物。

㉛号物两句，成《疏》：“号，名号也。夫物之数不止千万，而世间语便，多称万物，人是万物之一物也。”处，居处，引申有“占有”之意。焉，于是，犹言“在这当中”。

㉜人卒，《释文》引司马彪说："卒，众也。"马其昶说："卒，亦人也。《天地篇》'人卒虽众'，《至乐篇》'人卒闻之，'并同。"按："人卒"二字，在《天地》《至乐》《盗跖》等篇中均出现过，当中的"卒"皆可训"众"。但本篇中的"人卒"如训"众人"，似甚牵强。这里的"人"，疑指人类。卒，《释文》引崔譔说："尽也。"郭嵩焘说："卒者，尽词也。"《尔雅·释诂》，"卒"亦训"尽"。《诗·节南山》及《仪礼·乡饮酒》等处有关训释均同。这里说"人卒九州"，意即人类遍尽于九州之内。

㉝谷食两句，从意义上说，它与"九州"并列的，都是作"尽"的补语，用来补充说明"人类遍尽"的范围的。盖人类既赖谷食以生存，又赖舟车以来往。如果不是谷食生长的地方，舟车来往之处，人类也不会遍布于那里。所以，在概说了"九州"之后，又补充说了这两句。

㉞人处一焉，马其昶说："上文'人处一焉'，以人对万物言，此以一人对众人言。"按：马说是。惟如前注，"众人"应指上文所说的"人卒"中的"人"，即人类，而不是指"人卒"。关于这一句，《浅注》说："原有'人处一焉'四字，据马叙伦《义证》删，否则费解。"实际有此四字，诚有较费解之处，但也不是根本不通。"人处一焉"，看起来是重出的，但二者既然角度不同，则重出似亦无妨。译文照旧。

㉟此，承上文，指代"人处一焉"的"人"，即"个人"。《浅注》说："'此其'二句，根据马叙伦《义证》说，这两句应接在'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句后。这样则前后文字通畅"。按：两句仍依原文，不予挪动，前后文字似乎并不是如何不通畅。上文先说四海在天地之间是渺小的，再说中国之在四海也是渺小的。这里先说人类在万物之中是渺小的，继而又说个人在人类之中是渺小的。前后论列一样。不同的，只是前面说"四海"和"中国"是分别作出论断的，而这里论"人"则是以人类比万物，个人比人类之后，再以个人比万物来集中地作出论断。这样论断，既显得与前面的论断在方式上有所变化，而对于人的渺小这点，似乎说得更为深刻有力了。

㊱五帝句，崔譔说："连，续也。"成《疏》："五帝连接而揖让。"王叔岷说：连，疑为"禅"之误。按：王疑"连"为"禅"之误，虽未能确信，但下句说的是"三王之所争"，则这句说的"五帝之所连"的"连"，虽则为"连续""连接"之义，但实际指的，应为"禅让"。

㊲仁人两句，《浅注》说："仁人，指儒家者流。任士，指墨家者流。《墨经》：'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经说》：'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

墨家都以‘任’来要求自己，故称‘任士’”。按：《释文》：“李云：任，能也。”《孟子·万章》说：“伊尹，圣之任者也。”又说，伊尹系“自任以天下之重”的人。儒墨两家对“任”的理解并无多大差异，因而这里的“任士”就不一定专指墨家者流而言。同样，“仁人”也并非专称儒家者流。这里的“任士”与“仁人”对举，大概也同常说的“志士”“仁人”对举一样，并非专指某一学派的人。

㊳尽此矣，成《疏》：“四者事业不同，俱理尽于毫末也。”《浅注》说：“此”，即上文‘此其比万物也’之‘此’。句意谓三王五帝、儒墨等所争所辩的全部是在这个渺小的天地里的事情。”按：如《浅注》，则“此其比万物也”句应接在“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之后，而“此其比万物也”的“此”，承前文应系指“人处一焉”的“人”。既然这样，则《浅注》对这一句的分析便有些牵强了。译文从成说。

㊴伯夷两句，成《疏》：“伯夷让五等以成名，仲尼论《六经》以为博。”按：成《疏》所说，虽然符合伯夷仲尼的实际，但这里的“辞之”“语之”的“之”，应为指示代词，其所指代的对象，承上文系指“天下”，而不能是“五等”“六经”。

㊵向，以前；刚才。于，用同“以”。自多于水，以水自夸。

㊶大，小，形容词意动用法。大天地，以天地为大。小豪末，以豪末为小。豪，通“毫”。

㊷量无穷，林希逸说：“言物不可得而量度也。”宣颖说：“各有局量。”

㊸时无止，宣颖说：“各据瞬息。”按：前一句说物的容积的大小是无穷无尽的。指物的空间言。这一句说物的存在的久暂是没有止境的。指时间言。

㊹分（fèn愤）无常，成《疏》：“所禀性分，随时变易。”林云铭说：“分，谓此生之得失。”

㊺终始无故，林希逸说：“言无始无终、无新无故也。”马叙伦说：“故，借为凥。《说文》：凥，处也。处，止也。凥，即今‘居’字。‘故’与‘凥’，同寓鱼部，故可通借。”这一句是说，事物的终始不是停留静止的。

㊻知，同“智”。观于远近，王先谦说：“远近并观，不尚一隅之见。”

㊼证曏今故，郭《注》：“曏，明也。今故，犹古今。”《浅注》说：“向今，即今昔。故，事。句谓求证于古今的事情。”按：“证曏今故”与上句的“观于远近”，文正相偶。今故，郭《注》训“古今，于义可取。远近，就空间言；古今，就时间言。对偶工整。曏，郭训“明”，《释文》引崔譔训“往、”

均可通。《浅注》解“向”为“昔”，“故”为“事”，疑未得其旨。

㊽故遥两句，王先谦说：“望古虽遥，我自无闷，不必与古为徒也。近可拾取，我亦不跂而求之。”遥，远。掇（dūo多），拾取。跂，通“企”，企望，企求。

㊾察，明察，了解。盈虚，指事物彼此盈虚消长的变化。

㊿涂，同“途”。郭《注》：“死生者，日新之正道也。”林希逸说：“明乎坦途者，犹曰识乎正道也。”

51祸，名词的意动用法。不祸，即不认为是灾祸。

52故，通“固”。不可固，不能固定不变。

53以其两句，成《疏》“至小，智也；至大，境也。夫以有限之小智，求无穷之大境，而无穷之境未周，有限之智已丧，是故终身迷乱，返本无由，丧已企物而不自得也。”按：这里承上文，至小，指有限的人生与知识。至大，指未生之时和不知之事。域，领域。

54倪，端倪，界限。

55围，成《疏》：“至广大者不可围绕。”按：成说是。围即包围，围绕之意。至大之物，如今数学上说的无穷大，确是不能用任何东西把它包围住的。

56信，真，实。信情，真情，实情。

57夫自两句，成《疏》：“夫以细小之形视于旷大之物者，必不尽其弘远，故谓之不可围；又以旷大之物视于细小之形者，必不晓了分明，故谓之无形质。”林希逸说：“自细视大者不尽，管中窥天之类也；自大视细者不明，鹏鸟下视野马尘埃之类也。”

58精、垺两句，林希逸说：“小之微者曰精，言小而又小者也；大之盛者曰垺，言大而又大者也。”按：殷，可训“盛”，又可训“大”。《山木篇》：翼殷不逝，目大不覩。”郭《注》：“翼大难逝，目不视希，故不见人。”这里，郭庆藩也解“殷”作“大”。垺，同“郛”。《说文》：“郛，郭也。”郛，《释名》：“廓也”。马其昶说：“垺，同郛。《公羊传》：‘郛者何？恢郭也。’”是“郛”有廓大之意，此处便用来指称“殷之大”者。

59故异便，林希逸说：“异便，异宜也。”宣颖说：“故一觉不可围，是小者以大为不便，而自便其小；一觉无形，是大者以小为不便，而自便其大。”高亨先生说：“《说文》：‘异，分也。’《广雅·释诂》同。便，借为辨。……异辨，犹云分别耳。”按：高说可从。便，可作“辨”讲。惟“异”，似应解作“不同”。异辨，意即不同的分别。

⑥⓪此势之有，王先谦说：“此势所有，不足致辨。”《浅注》说：“势，形。句谓有形成的东西才有大小的区别。”按：承上文，《浅注》说可通，然联系下文，似又显得累赘重复。译文从王说。

⑥①期，限。

⑥②无形者，承上文，指精而至于无形之物，不可围者，指粗而不可范围之物。

⑥③言论，《释文》：“论，一本作谕。”按：这里的“论”和下文“言之所不能论”的“论”，均以作“谕”较妥。《说文》：“谕，告也。”《广雅·释言》：“谕，晓也。”是“谕”有告晓、传达之意。可以言谕，犹今语“可以言传。”即可以用言语来表达。可以意致，犹言“可以意会”，即可以凭心意去领会。

⑥④察致，马叙伦说：“察，羡文。”按：马说是。上文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前后文正相偶。这里的两句是承上文从反面论说的，当中的“言”和“意”仍相对为文，“论”和“致”也理应相对，所以，“察”字显系赘余。

⑥⑤大人，指得道的人。不出乎害人，意即无害人之心。

⑥⑥多，形容词，为意动用法，意即“认为多”，“赞美”“赞赏”。这一节中几个“多”字均同义。王敔说：“不害人，仁也。不响响以为仁，则仁而不仁。”

⑥⑦贱，形容词意动用法，即“以……为贱”，“贱视”。下文中的两个“贱”用法同。门隶、家奴，奴仆。王敔说：“不为利，义也。不自贵以崇义，则义而非义”。

⑥⑧事，做事。焉，句中语气词，无意义。不借人，不借助于别人。

⑥⑨食乎力，自食其力。王敔说：“不借人力，廉也。不矜自食其力以为廉，则廉而非廉”。

⑦⓪不贱贪污，马叙伦说：“上有夺句。”按：上下文阐述每一问题，都是从两方面说的，而这里仅就一方面说，显然，这一句上有夺句。惟译文仍依原文

⑦①殊乎俗，与世俗不同。

⑦②辟，邪辟。辟异，犹言邪说异端。

⑦③从众，随从众人。

⑦④佞谄，讨好献媚。林希逸说：“不贱佞谄犹然与处，焉能浼我之意也”

⑦⑤爵禄，爵位俸禄。不足，不值得。以，介词，后面省略了宾语“之”。以之为劝，意即把它作为一种勉励。辱，耻辱，屈辱。

⑦⑥知是句，成《疏》：“各执是非，故是非不可为定分。”按：成说是。《淮南子·齐俗篇》说：“天下是非无定所，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与

此意同。为，疑当为wèi，介词，后面省略了宾语“之”。下句的“为”用法同。分，读fèn，定分，引申作“定论”讲。定论，名词，这里用如动词，意即“作出定论”。倪，标准。这里亦为名词动化，作“定出标准”讲。

⑺闻曰，成《疏》：“寓诸他人，故称闻曰”。林希逸说：“我闻于古有此语也”。译文从成说，试作“听人们常说”。道人，有道之人。不闻，不求闻达于世。

⑻至德不得，郭《注》：“得者，生于失也；物各无失，则得名去也。”按：《说文》：“得，行有所得也。”段玉裁《注》：得，取也。行而有所取，故曰得也。《左传》曰：“凡获器用曰得。”至德之人，无所取舍，忘怀得失，故无所谓得。又，《广雅·释诂》：“德，得也。”《论语·泰伯》：“民无得而称焉。”《季氏》：“戒之在得。”两“得”字《释文》都说：“一本作德。”由于“德”“得”义同通用，所以《老子》第三十八章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和这里说的“至德不得”，实际是一个意思。

⑼大人无己，《逍遥游》作“至人无己”。

⑽约分，王敔说：“谓约之恰如其分”。高亨先生说：”约，疑借为旳。《说文》：‘旳，明也。’《广雅·释诂》同。旳分，谓明于大小是非之分也。”译文从高说。

⑾若物两句，成《疏》：“若物之外，若物之内，谓物性分之内外也。”林希逸说：“合物内、外而论之也。”按：联系下文看，物之内，疑指大小而言，因为物本身自有大小。本身有的，属于物之内；本身无的，属于物之外。所以，这两句说的只是下文提出的“贵贱”“大小”问题的所属范围。

⑿恶，用同“何”。恶至，意即“何必”（训见《词诠》）。倪，标准，这里用如动词，作“定标准”讲。倪贵贱，倪于贵贱，在贵贱方面定出标准。

⒀以道两句，成《疏》：“道者，虚通之妙理；物者，质碍之粗事。而以粗视妙，故有大小；以妙观粗，故无贵贱。”

⒁贵、贱，形容词用如动词，表示意动意义。自贵，意即认为自己尊贵。相贱，相互认为卑贱。

⒂贵贱不在己，王敔说：“不在己，谓随人之所贵贱而贵贱之”。按：从世俗的眼光来看，诚有所谓贵贱。但它都是随人而定的，人们说贵就是贵，说贱就是贱；人和事物的本身是没有什么贵贱的定准的。

⒃差，指事物的差别。“所大而大之”的两“大”，“所小而小之”的两“小”，均为形容词用意动用法。

⑧⑦差数，指物与物差别的分寸。

⑧⑧功，功用。“所有而有之”的两“有”，“所无而无之”的两“无”，均为意动用法。

⑧⑨知东句，东与西相反相成，故只可以相反，而不可以相无。

⑨⓪趣，同“趋”。王先谦说：“众之趋向。”“所然而然之”的两“然”，“所非而非之”的两“非”，均为形容词的意动用法。下句“自然而相非”的“然”和“非”，用法亦同。

⑨①趣操，成《疏》：“知尧舜之自然相非，则天下万物情趣志操，可以见之矣。”刘文典说：“‘操’疑‘舍’字之误。趣舍即取舍。”译文从刘说。

⑨②让，禅让。帝，名词用如动词，作“称帝”“登帝位”讲。

⑨③之，指战国时燕相子之。哙，燕王的名字。燕王听了苏代的劝说，仿效尧让许由的故事，将王位让给子之。国人不服，三年国乱。后齐宣王用苏代之计，举兵伐燕，杀了燕王哙和子之。

⑨④王，名词用如动词，作“为王”“得王位”讲。白公，即白公胜，战国时楚平王的孙子，太子建的儿子。楚平王听了费无忌的话，接纳秦女，疏远了太子建。建出奔郑国，取郑女，生白公胜。后来白公胜回国，决心报仇，发动武装政变。楚派叶公子高领兵伐白公胜，胜败走，上吊自杀。

⑨⑤争让之礼，犹言争夺和禅让那一套规矩。之，这里以解作指示代词较妥。下句的“之”也一样。有时，各有时宜。以，介词，后面省略了宾语“之”。以为常，以之为常，把它当作一成不变的法则。

⑨⑥丽，同欐。崔譔说：“屋栋也。”成《疏》同。窒，《释文》：“《尔雅》云：塞也。崔李同”。穴，小孔。殊器，指冲城与窒穴用的是不同的器具。

⑨⑦骐骥骅骝，皆古代的良马。驰，奔跑。

⑨⑧狸狌，成《疏》：“野猫也。”《释文》：“狌，崔本作鼬。”按：狸，应即野猫。现今江南方言，称野猫为狸猫。狸狌恐并非一物。《浅注》说：“狌，鼬，即黄鼠狼。”可信。技，技能。

⑨⑨鸱鸺（chī蚩 xiū修），猫头鹰。撮，抓取，捕捉。蚤，跳蚤。

⑩⓪瞋，《释文》：“司马云：张也。本或作瞑”。郭庆藩说：“《释文》：‘瞋或作瞑’。疑作瞑者是也。《说文》：瞋，怒目也。瞑，合目也。瞑目则无所见矣。隶书眞或作真，冥或作寘，形相似而误”。按：郭说是。瞋目当作瞑目。猫头鹰在黑夜里眼睛是张大的。由于光线弱，瞳孔放大，所以目光锐利，能察看细小的东西。白天里，眼睛常闭着。由于光线强烈，瞳孔缩小，所以看不见

东西。猫头鹰是这样，家畜中的猫也是这样。性，习性。

⑩盍，通“盍”，疑问代词，何（训见《养生主》“技盍至此乎”句注）。师，名词的意动用法。师是，以是为师，意即只重视正确的方面。师治，以治为师，意即只看到安定的方面。下文“师天”“师阴”的“师”，用法亦同。

⑩诬，骗，犹言胡说。

⑩帝，五帝。王，三王。马叙伦说：“帝王，疑当作‘五帝’。”可备一说。殊禅，禅让的方式不同。三代，指夏商周。殊继，继承的方式不同。

⑩差，差失，错乱，时，时机。逆，违逆。俗，指世俗民情。

⑩篡夫，篡逆之夫，犹言篡权的家伙。

⑩当，恰当。当其时，犹言恰巧碰上了时机。

⑩义之徒，指尧舜汤武一类的人。前文说“篡夫”指子之、白公胜等人。尧舜汤武的或让或争，都被认为是合乎道义的，所以这里称为“义之徒”。

⑩默默，成《疏》：“默默莫声，幸勿辞费也”。

⑩女恶句，成《疏》：“夫大小无主，贵贱无门，物情颠倒，妄为臧否，故女于何推逐而知贵贱大小之家门乎？言其不知也。”林云铭说：“家字门字，俱当向里面说，方与上面倪字呼应。按：这一节北海若的话是回答河伯提出的“恶至而倪贵贱，恶至而倪大小”的问题的。这两句诚如林说，应与河伯的提问相呼应。但“家”“门”二字也未始不与前文河伯说的“吾非至于子之门”“吾常见笑于大方之家”等语中的“门”“家”字有着承接关系。家与门本同义。这两句试解作“你怎么知道贵贱这些门道，大小这些底里？”

⑩辞，拒绝。受，接受。趣，通“取”，收取。舍，放弃。终，终究，究竟。奈何，怎么办。

⑪反衍，郭《注》：“贵贱之道，反复相寻。”成《疏》：“反衍，犹反复也。”《浅注》说：“衍，通延，发展。反衍，向相反方向发展，即今说转化，贵会转化成贱，贱会转化为贵。”按：《浅注》说与郭《注》成《疏》基本同，惟衍，成训“复”不如《浅注》训“延”恰切。衍，《广雅·释诂》：“广也。”《广韵》：“延也”。《齐物论》：“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曼衍”即“曼延”。延，延伸，发展。

⑪而，对称代词，你。蹇（jiǎn剪），林希逸说：“违碍也。”这里是说，不要束缚你的思想，以致和大道相违碍。马叙伦说：“‘大’为‘天’之讹。天蹇，迭韵联绵词，谓屈曲也。或本作‘与天道蹇’者，由读者不解‘天蹇’之义，移‘天’字于‘道’字下耳”。马说可存。

⑬谢施，《释文》："司马云：谢，代也。施，用也。"成《疏》同。按：这里的"谢"，宜如司马说，有"代谢""更代"之意。施，《诗·周易》："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注》："施，移也。"《诗·大雅》："施于子孙。"《笺》："施，犹易也，延也。"这里的"施"，疑当读yì（易），有"移易"之意。

⑭无一两句，郭《注》："不能随变，则不齐于道"。王敔说："执一则违道"。一，执一 偏执。而，对称代词，你。参差。不齐之貌。与道参差，犹言与道不一致，有出入。

⑮严，《释文》："鱼检反，又如字。"严乎，即俨然，庄重的样子。无私德，意即无偏心。奚侗说："'严'字当重，与'繇繇乎''泛泛乎'相偶。按：奚说亦可通。惟重"严"字，则"严"应读如字，为威严的严。严严乎，威严的样子。

⑯繇（yóu游）繇，王敔说，即"悠悠"，自得的样子。

⑰泛泛两句，林希逸说："此心广大如四方之外，无所穷极，则无私畦町矣，故曰，无所畛域"。泛泛，广漠无边的样子。畛域，经界，界限。

⑱兼怀两句，林希逸说："万物皆备于我，是兼怀也；而无所私爱，故曰，其孰承翼。承翼，拱扶之也。"兼怀，包容。承翼，承受庇护。

⑲无方，王先谦说："无所偏向。"

⑳万物一齐，郭《注》："莫不皆足"。一齐，齐一，犹言一个样。

㉑不恃其成，宣颖说："有生死，则物之成不足恃"。

㉒一虚一满，犹言时虚时盈。杨树达先生说："'满'当为'盈'，与'生''成''形'为韵。下文云：'消息盈虚'，是其证。此汉人避惠帝讳所致"。译文从杨说。

㉓不位句，郭《注》："不以形为位，而守之不变。"林云铭说："一虚一实，不可守其定位于形迹之间。"按：关于这一句，解说颇多分歧，郭林说于义为长。从语法角度，林说并较能落实。位，名词用如动词，意即"守位"，固守其位。乎，同"于"，介词，表处所。形，形迹。

㉔年不两句，郭《注》："欲举之去而不能，欲止之使停又不可"。"年"与"时"同义。都是指时间。举，推举，后面省略了宾语"之"。"举之"，意即"把它推走"。止，不及物动词，此为使动用法，后面省略了宾语"之"。"止之"意即"使之止"，让它停下来。

㉕消，消亡。息，生息，生长。则，用同"而"（训见《经传释词》）。有，同"又"。

⑫⑥是，这些，指代上述言论。

⑫⑦若骤若驰，犹如骏马飞奔。

⑫⑧固，本来。自化，自行变化。

⑫⑨贵，形容词用如动词，意即“为贵”。于，用同“以”。贵于道，贵以道，以道为贵。

⑬⓪权，权变。明于变，犹言通权达变。不以物害己，成《疏》：“既明权实之无方，故能安排而去化。死生无变于己，何外物之能害哉？”

⑬①热，形容词用如动词。贼，残贼，伤害。热、溺、害、贼等词的后面，实际都应有宾语“之”，但由于“弗”的制约，没有出现。这四句的内容，在《逍遥游》《齐物论》等中也出现过，可参阅有关注释。

⑬②薄，迫近，引申可解作“触犯”。《浅注》训“薄”为“迫切”，恐欠妥。

⑬③宁于祸福，郭《注》：“安乎命之所遇。”按：《老子》第五十八章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所以，至德之人对于祸福的到来，能安之若素，处之泰然。

⑬④谨于去就，郭《注》：“审去就之非己”。成《疏》：“谨去就之无定，审取舍之有时。虽复顺畅迁移，而恒居至当者。”按：比较二说，郭《注》为优。去就非关己，在《田子方》篇“肩吾问于孙叔敖”一节里描述得十分具体。

⑬⑤莫之能害，莫能害之，宾语前置句。

⑬⑥天在两句，成《疏》：“天然之性，韫之内心；人事所顺，涉乎外迹”。

⑬⑦知天句，陈碧虚《庄子阙误》引江南古藏本“天”作“乎”。刘文典说：江南古藏本亦可通。按：实际联系上下文，疑“知乎人之行”更好理解。本，根本。这里用如动词，意即“作为根本”。乎，用同“于”，可训“以”。下句的“乎”同。位，《管子，心术》说：“位者，谓其所立也。”所立之处，这里可解为“落脚点”。“位”同“本”一样，这里也用作动词，有“作为落脚点”的意思。

⑬⑧蹢（zhí侄）躅（zhú竹），双声联绵词，进退不定之貌。

⑬⑨反要句，林云铭说：“蹢躅屈伸之间，皆能反乎道之要而语乎理之极矣。道之要，理之极，即上文大义之方，万物之理者。”反，同返。

⑭⓪落，通络，笼住，套上。

⑭①无，禁戒副词，不要。下两句的“无”同。以人灭天，以人为毁灭天性。

⑭②故，《广韵》：“事也。”以故灭命，成《疏》：“以人情事故毁灭天理。”

⑭③殉名，殉于名，为名誉而牺牲。

⑭④反，同返。真，本真。

【译文】

秋水汛期到了，无数的支流都往黄河里灌。水流这么大，以致河的两岸和沙渚，望过去，连牛马都辨认不清楚了。于是乎河伯洋洋得意，认为普天下的壮观全都在自己这里了。他顺着水流往东走去，一直到了北海，朝东面一看，简直看不到海水的尽头。在这种情况下，河伯才改变了原来的神色，仰望着海神感叹地说："俗话有道是：听了一些道理，便总认为没有谁个能比得上自己的，这就是说我了。而且我曾听说世界上竟有小看孔子的学识，轻视伯夷的操行的人，开始我还不相信，现在我才看到你竟是这样地无边无际啊。我要是不来到你的门前，可就危险了，我势必老是被那些高明之家所嘲笑哩"。

北海神说："井里的青蛙，不可以跟它谈论大海，因为它受到了地域的局限；夏天的昆虫，不可以跟它谈论冰冻，因为它为时间所限制；乡下的书生，不可以跟他谈论道理，因为他受到了教育上的拘束。现在你从崖岸边上走了出来，来到了大海，总算知道了自己的浅薄，这才可以跟你谈谈大的道理了。天下的水，没有什么比海更大的 无数的河流归向这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停息，但它总不会盈满；尾闾把它宣泄出去，不知什么时候休止，但它总不会虚空。从春到秋，它没有什么变化；水涝干旱，它也没有什么感觉。是这样，它的[容量]超过长江、黄河的流量，根本就不能用数字来计算。但我从来没有凭这点自夸，其原因是，我自认为由于天地的恩赐，由于阴阳的变化，我才禀受了生气。我在天地之间，就如同一块小石头，一棵小树木生长在大山上一样，我觉得自己显得太渺小了，又凭什么自以为了不起呢？计算一下，四海在天地之间，不象是一个蚁穴在大海内一样吗？算一算，中国在四海之内，不象是一颗米粒在大仓库里一样吗？人们称号物的数量常说万物，人在这万物当中也只占了一种人类聚集于九州之内，一切谷物生长的地方，舟车来往之处，而个人在这人类当中又只占一员；这样，拿个人与万物相比，不象是一根毫

毛尖在马身上一样吗？五帝所禅让的，三王所争夺的，仁人所担忧的，能士所操劳的，都不过如此哩。伯夷以谦让天下来捞取名声，孔子以谈论天下来显示渊博，这样，他们自以为了不起，不就象你以前拿水多来自夸一样吗？”

河神说：“既然这样，我便以天地为大，毫末为小，可以吗？”

北海神说：“不行。那物，容积的大小是无穷尽的。时间的久暂是无止境的。得失之分是没有常规的，事情的起始和终结不是停留静止的。由于这样，所以最有智慧的人对事物的远和近都能进行观察，因而事情虽然小，也并不认为少；事情虽然大，也并不认为多；他深知物量是无穷的。他对事物的今和古都能进行求证，因而事情虽然遥远，并不感到烦闷；虽然近可拾取，也并不存什么指望；他深知时间是无止境的。他了解事物的盈亏的道理，因而纵然有所得，也并不感到高兴；即使有所失，也并不感到忧愁；他深知得失之分是没有常规的。他明白从生到死是一条正常的道路，因而虽然活着，也并不感到喜悦；即使死了，也并不认为是祸患；他深知事物的起始和终结不是静止不变的。总括一个人所知道的事物，远不如他所不知道的事物多；他所活着的时间，远不如他没有活着的时间久。拿自己的最为有限的生命与知识去探索、穷究那最为广阔的领域，就会迷乱而不能自得哩。从这看来，又从何知道毫末便可以定为最小的限度？又从何知道天地就可以概括最大的范围？”

河神说：“世上议论的人都说：最精细的东西没有形体，最粗大的东西不可能围绕住，这是实情吗？”

北海神说：“从小的角度去看大的，总看不到全貌；从大的角度去看小的，总看不清楚。精，是小而又小的；垺，是大而又大的，所以有不同的区别。这也是势所必有的。精粗这种说法，仅限于有形的事物；小到无形的事物，那是数量不能再分了；大到没法围绕的事物，那是数量也不能穷尽的了。可以言传的，是事物当中的粗大的；可以意会的，是事物当中的细小的。言不能传，意不能会的，那就不

限于精粗了。

所以大人办事，从来不存心害人，但也并不认为这种仁慈恩德值得赞扬;一举一动不去谋取私利,但也不认为守门的奴仆如何下贱;对于货财不争多论少，但也不认为这点辞让有什么了不起;凡事不借助于别人，但也不认为自食其力便值得夸耀;也不以贪婪污浊为可鄙;行动不同于世俗，但也不赞赏那种邪辟怪诞的行径;行为在于随顺众情，但也不鄙视那种献媚讨好的作法。世上的高官厚禄不值得把它当作一种勉励，刑罚凌侮也不值得把它视为一种羞耻。他知道是非不可能给它作出定论，大小不可能给它定出标准。听人们说:'悟道的人是不求闻达于世的，最有道德的人是无所谓得失的,最伟大的人是没有自身的。'〔这样的人，〕明于大小是非之分，可算到了极点了。"

河神说:"比如在事物的外部，或者事物的内部，何必要在贵贱方面定出标准，何必又要在大小方面划出界限?"

北海神说:"从道的观点来看，万物就没有什么贵贱之分。从事物本身的观点来看，便认为自己尊贵而看不起别人。从世俗的观点来看，事物的贵贱不在于自身。从物与物的差别来看，如果只就自己所认为大的方面就以为它是大，那万物就没有什么不是大的了;如果只就自己所认为小的方面就以为它是小，那万物就没有什么不是小的了。要是知道天地不过是稊米，毫末也是丘山的道理，那物与物相差的数量就可以看得清楚了。从事物的功用来看，如果只就自己所认为有用的方面便以为它有用，那万物就没有什么不是有用的了;如果只就自己所认为无用的方面便以为它无用，那万物就没有什么不是无用的了。要是知道东和西是相反的而决不可互相缺少的道理，那万物的功用的分量便可以确定了。从对待事物的趋向来看,如果只就自己所认为正确的方面便以它为正确，那万物就没有什么不是正确的了;如果只就自己所认为错误的方面便以它为错误，那万物就没有什么不是错误的了。要是知道尧和桀总是认为自己正确而别人

则是错的，那人们的取舍不同也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往日唐尧和虞舜以禅让当上了帝王，子之和燕王哙却因禅让导致了灭亡；商汤和周武王都靠争夺而得到王位，白公胜却因争夺而归于毁灭。由此看来，争夺和禅让那套规矩，唐尧和夏桀那种行为，究竟是贵还是贱是各有时宜的，不能够把它看作一成不变的法则。栋梁大木，可以拿来攻打城池，却不能拿来堵塞洞穴，这是说它需要不同的用器；骐骥骅骝，一日能行千里，但捕捉老鼠还不如野猫子和黄鼠狼，这是说它们具有不同的技能；猫头鹰晚上能捕捉跳蚤，明察毫毛之末，但白天里出来却闭着两眼，连丘山也看不见，这是说它有着特殊的习性。所以说，为什么只重视正确的方面而无视了错误的方面，只重视治而无视乱呢？这是不懂得天地的道理与万物的实情的作法。这就好比只重视天而无视地，只重视阴而无视阳，那就行不通也是非常明显的了。如果是这样，却还喋喋不休，那不是愚昧无知，便是存心骗人哩。五帝三王禅让的方式各不相同，三代继承的办法也不一样。弄错了时机，违逆了民情的人，就被称为篡权夺位的家伙；碰上了时机，随顺民情的人，就被称为合乎正义的好人。沉默吧，河伯！你哪里知道贵贱这些门道和大小这些底里呢？”

河神说：“既然这样，那么我将做什么呢？不做什么呢？我对于事物的辞受取舍，我究竟该怎么办？

北海神说：“从道的观点来看，无所谓贵也无所谓贱，这就是说，贵和贱是反其向而延伸发展的；不要让你的思想受到拘束，以致跟大道相违碍。无所谓少也无所谓多，这就是说，多和少是互相更代而移易的；不要让你的行为偏执于某一方面，以免和道有出入。要庄正自持，就象一个国家有君主一样，没有偏私的恩德；要悠然自得，就象受祭的社神一样，没有偏私的福荫；要心胸广阔，就象四方那样无穷无尽，没有什么界限。要是能包容万物，那还有谁个承受庇护？这就是说，对任何人都无所偏向。万物都是一个样，还有谁个短谁个长？大道是无始无终的，而万物则有生有死，因而一个人纵有所成，

也不足恃。事物有盈有虚，不能置身于形迹之间而固守其位。年岁不能把它推走，时间无法使它停留。事物的消长盈虚，是终而复始的。所有这些，都是用来说明大道的原则，论述万物的至理的。万物的生长，如同骏马飞驰，没有哪一个举动不是在变化着，没有哪一个时刻不在移动着。做什么呢，不做什么呢？事物它本来就是自行变化的。”

河神说：”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要以道为贵呢？”

北海神说：明白大道的人，就一定能够明达事理；明达事理的人就一定能够通晓权变；通晓权变的人，就不会因为外物而累害自己。有最高道德的人，火不能烧灼他、水不能淹没他，寒暑不能侵害他，禽兽不能损伤他。不是说他触犯了这些而不受累害，而是说他能明察安危，安于祸福，慎于去就，因而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他。所以说，天性蕴藏于内心，人事体现于外表，而道德在于体现天性。只要知道一个人的行为，是以天性为根本，以道德为落脚点，这样，就能进能退，能屈能伸，行动能返回道的根本而语言达到了理的极致”。

河神说：“什么叫天性？什么叫做人事”？

北海神说：“牛马有四只脚，这就叫做天性；套住马头，穿上牛鼻，这就叫做人事。所以说，不要拿人事去毁灭天性，不要拿人情世故去毁灭天命，不要因一时之得为名利而牺牲。牢牢地把握住这些而不让它离失，这就叫做返本归真了。

夔怜蚿，蚿怜蛇，蛇怜风，风怜目，目怜心①。

夔谓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②，予无如矣③。今子之使万足，独奈何④？”

蚿曰：“不然。子不见夫唾者乎⑤？喷则大者如珠，小者如雾，杂而下者不可胜数也。今予动吾天机⑥，而不知其所以然。”

蚿谓蛇曰：“吾以众足而行，而不及子之无足，何也？”

蛇曰：“夫天机之所动，何可易邪⑦？吾安用足哉？”

蛇谓风曰："予动吾脊胁而行,则有似也⑧，今子蓬蓬然起于北海，蓬蓬然入于南海，而似无有⑨，何也？"

风曰："然。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然而指我则胜我，鰌我亦胜我⑩。虽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⑪，唯我能也，故以众小不胜为大胜也⑫。为大胜者，为圣人能之。"

【注释】

①夔（kuí 揆），据《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是一种形状象牛、无角、仅一只脚的怪兽。蚿，又称马蚿，一种多足虫。怜，爱慕，眩慕。司马彪说："夔，一足；蚿，多足；蛇，无足；风，无形；目，形缀在此，明流于彼；心则质幽，为神游外。"按：就是由于夔、蚿、蛇、风、目、心等具有如司马所说的各自的特性，所以它们便递相爱慕。夔一足，爱慕蚿多足；蚿虽多足，却爱慕蛇无足而能行；蛇虽无足能行，却又眩慕风无形而能飘；风虽无形而能飘，却又爱慕目只一眼便能望远；目虽能望远，却又眩慕心能一念而驰神于万事万物。

②趻踔（chěn chuō臣上戳），双声联绵词。踔，《释文》作"卓"。郭庆藩说：卓，独立也，与踔趠声义同。又趻踔，《集韵》同"踸踔"。踸踔，《说文》："行无常也"。《玉篇》："跛者行也"。是趻踔一词，形容孑然独立，一颠一跛的样子。

③无如矣，成《疏》："天下简易，无如我者。"林希逸说："无如矣，无似我者也"。按：成林说似均未得确解。无如，即"无可如何"（没有办法）的省略。《人间世》："民其无如矣"，即无可奈何之意。这里的"无如"义同。

④今子两句，章炳麟说："此言吾使一足，犹患力不胜任，子使万足，当以何力任之？"使，驱使。独，用同"将"（训见《经传释词》）。奈何，犹言"怎么办"。

⑤夫，指示代词，那。唾者，吐唾沫的人。

⑥动，使动用法。天机，郭庆藩说："《文选》陆士衡《文赋》注引司马云：'天机，自然也'"。按：所谓天机，就是自然的机能。即现今说的本能。

⑦易，变易，改变。

⑧有似，林希逸说："有可见之像也"。郭嵩焘说："《玉篇》：'似，肖也'。所以行者，足也，动吾脊胁而行，无足而犹肖夫足也。有形则有肖，无形则亦

无所肖也。”按：林郭说于义可通。《浅注》引马叙伦说，以为“有似”应作“似有”，方与下文的“似无有”相对，不足取。实际“有似”和“似无有”也是前后照应的。而且，从语法上讲，“有似”为动宾词组，“似无有”为宾语提前的形式。这种形式，显然有突出强调宾语，增强语势的作用。

⑨蓬蓬，风势迅猛的样子。于，介词。起于北海，从北海起；入于南海，进到南海。似无有，见前注，意谓连相似这点也没有了。

⑩指我两句，成《疏》：“人以手指挥风，风即不能折指；以脚鰌踏风，风亦不能折脚。”《释文》：“鰌，本又作蹵”。郭嵩焘说：“指者，手向之；蹵者，足蹴之。《荀子·强国篇》：‘巨楚县吾前，大燕鰌吾后，劲魏钩吾右’。杨倞注：‘鰌，蹴也，言蹴踏于后也。’”则，疑当训“能”。《左传·哀公十一年》：“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史记·孔子世家》作“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是“则”“能”同义之证。又，此处下文说，“唯我能之”，“唯圣人能之”，可见这里的“则”解作“能”于义更顺。

⑪蜚，通“飞”，使动用法，意即“使……飞扬”。

⑫故以三句，《浅注》说：“众小不胜，是‘不胜众小’的提宾。众小，指万物。”“不胜众小，即不以胜过众小为胜”。按：《浅注》说疑欠妥。“故以众小不胜为大胜也”句，承上文，其中的“故”用同“是以”（训见《古书虚字集释》）。众，数词，表示多。小不胜，小的不胜；众小不胜，许多小的不胜。这是指“指我”“鰌我”说的。大胜，与“小不胜”相对，是指“折大木”“蜚大屋”说的。“为大胜者，唯圣人能之”句，是对“大胜”的进一步申论，意即，能置任何小不胜于度外，真正成就大胜的，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这一点。

【译文】

夔爱慕马蚿，马蚿爱慕蛇，蛇爱慕风，风爱慕眼睛，眼睛爱慕心。

夔对马蚿说：“我只用一只脚孑然独立，一颠一拐地走着，我也实在无可奈何了。现在你使用了万只脚，又将怎么办呢？”

马蚿说：“不是的。你没有看到那吐唾沫的人吗？只一喷就大的象珠子，小的象细雾，大小混杂着落下来的数也数不清哩。我现在也只是让我的自然的本能在起着作用，却不知道它的所以然。”

蚿对蛇说：“我用许多脚走路，却还比不上你没有脚，为什么呢？”

蛇说："那自然的本能所起的作用，怎么能改变呢？我哪用得上脚啊！"

蛇对风说："我让我的脊和两肋运动着行走，使总还象有脚似的。现在你呼啦啦地从北海兴起，又呼啦啦地进入南海，却连一点形迹也没有了，为什么呢？"

风说："是这样。我是呼啦啦地从北海兴起，又呼啦啦吹进南海去，但是人们用指头挥动我便能胜过我。用脚践踏我也能胜过我。尽管如此，那吹折大树，掀起大屋的，只有我能做到，这就是拿许多小的不胜成全了大胜。真正能成全大胜的，只有圣人才能办到。"

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①，而弦歌不惙②。子路入见，曰："何夫子之娱也③？"

孔子曰："来，吾语女。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④。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⑤，时势适然⑥。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夫之勇也；陆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⑦；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由处矣，吾命有所制矣⑧！无几何⑨，将甲者进，辞曰⑩："以为阳虎也，故围之。今非也，请辞而退。"

【注释】

①孔子两句，司马彪说："宋，当作卫。匡，卫邑也。卫人误围孔子，以为阳虎。虎尝暴于匡人，又孔子弟子颜尅，时与虎俱，后尅为孔子御，至匡，匡人共识尅，又孔子容貌与虎似，故匡人共围之。"按：关于孔子被匡人包围的事，《史记·孔子世家》等处亦有所记载。《论语·子罕》也说："子畏于匡。"杨伯峻先生注《论语》说："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南十五里有匡城，可能就是当日孔子被拘之地。"匝，周。围之数匝，犹言把他团团围住。

②惙（chuò辍），《释文》："本又作辍。"赵谏议本及《大平御览》四三七引均作辍。成《疏》："辍，止也。"是成所见本惙亦作辍。辍，停止。这一句是说，孔子虽然被匡人包围了，但他达穷通之命，所以还是弹琴歌唱不止。

③之，指示代词，这样。娱，快乐。

④讳，避讳，引申作"摆脱"讲。穷，通，指政治生涯中的得意或失意而言。命，命运。时，时势，时运。

⑤当，遇上。"当尧舜""当桀纣"之下，碧虚子《庄子阙误》引张君房本有"之时"二字，成《疏》有"生当尧舜之时""当桀纣之时"等语，可证其所见原本亦有"之时"二字。刘文典《补正》本已据以增补。译文从。知，读智，指智慧。《浅注》说："非知句：并非尧舜时代的人用智慧所取得的。知失，才智不足。"按："非知得"和"非知失"相对为文。前者是说，当尧舜之时，天下无穷人，并不是人们的聪明才智使他们有所得；后者是说，当桀纣之时，天下无通人，并不是人们的聪明才智使他们有所失。《浅注》对后一句的解说欠妥。

⑥适，正好，恰巧，副词。然，使之然，使他们这样。

⑦水，陆，名词作状语，表处所，意即"在水中""在陆上"。兕（sì寺），犀牛。

⑧由处矣，林希逸说："令其止息不必言之意"。亦犹今语"少安勿躁。"命有所制，郭《注》："命非己制，故无所用其心也。"成《疏》："我禀天命，自有涯分，岂由人事所能制哉！"按：制，《说文》："裁也。"所，特殊指示代词。这里疑系指代裁定的分额。所制，犹言"定分"。吾命有所制矣，意即我的命运早有定分了。

⑨无几何，无几何时，不一会儿。

⑩将甲者，率领甲兵的将官。将，名词用如动词，作"率领"讲。

【译文】

孔子出游到了匡邑，宋国人包围了他，但弹琴歌唱的声音还是没有停息。子路跑进去谒见他，说："怎么老师还这样地快活呢？"

孔子说："来，我告诉你。我想摆脱穷困的境遇已经很久了，却还是免不了，这是天命啊。我想寻求通达的命运也已经很久了，却还是得不到，这是时运不济啊。碰上了尧舜那个时代，天下就没有失意的人，这并不是人们的智慧使他们得意；碰上了桀纣那个时代，天下

就没有得意的人，这也并不是人们的智慧使他们失意。是时势恰好使他们这样的。那在水里行走不避蛟龙的，是渔夫的勇敢；在陆上行走不避犀牛老虎的，是猎人的勇敢；白晃晃的刀子架在面前，看待死就如同生一样的，是烈士的勇敢；知道穷困自有命，懂得通达应有时，临到大难而无所畏惧的，是圣人的勇敢。仲由，少安勿躁吧！我的命运自有定分哩。”

不一会儿，带领甲士的将官进来了，抱歉地说：“我们以为您是阳虎，所以把您围了起来；现在才知道您不是的，非常抱歉，我们走了。”

公孙龙问于魏牟曰①：“龙少学先王之道，长而明仁义之行，合异同，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②；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③；吾自以为至达已④。今吾闻庄子之言，汒然异之⑤。不知论之不及与，知之弗若与⑥？今吾无所开吾喙⑦，敢问其方⑧。

公子牟隐机大息⑨，仰天而笑曰：“子独不闻夫埳井之鼃乎⑩？谓东海之鳖曰：‘吾乐与！出跳梁乎井干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⑪，赴水则接腋持颐，蹶泥则没足灭跗⑫；还虷蟹与科斗，莫吾能若也⑬。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乐⑭，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时来入观乎⑮？’东海之鳖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絷矣⑯。于是逡巡而却⑰，告之海曰⑱：‘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⑲。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⑳。夫不为顷久推移，不以多少进退者㉑，此亦东海之大乐也。’于是埳井之鼃闻之，适适然惊，规规然自失也㉒。

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㉓，而犹欲观于庄子之言，是犹使蚊负山！商蚷驰河也㉔，必不胜任矣。且夫知不知论极妙之言，

而自适一时之利者㉕，是非埳井之鼃与？且彼方跐黄泉而登大皇㉖，无南无北，奭然四解㉗，沦于不测㉘；无东无西㉙，始于玄冥㉚，反于大通㉛。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㉜，索之以辩㉝，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㉞，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㉟？未得国能㊱，又失其故行矣㊲，直匍匐而归耳㊳。今子不去，将忘子之故，失子之业㊴。”

公孙龙口呿而不合，舌举而不下，乃逸而走㊵。

【注释】

①公孙龙，姓公孙、名龙，战国时赵人。参见《齐物论》注。魏牟，魏国的公子，故下文称公子牟。

②合异同四句，见《齐物论》注。

③困、穷，形容词用为使动词。困百家之知，意即使百家的才智受到窘迫。穷众口之辩，意即使众辩才之口无话可说。

④至达，最为通达。已，用同“矣”，了。

⑤汒焉，犹茫然。异，奇异，不同，这里为意动用法。异之，以之为异，认为它不同凡响。

⑥论，指论辩能力。不及，赶不上。知，同“智”，指才智。弗若，不若之，不如他。

⑦喙（huì讳），嘴。无所开吾喙，没有办法开口。

⑧方，方法，办法。

⑨隐机，见《齐物论》。大，读太。太息犹言长叹。

⑩独，难道。夫，指示代词，那。埳，同“坎”。坎井，浅井。

⑪梁，同“踉”。跳踉，跳跃，并见《逍遥游》。井干，井栏。甃（zhòu绉），砌井壁的砖。缺甃之崖，指脱掉砖头的井壁。

⑫赴水两句，成《疏》：“游泳则接腋持颐蹶泥则灭跌没足。”按：如成《疏》则“赴水”连读。《浅注》说：“赴水句，写蛙浮游的状态。蹶泥句，写蛙在烂泥上走的样子。”其意也是以“赴水”为浮游，以“蹶泥”为踏在泥中。实际上，这样读，这样讲，于义终有所欠缺。如“赴水”连读，则“接腋持颐”

的是什么呢？“蹶泥”连读，则足为什么所没，蛸为什么所灭，也不明确了。前面两句的“出跳梁……”“入休……”，实际为“出则跳梁……”“入则休……”，“出”“入”两字应有所逗顿，这里的“赴”“蹶”两字也是一样。赴，司马本作“踣”。马叙伦说：“赴，借为仆。仆踣一字。”卢文弨也说：“赴，疑是仆字。”仆，《唐韵》《集韵》：“偃也。”接，持，均有承托之意。蹶，《说文》：“跳也。”蛸，《集韵》：“足趾也。”前两句写“进去”和“出来”的情况。这两句是说，仰着头一躺，则水便能承托着两腋和腮帮；把脚一踏，则泥巴掩没了脚板和脚趾。

⑬还，回顾。虷（hán含），一名蜎，郭璞注《尔雅》，言蜎即井中小蛣蟩赤虫。蛣蟩即今说的孑孓。蟹，螃蟹。科斗，即蝌蚪，蛤蟆幼虫。莫吾能若，否定句，代词作宾语，前置。

⑭擅，专擅，独占。跨，《广韵》：“踞也。”《国语·晋语》：“不跨其国。”《注》：“跨，据也。”跱，同“峙”。《文选·西京赋》：“通天沙以竦峙。”薛注：“峙，住也”。

⑮夫子，井蛙对东海之鳖的尊称。时，时时，经常。

⑯絷（zhí），绊住。右膝已絷，概念上的被动句。

⑰逡巡，迟疑不进的样子。却，退却。

⑱告之海，双宾语句，即把海的情况告诉它。之，它，称代井蛙。

⑲举，《广韵》：“共举也。”犹言概括。极，尽。

⑳潦，同“涝”。为（wèi味），介词，后面省略了宾语“之”。为之，犹言“因此”。加益，增大。崖，通“涯”，指水边。加损，缩小。水边缩小，实指水位降低。

㉑顷久，久暂，指时间。推移，变化。多少，指水量。进退，涨落。

㉒适适，规规，成《疏》：“适适，惊怖之容。规规，自失之貌。”马叙伦说：“适，借为惕。《说文》：‘惕，惊也。’”规，《集韵》：“惊视自失貌。”

㉓前“知”，同“智”，智慧。竟，通“境”，界限。

㉔商蚷（jù巨），司马彪说：“虫名。北燕谓之马蚿。”按：前文“夔怜蚿”，司马彪说：“蚿，马蚿虫也。”又说：“蚿，多足。”是商蚷，亦名蚿，或马蚿，为一种多足虫。现今江南地区有一种多足虫，有的方言称“线虫”。线与蚿音相近。所谓“线虫”，盖即“蚿虫”之误。这种虫，在陆地上生活，不习水居。如它在爬行时，人们往它身上泼点水，它便会马上蜷曲起来，过一会儿，再继续爬行。所以，要是让这种虫到江河里去浮游，那简直是不堪想象的。

㉕极妙之言，指庄子的言论。适一时之利，成《疏》：“适一时之名利耳。”《浅注》说：“适，往，追求。”适一时之利者，即“追求一时之利的人。”按：成《疏》《浅注》疑均未得其解。从上下文考虑，这里的“自适”，有自我称快，自我陶醉之意。适，《广韵》：“乐也。”《正韵》：“安得也，自得也”。这里的“适”，宜从此解。又，一时之利，并非指“一时之私利”。《说文》：“利，铦也。”贾谊《过秦论》“非铦于钩戟长铩也”，铦即锐利。上文说：公孙龙自称多智善辩，能“困百家之智，穷众口之辩”，这里说的“一时之利”，正是指他在言辩方面的锐利来说的。如解“利”为“私利”，则上下文义，两不相属哩。

㉖彼，指庄子。跐·（ci此），《广雅》：“蹋也，蹈也，履也。”黄泉，地下。大，读太。太皇，指天上。

㉗奭（shi式）然四解，林云铭说：“奭然，释然也。四解，四达也。”

㉘沦于，犹言达到。不测，不可测量。宣颖说：“前一句言庄子言论之广，这一句则言深。”

㉙无东无西，王念孙说：“无东无西，当作‘无西无东’，与‘通’为韵。”

㉚玄冥，玄妙杳冥。成《疏》：“始于玄极而其道杳冥。”

㉛反，通“返”。大通，无所不通。成《疏》：“反于域中而大通于物也。”宣颖说：上句言庄子思想之“微”，这一句则言“达”。

㉜子，称公孙龙。规规然，成《疏》：“经营之貌也”。宣颖说：“小也。”按：从文意考虑，这里的“规规然”，疑是形容见识浅陋的样子。《荀子·非十二子》“䂓䂓然，”《注》：“䂓，通规，规规，小见之貌。”是其证。察，《正字通》：“偏见曰察。”本书《天下篇》：“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俞樾说：“察当读为际。一际，犹一边也。《广雅·释诂》，际，边并训方，是际与边同义。得其一际，即得其一边，正不知全体之谓。”

㉝索，求。辩，言辩。

㉞是，指示代词。直，不过，但。

㉟寿陵余子，司马彪说：“寿陵，邑名。未应丁夫为余子。”司马说的“未应丁夫”，郭庆藩以为是指没有应征服役的子弟。邯郸，战国时赵国首都。

㊱未得国能，成《疏》：“未得赵国之能”。按：国，也可以指国都。《左传·隐公元年》：“大都不过叁国之一，”当中的“国”，即指国都而言。这里的“国”也以指赵国都较妥。国能，指国都人步行的技能。

㊲故行，原来的步行方法。

㊳直，只好。匍匐，爬行。耳，而已，罢了。
㊴故，原有的知识，业，学业。
㊵呿（qú去），口张开的样子。逸而走，悄悄地逃跑。

【译文】

公孙龙问魏牟道："我年轻时学习先王之道，长大了明了仁义之行；能把事物的异和同合而为一，能把同一物体的硬度和白色分离开来，能以不对为对，不可为可；使百家的才智都受到困窘，使众人的论辩无话可说。我自以为最能通达事理了。可现在我听到了庄子的言论却茫然地认为它不同凡响，不知道是我的论辩赶不上他呢，还是我的才智不如他呢？如今我简直无法开口，请问这有何办法。"

公子牟靠着几案长叹了一声，仰望着天空，笑道："您难道没有听说过那浅井里的青蛙吗？它对东海的大鳖说：'我可快乐哩！出来时就在井栏杆边上跳跳蹦蹦，进去时就在掉了壁砖的井坎里休息休息；仰着头一躺，水便承托着腋部和腮帮，伸出脚一踏，泥巴便埋没了脚板和脚趾。回头来看孑孓、螃蟹和蝌蚪，那就没有谁个能象我这样了。而且我独占一坑子的水，又据有了浅井的快乐，这也算是到了顶了。先生何不时常进来看看呢？'东海的大鳖左脚还没有伸进去，而右膝已经被绊住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迟疑不决地退了回去，并把东海的情况告诉给井蛙，说：'千里那样遥远不足以概括它的大，千仞那种高度不足以说尽它的深。夏禹的时候，十年之中就有九年涝灾，但海水并没有因此而增多；商汤的时候，八年里面竟有七年旱灾，但水位并没有因此而降低。既不因为时间的久暂而有所变化，也不因为水量的多少而有所涨落，这也就是东海的最大的快乐哩。'于是，浅井里的青蛙听到了这些，这才大惊失色，怅然自失了。

而且，在才智方面还不知道是非的界限，便想对庄子的言论进行考究，这就好比驱使蚊虫负山，商蚷过河一样，肯定是不能胜任哩！并且论才智还不知道如何评价最高妙的言论，却自我陶醉于一时的口辩的人，这不就是浅井里的青蛙吗？况且他正在下履黄泉，上

登天界，无论南北，都释然四达，并达到了不可测量的深度；不分东西，开始于深玄微妙的境界，又返回到无所不通的领域。而你却十分浅陋地用一种片面的观点去衡量他，凭自己的口辩去探索他，这种作法不外是用管子窥测青天，用锥子指画大地，不也就太渺小了吗？您可以走了！并且您难道没有听说那寿陵的少年到邯郸去学步的事吗？他没有学到国都的人步行的技能，却忘记了他原来走路的方法，以致只好爬着回家罢了。现在您还不离开这儿，您也将忘记了您原来的知识，抛弃了您的学业。”

公孙龙嘴巴咧着合不拢来，舌头翘着放不下去，便悄悄地溜开了。

庄子钓于濮水①，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②，曰：“愿以境内累矣③。”

庄子持竿不顾④，曰：“吾闻楚有神龟⑤，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于庙堂之上⑥。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⑦？”

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⑧。”

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注释】

①濮水，《释文》：“陈地水也”。按：在今山东濮县南。春秋时属卫。

②先，《释文》：“谓宣其意也。”高亨先生说：“先借为诜。《说文》：‘诜，致言也。’《广雅·释诂》：‘诜，问也’。《尔雅·释言》：‘聘问也’。诜，即聘义。”按：高说可从。《史记·老子申韩列传》：“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聘之，许以为相。”这里说的“往先焉”，意即前往聘问他。

③累，劳累，麻烦。愿以境内累矣，指前注楚威王欲聘庄周为相的事。

④不顾，不回头看，不理睬。

⑤神龟，古代迷信盛行，凡有疑难的事，概以问神行卜的方式决断。行卜须用龟甲。龟的寿命一般都很长。人们认为越是年老的乌龟留下的龟甲，行卜时就越灵验。《幼学》有说：“千岁之龟，死而留甲，因其卜之则灵。”这里称

“神龟”，并说“死已三千岁矣”，原因就在这里。

⑥笥（si四），竹箱。巾笥而藏之，《释文》：“李云：‘藏之以笥，覆之以巾’。”马叙伦说：“《后汉书·冯衍传》注引‘王’下有‘以’字。”刘文典说：“有‘以’字文义较长。”按：刘说不足取。“巾笥”在这里是名词用如动词，意即“用巾笥”。类似这种用法在古汉语中并不罕见。实际上古汉语中这类句子的名词前面大都是不用“以”或其他表示动作的词的。因为这种名词用作动词以后，便已经具有表示动作的意义了。

⑦宁，《说文》：“宁，愿词也”。徐锴说：“今人说宁可如此，是愿如此也。”“宁其……，宁其……”，有表示选择之意。为（wei味），介词，为了。

⑧曳，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解作“拖着”。《浅注》亦同。按：“曳尾”如解作“拖着尾巴”，于义虽可通，但似乎没有多大意义。如“曳”解作“摇曳”，也许于义为长。因为摇曳着尾巴，跟今语“摇头摆尾”一样，有欢快自适之意。

【译文】

庄子在濮水钓鱼，楚威王派了两个大夫前往聘问他，说：“愿拿我们国家的事麻烦您啦！”

庄子只管拿着钓竿钓鱼，并不理睬，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已经三千年了。楚王用竹箱盛着用手巾盖着，珍藏在庙堂之中。这只龟是宁愿死去被留下骨头而得到珍重呢，还是宁愿活着在污泥之中摇头摆尾呢？”

两位大夫说：“当然它宁愿活着能在污泥之中摇头摆尾。”

庄子说：“请走吧！我将在污泥之中摇头摆尾哩。”

惠子相梁①，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②：“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

庄子往见之③，曰：“南方有鸟，其名曰鹓鶵④，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⑤，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⑥，非醴泉不饮⑦。于是鸱得腐鼠⑧，鹓鶵过之⑨，仰而视之曰：‘赫’⑩！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赫我邪⑪！”

【注释】

①惠子，姓惠，名施，宋国人，庄子的朋友。相，名词用为动词，作“为相”讲。相梁，即为相于梁，在梁国担任宰相。

②或，无定代词，有人。从文意看，是庄子还没有到达梁国的时候，有人对惠子说。

③庄子往见之，马叙伦说：“《御览》九一五引‘庄子’下有‘伏主人马栈下’六字”。刘文典说：“《御览》引书多删削，少增益。疑《庄子》原有此六字而今本脱之也”。刘说可存。

④鹓鶵，凤凰一类的鸟。这里是庄子自喻。

⑤两“于”，均为介词，但意义有别：前“于”相当于“从”，后“于”相当于“到”。

⑥止，停止，歇息。相传凤凰只栖落在梧桐树上。练实，有两说。(一)成《疏》：“竹实也”。刘文典引《御览》九六二引注云“练实，竹实也，取其洁白。”(二)高亨先生说：“练实，即楝实。楝，木名。”按：现今人们传说中有一说，凤凰只爱吃竹子开的花。竹子一般是不开花的，开花的罕见。盖以凤凰为罕见的鸟，竹花为罕见的花，故有此传说。然凤凰爱吃的究竟是竹花还是竹实，也无从稽考。译文权从高说。

⑦醴，甜酒。醴泉，甜美的泉水。

⑧于是，介宾词组，犹言在这个时候。鸱(chī蚩)，鹞鹰。这里比喻惠子。腐鼠，腐烂了的死老鼠，比喻相位。

⑨过，经过。之，它，称代鸱。过之，过于之，从它那里经过。比喻庄子到梁国。

⑩赫(xiā吓)，象声词，表示吃惊发怒的语气。后一“赫”字，动词。吓我，吓唬我。

【译文】

惠子当了梁国的宰相，庄子去看他，有人便对惠子说：“庄子来，想取代您的相位”。于是惠子着急了，便在国内搜查了三天三夜。庄子去见他，说：“南方有一种鸟，它的名字叫鹓鶵，您知道吗？那鹓鶵从南海出发，飞往北海，不是梧桐它不栖，不是楝树的果实它不吃，不是甜美的泉水它不喝。在这个时候，一只鹞鹰抓到了一只烂了

的死老鼠，鹓鹐从它那里经过，鸱鹰仰头望着鹓鹐，说：‘吓！’现在您想拿您的梁国相位来吓唬我吗？”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①。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②，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③。”

庄子曰：“请循其本④。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⑤。”

【注释】

①濠，成《疏》：“水名，在淮南钟离郡，今见有庄子之墓，亦有庄惠遨游之所。”按：濠水，在今安徽凤阳县北。依成说，此地在唐代时尚“有庄子之墓，亦有庄惠遨游之所”。至今是否有此遗迹，不得而知。梁，司马彪说：“石绝水曰梁”。成《疏》：“亦言是濠水之桥梁。”译文从后说。

②儵（tiáo条），卢文弨说：“儵，当作鯈。”刘文典《补正》本根据道藏本，注疏本及《御览》所引已改“儵”作“鯈”。鯈，《释文》引李颐说：“白鱼也”。从容，悠游自得的样子。

③全，意即全然正确。

④请循其本，林希逸说：“循其本者，请返其初也。”宣颖说：“请理话端矣。”

⑤子曰三句，郭《注》：“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鱼乐者，是知我之非鱼也。苟知我之非鱼，则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鱼而后知鱼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复问我，我正知之于濠上耳，岂待入水哉！”按：关于这三句，解说颇多，未能一致。从句意领会，第一二句之间，省略了某些语。这里庄子是说：你说‘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这种话，就说明你虽非我，却能知道我。同样，我虽非鱼，却也能知道鱼了。因而你这样说，实际上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了。现在既然知道我知鱼而又来问我，我说，我是

在濠上知道它的。

【译文】

庄子和惠子在濠水桥上游玩。庄子说："鲦鱼出游，从容自得，这便是鱼的快乐。"

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

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

惠子说："我不是你，本来就不知道你哩；可你本来就非鱼，你也不知道鱼的快乐。这样，我说的就全然正确了。"

庄子说："让咱们追溯一下说话的缘起。开始你就说'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这种话，〔实际上是知道我知鱼。〕现在，你已知道我知鱼又来问我，我说，我是在濠上知道它的。"

至　　乐

天下有至乐无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今奚为奚据？奚避奚处？奚就奚去？奚乐奚恶①？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②；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③。其为形也亦愚哉！

夫富者，苦身疾作④，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⑤。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⑥，其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惛惛⑦，久忧不死，何苦也⑧！其为形也亦远矣。烈士为天下见善矣⑨，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诚善耶？诚不善耶？若以为善矣，不足活身；以为不善矣，足以活人⑩。故曰："忠谏不听，蹲循勿争⑪。"故夫子胥争之以残其身⑫，不争，名亦不成。诚有善无有哉？

今俗之所为与其所乐，吾未知乐之果乐耶，果不乐耶⑬？吾观夫俗之所乐，举群趣者⑭，诠诠然如将不得已⑮，而皆曰乐者，吾未之乐也，亦未之不乐也⑯。果有乐无有哉？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⑰。故曰："至乐无乐，至誉无誉。"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虽然，无为可以定是非⑱。至乐活身，唯无为几存⑲，请尝试言之：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⑳，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㉑。芒乎芴乎，而无从出

乎！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㉒！万物职职㉓，皆从无为殖。故曰："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㉔"人也孰得能无为哉！

【注释】

①奚，疑问代词作宾语，例宜前置。奚为奚据，成《疏》："何所造为，何所依据。"马叙伦说："据，借为距。《说文》曰：'距，止也'"。按：这一句疑有两解：如"据"为"依据"，则"为"疑应读wèi（昧）。奚为奚据，犹言"为的什么，根据什么"。如"为"训"造为""作为"，则"据"应如马说，训"距"为"止"。奚为奚据，犹言"干什么，不干什么"。避，避讳。处，读chǔ（杵），安处。就，依就，从顺。去，舍去，舍弃。乐，乐意，喜欢。恶，读wù（误），厌恶。

②所尊，所认为尊贵的。尊，形容词意动用法。所卑乐，所下，所苦，用法亦同。寿，寿数高。善，名声好。"夭恶"与"寿善"相反，夭，夭折，寿命短；恶，名声坏。

③以，用同"而"，连词。忧而惧，意即忧愁而且恐惧。

④苦，形容词，使动用法。苦身，即"使身体劳苦"，"劳累着身体"。疾作，辛勤地操作。

⑤其为句，郭《注》："内其形者，知足而已。"按：外，《说文》："远也"。下文的"疏"，亦可训"远"。这样，这里的"外矣"和下文的"疏矣"，"远矣"，虽然用词不同，实际意义一样。

⑥善否，即上文说的善恶，指名声好坏。

⑦惛惛，《释文》：音昏。涵本"湣湣"作涽涽。是惛惛，犹言"昏昏沉沉"。

⑧何苦也，马叙伦说："各本'得'之下有'之'字，当据以补'之'。"章炳麟说："古'之''其'二字互训。《考工记》'以其一为之厚'即'以其一为其厚'也。《左传·宣公二年》，'夺之杖以敲之'，即'夺其杖以敲之'也。"按：检林希逸、林云铭、宣颖、王夫之等所注各本，"何"下均有"之"字。"之"自可训"其"。然"何苦也"与"何其苦也"比较，只是语气感情有轻有重，实际意义是一样的。古籍中表示感叹语气，用"何其"的固然不少，但也有用"何"的。如《汉书·东方朔传》："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壹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何其"，"何"都有"多么"之意。

⑨为，见，单独用时，均可表被动。这里连起来用，也是表被动。"为……

见……”疑同“为……所……。”善，形容词意动用法，意即“认为名声好。”

⑩活，不及物动词使动用法。活身，即使自身活下去；活人，即使别人活下去。

⑪蹲循，林希逸说：“蹲循”，与“逡巡”同。林云铭郭嵩焘等同训。按：蹲循，迭韵联绵词，与“逡巡”字异而义同。贾谊《过秦论》：“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前”。逡巡，意即“畏缩退却”。这两句和下文“至乐无乐，”“至誉无誉”可能是当时的谚语。

⑫子胥，春秋时吴国大夫，因忠谏被害，已见《胠箧篇》。

⑬果，副词，犹言究竟，果真。

⑭举群趣者，林希逸说：“谓举世群然而趋之也。”按：趣，同“趋”。《诗·大雅》：“左右趣之。”《传》：“趣，趍也。”趍，《广韵》：俗趋字。趋，《释名》：“疾行曰趋，趋，赴也，赴所至也。”

⑮誙誙，李颐成玄英均训“趋死貌。”林希逸说：“必取之意。”宣颖说：“专确貌。”按：诸说疑均欠妥。《释文》：“誙誙，本又作胫胫。”《汉书·杨恽传》：“胫胫者未必全也。”《注》：“胫胫，直貌。”这里的“誙誙”，疑当作“胫胫”。联系上文的“趋”和下文的“止”，“胫胫”有勇往直前之意。

⑯未之两句，《阙误》引江南古藏本“未之”俱作“未知之”。王叔珉说：“未之”宜作“未知之”，“之”犹“其”。按：如原本作“未之”，义亦可通。古汉语中的否定句，代词作宾语，一般前置。这里的“之”应视为“乐”的宾语，未之乐，即“未乐之”。“乐”用为意动词，未乐之，意即“不认为它可乐。”以此，译文仍依原本。

⑰以，动词，以为。俗之所大苦，意即世俗认为最痛苦的事。苦，形容词意动用法。

⑱无为句，郭《注》：“我无为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亦各自任则定矣。”成《疏》：“无为虚淡，忘是忘非，既无是非而是非定者也。”

⑲几，读ji（饥），庶几，或许。存，保存，保全。宣颖说：“‘几存’云者，犹婉言之耳。须知庄子说至乐无为，是天地不朽之真理。活身几存，乃对世俗之伤生者言，故下此两字耳，不是说以此长生也。”

⑳天无两句，郭《注》：“皆自清宁耳，非为之所得。”按：《老子》第三十九章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两处义同。纯一之道，就是无为。之，指示代词。以之，犹言“因此”。

㉑两无两句，成《疏》：“天无心为清而自然清虚，地无心为宁而自然宁静。

故两仪相合，升降灾祸而万物化生，若有心为之，即不能已。”“化”字下碧虚子校引江南古藏本有“生”字。刘文典说：“江南古藏本是也。此以‘清、宁、生’为韵。成《疏》谓‘升降灾祸而万物化生，’是成氏所见本亦有‘生’字。”刘《补正》本已据以增补。按：刘说可从。这两句如同前两句一样，义出《老子》。该书第三十九章说：“万物得一以生。”第三十二章又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其中“万物得一以生”一句紧接前注引“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两句之后，可见在《老子》文中，也是以清，宁，生为韵的。

㉒芒乎四句，成《疏》：“夫二仪造化，生物无心，恍惚芒昧，参差难测；导其所出，莫知所由；视其形容，竟无象貌。复论芒芴，互其文耳。”按：《释文》：芒，李音荒，又呼晃反。芴，音忽。芒芴，双声联绵词，即“幽深昏暗的样子”，古书中或作“荒忽”，“恍惚”。《老子》第二十一章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里说“芒乎芴乎，”就是老子文中的“恍兮惚兮”。但老子说的“有象”“有物”，指的是“道”，而这里说的“无有象”是事物的形象，而二者又是一致的。所以《老子》第十四章又说：“无物之象，是谓恍惚。”

㉓职职，成《疏》：“繁多貌也。”殖，繁殖。

㉔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郭《注》：“若有为，则有不济也。”按：这一句出自《老子》。该书第三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译文】

世界上究竟是有至极的欢乐呢，还是没有呢？有可以用来养活身体的方法呢，还是没有呢？〔要说有，〕那又该做什么，不做什么？该回避什么，安心于什么？该从就什么，舍弃什么？该喜欢什么，厌恶什么？

世界上认为尊贵的事情，就是富有，高贵，寿数高，名声好；认为快乐的事情，就是身体的安适，丰盛的饮食，华丽的服饰，好看的颜色，好听的声音；认为卑下的事情，就是贫穷，卑贱，寿命短、名声坏；认为苦恼的事情，就是身体得不到安逸，口里吃不上丰盛的饮食，形体穿不上华丽的服饰，眼睛看不到美好的颜色，耳朵听不到动听的声音。假若得不到这些就非常忧愁而且惶惶不安，是这样地养

护身体，也就太愚蠢了！

那富有的人，〔一辈子〕劳累着身体，勤苦地工作，积攒的钱很多，但不能尽情的享用，这样来保养形体也就太不象话了。那尊贵的人，夜以继日，总在思虑着名声的好坏，这样来养护形体也就太差劲了，人的一生，就跟忧愁同生，寿数高的人昏昏沉沉，老想着如何才不死，多么痛苦啊！这样来保全形体也就差得太远了。烈士总算是被天下的人所称赞了。却不能使自身活下去。我不知道这种好是确实好呢，还是确实不好呢？你假若认为他就是好嘛，他却不能使自身活下去；认为他就是不好嘛，他却又能使别人活下去。俗话说："〔要是〕忠谏不听，〔只好〕退而不争。"所以，伍子胥争了致使自己的形体遭到残害，但如果不争，他的名声也就不能成全。既然如此，那果真有所谓好还是没有呢？

现在，世俗之人所干的和他们所认为欢乐的事，我又不知道这种欢乐果真是欢乐呢？果真不是欢乐哩。我看那世俗所认为欢乐的事，所有群起而竞奔的人们，一个个勇往直前，真象是欲罢不能似的；但是尽管人们都说欢乐，我却并不认为那是欢乐，也并不认为那不是欢乐，是这样，那到底是有欢乐还是没有呢？我认为无为真正是欢乐哩，世俗又认为是非常痛苦的事。〔但毕竟无为才是真乐，〕所以俗话说："至上的欢乐没有乐，最高的名誉没有名。"

天下的是非确实不可判定。尽管如此，无为却可以判定是非。至乐可以养活身心，〔但这一点〕也只有无为才或许可以保全。请让我试着说说。苍天无为因此能得虚清，大地无为因此能得安静，所以，〔天地〕两方面无为相结合，万物便都能化育生长。〔那天地之初，〕恍恍惚惚，〔一切〕都无从出生啊；恍恍惚惚，〔一切〕也没有迹象啊。万物复杂繁多，都是从无为的状态中繁殖起来的。所以说，天地无所作为却又无所不为，人，谁个能作到无为呢！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①。

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②，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③！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④，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⑤，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四时行也⑥。人且偃然寝於巨室⑦，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⑧，自以为不通乎命⑨，故止也。"

【注释】

①箕，簸箕，本为名词，这里用作副词，作状语，意即"象簸箕一样地。"踞，蹲　鼓，敲击。

②长，读zhǎng（涨），不及物动词使动用法，意即"使成长"，"抚育"。子，借代子女，子孙。

③概，通"慨"，感慨。

④芒芴，即恍惚，见前注。

⑤之，动词，往。之死，犹言"走向死亡"。

⑥相与，意即"一步挨一步。"为，用，如。《史记·晋世家》："乃言为此"，"为此"意"如此"。这里的"为"，也可训"如""象"。

⑦偃然，成《疏》："安息貌也。"马叙伦说："偃，借为宴。《说文》曰：宴，安也。'偃然，犹'安然'。"巨室，《释文》："巨，大也"。司马云："以天地为室也"。

⑧噭噭（jiào较）：哭声。

⑨不通乎命，不通达生命的实情。

【译文】

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去吊唁，庄子却正在盘着两腿象簸箕一样地蹲在地上，敲着盆儿歌唱。

惠子说："跟人家共同生活，〔人家〕养儿育女，直到衰残身老，如今死了，你不哭也就够了，却还敲着瓦盆歌唱，不是太过分了吗？

庄子说："不是的。是这样，她刚死的时候，我怎么会独独没有哀伤！〔只是我后来〕省察到，她开始本来就没有生命；不仅没有生命，而且本来就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本来就没有气血。〔她就是〕混杂在恍恍惚惚，若有若无之间，经过变化才有气血，气血再经变化才有形体，形体再经变化才有生命，现在又变化而走向死亡，这样的变化，一步挨一步，就象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人家将安安静静地躺在广漠的屋宇里，而我却呜呜咽咽地跟随着哭啼，〔这样做〕，我自以为是不了解生命的实情，所以我便停止哭泣了。"

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①。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恶之②。

支离叔曰："子恶之乎"？

滑介叔曰："亡，予何恶！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③。死生为昼夜④。且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恶焉⑤？"

【注释】

①支离叔与滑介叔，寓托人名。成《疏》："支离，谓支体离析，以明忘形也。滑介，犹骨稽也，谓骨稽挺特，以遗忘智也。"冥伯，寓托丘名。李颐说："丘名，喻杳冥也。"虚，同墟。

②柳，瘤的借字。蹶蹶，（guì溃）成《疏》："惊动貌"。

③亡，同无。假借，林希逸说："言此身乃外物假合而成之。"前"生"，产生；后"生"，生命。尘垢，成《疏》："生者尘垢秽累，非真物者也。"林希逸说："言在造化之中至微而不足贵也。"

④死生为昼夜，成《疏》："以生为昼，以死为夜。故天不能无昼夜，人焉能无死生？"

⑤化，指事物的变化。焉，有指代"它"之意。

【译文】

支离叔和滑介叔一同到冥伯的山顶，昆仑的旷野——黄帝休息

的地方去游览。一会儿，滑介叔的左臂上长出一个瘤子来了。他那样子象是惊动不安，厌恶它似的。

支离叔说："你厌恶它吗？"

滑介叔说："没有，我厌恶什么呢？生命不过是外界物质的一种假托；这种由外物假托而产生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尘垢。生命的变化如同昼夜的变化一样。并且我和你就在静观万物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现在算是轮到我了。是这样，我又何必去厌恶它呢？"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撽以马捶①，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②？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③，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醜④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⑤，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⑥？"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⑦。夜半，髑髅见梦曰⑧："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⑨

庄子曰："然"。

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⑩，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

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⑪，为子骨肉肌肤⑫，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⑬，子欲之乎？"

髑髅深矉蹙頞曰⑭："吾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注释】

①髑（dú读）髅（lóu娄），头盖骨，即骷髅。髐（xiāo肖），《释文》：司马、李云："白骨貌，有枯形也。"撽，《释文》："《说文》作擊，云旁击也。"《艺文类聚》一七引及《太平御览》三七四引"撽"作"击"。马捶，《释文》："马杖也。"马叙伦说："'捶'借为'箠'。"《说文》："箠，所以策马也。"

②为此，犹言"落到这一步"，"成了这副样子"。

③将，选择连词，抑，相当于“是，还是”、“或者”。这一句和以下三句都是选择问句。“亡国之事，斧钺之诛”两语，成《疏》：指“亡国征战之事，行阵斧钺之诛。”

④遗（wèi位），留给。妻子，妻子儿女。

⑤冻馁，挨饥受冻。

⑥春秋，寿数。故，通“固”，本来。

⑦枕，名词意动用法，后面省略了宾语“之”。“枕之”意即“以之为枕”，“把它当作枕头”。

⑧见（xiàn现），出现。

⑨说，同悦。

⑩从然，《阙误》引张君房本“从”作“泛”。奚侗刘文典均以为应作“泛”。按：《释文》作“从”。成《疏》出“从容”字，是成所见本亦作“从”。从然，义亦可通。《释文》：“从然，从容也。”南面王乐，即南面称王之乐。

⑪司命，迷信中掌管生命的鬼神。生，使动用法。复生子形，意即让你的形体复活。

⑫为子骨肉肌肤，双宾语句。为，动词，这里有“添上”之意。句意即：给你添上骨肉肌肤。

⑬反子句，成《疏》：“反妻子，归闾里。”按：成说疑欠妥。反，同返。这里有“归还”之意。闾里，借代闾里的人，即乡亲。知识，借代相知相识，指朋友。

⑭深矉蹙頞，《释文》：“矉，音频。蹙，本义作顣。李云：矉顣者，愁貌。”吴汝纶说：《释文》引李云，矉顣者，愁貌，则‘頞’字衍。《列子》注引此文亦作‘矉顣’。”马叙伦说：“顣頞见《孟子》及《史记·蔡泽传》。有‘頞’字亦得。”按：马说可从。矉，《说文》：“恨张目也，从目，宾声。”本书《天运篇》：“西施病心而矉其里，”成《疏》训“矉”为“蹙眉。”是“深矉”宜即浓眉深锁之意。頞，《说文》：“鼻茎，从页，安声。”《孟子·梁惠王下》：“举疾首蹙頞相告，”杨伯竣先生解“蹙頞”作“皱着鼻梁。”

【译文】

庄子到楚国去，〔路上〕看见一个骷髅，干枯枯地还保持着原形。他拿马鞭把它敲了敲，便问道：“先生是因为贪恋生存、背离情理以致落到这一步的呢，还是因为遇上了亡国的祸事，受到刀斧的砍

杀因而成了这样的呢？是因为有不良的行为，十分羞愧，给父母和妻子儿女丢了脸才成了这样子呢？还是遭受了饥寒的灾祸而落到这样的呢？或者，还是你的寿数本来就只能达到这步的呢？”

话说完了，于是庄子拿骷髅当作枕头躺了下来。半夜时分，骷髅在梦中出现了。它说：“你那高谈阔论的样子倒很象个辩士。〔不过〕，我看你所说的事情都是活人的累赘，死了以后就没有这些了。你想听听死的快乐吗？”

庄子说：“好的。”

骷髅说：“我死了，在上没有君王，在下没有臣子，也没四时变化一类的事，只是从容自得地跟天地共长久。这样，即使是南面称王的快乐，也没有超过的哩。”

庄子不相信，便说：“我要司命之神让你的形体复活，给你添上骨肉肌肤，归还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和乡亲故友，你愿意这样做吗？”

骷髅浓眉深锁，鼻梁一皱，说：“我怎么能抛弃南面称王的那种快乐再去遭受人间的劳苦呢？”

颜渊东之齐，孔子有忧色。子贡下席而问曰①：“小子敢问，回东之齐，夫子有忧色，何耶？”

孔子曰：“善哉汝问！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②，曰：‘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③。’夫若是者，以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也，夫不可损益④。吾恐回与齐侯言尧舜黄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农之言⑤彼将内求于己而不得⑥，不得则惑，人惑则死⑦。

且女独不闻邪？昔者海鸟止于鲁郊⑧，鲁侯御而觞之于庙⑨，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⑩，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⑪，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⑫。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

之江湖⑬，食之鳝鳅⑭，随行列而止，委蛇而处⑮。彼唯人言之恶闻⑯，奚以夫譊譊为乎⑰！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⑱，鸟闻之而飞，兽闻之而走，鱼闻之而下入⑲，人卒闻之，相与还而观之⑳。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彼必相与异，其好恶故异也㉑。故先圣不一其能，不同其事㉒名止于实㉓，义设于适㉔，是之谓条达而福持㉕。

【注释】

①下席，下于席，从座位上走下来。

②善，形容词意动用法。善之，以之为善。

③褚，布袋。怀，藏。绠，《释文》："汲索也。"即打水用的绳索。深，形容词用作名词，即深水，深井。成《疏》："此言出自管子之书。孔丘善之，故引以为譬也。"

④性有所成，言性命各有所禀受而形成。形有所适，言形体各有应得的性分而适应。所疑有"所以"之意。前"夫"，发语词；后"夫"，指示代词，相当于"彼"。

⑤吾恐句，成《疏》："黄帝尧舜，五帝也。燧人神农，三皇也。恐颜回将三皇五帝之道以说齐侯。"

⑥不得，指不得其解。

⑦不得则两句，宣颖说："惑，疑惑人之所言。死，将加人以刑"。按：宣说是，死，系指颜回言。颜回东之齐，孔子有忧色，是为颜回有招灾惹祸的可能而有忧色。《人间世》叙颜回将往卫国时，孔子也是担心颜回"若殆往而刑耳。"《浅注》以为死指齐侯言，非是。

⑧海鸟，司马彪说："《国语》：'爰居'也，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不云鲁侯也。爰居，一名'杂县'，举头高八尺。樊光注《尔雅》云：形似凤凰。"成《疏》："此臧文仲用为神鸟，非关鲁侯，但饮鸟于鲁庙之中，故言鲁侯觞之也。"

⑨御，读（yù吁），迎迓。觞（shāng商），林希逸说："饮也"，按：觞，非一般的饮酒之意，而是宴请别人。《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觞曲沃人"，觞即宴请，设宴招待之意。这里说"觞之于太庙"，意即在太庙里设宴招待它。之，它，称代海鸟。

⑩九韶，舜乐名。太牢，牛羊猪之类。

⑪眩视，犹言眼花缭乱。脔（luán峦），切成小块的肉。

⑫已养养鸟，成《疏》："韶乐牢觞，是养人之具，非养鸟之物也。亦犹颜回以己之学术以教于齐侯，非所乐也。"刘文典说："'己'疑'人'字之误。《御览》九二五引正作'此以人养养鸟也'。《疏》：韶乐牢觞，是养人之具，是所见本亦作'人养'。《达生篇》作'此之谓以己养养鸟也，'字虽作'己'然义与此文有别。"译文从刘说。

⑬栖，游，浮，本为不及物动词，这里为使动用法。坛，《释文》："司马本作澶，音但，云：水沙澶也。"坛陆，成《疏》："湖渚也。"

⑭食，同饲，饲养，实际也是"食"的使动用法。鳅，泥鳅。鲦，也叫白鱼子，一种小鱼。

⑮委蛇，迭韵联绵词，为连绵不断之意；这里宜可解作"舒展自如"。从"昔者"至此一段文字，并见《达生篇》。

⑯彼，指鸟。唯人言之恶闻，宾语前置句。

⑰奚以……为，文言中的凝固结构。奚以，哪里用得着，为，疑问语气词。参见《逍遥游》"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注。夫，指示代词，相当于"那样"。谠谠，喧嚣多事。

⑱咸池，尧乐　乐，《释文》："如字。"按：《释文》非是。这里的乐，宜读yuè（月），音乐。如读luò（洛），解作"快乐"，则下文不相应。下文说"鸟闻""兽闻""鱼闻""人卒闻"，若不是音乐，而是"快乐"，那怎么能"闻"呢？咸池之乐，即咸池那种音乐。

⑲之，指代咸池之乐。三"而"，用同"则"。下文"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两句的"而"同。

⑳人卒，司马彪说："众也"。犹言众人。已见《天地》《秋水》等篇。还，借为环，环绕，围绕。

㉑彼必两句，成《疏》："鱼好水而恶陆，人好陆而恶水。彼之人鱼，禀性各别，好恶不同，故死生斯异。"按：关于这两句，刘文典《补正》本"其好恶"三字连上读，"故异也"另作一句。比较起来，刘本于义为长。后一"异"字，承上文是指"鱼生"与"人死"之异。如依郭《集释》本，则上一"异"字的含义就不清楚了。成《疏》解说费辞，意亦牵强。《浅注》说：相与异，相互不同，指生活各有特性。故，通固，本来。"亦不足取。从"咸池九韶之乐"到此，当中有些语句《齐物论》也说过。

㉒不一两句，林希逸说："不一其能者，言人才各不同也。不同其事者，言

人各事其所事也。”宣颖说：“知其异故任之。”一，意动用法。同，使动用法。其，指社会上的各个人。

㉓名止于实，成《疏》：“夫因实立名，而名以召实，故名止于实，不用实外求名。”止，限止。名限于实，意即名须与实相符。

㉔义设于适，成《疏》：“义者宜也。随宜设施，适恰而已。”宣颖说：“义陈于所恰适。”设，设施。适，适宜，恰当。

㉕条达句，成《疏》：“条理通达而福德扶持。”宣颖说：“无不可通，受福坚固。”按：持，《说文》：“握也，从才，寺声。”福持，疑即福德在握之意。

【译文】

颜回东往齐国去了，孔子面带愁容。子贡走下座位来，问道：“学生请问，颜回东往齐国去，先生却有愁容，为什么呢？”

孔子说：“你问得好呵！往日管仲有句话，我认为很好。他说：‘口袋太小了的，不可以用来装大的东西；井绳太短了的，不可以拿来汲深井里的水。’如同这种说法一样，也可以认为，性命各有所禀受而成为形体，形体也各有应得的性命而加以适应，它们都是不可以增减的。我担心颜回跟齐侯大谈尧舜黄帝之道，并拿燧人神农的言论反复陈说，这样，齐侯他势必从内心里对自己进行反省，但又不能得到答案，得不到答案就会产生疑惑；人们一产生了疑惑颜回就会遭殃。

而且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从前，有一只海鸟落在鲁国的郊外，鲁侯便去迎接它．并且在太庙里设宴招待它，还奏着九韶的乐章来使它取乐，杀猪宰羊来供它食用。可海鸟却眼花缭乱，忧心忡忡，不敢尝一块肉，不敢喝一杯酒，过了三天就死了。这都是拿养人的办法来养鸟，而不是拿养鸟的办法来养鸟哩。拿养鸟的办法来养鸟的人，就应当让它在深林里栖息，让它在沙渚上遨游，让它在江湖中漂浮，要拿泥鳅小鱼之类的食物来喂养它，〔要让它〕随同群鸟的行列止息，舒展自如地生活下去。〔鸟〕，它就是害怕听到人的话语，为什么要那样地喧嚷多事呢？咸池九韶那种音乐，如果把它摆设在辽阔

的原野里，飞鸟听到它就会高飞，野兽听到它就会逃跑，游鱼听到它就会往下钻，而人们听到它便会一起围绕起来欣赏。鱼处在水中就能活，人处在水中就会死，他们一定是在好恶方面有着差异，所以才有这种生死的差异。由于这样，以往的圣人并不认为各个人的才能是整齐划一的，也不让人们所做的事都是相同的。名的根本在于与实际相符，义的施设在于与人的性情适合，这就叫做条理通达而福德在握。”

列子行食于道从①，见百岁髑髅，攓蓬而指之曰②："唯予与汝知而未尝死，未尝生也③。若果养乎？予果欢乎④？"

【注释】

①道从，《释文》："司马云：从，道旁，或作徒。"郭庆藩说："'道从'当为'道徒'之误。'徒''從'形相似，故'徒'误为'從'。《列子·天瑞篇》正作'食于道徒'。"按：郭说可以。杨伯峻先生注《列子》，说："徒与涂通，古音同也。食于道徒，即食于道途'。"任继愈先生注《老子》"生之徒""死之徒"的"徒"与杨同。《浅注》于"道"字处断句，"从"连下读，解作"因"，其说似较牵强。

②百岁，非实指，概言年数之多。攓（qiān牵），司马彪说："拔也"。郭庆藩说："攓，正字作搴。《说文》：'搴，拔取也'。攓为搴之借字，故司马训为'拔'也。"蓬，茅草。

③而，王先谦说："而，汝。"

④若，对称代词，你。果，果真，究竟。养，俞樾说："养，读为恙。"《尔雅·释诂》："恙，忧也。"若果恙乎？予果欢乎？恙与欢对，犹忧与乐相对也，言若之死非忧，予之生非乐也。恙与养，古字通。"译文从俞说。

【译文】

列子出外旅行，〔歇下来〕在路上吃饭，看见一个多年的髑髅，便拔开茅草指着它说："只有我和你知道你不曾死，也不曾生啊。〔说你死了，〕你果真忧愁吗？〔说我活着，〕我果真欢乐吗？"

种有几①？得水则为㡭②，得水土之际则为鼃蠙之衣③，生于陵屯则为陵舄④，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⑤，乌足之根为蛴螬⑥，其叶为蝴蝶。蝴蝶胥也化而为虫⑦，生于灶下，其状若脱⑧，其名为鸲掇⑨。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乾余骨⑩，乾余骨之沫为斯弥⑪，斯弥为食醯⑫。颐辂生乎食醯⑬，黄軦生乎九猷⑭，瞀芮生乎腐蠸⑮。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宁⑯；青宁生程⑰，程生马，马生人⑱，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⑲。

【注释】

①种有几，郭《注》："变化种数，不可胜计。"宣颖说："抑知变化之种凡有几邪？言其无穷也。"马叙伦说："《寓言篇》曰：'万物皆种也。'是此'种'字谓万物之种也。'幾'者，《说文》曰：'微也，从二幺。'幺，小也。从二幺，故为微也。……是'几'者，谓物之极微而万物所由生者也。"胡适之说：'种有几'的'几'，决不作几何的几字解。《易·系辞》《传》说：'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正是这个'几'字。几字从𢆶，𢆶字从幺，本象生物胚胞之形。(见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关于这一句，解说分歧。译文参用马胡说。种，物种。有，疑当训"或"（见《经传释词》)。几，几微，微妙。

②㡭，《释文》："此古绝字。徐音绝，今读音继，司马本作'继'，云：'万物虽有兆联，得水土气乃相继而生也。'"王敔说："㡭，音继，水中尘牵如絺者。"

③鼃蠙之衣，马司彪说："言物根在水土际，布在水中，就水上视不见，按之可得，如张绵在水中，楚人谓之鼃蠙之衣。"成《疏》："鼃蠙之衣，青苔也，在水中若张绵，俗谓之蛤蟆衣。"林希逸说："鼃蠙之衣，即青苔也。水土之际，水中附岸处也。附岸处例多而厚，故曰衣"。按：鼃蠙之衣究竟为何物，解说颇分歧。译文从成林说。王敔、王先谦等人据郭注《释草》等有关训释以为，鼃蠙之衣当为水舄，即泻泽。其说姑存。

④陵屯，张湛之说，"高洁处也。"陵舄，司马彪说："言物因水成而陸产，生于陵屯，化作车前，改名陵舄也。"

⑤郁栖，李颐说："粪坝也。言陵舄在粪化为乌足也。"乌足，草名。

⑥蛴（qí其）螬（cáo曹)，成《疏》："蝎虫也。"《浅注》说："蛴螬俗称地

蚕，土蚕，是金龟子的幼虫。”

⑦胥，《释文》：“胡蝶胥也，一名胥。”郭嵩焘说：“胥也云者，谓互相化也。”俞樾说：“胡蝶胥也而化为幼虫，与下文‘鸲掇千日为鸟’相对为文。千日为鸟，言其久也；胥也而化为幼虫，言其速也。《列子·天瑞篇》《释文》曰：“胥，少也，谓少时也。’按：诸说中俞说似于义为长，译文从。《诗·小雅·桑扈》《疏》：“胥、须，古今字耳。”《荀子·王制》：“罢不能不待须而废。”《注》：“须，须臾也。”是又为“胥”可训“少时”之证。

⑧其状若脱，司马彪说：新出皮悦好也。马叙伦说：“脱，借为蜕。《说文》曰：“蜕，蛇蝉所解皮也。”

⑨鸲（qú瞿）掇（duō多），虫名。马叙伦说：“鸲掇，疑即灶马。《酉阳杂俎》：‘灶马，状如促织，稍大，脚长，好穴灶房。’”

⑩乾余骨，鸟名。沫，唾沫。

⑪斯弥，李颐说：“虫也。”

⑫食醯（xī戏），酒中蠛蠓。又称醯鸡。

⑬颐（yí疑）辂（lù六），小虫名。

⑭黄軦（kuàng矿），小虫名。九猷，《释文》引李颐说：“九宜为久。久，老也。猷，虫名也”。郭嵩焘说：“猷当为虫。”《浅注》说：猷，通酋，酒。九猷，过时酒，即坏了的甜酒。”按：《列子·天瑞篇》说：“醯鸡生乎酒。”黄軦亦醯鸡之类的小虫。九，如李颐说：“宜为久，老也。”因此，说九猷即老酒，过了时的甜酒，或可备一说。

⑮瞀（mào帽）芮（ruì瑞），虫名。郭嵩焘说：“芮当为蜹。”腐蠸（quán权），成《疏》：“萤火虫也。亦云粉鼠虫。”《释文》：“司马云：亦虫名也。《尔雅》云：一名守爪，一云粉鼠也。”按：《尔雅·释虫》：“蠸舆夫守瓜。”《注》：“今瓜中黄甲小虫，喜食瓜叶，故曰守瓜。”唐殷敬顺《列子》《释文》说：“虫，瓜中黄甲虫也。”是此处《释文》所引“守爪”盖为“守瓜”之误。又《尔雅》郭《注》所说的食瓜叶的黄甲小虫，今江南有些地区的方言也叫萤火虫。然则成《疏》关于蠸的解释，与《尔雅》郭《注》或同。至于《浅注》说：“蠸，通獾，野猪。腐蠸，腐烂的野猪。”不从。

⑯羊奚，司马彪说：“羊奚，草名，根似芜菁。”又说：“羊奚与久竹比合而为物，皆生于非类也。”王叔岷说：《御览》八八七引《庄子》迭“不箰久竹”四字。是“不箰”“久竹”盖即一物。这两句中间不宜逗顿，意即羊奚比连着不生筍的腐竹、能生青宁虫。

⑰程，《列子》殷敬顺《释文》说："《尸子》云：程，中国谓之豹，越人谓之貘。"沈括说：尝观《文字注》，'秦人谓豹曰程'。予至延州，人至今谓虎豹曰'程'，盖言'虫'也。"按：沈说可从。虎豹，《水浒》称大虫。现今江南方言中，也有称老虎为"老虫"的。秦人谓豹为"程"，可能是由于地区不同，年代不同，读音略有不同而已。

⑱马生人，蒋伯超说："疑皆草木异名，如黑鹅马夫之类。"殷敬顺《列子》《释文》说："《搜神记》云，秦孝公时有马生人，刘向以为马祸。"高亨先生说："马"为"为"的形误，或系后人由于不晓"为"字的含义，因而臆改为"马"。《说文》："为，母猴也。"母猴即弥猴。"按：这些说法，都只能算是一种猜测。程生马，不可能；马生人，尤其荒诞。但这种显然不可能的荒诞无稽的说法，也可能作者在当时听说过，并信以为真，因而也就把它写进书里了。这种现象，且不说在两千余年前的战国时代会有，即在今天，某些迷信思想恶重、缺乏科学头脑的人们也还不可能避免。如在抗日战争时期，笔者就曾听到过什么"马生人""人生狗"的谣传，而有的有一定文化，但缺乏科学知识的冬烘先生，也便津津乐道，信以为真哩。此外，从科学观点来说，生物在进化、遗传的过程中，也可能有不同于一般规律的极其个别的变异现象发生，人们不理解这一点，也便有可能把这种个别的变异现象夸大了的。基于此，这里原文照译。

⑲机，同前文"种有几"的"几"。

【译文】

物种的变化或许是微妙的。〔它〕得到了水就变成为牵连不断的游丝，得到了水土相接的场所就变为青苔，生于高洁之处便变为车前草。车前草得到了粪土便变为乌足，乌足草的根变为土蚕，它的叶片变为胡蝶。胡蝶不久以后变化为虫子，生在炉灶底下，形状就象蝉脱了壳一样，它的名字叫灶马。灶马经过一千天变为鸟，它的名字叫干余骨。干余骨的唾沫变为斯弥，斯弥又变为蠛蠓。颐辂生于蠛蠓，黄軦生于老酒，鳌蚋生于萤火虫。羊奚比连着不生笋的老竹生出青宁虫；青宁虫又生出大虫，大虫生马，马又生人，人死了又返回到微妙的境界。万物都是从微妙的地方出生，而又返回到微妙的境界中去。

达　生

达生之情者①，不务生之所无以为②；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③。养形必先之以物④，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⑤。有生必先无离形⑥，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⑦。生之来不能却⑧，其去不能止⑨。悲夫！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⑩，则世奚足为哉⑪！虽不足为而不可不为者，其为不免矣⑫。

夫欲免为形者⑬，莫如弃世⑭。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⑮，正平则与彼更生⑯，更生则几矣⑰！事奚足弃而生奚足遗⑱？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⑲。夫形全精复⑳与天为一㉑。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㉒。形精不亏，是谓能移㉓；精而又精，反以相天㉔。

【注释】

①达，通达，明白。生，生命。情，实情。

②不务句，郭《注》："生之所无以为者，分外物也。"务，求。所无以为，宣颖说："为无益之养者，生之所无以为也。"按：分外之物，求而得之，亦为无益之养。无以为，意即无可作用。

③知，马叙伦说："知"当依《宏明集》引《正诬论》作"命"。《淮南子·诠言训》亦作"命"。刘文典说："马说是也。《淮南子·泰族篇》作'知命之情者，不忧命之所无奈何'，字正作'命'，可证马说。道家书皆以'性''命'对言；作'知'则非其指矣。"译文从马刘说。

④形，形体。物，指物质条件，如衣食住等。

⑤形不养，形体不能保养好。有之，有这种事。

⑥离，使动用法。离形，让形体离去，即身亡。

⑦形不离，形体没有死亡。

⑧却，退却，这里为使动用法，意即使之退却。止，停止，使动用法，意即使之停止。

⑨存，动词。存生，使生命得以保存。

⑩果，的确，肯定。

⑪奚，疑问代词，指事。足为，值得干。

⑫不可不为，成《疏》："分外之事，不足为也；分内之事，不可不为。"其为不免也，郭《注》："性分各自为者，皆在至理中来，故不可免也。"林希逸说："其为不免者，言为与不为之中，皆不免于自累。"二说可通。译文从郭说。

⑬免，避免。为，读wèi（味），介词。为形，意即为形体而劳累。

⑭弃世，成《疏》："弃却世间分外之事。"林希逸说："弃世者，非避世也。处世以无心，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则我自我而世自世矣。"

⑮正平，解说颇多。成《疏》："合乎真正平等之道。"林希逸说："正平者，心无高下抉择也。"宣颖说："游于坦途。"按：既为全生养性，既为无累而弃世，则成、林说显然欠妥。宣说得其大旨，但词意未能落实。正平，应系指心神的纯正平静而言。

⑯与彼更生，林希逸说："彼者，造物也。与造物俱化，日新又新，故曰与彼更生。"宣颖说："与彼造化，同其循环推移。"按：彼，与其说指造物或造化，毋宁说指形体。因为上文谈到了形体的事。而从养生之道来说，为的是"尽年""长生"。而心神正平，形将自正；形能自正，便能更生；既能更生，乃可以长生。《浅注》说："彼，指形体。更生，新生。"是颇有道理的。

⑰几（jī讥），近。此承上文，指"免为形"。

⑱事奚句，郭《注》："所以遗弃之。"成《疏》："人世虚无，何足捐弃？生涯空幻，何足遗忘？"按：这是一个提问句，提出问题之后，下文则作出回答。事，指世事。生，指生命，生涯。

⑲弃事两句，林云铭说："二语与广成子所言，'无劳汝形，无摇汝精'（按：语出《在宥篇》）同意，此更明其所以致此之故也。"

⑳全，保全。精，精神。复，复原。形体不劳累，则能健全；精神不亏损，则能复原。

㉑天，自然。为一，成为一体。

㉒合则两句，有两种说法。（一）成《疏》："夫阴阳混合，则成体质，气忽

离散，则反于未始之初。”林希逸说：合则成体，言四大（按：指《老子》“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假合而后成身，散则复其初也。初者，无物之始也。”（二）郭《注》：“所在皆成，无常处。”宣颖说：“散于此者，为成于彼之始。”二说均可通，译文从（一）说。

㉓是谓能移，成《疏》：“移者，迁移之谓也。夫不劳于形，不亏其精者，故能随变任化而与物俱迁也。”林希逸说：“形神不亏，则能变化，故曰能移。移，即能变化也。”

㉔精而两句，有两种不同解说：（一）《释文》“相，息亮反，”读xiàng。反以相天，郭《注》：“还辅其自然也。”林希逸说：“精而又精，则可以赞造化矣。相天，赞天也。”成玄英、宣颖等说和这基本同。（二）相，读xiāng，即相互的相。王力先生说：“相，指代性副词，‘相’的后面以带动词为常，‘天’为名词，这里作动词用。‘相天’，彼以此为天，此亦以彼为天。”（见王著《汉语史稿》中册）按：王说于义为长。上文说：“形全精复，与天为一。”何以能“与天为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等语，则是说明其原因的。”形精不亏，是谓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四句，是“形全精复，与天为一”两句的照应和说明。所谓“天”，就是自然，意即“道”。彼以此为天，此亦以彼为天。我就是道，道就是我，我与道合而为一了。

【译文】

通晓生命的实情的人，不去追求生命所无可作用的东西。明了天命的实况的人，不去追求天命所无可奈何的事情。养护形体必定以物质条件为先，可是，物质条件绰绰有余而形体不能保养好的，倒是有这种人哩。保有生命必须首先不让形体死亡，可是，形体没有死亡而生命死亡的也是有这种人哩。生命的来临，不能使它退却；生命的离去，不能使它停留。可悲啊！世上的人以为保养形体就可以让生命长存，可是保养形体的确又不能使生命得以保存，那么世上有什么事还值得干呢？虽然不值得干而又不可不干的，那是因为实在不可避免啊！

想要避免为形体而劳累，便不如舍弃俗世俗物。舍弃了俗世俗物就没有劳累，没有劳累〔心神〕就会纯正而平静，〔心神〕纯正平静

了，就会和那形体一同得到新生，要是心神与形体能新生了，那就兴许能免于为形体而劳累了。世事为什么值得舍弃?生命为什么又值得遗忘?因为舍弃了世事,形体就不致劳累；忘却了生命，精神就不会亏损。形体得到保全，精神就能够复原，就能与自然合而为一了。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二者交合便生成万物的形体,二者离散则又返回到无物的本初。形体和精神不受亏损,这就叫做能随同天地的变化而变化。精神养全到纯精的程度，便能返回到我就是道，道就是我,我与道合而为一的境界了。

子列子问关尹曰①："至人潜行不窒②，蹈火不热③，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④。请问何以至于此?"

关尹曰："是纯气之守也⑤，非知巧果敢之列⑥。居⑦，予语女！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⑧，物与物何以相远⑨?夫奚足以至于先⑩？是色而已⑪。则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⑫，夫得是而穷之者⑬，物焉得而止焉⑭！彼将处乎不淫之度⑮，而藏乎无端之纪⑯，游乎万物之所终始⑰。壹其性⑱，养其气⑲，合其德⑳，以通乎物之所造㉑。夫若是者，其天守全㉒，其神无郤，物奚自入焉㉓！

夫醉者之坠车㉔，虽疾不死㉕。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㉖，其神全也㉗，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物而不慴㉘。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㉙，而况得全于天乎㉚？圣人藏于天㉛，故莫之能伤也㉜。复仇者不折镆干㉝，虽有忮心者不怨飘瓦㉞，是以天下平均㉟。故无攻战之乱，无杀戮之刑者，由此道也㊱。

不开人之天，而开天之天㊲。开天者德生，开人者贼生㊳。不厌其天，不忽于人㊴，民几乎以其真㊵。

【注释】

①子列子与关尹，成《疏》：“古人称师曰子，亦是有德之嘉名。具斯二义，故曰子列子，即列御寇也。关尹，姓尹，名喜，字公度，为函谷关令，故曰关令尹真人；是老子弟子，怀抱道德，故御寇询之也。”按：关于关尹，《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郭沫若先生说：“‘关令尹喜曰’，本来是‘关令尹高兴地说道’的意思，到了《汉书·艺文志》竟有了‘关尹子九篇，名喜’的著录了。”又老子“至关”司马贞《索隐》说：“李尤《函谷关铭》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为散关令。”张守节《正义》也认为“关”究竟是函谷关，还是散关，未作肯定。《括地志》：“散关在岐州陈仓县东南五十二里，函谷关在陕州桃林县西南十二里。”两地都是西周故地。根据这些情况，关尹是否名喜，是函谷关令还是散关令，都未能肯定。

②潜行不窒，成《疏》：“窒，塞也。夫至极圣人，和光匿耀，潜伏行进，混迹同尘，不为物境障碍，故等虚室，空而无塞。”杨树达《庄子拾遗》说：“潜行不窒，谓潜行水中呼吸不窒，与下文‘蹈火不热’，文正相对。《疏》云‘潜伏行进’，非也。”按：成说非，杨说是。潜，《说文》：“涉水也。”《方言》：“潜，涌沉也，又游也。”《注》：“潜行水中亦曰游。”这里的“潜行”“蹈火”两句，《大宗师》作“入水不濡，入火不热。”窒，窒息。

③蹈，《说文》：“践也。”《广雅》：“履也。”不热，不感到灼热。热，形容词意动用法，“认为热”。

④万物之上，最高险的地方。栗，战栗，惧怕。

⑤是，这，指代子列子所说的情况。纯气之守，宾语前置句，纯气、纯正之气。守，持守，保持。

⑥知，通智。

⑦居，留，犹言呆会儿。

⑧凡有句，宣颖说：“凡有迹象者皆物也。”以，用同“能”(训见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

⑨远，形容词用作动词。相远，彼此隔离很远。

⑩夫（fú扶），犹彼。先，指物之先。宣颖说：“先者未始有物之际。”

⑪是色而已，郭《注》：“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成《疏》：“夫形貌声色，可见闻者，皆为物也。而彼俱物，何足以远，亦何足以先至乎？俱

是声色故也。”按：陈碧虚《阙误》引江南古藏本“色”上有“形”字。奚侗说：“当依江南古藏本，作‘是形色而已。’”依郭《注》亦有‘形’字。可见郭所见本，“色”作“形色”。前文说“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如果这里只一“色”字就失之偏颇，不能概括前文了。刘文典《补正》本据奚侗说已增补“形”字。译文亦从。

⑫则物两句，解说颇多。成《疏》:“夫不形不色，故能造形色者也；无变无化，故能变化于万物者也。是以群有从造化而受形，任变化之妙本。”林希逸说：“造物者无形，故曰物之造乎不形。无终无始、一而不二，故曰止乎无所化。化，易也。言其无所变易也。”王先谦、阮毓崧等引《列子·黄帝篇》张湛注：“有既无始，则所造者无形矣。形既无终，则所止者无形矣。”按：这一句，如诸家解说，终嫌于义难明。“则”“而”可互训。这里的“而”疑当训“则”。（训见王引之《经传释词》）造，似亦不宜解作造物的“造”，而应解作“至”。上文“至乎先”，意即至乎物之先，物之先无物，即虚无的境界；而这里的“不形”意即不具形体。因此“造乎不形”一语，承上文也是指的无物的虚无境界。无所化，意即无可变化；指道言。以此，这一句的大意是：物达到了不具形体的虚无境界，便会处于无可变化的状态。

⑬得，犹言掌握。是，这，指代上述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于无所化的道理。穷，通达。者，特殊指示代词，这里相当于“……的人。”掌握并通晓这个道理的人，即上文说的“至人”。

⑭焉得，怎么能。止，使动用法。焉，有称代作用，相当于“他”，代“至人。”止焉，意即使他停留下来。

⑮彼将句，郭《注》：“止于所受之分。”林希逸说：“淫，乱也，不定也。不淫之度，一定之法度也。”彼，他，指“得是而穷之”的至人。处，守、谨守。

⑯无端之纪，林希逸说：“无物之初。”端，端绪。纪，《诗·秦风》:“有纪有堂。”《传》：“纪，基也。”《疏》：“山基也。”马叙伦说：“纪借为基。”基，本初。无端之纪，即泯然无迹的本初。

⑰游，游心。所，用同“所以”。万物之所终始，林云铭说：“万物之所借以终，所借以始之处。”此即所谓自然无为的境界。

⑱壹其性，郭《注》：“饰则二矣。”壹，纯一，这里有使动之意。

⑲养，保养。气，即上文的纯气。

⑳合其德，林希逸说：“浑全不离也。”合，意即浑然合一，这里并有使动之意。

㉑通乎两句，林云铭说："壹其性则不二，养其气则不耗，合其德则不散，由是以通乎物，斯能与造物者游也。"所造，所以造。物之所以造，即造物者，亦即道。

㉒其天两句，成《疏》："若是者，其保守自然之道，全而不亏，其心神凝明，曾无间卻。"天，指自然的天性。卻，通隙，间隙。

㉓奚自，犹言"从何"。焉，于是兼词。入焉，意即进入到他那里。

㉔墜车，墜于车，从车上掉下来。

㉕虽疾不死，成《疏》："虽复困疾，必当不死。"按：这一句实际是说，人虽然受了跟一般人同样的伤，但所感到的痛苦，却比一般人要轻微些，而不能按字面去解释，认为虽然受了伤，但不致于摔死。下文说"物而不慴"正说明了这一点。

㉖犯害，受害，也是对受害的感受而言。

㉗神全，成《疏》："谓心无缘虑，神照凝全。"郭嵩焘说："始守乎气而终养乎神，道家所谓炼气归神也。"

㉘逻（è愕），《释文》"《尔雅》云：逻，忤也。郭《注》云：谓干触。"慴（shè摄），惊慑，恐惧。

㉙彼得句，郭《注》："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无心者也。"彼，他，称代醉者。得全于酒，从醉酒中精神得到养全。

㉚天，指自然之道。

㉛蓄藏，指精神心性言。郭《注》：'不关性分之外，故曰藏。"

㉜莫之能伤，莫能伤之。否定句，"之"为宾语，前置。按：《列子·黄帝篇》文至此止。

㉝镆干，镆铘干将的简称。镆铘干将，都是古时候良剑的名称。这一句大意是说，仇敌用利剑伤害了我，但仇敌是仇敌，利剑是利剑，我在复仇的时候，矛头只对向仇敌，并不拿剑出气去折损它，因为利剑是无心的。

㉞忮（zhì至），《说文》"狠也。从心，支声。一曰，懊忮，强害也。"忮心，狠心。飘，落。不怨飘瓦，郭《注》："飘落之瓦，虽复中人，人莫之怨者，由其无情。"

㉟是以句，郭《注》："凡不平者，由有情。"按：既然无心不招损，无情不招怨，天下的人便都能平等相待。是，指示代词，这。以，介词，表凭借。

㊱故无三句，成《疏》："夫海内清平，遐荒静息，野无攻战之乱，朝无杀戮之刑者，盖由此无为之道，无心圣人，故致之也。是知无心之大矣。"

㊲不开两句，颇费解。郭《注》："不虑而知，开天也；知而后感，开人也。然则开天者，性之动也；开人者，知之用也。"林希逸说："人之天，犹有心也；天之天，无心也。开，明之也。"陈寿昌说："言不开浑沌之窍，而辟虚静之门也。"按：根据诸家训释，这两句疑可解作不要开人为任智的那种窍门，而要开自然无为那种窍门。

㊳开天者两句：成《疏》："夫率性而动，动而常寂，故德生也。运智御世，为害极深，故贼生也。《老经》云：'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德也。"林云铭说："德生，承上均平。贼心，承上攻战杀戮。"按：成引《老子》言甚是。这里说的跟《老子》说的，意思基本一致。惟今本《老子》第六五章"德"作"福"。

㊴不厌两句，林云铭说："天可常、不可厌也。人可慎，不可忽也。"王先谦说："常守天德，不厌天也。智能烛物，不忽人也。"按：厌同餍，满足。天，天德，自然无为之德。忽，疏忽。于，介词，表对向。"人"与"天"对文，疑指人为的祸害。

㊵几以其真，宣颖说："庶几神全而反真。"林云铭说："以其真，言各得其天也。"按：以，裴学海说：古音"'有'读若'以'，故'以'可训'有'。"这里的"以其真，"疑即"有其真"。真，本真，自然的本性。

【译文】

列子先生问关尹道："至德之人潜行水中并不感到窒息，踏进火里不觉得灼热，在最高最险的地方行走也不害怕，请问为什么能达到这地步？"

关尹说："这是由于能保持纯正之气，不在智巧果敢之列。呆会儿吧，我告诉你！凡属有形象声色的，皆是物，物和物怎么能彼此距离很远？〔既然如此〕那又怎么能达到无物之先的境界呢？这就是由于物有形色的缘故哩。而物达到了不具形体的地步就能臻于无所变化的状态。那掌握并且通晓这个道理的至人，有形之物怎么能使他停留下来；他能谨守一定的法度，而潜藏于泯然无迹的境地，游心于自然无为的境界。〔他〕能使他的心性纯一而不混杂，使他的纯正之气得到保养而不耗费，使他的德性浑然合一而不散离，从而能与造

物者（道）相通。象这样的人，他的天性就能保全，他的心神便无隙可乘，外物从何能进入到他那里去呢？

那醉酒的人从车上摔下来，虽然负伤了，但对伤的感受比一般人要轻微些。骨节跟一般人同，但对受伤的感受和一般人又不一样，〔这是因为〕他的精神保全着，乘车他不知道，摔下来也不知道。〔既然〕死生惊惧都不进入他的脑中，所以受到触碰也不恐惧。人们从醉酒中精神得到了保全尚且能象这样，何况能养全精神于自然之道的人呢？圣人〔能把自己的精神〕蓄藏于自然之道，所以没有什么外物能伤害他，复仇的人不会去折损〔无心的〕利剑，即使是狠心的人也不会抱怨偶然飘落的瓦甓。凭着这一点天下的人就可以平等相待。所以天下没有攻战的祸乱，没有杀戮的刑罚，也正是由于这种自然之道的作用。

不要去开那种心智的窍门，而要去开自然无为的那种窍门。能敞开自然无为的窍门，福德便能产生；而打开人为任智的窍门，祸患便会发生。不满足于自己的天然的德，不对人为的祸害有所疏忽。〔这样〕人们或许就具有了自然的本真。

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①，犹掇之也②。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③？"

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④；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⑤；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⑥；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⑦，而唯蜩翼之知⑧。吾不反不侧⑨，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⑩"。

孔子顾谓弟子曰⑪："用志不分，乃凝于神⑫其佝偻丈人之谓乎⑬。"

【注释】

① 佝(gōu沟) 偻（lòu偻）,弯腰驼背的一种病态。承，郭庆藩说：“承读为拯，谓引取之也。” 蜩（tiáo条），蝉。承蜩，成《疏》：“取蝉也。”按：现今江南广大农村的儿童捕捉蜻蜓的办法，是用一根竹枝，上端粘上蜘蛛网，象个把子长长的网球拍一样。当蜻蜓栖在地面上时，将网捕上去，蜻蜓的翅膀就被粘住不能飞了。这里说的承蜩，也许是用这类方法。惟蝉是在树上生活的。它虽有翅膀，但不象蜻蜓那样经常飞翔，所以只在竿头上装上粘状物就能管用。

②掇，拾取。之，它，称代蝉。捕蝉犹如拾蝉，手到拿来，说明技术非常熟练。

③巧，技巧。道，道术，诀窍。

④五六月两句，郭《注》：累二丸于竿头，用手停牢。五六月，司马彪说：“粘蝉时也。”陶鸿庆说：“谓所历之时也。”译文从陶说。累，迭。丸，《列子·黄帝篇》作“垸”。垸，从土，完声。盖为泥土搓成的丸子。累丸二，刘文典据《列子·黄帝篇》张湛《注》引向秀说及《艺文类聚》引，认为应如郭《注》作“累二丸。”锱（zī姿）铢（zhū朱），古时微小的重量单位。锱，一两的四分之一；铢，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失者锱铢，是说所失极少。

⑤累三，承前省略了“丸”字。下文“累五”同。十一、十分之一。失者十一，说明失误更少。

⑥“处身”“执臂”两句，成《疏》：“拘，谓斫残枯树枝也。执，用也。我安处身心，犹如枯树，用臂执竿，若槁木之枝，凝寂停审，不动之至。”按：“处身”，蹲着身子。“执臂”，控制着手臂。厥，《列子·黄帝篇》作“橜”。任大椿说：“厥”“橜”通。《说文》“木本也。”株拘，《列子·黄帝篇》作“株驹”。任大椿说：“考《易林》‘蒙生株瞿，棘挂我须。’云蒙生，云棘，则亦林木之类。株驹，株拘，株瞿，皆一声相转也。又考《山海经》‘下有九枸，’《注》，‘根盘错也。’《淮南子》曰：‘大本则根欋。音劬。’则驹，拘，瞿，枸，欋，皆有木本盘错之义。”又，株，《说文》：“木根也。”徐铉说：“在土曰根，在土上曰株。”根据这一情况，则“厥株拘”疑即今语所谓枯树蔸子。《浅注》说：“橛株，树墩。拘，止。句谓身体象木头一样不动，”恐乖文意。且解拘作止，亦与下文“槁木之枝”文不相对。

⑦两“之”，指示代词，相当于“这样”。

⑧唯……之……，宾语前置句式。

⑨反侧，成《疏》：“犹变动也。”《诗·关雎》“辗转反侧。”余冠英先生

《注》"反是覆身而卧。侧是侧身而卧。'辗转反侧'是说不能安睡。"这里的"不反不侧"，意即神思凝定安静。

⑩以，表原因。相当于"因为""为了。"易，转移，放松。何为，为何，疑问代词作宾语，前置。

⑪顾，回头。

⑫分，分散。凝，俞樾说："凝当作疑……，疑犹拟也。"

⑬其，忖度副词，相当于"大概"。佝偻丈人之谓，宾语前置句。

【译文】

孔子到楚国去，从树林里经过，看见一个驼背的人在捕蝉，〔手到拿来〕就象检蝉一样。

孔子说："您真熟练啊！是有诀窍吗？"

〔捕蝉的人〕说："我是有诀窍哩。我经历五六个月〔先在竿头上〕累迭两个泥丸而不掉下来，那失误的可能性就很少；〔接着〕迭二、三个不往下掉，那失误的就只有十分之一；〔待到〕迭上五个泥丸也不掉，那〔捕蝉时〕就象检蝉一样哩。我镇定着身躯，就象枯树蔸子一样；我控制着手臂，就象枯树的枝桠，虽然天地这么大，万物这么多，但我就只知道蝉的翅膀。我心神凝定，全不因为纷繁的万物而放松对蝉的翅膀的注意。〔是这样〕为什么不有所得？"

孔子回头对徒弟们说：用心专一而不分散，便能比拟神灵，大概是说这驼背老人哩！

颜渊问仲尼曰："吾尝济乎觞深之渊①，津人操舟若神②吾问焉③，曰：'操舟可学邪？'曰：'可。善游者数能④。若乃夫没人⑤，则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⑥。'吾问焉而不吾告，敢问何谓也？"

仲尼曰："善游者数能，忘水也⑦，若乃夫没人之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彼视渊若陵，视舟之覆犹其车卻也⑧。覆却

万方陈乎前而不得入其舍⑨，恶往而不暇⑩！以瓦注者巧⑪，以钩注者惮⑫，以黄金注者殙⑬。其巧一也⑭，而有所矜⑮，则重外也⑯。凡外重者内拙⑰。”

【注释】

①济，渡，过。觞深，成《疏》："渊名也。其状似杯，因以为名，在宋国也。"之，指示代词，犹言"那个"。

②津人,成《疏》："谓津济之人也。"即摆渡的人。又孙诒让说："《说文》水部云：'津，水渡也。'津人盖掌渡之吏士。"其说可存。操舟，撑船。

③焉，"于之"。问焉，问于彼，问他。

④数（shuō朔）能，郭《注》："言物虽有性，亦须数习而后能耳。"按：郭说疑欠妥。《列子·黄帝篇》《注》引向秀说："其数自能也，言其道数必能不惧舟也。"亦勉强。《天地篇》："数如泆阳。"《释文》引李颐说："疾速如汤沸溢。"这里的"数"疑当作"速"讲。数能，犹言很快就会。

⑤若乃，至于。夫（fū肤），指示代词，那。没人，能潜水的人。湘粤方言也称"没（读如闷）子。"

⑥未尝见舟而便操之，有两说。成《疏》："谓津人便水，没入水下，犹如鸭鸟没水，因而捉舟。"王敔说："平日未尝见舟，一旦便能操之。"林希逸、王先谦等与王敔说基本相同。按："未尝见舟"一语，二说均可通。便，如王敔等人的解说则为副词，义同"即"。"便"用同"即"的句例，在先秦典籍中，亦非仅见。杨著《词诠》援引甚多，不赘。译文从王说。又，便，《列子·黄帝篇》作"谡"。张湛《注》"谡，起也。"曾广源说："谡即傻也。"其说可资参考。

⑦忘水，意谓善游者十分熟悉水的性能，根本没有把水放在心上。

⑧陵，山丘。却，退却。视舟覆如车却，意即虽然不免有所震动，但并不在意，更无危险的感觉。

⑨覆却句，俞樾说："'万'下脱'物'字。此本以'覆却万物'为句，'方陈乎前而不得入其舍'为句。方者，并也。方之本义为两舟相并，故方有并义。"……"《列子·黄帝篇》正作'覆却万物方陈乎前而不得其入其舍，'可据以订正。"奚侗说："俞说非是。《易·恒卦》'君子以立不易方。'王《注》'方犹道也'。'覆却'承上舟车言，'覆却万方'谓舟车覆却之道甚多。《列子·黄

帝篇》衍‘物’字，《庄子》不衍。”按：二说均可通。郭《注》："覆却虽多，而犹不以经怀，以其性便故也。”其说与奚说基本同。且奚依原文不增字，译文故从。舍，成《疏》："犹心中也。”《列子·黄帝篇》张湛《注》“神明所注，故谓之舍。”

⑩恶往而不暇，郭《注》："所遇皆闲暇也。”恶，何。恶往，往那里。暇，安闲自在。

⑪瓦，瓦器一类的贱物。注，李颐说："击也。”成《疏》“射也”。按：《列子·黄帝篇》“注”作“抠”。《释文》说："抠，探也。以手藏物探而取之曰抠，亦曰藏。”沈赤然说："《庄子·达生篇》袭用此语，而改‘抠’为‘注’。案投曰抠，射而赌物为注。”又《太平御览》一八八引注：‘注，射赌物也。’是“注”，即今所谓赌注。这里的“注”用如动词，意为“作赌注”。巧，《韵会》“机巧也。又，射者工于命中曰巧。”

⑫钩，成玄英训钩带。《列子·黄帝篇》殷敬顺《释文》："钩，银铜为之。”译文从殷说。惮，（dàn但），恐惧。

⑬殙（hūn昏），昏乱。

⑭其巧一也，成《疏》："射者之心，巧拙无二。”宣颖说："二人之巧本与瓦注者同。”

⑮矜，林希逸说："有所顾惜。”宣颖说："矜持，惜铜金也。”

⑯外，指外物，身外之物。

⑰凡外重者内拙，郭《注》："夫欲养生全内者，其唯无所矜重也。”成《疏》“只为贵重外物，故内心昏拙。”

【译文】

颜渊问孔子道："我曾在觞深那个深潭过渡，摆渡的人驾船的技巧简直如同神灵一般。我问他说：‘驾船的技巧也可以学到手吗？’摆渡的人说：‘可以。会游水的人很快就可以学会。若是那会潜水的人，不曾见过船，〔一上船〕也便能驾得起来哩！’我问这当中的道理如何，他却不答。请问这究竟该怎么说？”

孔子说："会游泳的人很快就能学会，这是因为〔他熟悉水性，〕没有把水放在心上。至于那会潜水的人，即使从未曾见过船，但一下子便能驾船，那是因为他看待深渊就如山丘一样，看待船的覆没就

象车子的退却一样，覆没也罢，退却也罢，种种情况呈现在他的面前，但都不能进入他的心中，这样，往哪里而不安闲自在！拿瓦器来作赌注的人心灵手巧，拿银器作赌注的人便有些畏惧，拿黄金作赌注的人更是心神迷乱不堪。他们的技巧是一样的，却有所顾惜，便是因为以外物为重的缘故。凡是以外物为重的人，内心总是昏拙的。”

田开之见周威公①。威公曰：“吾闻祝肾学生②，吾子与祝肾游，亦何闻焉③？”

田开之曰：“开之操拔篲以侍门庭④，亦何闻于夫子⑤？”

威公曰：“田子无让，寡人愿闻之⑥。”

开之曰：“闻之夫子曰：‘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⑦’。”

威公曰：“何谓也？”

田开之曰：“鲁有单豹者⑧，岩居而水饮⑨，不与民共利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⑪。有张毅者⑫，高门县薄⑬，无不走也⑭，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后者也⑮。”

仲尼曰：“无入而藏⑯，无出而阳⑰，柴立其中央⑱。三者若得⑲，其名必极⑳。夫畏涂者㉑，十杀一人㉒，则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后敢出焉㉓，不亦知乎㉔！人之所取畏者㉕，衽席之上㉖，饮食之间，而不知为之戒者㉗，过也㉘。”

【注释】

①田开之，成《疏》：“姓田，名开之，学道之人也。”周威公，崔譔本作周威公灶。俞樾说：“《史记·周本纪》：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为桓公。桓公立，子威公代立。此周威公殆即其人乎？”

②祝肾，《释文》："字又作紧。本或作贤。"成《疏》："姓祝，名肾，怀道者也。"学生，司马彪说："学养生之道也。"

③吾子句，《释文》："司马本以'吾子'属上句，更云'子与祝肾游'。"按：如谓祝肾学生于田开之，则似与下面田开之说的话，不大一致。译文仍从原文。焉，兼词，从他那里。

④操，持，拿。拔，把。篲（huì秽），扫帚。拔篲，犹言扫把。侍，侍候。成《疏》："古人事师，皆拥扫篲以充役也。"按：这里指的是洒扫应对的事，而这类事是古时候的人从师所必做的。以此田开之大概是祝肾的门徒。

⑤夫子，尊称祝肾。

⑥田子，犹言田先生。让，谦让，谦虚。之，这，指代养生方面的事。

⑦视其后者而鞭之，《释文》："崔本'鞭'作'趣'，云：'匿也；视其羸瘦在后者，匿著牢中养之也。'"郭嵩焘说："崔说非也。鞭其后，则前者于于然行矣。注视其后而前者不劳也。谨持其终者也。"郭说于义为长，译文从。鞭，名词用如动词。意即"用鞭子抽打"，"鞭打"。

⑧单（shàn善）豹，成《疏》："姓单，名豹，鲁之隐者也。"

⑨岩，名词作状语。岩居，倚山岩而居。

⑩不与民共利，成《疏》："不争名利。"按：利害不与民共，则无民无争。这也是养生之道。

⑪饿虎杀而食之，苏舆说："此言不戒畏途。"杀，咬死。

⑬张毅，成《疏》："姓张，名毅，亦鲁人也。"

⑬高门县薄，宣颖说："高门，大家。县簾薄以蔽门，小家也。"薄，通簿，簾。

⑭无不走也，司马彪说："走，至也；言无不至门奉富贵也。"成《疏》："言张毅是流俗之人，追奔世利，高门甲弟，朱户垂帘，莫不驰骤参谒，趋走庆吊，形劳神弱，因而不休，于是内热发背而死。"俞樾说："'走'乃'趣'之坏字。《文选·幽通赋》李注引此文曰：有张毅者，高门县薄无不趣义也。字正作'趣'，但衍'义'字耳。《吕览·必己篇》曰，张毅好恭，门闾帷薄聚居众无不趋，高注曰：过之必趋。《淮南·人间篇》曰，张毅好恭，过宫室廊庙不趋，见门闾聚众必下，厮徒马圉，皆与抗礼，然不终其寿，内热而死。其义更明。《庄子》不备，故学者莫得其解。"按：俞说于义为长，一则关于张毅其人，有《吕览》《淮南子》等说可证，再者这里既然是谈养生之道，张毅又是能"养其外"的人，那对他也就不宜如成《疏》斥之为"流俗之人"。译文从俞说。

⑮豹养四句，郭《注》："夫守一方之事至于过理者，不及于会通之适也，鞭其后者，去其不及也。"林云铭说："豹与毅若谨持其终，则鞭著而养全矣。"

⑯无入而藏，郭《注》"藏既内矣，而又入之，此过于入也。"成《疏》："入既入矣，而又藏之，偏执于处，此单豹也。"藏，潜藏。

⑰无出而阳，郭《注》"阳既外矣，而又出之，是过于出矣。"成《疏》："阳，显也。出既出矣，而又显之，偏滞于出，此张毅也。"

⑱柴立其中央，郭《注》："若槁木之无心，而中适是立也。"柴，名词作状语表比喻，意即"象枯柴一样地。"

⑲三者，指上述的三个方面。得，做得到。

⑳其名必极，林云铭说："出，无心于出；入，无心于入；中，亦无心于中，三者俱得，则名极而实当矣。"宣颖说："可称至人。"极，达到极至。

㉑畏涂，成《疏》："路有劫贼，险难可畏。"宣颖说："险阻之路。""畏涂"后面的"者"为特殊指示代词，代人。畏涂者，即惧怕路途不安全的人。涂，通途，路途。

㉒十杀一人，成《疏》："十人同行，一人被杀。"按：这是一种假设或听闻。不一定指同行的十人中一人被杀，而是指从那儿路过的十人中一人被杀。

㉓盛，《广雅》："多也。"这里的"盛"是使动用法。盛卒徒，意即"使人马增多"，"增多人马"。

㉔知，通智，聪明。

㉕所取畏者，郭《注》成《疏》无解。《浅注》说："自取危险的事。"按：《浅注》说不可取。苏舆说："取，即最字。"马其昶说："取，当读最。"《阙误》引江南古藏本"取"亦作"最"。又，所，疑当训"可"。（训见王引之《经传释词》）所取畏者，即最可畏者。

㉖衽（rèn认）席，《释文》："郑注《礼记》云：卧席也。"这里指色欲的事。

㉗为之戒，用同《养生主》"怵然为戒"的"为戒"。为（wèi），介词。之，这，指代色欲饮食的事。戒，警惕。

㉘过，罪过，过错。

【译文】

田开之谒见周威公。威公说："我听说祝肾在学养生之道，先生您跟祝肾交游，也从他那里听到什么吗？"

田开之说："开之我只是干些洒扫庭除的事，又能从老师那里

听到什么呢？”

威公说：“田公不必谦虚，我很想听听这方面的事。”

开之说：“我听到老师这样说过：善于养生的人，就象放牧羊群一样，要看准那后头的羊甩鞭子。”

威公说：“这话怎么说呢？”

田开之说：“鲁国有单豹这么个人，他倚着山岩住，以清水为饮料，不和人民共利害，活到七十了却还有婴儿那种容颜；可不幸遇到一只饿虎，饿虎咬死了他，把他吃了。有张毅这么个人，大家小户，无不〔必恭必敬〕奔趋以礼，可年才四十却患有内热病，终于死去了。单豹能养全自己的内心却被老虎吃掉了他的形体。张毅能养全自己的外形，却被病魔攻占了内心，这两个人，都是不能克服自己的不足的人。”

孔子说：“不要深入而潜藏下去，不要突出而显扬开来。要〔出于无心，〕象枯枝一样立在二者的中间。要是这三点都能做到，那名声就必定能达到至极了。害怕路途不安全的人，〔要是过往的行人，〕十个人有一个人被杀了，父子兄弟便互相警戒，一定要多集人马然后才敢出门，这样，不也就够聪明了吗？然而人最可怕的，是在枕席之上，饮食之间，却不知为了这些而警惕起来，这是过错啊！”

祝宗人元端以临牢筴①，说彘曰②：“汝奚恶死？吾将三月犧汝③，十日戒，三日齐，藉白茅④，加女肩尻乎雕俎之上⑤，则汝为之乎⑥？”为彘谋⑦，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错之牢筴之中⑧，自为谋，则苟生有轩冕之尊⑩，死得于腞楯之上，聚偻之中则为之⑪。为彘谋则去之，自为谋则取之⑫，所异彘者何也⑬？

【注释】

①祝宗人，成《疏》：“祝，祝史也，如今太宰六祝官也。”按：《书·舜

典》“咨伯，汝作秩宗。”《注》：“主郊庙之官，叙鬼神尊卑，故曰秩宗。周礼谓之宗伯，又曰祝宗。”可见祝宗人就是掌管祭祀的官。元端，成《疏》：“衣冠。”按：元又作玄，黑色。《论语·先进》“端章甫，愿为小相焉。”杨伯峻先生注：“端，古代礼服之名；章甫，古代礼帽之名。”是“玄端”为古代的一种黑色的礼服。又“玄端”在这里用如动词，意即“穿上黑色的礼服。”临，来到。牢筴（cè策），猪圈。

②彘（zhì至），猪。

③豢（huàn奂），《阙误》引张君房本“豢”亦作“豢”。豢养。

④藉白茅，成《疏》：“藉神坐以白茅。”按：成说欠妥。《说文》：“席，藉也。”马叙伦说：藉借为席。《在宥篇》作“席白茅”。席白茅，意即以白茅为席。详见《在宥篇》注。

⑤加，《增韵》：“施也，著也。”亦即放置。尻（kāo考阴）股部。肩尻，犹言胳膊胯子。乎，同“于”，介词，相当于“在。”雕，雕饰。俎，盛肉用的祭器。

⑥为（wéi韦），动词，做，干。之，这，指代上文所说的作法。

⑦为（wèi味），介词，替，给。下文“自为谋”的“为”同。谋，考虑，着想。

⑧食，同饲，喂。后面省略了宾语“之”。错，借为措，安置。

⑨自为谋，替人自身考虑。“自”为宾语，例宜前置。

⑩苟，假如，只要。轩，士大夫坐的车子。冕，士大夫的帽子。生有轩冕之尊，成《疏》：“生时乘轩戴冕之尊。”之，指示代词，犹言“那种。”尊，尊贵。

⑪ 腞（zhuàn篆）楯（shǔn盾），聚偻，《释文》引司马彪说：“腞犹篆也，楯犹案也，聚偻，器名也，今冢圹中注为之。一说，聚偻，棺椁也。一说：聚当为菆，偻当为篓，谓殡于菆塗篓翣之中。”王念孙说：“腞读为辁，谓载柩车也。楯读为輴，亦谓载柩车也。聚偻，谓柩车饰也。众饰所聚，故曰聚偻；亦以其形中高而四下，故言偻也。《吕氏春秋·节丧篇》偻翣以督之，其字亦作偻。《释文》所引或说，以偻为篓翣字是也。余说皆失之。”陈寿昌说与王基本同。译文从王说。

⑫去，抛弃。之，指代白茅雕俎。下“之”指代生时轩冕之尊，死后腞楯，聚偻之荣。

⑬所异句，宣颖说：“谋生何以不同于谋彘？今诘世人。” 按《阙误》引潜夫本“所”上有“其”字。所用同“所以”，相当于“……的原因”。异，不

同、后面省略了介词“于”。

【译文】

主管祭祀的人穿上黑色的礼服来到猪圈旁，对猪说：“你干吗厌恶死？我准备饲养你三个月，〔然后〕戒十天，斋三天，以白茅为席，再把你的胳膊胯子放在雕饰的祭器上面，你愿做到这些吗？”替猪考虑，认为〔这样做，〕就还不如拿糟糠喂养它，把它安置在猪圈当中。替自己打算，却只要在生时有乘轩戴冕那种尊贵，死了以后能放在灵车之上，花团锦簇的棺椁之中，也就〔乐意〕为之了。替猪打算就抛弃了〔白茅雕俎〕那一套，替自己着想却又贪取〔轩冕灵车〕这一些，究其所以不异于猪的原因是什么呢？

桓公田于泽①，管仲御，见鬼焉②。公抚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见③？”对曰：“臣无所见。”

公反④，诶诒为病⑤数日不出。齐士有皇子告敖者曰⑥：“公则自伤，鬼恶能伤公⑦？夫忿滀之气⑧，散而不反，则为不足⑨；上而不下，则使人善怒⑩；下而不上，则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当心，则为病⑪。”

桓公曰：“然则有鬼乎？”

曰：“有。沈有履⑫，灶有髻⑬。户内之烦壤⑭，雷霆处之⑮；东北方之下者，倍阿鲑蠪跃之⑯；西北方之下者，则泆阳处之⑰。水有罔象⑱，丘有峷⑲，山有夔⑳，野有彷徨㉑，泽有委蛇㉒。”

公曰：“请问，委蛇之状何如㉓？”

皇子曰：“委蛇，其大如毂㉔，其长如辕㉕，紫衣而朱冠㉖。其为物也，恶闻雷车之声，则捧其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㉗。”

桓公辴然而笑曰㉘：“此寡人之所见者也。”于是正衣冠

而与之坐㉙，不终日而不知病之去也㉚。

【注释】

①桓公，即齐桓公，春秋时的霸主之一。田，也作畋，打猎。泽，沼泽。

②见鬼，省略了主语“桓公”。

③仲父，桓公对管仲的尊称。御，驾车。

④反，通返。

⑤诶（xī希）诒（yí夷），司马彪说：“懈倦貌。”李颐说：“诶诒，失魂魄也。”成《疏》：“诶诒，是懈怠之容，亦是烦闷之貌。”按：诶诒一词，说法不一。各家注本，有的说是状貌词，有的说是象声词。大概因为桓公见“鬼”受惊，心怀恐惧，精神失常，以致染成疾病，这样对“诶诒”一语，人们便有各种理解。译文权从李颐，宣颖，王敔以及近人胡远濬等人的说法，解作“丢魂失魄。”

⑥皇子告敖，司马彪说：“皇，姓；告敖，字：齐之贤士也。”成《疏》：“姓皇子，字告敖。”俞樾据《广韵》，以为“皇子”为复姓。

⑦则，用同“乃”。（训见《词诠》）。恶能，怎么能。

⑧忿滀（xù畜），李颐说：“忿，满也。滀，结聚也。”成《疏》：“夫人忿怒则滀聚邪气。”按：李训“忿”作“满”，“满”为“懑”之省。懑：“《说文》，烦也”。忿滀之气，即郁结之气。

⑨散而两句，李颐说：“精神有逆，则阴阳结于内，魂魄散于外，故曰不足。”成《疏》：“精魂离散，不归于身，则心虚弊犯神，道不足也。”按：二说均非。从上下文看，“散而不反”的是“忿滀之气，”而不是“魂魄”、“精魄”。“不足”的也是上文所说的“气”，不是所谓“道”。下文所说的“上而不下”，“下而不上”，“不上不下”，“中身当心”的都是指“气”言。

⑩上、下，均用作动词，“上”即上升，“下”即下降。善怒，容易发怒。

⑪中身句，成《疏》：“夫心病，五藏之主，神灵之宅，故气当身心则为病。”林希逸说：“病在身之中而当其心，今人所谓中管之病也。”

⑫沈有履，《释文》：“司马本作沈有漏，云：沈，水污泥也。漏，神名。”俞樾说：“司马云：沈，水污泥也。则当与‘水有罔象’等句相次，不当与‘灶有髻’相次也。‘沈’当为‘煁’。‘煁’从甚声。‘沈’从冘声，两音相近。《诗·荡》‘其命匪谌’，《说文·心部》引作‘天命匪忱’；《棠棣篇》‘和乐且湛，’《礼记·中庸篇》引作‘和乐且耽’；并其证也。‘煁’之通作‘沈’，犹‘谌’

之通作‘忱’，‘湛’之通作‘耽’矣。《白华篇》‘卬烘于煁’，《毛传》曰：‘煁，灶也。’是煁灶同类，故以‘湛有履，灶有髻’并言之耳。”译文从俞说。

⑬灶有髻，据司马彪说，髻是传说中的灶神。

⑭烦壤，宣颖说：“烦壤，扫除所积之粪。”

⑮雷霆，雷神。为什么说雷神处于这种粪堆中呢？可能是这样：户庭中的粪堆，为各种虫类麕集之所。冬天，虫类潜藏蛰伏着；待到春天，地温升高，气候转暖了，便又爬出来活动。而春天，雷雨多。古人以为春天的蛰虫的复苏是由于雷霆的惊动，所以至今农历中还有“惊蛰”这一节气。而又以为雷霆是神，它便居处在虫类繁生的粪堆里。

⑯倍阿鲑（wā挖）蠪（lóng隆），司马彪说：“倍阿，神名也。鲑蠪，状如小儿，长一尺四寸，黑衣赤帻大冠，带剑持戟。”马叙伦说：“倍阿即蜥蜴，鲑蠪即蛤蟆。蜥蜴能变化，蛤蟆能升天吐雾，故以为神耳。”“跃之”的“之”和下文的“处之”的“之”都为指示代词，充当补语，前面省略了介词“于”。跃之，意即在那里跳跃；处之，意即在那里居处。

⑰泆（yì意）阳，《释文》：“神名也。”

⑱罔象，《释文》：“司马本作无伤，水神名。”

⑲㟥（shēn辛），宣颖说：“丘神。”

⑳夔（kuí葵），司马彪说：“状如鼓而一足。”并见《秋水》篇注。宣颖说：“山神。”

㉑彷徨，亦作方皇。宣颖说：“野神。”

㉒委蛇：林希逸说：“大泽中之神名也。”

㉓请问句，宣颖说：“公所在者在泽，故独问委蛇也。”

㉔毂（gǔ古），车轮上的轴承。

㉕辕，车前驾牲畜的部分。

㉖紫衣，朱冠，均为名词性词组，这里用如动词，意即穿着紫色的衣裳，戴着红色的帽子。

㉗殆，近，“见之者殆乎霸”一句，是皇子投桓公之所好而说的。

㉘辴（zhěn枕）然，大笑貌。

㉙正，使动用法。正衣冠，意即“使衣冠端正”，“整顿衣冠”。

㉚不终日，不到一天。之，用于主谓语之间，变句子为词组，无实义。也，用同“矣”，表已然。

【译文】

齐桓公在沼泽中打猎，管仲驾车。〔桓公〕看见了鬼。桓公抚摸着管仲的手，说：“仲父见到什么？”管仲回答说：“我没有看见什么。”

桓公回去后，就精神失常，以致生病，好几天没有出门。齐国的士人中有皇子告敖这么个人便说：“您只是自己忧伤，鬼怎么能伤害您呢？那郁结的气，要是扩散出去而不返回，就会亏虚不足；心要是上升而不下降，便会使人动怒；要是下降而不上升，便会使人健忘；要是不上升也不下降，处在身体的心坎当中，就会染成疾病。”

桓公说：“既然这样，那么真有鬼吗？”

皇子说：“有。炉有履鬼，灶有髻神。门庭里堆积着的粪土，雷神就居处在那里，东北方向以下的地方，倍阿神鲑蠪神在那里跳跃着；西北方向以下的地方，泆阳神便住在那里。水里有罔象神，丘陵有峷神，山上有夔神，田野有彷徨神，沼泽有委蛇神。”

桓公说：“请问，委蛇的形状是怎么的？”

皇子说：“委蛇，它有轴承那么大，车辕那么长，穿着紫色的衣裳，戴着红色的帽子。这种神物，最怕听雷霆车马的声音，〔要是听到这类声音，〕便捧着头站起来。见到它的人，大概会称霸。”

桓公大声地笑了，说：“这便是我所见到的神哩。”于是整顿好衣冠跟他坐在一起，不到一天工夫竟不知病已消除了。

纪渻子为王养斗鸡①。

十日而问：“鸡已乎②？”曰：“未也，方虚憍而恃气③。”

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嚮景④。”

十日又问，曰：“未也，犹疾视而盛气⑤。”

十日又问，曰：“几矣⑥。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⑦，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⑧，异鸡无敢应者，反走矣⑨。”

【注释】

①纪渻（shěng省）子，人名，姓纪，名渻子。为（wei味），替，给，介词。王，司马彪说："齐王也。"《列子·黄帝篇》说是周宣王。译文从司马说。斗鸡，成《疏》："为齐王养鸡，拟斗也。"杨伯峻先生说："《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季郈之鸡斗，季氏介其鸡，郈氏为之金距。《吕氏春秋·去宥篇》《淮南子·人间训》同有此文。古之斗鸡，犹今之斗蟋蟀也。"（见杨先生撰《列子集释》）

②鸡已乎，成《疏》："堪斗乎？"按：《列子·黄帝篇》作"鸡可斗已乎"，意义较明确。

③虚憍：《译文》："李云：高也。司马云：高仰头也。"按：憍，成玄英《疏》训作"骄矜"。《列子·黄帝篇》作"骄"。"憍"盖可通"骄"。虚憍，犹今语装腔作势。恃气，恁意气用事。

④嚮，通响（響）。景，通影。应响影，李颐说："应响鸣，顾影行。"林云铭说："闻鸡之声见鸡之形，应之也。"

⑤疾视而盛气，成《疏》："顾视疾速，意气强盛，心神尚动，故未堪也。"按：成说欠妥。疾，同嫉，嫉视，犹言怒目仇视。盛气，犹言怒气冲冲。《战国策·赵策》"太后盛气而胥之，"其意同。上文"犹应响影"，是说听别的鸡的声音，看到别的鸡的影子还在行动上有所反应，这里是说，虽然无行动上的反应，但感情上还是抑止不住，还存在着好斗的心里。卢重玄解《列子·黄帝篇》说："疾视盛气者，机心未忘也。"颇得其旨。

⑥几（ji讥）矣，犹言差不多了。

⑦无变，无所变动，意即无动于中。

⑧德全，宣颖说："精神凝寂。"《列子·黄帝篇》张湛《注》："至全者更不似血气之类。"

⑨反走，回身便跑。

【译文】

纪渻子替齐王饲养斗鸡。

过了十天，齐王便问："鸡可以斗了吗？"渻子说："不行，它还正在装腔作势，凭意气用事。"

过了十天王又问；渻子说："不行。它对别的鸡的声音和形影还有所反应。"

十天后，王又问，渻子说："不行，它还怒目仇视，怒气冲冲的。

十天以后，又问，渻子说："差不多了。别的鸡虽有鸣叫的，它已经无动于中了，望着它就象木鸡一样，它的德性完备了。〔见了它，〕别的鸡没有敢应战的，回过身便跑了。"

孔子观于吕梁①，县水三十仞②，流沫四十里③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④。见一丈夫游之⑤，以为有苦而欲死也⑥，使弟子并流而拯之⑦。数百步而出⑧，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⑨。

孔子从而问焉⑩，曰："吾以子为鬼，察则人也⑪。请问，蹈水有道乎⑫？"

曰："亡⑬，吾无道。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⑭。与齐俱入⑮与汩偕出⑯，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⑰。此吾所以蹈之也。

孔子曰："何谓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

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注释】

①吕梁，郦道元《水经注》："泗水过吕梁南，水上有石梁，谓之吕梁。"在今江苏铜山县东南吕梁洪。

②县，通悬。悬水，极言水流高陡，水从上直泻下来，象悬挂着的一样。仞，古时八尺为仞。

③流沫，急流溅沫。四十里，刘文典说："《御览》五八、三九五、九三二引并作'流沫三十里'，《列子·黄帝篇》同。'四'疑'三'之讹也。"按：《文选》谢灵运《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诗》《注》引《列子》"三十"作"四十"。《说符·杂言篇》同。这里说的"三十""四十"，疑均非实数。而从表达

效果上说，上句说“三十仞”，下句说“四十里”，字面不重复，读起来也抑扬有致，译文仍旧。

④鼋（yuán元），鳖的一种。鼍（tuó驼），形状象鱼而有脚，鳄鱼的一种。

⑤丈夫：古时对男子的称呼。游之，在那里游着。之，指示代词，相当于“那里”。

⑥以为有苦而欲死，成《疏》“谓之遭溺而困苦。”王先谦说：“有忧患而自沈。”按：王说疑欠妥，上文说“见一丈夫游之，”如果是想投水而死的人，怎么能“游”？因为是“想死”，甚至挣扎都不大可能。译文从成说。有，疑当训“囿”。囿，从有得声，《集韵》：囿，有，音义并同。欲，时间副词，将要。

⑦并，《列子·黄帝篇》殷敬顺《释文》说：“并音傍。《史记》《汉书》傍海，傍河皆作并。”林云铭说：“并流，傍流而救之也。”马叙伦说：“《说苑·杂言篇》有此文，‘流’作‘崖’，‘拯’作‘也’。此下有‘丈夫不以错意’一句。盖既是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则孔子弟子亦不能游矣，故傍崖而止其游。丈夫不以错意，仍游且数百步而出，故孔子问其有道否。”译文仍依原文，从林说。马说姑存。拯，拯救。

⑧数百步，指孔子弟子而言。出，从水里出来，指丈夫。《浅注》说：“出，游出水面。”疑欠妥。前文说“游之”，后文说“蹈水”，都不是没入水中。

⑨被，通披。行歌，且行且歌。游，刘文典说：“既出水不得复言‘游’。‘游’当为‘遊’，涉上‘游’字而误也。《御览》三九五引正作‘遊’。”译文从刘说。塘下。宣颖说“堤岸亦名塘。此堤岸下也。”

⑩从而问焉，成《疏》：“从而问之。”按：实际上“焉”为兼词，相当于“于之”。古汉语中如说“问某”，一般都说“问于某，”这在庄文中也经常见到。惟这种话在现代汉语中照例不用介词了。

⑪察，仔细看。

⑫蹈，成玄英训“履”。履，践，蹈。蹈水现在江南有些地方叫“踩水”。踩水跟潜水不一样。后者人身没入水中，而前者肩部甚至上身大部露在水面。道，道术。

⑬亡，同无，没有。

⑭故，张湛说：“故犹素也。”林希逸说：“本然也。”性，张湛说：“顺性之理，则物莫之逆也。”成《疏》：“长大游于水中，习而成性也。”命，殷敬顺说：“契守神道也。”林希逸说：“自然之理也。”按：故，本然之词，

又作"固"（训见王引之《经传释词》)。性，指习性，犹今生物学上所说的习得性。命,自然而然。从始到长到成的过程，即由本然到习然直到自然的过程。

⑮齐，司马彪说："回水如磨齐也。"宣颖说："水漩入处似脐。"王念孙说："人脐居腹之中，故谓之脐。脐者，齐也。"按：宣、王说是。脐，《韵会》："通作齐。"《左传·庄公六年》："若不早图，后而噬齐，其及图之乎？"《注》："齐脐同。"至于司马所说"回水如磨齐也。"段玉裁说，皆"脐"字引申假借之义。这一句《列子·黄帝篇》作"与齎俱入。"殷敬顺《释文》说："齎"亦作"齐"。

⑯汩（gǔ古），司马彪说："涌波也。"郭《注》："回伏而涌出者，汩也。"

⑰从水句，郭《注》："任水而不任己。"成《疏》："随顺于水，委质从流，不使私情辄怀违拒。"

【译文】

孔子到吕梁游览。那儿悬泉瀑布好几十丈，飞流溅沫大几十里，简直是鼋鼍鱼鳖都不能游的地方。只见一个男子在那里游着，孔子以为是陷身在急流之中将要淹死了。于是，打发徒弟们傍着水流去设法救他.〔可是〕走了几百步，〔那人又从水里〕出来了，披着头发，边走边唱在堤岸下边散荡着。孔子便跟上去问他，说："我还以为你是鬼神，过细一看原来是人哩。请问蹈水也有秘诀吗？"

〔那人〕说："没有，我没有什么秘诀。我只是开始于本然，遂长于习然，成功于自然。跟漩涡一起卷进去，跟涌流一道翻出来，〔一举一动〕顺着水的路子去做而不以自己的意愿为是，这就是我的蹈水的办法。"

孔子说："什么叫做开始于本然，遂长于习然，成功于自然？"

那人便说："我出生于高地而安于高地，就是开始于本然；成长于水中而安于水中，便是遂长于习然；我不知道所以然而然，就是成功于自然。"

梓庆削木为鐻①，鐻成，见者惊犹鬼神②。鲁侯见而问

焉，曰："子何术以为焉③？"

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④，必齐以静心⑤。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⑥；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⑦；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⑧。当是时也，无公朝⑨其巧专而外骨消⑩；然后入山林，观天性⑪；形躯至矣⑫，然后成见鐻⑬，然后加手焉⑭；不然则已⑮。则以天合天⑯，器之疑神者⑰其是与！"

【注释】

①梓庆，李颐说："鲁大匠也。梓，官名；庆，其名也。"俞樾说："《春秋》文襄四年《左传》'匠庆谓季文子。'杜注：'匠庆，鲁大匠。'即此梓庆。"鐻（jù巨），司马彪说："乐器也，似夹钟。"林希逸说："鐻，钟鼓之柎也。是乃筍簴之类，所以悬钟鼓也。筍簴之形，为鸟为兽，刻木为之，极其精巧。《考工记》中可见。"按：林说是。《集韵》也说："鐻同簴，钟鼓之柎也。"簴，亦作虡。《释名》：所以悬鼓者也，横曰筍，纵曰簴。《广韵》："本作虡，天上神兽，悬钟之木，刻饰为之，因名曰簴。"是鐻即悬挂钟鼓的架子。

②惊犹鬼神，林希逸说："言精绝非人所能为也。"宣颖说："精妙似鬼斧神工"。

③术，道术。以，介词，相当于"凭"，"用"。何术以，介宾倒置，犹言用什么道术。焉，这，指代鐻。

④耗气，宣颖说："气损则心动，心动则神不专，故不敢耗之。耗气，损耗精气。"以"，后面省略了宾语"之"。以之，犹言"因此"。

⑤齐，通斋，斋戒。以下"齐"均同。以，以便。静，形容词使动用法。静心，意即"使心神安静下来。"

⑥而，用同"则"。怀，挂怀，思虑。庆，庆贺；赏，奖赏；爵，爵位；禄，俸禄。这一句是说根本就不敢考虑鐻成之后会得到什么奖赏和名利的事。

⑦非誉，指人们的指责和称赞。巧拙，指工夫的精巧和笨拙。

⑧辄然，《释文》：不动貌。犹言索性地。枝，通肢。

⑨公朝，郭《注》："视公朝若无，则跂慕之心没矣。"宣颖说："忘势，若不为公家削之也。"按：宣颖认为，不敢怀庆赏爵禄，则"忘利"；不敢怀非誉巧拙，则"忘名"；忘四肢形骸，则忘我；无公朝，若不为公家削之，则忘

势。这样，有层有次，颇得其旨。《浅注》说："无公朝，因为斋戒，故不上朝。"疑欠妥。

⑩其巧专，犹言其于巧也专。巧，技巧。专，专心致志。骨，通"滑"，《释文》：本亦作"滑"。滑，淆乱。消，消除，消失。

⑪观天性，林希逸说："观木之性也。"按：天性，指树木的天然生态。《浅注》说：观天性，指"观察自然界鸟兽的神情形状"。下文"形躯至矣"，"则指找到了需要的鸟兽情状。"可备一说。

⑫形躯至矣，宣颖说："木质极合"。王敔说："木之天成适如其形躯。"形躯，指树木的形貌躯干。至，犹言恰到好处。

⑬成见镳，林希逸说："木之形躯，各自成象，皆若见成者。"宣颖说："恍乎一成镳在目。"成，形成，构成。见，通现，现成。这一句指构思而言。

⑭加手焉，对它动手。

⑮然，这样。已，停止动手。林云铭说："若稍有徘徊顾虑于其间，便不能静心矣。"说亦通。

⑯则，用同"即"，犹今人言"即是"。（训见王引之《经传释词》）。以天和天，林希逸说："以我之自然合其物之自然。"按：这一句跟上节游水者"从水之道而不为私"句意同。前"天"指削镳者主观上从木之道而不为私的态度，后"天"指木客观上的自然形态。

⑰疑，通拟，比拟，所以拟神者，比拟于神工的原因。其，揣度副词，犹言"大概"。

【译文】

工匠梓庆刻削木头做钟鼓的架子，架子做成了，见到的人惊叹〔工艺的精巧〕犹如鬼斧神工。鲁侯见到了便问他，说："你是用什么道术做成这架子的？"

工匠回答说："我是个工人，有什么道术可言！尽管如此，在这个方面也有一个法子。我准备做架子了，从来就不敢损耗精气，一定要虔诚斋戒以便让心神纯净。斋戒三天，便不敢考虑〔将来会有什么〕庆赏和爵禄；斋戒五天，就不敢考虑〔人们的〕毁誉和〔手艺的〕巧拙；斋戒了七天，索性忘掉了我还有四肢形体哩。当着这个时候，〔思想上〕连朝廷也没有了，我对于技巧可就专心致志，而一切

外界的淆乱都消除了，然后进入上林，观察树木的天然生态；看到那形貌躯干恰到好处了，然后〔在我的脑子里〕就形成了一种现成的钟架，然后才对它动手，否则就作罢。这便是以我的从顺自然的态度去和树木的自然的形态相合，我做的用器之所以能比拟鬼斧神工的原因，大概就是这样吧！”

东野稷以御见庄公①，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②。庄公以为文弗过也③，使之钩百而反④。

颜阖遇之⑤，入见曰：“稷之马将败⑥。”公密而不应⑦。

少焉⑧果败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

曰：“其马力竭矣⑨而犹求焉，故曰败。”

【注释】

①东野稷：李颐说：“东野，姓；稷，名也。”御，驾车。以御见，以会驾车求见。

②中（zhòng重），动词，合。绳，绳墨。规，圆规。《荀子·劝学篇》“木直中绳，其曲中规。”这里说“中绳”也是指直度，“中规”指圆度。

③文弗过，司马彪说：“谓过织组之文也。”钱大昕说：“《吕氏春秋·适威篇》作‘以为造父弗过也。‘文’盖‘父’之误”。刘文典说：“钱说是也。造父周穆王臣，古称善御，故以为比。《荀子·哀公篇》《韩诗外传》二，《新序·杂事》五，《家语·颜回篇》皆载此事，亦并言‘造父’，《御览》七四六引此文正作‘造父弗过也’，尤其塙证矣。”译文从钱刘说。

④钩百而反，成《疏》：“任马旋回，如钩之曲，百度反之，皆复其迹。”宣颖说：“园驱之如钩、百遍而后反。”译文从宣说。钩，曲尺。反，通返。

⑤颜阖，参见本节注①及《人间世》注。

⑥败，累垮。

⑦密，借为默。见《人间世》注。

⑧少焉，一会儿。

⑨竭，尽。

【译文】

东野稷以会驾车进见庄公，进退往来，直得合乎绳墨；左右旋转，圆得合乎圆规。庄公认为，即使是造父也不能胜过他。于是就使他象钩那样地弯弯曲曲兜转一百遍然后再回。

颜阖入见庄公，说："东野稷的马将会累垮。"庄公默而不应。

一会儿，东野稷的马果然疲累而回。庄公说："你凭什么知道这点？"

〔颜阖〕说："他的马气力已经耗尽了，却还要它奔跑，所以说要垮。"

工倕旋而盖规矩①，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②，故其灵台一而不桎③。忘足，履之适也④；忘要，带之适也⑤；知忘是非，心之适也⑥；不内度，不外从，事会之适也⑦。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⑧。

【注释】

① 倕（chuí垂），传说是唐尧时代的工人，以巧艺著称，已见于《胠箧篇》。旋，林希逸说："以手旋转画而为圆也。"宣颖，林云铭等说亦同。盖，解说不一：（一）如林希逸说："言工倕制器之时，旋转其手，其圆便如盖然，自中规矩。"（二）章炳麟说："盖，借为割。""圆而割矩者，规画圆形，割之成矩，又割矩以成觚。"（三）陶鸿庆说："盖当为盍的借字。《尔雅·释诂》'盍'合'也。"《淮南·主术训》："譬犹方圆之不相盖"，盖亦训合。"（四）宣颖说："盖，犹过也，谓掩过之。但以手运旋，而巧过于规矩，精之至也。"按：宣颖说可从。现在江南广大地区方言，说超过，胜过，则常说"盖过"或"赛过。"如说"盖天下"，"盖全国"，或"赛过诸葛亮"，"赛过猛张飞"，等等。规矩，章炳麟说："《释文》无'规'字。司马本'矩'作'瞿'，云：'瞿，句也。''矩''瞿'皆借为句。"马叙伦说："司马，陆本并无'规'字。盖'规'字读者所以释'旋'者，旁注'旋'下。浅人习于'规矩'连文，因转移于正文'矩'字上耳。'巨''瞿'声皆鱼类，'句''瞿'，音同见纽。"按：从

语法上说，“规矩”可视为偏义复词，只取‘规’义。《浅注》持此说，可从。马说备存。

②指，手指。化，变化。稽，司马彪说：“是与物化之，不以心稽留也。”成玄英训“稽”作“留”。按：从句意考虑，稽似以解作“考究”“计较”较妥。《正韵》：“稽，考也，计也，议也。”《易·系辞》“可稽其类。”《注》“犹考也。”《礼·缁衣》“行必稽其所敝。”《注》：“稽，犹考也，议也。”

③灵台，《庚桑楚》篇郭象注：“灵台，心也。”一，专一。桎，《说文》：“足械也。”徐铉说：“桎之言踬也，踬碍之也。”踬碍，妨碍，阻碍。

④忘足，指忘却了足的长短。屦，鞋子。之，疑当训“则”，相当于“就”“便”。也，当训“矣”，相当于“了”。（均见《经传释词》及《古书虚字集释》。）以下各句的“之”和“也”义同。适，适合。

⑤要，通腰。忘腰，指忘却了腰围的大小。

⑥知忘句，郭《注》：“是非生于不适耳。”成《疏》：“今则知忘是非，故心常适乐也。”

⑦内，指内心。变，变化。外，指外形。从，随从，随从他物。“内”“外”均为名词作状语，意即“在内心方面”“在外形方面。”会，遇。事会，犹言遇事。

⑧始，宣颖说：“知适则其适浅矣，忘适之适斯化矣。”林云铭说：“知有适，尚有所不适；惟忘适之适，方能入于化，自无往而不适矣。”按：关于这两句，宣，林说较其他说于义为长。但其中的某些词语还未能落实妥贴。始，疑当训开始，出发。始乎适，意即从适应出发。者，疑当为特殊指示代词，相当于“……的人。”之，也，训见注〈4〉。

【译文】

工匠倕某用手旋转画圆胜过了圆规，手指跟着器物而变化，却不用思想去考究，计较，所以他的心神专一而不受阻碍。忘却了脚的长短，鞋子便适应了。忘掉了腰围的大小，腰带便适应了。在智慧方面，能忘却是非，心境也就适应了。不在内心方面发生变化，不在外形方面随从他物，遇事便能适应了。从适应出发而未尝不适应的人，要是能忘却了适应就无所不适应了。

有孙休者[1]，踵门而诧子扁庆子曰[2]：“休居乡不见谓不

修，临难不见谓不勇③；然而田原不遇岁④，事君不遇世⑤，宾于乡里⑥，逐于州部⑦，则胡罪乎天哉⑧？休恶遇此命也？”

扁子曰：“子独不闻夫至人之自行邪⑨？忘其肝胆，遗其耳目⑩，芒然彷徨于尘垢之外⑪，逍遥乎无事之业⑫，是谓为而不恃，长而不宰⑬。今汝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⑭。汝得全而形躯⑮，具而九窍⑯。无中道夭於聋盲跛蹇而比于人数⑰，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⑱！子往矣！”

孙子出，扁子入，坐有间⑲，仰天而叹。弟子问曰：“先生何以为叹乎？”

扁子曰：“向者休来，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惊而遂至于惑也。”

弟子曰：“不然。孙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⑳。孙子之所言非邪？先生之所言是邪？彼固惑而来矣，又奚罪焉？”

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鸟止于鲁郊㉑，鲁君说之，为具太牢以饷之，奏九韶以乐之，鸟乃始忧悲眩视，不敢饮食，此之谓以己养养鸟也。若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则平陆而已矣㉒。今休，款启寡闻之民也㉓，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载鼷以车马㉔，乐鴳以钟鼓也㉕。彼又恶能无惊乎哉？”

【注释】

①孙休，姓孙，名休，鲁国人。

②踵门，犹言亲自上门。诧（chà岔），诧异，惊奇。子扁庆子，李颐说，“扁，姓；庆子，字也。”

③休居两句，成《疏》：“我居乡里，不见道我不修饰，临于危难，不见道

我无勇武。”按：成说疑欠妥。从文意看，“两见”并非指“见道”，应作“现”意即显现，显露。谓，犹言认为。修，修养。勇，勇武。

④田原，成《疏》：“营田于平原。”岁，指好年岁。

⑤世，指世道。

⑥宾，通摈，摒弃。于，表被动。下句的“于”同。

⑦逐，驱逐，放逐。州部，指州郡官府。

⑧胡，疑问副词，同何，犹言为什么。下句的“恶”同。罪，名词用如动词，意即“得罪”。乎，同于。

⑨独，反诘副词，难道。夫，指示代词，那。

⑩忘其两句，王先谦说：“堕形体，黜聪明。”

⑪芒然，同茫然，宣颖说：“无知貌。”彷徨，放任自适之意。尘垢，指世俗言。

⑫无事之业，即无所事事的事业。《老子》第六十三章说：“为无为，事无事。”与此意同。这以上四句，已见于《大宗师》篇。

⑬是谓两句，语出《老子》第十章。为而不恃，郭《注》：“率性自为耳，非恃而为之。”长，读zhǎng。长而不宰，郭《注》：“任其自长耳，非宰而长之。”

⑭今汝三句，成《疏》：“汝光饰心智，惊动愚俗；修营身形，显他污秽，昭昭明白，自炫其能，犹如担揭日月而行于世也。”知，通智。饰智，意即夸饰聪明。惊，不及物动词使动用法。惊愚，使愚人受惊。吓唬愚人，明，形容词使动用法。明汙，使污秽的东西彰明昭著。昭昭，十分明亮的样子。揭，举。这三句并见于《山木篇》。

⑮全，完全，使动用法。而，对称代词，你的。下句的“而”同。

⑯具，完备，使动用法。九窍，指眼睛；鼻孔，嘴巴，耳朵，肛门，尿道等器官。

⑰中道，中途。夭，《说文》：“屈也，从大象形。”徐铉说：“夭矫其头颈也，一曰短折也。”是“夭”有屈折，损折之意。于，疑当训“而”。（例见《经传释词》及《古书虚字集释》等书。）又，《浅注》说：“于，借为阏。夭阏，夭折。”说亦通。蹇，（jiǎn检），《说文》：“跛也”。跛蹇，同义复词，即跛脚。聋盲跛蹇，名词用如动词，意即“成为聋盲跛蹇。”比，列。比于人数，列在人的数目中。意即算作人。

⑱何暇，哪有工夫。天之怨，怨天。宾语前置句式。

⑲有间，一会儿。

⑳固，本来。惑，惑乱。

㉑昔者，从前。这以下所述海鸟的故事，已见于《至乐篇》。

㉒委蛇，李颐说："大鸟吞蛇。"司马彪说："委蛇，泥鳝。"俞樾说："委蛇未详何物。李云'大鸟食蛇，'然未闻养鸟者必食之以蛇也。司马云'委蛇，泥鳝'，此亦臆说。今案《至乐篇》云，'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食之以鳝鰍，随行列而止，委蛇而处'。然则此文亦当云'食之以鳝鰍，委蛇而处'，传写有阙文耳。且云'委蛇而处'，方与下句'则平陆而已矣'文气相属，若无'而处'二字，下句便不贯矣。"按：李颐、司马说难以置信。俞说较可取。然"食之"以下增补"鳝鰍"二字，固然于义允当，而"委蛇"下更增"而处"两字，似无必要。"委蛇而处"与下句"则平陆而已矣"，虽说文气相属，但亦十分勉强。"委蛇"似当连下读。"则"当训"于"，（见《古书虚字集释》）。委蛇则平陆，实即"委蛇于平陆。"这样解释，于今本原文只增补"鳝鰍"二字，而文气亦较贯通。

㉓款，同窾，孔窍。《史记·太史公自序》"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汉书·司马迁传》作"款。"《养生主》"导大窾"，意即导向大的孔窍。这里的"窾"同义。启，开。窾启，打开一个孔窍。意谓见识浅。寡闻，听闻少。

㉔鼷（xī），小鼠。以，用，拿。下句的"以"同。

㉕乐，形容词使动用法。鴳，小雀，已见《逍遥游》

【译文】

有孙休这么个人，亲自上门奇怪地问扁庆子先生说："我居处在乡里，要是不露面我就认为说不上有修养；遇到了危难，要是不出头，就认为说不上勇武。尽管这样，但种田不能遇上好的年岁，事君不能遇上好的世道，被乡里所摈弃，为州郡所放逐，为什么竟得罪了老天爷呢？我为什么竟遇上了这样的命运呢？"

扁子说："你难道没有听到过那至人的自我修养吗？他毁弃形体，废黜聪明，茫然无知地自由放任于世俗尘埃之外，逍遥自在于无所事事的事业之中，这就叫做有所为而不自持，居于长而不以主宰者自居。现在你夸饰聪明来使愚昧的人吃惊害怕，修持自身来让污秽的东西彰明昭著，明亮亮地就象揭举着日月在走路一样。是这

样，你能够让你的形体得到保存，让你的九窍得到完备，没有中途折损而成为聋子、瞎子或跛子，从而还算作一个健全的人，也就是幸运的了，又哪里还有工夫来抱怨老天爷哩！你可以走了！”

孙子出去了。扁子走进来，坐了一会儿，便仰天长叹。徒弟们问道：“先生为什么叹气呢？”

扁子说：“刚才孙休来，我拿至人之德告诉了他，我担心他会吃惊以至于胡涂起来。”

徒弟们说：“不会这样。要说孙子所说的是正确的吗，先生所说的是错误的吗，那么错误的本来就不能惑乱正确的。要说孙子所说的是错误的吗，先生所说的是正确的吗，那他本来就是有所疑惑而来哩，又怎么能责罪先生呢？”

扁子说：“不是这样。从前有一只鸟栖落在鲁国的郊外，鲁君很喜欢它，给具办了丰盛的筵席来款待它，奏起了九韶的音乐来供它取乐，可鸟却一开始就忧伤悲苦，眼花缭乱，不敢吃，也不敢喝。这就叫做拿供养自己的办法来供养鸟哩。象那以养鸟的办法来养鸟的人，就应当让它栖息在深林之中，让它浮游于江湖之上，拿鳝鲦一类的食料喂养它，让它在辽阔的原野里，优容自得罢了！现在孙休是一个见识浅，听闻少的角色，我却拿至人之德相告，这就好比用车马来运载鼷鼠，用钟鼓来供斥安取乐，它又怎么能不惊恐呢？”

山　木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①。"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②"。

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③。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④。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⑤？"主人曰："杀不能鸣者。"

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⑥？"

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⑦，故未免乎累⑧。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⑨。无誉无訾，一龙一蛇⑩，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⑪；一上一下，以和为量⑫。浮游乎万物之祖⑬，物物而不物于物⑭，则胡可得而累邪⑮？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⑯。若夫万物之情，人伦之传⑰，则不然。合则离，成则毁⑱，廉则挫⑲，尊则议⑳，有为则亏㉑，贤则谋㉒，不肖则欺㉓，胡可得而必乎哉㉔！悲夫，弟子志之㉕，其唯道德之乡乎㉖！"

【注释】

①无所可用，毫无可用之处。所，特殊指示代词，相当于"……的地方"。

②材，名词用如动词，意为"成材"。不材，不成材。已见《人间世》。终，享尽。

③舍，名词用如动词，作"就舍""就宿"讲。故人，犹言"老朋友"。

④竖子，小伙子，童仆。烹，《释文》："煮也。"王念孙说："此亨读为享，享与饗通。"译文从王说。饗，犹言"款待""招待"。雁，郭庆藩说，即鹅。

⑤奚，疑问代词，作"杀"的前置宾语。奚杀，犹言"杀哪一只"。

⑥处，动词。何，疑问代词作宾语，前置。

⑦似之而非，成《疏》："似道而非真道。"宣颖说："处世亦可谓近似，然而非道也。"按：如成说，则"之"指"道"；如宣颖说，则"之"指"处世"。然"道"与"处世"均不见于前文，"之"怎么能指代这些？似之而非，应即"似是而非"之意。《养生主》"古者谓之遁天之刑"，《天运篇》"谓是采真之游"，两处文例相同，可证"谓之"即是"谓是"。又，《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史记·晋世家》作"犹曰是盗"。并可证"之""是"同义。这里的"似之而非"，就是说"似材而非材"。

⑧累，累害。乎，同"于"，表被动。未免乎累，意即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累害。

⑨乘道德，林希逸说："乘道德者，顺自然也。"

⑩无誉两句，成《疏》："岂复谄情毁誉，惑意龙蛇？"宣颖说："不可得而美恶，不可得而凡圣。"无，无论，不论。誉，赞誉，夸奖。毁，诋毁，斥责。一，或者，时而。龙、蛇，这里均用如动词。一龙一蛇，意即时而誉之为龙，时而贬之为蛇。

⑪无肯专为，成《疏》："何肯偏滞而专为一物也？"

⑫一上两句，俞樾说："此本作'一下一上，以和为量'，'上'与'量'为韵；今作'一上一下'，失其韵矣。古书往往倒文以协韵，后人不知而误改者甚多。《秋水篇》'无东无西，始于玄冥，反于大通'，亦后人所改。《庄子》原本作'无西无东'，与'通'为韵也。"按："一上一下"，宜如俞说作"一下一上"，方能协韵。以和为量，成《疏》："以和同为度量。"

⑬万物之祖，宣颖说："未始有物之先。"

⑭物物句，王先谦说："视外物为世之一物，而我不为外物之所物。"按：王说是。从语法上讲，最前一个"物"，为名词用如动词，意即"以……为物"。物物，即"以外物为物"，"把外物当作世上的一物"。于，介词，表被动。物于物，意即"为外物所物"，"成为外物所驱遣之一物"。

⑮胡，疑问代词，怎么，如何。累，使动用法，后面省略了宾语"之"。累之，使之受累。

⑯法则，马叙伦说："《吕氏春秋》引'法则'作'所法'，当从之。"按："法则"作复音名词，在先秦典籍中似乎少见。依《吕览》则"法则"应为"所法之则"。法，名词用如动词，作"效法""遵循"讲。《浅注》说："法则，规矩。"疑欠妥。

⑰人伦之传，《释文》引司马彪说："事类可传行也。"成《疏》："共俗物传习，则不如前也。"按：二说疑均欠妥。"伦"可训"类"，但并非指"事类"。上句说"万物"，这一句的"人伦"当指"人类"言，才能使上下文句相偶。前面说了，乘道德而浮游，物物而不物于物，则不可得而累，这里转而谈到万物的私情，人类的传习方面来了。

⑱成则毁，《齐物论》说："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氏鼓琴，虽说巧妙，但鼓商则丧角，挥宫则失徵，有成则有亏。这里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⑲廉，圭角，棱角（见《在宥篇》"廉刿雕琢"句注）。挫，郭庆藩说："'挫'当为'剉'，今本作'挫'，后人误改之也。《说文》：'剉，折伤也。'"按：郭说是。《释文》"则挫"作"则剉"。成《疏》亦出"剉伤"字。《浅注》说："廉，穷困。挫，压抑。"似较牵强。

⑳尊则议，俞樾说："'议'当读'俄'。《诗·宾之初筵》：'侧弁之俄。'郑《笺》云：'俄，倾貌。'尊则俄，言嵩高必倾倒也。古书'俄'字，或以'义'为之，亦或以'议'为之。"按：俞说可从。"议"和"俄"古音相同，均属疑母、歌声。二者可互借。如：《后汉书·黄巢传》："皆著黄巾为摽帜，时人谓之'黄巾'，亦名为'蛾贼'。""蛾"即"蚁"的借字。这里则"议"借为"俄"。训"议"为"俄"，为"倾倒"，则"拔高的必致倾倒"，与上文"有棱角的必遭伤折"，文正相偶。

㉑亏，亏损。参见前注⑱。

㉒贤则谋，成《疏》："贤以志高，为人所谋。"

㉓不肖则欺，指被人欺侮。从"合则离"到这里的七句，都是概念上的被动句。

㉔胡可得而必，成《疏》："言上贤与不肖等事，何必为也。"郭嵩焘说："不可必者，莫知祸福生死之所自来也。"按：成说非是。郭说于义为长。然亦欠确切。必，期必，犹言料定，肯定。《韩非子·显学》："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张之强先生解"必"作"肯定"（见张著《古代汉语语法知识》）。同书"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

乎”句中的“必”，亦宜训“肯定”。《史记·淮阴侯列传》：“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误矣。”“必”即“肯定”、“料定”。这里的“胡可得而必”，意即“吉凶祸福怎么能料得定呢？”

㉕志，通“誌”，记住。

㉖其唯道德之乡，成《疏》：“言能用中平之理，其为道德之乡也。”宣颖说：“唯道德则材与不材之迹俱化，超然万物之外，累何自至耶？呜乎！斯乡也，农黄以后，其不再见矣乎！”按：二说均非。《释文》：“乡，亦音许亮反。”乡，通“嚮”。唯道德之嚮，与“唯道德是嚮”一样，意即“唯嚮道德”。“道德”为“嚮”的前置宾语。之，指示代词，复指前置宾语。唯，范围副词，意为“只有”。“其唯道德之嚮”句，承前文，意即“要能祛凶免祸恐怕只有归向自然无为吧！”《浅注》说：这一句是说：“只有天道无为的境界才是最美好的。”亦恐欠妥。

【译文】

庄子在山林里走着，看见一棵大树，枝叶很茂盛，而伐木的人只在它的旁边歇歇脚，却并不去砍伐它。庄子问这当中的原因，伐木的人说：“没有可用之处。”庄子说：“〔看来，〕这棵树便是因为不成材，所以才能享尽天然的寿数哩。”

庄子从山里出来以后，在一位老朋友家里就宿。老朋友很高兴，吩咐童仆杀只鹅来款待庄子。童仆请示主人，说：“其中有一只能叫，有一只不能叫，请问杀哪一只呢？”主人说：“杀那只不能叫的。”

第二天，学生问庄子道：“昨日山中的树木，因为不成材，所以能享尽它的天年；今天主人的鹅却因为不成材而死去。〔假如遇到这两种情况，〕老师将处于何种态度？”

庄子曰：“我将处于成材与不成材之间。但成材与不成材之间，实际是象是成材却又不成材，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累害。若是能顺其自然而浮游于世，那就不会是这样。〔那种顺应自然的人，〕无论你是赞扬还是斥责，时而把他誉之为龙，或者贬之为蛇，〔他都不在乎，〕一切都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决不肯偏滞于某一个方

面。他或上或下，总是以和同万物为量度，让自己能在未始有物之先的那混冥境界中放荡浮游；他能主宰万物，决不为外物所役使。是这样，那怎么可能使他受到累害呢？这就是神农黄帝所遵循的法则啊。象那万物的私情，人类的传习，却不是这样。有聚合就有离散，有成功就有毁坏，露棱角的必然遭伤折，拔高的就势必倾倒，有所作为就会有所亏损，贤能就会遭暗算，不肖就受人欺负〔是这样，自身的遭际如何，〕怎么可以料得定呢？真是可悲啊！弟子们记住，〔免祸之法，〕恐怕也只有归向自然吧！”

市南宜僚见鲁侯①，鲁侯有忧色。市南子曰："君有忧色，何也？"

鲁侯曰："吾学先王之道，修先君之业；吾敬鬼尊贤，无须臾离居②；然不免于患，吾是以忧。"

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术浅矣；夫丰狐文豹③，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也；虽饥渴隐约④，犹旦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⑤，定也；然且不免于网罗机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为之灾也。今鲁国独非君之皮邪⑥？吾愿君刳形去皮⑦，洒心去欲⑧，而游无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曰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⑩，知作而不知藏⑪，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⑫，猖狂妄行⑫，乃蹈乎大方⑭；其生可乐，其死可葬⑮。吾愿君去国捐俗⑯，与道相辅而行。"

君曰："彼其道远而险，又有江山，我无舟车⑰，奈何？"

市南子曰："君无形倨，无留居⑱，以为君车⑲。"

君曰："彼其道幽远而无人，吾谁与为邻⑳？吾无粮，我无食，安得而至焉㉑？"

市南子曰："少君之费，寡君之欲㉒，虽无粮而乃足㉓。

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㉔。送君者皆自崖而反㉕，君自此远矣㉖。故有人者累，见有于人者忧㉗。故尧非有人，非见有于人也㉘。吾愿去君之累，除君之忧，而独与道游于大莫之国㉙。方舟而济于河㉚，有虚船来触舟，虽有惼心之人不怒㉛；有一人在其上，则呼张歙之㉜，一呼而不闻，再呼而不闻，于是三呼邪，则必以恶声随之㉝。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虚而今也实。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㉞！

【注释】

①市南宜僚，司马彪说："熊宜僚，居市南，因以为号也。"《释文》说："《左传》云，市南有熊宜僚，楚人也。"

②无须臾离居，俞樾说："崔譔本无'离'字，当从之。无须臾居者，无须臾止也。'止'与上句'行'字相对成义，学者不达'居'字之旨，而习于《中庸》'不可须臾离'之文，遂妄加'离'字，失之矣。"按：关于这一句，成《疏》："离，散也。居，安居也。"则"不可须臾离散安居"，殊不可解。"离"当依俞说，据崔譔本，视为衍文。居，疑有"闲居""安居"之意。《孝经》："仲尼居。"《释文》引王《注》："居，闲居也。"《荀子·正论》："居则设张容负依而坐。"《注》："居，安居也。"是其证。俞训"居"为"止"，义亦可通。《浅注》说："离居，离于居，离开所处的境界（指先王之道与先君之道）。"似较牵强。

③丰，司马彪说："大也。"按：这里举狐豹为例，意在说明皮之为灾，而人们所取于狐皮的，主要是它的毛纤细而厚实，可以保暖，而不是它的大。因此，这里的"丰"，似以解作"丰满""丰美"较妥。文，同"纹"，指毛色斑烂。

④隐约，王先谦说："潜藏也。"

⑤旦，苏舆说：当作"且"。世德堂本亦作"且"。胥疏，《释文》引司马彪说："胥，须也。疏，菜也。"又引李颐说："胥，相也，谓相望疏草也。"郭嵩焘说："今案江湖之上，舟车之所辏也，廛闬之所都也，丰狐文豹，未尝求食江湖之上，故曰定。胥疏，疏也，言足迹所未经也。"郭庆藩说："胥

疏二字，古通用，胥即疏也。”按：二郭说可从。胥疏，均属鱼部，为迭韵联绵词。《应帝王篇》“胥易技系”句，《释文》说：“胥，如字。司马云：疏也。”是司马彪也认为“胥”“疏”同义。疏，宣颖说：“远也。”今“疏远”实为同义复音词。又，《说文》：“稀，疏也。”汉刘章《种田歌》：“深耕溉种，豆苗欲疏。”也有的本子“疏”作“稀”。《浅注》说：“胥疏，犹趑趄，瞻顾而行的样子。”恐与文意不符。

⑥独，反诘副词，相当于“难道”。

⑦刳（kū枯），《说文》：“判也。”《汉书·王莽传》：“与巧屠共刳剥之。”《注》：“刳，剖也。”刳形去皮，郭《注》：“欲令无其身，忘其国，而任其自化也。”

⑧洒，《释文》：“本亦作‘洗’。”洒心，犹今语“革面洗心。”

⑨建国之国，宣颖说：“寓言立德。”

⑩其民两句，《老子》第十九章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其意盖同。

⑪知作而不知藏，成《疏》：“作，谓耕作也。藏，谓藏贮也。”按：这里的“藏”疑有《礼记·礼运篇》“藏于己”之意。

⑫适，宜。将，行。

⑬猖狂妄行，成《疏》：“猖狂，无心也。妄行，混迹也。”

⑭蹈乎大方，阮毓崧说：“履乎坦途，入于大道也。”

⑮其生两句，郭《注》：“言可终始处之。”

⑯捐，弃。去国捐俗，意即离开国土，抛弃俗物。

⑰彼其三句，宣颖说：“寓言道德高远难至，而又无进造之资也。”

⑱无形两句，司马彪说：“无倨傲其形，无留安其居。”阮毓崧说：“无自以为是，无溺于所安。”

⑲以，介词，后面省略了宾语“之”。之，指示代词，这。

⑳谁与为邻，即“与谁为邻。谁，疑问代词，为“与”的前置宾语。

㉑焉，兼词，有“于是”“到那里”之意。

㉒“少”与“寡”，均为形容词使动用法。

㉓虽无粮而乃足，郭《注》：“所谓知足则无所不足也。”按：《老子》第四十六章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这一句承上文，是说，如能少费寡欲，那就即使无粮也无所不足。

㉔崖，边际。穷，终。

㉕送君句，郭《注》：“君欲绝，则民反守其分。”宣颖说：“人弗能相

及也。”二说均可通。

㉖君自此远矣，郭《注》：“超然独立于万物之上也。”

㉗有人者累，郭《注》：“有人者，有之以为己私也。”林希逸说：“有人者，以我而役物也。”见有于人，郭《注》：“为人所役也。”见……于……，表被动。

㉘故尧两句，郭《注》：“虽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万物而不与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己，斯非见有于人也。”

㉙莫，《释文》：“无也。”大莫之国，林希逸说：“冲漠太虚之地，即无人之野，建德之国也。”

㉚方，《说文》：“併船也。”方舟，两船相并。

㉛惼（biǒn扁），《尔雅》：“急也。”惼心，谓心胸偏急。

㉜张歙（xī隙），《释文》：“张，开也。歙，敛也。”呼张歙之，林希逸说：“呼其人使之张歙之。张，撑开也。歙，敛退也。”吴汝纶说：“《淮南子·诠言训》注云：操舟楫者，谓近岸为歙，远岸为张也。”

㉝恶声，叫骂声，恶言恶语。

㉞虚己，成《疏》：“无心也。”这两句，林希逸说：“盖言我无心则与物自无忤，游于斯世而虚其心，又何患害之有？”

【译文】

市南宜僚去见鲁侯，鲁侯面带愁容。市南子问道：“您面带愁容，为什么呢？”

鲁侯说：“我学习先王的学说，从事先君的事业；敬奉鬼神，尊重贤能，事事都身体力行，没有片刻闲居；尽管如此，却还是不能免除祸患，我为这担忧。”

宜僚子说：“您的去灾免祸的方法太浅陋了。那皮毛丰美的狐狸和毛色斑烂的豹子，栖居在山林之中，潜伏在岩穴里面，这也算是僻静啊。夜里出来活动，白天就呆着不动，这也算有所戒备啊。即使饥渴难忍，潜藏难受，也总得远离于江湖之上去寻找食物，这也算是够安稳了啊。尽管如此，可还是免不了要遭受罗网机辟的祸患。这样做有什么过错呢？是它们的毛皮给它们带来了灾祸哩。现在鲁国难

道不就是您的毛皮吗？我希望您能刳开形体，去掉毛皮，革面洗心，摒除私欲，到那杳无人烟的旷野去遨游。南越有个地方，名叫建德之国。那儿的人民愚昧而纯朴，很少有私心，很少有欲望。他们只知道耕作而不知私藏，给予别人却不要求回报。他们也不知道义宜于何处，不知礼仪行于何方。他们事事随心所欲，任意而行，但人人都能走上坦途，入于大道。他们的生是可乐的，他们的死也无遗憾。我希望您能离开国土，抛弃俗物，跟大道相辅而行。"

鲁侯说："那儿路途遥远而且险峻，又有山水之隔，我没有车船，怎么办？"

市南子说："不以形体可贵而放不下架子，不因安于高位而迈不开脚步。就可以拿这作为您的车子。"

鲁侯说："那儿道路险远，又没有人，我跟谁为邻呢？我没有粮食，没有吃的，怎么能到达那里呢？"

市南子说："把您的消耗尽量降低，让您的欲望尽量减少，这样，即使您无粮也能满足。您还是渡过江河到海上浮游去。〔那海，〕望它却看不到它的边际，走也到不了它的尽头。送您的人都从岸边返回了，可您从此就更远了，所以，拥有百姓的人总不免受累害，为百姓所有的人就会有忧愁。所以，尧就并不是拥有百姓，也并不是为百姓所有。我希望您能去掉您的这类累害，除去您的这类忧愁，而能独与大道遨游于太虚之境。〔比如说吧，〕两船并行过河，要是有一只空船开过来撞碰了它，即使是心胸偏急的人也不会发怒；如果有一个人在那空船上面，那就呼喊撑过去或去停下来，一次呼喊不听，二次呼喊不听，于是再喊第三次时，那恶言恶语也必定跟着来了。以前不发怒，现在却发怒，就是因为以前船是空的，而现在船上有人了。如果一个人能虚己以游世，那谁个能加害于他呢？"

北宫奢为卫灵公赋敛以为钟①，为坛乎郭门之外②，三月而成上下之县③。

王子庆忌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之设④？"

奢曰："一之间，无敢设也⑤。奢闻之，'既雕既琢，复归于朴⑥。'侗乎其无识⑦，傥乎其怠疑⑧；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来⑨，来者勿禁⑩，往者勿止⑪；从其强梁⑫，随其曲傅⑬，因其自穷⑭，故朝夕赋敛而毫毛不挫⑮，而况有大涂者乎⑯？"

【注释】

①北宫奢，李颐说："卫大夫，居北宫，因以为号。奢，其名也。"赋敛，宣颖说："看下文，则所云赋敛者，似即今募缘之事也。"按：宣颖所说的"募缘"，在解放前江南有些地区叫"化缘"。所谓"化缘"本来也就是募捐，只不过这种募捐是为了某种迷信活动而进行的。钟，乐器名。林希逸说，就是编钟。

②坛，祭坛。成《疏》："言为钟先须设祭所以为坛也。"

③上下之县，司马彪说："八音备为县而声高下。"林希逸说："钟有架，所以县钟也。架有两层，故曰上下县。"宣颖同林说。译文从。

④王子庆忌，《释文》引李颐说："王族也。庆忌，周大夫也。"焉，兼词，问焉，问于他。设，采用，施展。术，方术，方法。何术之设，宾语前置句，犹言"采取何种方法"。

⑤一之两句，郭《注》："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设以益事也。"林希逸说："一，纯一也。循自然之理而始终纯一，无所杂于其间，故曰'一之间'。无敢设，犹言此间别著不得一件也。"马叙伦说："'间'为'耳'之伪。郭象注曰：'泊然抱一耳。'是郭本犹未讹。"如林说，解说牵强费词，译文从马说。

⑥既琢两句，王先谦说："言末俗雕琢之后，宜返于朴，唯诚可以动之。"按：从上下文意看，王说"末俗雕琢之后，宜返于朴"，这是对的；但说唯可动之以"诚"，似欠妥当。下文"侗乎其无识，傥乎其怠疑，……"也并非在"诚"字上用工夫，而是如上文说的，抱一而纯，一切任其自然。

⑦侗（tóng同），《释文》："无知貌。"其，语气副词。

⑧傥（tǎng淌），成《疏》："无虑也。"《天地篇》："失其所谓，傥然不受。"成《疏》："傥是无心之貌。"怠疑，王念孙说："'怠疑'与'佁儗'义近。《说文》：'佁，痴貌。'"

⑨萃乎两句，成《疏》："言物之萃聚，芒然不知，物之去来，亦不迎送。"按：如成《疏》，则"萃乎芒乎"四字应绝句，"其送往而迎来"又作一句。郭庆藩、王先谦等所注各本，也都是这样断句的。这样断句，显然欠妥。上文"侗乎其无识""傥乎其怠疑"，都各自为句，这里的"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来"，与上二句结构相同，并是骈列排比的，它只能被视为一句。由于句读错乱，成《疏》未得其解，王先谦说亦于义未安。萃，《说文》："草貌。"芒，《说文》："草端也。"这话大意是说，我只是视同草木地送往迎来。宣颖说："处世务纷纭如草木之丛植，而无迎送之知。"这就颇得其旨了。往、来，动词作宾语，指"往者""来者"。《浅注》说："萃，聚集。芒，昏昧不明的样子。句谓材料不断地收集，但心里还是没个打算。"疑亦欠妥。

⑩来者勿禁，成《疏》："百姓怀来者未防禁。"按：既为赋敛，对百姓怀来者言"防禁"，似欠妥。禁，《集韵》："劫持也。"可引申为"勉强"。这话是说，来的人，捐多捐少，听其自便，决不勉强。

⑪止，劝止，挽留。

⑫从，读"纵"。强梁，《释文》："多力貌。"林希逸说："去而不顺者。"这里指不愿募捐的人。

⑬曲傅，《释文》："音附。司马云：谓曲附己者随之也。"这一句指愿意募捐的人。

⑭因其自穷，郭嵩焘说："名为赋敛而听民之自致，故曰'因其自穷'。《说文》：'穷，极也'。言殚竭所有以输纳之也。"王先谦说："黾勉自尽者因之。"

⑮毫毛不挫，王先谦说："如未挫人毫毛者。"挫，损伤。毫毛，极言对人损伤之微。

⑯大涂，林云铭说："大道也。奢未必为知道，其行事尚如此，况道德之有于心者乎？"

【译文】

北宫奢替卫灵公募捐来建造编钟，先在城门外筑起了祭坛，然后，三个月就完成了上下两层钟架。

王子庆忌见到了，便问他说："〔工程这么快，〕您到底是采用了什么法术？"

北宫奢说："我只是一任自然罢了，此外，也不敢施用什么法术。

我听说，‘已经雕琢过的东西，就应当返朴归真。’〔在这一过程中，〕我只是懵懵懂懂，一无所晓；侻然无心，如痴如呆；〔人群纷纷扰扰，〕我只是视同草木一样地送往迎来。来的人，〔捐多捐少，〕决不勉强；去的人，〔听其自便，〕概不挽留。强梁不愿的，任他自去；曲意顺从的，随他自来。我完全是任人自觉自愿地尽力而为，所以，我早晚都在募捐，而老百姓毫毛不受损害。〔我不知道，尚能如此，〕何况有崇高道德的人呢！

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①。

大公任往吊之曰②：“子几死乎？”曰：“然。”

“子恶死乎？”曰：“然。”

任曰：“予尝言不死之道③。东海有鸟焉，其名曰意怠④。其为鸟也，翂翂翐翐⑤，而似无能；引援而飞⑥，迫胁而栖⑦；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⑧；食不敢先尝，必取其绪⑨。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⑩，是以免于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⑪。子其意者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⑫，故不免也⑬。昔吾闻之大成之人曰⑭：‘自伐者无功⑮，功成者堕，名成者亏⑯。’孰能去功名而还与众人⑰！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处⑱；纯纯常常⑲，乃比于狂⑳；削迹捐势，不为功名㉑，是故无责于人，人亦无责焉㉒。至人不闻㉓，子何喜哉！”

孔子曰：“善哉！”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㉔，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

【注释】

①围，被围。陈蔡，春秋时国名。关于孔子被围于陈蔡的事，见《论语》

《史记·孔子世家》等书。火、食，均用如动词，意即“生火，煮饭”。

②大，读“太”。《释文》引李颐说：“太公，大夫称。任，其名。”俞樾说：“《广韵·一东》公字注：《世本》有‘大公颖叔’。然则‘大公’乃复姓，非大夫之称。”

③尝，动词，尝试。

④意怠，鸟名。胡远濬说：即玄鸟。马叙伦曰：“‘怠’盖‘悳’之误。下文曰：‘鸟莫知于鷾鸸’，即此鸟也。”

⑤翂（fēn纷）翂翐（zhì秩）翐，解说不一。《释文》：“司马云：翂翂翐翐，舒迟貌。一云：飞不高貌。”段玉裁说：“翂即《说文》䳋字，鸟聚貌。一曰飞貌。”马叙伦说：“以下义推之，鸟聚貌也。《说文》无翐字，疑借为秩。《说文》曰：‘秩，积也。’”译文从马说。

⑥引援，马叙伦说：“双声联绵词。《说文》：‘援，引也。’”按：引，《说文》：“开弓也，从弓，从丨。”引伸有“带领”之意。引援而飞，意即要别的鸟带领着才飞。

⑦迫胁，李颐说：“不敢独栖，迫胁在众鸟中，才足容身而宿，避害之至也。”胡远濬说：“迫近众鸟胁中。”

⑧为，动词，有“充当”“担任”之意。为前，充当前导；为后，担任后卫。

⑨绪，王念孙说：“绪者，余也。言不敢先尝，但取其余也。”

⑩行列不斥，苏舆说：“言为众鸟所容。”马其昶说：“‘而外’属上读，谓其行列不摈斥而外出，人亦不害之也。”按：言“外人卒不得害”，似嫌牵强。“而外”属上句，于义差强。译文从马说。又，林希逸认为这里所说的“意怠”，即巢于人家梁上的燕子。因而说：“引援，群飞也。迫胁而栖，近人而为巢也。进不为前，退不为后，言其往来不争也。绪，弃余也；取虫而食，世所弃余也。不斥，不多也；虽为行列而不如鸟雁为群之多。”又说：外人卒不得害，指“各依人家，外人亦不害之。”林说姑存。

⑪伐、竭，均有被动意。甘井，实指甘泉。《文选》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诗》注引“井”亦作”泉”。

⑫子其三句，已见于《达生篇》，解见前注。

⑬不免，指灾祸言。

⑭大成之人，成《疏》：“即老子也。”盖以老子为道之大成者，所以这样称呼。

⑮自伐者无功，语见《老子》第二十四章。伐，夸伐，夸耀。

⑯功成两句，郭《注》：“恃功名以为己成者，未之尝全。”按：检今本《老子》并没有这两句，只第二章有“功成而不居”，第九章有“功成身退”等语。堕，同“隳”，即“毁”。

⑰还与众人，林希逸说：“返而与众人同也。”奚侗说：“《管子·自心篇》作‘孰能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同。’当据以订补。此以‘堕’‘亏’为韵，‘功’‘同’为韵。”译文从奚说。

⑱道流两句，郭《注》：“彼皆居然自得此行耳，非由名而后处之。”郭嵩焘说：“得，犹德也。《集韵》：‘德，行之得也。’言其道周流乎天下，而不显然以居之；其德之行，亦不藉之为名而以自处。郭象‘居然自得此行，非由名而后处之’，以‘居得行’断句，恐误。”按：郭嵩焘说是。“道流而不明居，德行而不名处”，文正相偶，其义亦明。《释文》以“居得行”三字连文作注，郭庆藩《集释》本依郭《注》及《释文》断句，均非。

⑲纯纯常常，林云铭说：“纯，纯一也；常，平行也。纯一其心，平常其行。”

⑳狂，即猖狂，见《在宥篇》注。

㉑削迹两句，林云铭说：“削迹，杜门扫轨；捐势，不事王侯。如此所以不为功名也。”

㉒责，《说文》：“求也。”焉，兼词，有“于我”之意。

㉓不闻，不求闻达。喜，喜好，及物动词，后面省略了宾语“之”。

㉔衣，名词用如动词，作“穿”讲，这两句犹言“节衣缩食”。

【译文】

孔夫子被困围在陈、蔡之间，七天没有生火做饭。

太公任跑去慰问他，说：“您差些儿丧命了吗？”孔子说：“是这样。”“您厌恶死吗？”孔子说：“是这样。”

太公任说：“〔既然这样，〕我就试谈一下不死的方法。东海有一种鸟，它的名字叫意怠。它作为一种鸟，密集成群，却象没有什么能力一样。它一定要别的鸟带领着才能起飞，要迫近众鸟的胁下才能栖息。前进时不敢充当前导，后退时不敢担任后卫。吃东西不敢先尝，一定要吃剩余的。由于这样，它的同行同列不把它排斥在外，人们也终究不能伤害它，所以能免遭灾祸。直挺的树木先遭砍伐，甘美

的水井先被汲干。您大概想的是装扮出有智慧的样子便能吓唬愚民百姓，美化自己的德行便能显露别人的污浊，因而彰明昭著地就象担着日月在走路一样。所以，您也就难免灾祸了。往日我听得集道之大成的老子说：‘夸耀自己的人决不会有功绩，成就了功业的人必招致毁败，享有声名的会受到损伤。’然而，有谁能够抛弃功和名，退而能和众人一样？一个人，哪怕他的道业周行于天下，也不要以明处自居；他的德行遍行于四海，也不应以声名自处。要保持思想纯一，行为平常，一切就象愚妄无知一样。要能削除形迹，抛弃权势，不为功名。由于这样，我无所求于人，人也无所求于我。最有道德的人是不求闻达的。您为什么却又喜好这些呢？”

孔子说：“好极了！”于是辞绝了他的朋友，遣散了他的学生，逃到山泽之中，穿着朴素无华，吃的是杼栗野果。他走进兽群，兽不乱群；走进鸟行，鸟不乱行。既然鸟兽都不厌恶他了，何况人呢？

孔子问子桑雽曰①：“吾再逐于鲁②，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之间③。吾犯此数患④，亲友益疏，徒友益散，何与？”

子桑雽曰：“子独不闻假人之亡乎⑤？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⑥。或曰：‘为其布与⑦？赤子之布寡矣；为其累与⑧？赤子之累多矣。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属也⑨。’夫以利合者，迫穷祸患害相弃也；以天属者，迫穷祸患害相收也⑩。夫相收之与相弃亦远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⑪；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⑫。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⑬。”

孔子曰：“敬闻命矣⑭！”徐行翔佯而归⑮，绝学捐书，弟子无挹于前⑯，其爱益加进。

异日，桑雽又曰：“舜之将死，真泠禹曰⑰：‘汝戒之

哉！形莫若缘，情莫若率⑱，缘则不离，率则不劳⑲；不离不劳，则不求文以待形⑳；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㉑。’”

【注释】

①子桑雽，《释文》：“雽，音户。本又作雩，音于。李云：桑，姓；雽，其名；隐人也。或云：姓桑雽，名隐。”俞樾说：疑即《大宗师》之子桑户。

②再逐于鲁，指孔子在他的一生中曾两次离开过鲁国。

③伐树四句，见《天运篇》注。

④犯，章炳麟说：“犯”借为“逢”。

⑤独，难道，反诘副词。假，李颐说：国名。孙诒让、吴汝纶说：假，盖为“殷”之误。

⑥林回，司马彪说：殷之逃民之姓名。俞樾说：上文说“假人之亡”，则林回应是假之逃民。“殷”乃“假”之误。按：如果“假”如李颐说，确是国名，则俞樾说为是。如果“假”并非确有其国，则孙、吴说是。译文从俞说。趋，出走，逃跑。

⑦或，无定代词，有人。为，介词，为了，因为。布，《释文》说：“谓货财也。”按：《诗·卫风·氓》：“抱布贸丝。”《注》：“布，幣也。”又，《汉书·食货志》：“布幣十品：大布、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颜师古《注》：“布，亦钱耳。谓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是“布”即古代的钱币。

⑧为其累，指千金之璧言。累，负累。

⑨彼，远指代词，那，指璧。以利合，因利益而结合。此，近指，这，指赤子。以天属，出于天性的联系。

⑩迫，临近，待到。弃，抛弃。收，收容，关照。

⑪醴，甜酒。

⑫两“以”，用同“则”。

⑬彼无两句，郭《注》：“夫无故而自合者，天属也。合不由故，则故不足以离之也。然则有故而合，必有故而离矣。”按：无故以合者，应如郭说，指的是“天属”，而并非指“非天属”者。孔子所说的“亲交”、“徒友”，都是“有故而合”，“非天属”者，因此，“犯此数患”，便尽如鸟兽散。但子桑雽这话只说“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指“天属”者而言，这就是所谓意在言外了。宣颖说：“无故以合”，言“非天属”。恐失之。离，当为使

动用法，使之离。

⑭敬，表敬副词。敬闻命矣，犹言“领教了”。

⑮徐行句，成《疏》：“徐步而归，翱翔闲放，逍遥自得。”马叙伦说：“翔佯，即彷徨也。”按：翔佯，上古音均属阳部，盖为迭韵联绵词。《说文》：“翔，回飞也。”马训“翔佯”为“徬徨”，于义有据。又，子桑雽的一席话虽然说得中肯，对孔子教育很大，但也不可能使孔子听完话以后就“翱翔闲放，逍遥自得”起来，宛如一个得道者一般。马说也较符合情理。

⑯无挹于前，林希逸说：“不拘目前挹拜之礼。”林云铭说：“挹，拱挹也。虚文去而真意留。”宣颖说：“无挹取于前。”按：挹，通揖，指揖让之礼。二林说可从。

⑰真冷，《释文》：“真，司马本作‘直’。冷，或为‘命’，又作‘令’。令，犹教也。”王引之说：“直，当为‘迺’。迺，籀文‘乃’字，隶书作‘迺’。‘迺’形似‘直’，故作‘直’，又讹作‘真’。命与令，古字通。迺令禹者，乃命禹也。”王说是，译文从。

⑱形莫两句，郭《注》：“因形率情，不矫之以利也。”成《疏》：“缘，顺也。形必顺物，情必率中。”按：形，指形体、外表。缘，有“因顺”“依就”之意。“形莫若缘”是庄子待人接物的一个方面。《人间世》说：“形莫若就”，与此义同。

⑲缘则两句，林希逸说：“不离，与道为一也。”按：“缘则不离”一句是承上文“形莫若缘”句而来的。“缘”与“离”都是指物情而言。不离，不离失物情。

⑳不求文以待形，成《疏》：“率性而动，任朴直前，岂复求假文迹而待用饰其形性哉！”宣颖说：“天然真率，何求于礼文以待形。”按：《缮性篇》说：“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今既能缘顺物情而不离失，又能保持纯朴率真的感情而不劳神思，这样，则举止言动无不合乎自然的节文，何必更求礼文以待形呢？

㉑物，指外物。

【译文】

孔子问子桑雽道：“我两次被鲁国驱逐出境，在宋国受到了伐树的侮辱，在卫国被禁止居留，在东周找不到出路，在陈、蔡之间又遭到围困。我遭了这几次灾难以后，亲戚知交日益疏远了，门生朋友日益离散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子桑雽说："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假国人的逃亡吗？林回竟舍弃了价值千金的璧玉，背着个婴儿出逃。有人说："〔你这样做，〕是为了得到那钱财吗？婴儿的价值可少哩。是为了减轻负累吗？婴儿的负累可多哩。你抛弃了千金之璧，背着个婴儿逃跑，究竟为什么呢？"林回说："我和那璧是以利益相结合的，我和这婴儿是出于天性的联系。以利益相结合的，临到穷困祸患的时候，就互相离弃了；出自天性的联系的，临到穷困祸患的时候，就互相关照。互相关照跟互相离弃相比，也就相隔得太远了。而且，君子相交，淡得如同清水；小人相交，甜得宛如甜酒。君子淡泊相处就能相亲，小人甜密相交则易弃绝。那没有缘故而自然而然地结合的，也就没有缘故能使它离散开来。"

孔子说："我领教了！"于是慢慢地，彷徨瞻顾，走回家去，〔然后，决心〕停止了学业，抛弃了书本，弟子们在跟前也不打拱作揖，但是他们的热爱师长的感情却更加深厚了。

有一天，子桑雽说："舜皇帝临死了，便告诫禹说：'你要谨慎啊！形体莫如随顺，感情莫如率真。形体随便了就不致离失物情，感情率真了就不会劳累神思。物情不离失，神思不劳累，就不须再用什么礼文来矫饰自己的形体了。而一个不须礼文来矫饰形体的人，本来也就用不着任何外物哩。"

庄子衣大布而补之①，正緳系履而过魏王②。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③？"

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④，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⑤。王独不见夫腾猿⑥？其得枬梓豫章也⑦，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⑧，虽羿、逢蒙不能眄睨也⑨。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间也⑩，危行侧视⑪，振动悼栗⑫；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⑬，处势不便⑭，未足

以逞其能也。今处昏君乱相之间⑮，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⑯！

【注释】

①大布，司马彪说："粗布也。"成《疏》同。

②縻（xié絜），司马彪说："带也。"郭嵩焘说："带之名縻，别无证据，正带系履，亦不得为惫也。《说文》：'絜，麻一端也。'絜与縻通，言整齐麻之一端，以纳束其履而系之。履无绚，系之以麻，故曰惫。"按：郭说是。絜，《易·说卦》："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礼·大学》："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注》："絜，犹结也，挈也。"是"絜"有整齐扭结之意。郭言整齐麻之一端以系履，就实际情况而言，用零散麻草之类系东西，先要将麻草的基部一端齐好，然后再一扭结，方能系物。麻草不齐，不好系物；齐而不加扭结，也系不牢。因此，这里的"正絜系履"，意即齐好麻草，一扭结就用来系鞋子。《浅注》说："正縻，整理腰带。系履，绑好鞋子。古时候见国君是要整容的。"疑欠妥。正如郭说，以縻为腰带，别无证据。而又以为这里的"正縻系履"是为了"见国君"而"整容"，下文的"惫"是"疲乏、困顿的样子"，这就把魏王见到庄子时的惊问和庄子过访魏王时的穿著割裂开了，显然欠妥。过，过访。魏王，司马彪说："惠王也。"

③之，指示代词，惫，成《疏》："病也。"司马本亦作"病"。按：从下文"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一句来看，则"惫"疑有"潦倒"穷困"之意。既然"士有道德不能行"为"惫"，则《浅注》说的"疲乏，困顿的样子"，显然不能适用于下句。

④弊，通敝，破，烂。

⑤遭，遇。非遭时，不遇时。因为不遇时，所以，士纵然有道德，也不能实行；而这便是潦倒。

⑥独，难道。夫，那，指示代词。腾猿，能攀会蹦的猿猴。

⑦枏（nán南），即楠木。梓，又叫楸。豫章，即樟树。这些都是乔木，长得端直。

⑧揽蔓，成《疏》："犹把捉也。"朱骏声说："蔓"借为"曼"。《说文》："曼，引也。"按："揽"和"曼"两字的意义，析言之，略有区别：揽，把捉；蔓，牵引。浑言之，揽蔓，即"攀援。王长，郭《注》："遭时得地，则申其长技。"成《疏》："犹自得也。"按：郭说似于义未合，成说义亦难明。《释文》："王，司

马本作'往'长，本又作'张'。"往，即"往来"字。张，《说文》："施弓弦也，从弓，长声。"段玉裁说："张弛，本谓弓施弦解弦，引申为凡作辍之称。""张"的引申义有如：《广雅》："施也。"《广韵》："开也。"以此，这里的"王长"，即"往张"。此承上言是说，猿猴攀援着树枝，就能在那当中来来往往，施展自如。又，《释文》说："王，往况反"、"长，丁亮反"。据此，俞樾说："猿得柟梓豫章，则率其属居其上而自为君长也，故曰'王长其间'。"盖"王""长"二字，本为名词，这里用如动词，有"为王""为长"之意。俞说亦可存。

⑨羿（yì意）、逢蒙，古之善射者。《孟子》作"逢蒙"。眄（miǎn免）睨（nì泥），斜视。

⑩柘（zhè这），黄桑。棘，丛生的小枣树。枳（zhǐ止），枳壳树。枸（gǒu苟），枸杞（jǔ举）。这些树木，大都矮小，枝密，刺多，不利攀援。

⑪危，《荀子·解蔽篇》："处一危之。"王先谦《注》："危，谓不自安，戒惧之谓也。"这里的"危行"，意即小心翼翼地行走。侧视，不敢正视，只能侧目而视。

⑫振动悼栗，郭庆藩说："《说文》：'悼，惧也，陈楚谓惧曰悼。'《吕览·论威篇》，'敌人悼惧惮恐'，恐即此振动悼栗之意。"

⑬加急，马叙伦说："急"，借为"埆"。《说文》："埆，坚土也。"加急，意即更加坚固。

⑭处势，王念孙说：古者谓所居之地曰"处势"，或曰"势居"。

⑮上，指君上。相，指臣下。昏上乱相，意即昏庸无道的君上和胡作非为的臣下。

⑯见，表被动。征，征验，证明。也，表肯定；夫，表感叹。

【译文】

庄子穿着破了又补的粗布衣裳，扭了股麻草系着破鞋，过访魏王。魏王说："干吗先生竟会这样潦倒呢？"

庄子说："是贫穷而不是潦倒。读书人有道业有德行却不能实行，这是潦倒；衣衫破了，鞋子穿了，是贫穷而不是潦倒。这就叫做不遇时啊。您难道没有见过那能攀会蹦的猿猴吗？当它找到了楠梓豫章的时候，便能攀援着树枝，在那当中来来往往，舒展自如，即使是后羿逢蒙，也不能眇它一眼。待到它落到了柘棘枳杞等灌木丛中的时

候，那就得小心翼翼地行走，眼睛也不敢正视。这并不是它的筋骨更加僵硬、不柔和灵便了，而是处境不利，不能施展它的技能。现今处在君上昏庸无道、臣下胡作非为的时代，要想不潦倒，怎么可能呢？在这方面，比干被剖心便是明证哩！”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左据槁木，右据槁枝①，而歌猋氏之风②，有其具而无其数③，有其声而无宫角④，木声与人声，犁然有当于人之心⑤。

颜回端拱还目而窥之⑥。仲尼恐其广己而造大也，爱己而造哀也⑦，曰："回，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⑧。无始而非卒也⑨，人与天一也⑩。夫今之歌者其谁乎⑪！"

回曰："敢问无受天损易。"

仲尼曰："饥渴寒暑，穷桎不行⑫，天地之行也，运物之泄也⑬，言与之偕逝之谓也⑭。为人臣者，不敢去之⑮。执臣之道犹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⑯！"

"何谓无受人益难？"

仲尼曰："始用四达⑰，爵禄并至而不穷，物之所利，乃非己也⑱，吾命其在外者也⑲。君子不为盗，贤人不为窃。吾若取之，何哉⑳！故曰，鸟莫知于鷾鸸㉑，目之所不宜处，不给视㉒，虽落其实，弃之而走㉓。其畏人也，而袭诸人间㉔，社稷存焉尔㉕。"

"何谓无始而非卒？"

仲尼曰："化其万物而不知其禅之者㉖，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何谓人与天一邪？"

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㉗。人之不能有天，性也㉘，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㉙！"

【注释】

①据，凭着，倚靠着。击，敲打着。

②猋氏，《释文》："必遥反，古之无为帝王也。"王先谦说："猋氏，即焱氏，已见《天运篇》。"按：据马叙伦检对，涵本、世本"猋"均作"焱"。然则猋氏，即焱氏，亦即有炎氏，神农氏。成玄英说："焱氏，神农也。"

③有其句，成《疏》："木乃八音，虽击而无曲。"宣颖说："有枝击木而无节奏。"译文从宣说。

④宫角，借代宫商角徵羽五音。无宫角，意即不合音律。

⑤犁然，宣颖说："犁然，犹释然，如犁者其土释然也。"马叙伦说："犁，借为栗。《音义》引司马云：'犁然，犹栗然。'《说文》曰：'㮚，木也，其实下垂，故从㮚。'㮚，草木实垂卤卤然。"按：宣说似嫌牵强，马说可从。《说文》栗作㮚。㮚栗，古今字。栗的古文作㮚，或[illegible]、[illegible]。这里的栗然，盖有质朴沉重而清新可听之意。当，恰当，适合。

⑥端拱，即端坐拱手。还，读旋。还目，回目，犹言转过眼去。

⑦仲尼两句，成《疏》："谓言仲尼广己道德而规造大位之心，爱惜己身遭穷而规造哀叹之曲。"林云铭说："造，至也。尊己则至于大，爱己则至于哀，皆有己之累。"按：比较二说，林说为优。《书·盘庚》："其有众咸造勿亵在王庭。"《注》："众皆至王庭无亵慢也。"《礼记·王制》："造乎祢。"《疏》："造，至也。"《释文》引司马彪说："造，诣也。"诣，与"至"义同。这两句大意是说，自我宽解而至于妄自尊大，自我怜惜而至于忧伤沮丧。

⑧天损，自然的损害。人益，人为的好处。《浅注》说："人益，人为所加的，如颜回目前的悲哀。"按："人益"见于下文，颜回的悲哀见于上文。说"人益"即如"颜回目前的悲哀"，恐欠确切。

⑨无始而非卒，郭《注》："于今为始者，于昨为卒，则所谓始者即是卒矣。言变化之无穷。"

⑩人与天一，郭《注》："皆自然。"

⑪今之歌者其谁乎，郭《注》："任其自尔，则歌者非我也。"林云铭说："天与人皆本于自然，任其自尔，则歌者非我也。数语皆言无己之理。"

⑫桎，《说文》："足械也。"引申有"阻碍""困窘"之意。穷桎不行，林云铭说："穷困不通也。"

⑬天地两句，司马彪说："运，动也。"泄，"发也。"成《疏》："夫命终穷塞，道德不行，此犹天地盈虚，四时转变，运动万物，发泄气候也。"林

希逸说："运物，运气也。运物之泄，犹言气数之往来。"按：如司马、成说，"运"训为"动"，句意难明。林说于义为长。运，《韵会》："五运五行，气化流转之名。"《史记·高帝赞》："汉承尧运。"此"运"字即有"运祚""气运"之意。又，《后汉书·公孙瓒传》《注》："天运，犹天命也。"这里的"运"，如解作"命运""气运"或"气数"等义，则均为名词，也与上句"天地"文正相对。又，《德充符》说："仲尼曰：'死生存亡，穷达富贵，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莫能规乎其始者也。"看来，孔子在两个地方说的话，是一个意思。在《德充符篇》说"命之行也"，这里则说"运物之泄也"，"命"与"运物"，都是指的"命运""气数"一类的事。泄，林说由"发泄"引申为"往来"，义可通。马叙伦说："泄，借为'迻'。《说文》：'迻，迁徙也。'"说亦可取。

⑭言，《释文》："我也。"按：《尔雅》："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浅注》说："言，承上'无受天损易'句而言。"说亦可通。与之偕逝，林希逸说："气数之往来，天也。吾亦与之俱行，亦与之俱逝，故曰偕逝。即所谓与时偕行、与时偕极也。"宣颖说："吾惟顺化与之偕往而已。"

⑮为人两句，马叙伦说："为人臣者"上疑有夺文。按：从上下文的联系看，"为人臣者"一语，颇为突然。但仔细揣摩，这以下几句的大意是，为了突出说明天命难逃，先设喻君命，以言如有君命，为人臣者，且不得违，况于天命，如何可违？知其不可违而能泰然顺化，这才可以无损。无受天损，是不容易办到的，但对于一个安贫、知命的人来说，其实也不难。所以又说"易"。

⑯所，特殊指示代词。这里承上文，指代"待天之道"。所以待天，意即用以待命之道。

⑰始用四达，宣颖说：始用，初进也。初进之时，即四达而无不利。"

⑱物之句，林云铭说："外来之利益，非已本有。"

⑲吾命句，宣颖说："是吾气数之命偶有通于外者也。"林云铭说：是吾命有在于外，故使然耳。"按：关于这一句，马叙伦说："其"应作"有"。世德堂本"其"作"有"。郭《注》："人之生也，外有接物之命。"是郭本"其"亦作"有"。但实际从文意考虑，作"其"作"有"义均可通。如作"其"，则宜训"之"。"其""之"互训，《经传释词》及《古书虚字集释》均不乏其例。

⑳君子三句，林云铭说："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岂君子贤人所为？吾乃安然取之何哉？"按：这三句承上文，是说：既然"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其在外者也"，则对于"人益"理应如苏子瞻所说的"苟非吾之所有，虽一

毫而莫取”，否则，便是盗贼的行为，君子贤人是不会去做的，而我却去取，为什么？若，用同“乃”。

㉑知，同“智”。鷾鸸，即燕子。

㉒目之句，《释文》：“言不可止处，目已罗络知之，故弃之。”王先谦说：“见不宜处者，不给于视，即已弃去，不待回翔也。”按：比较二说，王说为优。从语法上说，“宜”用于特殊指示代词“所”的后面，有“意动”之义。所不宜处，意即认为不宜于居处之地。

㉓虽落句，王先谦说：“衔实落地，亦不收取。”实，指口中之食。

㉔袭，成《疏》：“入也。”诸，用同“于”，表处所。人间，承上文，指人的屋舍。《浅注》说：“袭，钻进。诸，之于。”当中的“之”，不知何指。

㉕社稷存焉耳，林云铭说：盖燕舍此别无可安身之地，犹人之社稷镇于此不能他移也。喻人虽知人益之不可受，但不能离此世间耳。故曰‘难’。诸解大谬可笑。”按：“社稷存焉耳”一句，诸解多所分歧。林说有可取之处。但以燕不能不巢于人之堂上，喻人虽知人益之不可受，但不能离此世间，则恐失之允当。盖燕，诚如林说，它畏人而又不能不入于人间，是因为舍此别无安身之地，但人难道知人益之不可受，舍人益就无安身之地吗？人固不能离此世间，但难道就可以因此而认为人不能离人益而生吗？这样说，显然乖离事理，也不符合这里所说的孔子的思想。因此，这里用的是一种反喻。其意盖谓，燕以畏人而袭诸人间，只因为社稷存焉耳。人生斯世，却往往曾燕之不若，既不知人益之不可受，又不知舍人益亦足以安身，所以说“难”。焉，于是，在那里。尔，同“耳”，而已，罢了。《浅注》说：“燕子能保存它的巢穴，如人能保存自己的国家一样。”言外之意即反过来用燕子的故事来说明：“人如能抛弃分外的利益而不取，则能处处避害，亦能保存国家。”如此解说，恐偏离文意太远！

㉖化其句，王先谦说：“天化生万物，日新不穷，而不知其禅代之者。”化，化育，化生。

㉗有人两句，林希逸说：“人者，天所生，故曰：‘有人，天也。’天亦造化为之，故曰：‘有天，亦天也。’”

㉘人之不能有天句，郭《注》：“言自然则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宣颖说：“人或不能全其天，以性分有所加损故也。”

㉙晏然，成《疏》：“安也。”林希逸说：“安时而处顺，以终其身，故曰：‘体逝而终矣。’”胡远濬说：“从其一者言之，人天，天也；从其不一者言之，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尽性以至于命，则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惟静常应而已。”

【译文】

孔子在陈国与蔡国交界之处受困了，七天没有生火煮饭。他右手把着枯树，左手敲着枯树枝，便唱起神农时代的歌谣来。但虽然有打击的乐具却没有节奏，有歌声却没有音律：只是木声和歌声，朴实沉重，清新可听，很切合人们的心情。

颜回端坐拱手，转过眼来望着孔子。孔子唯恐他自我宽解而至于妄自尊大，自我怜惜而至于忧伤沮丧，便说：“回啊，不受自然的损伤倒容易，不受人为的好处却难了。没有哪一个开始不就是结局。人为和自然其实也是一致的。〔懂得了这点，〕那现今的歌唱者又是谁呢？”

颜回说：“请问不受自然的损伤容易是什么意思。”

孔子说：“饥饿干渴，寒冷暑热，穷困不通，这都是天地的运行，气运和万物的流转变化。这就是说，我们只有跟它一道去了。〔比如君命，〕为人臣子的，尚且不得违逆，何况对待天命之道呢？〔但只要顺任自然，也就无所损伤了。〕”

“什么叫做不受人为的好处难呢？”

孔子说：“〔有的人〕一开始被任用就百事亨通，爵位俸禄全都来了，以至于无穷无尽。其实，外物这些好处，并非我自身所有，而是我的命运有在于外的缘故。君子不作强盗，贤人不当小偷，而我却去取它，为什么呢？所以说，鸟没有比燕子更聪明的，对于它所认为不宜于安居的地方，它的眼睛是不屑于置顾的；即使丢落了口中的食物，也舍了便跑。它可害怕人哩，却又飞入人们的屋舍，为的只是它的“社稷”寄存在那里罢了。〔可人们竟然把人益视同社稷，要他不受人益，总是难办的，〕”

“什么叫做没有哪一个开始不是结局呢？”

孔子说：“天地化生万物，变化无穷，而人们却不知道那嬗代的东西是什么，这样，怎么能知道它的开头，怎么能知道它的结局呢？我们也只好谨守正道，听任它罢了！”

"什么叫做人为和自然是一致的呢？"

孔子说："有人为的存在是自然的事；有自然的存在，也是符合自然的。遇到了人为的事而不能保持自然，那是各人的性分决定的，只有圣人才能安然地体顺自然的变化而终身哩。"

庄子游于雕陵之樊①，覩一异鹊自南方来者，翼广七尺，目大运寸②，感周之颡而集于栗林③。庄周曰："此何鸟哉，翼殷不逝④，目大不覩？"蹇裳躩步⑤，执弹而留之⑥。覩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⑦，螳螂执翳而搏之⑧，见得而忘其形⑨；异鹊从而利之⑩，见利而忘其真⑪；庄周怵然曰⑫："噫，物固相累⑬，二类相召也⑭！"捐弹而反走⑮，虞人逐而谇之⑯。

庄周反入⑰，三月不庭⑱。蔺且从而问之⑲："夫子何为顷间甚不庭乎⑳！

庄周曰："吾守形而忘身㉑，观乎浊水而迷于清渊㉒。且吾闻诸夫子曰㉓：'入其俗，从其令㉔，今吾游于雕陵而忘吾身，异鹊感吾颡，游于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为戮，吾所以不庭也㉕。"

【注释】

①雕陵之樊，司马彪说："雕陵，陵名，樊，藩也。"成《疏》："雕陵，栗园名也。"译文从成说。

②运，王念孙说："'运寸'与'七尺'相对为文，'广'为横则'运'为从也。目大运寸，犹言目大径寸也。"

③感，《释文》："李云：感，触也。"成《疏》亦同。集，《说文》："雧，群鸟在木上也。段玉裁《注》：引申为凡聚之称。"这里的"集"当作"栖"，成《疏》"集"亦训"栖"。

④殷，司马彪："大也。"成《疏》同。逝，往，去。翼殷不逝，成《疏》："翼大不能远飞。"

⑤蹇（qian 牵），王念孙说："蹇"与"攓"通。《说文》："攓，抠衣也。"按：蹇，亦作"褰"。《诗·郑风·褰裳》：褰裳涉溱。""褰裳"与这里的"蹇裳"，音义并同，意即撩起衣裳。躩，司马彪说："疾行也。"

⑥弹，弹弓。留之，司马彪说："宿留伺其便也。"

⑦美荫，很好的荫蔽之所。

⑧翳（yi 意），遮蔽。执翳，司马彪说："执草以自翳也"。

⑨见得，见到自己有所得。

⑩利，意动用法。利之，意即"以之为利"，把它作为猎获物。

⑪真，司马彪说："身也。"成《疏》："真，性命也。""意在取利，不觉性命之危，所谓忘真矣。"译文从成说。

⑫怵（chu触），惊惧貌。已见《养生主》。

⑬物固相累，郭《注》："相互利者，恒相为累。"固，原来，本来。相累，互相累害。

⑭二类相召，郭《注》："有欲于物者，物亦有欲之。"召，同"招"，招引。

⑮捐，弃。反，通"返"。

⑯虞人，成《疏》："掌栗园之虞候也。"谇，《释文》："本又作讯，音信，问也。"司马云："以周为盗栗也。"按：谇，《说文》："让也。"《玉篇》："骂也。"以此，林希逸、林云铭诸人训"谇"作"詈"，是有根据的。

⑰反入，郭庆藩《校释》："《阙误》引江南古藏本'入'下有'宫'字。"按："入"下有"宫"字，文意始明。《说文》："宫，室也。。"《仪礼·士昏礼》："母戒女曰：夙夜无违宫事。"《注》："古者贵贱所居，皆得称宫；至秦始皇始定为至尊所居之称。"是"反入宫"，意即返回到家中。

⑱三月不庭，《释文》："一本作三日。司马云：不出坐庭中三月。"王念孙说："如司马说，则'庭'上须加'出'字而其义始明。下文云，'夫子何为顷间甚不庭乎'，若'甚不庭'即为'甚不出庭'，则尤不成语。今按'庭'当读为'逞'，'不逞，不快也；甚不逞，甚不快也。忘吾身，忘吾真，而为虞人所辱，是以不快也。……三月不庭，一本作'三日'，是也。下文言'夫子顷间甚不庭'，若三月之久，不得言'顷间'矣。"按：王说可从。惟"不庭"，司马彪说"不出坐庭中"，成《疏》"不出门庭"，并非如王说"庭"上须加"出"字而其义始明。从语法上说，"庭"为否定副词"不"所修饰，已具有动词性质，有"坐庭"或"出庭"之意。司马、成说不足取，主要是联系下文有"甚不庭"一语，如解作"甚不坐庭"或"甚不出庭"，则不成语。

又，郭庆藩说："《文选》郭景纯《江赋》《注》引司马云：'顷，久也。'谢灵运《入华子洞是麻源第三谷诗》《注》引司马云：'顷，常久也。'"如"顷"可训"久"或"常久"，则"三月不庭"，说亦可通。但司马之所以如此训释，可能仅出于符合"三月"的需要，并无其他依据。故译文仍从王说，"三月"作"三日"。

⑲蔺且，姓蔺，名且，庄子弟子。

⑳夫子，尊称庄周。余见注⑱

㉑吾守句，王先谦说："守物形而忘己身。"

㉒观于句，林云铭说："动与物交，浊水也；静而依览，深渊也：言逐于外而迷其内也。"阮毓崧说："浊水不明，清渊可以借鉴。而乃知物类的不明，不知己嫌之当避，是忘反鉴之道也。"按：这里说的"浊水""清渊"，都是比喻，其含义二说可相互补充，两"于"，均为介词，但意义有别：前者表对向，后者表被动。

㉓夫子，成《疏》："庄周师老聃，故称老子为夫子也。"

㉔入其两句，郭《注》："不违其禁令也"。成《疏》："夫达者同尘入俗，俗有禁令，从而行之。"按："令"本作"俗"，郭庆藩《集释》本依《阙误》引成玄英本及郭象《注》改为"令"。改"俗"为"令"，于义为长。如林希逸、宣颖、林云铭、王先谦等人所注各本，虽然正文仍作"俗"，但训释多作"令"。前注引成《疏》，以为"夫子"指老聃，但这两句并不见于《老子》，可能是由于这种关系，近人如阮毓崧则说："夫子，孔子也。《礼》所谓制从俗也。"胡远濬说："从其俗，即孟子入国问禁之旨。"阮、胡说姑存。

㉕栗林二句，成《疏》："虞人谓我偷栗，是成身之耻辱如此，是故不庭。"按：关于这两句，诸家解说虽多，但多未能具体落实。成说差强。以，成训"谓"可通，但亦可训"以为""认为"。为，动词，相当于"干"或"做"。戮，成训"耻辱"，马叙伦也说："戮，借为'黩'。《说文》：'黩，握持污也。'今通用'辱'字。为辱，为动宾词组。辱，借代羞辱的事。"所以"，介宾倒置，作状语，意即"因此"。这两句大意是说，栗林虞人认为我干了可耻的偷栗的事，我因此不愉快。

【译文】

庄周到雕陵栗园里游玩，看见一只奇异的鹊子从南方飞了来，翅膀有七尺宽，眼睛的直径有寸把长，一碰着了庄周的额头便落在栗树林里了。庄周说："这是什么鸟呢？翅膀大却不能飞远，眼睛大却

不能看物。于是撩起衣裳，赶快走过去，拿起弹弓来窥伺着它。忽然，看见一只蝉正找着了一个很好的荫蔽地方而忘记了自身；可一只螳螂拿树叶作掩护把它捉住了，而螳螂有所得了便忘了形；那奇异的鹊子跟着又逮住了螳螂，可鹊子见到了私利可又忘记了性命。庄周又惊又惧，说道："噫，物类原来就是你我互相累害、彼此互相招引的啊！"丢了弹弓便往回走，而管栗园的人〔以为他偷了栗子，〕又追上来，把他骂了一顿。

庄子回到家中，一连几天都不愉快。蔺且跟随着他，问道："最近些时老师为什么很不愉快呢？"庄周说："我只顾看守着外物的形体，却忘记了自身的安危；看得见混浊的水，却被清渊所迷惑了。而且我从先生那里听到这样说：'既然同尘入俗了，就应当遵从尘俗的禁令。'现在我到雕陵游玩，却忘记了我自身。当异鹊触着我的额角时，我在栗林里游玩，又忘记了性命，以致栗林中管园的人认为我干了可耻的事，我因此很不愉快。"

阳子之宋①，宿于逆旅②。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③。阳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④："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⑤。"

阳子曰："弟子记之：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安往而不爱哉⑥！"

【注释】

①阳子，成《疏》："姓阳，名朱，字子居，秦人也。"按：《释文》引司马彪说："阳子，阳朱也。"说与成同。惟《列子·黄帝篇》作"杨朱"。未知孰是。之，动词，往。

②逆旅，旅舍，客店。

③美，美丽。恶，丑恶。贵、贱，概念上的被动，有"受尊宠""被贱视"的意思。下文"何往而不爱哉"的"爱"，也有被动意。

④小子，犹言小伙计。“逆旅人”与“逆旅小子”疑是两人：前者指旅舍里的主人，后者指另一小伙计。如后者也是指主人，似当称“逆旅人”，而不当称“逆旅小子”。

⑤自美，认为自己美丽。自恶，认为自己丑恶。“美”“恶”本为形容词，这里是意动用法。下文的“自贤”的“贤”用法同。

⑥弟子三句，成《疏》：“夫种德立行而去自贤轻物之心者，何往而不得爱重哉！”这三句《列子·黄帝篇》同。《韩非子·说林上》“之行”作“之心”。奚侗说：审文意当从《韩非子》说。按：奚说是。成玄英《疏》出“之心”字，是成本“行”亦作“心”。今本“心”作“行”，盖如王叔岷说，系涉上文“行”字而误。又，前“行”字疑当读xìng（幸），即“品行”“德行”。

【译文】

阳子到宋国去，在旅舍里就宿。旅舍里的主人有两个小老婆，其中一个很美丽，一个很丑恶。但丑恶的受尊宠，美丽的被贱视。阳子问其中的缘故。旅舍的伙计就回答道：“那个漂亮的自以为漂亮，我却不知道她的漂亮；那个丑恶的自以为丑恶，我却不知道她的丑恶哩。”

阳子说：“弟子们记住，品行善良如果能去掉自以为良善的心理，到哪里而不逗人喜爱呢？”

田 子 方

田子方侍坐于魏文侯①，数称谿工②。

文侯曰："谿工，子之师邪？"

子方曰："非也，无择之里人也；称道数当③，故无择称之。"

文侯曰："然则子无师邪？"

子方曰："有。"

曰："子之师谁邪？"

子方曰："东郭顺子④。"

文侯曰："然则夫子何故未尝称之？"

子方曰："其为人也真，人貌而天虚⑤，缘而葆真⑥，清而容物⑦。物无道，正容以悟之⑧，使人之意也消⑨。无择何足以称之⑩！"

子方出，文侯傥然终日不言⑪，召前立臣而语之曰⑫："远矣，全德之君子⑬！始吾以圣知之言仁义之行为至矣，吾闻子方之师，吾形解而不欲动，口钳而不欲言⑭。吾所学者直土梗耳⑮，夫魏真为我累耳！"

【注释】

①田子方，《释文》引李颐说："魏文侯师也，名无择。"马叙伦认为，《释文》引李说，独得之于《史记·魏世家》，而据《吕氏春秋·举难篇》及《韩诗外传》等书记载，则田子方为文侯之友。"

②数（shuò朔）称，多次称赞。谿工，成《疏》："姓谿，名工，魏之贤人。"

③称道数当，成《疏》："称说言道，频当于理。"

④东郭顺子，成《疏》："居在东郭，因以为氏，名顺子，子方之师也。"

⑤人貌而天虚，郭《注》："虽貌与人同，而独任自然。"俞樾说："郭注以'人貌而天'四字为句，殆失其读也。此当以'人貌而天虚'为句。'人貌''天虚'，相对成义。虚者，孔窍也，故亦训'心'。此云'人貌而天虚'，言其貌则人，其心则天也。"按：俞说是。楚永安在《对文在训诂中的作用》一文中也谈到："此句如按郭象的断句，'人貌而天'这句话的意思不完整，下面两个本来相对称的句子也变得参差不齐了。把'虚'和'缘'连在一起，毫无道理。"郭庆藩《集释》本依郭注，亦以"人貌而天"四字为句，欠妥。因据俞说予以改正。

⑥缘，成《疏》："顺也。"按：《养生主》："缘督以为经。"《释文》引李颐说："缘，顺也。"《山木》："形莫若缘"，郭象训"缘"作"因"。葆，《释文》：本亦作"保"。缘而葆真，意即顺物之情而能保持纯真的本性。

⑦清，指洁身自处。容物，容纳外物。

⑧正，形容词使动用法，正容，意即"使自己的仪容端正"，"端正自己的仪容"，悟，使动用法，悟之，意即"使之悟"。。

⑨意，林希逸说：指不肖之心。宣颖同。

⑩何足以称之，林希逸说："谿工之容，犹可容言；顺子之美，不可容言。故曰：何足以称之。"

⑪傥然，司马彪说："失志貌。"马叙伦说"傥"借为"怅"。

⑫前，方位名词使动用法。前立臣，意即"使立侍之臣向前来"。

⑬全德之君子，指称东郭顺子。

⑭形解两句：成《疏》："今闻子方之师，其道弘博，遂使吾形解散，不能动止，口舌钳闭，无可言语。"

⑮直，《释文》：本亦作"真"。按：作"直"自可通，但下文有"真为我累耳"一句，则这里的"直"作"真"语势更强。土梗，司马彪说："土人也，遭雨则坏。"林云铭说："土梗，犹土苴，言粗迹也。"

【译文】

田子方陪坐在魏文侯的身边，多次称赞谿工。

文侯说："谿工是您的老师吗？"

子方说："不是，是我的同乡人。他的称说言谈往往正确有理，所

以我称赞他。"

文侯说："既然这样，那么您没有老师吗？"

子方说："有。"

〔文侯〕说："您的老师是谁呢？"

子方说："东郭顺子。"

文侯说："那么先生为什么从来没有称赞他呢？"

子方说："他的为人十分纯真，虽然和人们一样的长相，但却有一颗跟自然吻合的心。他既能顺物之情，又能保持住纯真的本性；既能洁身自处，又能容纳外物。遇到了外物不在道理，他能端正自己的仪容来让它幡然悔悟，使人的不肖之心自然消失。〔象这样的人，〕我哪里佩得上称赞他！"

子方出去以后，文侯怅然自失，整天不说话。他把站着的侍臣召上前来，告诉他们说："真是太深远了，这位德行完备的君子。起初我以为圣知的言论，仁义的行为便是最好不过的了，现在我听到了原来还有象子方这样的老师，我的形体仿佛顿时解脱了，动也不想动，嘴巴好象被钳住一样，话也不想说。我学过的东西，真正说来也不过是一点粗迹罢了，魏国真正是我的包袱哩。"

温伯雪子适齐①，舍于鲁②。鲁人有请见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闻中国之君子③，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见也。"

至于齐，反舍于鲁，是人也又请见。温伯雪子曰："往也蕲见我，今也又蕲见我④，是必有以振我也⑤。"

出而见客，入而叹。明日见客，又入而叹。其仆曰："每见之客也必入而叹⑥，何耶？"

曰："吾固告子矣：'中国之民，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⑦。'昔之见我者，进退一成规，一成矩，从容一若龙，

一若虎⑧，其谏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⑨。是以叹也。”

仲尼见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见温伯雪子久矣，见之而不言，何耶？”

仲尼曰：“若夫人者⑩，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⑪。”

【注释】

①温伯雪子，《释文》:“李云：南国贤人也。”成《疏》:“姓温，名伯，字雪子，楚之怀道人也。”

②舍，名词用如动词，意为“就舍”“投宿”。下文“反舍于鲁”的“舍”同。

③中国，指鲁国。

④蕲，通“祈”，求。已见于《养生主》《人间世》等篇。

⑤振，成《疏》:“动也。昔我往齐，求见于我，我今还鲁，复来求见，必当别有所以，故欲感动我来。”按：振，各家训释颇多。宣颖说：“振我，犹言‘起予’。”林云铭说：“振，发也。”王敔说:“振，通拯，谏言救己之失。”高亨先生说:“‘振’宜训‘告’。”实际诸说义均可通。译文从高先生说。

⑥之，指示代词，这。

⑦明乎句，成《疏》:“明于礼义圣迹，而拙于知人心。”按：成训“陋”为“拙”，于义虽可通，然终嫌牵强。马叙伦说:“《弘明集》二引作‘明于礼义而闇于知人心’。”“明”与“闇”文正相对。陆长庚说:“习于末学，而昧于本⋯。”“昧”与“闇”义同。

⑧进退四句，成《疏》:“擎跪揖让，前却方圆，逶迤若龙，盘辟若虎。”孙经世说：“一，犹或也。”（见《经传释词补》）

⑨道，《释文》：音“导”。关于这两句，郭《注》:“礼义之弊，有斯饰也。”成《疏》:“匡谏我也，如子之事父；训导我也，似父之教子。夫远近尊卑，自有情义，既非天性，何事殷勤；是知圣迹之弊，遂有斯矫。”宣颖说：这以上四句，“形容明礼义而不知人心，俱用韵语。”

⑩夫，指示代词，相当于“那”。

⑪目击两句，郭《注》:“目裁往，意已达，无所容其德音也。”宣颖说:“触之而已，知道在其身，何容复着言语。夫子之于雪子，则以真遇真也。”马叙伦说:“击，借为遌。《吕览·精谕篇》高注：击，一作‘解’。古书‘解遌’连

文，双声也。"《说文》："觏，遇见也。" 容，高亨先生说："容"通"庸"，"用"。

【译文】

温伯雪子到齐国去，途中投宿于鲁国。鲁国有人请求会见他，温伯雪子说："不行。我听说中国的君子很懂得礼义，但并不了解人心。我不想会见他。"

到了齐国，回来又在鲁国就宿。这个人又请求会见。温伯雪子说："我去的时候要求见我，现在又要求见我，这肯定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

〔于是〕，他便出来会见客人，〔可会见完了〕回来，又有感慨。第二天，见过客人，回来仍然感慨不已。他的仆人说："每次见到了这位客人，就一定要回来叹息一番，为什么呢？"

雪子说："我本来就告诉过你了：'中国的人很懂得礼义却并不了解人心。' 先前来会见我的人，揖让进退，或成圆，或成方；动容举止，或若龙，或若虎，〔一举一动无不合乎礼法。〕他谏阻我的时候，就象儿子对待父亲一样，开导我的时候，又象父亲对待儿子一般。由于这样，我才感叹起来。"

孔子见到了雪子却不同，一声不吭。子路说："您老很久以来就想会见温伯雪子哩。现在见到了他却又不说话，为什么呢？"孔子说："象那样的人，你的目光接触到了他，便可以看出道体现他的身上，哪里还用得着再费言词呢？"

颜渊问于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①]；夫子奔逸绝尘[②]，而回瞠若乎后矣[③]！"

夫子曰[④]："回，何谓邪？"

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⑤]，夫子趋，亦趋也；夫子辩，亦辩也；夫子驰，亦驰也；夫子言道，回

亦言道也；及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者，夫子不言而信⑥，不比而周⑦，无器而民滔乎前⑧，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

仲尼曰：“恶⑨，可不察与！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⑩。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万物莫不比方⑪。有目有趾者⑫，待是而后成功⑬，是出则存，是入则亡⑭。万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⑮。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尽⑯，效物而动⑰，日夜无隙，而不知其所终⑱，薰然其成形⑲，知命而不能规乎其前⑳，丘以是日徂㉑。

吾终身与汝交一臂而失之㉒，可不哀与！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㉓。彼已尽矣㉔，而女求之以为有，是求马于唐肆也㉕。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㉖。虽然，女奚患焉！虽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㉗。”

【注释】

①步，步行。趋，《释名》：“疾行曰趋。”疾行，用较快的步子行走。

②奔逸绝尘，林希逸说：“奔逸，飞驰也。绝尘，去速而不见其尘也。”宣颖说：“绝尘，则无迹可寻矣。皆以马喻。”按：马奔跑时一般都是尘土飞扬，而当跑得特别快而动作又特别轻巧时则尘土反而少了。故以“绝尘”喻言马奔跑特别快速。又《浅注》说：“人、马快跑时，与后面扬的烟尘相距一段距离，似相间绝，故叫‘绝尘’。”说亦可通。

③瞠（chēng撑），《释文》：“《字林》曰：直视貌。”若，用同“然”（训见刘淇《助字辨略》），形容词尾。乎，同“于”，介词，表处所，相当于“在”。瞠然于后，犹言“在后面干瞪眼。”

④夫子曰，疑当作“仲尼曰”，这一节孔子答话都作“仲尼曰”，这里则说“夫子曰”，疑为传写之误。

⑤前“也”，宣颖说：犹“者”字。按：宣说是。从上下文的联系看，这里颜回说的是就他上面所说的话作出解释和说明。按先秦的语言习惯，这种句子一般应用“……者，……也”来表示。下面的“夫子趋亦趋也”“夫子驰亦驰也”两句中的“也”，也都用同“者”。以此，郭庆藩《集释》本的标点也

应改正，第一句用同“者”的“也”字处宜作逗号（，），在前面不用逗顿。又，这里的“也”，唐写本作“也者”，亦可通，惟“也者”比“者”语气较重。

⑥不言而信，成《疏》：“夫子不言而为人所信。”按：信，威信，本为名词，这里用如动词，作“有威信”讲。

⑦不比而周，王先谦说：“不与人亲比，而情意自然周遍。”按：《论语·为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杨伯峻先生说：“‘周’是以所谓道义来团结人，‘比’则是以暂时共同私害互相巴结。‘比’旧读去声bì。”以此，这里的“不比而周”，意即不用接近巴结也能团结别人。

⑧无器句，《释文》说：“谓无人君之器，而民滔聚其前。”器，成《疏》：“爵位也。”滔，成玄英训“蹈”。按：林希逸、宣颖、林云铭等所注各本，“滔”均作“蹈”。“滔”“蹈”均从“舀”得声，“滔”盖为“蹈”的借字。蹈，《说文》：“践也。”《广雅》：“履也。”《礼·乐记》：“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里的“蹈”，疑有“欣然归往”之意。又，王敔说：“无器而民蹈乎前，谓无成法，民自顺之。”其说可存。

⑨恶，叹词。

⑩哀莫二句，郭《注》：“夫心以死为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哀也。无哀则已，有哀则心死者，乃哀之大也。”林云铭说：“心死，即《齐物论》所谓‘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为大哀’之说也。”人，马叙伦说：“人”读为“身”，“身”本“孕”之初文。古无身体之“身”，“人”即“身”也。

⑪比方，宣颖说：“以日为方向。”马其昶说：“比，顺也。方，道也。谓万物化生皆顺太阳之轨道也。”

⑫有目有趾，马叙伦说：“目”当依《天地篇》作“首”。

⑬是，此，指代日。林希逸说：“必见日而后事可为。待是，待日也。故曰‘待是而后成功’。”

⑭是出两句，林希逸说：“人事之存亡，系日之出入，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

⑮万物三句，宣颖说：“待造化之往来为生死，犹如依日之出入为存亡。”

⑯一受两句，宣颖说：其，指“造化”。按：这两句已见于《齐物论》。在《齐物论》里，“一受其成形”的“其”是指“真君”，亦即“道”，那是十分清楚的。但这里的“其”，如林希逸说，也是指“道”，固可通；但这里既然是孔子的话，则当如宣颖所说，于上句说万物有待指“造化”，这里也以指“造化”更较恰当。而，用同“则”。

⑰效物而动，王先谦说:“物动而我动，乃效之也。”

⑱日夜两句，王先谦说:“日夜代嬗，初无间隙，而不知其终极。”

⑲薰然句，郭《注》:“薰然自成，又奚为哉？”成《疏》:“薰然，自动之貌。”

⑳规，马叙伦说:“规”为“窥”省。

㉑徂，成《疏》:“往也。”日徂，王先谦说:“唯觉日之云逝。”按：日，时间名词用如副词，作状语，有“日日”“每日”之意。王说似欠确切。

㉒交臂失之，郭《注》:“夫变化不可拒而留也，故虽执臂相守而不能令停。”林云铭说:“吾与汝方交臂而道失也。”王先谦说:“虽吾与汝终身相与，不啻把一臂而失之，言其暂也。”按：郭说欠妥，林王说可从。现今成语“失之交臂”，盖源于此。

㉓汝殆句，郭《注》:“著，见也。言汝殆见吾所以见者耳。”林希逸说:“汝但见吾所可见者，而不知有所不可见者，故曰：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林云铭说:“汝以步趋等语求吾。是第见吾之所可见者。”按：“所以”二字，郭象无解，二林释“所以著者”为“所可见者”，其说可通。“以”训“可”之例，古书中并不罕见（见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又，“吾所以著者”一语，《释文》与郭《注》均同，而成玄英《疏》出“吾所见者”四字，宣颖注本从正文中删去“以”字，恐不可信。

㉔彼，指“吾所可见者”。

㉕唐肆，林希逸说:“唐，无壁之屋也。《诗》云：‘中唐有甓。’唐肆，今之过路亭也。货马者，来去不常，止就其肆求之，刻舟求剑之意也。”按：林说疑欠妥。唐肆，司马彪本作“广肆”。马叙伦说：“唐借为㢩。”《说文》：‘㢩，屋㢩㝗也。’《方言》：‘㝗，空也。’‘广’者，字之讹，声亦阳类，或通借也。”《说文》所谓“㢩㝗”，迭韵联绵词，郭《注》亦空貌。是林说“唐”为“无壁之屋”，其意盖同。但如说“唐肆”即“过路亭”，则于义欠妥。肆，成《疏》:“市也”。《诗·大雅》:“肆筵设席。”《注》:“肆者，陈设之意。”《周礼·天官·司市》:“掌以陈肆辨物。”《注》:“肆谓陈设处。”是“肆”盖即古代的集贸市场。古代的集贸市场名“物”，后世名“墟”或“集”。“墟”“集”仅为货物集散之地。其设施非常简陋，一般只一块空地，一些棚子、垛子。平常这里是冷冷清清、空空如也的，休想买到任何东西。要到规定的“开墟”“赶集”的日子，周围一带的人们赶来进行商品交换了，才显得热闹繁荣。这种习俗，我国广大农村至今还沿用。以此，所谓“唐肆”，疑系指空荡荡的

墟场或市集。因前言马，孔子这里便亦以马喻。有关唐肆的解说，除林希逸外，还有一些说法，恐均不可靠。

㉖服，郭《注》："服者，思存之谓也。甚忘，谓过去之速也。言汝去忽然，思之恒欲不及。"宣颖说："吾与汝皆无可执，过去都即成忘。"按：服，林云铭训"佩服"，这里试掺合"思存""佩服"之意，译作"向往"。又，林希逸、阮毓崧等人，训"服"作"行"，其说亦可存。

㉗虽然四句，宣颖说："故吾去，而新吾又来，无顷刻留，亦无顷刻息，则时时有不忘者存焉，虽奔逸绝尘，何必有瞠乎后之虑哉。"

【译文】

颜回问孔子道："先生步行，我也在步行，先生快步走，我也在快步走；先生奔驰，我也在奔驰；先生急速飞驰，连尘土都看不见了，我则只能跟在后面干瞪眼哩！"

孔子说："颜回，这话怎么说呢？"

〔颜回〕说："我说先生步行，我也在步行，就是说先生在说什么，我也跟着说什么；我说先生快步走，我也在快步走，就是说先生在争辩，我也跟着在争辩；我说先生在飞驰，我也在飞驰，就是说先生谈论'道'，我也跟着在谈论'道'；至如我说先生急速飞驰，连尘土都不见了，而我只好跟在后面干瞪眼，说的是先生虽然不说话，却很能享有威信；不用拉拢巴结，却能团结别人；没有爵位，老百姓却能欣然归往于您的面前，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罢了！"

孔子说："唉！既然这样，你还能不明察吗？人没有什么比心死更为可悲的，身死倒是其次。太阳从东方出来，没落于西边。万物无不顺着太阳的方向生长。有头有脚的人，都有待于太阳才能使事情办得成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万物也是这样，都有待〔于造化之往〕而死，有所待〔于造化之来〕而生。我一旦从它那里得到了禀受而成为形体，就不再参与变化而等待着消亡。我也仿效着外物在活动，日夜更代，没有间隙，但又不知道自己的归宿何在。〔随着造化的往来，人都是〕薰然自动地成了形体，但即使是知道天命的人也不能窥见到

自己的前程。由于这个缘故,我也只能随同时日一天天变化推移。〔在这方面〕我跟你一辈子都‘失之交臂’,那不是很可悲吗?〔从你刚才所说的话来看,〕你大概也只是见到了我那可见到的方面。其实,那些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了,而你却把它当作实际存在的东西来寻求,这就是到空虚的集市里找马了。我向往你的很快就过去了,你向往我的也很快就成为过去。但尽管如此,你又何必为这担忧呢?旧我虽然过去了,我还有没有过去的东西存在着。”

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慹然似非人①。孔子便而待之②,少焉见③曰:“丘也眩与,其信然与④?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⑤,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⑥。”

老聃曰:“吾游心于物之初⑦。”

孔子曰:“何谓耶?”

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⑧,尝为汝议乎其将⑨。至阴肃肃,至阳赫赫⑩;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⑪,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⑫,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⑬。消息盈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⑭,而莫见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⑮,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穷⑯。非是也,且孰为之宗⑰!

孔子曰:“请问游是⑱。”

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矣,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

孔子曰:“愿闻其方⑲。”

曰:“草食之兽不疾易薮,水生之虫不疾易水,行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也⑳,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㉑。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㉒。得其所一而同焉㉓,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而

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㉔，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㉕！弃隶者若弃泥涂，知身贵于隶也㉖，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㉗。且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夫孰足以患心㉘！已为道者解乎此㉙。”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犹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脱焉㉚？”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于汋也，无为而才自然矣㉛。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离焉㉜，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㉝！”

孔子出，以告颜回，曰：“丘之于道也，其犹醯鸡与㉞！微夫子之发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㉟。”

【注释】

①方将，复音词，义同“方”，正在。热（zhé折），朱骏声说：“借为‘蛰’。”蛰然，形容凝立不动的样子。非人，不象人样。林希逸说：“犹木偶人。”

②便而待之，章炳麟说：“便，借为‘屏’。《汉书·张敞传》：‘自以便面拊马。’师古注：‘便面，所以障面，盖扇之类也。不欲见人，以此自障面，则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便’‘屏’一声之转，故‘屏’或作‘便’。《说文》：‘屏，屏蔽也。’老聃方披发，不可直入相见，故屏隐于门下而待之。”

③少焉，一会儿。

④眩，眼花瞭乱。信然，确实是这样。

⑤掘，奚侗说：“‘掘’借为‘柮’（duò舵）。”《说文》：“柮，断木也。”王先谦说：“‘掘’同‘倔’。”译文从王说。

⑥物，外物。人，人群。立于独，犹言站在超然独立的境界。

⑦物之初，宣颖说：“物之初，无物之际也。游心于无物之际，遇道之真也。”

⑧困，马叙伦说：“‘困’为‘梱’省。”《说文》：“梱，絭束也。”辟，司马彪说：“卷不开也。”林希逸说：“合也。”

⑨尝，试。将，宣颖说：“且然而未必之义，谦词也。”章炳麟说：“将，声与牄通。《说文》：‘牄，粗略也。’尝为女议乎其将者，试为女说其大剂也，犹《知北游》‘将为女言其崖略’耳。《释言》：‘将，齐也。’郭璞曰：‘谓

分齐也。’分齐即分剂。分赋之曰分剂，言其所剂之度数也。”

⑩肃肃，成《疏》：“阴气寒也。”林希逸说：“严冷之意。”赫赫，成《疏》：“阳气热也。”林希逸说：“辉明之意。”按：“赫赫”与“肃肃”，义正相反，“肃肃”有“严冷”之意，则“赫赫”应依成说，有“炎热”之意。《说文》：“赫，火赤貌，从二赤。”《诗·大雅·桑柔》：“反予来赫。”《传》：“赫，炙也。”

⑪肃肃两句，高亨先生说：“天地”字倒换，应作“肃肃出乎地”，“赫赫发乎天”。

⑫两者交通成和，成《疏》：“阳气下降，阴气上升，二气交通，遂成和合。”按：《老子》第四十二章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两处意义同。

⑬纪，纲纪。林希逸说：“纪者，纲维至张之意也。亦似有物主之而不见其形，故曰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

⑭消息四句，成《疏》：“阴消阳息，夏满冬虚，夜晦昼明，日迁月从，新新不住，故日有所为也。”消息盈虚，已见《秋水篇》。

⑮生有所乎萌，郭《注》：“萌于未聚也。”按：“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两句的词序比较特殊。从句意看，似应为“生乎有所萌，死乎有所归”。所萌，萌生之依据，所归，归往之地方。如或不然，则两“乎”为句中的语助，无实义。

⑯始终句，郭《注》：“所谓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成《疏》：“死生终始，反复往来，即无端绪，谁知穷极！”

⑰是，指代上文“莫见其形”的“纪”。宗：根本，宗本。

⑱请问游是，成《疏》：“游心是道，其术如何？必得游是，复有何功力也？”按：是，指示代词，犹言这种境界。下文的“是”义同。

⑲方，方术，方法。

⑳草食，以草为食，吃草。疾，同“嫉”，忌怕。易，改变。薮，渊薮，草泽。水生，水里生长。大常，基本的生活常规。这几句设喻说明，死生对于人也只是一种小变罢了。

㉑次，李颐说：“中也。”唐写本或作“中”。胸次，即胸中。

㉒天下句，林希逸说：“万物之生皆在天之下，故必听天之所为，岂得以自异？故曰：‘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按：所一，即“所以一”，省略了介词“以”。万物之所以一，意即万物赖以一体化育之所。

㉓同，混同一体。焉，相当于“于之”。“之”，它们，称代万物。

㉔滑（gǔ古），乱。莫之能滑，宾语前置句，意即没有谁个能扰乱它。

㉕丧（Sàng桑去），失。得丧，犹言“得失”。介，成《疏》：“愈不足以介怀也。”宣颖说：“犹际”。按：二说疑均非。所，疑当训“尚”“犹”（“所”

可训“尚”“犹”等义，见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及《中国语文》1981年第一期），副词。《则阳篇》：“史鳝奉御而进，所搏币而扶翼。”《孟子·离娄》：“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淮南子·原道训》：“在身者不知，何远之所能怀？”诸例中的“所”均可训“尚”或“犹”。这里的“所”，含义亦同。介，当可训“小”。《法言》：“升东岳而知众山之峛崺也，况介丘乎？”“介丘”即“小丘”。又，《汉书·元后传》：“遇共王甚厚，不以往事为纤介。”“纤介”即“纤芥”，亦有“小”义。这里的“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意即“何况得丧祸福之尚小乎”。《浅注》说：“意谓在得失祸福的关系上更是若无其事。介，际，关系。”恐失其旨。

㉖隶，《尔雅·释诂》：“臣也。”《汉书·匈奴传》：“易隶以恶。”《注》：“隶，谓附属也。”这里的“隶”疑有“臣属于人”的意思。者，特殊指示代词，指代“臣属于人”的这种差事。泥涂，郭《注》：“知身之贵于隶，故弃之若泥土耳。”“涂”，《广韵》、《集韵》：“泥也。”“涂”与“土”音近义同。

㉗贵在句，郭《注》：“所贵者我也，而我与变俱，故无失也。

㉘患，使动用法，患心，使心受到忧患。

㉙已为句，宣颖说：“惟既履道者知之。”

㉚假，借。至言，指上述老聃说的话。脱，超过。焉，除表语气之外，还有指代作用，相当于“你”。

㉛汋，郭嵩焘说：“汋者，水自然涌出，非若泉之有源，而溪涧之交汇以流行也。《说文》：激，水碍衺疾波也。谓有所碍而衺出疾行，故有声。水之涌出，亦若激而有声。无为而才自然，言无有疏导之者。”才，林希逸说：质也。

㉜物不离焉，万物不能离开他。焉，与上句“孰能脱焉”的“焉”用法同，惟这里的“焉”相当于“他”。

㉝若天四句，成《疏》：“若天高地厚，日月照明，夫何修为？自然而已矣。”按：“高”“厚”“明”等形容词用在这里，均具有使动之意。自高，意即“使自身变高”，“自厚”，意即“使自身长厚”，“自明”，意即“使自身放出光明”。

㉞醯（xi希）鸡，即蠛蠓，罐子里的小飞虫。

㉟微，用于假设句，相当于“没”或“无”。发，开发。覆，覆盖。大全，宣颖说：“天地之大全，即万物之所一也。”

【译文】

孔子去见老聃，老聃才洗完头，正在披着头发等风干，呆呆地站

着象个木偶人。孔子回避于门外等待着，一会儿相见了，便说："是我的眼睛看花了呢，还是真的就是这样呢？刚才先生的形体，倔然直立着，就象一根枯木，似乎是遗弃了外物，离开了人群，置身于独化的境界哩。"

老聃说："我是游心于万物的本初。"

孔子说："这怎么说呢？"

老聃说："我内心困顿而不能有所知，嘴巴封闭而不能说什么〔没有办法，〕试为你说个大概。至阴之气十分寒冷，至阳之气格外炎热，阴气从天上产生，阳气从地上发出，阴阳二气互相沟通融合，然后万物便从此产生。这当中也许有什么给它作为纲纪，但又看不见那种形迹。万物的消长盈亏，时隐时现，日迁月移，每天每天都有所作为，但就是看不见它的功绩。万物的出生都有个萌发的依据，死亡自有个归宿的地方，开始和终结总是在无端无绪的情况下互相反复循环，但就是不知道它的终期。假如不是这纲纪的作用，又有谁是万化的宗本呢？"

孔子说："请问游心于这种境界的情景。"

老聃说："能达到这种境界，便是至美至乐的了。达到至美而游于至乐，便可以称为'至人'。"

孔子说："我想听听这当中的方术如何。"

老聃说："吃草的兽类并不害怕改变草泽，水里生长的小虫并不害怕更换水池，因为这样做只是细小的改变，并没有离失它的基本生活常规，因而喜怒哀乐也就不会进入胸怀。天下是万物赖以共同化育的地方。人如果能懂得自己也是生活在这共同化育的地方并且是和万物混同一体，那么四肢百体便只是尘垢，死生终始将只是旦夕之事，而没有什么能淆乱他，何况得失祸福这种尚为细小的事呢？〔这样的人〕舍弃为人臣属的那种差事，就同抛弃泥土一样，〔因为他〕知道自身要比那种为人臣属的差事还可贵得多。可贵的就在于我自身，而我自身并不因任何变化而有所丧失。况且事物是千变万化的，但却从

来没有止境，那还有什么能够使我的心灵受到忧患？只有得道的人才能理解到这一点。"

孔子说："先生的道德参天配地，却还借用这些至理名言来修心养性。古时候的君子，谁能超过你呢？"

老聃说："不是这样。水，对于自身的流涌，倒是无为而才质自然的。圣人对于自己的德性，也是不用修持的，而万物却不能离开他。这就好象天能让自身变高，地能使自身长厚，日月能使自身放出光明一样，哪里还用得着修养呢？"

孔子出去以后，把这事情告诉颜回说："我对于道的了解，只怕也就象酒罈里面的蠛蠓一样，要不是老聃先生解除了我的蒙蔽，我还不知道天地的全貌呢。"

庄子见鲁哀公。哀公曰："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①。"

庄子曰："鲁少儒。"

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②，何谓少乎。"

庄子曰："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③，知天时；履句屦者④，知地形；缓佩玦者⑤，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为不然，何不号令于国中曰：'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

于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即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

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

【注释】

①庄子见鲁哀公，成《疏》："庄子是六国时人，与魏惠王、齐威王同时，去鲁哀公一百二十年，如此言见鲁哀公者，盖寓言耳。"方，道术，学说

②举，全，范围副词。儒服，名词性词组，这里用如动词，作"穿儒服"讲。下文"儒服"用法同。

③冠，帽子。前“冠”字用如动词，作“戴”讲。圜，同“圆”。履，穿。

④句，马其昶说，“绚，以为履头之装饰。”李颐训“方”，指履形言。按:《太平御览》六九七引“句”作“方”。译文从李说。句屦，意即“方形鞋子”。

⑤缓佩玦，郭庆藩说:“《说文》：缓者，宽绰之意。《晋书》：‘缓带轻裘。’缓带，犹博带也。缓佩玦，言所佩者玦，而系之腰间，宽绰有余也。”陈寿昌说：“缓，五色绦绳，穿玉玦以饰佩者。”按：缓，司马本作“绶”。“绶”即丝带。成《疏》解“缓”与陈同，译文从陈说。缓，这里用如动词，意即“用五色条带系着”。

【译文】

庄子去见鲁哀公。哀公说:“鲁国的儒士很多,却很少有人信奉先生的学说的。”

庄子说：“鲁国的儒士太少了。”

哀公说：“全鲁国都穿儒服，怎么能说少呢？”

庄子说:“我听说,儒士当中戴圆帽子的人知道天时；穿方形鞋子的，懂得地形；腰间用五色丝带系着玉玦的，遇事果断。但我以为，有某种道术的君子不一定要制作某种服装；制作了某种服装的人,不一定懂得某种道术。您本来会认为这种说法不对,那么，何不向国中发出号令,说:‘没有(儒士)这种道术却穿着这种儒服的，处死刑。’”

于是，哀公便发出号召，五天以后，鲁国就没有敢穿儒服的人，只有一个男子汉穿着儒服，站立在公门之前。哀公马上召见他,并向他问及一些国家大事，无论问得怎么千转万变，他都能说个没完。

庄子说:“以鲁国之大,而真正的儒者仅一人罢了,可以说是多吗?”

百里奚爵禄不入于心①。故饭牛而牛肥②,使秦穆公忘其贱，与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于心，故足以动人心③。

【注释】

①百里奚，复姓百里，名奚，春秋时秦国大夫。本是虞国人，虞被晋灭亡

以后，百里奚以五张羊皮的身价卖到秦国，替别人养牛，由于他不慕爵禄，安于贫贱，所以养牛而牛肥。后被秦穆公发现，委以重任。在他的辅助下，秦穆公终于称霸西戎。事见《左传》《孟子》等书。

②饭，同“饲”。

③有虞氏，成《疏》：“有虞，舜也，姓妫氏，字重华，遭后母之难，频被蹎顿，而不以死生经心，至孝有闻，感动天地，于是尧妻以二女，委以万乘，故足以动人也。”

【译文】

百里奚不把爵禄放在心里，所以养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了他的卑贱，把政事交给他。有虞氏不把生死放在心里，所以能感动别人。

宋元君将画图①，众史②皆至，受揖而立③，舐笔和墨，在外者半④。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⑤，受揖不立，因之舍⑥。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赢⑦。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

【注释】

①宋元君，成《疏》：“宋国之君。”详见《外物篇》。

②史，这里指画工。

③受，接受。揖，作揖。古时候行拜见之礼时，臣子先跪拜，然后君主作揖致谢。受揖，接受君王的揖谢。立，古同“位”。《周礼·春官》：“小宗伯掌神位。”《注》：“故书‘位’作‘立’。”郑司农云：“古者‘立’‘位’同字。”位，名词，这里用如动词，作“就位”讲。司马彪说：“受揖而立，受命揖而立也。”恐非。

④在外句，成《疏》：“除其受揖，在外者半．言其趋竞者多。”

⑤儃儃（tǎn坦），李颐说：“舒闲之貌。”趋，快步走。按古礼，臣子见君王要快步向前。不快步向前，说明不拘礼节。

⑥之，动词，往，到。因之舍，随即回到客舍。

⑦般礴，司马彪说：“谓箕坐也。”赢，通“裸”，袒露。

【译文】

宋元君将要绘制图册，诸位画工到了，接受过君王的揖谢之后，便就位，舐着笔，调着墨，准备动手画，可在外面的还有半数。有一位后到的画工，安闲自在，要紧不慢地走着，接受过君王揖谢之后，也不就坐，随即回到客舍去了。宋元君派人去看他，原来他已经解衣裸露，盘着腿在坐着。宋元君说："行啦，这才是真正的画师哩。"

文王观于臧①，见一丈夫钓②，而其钓莫钓；非持其钓有钓者也③，常钓也④。

文王欲举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终而释之，而不忍百姓之无天也⑤。于是旦而属之大夫曰："昔者寡人梦见良人⑥，黑色而髯⑦，乘驳马而偏朱蹄⑧，号曰：'寓而政于臧丈人⑨，庶几乎民有瘳乎⑩！'"

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⑪。"

文王曰："然则卜之。"

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无它⑫，又何卜焉！"

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无更，偏令无出⑬。三年，文王观于国，则列士坏植散群⑭，长官者不成德⑮，斔斛不敢入于四竟⑯。列士坏植散群，则尚同也⑰；长官者不成德，则同务也⑱；斔斛不敢入于四竟，则诸侯无二心也⑲。

文王于是焉以为大师，北面而问曰⑳："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应，泛然而辞㉑，朝令而夜遁，终身无闻㉒。

颜渊问于仲尼曰："文王其犹未邪㉓？又何以梦为乎？"

仲尼曰："默，汝无言㉔！夫文王尽之也㉕，而又何论刺焉㉖，彼特以循斯须也㉗。"

【注释】

①观，巡视。臧，地名，在渭水之滨。

②丈夫，成《疏》："寓言于太公也。"按：丈夫，《释文》：本或作"丈人"其说可从。古代对年老的长者尊称"丈人"，这里虽是寓托太公，但对太公八十而遇文王这一点，作者谅不致疏忽；下文亦迭称"臧丈人"。以此，今本"丈夫"盖为传写之误。

③其钓，王念孙说："其钓""非持其钓"，皆指"钩"言。古人谓钩为钓也。按：王说可从。这两处的"钓"均以解作"钓钩"较妥。莫，否定副词，不。

④常钓，王先谦说："非偶然如此。"意谓经常是这样钓的。又，奚侗说："常"借为"尚"，谓钓之上者。其说可存。

⑤举，推举，可引申为"起用"。授之政，双宾语，意即把政事交给他。终，止。释，放弃，不予起用。无天，成《疏》："失于荫。"林希逸说："言无所主也。"

⑥昔者，郭庆藩说："昔者，夜者也。古谓'夜'为'昔'。或为'昔者'，或为'夜者'，或曰'夕者'。"按："昔"通"夕"，已见《齐物论》。良人，成《疏》："贤良之人。"

⑦黑色，偏正词组，犹言黑黑的肤色。它与今语"黑色"常作一个词看待不同。頿，同"髯"，胡须，本为名词，但这里用作动词，有"长着胡须"之意。

⑧驳，《玉篇》："马色不纯。"驳马，杂色的马。偏朱蹄，李颐说："一蹄偏赤也。"

⑨而，对称代词，你。

⑩庶几句，成《疏》："寄汝国政于臧丈人，慕贤进隐，则民之荒乱病必瘳差矣。"按：《人间世》："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其国有瘳乎！"成《疏》："瘳，愈也。"《说文》："疾病愈也。"有瘳，犹言有得救的希望。详见《人间世》注。

⑪蹴（cù 猝），惊惧貌。先君王也，司马彪说："言先君王神灵之所至。"俞樾说："'先君'下疑夺'命'字。此本作'先君命王也'，故下文曰：'先君之命，王其无他。"按：俞说可从。成《疏》亦解此句作"先君教令于王"。

⑫王其句，司马彪曰："无违令。"王先谦说："可无它疑。"其，语气副词，这里表祈使，它，其它的疑虑。

⑬偏令句，章炳麟说："偏"借为"辩"。《说文》："辩，治也。"马叙伦说："偏"疑借为"扁"。《说文》："扁，署也。""扁"与"典"对文。译文从马说。

⑭列士句，《释文》引司马彪说："植，行列也。散群，言不养徒众也。"一云："植者，疆界头造群屋以待谏者也。"俞樾说："司马两说，并未得'植'字之义。宣二年《左传》：'华元为植。'杜注曰：'植，将主也。'列士必先有主而后得有徒众，故欲散其群，必先坏其植也。"译文从俞说。

⑮不成德，林云铭说："不居功也。"王先谦说："同归于善，不独成其德。"

⑯ 斔（yǔ羽）斛（hù胡），量器名。竟，同"境"。斔斛不敢入于四境，林希逸说："外国之斔斛，大小不同，皆不敢入其境内，则诸侯无不知归也。"

⑰尚同，郭《注》："所谓和其光，同其尘。"意即同心同德。

⑱同务，林希逸说："与众人同事功而不自异也。"意谓群策群力。

⑲无二心，郭《注》："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孙月峰说：以上三句，疑是注语。其说可存。

⑳焉，句中语气词，用同"乎"，已见《秋水篇》。大，读"太"。北面，文王身为君主，师事臧丈人，故北面而问，以表示对师长的尊敬。

㉑昧然，成《疏》："无心荣宠，故泛然而辞，冥意消声，故昧然不应。"阮毓崧说："昧然若无所闻，泛然若不相属。"

㉒朝令两句，成《疏》："吕佐周室，受封于齐，检于史传，竟无逃迹，而云夜遁者，盖庄生之寓言也。"按：既是寓言，即不必全符史实，其所以这样说，盖如阮毓崧说，借以明有心为政者不足与有为耳。

㉓文王其犹未邪，宣颖说："德未足以信人邪？"

㉔默，马叙伦说：借为"谧"。按：《人间世》："密，若无言。"《达生篇》："公密而不应。""默""密"通，均有保持"缄默"或"秘密"之意。

㉕文王尽之也，郭《注》："任诸大夫而不自任，斯尽之也。"

㉖论刺，讥讽，指责。

㉗循，顺。斯须，须臾。郭《注》："斯须者，百姓之情。当悟未悟之顷，故文王循而发之，以合其大情也。"林云铭说："循斯须，循人情于斯须也。"

【译文】

文王到臧地巡视，看见一位老人在钓鱼，但是他的钓钩并不钓鱼，他也不是拿着他的钓钩有心于钓鱼的，但经常这样钓着。

文王想起用他，并且把政事付托给他，却又恐大臣亲族们心里不满，想就此作罢放弃他，却又不忍让老百姓没有庇荫。在这种情况下，

他清晨起来就传话给大夫，说："昨夜我梦见一位贤良的人，黑黑的面宠，长着胡须，骑着一匹杂色的马，马蹄的半边是红的。他大声叫道：'把你的政事寄托给臧丈人，或许老百姓还有得救的希望啊！'"

大夫们吃惊地说："这是先君有令给君王啊。"

文王说："既然这样，那就占卜一下。"

诸大夫说："既然是先君的命令，您可不要有其它的想法，又何必再去行卜呢？"

于是，文王就迎来臧丈人，并且把政权交给他。〔他执政以后，〕典章法令毫无更改，官署的命令也不发出。过了三年，文王到国内视察，只见广大的士人都不立山头，解散了党羽，长官办事不居功，别国的度量衡也不敢进入四境。士人们不立山头，便能同心同德；长官办事不居功，便能群策群力；别国的度量衡不敢进入境内，诸侯就没有二心了。

于是文王拜他为太师，并以在下的身份问："您的政绩可以推行到天下吗？"臧丈人若无所闻地一声不吭，毫不相干地推辞了。早上还在行使政令，晚上便逃之夭夭，一辈子也不留声名在世上。

颜回问孔子道："文王只怕还未能取信于人吧，要不然又为什么要托梦呢？"

孔子说："冷静点，你不必多言！文王在这方面已经很完善了，你又何必对他进行讽刺呢？他这样做，也不过是暂时依顺民情罢了！"

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①，引之盈贯②，措杯水其肘上③，发之，适矢复沓，方矢复寓④，当是时，犹象人也⑤。

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⑥。尝与汝登高山，履危石⑦，临百仞之渊⑧，若能射乎⑨！"

于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⑩，足二分垂其外⑪，揖御寇而进之⑫。御寇伏地，汗流至踵。

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⑬，挥斥八极⑭，神气不变。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⑮，尔于中也殆矣夫⑯！"

【注释】

①列御寇，人名，见《逍遥游》注。伯昏无人，寓托人名，见《德充符篇》。

②引，《说文》："开弓也。"盈，满。贯，《集韵》："古关切，音弯。""贯"亦作"弯"。《史记·伍子胥列传》："伍胥贯弓执矢留使者。""贯弓"即"弯弓"。《史记·陈涉世家》："士不敢贯弓而报怨。"《秦始皇本纪》作"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说文》："弯，拈弓贯矢也。"是引之盈贯，意即把弓弦拉得满满的。

③措，放置。

④适，《释文》："丁历反。"《列子·黄帝篇》"适"正作"镝"。奚侗说："《说文》：'镝，矢锋也。'《尔雅》：'沓，合也。'《诗·秦风》：'方何为期。'郑《笺》：'方今以何时为还期乎'，是'方'有'今'义。发之矢，镝矢复沓，言已发者，镝与矢复相连合。方矢，犹'今矢'，是引而未发之矢。对已发者言，则未发者为今矣；若以先后言，则今矢又为后矢。方矢复寓，言后矢又寓于弦也。《仲尼篇》（《列子》）：'善射能令后镞中前括，发发相及，矢矢相属。前矢造准而无绝落，后矢之括犹衔弦，视之若一焉，'正可移释此文。"按：关于这两句，解说不一，奚说可从。《说文》说："镝，矢锋也。"锋，或作锋。矢锋，即今所谓箭头子。镝矢复沓，指后一枝箭的箭头紧跟前一只箭而相重合，极言发射时动作的神速。

⑤象人，木偶人。

⑥是射两句，成《疏》："言汝虽巧，仍是有心之射，非忘怀无心，不射之射也。"林云铭说："言能以巧用不能以神用。"

⑦履，踏。危石，危悬的石块。

⑧仞，古代的量度单位。七尺为仞。百，成数，非实数，概言其深。

⑨若，对称代词，你。

⑩逡巡，退缩。背逡巡，背对深渊不住退却。

⑪足二分垂其外，林希逸说："三分其足，一分在岸，二分垂于虚处。"

⑫揖，揖请，请求。之，称代列御寇。进，使动用法。进之，让他前进。

⑬上，方位名词用为副词，作状语，意为"往上"。"下"用法同，意为"朝

下”。阌，同窥。潜，郭庆藩说：“测也，与‘窥’之意相近。”马叙伦说：“潜借为覘，声同侵类。说文：‘覘，窥视也。’”

⑭挥斥，郭《注》：“犹纵放也。”八极，八方，指整个宇宙。

⑮怵（chu触）然，恐惧貌，已见《养生主》。恂，《释文》：“谓眩也。”胡远濬说：“恂，读眴，同瞬。”志，疑同“誌”，标志，引申为表征，表现。

⑯汝于句，成《疏》：“汝于射中危殆矣夫！”按：中，《释文》：“如字，精神也。”殆，贾谊《新书》：“志操精果谓之诚，反诚为殆。”

【译文】

列御寇为伯昏无人表演射箭，他把弓弦拉得满满的，把一杯水放在他的手膀上。开始射箭了，发出的箭，后一支的箭头和前一支箭相重合，头一支箭刚发出去，第二支又扣上了弦。当着这个时候，他就象一个木偶人一样。

伯昏无人说：“你这只是有心的射，而不是无心的射。你试跟我登上高山，脚踩危石，面临百仞的深渊，这时候你还能射吗？”

于是无人就登上高山，脚踩着危石，下临百仞深渊，背对深渊往后退却，脚的三分之二悬空着，然后揖请列御寇向前去，御寇伏在地上，冷汗直流到脚跟。

伯昏无人说：“至人，往上能窥望青天，朝下能探视地底，纵横驰骋于四面八方，但神色无丝毫改变。现在你却有胆战心惊、眼花瞭乱这些表现，〔这说明〕你在精神方面还不是至诚纯一的哩！”

肩吾问于孙叔敖曰①：“子三为令尹而不荣华，三去之而无忧色②。吾始也疑子，今视子之鼻间栩栩然，子之用心独奈何③？”

孙叔敖曰：“吾何以过人哉！吾以其来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④，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⑤，而无忧色而已矣，我何以过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

在我邪？亡乎彼⑥。方将踌躇，方将四顾⑦，何暇至乎人贵人贱哉！”

仲尼闻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悦，美人不得滥，盗人不得劫，伏戏黄帝不得友⑧。死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己，况爵禄乎！若然者，其神经乎大山而无介⑨，入乎渊泉而不濡⑩，处卑细而不惫⑪，充满天地，既以与人，己愈有⑫。”

【注释】

①肩吾，人名，楚国的隐士，见《逍遥游》注。孙叔敖，楚国的令尹，即楚庄王时候的令尹子文。

②令尹，春秋时楚国的官职，相当于宰相。“荣华”与“忧色”相对为文，意指“华荣之感”。

③鼻，指鼻息。栩栩，成《疏》：“欢畅貌。”马叙伦说：“‘栩’借为‘歑’。《说文》：‘歑，温吹也。’”鼻间栩栩，林云铭说：“心平而气静也。”

④以，动词，认为，以为。其，这种事情，指代令尹。却，推却。止，使动用法，意即“使之止”。

⑤非我，宣颖说：“外物”得失之非我，意即得失乃身外之物，并不是我。

⑥且不六句，有两种解说，宣颖说：“不知可贵者，在令尹乎？在我乎？若在令尹，与我无与；若在我，与令尹无与。”林云铭说：“彼，指人也。我为令尹，则人不得为令尹；人为令尹，则我自当不为令尹。”按：二说于义均可通，但以下文说：“既以与人，己愈有。”《老子》第八十一章说：“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几句也是就如何处理“人我”关系而言的。译文从后一说。

⑦方将，同义复词。踌躇、四顾，郭《注》：“谓无可无不可。”成《疏》：“踌躇是犹豫自得，四顾是高视八方。”按：成说是。《养生主》有“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两句，其意盖同。

⑧说，读（Shui 税），游说，说服。滥，姚永概说：“《淮南子》：‘美者不得滥’也，高注：‘滥，觎也。’”劫，劫持，劫夺。友，名词用如动词，意为“以为朋友”“结交”。

⑨大，《释文》：音“泰”。按：“大山”与“渊泉”对文，“大”似应读如本字。大山指一般的高大的山，并非指“泰山”。介，《释文》：音“界”。

成《疏》:“碍也。”按:介,又可训“隔”。《左传·昭公二年》:“偪介之关,暴征其私。”《注》:“介,隔也。”

⑩濡,湿。

⑪卑细,指地位卑下微贱。惫,疲困,困苦。

⑫既以句,成《疏》:“不损己为物,故愈有也。”王先谦说:尽以济人,而己愈有也。按:成说不符文意,王说是。《老子》第八十一章说:“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此处庄文,盖本于《老子》。

【译文】

肩吾问孙叔敖道:“您三次当上了令尹可并不感到荣显,三次离开了这职务也没有什么忧色。开始我怀疑你,现在我看你的气息,平和欢畅,你的用心究竟如何?”

孙叔敖说:“我凭什么胜过别人呢?我认为这爵禄的事,来了也不可推却,去了我也不能使它停下来。我不过是认为得失并不是我自身,因而也就没有忧色罢了。我拿什么胜过别人呢?而且我也不知道这爵禄的事究竟是归于别人呢?还是归于我呢?它在别人那里么?那就与我无关;在我这里吗?那就跟别人无关。我正在悠游自得,在高视八方。哪里还有功夫去考虑人的尊贵和卑贱呢?”

孔子听到这件事,就说:古时候的“真人”,智辩之士不能说服他,美人不能偷看他一眼,盗贼不能劫持他,伏羲黄帝不能结交他。死生的事也算很大哩,但于他自己并无影响,何况爵禄呢?若这样的人,他的精神穿过大山可无阻隔,进入深水也不沾湿。虽然处于微贱的地位也并不感到困苦;它充满于天地之间,把一切都给予了别人,而自己却更加充足。

楚王与凡君坐①,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②。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丧吾存③。夫凡之亡不足以丧吾存,则楚之存不足以存存④。由此观之,则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注释】

①楚王，指楚文王。凡，《释文》:“司马云：凡，国名，在汲郡共县。《左传》，凡，周公之后也。隐七年，天王使凡伯来聘。”凡君，成《疏》：“指凡僖侯。”

②凡亡者三，郭《注》:“言有三亡征也。”俞樾说：“言凡亡者三人也。”马叙伦说：“左右言凡之亡者三复也。”按：“三征”“三人”不见于上下文，未知何本。“三复”可通。“三”，古汉语中常表“多”，言凡亡者三，意即反复多次地说凡将灭亡。

③丧吾存，丧失我的存在。

④不足以存存，意说不能保存它的实际存在。

【译文】

楚王和凡君坐在一起，一会儿，楚王的左右大臣反复多次地说凡国将要灭亡。凡君说：“凡国的灭亡，并不能丧失我的存在。既然凡国的灭亡并不能丧失我的存在，那楚国的存在也不足以保存它的实际存在。由这看来，凡国就不曾灭亡，而楚国也不曾存在啊。”

知　北　游

知北游于玄水之上①，登隐弅之丘②，而适遭无为谓焉③。知谓无为谓曰："予欲有问乎若④：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⑤？"三问而无为谓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⑥。

知不得问，反于白水之南⑦，登狐阕之上⑧，而睹狂屈焉⑨。知以之言也问乎狂屈⑩。狂屈曰："唉，余知之，将语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⑪。"

知不得问，反于帝宫，见黄帝而问焉⑫。黄帝曰："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

知问黄帝曰："我与若知之，彼与彼不知也，其孰是邪⑬？"

黄帝曰：彼无为谓真是也，狂屈似之，我与汝终不近也⑭。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⑮。故圣人行不言之教⑯。道不可致⑰，德不可至⑱。仁可为也，义可亏也，礼相伪也⑲。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⑳'。故曰：'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㉑'。今已为物也㉒，欲复归根㉓，不亦难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㉔！

生也死之徒㉕，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㉖，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㉗，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㉘，是其所美者为神奇㉙，其所恶者为腐臭；腐臭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腐臭。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

一㉚。”

知谓黄帝曰:“吾问无为谓，无为谓不应我，非不我应㉛，不知应我也。吾问狂屈，狂屈中欲告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问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

黄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㉜；予与若终不近也，以其知之也。”

狂屈闻之，以黄帝为知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㉝，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㉞。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㉟，观于天地之谓也㊱。

今彼神明至精，与彼百化㊲，物已死生方圆，莫知其根也㊳，扁然而万物，自古以固存㊴。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豪为小，待之成体㊵。天下莫不浮沉，终身不故㊶，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㊷，油然不形而神㊸，万物畜而不知㊹。此之谓本根，可以观于天矣。

【注释】

①知，《释文》:音智。宣颖说:“识也。”寓托人名。北，马叙伦说:“知”下“北”字羡文。按:马说不可取。北，方位名词作状语，意为“向北”，“往北”。玄水，寓托地名。玄，黑色，并寓深渺之意。褚伯秀说:“知北游于玄水，喻多识之士欲求归本原。”

②隐弅（fén），《释文》引李颐说:“隐去弅起，丘貌。”成《疏》:“隐则深远难知，弅则郁然可见。”马叙伦说:弅字又当作“墳”。

③适，正好。遭，遇上。无为谓，寓托人名。宣颖说:“妙道本无为无谓也，又托一人名。”焉，兼词，相当于“在那里”。下文“睹狂屈焉”的“焉”用法同。

④若，对称代词，你。在这一节里，共用了七个“若”，除“若生死为徒”句中的“若”为假设连词以外，其他均为对称代词。

⑤处，指居处。服，事。从，随从。道，由。

⑥非不两句，宣颖说：“本无名言。”马叙伦说：“此七字，注也。”马说姑存。

⑦白水，寓托水名。宣颖说：“白水，南方，皆昭著之处，求玄不得，反于知之故处也。”

⑧狐阕，寓托地名。成《疏》：“狐者疑似夷犹，阕者空静无物。”

⑨狂屈，寓托人名。成《疏》：“问不得决，反明于白水之南，捨有反无，狐疑未能穷理，既而猖狂妄行，掘若槁木。欲表斯义，故曰狂屈焉。”林希逸说：“狂，猖狂也。屈者，掘然如槁木之枝焉。此书‘猖狂’字，便与《逍遥游》‘浮游’字同。猖狂而屈然，无知之貌也。”

⑩之，指示代词，这。

⑪将语若，准备告诉你。中欲言，心里想说。中，同衷。

⑫焉，兼词，于他。帝宫，宣颖说：“主宰之宫，寓言方寸也。”黄帝，宣颖说：“黄者，心居人身中。‘见黄帝而问’，寓言求诸心也。”

⑬彼与彼，称代无为谓和狂屈。是，正确，对的。下文“真是也”的“是”义同。

⑭不近，犹言没有沾边。

⑮知者两句，语出《老子》第五十六章。

⑯不言之教，不说话的教育。《老子》第四十三章说：“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⑰道不可致，郭《注》：“道在自然，非可言致者也。”致，招致。

⑱德不可至，郭《注》：“不失德故称德，称德而不至也。”按：《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假如有心为德，孜孜以求德，那是不可能达到“上德”的地步的。

⑲仁可三句，林云铭说：“道德之中，有仁、义、礼。仁犹近也，为之可也；义则过于分别，亏之可也；礼则相助为伪而已。”

⑳失道五句，均出《老子》第三十八章。惟“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句，《老子》作“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从语法上说，德、仁、义、礼，本名为名词，这里均用作动词，意为“有德”“有仁”“有义”“有礼”。

㉑为道三句，均出《老子》第四十八章。日，时间名词作状语，有“一天天”之意。损，减少。

㉒为物，林云铭说：“犹朴散而为器也。”也，用同“矣”（见《经传释词》）。

㉓欲复归根，宣颖说：“欲返于道。”按：《老子》第十六章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根，物之本根，亦即道。

㉔其易也，指归根之易。盖大人虚静无为，一切听其自然，故返朴归根非常容易。其，揣度副词，相当于“大概”“恐怕”。

㉕徒，成《疏》:“气聚而生，犹是死之徒类。”按：成训“徒”为“徒类”，似于义未惬。下文说“死也生之始”，则这句“生也死之徒”的“徒”，疑或当为“从”。本书《至乐篇》“列子行食于道从”，《释文》:“本或作徒。”《列子·天瑞篇》“列子食于道徒”，《释文》:“或作从。”又：《诗·鄘风·载驱》《笺》:“徒为淫乱之行。”《释文》:“徒本作从。”可见“徒”“從（从）”二字，由于形似往往致误。这里的“徒”恐也为“從（从）”的形误。至于下文“若死生为徒”的“徒”，则宜如成《疏》解为“徒类”或“徒伴”。

㉖纪，成《疏》训“纲纪”。纲纪，犹今语规律。

㉗死生为徒，宣颖说:“死生为一气。”成《疏》见前注。何患，宾语前置，犹言“愁什么”。

㉘一，数词用如动词，意即“同为一理”。

㉙美，本是形容词，这里为意动用法。所美者，认为美丽的东西。下句“恶”的用法与“美”同。所恶者，认为丑恶的东西。

㉚贵一，以一为贵。贵，形容词意动用法。圣人故贵一，阮毓崧说:“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㉛不我应，不应我，宾语前置。下句中的“不我告”，用法亦同。

㉜彼，称代无为谓；此，称代狂屈。

㉝大美，《释文》:“谓覆载之美也。”成《疏》：“二仪覆载，其功最美。”“天地”“四时”“万物”三句，宣颖说:“利及万物，而不言所利；气候明分，不须拟议；各有成性，不须词说。”林云铭说：“三语与《论语》‘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数语同义。按：从结构形式上看，这三句是平行的，但从意义领会，诚如林说，主要是说明天地之美。故下文“至人无为，圣人不作”也在“观于天地”。

㉞原，本原，这里为意动用法。原天地之美，意即以天地的这种美德为本原。达，通达。

㉟不作，意即不妄为造作。

㊱观，《说文》:“谛视也。”观于天地，王先谦说:“以天地为法。”

㊲今彼神明，郭《注》:“百物自化，而神明不夺。”王先谦说:“上‘彼’，彼天地；下‘彼’，彼万物。”百化，犹言千变万化。

㊳物已两句，林云铭说:“死生异变，方园异形，实不知其所以然之本根。”

㊴扁，《释文》："音篇。"成《疏》："扁然，偏生之貌也。"褚伯秀说："扁然而万物，即'万物芸芸'之义。"按：而，疑当训"之"（见杨树达先生《高等国文注》及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以，介词，表凭借，工具，后面省略了宾语"之"。这两句承上文，大意是说，物已生死方圆，莫知其根，然而复杂纷纭之万物，自古以来却赖之而固存。"自古以固存"句并见《大宗师》。

㊵六合，指上下四方。巨，大。郭《注》："计六合在无极之中则陋矣。"秋豪，见《齐物论》《秋水》等篇。郭《注》："秋豪虽小,非无亦无以容其质。"成《疏》："六合虽大，犹居至道之中；秋豪虽小，资道以成体质也。"

㊶天下，借代天下的事物。沉浮，形容事物的变化。终身不故，成《疏》："新新相续，未尝守故也。"按：故，故常，犹言老样子。终身不故，意即不会终身总是老样子。

㊷惛（hūn昏），《释文》：又音泯。林希逸说："湣然，不可见也。"

㊸油然，林希逸说："生意也。"油然不形而神，王先谦说："油然而兴，不见形迹，化驰若神。"按：形，形迹，本为名词，这里用如动词，作"露形迹""现形迹"讲。神，名词用如动词，作"如神"讲。

㊹畜，有被动意，被畜。

【译文】

知往北到玄水之上去游历，登临隐弅那座山丘，恰巧遇上了无为谓在那里。知对无为谓说："我有些问题想向您请教：怎么思索，怎么考虑才能懂得道？怎么居处，怎么行动才能安于道？从什么地方、由什么途径才能获得道？"他一连问了三次，可无为谓总不回答，不是不回答，而是不知道回答。

知不能再问下去，便回到白水的南面，登临狐阕山上，又看见狂屈在那里。知便又拿这些话去问狂屈。狂屈说："唉，我知道这些道理，也准备告诉你，怎奈我心中想说却又忘记了我所要说的话。"

知不能再问下去，回到帝宫，见到黄帝便又问他。黄帝说："没有思索，没有考虑才懂得道；没有居处，没有行动才能安于道；不从什么地方，不由什么途径才能获得道。"

知问黄帝说："我和你知道这些，他（无为谓）和他（狂屈）不知道，到底是谁对呢？"

黄帝说:“那个无为谓才是真正对了，狂屈也还象那么回事,我跟你到头来还没有沾边哩。懂得的人不乱说，乱说的人不懂得。所以圣人便实行不说话的教育。道是不可以凭言词把它招来的。德是不可以凭言词达到的。仁还可以付诸实行，义却只可以让它亏损下去,礼则不过是互相弄虚作假。所以说，‘丧失了道,然后才有德;丧失了德，然后才有仁;丧失了仁，然后才有义;丧失了义，然后才有礼。礼这玩艺儿，是道的伪装，大乱的祸首。’所以又说，‘从事于道的人，应当把这一天天减少，减少了而又再减少，由此进一步而达到无为，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现在你已经有为于外物了,想再要回到物的本根，不也就很难了吗?也许是容易的,但恐怕也只有大人能行吧!

“生是死的随从,死是生的本始，谁能知道这当中的规律呢?人的出生，是气的聚合。聚合便是出生，消散便是死亡。假若死生同为徒类，我还愁什么?所以万物都是同然一理的。这样,人们把自己认为美好的东西当作神奇，把自己认为丑恶的东西当作腐臭;〔但曾几何时，〕腐臭又化为神奇，神奇又化变为腐臭。所以说‘整个天下就是通于一气罢了。’圣人因此也便以混同一体为可贵。”

知对黄帝说:“我问无为谓，无为谓不回答我，不是不回答我,而是不知道回答我。我问狂屈，狂屈内心里想告诉我但还是不告诉我，不是不告诉我，而是心里想告诉我却又把它忘记了。现在我问你,你知道这些，究竟是什么缘故却还不沾边呢?”

黄帝说:“那一个他真正是对的，因为他不知道;这一个他还象那么回事，因为他忘记了想说的话。我跟你到头来还是没有沾边,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些。”

狂屈听到了这件事，认为黄帝是知言的。

天地有最大的美德它却并不言说,四时有明显的规律它也不加议论，万物有固然的道理而它不予论说。圣人就是以天地的这种美德为本原，并且通达万物的道理，所以至人总是无为的,大圣也从不妄为造作，就是说，他们能取法于天地。

那天地灵妙圣明，至精纯一，跟万物合同一起，千变万化。〔随着这种变化，〕万物已经生死变异，方圆异形，却没有人知道促成这种变化的本根是什么，可那徧然丛生的万物，自古以来依赖着它本来也就存在着。六合算是最大的了，也离不开它的范围；秋毫算是最小的了，依赖着它才能成为形体。〔由于它的作用，〕天下的事物没有什么不升降变化的，不会终生总是老样子；而阴阳四时的运行也各有各的顺序。〔它〕泯然若无，而实际又是存在的。〔它〕生意盎然，虽然看不见形迹，但却化驰若神。万物被畜养着，但自身并不知道，这就叫做本根。〔理解了这一点，〕也就可以观览自然之道了。

啮缺问道乎被衣①，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②；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③。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④，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⑤。"

言未卒，啮缺睡寐⑥。被衣大说⑦，行歌而去之⑧，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⑨，真其实知⑩，不以故自持⑪。媒媒晦晦⑫，无心而不可与谋⑬，彼何人哉⑭！"

【注释】

①啮缺、被衣，成《疏》："啮缺，王倪弟子；被衣，王倪之师也。"并见于《天地篇》。

②若、汝，对称代词，你。正，形容词使动用法。正汝形，意即"使你的形体端正。"一，数词使动用法。一汝视，意即使你的视觉集中专一。下文的"一汝度"的"一"，用法亦同。天和，犹言自然的和气。

③摄，收摄，收敛。知，同智。度，林希逸说："意度也。"犹言思虑，意识。神将来舍，宣颖说："神明自归。"按：《人间世》有"鬼神将来舍"句，其意盖同。来舍，为连动式。舍，用如动词，作"就舍"讲。

④为汝美，为汝而更加美好。为汝居，为你而居留你心中。

⑤瞳（tóng同）焉，李颐说："未有知貌。"林希逸说："瞳，无知直视之貌。犊之初生，未尝不视而何尝有所视。赤子亦然。"无求其故，成《疏》："故，事也。心既虚夷，视亦平直，故如新生之犊于事无求也。"林希逸说："谓人不知其所以视之者如何也。此即形容无心之貌。"

⑥言未句，《释文》："体向所说，畏其视听以寐耳。受道速，故被衣喜也。"成《疏》："谈玄未终，而斯人已晤，坐忘契道，事等睡瞑。"

⑦说，通悦。

⑧行歌，且行且歌。去，离开。之，他，称代啮缺。

⑨形若两句，成《疏》："形同槁木之骸，心类死灰之土。"按：《齐物论》："形固可以使如槁木，心固可以使如死灰乎？"《庚桑楚》："身若槁木之枝。"凡此皆为形容隐几坐忘者的形态。

⑩真其实知，成《疏》："无情直任纯实之真知。"林希逸说："言其实见此理之真也。"按：成说义颇难明，林说可通。然从语法上说，真，本为形容词，这里是意动用法。真其实知，意即"以其所实知者为真"。又，奚侗说："真借为寘。《说文》：'寘，塞也。'"其说可存。

⑪不以句，林希逸说："事物不入其心，故曰'不以故自持'。故，事也。"

⑫媒媒，《释文》："音妹。李云：媒媒，晦貌。"林云铭说："媒媒，即昧昧。"林希逸说："媒媒晦晦，芒忽无见也。"

⑬无心句，林希逸说："彼既无心，而我有不容言者，故曰：'无心而不可与谋'。"按：无心，指啮缺言。而，疑用同"则"。与，介词，后面省略了宾语"之"。之，他，称代啮缺。

⑭彼何人哉，郭《注》："独化者也。"

【译文】

啮缺向被衣问到了道，被衣说："使你的形体端端正正，让你的视线集中专一，自然的和气就会来到。收敛你的聪明智慧，集中你的思想意识，神明就会来归。〔做到了这点，〕德会为你而更加完美起来，道会为你而居留你心中。这样，你自己也就象初生的牛犊一样蠢然无知地呆望着，对什么都无所企求，无所知晓。

话还没有说完，啮缺就睡觉了。被衣非常高兴，便边走边唱地离开了他，唱道："他那形体就象枯槁的树枝，他那心灵就象熄灭了的灰烬，他以他的实际的领悟为真知，不因事物的影响而自我矜持。他昏昏迷迷，胡里胡涂，什么都心不在焉，我也无法跟他共谋议。他是什么人呢？"

舜问乎丞曰①："道可得而有乎？"

曰："汝身非汝有，汝何得有夫道？"

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

曰："是天地之委形也②，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③；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④；孙子非汝有⑤，是天地之委蜕也⑥。故行不知所往，往不知所持⑦，食不知所味⑧。天地之强阳气也⑨，又胡可得而有邪！"

【注释】

①丞，《释文》："李云：舜师也。一云：古有四辅，前疑后丞，盖官名。"成《疏》："丞，古之得道人，舜师也。"

②委形，司马彪说："委，积也。"俞樾说："《战国策·齐策》：'愿委之于子'，高注曰：'委，付也。'成二年《左传》：'王使委于三吏'，杜注曰：'委，属也。'天地之委形，谓天地所属付之形也。下三'委'字并同。"按：委，本来也可以训"积"，但这里以训"付""属"较妥。《说文》："委，输也。"输，《广韵》："送也。"《增韵》："凡以物送别人则读平声，指所送之物则读去声。""委"训"付""属"，亦有"以物送人"之意。"天地之委形"的"之"，疑当训"所"（见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或"之"后省略了"所"。俞樾说："天地之委形，即天地所付之形也"，其说允当。以下三句的"之"亦同。

③和，指中和之气。

④顺，林希逸说："理也。性命在我，即造物之理。"按："顺""和"义同，这里的"顺"可解作和顺之理。

⑤孙子，陈碧虚《庄子阙误》引张君房本作"子孙"。按："孙子"应作"子孙"方可解。成《疏》亦出"子孙"字，是成所见本亦作"子孙"。今本"孙子"，恐系传写误倒。如或不然，"孙子"一词的词序，在战国时期并不固定，言"子孙"又言"孙子"。当时的"孙子"和今语"儿子""孙子"意义不同。今语"儿子""孙子"的"子"为词缀，是后世才有的。

⑥蜕，蜕化，蜕变。《说文》："蜕，蝉所解皮也。"宣颖说："形形相禅，故曰蜕。"

⑦故行两句，《马蹄篇》有"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两句，两处的意

义基本相同。处，读（chǔ杵），居处。持，林希逸说："执著也。"

⑧味，名词用如动词。所味，所尝之味。

⑨强阳，郭《注》："犹如运动也。"马叙伦说："强阳，迭韵联绵词。'阳'借为'潒'。《说文》：'潒，水潒漭也。'读若荡，即八卦相盪之本字。郭象《注》云：'强阳，犹'运动'，得其义矣"。关于这一句，究竟何指，有三说：《释文》："言天地尚运动，况气聚之生，何可得执而留邪？"成《疏》："夫形性子孙者，并是天地阴阳之气聚结而成者也，复何得自有此身也？"郭嵩焘说："其往也，非我能自主也；其相持数十年之久也，非我能自留也；其食而知味也，非我能自辨也；天地阴阳之气运掉之使然也，皆不得而有也。"按："往""处""食"三者先分说，后从"天地之运动"总说，译文从郭说。

【译文】

舜问丞道："道可以为我所有吗？"

丞说："你的身体还不是你的所有，你怎么能有那道呢？"

舜说："我的身体不属我所有，那又是归谁所有呢？"

丞说："这是天地所属付的形体。你的一生不是你所有的，这是天地所属付的中和之气；你的性命不是你所有的，这是天地所属付的和顺之理；子孙也不是你所有的，这是天地所属付的蜕变之形。所以，〔要从你自身来说，〕行动时就不知道走向何方，居处时就不知道何所执著，吃饭时就不知道所尝的味道。这些都是天地的运动着的气〔在起着作用，〕你怎么能够占有呢？"

孔子问于老聃曰："今日晏闲①，请问至道。"

老聃曰："汝斋戒，疏瀹而心②，澡雪而精神③，掊击而知④。夫道，窅然难言哉⑤！将为汝言其崖略⑥。

夫昭昭生于冥冥⑦，有伦生于无形⑧，精神生于道⑨，形本生于精⑩，而万物以形相生⑪，故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⑫。其来无迹，其往无崖，无门无房，四达之皇皇也⑬。邀于此者⑭，四肢彊⑮，思虑恂达⑯，耳目聪明⑰，其用心不劳，

其应物无方⑱。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⑲，此其道与！

且夫博之不必知，辩之不必慧⑳，圣人以断之矣㉑！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损之而不加损者，圣人之所保也㉒。渊渊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终则复始也㉓。运量万物而不匮㉔。则君子之道，彼其外与㉕！万物皆往资焉而不匮㉖，此其道与㉗！

中国有人焉㉘，非阴非阳㉙，处于天地之间㉚，直且为人㉛，将反于宗㉜，自本观之，生者，喑醷物也㉝，虽有寿夭，相去几何？须臾之说也。奚足以为尧桀之是非！果蓏有理㉞，人伦虽难㉟，所以相齿㊱。圣人遭之而不违，过之而不守㊲。调而应之，德也；偶而应之，道也㊳。帝之所兴，王之所起也㊴。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㊵。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㊶。已化而生，又化而死㊷。生物哀之，人类悲之㊸，解其天弢，堕其天袠㊹，纷乎宛乎㊺，魂魄将往，乃身从之，乃大归乎㊻！不形之形，形之不形㊼，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将至之所务也㊽，此众人之所同论也。彼至则不论，论则不至㊾。明见无值㊿，辩不若默[51]。道不可闻，闻不若塞[52]。此之谓大得[53]。

【注释】

①晏闲，安闲。

②疏瀹（yuè月），林希逸说："疏瀹，通导之也。"按：瀹作瀹，于义亦通。崇德书院本瀹亦作瀹。《集韵》："瀹，音耀，水清也。或作瀹。"而，对称代词，你。下文两"而"同。

③．澡雪，成《疏》："犹精洁也。"林希逸说"洗涤之也。"

④掊击，成《疏》："打破也。"林希逸说："掊击，屏去之也。"按：依林说，句意虽可通，但"掊击"训"屏去"，似无甚根据。成说可从《集韵》："掊，音赴，与踣仆同，顿也。"《左传·襄公四年》："甲兵不顿。"杜预注："顿，坏也。"《正义》曰："顿，谓挫伤折坏。"又本书《胠箧篇》："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掊"与"折"对文。掊击，可训"打破""捣毁"。知，同智。

⑤窅（yǎo夭）然，深远的样子。

⑥崖略，犹言大概，概略。

⑦昭昭，指光明而可见的事物。于，介词，表从由。下两句的"于"同。冥冥，指昏暗而不可见的状态。

⑧有伦，有三说：林希逸说："见而可得分别者，谓之有伦。有伦，万物也。"阮毓崧说："伦，类也。有伦，即有形之类。"马叙伦说："伦，借为形。"按：见而可得分别者，即可资类别者，亦即有形之物。三人所见实同。马说，伦借为形，虽无多旁证，但"有形"与"无形"，义正相应，译文权从其说。

⑨精神生于道，郭《注》："所以明其独生而无所资借。"王船山说："道，无也；精神，有也。然则精神之所自生，无所以然之根，而一因乎自然之功。自然者即谓之道，非果有道也。"

⑩形本生于精，郭《注》："皆由精以至粗。"成《疏》："有形质气之类，根本生于精微。"林云铭说："精神之精，即道家所谓先天之精，清通而无象者也，是性所自出也。形本之精，即《易·系》所谓男女媾精之精，有气而有质者也，是命所由立也。"按：林说，形本之精即所谓男女媾精之精，疑不足取。盖上句"精神生于道"是说有生于无。这一句"形本生于精"，则是说粗生于精。从无到有，由精到粗，正说明了道生万物的过程。郭说可从。

⑪万物相形以生，成《疏》："夫无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有形之物，则以形质气类而相生也。阮毓崧说："此即所谓'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按：阮说是。相形以生，意即各以不同的形质递相禅代而化生。

⑫九窍、八窍两句，成《疏》："人兽九窍而胎生，禽鱼八窍而卵生，禀之自然，不可相易。"

⑬其来四句，郭《注》："夫率自然之性，游无迹之涂者，放形骸于天地之间，寄精神于八方之表，是以无门无房，四达皇皇，逍遥六合，与化偕行也。"按：如郭《注》，则这里的"其"指"率自然之性，游无迹之涂者"，即达于至道的人。实际从上下文意和"其"在这里所指代的对象来看，疑指至道，并非指达于至道的人。前面几句说的是道生万物之理，这几句是说道的表现形态。

无门无房，宣颖说："无门，不知所出；无房，不知所归。"四达之皇皇，章炳麟说："皇皇者，堂皇也。《汉书·胡连传》：'列坐堂皇上。'师古曰：'室无四壁曰皇。'故此言'四达'，又言'无门无房'。"

⑭邀于此者，郭《注》："人生而遇此道，则天性全而精神定。"成《疏》亦训"邀"为"遇"。俞樾说："《说文》无邀字，彳部：'徼，循也。'即今邀字。又曰：'循，行顺也。'然则'邀'亦'顺'也。邀于此者，犹言'顺于此者'。"按："此"既指"道"言，则"邀"训"循""顺"，于义为长。

⑮彊，同强，强健。

⑯恂，通。

⑰聪，灵敏，指听觉言。明，明察，指视力言。

⑱其用两句，成《疏》："无心之心，用而不劳；不应之应，应无方所。"

⑲天不得不高，《释文》："谓不得一道，不能为高也。"成《疏》："二仪赖虚通而高广，三光资玄通以应用，庶物得之以昌盛，斯大道之功用也。"按：从上下文意看，这里的"天""地""日月""万物"等句中"不得"的后面都省略了宾语"之"。之，承上文称代至道。《老子》第三十九章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万物得一以生。"本书《大宗师》说："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其意盖与此同，都是说明道的巨大作用。

⑳且夫两句，成《疏》："夫博谈经典，不必知真；弘辩饰词，不必慧照。"之，句中语助，无实义。必，副词，一定。知，知识；慧，智慧：二者皆为名词用如动词，作"有知识""有智慧"讲。

㉑圣人，指得道之人。以，疑当作"已"，句末"矣"字即表"已然"。断，郭《注》、成《疏》均训"弃"。上文说的"博之""辩之"两句，源于《老子》。《老子》第八十一章说："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两处所说意同。

㉒若夫三句，林希逸说："不以益为益，不以损为损，所保者在我，而外物不得而加焉，此圣人之事也。"加益，增多，加损，减少。

㉓渊渊，深远貌。魏魏，即巍巍，形容高大。马叙伦说："'其'字下疑夺'若山'二字。"按：马说可从。上文说"渊渊乎其若海"，下文如为"魏魏乎其若山"，则文正相偶；且以"魏魏"形容"终则复始"，也不大恰当。则，用同"而"。

㉔运量句，解说不一。《释文》："万物而不匮，谓任物自动运，物物各足量也。"成《疏》："运载万物，器量群生，潜被无穷而不匮乏。"林希逸说："运量万物而不匮，应物而不穷也。运用而量度之，故曰'运量'。"按：诸说疑均

欠妥。运，运载。量，《吕氏春秋·期贤篇》："无罪之民，其死者量于泽矣。"高《注》："量，满也。"庄文《人间世》"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句中的"量"同义（见《人间世》注）。这里的"运量万物"，疑即"满载着万物。匮，碧虚子《阙误》引文如海、刘德一本均作"遗"。译文从。

㉕㉖则君两句，苏舆说："运量万物，犹有治化之迹，故曰'外'。"宣颖说："君子参赞之功犹在物外。"王敔说："君子之道，仁义礼皆外益之，非其固然。"按：这一句颇费解，以此马叙伦疑有夺伪。揣摩文意，这以上两言"圣人"，都是老子所肯定的得道之人。疑这里的"君子"，也并非指世俗的"君子"，而是指老庄所肯定的真正有"道德"修养的人，彼，他，称代君子。其，通岂，难道。

㉗此其道与，宣颖说："两明此道，皆作拟议之词，甚见道之难言也。"其，揣度副词，大概，恐怕。与，通欤，表测问语气。

㉘中国，解说不一。成《疏》："中国，九州也。"林希逸说："谓天地之中。"阮毓崧说："中国者，偏国中也。"诸说均可通，译文从成说。有人焉，林希逸说："有圣人焉。"林云铭说："谓圣人也。"按：下文说"非阴非阳"。所谓"非阴非阳，"实际就是老子说的"抱阴而负阳。"而"抱阴负阳"，万物皆然，何独圣人？因此，这里的"人"，疑指一般的人，而不单指圣人。焉，兼词，有"于此"之义。

㉙非阴非阳，宣颖说："浑乎阴阳之际。"阮毓崧说："非者，无偏毗之谓。故曰：'万物抱阴而负阳，冲气以为和'也。"

㉚处于天地之间，宣颖说："泯乎天地之分，分明是太极之中也，故号曰'中国人'也。"按：天地之间，疑无特殊意义，仅就一般含义理解也行。

㉛直且，犹言姑且，暂且。

㉜将反于宗，成《疏》："既无偏执，任置为人，故能返本还原，归于宗极。"按：《老子》第十六章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这里说的"宗"和下句说的"本"，都与"根"同义。

㉝喑（yīn音）醷（yì意），《释文》引李颐、郭象说："喑醷，聚气貌。"按：所谓喑醷物，实指阴阳二气聚结之物，亦即前注所说"抱阴而负阳，冲气以为和"之意。又，马叙伦说："喑醷，当为'噫歆'，今通作'饮'，传写淆误。《说文》：'噫，饱出息也。'噫歆，犹呼吸耳。"其说可存。

㉞果蓏（luǒ裸）有理，成《疏》："在树曰果，在地曰蓏。桃李之属，瓜蓏之徒，木生藤生，皆有其理。"

㉟人伦虽难，马叙伦说："人伦，犹人类也。'伦''类'双声，义亦相通。难，即'然'也。《说文》，'然'古字作'𤏲'，'难'（𪅻）即'𤏲'之省。"

奚侗说:“虽”读为“唯”。按：二说均可通。《史记·秦始皇本纪》：“……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从，与议于海上。”司马贞《索隐》:“伦，类也。”《礼·曲礼》:“拟人必于其伦。”《注》:“伦，犹类也。”“难”即“然”，马以“难”为“然”的古文“䳗”的省文,而《集韵》，“然”通作“蘸”，则难”作“然”，疑或以“难”为“蘸”之省。“虽”“唯”古籍中常互借，例见《经传释词》《古书虚字集释》等书。《浅注》说:“人伦，人与人之关系。难，盛。句谓‘人的伦理关系虽然复杂，但亦与果蓏的纹理差不多’。”恐欠妥。

㊱所以相齿，王引之说：所，犹“可”也。此言“可以相齿”也。按:王说是。《管子·弟子职》:“同嗛以齿。”《注》:“齿，类也。”是“可以相齿”,意即可以拿来互相类比或比列的意思。

㊲遭，遇。之，代词，概言上述的事，犹言这类事。违，违逆,违抗。过，经过。留，停留。

㊳调而两句，成《疏》:“调和庶物，顺而应之，上德也；偶对前境，逗机应物，圣德也。”陆长庚说:“调而应之，谓调和善处，为之而有以为者也。偶而应之,谓无心应之者也。盖知其自然,而一以无心处之,则虽为之而无以为矣。”

㊴所，实为“所以”，表示“……的原因”。

㊵白驹之过郤，《释文》:“白驹，或云：日也。郤，本亦作隙，孔也。”按：《史记·魏豹彭越列传》:“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耳。”司马贞《索隐》:“小颜云‘白驹谓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疾速，若日影过壁隙也。”是司马所见与《释文》同。又，庄文《盗跖篇》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则白驹指骏马。译文从前说。忽然，言时间短暂疾速。

㊶注然四句，成《疏》:“注勃是出生之容，油漻是入死之状。言世间万物，相与无恒，莫不从变而生，顺化而死。”宣颖说：注然勃然，“兴起貌”；油然漻然，“归虚貌”。

㊷已化两句，郭《注》:“俱是化也。”林希逸说:“物之初生，本无而有，又化而死，则是既有则无，同乎一理。”

㊸生物两句，宣颖说:“对死者言，曰生物。别乎物,曰人类。”之，指代死。哀之，为它而哀伤；悲之，为它而悲痛。

㊹弢（tāo滔）,《释文》:“《字林》云：弓衣也。”袠（zhì至），成《疏》：“束囊也。”林云铭说:“弓囊曰弢，衣囊曰袠。”王先谦说:“喻形骸束缚,死则解堕。”

㊺纷乎宛乎，成《疏》："纷纶宛转，并适散之貌也。"关于这一句，郭《注》："变化烟煴。"吴汝纶说：郭《注》此"变化烟煴"四字疑为正文，"煴"与"宛"为韵。其说姑存。

㊻魂魄三句，林希逸说："魂魄，精神也。精神将散，则躯壳从之，故曰大归，即返其真宅之意也。"按：今人常言"大去之期不远矣"，意即死期将至。大归，即"大去"之意。又，道家有"生寄死归"的说法，这里说"大归"，或者如俗话所说的"永远回老家"。

㊼不形两句，成《疏》："夫人之未生也，本不有其形，故从无形；气聚而有其形，气散而归于无形也。"褚伯秀说：不形之形，出而生也；形之不形，入而死也。"按：形，形体，本为名词，这里用如动词，作"具有形体"讲。之，疑或为动词，至，到。这两句是说，人的一生是由无形到有形（生），再由有形到无形（死）的过程。

㊽非将句，宣颖说："非将至于道者之所务也。"按：宣说可从。前文说，孔子向老聃问的是"至道"，这里说老聃说"至"，也应系指"至于道者"而言。而死生的事，在"至于道者"看来，归根结底，不过是气的聚散而已，他是不会计较的。又"将至之所务"中的"之"，疑当训"者"（见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马叙伦说："疑'至'字下本'人'字，'将'字疑误羡。"说无足取。

㊾彼至两句，成《疏》："彼至道之人，忘言得理，故无所论说；若论说之，则不至道。"

㊿值，《说文》："遇也。"明见无值，阮毓崧说："大道希夷，本无可见；若但于形色之显然者求之，则终无遇道时也。"

(51)辩不若默，成《疏》："夫大辩饰词，去真远矣；忘言静默，玄道近焉。"按：《老子》第八十一章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一个言多好辩的人，是不可能至乎道的。

(52)闭不若塞，林希逸说："有闻不如不闻。塞，塞其耳而不闻也。"

(53)大得，成《疏》："能知此意，可谓深得于大理矣。"按：得，承上文，应系指"得道"。大得，实际是说大大有得于道。

【译文】

孔子问老聃道："今天安闲自在，请问至道。"

老聃说："你得诚心斋戒，疏导你的心灵，洗涤你的精神，毁弃你的智慧；那道，可深奥难言哩！这里我且跟你说说道的概略。

光明生于幽暗，有形生于无形。精神产生于大道，形质产生于精微，而万物都是各以不同的形质递相禅代而化生。所以九窍的人兽都是胎生的，八窍的鱼禽都是卵生的。〔道，〕它的来临没有形迹，它的离去没有止境，没有出去的门径，也没有栖止的房舍，真是博大堂皇，四通八达啊！能够循顺着这个〔道〕去做的人，就会四肢强健，思虑通达，耳目聪明，他的用心并不劳苦，他的应接事物并无成规。上天没有它就不能成其为高，大地没有它就不能成其为广，日月没有它就不能运转自如，万物没有它就不能繁荣昌盛。这大概就是道吧！

博览群书不一定有知识，能言善辩不一定有智慧。圣人早就把这些抛弃了。象那增加了并不显得增加，减少了并不显得减少，这才是圣人要保持的品德。〔道，〕该是多么渊深啊，就象大海一样；多么雄伟啊，就象高山一般！它无始无终，周而复始，满载着万物而无所遗漏。〔既然这样，〕那君子之道，难道它却是以外的吗？万物都欣然归往，从那里资取而并不匮乏，这大概就是道吧！

九州之内都有人在那里〔生活，〕他们既不属于阴，也不属于阳，他们处在天地之间，不过是姑且为人，到头来还是要返本归真的。从根本上看，生命就是阴阳二气聚结的产物。生命虽然有长有短，但二者相差究竟有多少呢？说来也不过一眨眼工夫罢了！哪里还值得去评说尧桀的是非呢？瓜果之属都有生长的规律，人类也是一样，可以拿来相互类比。圣人碰上这类事也并不去违抗它，从它的面前经过也并不拘守在那里。有心调和而顺应它，便是德；偶尔无心地顺应它，便是道。帝业便是因此而兴，王道便是由此而起的。

人生在天地之间，好比日光掠过缝隙一样，不过一刹那罢了！〔在这天地之间，〕没有什么不生机勃勃地出生，也没有什么不自然而然地死去。万物都是顺化而生，而又顺化而死，〔死本是自然而然的事，〕可生物为了它而感到哀伤，人类为了它而感到悲痛。解除那天

然的束缚，毁掉那天然的羁绊，该是多么松散自适！精神就要离散了，形体也跟着一道消逝，这便是永远回老家哩！〔人的一生〕是从无形到有形，又从有形到无形的过程，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并不是将要达到大道的人所追求的。这也只是众人所共同研究的课题，那达到了道的人都是不去议论的，因为如果有所议论，便不能达到道的境界。从明显的地方去寻求就不会遇见道，所以言辩不如缄默。道是不可能听得见的，因而与其有所闻倒不如充耳不闻，这就叫做大大地有得于道了。”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

庄子曰:“无所不在。”

东郭子曰：“期而后可①。”

庄子曰：“在蝼蚁。”

曰：“何其下邪②？”

曰：“在稊稗③。”

曰：“何其愈下邪？”

曰：“在瓦甓④。”

曰：“何其愈甚邪？”

曰：“在屎溺⑤。”

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⑥。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也⑦，每下愈况⑧，汝唯莫必⑨，无乎逃物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⑪。

尝相与游乎无何有之宫⑫，同合而论，无所终穷乎⑬！尝相与无为乎！澹而静乎！漠而清乎！调而闲乎⑭！寥已吾志⑮，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⑯，去而来而不知其所止⑰，吾已往来焉而不知其所终⑱。彷徨乎冯闳⑲，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穷⑳。物物者与物无际㉑，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㉒；不际之际，

际之不际者也㉓。谓盈虚衰杀㉔，彼为盈虚非盈虚㉕，彼为衰杀非衰杀，彼为本末非本末，彼为积散非积散也。”

【注释】

①期而后可，郭《注》："欲令庄子指名所在。"林希逸说："期而后可者，言指定其所而后可。"按：期，《集韵》："居之切，音姬，朞，又书作期。"《荀子·正论篇》："期臭味。"梁启雄注："期，读为朞，极也。"《荀子·王霸篇》："夫人之情，目欲朞色，耳欲朞声，口欲朞味，鼻欲朞臭，心欲朞佚。"杨倞注："朞，极也。"这里的"期"，疑亦当作"朞"，有"极至"之意。期而后可大意是说，还得说明究竟所在然后才行。

②何其，凝固结构，意即"为什么这样"。

③稊（tí提），一种形似稗子的小草。

④甓（pì辟），《说文》："甓，瓴甓也。"《广雅》："甓，砖也。"按：现今江南方言中有的说："整块的叫瓦，破碎的叫瓦甓。

⑤溺，小便。林云铭说："蝼蚁有知而至微，稊稗无知而有生，瓦甓无知而有形，屎溺有形而腐臭者也。若是而为道，则道之无不在可知。"

⑥实，实质，本质。

⑦正获句，成《疏》："正，官号也，则今之市令也。获，名也。监，市之魁也，则今屠卒也。狶，猪也。"履，践，踩。又，高亨先生认为，"固不及质"四字宜连下读，为一句。意为质正之女奴向监市官以进和猪的价格。"其说可存。

⑧每下愈况，《释文》引李颐说："夫市魁履狶，履其股脚，狶难肥处，故知豕肥耳。问道亦况下贱则知道也。"林云铭说："每于至下之处，愈可比况他物。"按：现今有"每况愈下"一成语，就是来源于这里。郭《注》："今问道之所在，而每况之于下贱，则明道之不逃于物也必矣。"依郭《注》和现今成语的写法，恐今本《庄子》正文原亦为"每况愈下"，后人传写误倒才成了"每下愈况"。但现今成语"每况愈下"，是说景况越来越不妙，跟这里说的含义不同。

⑨汝唯莫必，王先谦说："言汝莫期必道在何处。"唯，副词，但，只。必，期必，肯定，限定，动词。

⑩无乎逃物，王先谦说："无乎逃于物之外也。"马叙伦说："乎"借为"处"。按："无乎"二字，王未作解释；马说"乎"借为"处"，似无多旁证。乎，疑

或如本字，同“于”，为介词。无，可训“何”，用同“恶”“乌”（训见《经传释词》及《古书虚字集释》）。无乎，或可训“恶乎”，有“于何”“从何”之意。恶乎逃物，意即从何逃于物之外。

⑪至道五句，林希逸说：“周、徧、咸三字同训，故曰‘异名同实’。此一句言物无精粗，其理一也。”陈寿昌说：“谓至道本无所不在，而汝于我前言，甚小视之，不知虽大言之，理亦如是。周、徧、咸三字，言之大矣。但如天覆地载，无物不在其中，究与道之不能逃乎物外，随在皆可见道者，正是一理也。”指，通“旨”。

⑫尝，试。相与，共同，一起。无何有之宫，即《逍遥游》说的“无何有之乡”。

⑬同合两句，郭《注》：“若游有，则不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论之，然后知道之无不在，知道之无不在，然后能旷然无怀而游彼无穷也。”

⑭澹而三句，王念孙说：“澹，借为憺。《说文》：‘憺，安也。’郭庆藩说：“漠，亦清也。古人自有复语耳。《尔雅·释诂》：‘漠，察，清也。’樊注：‘漠然，清貌。’”调而闲，王先谦说：“调和而闲逸也。”

⑮寥已吾志，王先谦说：“寥然虚寂者吾之志。”按：“已”训“然”，于义可通。郭《注》：“志苟寥然，则无所往矣。”是郭《注》亦训“已”为“然”。

⑯无往句，郭《注》：“志苟寥然，则无所往矣；无往焉，故往而不知所至。”马叙伦说：“‘无’字疑羡。”按：马说可从。如郭《注》，有“无”字，义虽可通，终嫌费解。且下文为“吾已往来焉”，则这里也以作“往焉”才前后相应。焉，兼词，于那里。

⑰去而来，即去而复来。

⑱吾已句，王先谦说：“倏往倏来，初无终极。

⑲彷徨，《释文》：“彷，音旁，本亦作傍。徨，音皇。”成《疏》：“彷徨是放任之名。”按：彷徨，迭韵联绵词，或作“傍徨”，“方皇”“仿徨”“房皇”。写法不同，意义一样。冯闳，《释文》：“闳，音宏。”冯宏，李颐说：“皆大也。”郭《注》：“虚廓之谓也。”

⑳大知句，郭《注》：“大知游乎寥廓，恣变化之所如，故不知也。”知，同智。大智，指最圣智的人。

㉑物物，前一个“物”，名词意动用法。物物，即以物为物，指道言。际，崖际，分际。王先谦说：“物物者，道也。物在即道在，故与物无崖际。”

㉒而物两句，阮毓崧说："至于物，则是有边际者，故特谓之物际耳，不足言道。"

㉓不际两句，解说不一。郭《注》："不际者，虽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者，竟无物也，际其安在乎！"成《疏》："际之不际者，圣人之达观也；不际之际者，凡鄙之滞情也。"林希逸说：不际之际，道散而为物也；际之不际，物至而归道也。王先谦说："道本不际，而见于物际；见于物际，而仍是不际者也。"按：诸说疑均未得确解。从文意看，这两句承上文，疑或是说，主宰物的道是没有界限的。没有界限而却有界限，乃是因为有界限的物当中却有没有界限的道。之，疑当训"而"，转折连词。

㉔盈虚衰杀，胡远濬说："衰，疑裒之讹。裒，聚也。衰杀，犹言损益。"

㉕彼为四句，吕惠卿说："盈虚，物也。为盈虚者，道也。"按：吕说于义可通。物有盈虚，道无盈虚。物之所以有盈虚，乃道之使然。盈虚是这样，衰杀、本末、积散都是这样。

【译文】

东郭子问庄子道："所谓道，究竟在哪里？"

庄子说："道，无处不存在。"

东郭子说："你得说明究竟在哪里才行。"

庄子说："在蝼蚁。"

东郭子说："为什么这么低下呢？"

庄子说："在稊稗。"

东郭子说："为什么这么更为低下了呢？"

庄子说："在瓦甓里面。"

东郭子说："为什么这么更不象话了呢？"

庄子说："在大小便之中。"

东郭子再也不吭声了。庄子说："先生这样的问法本来就没有接触到实质。有个市场监督官获某向屠卒问到关于用脚踩猪〔来检查肥瘦的办法，那就是〕每当脚往下踩，就越能进行比况，说明问题。你只是不去肯定道在何处，那道从何能逃离物外呢？至道是这样，大言也是这样。周、徧、咸三者，异名同实，意义是一样的。

让咱们试着一道遨游于无何有之乡，〔无论精粗，〕都合同一起

来谈论，那就没有穷极哩！让咱们试着一起听任无为吧！恬淡而静谧吧！清静而虚寂吧！和调而闲逸吧！我的志趣真是虚阔无边哩。我要往那里去，却不知道我那去的地点；去而复来，也不知道我那停留的地方。我已经打那里来来往往，却不知道自己的归宿。我逍遥放任于辽阔无边的空间，连最有智慧的人进入那里也不知道它的终极。主宰物的道是没有界限的，而物各有界限，那是所谓物的界限，〔不足言道〕。道本来没有界限却又有界限，那是因为有界限的物当中却有没有界限的道。说到盈虚益损，〔道〕能使物有盈虚，但本身不是盈虚；它能使物有益损，但本身不是益损；它能使物有本末，但本身不是本末；它能使物有积散，但本身不是积散。”

妸荷甘与神农同学于老龙吉①。神农隐几阖户昼瞑，妸荷甘日中奓户而入曰②："老龙死矣，"神农隐几拥杖而起③，嚗然放杖而笑④，曰："天知予僻陋慢訑⑤，故弃予而死。已矣夫子⑥！无所发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弇堈吊闻之⑦，曰："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⑧。今于道，秋豪之端万分未得处一焉，而犹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体道者乎⑨！视之无形，听之无声⑩，于人之论者，谓之冥冥⑪，所以论道，而非道也⑫。"

于是泰清问乎无穷曰⑬："子知道乎？"无穷曰："吾不知。"

又问乎无为，无为曰："吾知道。"

曰："子之知道，亦有数乎？"

曰："有。"

曰："其数若何？"

无为曰："吾知道之可以贵，可以贱，可以约，可以散⑭，此吾所以知道之数也。"

泰清以之言也问乎无始曰⑮："若是，则无穷之弗知与无

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

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浅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⑯。"

于是泰清中而叹曰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⑱？"

无始曰："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⑲。知形形之不形乎⑳！道不当名㉑。"

无始曰："有问道而应之者，不知道也。虽问道者，亦不闻道㉒。道无问，问无应。无问问之，是问穷也㉓，无应应之，是无内也㉔。以无内待问穷，若是者，外不观乎宇宙，内不知乎大初㉕，是以不过乎昆仑，不游乎太虚㉖。"

【注释】

①妸荷甘与神农，成《疏》："妸荷甘，姓妸，字荷甘。神农，非三皇之神农，则后之人物耳。"老农吉，李颐说："怀道人也。"这里所说的三人和下文说的弇堈吊，都是庄文中杜撰的人物。

②隐几，凭着几案，详见《齐物论》注。阖户，关上门户。瞑，同眠。奓（zhā渣）司马彪说："开也。"朱骏声说："奓借为闶。《说文》：'大开也。'"马叙伦说："多""可"声同歌声，故可通借。按：奓，疑借为"破"。多，破，同属歌部。奓门而入，犹言破门而入。

③隐几拥杖，俞樾说："既言'拥杖而起'，不当言'隐几'。疑'隐几'字涉上文'神农隐几阖户昼瞑'而衍。"译文从俞说。

④嚗（bó暴），象声词。李颐说："放杖声也。"

⑤天，和下文中的"夫子"，都是尊称老龙吉。訑（dàn旦），同诞。《类篇》："慢訑，驰纵意。"成《疏》："慢訑不专。"

⑥已矣夫子，这一句有几种断句法。郭庆藩《集释》本作"已矣夫子"。《释文》，"已矣夫"三字为句，"子"属下读。又林云铭注本，"已矣"连上读，"夫子"连下读。按：断句不同，仅语气感情稍有差异，而意义仍同。译文仍依郭本。发，开发，启发。无所发予之狂言，林希逸说："夫子在，则有启发予之大言；今既死，则无启发予之言，盖谓老龙吉死而无言矣。"狂言，成《疏》："犹至言也，非世人之所解，故名至言为狂言也。"译文从林成说。惟林

云铭说:“道之体，本无所容其狂言启发。无所发，即下面‘藏’字之义。”其说姑存。

⑦弇(yǐn掩)堈(gāng冈)吊，李颐说:“弇堈，体道人;吊，其名。”

⑧系焉，《释文》:“谓为物所归投也。”系，意即依属，归依，仰仗。

⑨今于道四句，成《疏》:“今老龙之于玄道，犹豪端万分之未一，尚知藏其狂尚，处顺而亡，况乎妙悟之人，曾肯露其言说!”林希逸说:“今神农于道，未有所见，而亦知老龙之死，为藏其狂言，况其体道与老龙同者乎?”按:一说“今于道”者，指老龙吉，一说指神农，二说均可通，译文从后一说。端，末端。未得处其一焉，未能从中估到一分。焉，于是，从这当中。夫,远指代词,那，那些。

⑩视之两句，《老子》第四十一章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也是这样。“视之”“听之”的“之”均指道。

⑪于，疑当训“而”，连词。谓之冥冥，双宾语句。之，指道。

⑫所以两句，郭《注》:“冥冥而复非道，明道之无名也。”成《疏》:“论曰冥冥而谓之冥冥,犹非真道也。”按:《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第一章)”,“道隐无名”(第四十一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五十六章)，都是说的这个意思。“所,”疑当训“是”或“此”。所以，是以，以此。而，用同“则”。也，用同“矣”(训见《经传释词》等书)。《浅注》说:“于人之论者，谓之冥冥”两句，是说:“对于人们中那些谈论什么是至道的，就可以说他是胡里胡涂的人了。”疑欠妥。上两句和这两句，意思是紧密相连的。上两句前文是说，道本来是“视之无形，听之无声”的，而人之论者，把它叫做“冥冥”。这两句紧接着论断说，用这样称说来论道，那也不是道了。

⑬泰清，无穷，寓托人名。成《疏》:“泰，大也。夫至道弘旷,恬淡清淡,囊括无穷，故以泰清,无穷为名也。”

⑭吾知四句，成《疏》:“贵为帝王，贱为仆隶，约聚为生，分散为死，数乃无数。此略言之，欲明非名而名，非数而数也。”

⑮之，指示代词，这。也，句中语气词，表顿宕。乎，同于。无始，与上文的“无为”均寓托人名。

⑯不知四句，成《疏》:“不知合理，故深玄而处内;知之乖道，故粗浅而疏外。”深、浅,内、外，均指修道的工夫而言。之，指道。

⑰中，成《疏》:“泰清得中道而嗟叹，悟不知乃真知。”宣颖说:“中，仰字之误。”按:成训“中”为“中道”，疑非是。宣说可从。中，《释文》:“崔譔本作‘卬’。”“中”与“卬”形近而误。卬,同仰。《淮南子·道应训》作“泰

清仰而叹曰”，亦其证。

⑱孰知句，奚侗说：“孰知不知之知”一句，语意未完，《淮南子·道应训》作‘孰知知之为弗知，弗知之为知邪？’此文夺‘知之为不知乎’一句。按：如《淮南子》文，不仅多“知之为不知乎”一句，前句并多一“为”字。比较起来，《淮南子》文语意较为完整明确一些。但依原文，尚不害意，译文仍从。

⑲三“而”，疑当训“则”。三“也”，疑当训“矣”。

⑳形形之不形，郭《注》：“形自形耳，形形者竟无物也。”按：如郭《注》，义颇难明。从语法上说，三个“形”，本来都是名词，即形体。但第一个“形”有使动意义。形形，意即使有形之物具有形体。此指道言。第三个“形”用为一般动词。不形，意即不具形体。道是不具形体的。又，奚侗说：这一句“‘知’字上夺‘孰’字。宜依《淮南子·道应训》补。”其说可从。上文说，“道不可闻”，“道不可见”“道不可言”，这一句紧接上文，作一反诘。大意是说，谁知道使物具有形体的无形之道呢？

㉑道不当名，林希逸说：“当，对也。有道之名，则名与道对立，即离其本然之真矣。故曰，道不当名。”王先谦说：“上云：‘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知形形之不形’，则知不当指名矣。按：王说可从。名，本为名词，这里用如动词，意为“有名”或“指名”。《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所以，道是不应当有名的。道而有名，那便不是真正的道了。

㉒虽问句，郭《注》：“不应则非问者所得，故虽问之，亦终不闻也。”王先谦说：应者固非问者亦非是。按：两说疑均可通，译文从王说。上一句指应者言，这一句指问者言，下一句说“道可问，问无应”，则是兼指二者。依王说条理亦分明。

㉓穷，章炳麟说：“穷，借为空。《诗·小雅》：‘不宜空我师。’《传》：‘空，穷也。’‘穷’‘空’声相似。”

㉔无内，郭《注》：“实无而假有以应之者外矣。”郭嵩焘说：“道无应，意揣夫道而应之，是循外也，故曰无内。”无内，盖指内心于道无所得，亦即今语所谓“心中无数”之意。

㉕大，通太。宇宙，太初，林希逸说：“宇宙，可见者也，故曰外。太初，不可见者也，故曰内。”

㉖昆仑，太虚，成《疏》：“昆仑是高远之山，太虚是深玄之理。”阮毓崧说：“昆仑，喻至高远之境也。过此乃能弃绝尘埃，遨游于太虚玄妙之境，逍遥于无何有之乡。”

【译文】

婀荷甘和神农一起求学于老龙吉。神农靠着几案，关上门，白天里在睡觉。中午时分，婀荷甘破门而入，说："老龙死了！"神农拄着拐杖，站了起来，然后，又咣当一声，丢下拐杖，笑了笑说："先生知道我孤癖鄙陋，谩诞不专，所以抛弃我死去了。完了，我的老师！你没有留下什么启发我的至言就死去了啊！"

弇堈吊听到这件事，说道："悟道的人是天下的君子所仰仗的对象。现在〔神农〕对于道，连豪毛尖的万分之一都还没有得到，竟然能知道〔老龙〕是怀藏着至言而死，更何况那些悟道之人呢？〔道，〕看上去没有形影，听起来没有声音，而现在一些论道的人，称它为冥冥。既然可以用这种称说来谈论道，那就不是道了。

于是，泰清便问无穷道："您懂得道吗？"

无穷说："我不懂"。

泰清又问无为。无为说："我懂得道。"

泰清说："您既然懂得道，那道有名数吗？"

无为说："有。"

泰清说："那名数是些什么呢？"

无为说："我懂得道，可以贵，可以贱，可以聚合，可以分散，这就是我赖以懂得道的名数的依据。"

泰清又拿这些话去问无始道："那无穷的不知道和无为的知道，究竟谁是谁非呢？"

无始说："不懂道的，工夫可深奥；懂道的，工夫就浅薄了。不懂道的可称内行，懂道的则是外行了。"

于是泰清仰着头感叹地说："不懂道便是懂道啊！懂道便是不懂道啊！谁能知道不懂道的懂道呢？"

无始说："道是不可听闻的，能够听闻的便不是道了；道是不可以察看的，能够看得见的便不是道了；道是不可以言说的，可以言说的就不是道了。谁能知道那使有形之物具有形体的无形之道呢，道是不

应当有名的。”

无始说:“假如有人问道便回答他的人，实际是不懂得道。虽然是问道的人,〔但也说明〕他根本没有听过道。道没有可问的,问了也没有可答的。本来没有什么可问却还要去问别人，这只是空问;本来没有什么可答却还要去回答别人，这实际是心中无数。拿心中无数去回答空无所有，象这样子，向外不能对宇宙进行观察,向内不能对太初有所了解。因此，既不能超越那昆仑的高处,更不能遨游于太虚玄妙的境界。

光曜问乎无有曰①:“夫子有乎，其无有乎②！”

光曜不得问③，而孰视其状貌④，窅然空然⑤，终日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搏之而不得也⑥。

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⑦；及为无有矣，从何至此哉⑧。”

【注释】

①光曜，无有，寓托人名。成《疏》:“光曜者，是能视之智也。无有者，所观之境也。智能明察，故假名光曜；境体空寂，故假名无有也。”

②夫子两句，《浅注》说:“夫，句首助词。子，您。”按：夫，作为句首助词，过去也称发语词。这种词用在一个句子的开头，有提挈的作用。因此，杨伯峻先生称为“提挈助词。”它通常用于一个论点或叙述的开端。象这样在对话中向对方提问有无（或是非）一类句子的前面用“夫”的，在古汉语中似乎少见。这里的“夫子”似应视为一种尊称，犹言今语“先生”。其，用作选择连词，相当于“抑”“还是”。

③光曜不得问，俞樾说:“《淮南子·道应训》‘光曜不得问’上有‘无有弗应也’五字,当从之。惟无有弗应，故光曜不得问也。此脱五字，则义不备。”按：如俞说，“光曜不得问”上添“无有弗应也”五字，于义自较完备，但不添这五字似于理亦顺。因为既然是“无有”，它就不可能“有应”了。且下文有“光曜不得问”一句，则“无有弗应”之义，已不言自明。译文仍从原文。

④孰，通熟，仔细。

⑤窅然，王念孙说："窅，借为窈。"《说文》："窈，深远也。"

⑥搏，《说文》："索持也。"犹言捉摸。

⑦予能两句，宣颖说："有曜无质，是能有而无矣，未能皆竟无之为无也。"

⑧及为无有矣，刘文典说："'及为无有'当依《淮南子·道应训》作'及为无无'。"按：及，疑当训"若"（见《经传释词》）。无有，无而实有。这仍是从光曜自身说的。前面说予能"有无"，是从"无"的角度说的；这里的"无有"，是从"有"的角度说的。这一句是说，若是象我这样无而实有，那从何能达到这一境界呢？此，和上文的"此"，均指"无无"。《浅注》说："'无有'强调无，等于今天说没有。'有无'强调有，虽然有的是无形无声的东西（光），但还是有。"疑欠妥。

【译文】

光曜问无有道："先生是有呢，还是没有呢？"

光曜不能再问下去，便仔细地观察他的形貌，那深远莫测、空空如也的样子，整天看他却总看不见，倾听他却总听不到，捉摸他却总摸不着。

光曜说："真是到顶了！还有谁能达到这一步呢？我总算能达到"有无"的境界了，却还不能达到"无无"的境界啊。要是象我这样地无而实有那又从何能达到这种境界呢？

大马之捶钩者①，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②。大马曰："子巧与？有道与？"

曰："臣有守也③。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钩，于物无视也④，非钩无察也⑤。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长得其用⑥，而况无不用者乎！物孰不资焉⑦。"

【注释】

①大马，《释文》："司马也。"成玄英林希逸训"大司马"。奚侗说："大司马称大马，犹《汉书·食货志》称大司农为大农也。"捶，《释文》："或说云：

江东三魏之间皆谓锻为捶，字音亦同。成《疏》训“打锻”。按：《淮南子·道应训》：“大司马捶钩者”，沈德鸿注：“捶，锻击也。”现今江南广大地区方言均说锻打为“捶”或“捶打”，惟字音不同。钩，成《疏》：“腰带也。”林云铭说：“剑名。”《淮南子》沈德鸿注：“钓钩也。”按：沈训“钩”为“钓钩”，不可取。林说可从。捶钩者既属大司马，则钩应系兵器之类。古笈中训“钩”为兵器如刀、剑之类的，其例甚多。至于成《疏》训“钩”为“腰带”，或即所谓“带钩”。《孟子》：“岂谓一钩金？”《注》：“钩，带钩也。”带钩，虽与大司马有关，但终不如兵器那样紧要。

②不失豪芒，成《疏》：“知斤两之轻重，无豪芒之差失也。”按：这一句是说捶钩者的工艺精巧，无丝毫差失，恐并非单指“知斤两之轻重”而言。又《浅注》说：“指锻打出来的钩，十分尖锐，与豪芒都无差别。”说亦欠妥。“豪芒”一语，用来比喻微小是可以的，用来比喻尖锐却不大妥当。且钩，如《浅注》说是一种似剑而曲的兵器，而这种兵器竟又同豪芒一样的尖锐，这也使人难解，究竟这一种尖锐的兵器是什么样式了。

③臣有守也，王念孙说：“守，即‘道’字。《达生篇》‘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证。‘道’字古读若守，故与‘守’通。”王说可取。《浅注》说：“有守，有所遵守。”于义牵强。

④于物两句，苏舆说：“此即不以万物易蜩翼之旨。”按：物，指外物，除钩以外的其他东西。于物无视，犹言于外物一无所视。

⑤是用两句，成《疏》：“所以至老而长得捶拘之用者，假赖于不用心视察他物故耳。”之，这，指代捶钩。假，借助。不用，指不用外视。者也，用同“也”，惟语气较强，表判断肯定。以，连词，犹言“因而”。

⑥而况句，林云铭说：“而况乎道固无不用者乎？”王先谦说：不用善矣，乃并此不用而无之，所谓无无也。按：不用，有所不用。有所不用，仍然是有心于用。无不用，意即连不用之心也没有，也就是无心。无心指道言。

⑦万物孰不资焉，林云铭说：“万物孰不资于此，而漫以见用乎？”阮毓崧说：“道固万物之所资以为用者。《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乾元，万物资生。’此‘资焉’义同。”资，资取，取给。焉，于是，犹言在这里，从这里。

【译文】

大司马的锻打刀剑的工人，年纪已经八十岁了，〔工夫不减当

年，〕竟然没有丝毫差错。大司马说："您有技巧呢，还是有道呢？"

锻工说："我有道啊。我年才二十岁的时候，就爱好锻打刀剑，对于别的东西一眼也不看，不是刀剑从不留心。这样，我能有所用于捶钩方面，就是借助于有所不用于外物，因而也便长期地得其所用，何况是连不用之心也没有的事事无心的人呢？万物谁个不从这里取给哩？

冉求问于仲尼曰①："未有天地可知邪？"

仲尼曰："可。古犹今也。"

冉求失问而退②，明日复见，曰："昔者吾问'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犹今也。'昔者吾昭然，今者吾昧然③，敢问何谓也？"

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为不神者求邪④？无古无今，无始无终⑤，未有子孙而有子孙⑥，可乎？"

冉求未对。仲尼曰："已矣，未应矣⑦！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⑧，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体⑨。有先天地生者物邪⑩？物物者非物⑪。物出不得先物也⑫，犹其有物也⑬。犹其有物也，无已。圣人之爱人也终无已者，亦乃取于是者也。"

【注释】

①冉求，孔子的学生，姓冉，名求。

②失问而退，成《疏》："失其问意，遂退而归。"

③昭然，光明貌，指心里明白。昧然，昏暗貌，指思想迷糊。

④昔之四句，成《疏》："先来未悟，锐彼精神，用心求受，故昭然明白也后时顿解，不复运用精神，直置任真，无所求请，故昧然闭塞也。"王先谦说："不神者，迹象也。滞于迹象，故复求解悟。"按：两句中的"神"，宜如成《疏》，解作"用神"。"神"本为名词，但这里用如动词，有"用神"之意。两句中的"者"，疑用同"则"（见《古书虚字集释》）。

⑤无古两句，阮毓崧说："此与《则阳篇》'除日无岁，无内无外'是一样句法。"从文意看，"古"与"今"，"始"与"终"都是因果关系，意即没有"古"就没有"今"，没有"始"就没有"终"。

⑥未有句，《释文》："言其要有由，不得无故而有；传世故有子孙，不得无子而有孙也。如是，天地不得先无而今有也。"

⑦已矣两句，成《疏》："冉求未对之间，仲尼止令无应，理属于此，更何所言也？"

⑧不以两句，郭《注》："夫死者独化而死耳，非夫生者生此死也。生者亦独化而生耳。"林云铭说："人之未生，不得叫做死，不以生而生其死；人之既死，未必遂无生，不以死而死其生。"按：上句的第二个"生"和下句的第二个"死"，疑均有意动之意。生死，意即认为死者生；死生，意即认为生者死。

⑨死生两句，阮毓崧说："死者自死，非必有待生者而后死；生者自生，非必有待死者而后生；要皆体道之一气，自然有所消长耳。"

⑩有先句，林云铭说："言独有道居天地之先，物无先天地生者。"按：先天地生，即先于天地而生。《老子》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老庄认为，先于天地而生者，只有道，物是不能先于天地生的。者，用同"之"（见《经传释词》）。

⑪物物者，即造物者，指道言。物物，以物为物，主宰万物。

⑫物出句，宣颖说："一有物出，已涉形器，不得为先乎物者矣。王先谦说：万物并出，物不得先物。"上句说：物不能先于天地而生，这一句则是说，物不能先于物而出。先于天地而生的只有道，先于物而存在的也只有道。

⑬犹，褚伯秀说："'犹'字疑当作'由'。"按："犹"同"由"，宣颖所说亦同。《孟子·梁惠王上》："民归之由水之就下。"《公孙丑上》："以齐王，由反手也。"杨伯峻先生《注》："由，音义完全和'犹'字一样。"《浅注》解"犹"作"且"，疑较牵强。其，承上文指物物者。有，用同"为"（训见《经传释词》），引申作"造成""造就"。

【译文】

冉求问孔子道："没有天地之初可以知道吗？"

孔子说："可以。古和今一个样。"

冉求感到失其所问便回去了。第二天又去拜见孔子，说："昨天我问'没有天地之初可以知道吗？'先生说：'可以，古和今一个样。'

对于这，昨天我倒明白，今天却胡涂了。请问这该怎么说呢？”

孔子说：“昨天明白，是用精神先去领略了它；现在胡涂，只怕是又因为〔滞于外物〕不用精神去领略探求吧。没有古代就没有今天，没有开始也就没有终结。没有子孙之前却有了子孙，行吗？”

冉求没有回对。孔子说：“算了吧，也无须回答了！〔万物都有生，〕但不能因为有生而认为死者也是生；〔万物都有死，〕也不能因为有死而认为生者也是死。死和生有相对待的吗？它们都有各成一体的因素。有先于天地而生的物吗？造物者并不是物。物的产生不能先于物的存在，只是有了造物者才造成了物。由于造物者造就了物，才能使万物化生而无穷尽。圣人关爱人群始终没有停息，就是取法于这方面哩。”

颜渊问乎仲尼曰：“回尝闻诸夫子曰①：‘无有所将，无有所迎②。’回敢问其游③。

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④，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⑤。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⑥。安化安不化⑦，安与之相靡⑧，必与之莫多⑨。狶韦氏之囿，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汤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师，故以是非相整也⑩，而况今之人乎！圣人处物而不伤物⑪。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⑫。唯无所伤者，为能与人相迎将。山林与！皋壤与⑬！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⑭。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⑮。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⑯。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务免乎人之所不免者，岂不亦悲哉⑰！至言去言，至为去为⑱，齐知之所知，则浅矣⑲！”

【注释】

①诸，用同“于”。

②将，送。

③游，奚侗说："借为‘由’。《左传》‘养由基’，《后汉书·班彪传》作‘游，’是其证。"按：奚说可从。成《疏》解"敢问其游"句，亦作"问其所由"。《浅注》说："游，即游心，精神活动。其游，指精神进入不迎不将的境界。"似较牵强。

④外化句，成《疏》："古人纯朴，合道者多，故能外形随物，内心凝静。"林希逸说："应物而不累于物，则为外化；因感而应，不动其心，则为内不化。"

⑤内化句，林希逸说："与物为构，日以心斗（按：语出《齐物论》），则为内化；与物相靡相刃而见役于内，则为外不化。"林云铭说："外化而内不化者，应物而心不与之俱；内化而外不化者，心无定而为物所撑持也。"

⑥一不化，郭《注》："常无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与物化耳。"林希逸说："以我之内不化者而外应乎物，所过者化而无所迎将，则化不知，不化亦不知。故曰：‘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⑦安化句，林云铭说："安化安不化，是诘词，言安所化乎？安所不化乎？"

⑧靡，靡顺，依随。

⑨必与之莫多，林云铭说："莫多，即一不化者。"并见下注。

⑩狶韦氏四句，郭《注》："言夫无心而任化，乃群圣之所游处。"这以下四句，郭《注》："夫儒墨之师，天下之难和者，而无心者犹故和之，而况其凡乎？"按：关于这一节文字，除郭象外，尚有多种解说，然于义终难释然。马叙伦说，从"君子之人"至"而况今之人乎"为《列御寇》文错简，是可备一说的。如或不然，则这段文字或可这样理解：上文说："安化安不化？安与之相靡？必与之莫多。"多，从与下文之联系来看，疑为"外"之误。（"㣺"的古文作"多"，"外"的古文作"夘"，二者形似易误。）外，《说文》："远也。"莫外，意即莫远。"狶韦氏之囿"四句中的"之"，疑均用同"以"或"有"（训见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囿，《说文》："苑有垣也。"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圃，《说文》："种菜曰圃。"宫，《白虎通》："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暑，宫之言中也。"室，《说文》："实也。"这样，狶韦氏有囿，黄帝有圃，有虞氏有宫，汤武有室，固然有如王夫之所说，"囿降而圃，圃降而宫，宫降而室，日趋于隘下"，但从君人者来说，一方面是占有越来越多，另方面与外界则越来越疏远了。这种作法，实际上也就是"内化而外不化"越来越严重了。下四句中的"之"，指示代词，这类，这些。君子之人，犹言君子这一类的人。者，用同"之"。故，用同"固"，本来，原来。𩏑，名词用如动词，有"排挤""倾轧"之意。

⑪处物句，成《疏》："处俗和光，利而不害，故不伤之也。"按：《老子》第六十章说："圣人亦不伤人。"第八十一章说："天之道，利而不害。"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⑫不能伤，不能伤害他。"伤"后省略了宾语"之"。

⑬皋，水边的高地。皋壤，犹言高原。《阙误》引江南古藏本"皋壤"句下有"与我无亲"四字。其说姑存。

⑭止，使动用法。弗能止，不能使之止。从"山林与"至"其去弗能止"一节，林云铭说："山林皋壤之中，与我本无亲也。世人于营营之时，自觉烦扰，每有思休而乐就焉。及一旦入手其中，寂寞无聊，又未免静中思动矣。是无故而乐，无故而哀也。此言是非本无定在，皆由人心所造，其所以为内化而外不化者也。"

⑮直，特，不过。逆旅，客店，旅舍。郭《注》："不能坐忘自得，而为哀乐所寄也。"

⑯知遇两句，王先谦说："遇有穷，知亦有穷。知以能为能，而不知以不能为能。"马其昶说："郭象《注》曰：'所不能也，不能强能也。'由此观之，知与不知，能与不能，制不出我也，当付之自然也。似郭本'能能'上衍'知'字。"按：马说可从。"知遇而不知所不遇，能能而不能所不能"，文正相偶。遇，遇见。前"遇"借代遇见的事物。一、三、四这三个"能"，均为动词，意为"能做""能办"。第二个"能"，借代能做的事物。

⑰岂不句，试作"岂不悲哉"或"不亦悲哉"，均可通。以此，"岂""亦"二字疑衍一字。

⑱至言两句，成《疏》："至理之言，无言可言，故去言也。至理之为，无为可为，故去为也。"按：《老子》第二章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三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五十六章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都是这个意思。

⑲齐知之所知，宣颖说："必欲以知之所知，齐之使皆无不知，岂见道者之为哉？按：《齐物论》说："知止于其所不知。"这里所说亦同。齐，齐同，使动用法。"之"后省略了介词"于"。

【译文】

颜回问孔子道："我曾经听得先生说：'不要有所送，也不要有所迎'。请问这当中的道理。"

孔子说:“古时候的人，外表上能随顺外物的变化而变化,内心里却凝静而无变化；现在的人，内心游移多变,而在外表上却不随顺外物的变化而变化？〔古人〕能随同外物变化，就是因为内心凝静而无变化。内心怎么才变化？怎么才不变化？对于外物，怎样才能互相靡顺？那就必须随同它,而不疏远它。狶韦氏有囿,黄帝有圃,有虞氏有宫，汤武有室,〔他们与外界的关系一个比一个地疏远了。至于〕君子这一类的人，象儒家和墨家的老师,本来就是以是非之见而互相排挤哩，何况现在的人呢？圣人与外物相处并不伤害外物。不伤害外物的人，外物也不能伤害他。只有对外物无所损伤的人,才能和人们相迎相送。〔可现在的人呢，对周围的事物不满意时，〕什么山林哪，高原哪，〔与我无亲无故，〕也能使我欣然自乐哪！但欢乐还没有过去，悲哀又跟着来了。悲哀和欢乐的来临，我不能抵御它；它去了，我也无法使它停下来。可悲啊！世上的人,只不过是外物的旅舍罢了:〔人的一生，〕知道自己所遇见的事物,却不知道自己没有遇见过的事物；能够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却不能做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情。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本来是人所不能避免的。总想努力去避免人所不能避免的事情，难道不可悲吗？最好的言论是不用言论,最大的作为是无所作为。要使人的知识在所知的方面都能齐同,那可就浅陋哩。”

庚 桑 楚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①，偏得老聃之道②，以北居畏垒之山③。其臣之画然知者去之④，其妾之挈然仁者远之⑤；拥肿之与居⑥，鞅掌之为使⑦。居三年，畏垒大壤⑧。畏垒之民相与言曰："庚桑子之始来，吾洒然异之⑨。今吾日计之而不足，岁计之而有余⑩。庶几其圣人乎⑪！子胡不相与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⑫？"

庚桑子闻之，南面而不释然⑬。弟子异之。庚桑子曰："弟子何异于予？夫春气发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万宝成⑭。夫春与秋，岂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⑮。吾闻至人，尸居环堵之室⑯，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⑰。今以畏垒之细民而窃窃焉欲俎豆予于贤人之间⑱，我其杓之人邪⑲？吾是以不释于老聃之言⑳。"

【注释】

①老聃，《史记·老子传》："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他主张"无为而治"。役，成《疏》："门人之称；古人事师，供其驱使，不惮艰危，故称役也。"庚桑楚，成《疏》："姓庚桑，名楚，老君之弟子，盖隐者也。"

②偏得句，成《疏》："老君大圣，弟子极多，门人之中，庚桑楚最胜，故称偏得也。"偏得，林希逸说"独得也"，阮毓崧说"尚未全得"。

③畏垒，《释文》："李云：畏垒，山名也。或云在鲁，又云在梁州。"以，因此，连词。北，往北，方位名词用作动词表动作趋向。

④臣，成《疏》"仆隶"。画然，《释文》"画音获"。郭《注》"饰知"；林

希逸说“分明之意”。画然知者，成《疏》“画然饰智自明炫者”。去之，成《疏》“斥而去之”。去，使动词。

⑤挈（qie切）然，郭《注》“矜仁”；《释文》“本又作契，同”。《浅注》“本指讲信用的契约，引伸为自信”。挈然仁者，成《疏》“挈然矜仁苟异于物者”。远之，成《疏》“令其疏远”。远，使动词。

⑥拥肿句，成《疏》：“淳素之士与其同居。”拥肿，郭《注》“朴也”。司马彪说“丑貌”，林云铭说“无用之木”。

⑦鞅掌句，成《疏》：“率性之民供其驱使。”鞅掌，《郭注》“自得”，林云铭说：“不为仪容也”，王先谦说：“劳苦奔走之人”。

⑧壤，通穰：本亦作穰，《广雅》释“丰也”。

⑨吾，我们，畏垒人民自称。洒然，《释文》：“崔、李云：惊貌。”又，洒然异之，林云铭说：“洒然独有异于常人也。”异，意动词，认为……行为怪异。

⑩今吾两句，《释文》：“向云：无旦夕小利，顺时而大穰也。”成《疏》：“贤圣之人，与四时合度，无近功故日计不足，有远德故岁计有余。”日、年，名词用作副词。前“而”字，虽或；后“而”字，却。

⑪庶几（jī），差不多，或许，表希望和可能。

⑫子胡不两句，子，作“人”“男女”解，表泛称，为“人们”之意。胡，何。相与，一起。尸，《仪礼·士虞礼》“祝迎尸”郑注：“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见亲之形象，心无所系，立尸而主意焉。”祝，《说文》“祝，祭主赞辞者。”社，土地神；稷，谷神。社、稷，这里作为动用法。林希逸说：“尸祝社稷，只是敬祀之意。四字轻重一般。”宣颖说：“言立一尸而祝祭之，附之社而稷享之。”

⑬南面句，林云铭说：“南面，与下文不释老聃之言，两相呼应。言南望老子而有媿色也。”林希逸说：“不释然，不乐也。”案：成《疏》，南面，“立为南面王”，非是。

⑭万宝，元嘉本作万实。万宝，各种果实。

⑮岂无二句，宣颖说：“得同德。”阮毓崧说：“言春与秋若是生成，岂非大德？惟大道行乎自然，致万物被之不觉耳。”然，指自然这样。已，同以，解作乃，正是。

⑯尸居句，成《疏》：“四面环各一堵，谓之环堵，所谓方丈室也。如死尸之寂泊，故言尸居。”宣颖说：“隐居不耀。”尸，名词用作副词。

⑰百姓二句，林云铭说：“百姓亦率其性之自然，不知有愚贤不肖之分别而谋所向往，方为大道之行也。”林希逸说：“如，亦往也。”按：《说文》：“如，

从随也。”段注：“随从，必以口；从女者，女子从人者也。”所如往，指随从向往的人。猖狂，这里指恣意悠游自适、不受约束。

⑱以：此，指示代词。窃窃，成《疏》：“偶语平章。”又，细语也，计较之貌。俎豆，宣颖说“奉祀”。俎豆，古代祭具，这里借代为奉祀，崇拜。

⑲我其句，宣颖说：“杓音标，北斗柄三星。喻高自表著，如斗柄之以旋指示人知时也。”其，岂，难道，反诘副词。

⑳不释句，阮毓崧说：“聃之教，‘生而不有’。又曰，‘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今畏垒之民反此。是必我有反乎师训者。我其何能释然也。”

【译文】

老聃的弟子中有个名叫庚桑楚的，独特地领会到了老聃学说的真谛。因此，去北边隐居畏垒山中。那臣仆中炫耀智慧的就让他们辞去，那侍妾中标榜仁惠的就让她们远离；只让那些淳朴迟钝的留下一起生活，勤苦自甘的留下一起劳动。安家三年，畏垒这个地方就大丰收。〔于是〕畏垒的老百姓相互议论说：“庚桑楚初来时，我们惊诧地认为他不是自己人。现在，我们从旦夕近利计算虽然不很充足，可是从全年收入来计算却是家有余裕。庚桑楚差不多该算是圣人啊！我们这些人怎么不一起设主祷祝，立庙祀享他呢？”

庚桑楚听到畏垒人民的议论，南向遥望心感不安。弟子们认为这很奇怪。庚桑楚说：“你们对我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看那春气一旦勃发就会百草生长，恰值秋天来临就会各种果实成熟。那春生秋实，难道没有天道功德就这样的吗？这正是天道运行，自然变化的结果啊！我听说：至德之人，形如尸主寂静无为地居住在方丈斗室之中；而老百姓恣意悠游自适，不谋求向往从人。现在，这些畏垒小小百姓，却私下里想把我放进贤人之间来崇奉，我难道要做供人瞻仰的北斗式人物吗？正想到有关老聃〔‘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谓我自然’〕的箴言，我因此感到不安。”

弟子曰：“不然。夫寻常之沟①，巨鱼无所还其体②，而鲵

鳅为之制③；步仞之丘陵④，巨兽无所隐其躯，而孽狐为之祥⑤。且夫尊贤授能，先善与利⑥，自古尧、舜以然⑦，而况畏垒之民乎⑧！夫子亦听矣⑨！”

庚桑子曰：“小子来！夫函车之兽⑩，介而离山⑪，则不免于网罟之患；吞舟之鱼，砀而失水⑫，则蚁能苦之⑬。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⑭。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⑮！且夫二子者⑯，又何足以称扬哉！是其于辩也⑰，将妄凿垣墙而殖蓬蒿也⑱。简发而栉，数米而炊⑲，窃窃乎又何足以济世哉⑳！举贤则民相轧㉑，任知则民相盗㉒。之数物者㉓，不足以厚民㉔。民之于利甚勤㉕，子有杀父㉖，臣有杀君；正昼为盗㉗，日中穴阫㉘。吾语女㉙：大乱之本㉚，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㉛。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

【注释】

①寻常，八尺曰寻，倍寻曰常。

②还（xuán玄），旋转。

③鲵（ní尼），小鱼而有脚。鳅，一作鳅，泥鳅。制：郭庆藩说：“《释文》云，制，折也，小鱼得曲折也。制与折，本古通用字。”奚侗说：“制当作利，形近而误。”按：从奚说于义为长：“制”与下文“祥”为互文。

④步仞，六尺为步，七尺曰仞，广一步高一仞也。孔安国说：八尺曰仞。《小尔雅》云：“四尺曰仞。”丘陵，王叔岷说：“疑崔本作‘丘’，下无‘陵’字。”

⑤孽（niè聂）狐，妖孽之狐。孽通孽。祥，吉祥。宣颖说：“二喻，言细民本易于得意。”

⑥先善句，王先谦说：“利禄先与善人。”林云铭说：“善利，以功之及人言。”按：与上文“尊贤授能”结构同。先，尚也；与，许也。意思是：崇尚善良、称许利物。

⑦以，同已。

⑧况畏垒之民，林云铭说：“今畏垒之细民，亦望治之心切也。”宣颖说：

"此言报德，且正是古意。"（细民，指小小百姓。）

⑨听，听从。宣颖说："置之可也。"

⑩函车之兽，成《疏》："其兽极大，口能含车。"宣颖说："函同含，亦吞之义。"

⑪介而离山，《广雅》曰"介，独也。"一本作分，郭庆藩说："分与离相属为义，则作分是也。古书'介'书作'分'，分俗作兮，二形相似，故传写多讹。"高亨说："作分是也，分读为贲。《大戴礼·夏小正》：'玄驹贲。'其传曰：'贲者何也？走于地中也。'是贲有走义，实借为奔。《说文》'奔，走也。'分、贲，古通用。"从郭、高说。

⑫砀，阮毓崧说："砀音荡，言流荡而失水也。"林希逸说："此喻名见于世能害其身也。"

⑬苦，使……困苦，使动用法。

⑭鸟兽二句，宣颖说："皆以深藏自全。"

⑮深眇，成《疏》："远迹尘俗，深就山泉。""眇，远"。宣颖说："以上一层，言相耀则祸世。"

⑯二子，指尧舜。

⑰是其于辩，宣颖说："凡事分辨，如尊贤授能，先善与利之为。"是，犹若，如也，比喻词。其，代尧舜。

⑱将妄句，郭《注》："将令后世妄行穿凿而殖秽乱也。"成《疏》："物性之外，别立尧舜之风，以教迹令人仿效者，犹如凿破好垣墙，种植蓬蒿之草以为藩屏者也。"将，接近。殖，种殖。

⑲简发二句，宣颖说："形容烦屑。"简，择。栉，梳发。数（shu蜀），计算。

⑳窃窃乎句，成《疏》："祖述尧舜，私议窃窃，此盖小道，何足救世。"乎，作词素，表状语。济，救。

㉑轧，争也，相倾也。

㉒盗，宣颖说："诈也。"

㉓之，此。数物，林希逸说："言以上数事也。"成《疏》："谓举贤任知等也。"

㉔不足句，成《疏》："此教浮薄，不足令百姓淳厚也。"厚，使……淳厚。

㉕勤，卖劲。

㉖有，犹因也。

㉗正昼，中午，指大白天。

㉘日中，中午。穴阫（Péi陪），挖墙打洞。《释文》："阫，墙也。言无所畏

忌。"

㉙语（yù吁）女，告诉你。女，通汝。

㉚本，根源。成《疏》："乱之根本。"

㉛其末句，成《疏》："千载之后，其弊不绝。"阮毓崧说："其末，谓流弊所及。存，在也。"乎，于。

【译文】

弟子们说："不能这样看问题。宽广仅丈尺的小水沟，大鱼没有旋转身子的余地，但小鱼认为它很便利；高度仅数尺的小丘陵，大兽没有隐蔽身子的地方，但妖狐认为它很如意。再说，尊敬贤者、授位能人，崇尚善行、称许利物，自古以来尧舜就已经这样，何况畏垒的人民〔有这种共同尊崇你的愿望〕呢？老师就听任他们吧！"

庚桑楚说："小伙子们，过来！〔应该懂得：〕那口能含车的巨兽，奔走离山，就不免受网罗的祸害；口能吞舟的大鱼，游荡失水，就是蚂蚁也能侵害它。所以，鸟兽从不满足飞栖的高度，鱼鳖从不满足游集的深度。重视保全形体生命的人，隐匿自身时，也总是不易满足远迹尘俗、深就山泉的生活哩！谈到那尧舜二人，又有什么值得称赞宣扬呢！象他们对于善与利、贤与能的分辨，近乎胡妄无知地拆除垣墙来种植蓬蒿。择选头发来梳洗打扮，计数米粒来安排炊煮，如此窃窃计议小事又怎么够济世救民呢！〔其实，〕一标举贤能就会导致人民倾轧相争，一任用智巧就会导致人民盗诈相害。这几项事务的实施，决不足以使人民淳厚。人民对于追求利益过分卖劲，儿子会因此杀父，臣子会因此弑君，白天抢家劫舍，日中挖墙破户。〔越轨行为，会相继而起。〕我可以向你断言：天下大乱的根源，一定会产生于尧舜的时期，它的流弊将存在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无疑会出现人吃人的社会哩！"

南荣趎蹵然正坐曰①："若趎之年者已长矣，将恶乎托业以及此言邪②？"

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③。若此三年，则可以及此言矣！"

南荣趎曰："目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而盲者不能自见；耳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而聋者不能自闻；心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而狂者不能自得④。形之与形亦辟矣⑤；而物或间之邪⑥？欲相求而不能相得⑦。今谓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虑营营。'趎勉闻道达耳矣⑧！"

庚桑子曰："辞尽矣。曰⑩：奔蜂不能化藿蠋⑪，越鸡不能伏鹄卵⑫，鲁鸡固能矣⑬！鸡之与鸡，其德非不同也⑮。有能与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见老子⑯！"

【注释】

①南荣趎（chu储），成《疏》："姓南荣，名趎，庚桑弟子也。"蹵（cù猝）然，吃惊的样子。

②恶（wū乌）乎，于何。托业，林希逸说"言受学也。"及，至。此言，林云铭说："指藏身深眇之言。"邪，疑问语气词。

③全汝形三句，陆长庚说："全汝形者，谓养其体而不亏。抱汝生者，谓守其性而不离。无使而思虑营营者，谓去其知识而不凿。"刘鸿典说："全形抱生，即保身养性也。性者，人所以生之理，故曰生。"《释名·释姿容》曰："抱，保也。"营营：成《疏》"徇生也"；《诗·小雅·青蝇》传："往来貌"；《汉书·扬雄传》注："周旋貌"。思虑营营，指脑子里整日盘旋着私心杂念。

④目之九句，宣颖说："目有同形，有目不明；耳有同形，有耳不闻；心有同形，有心不灵。"林希逸说："具人之形，其心耳目皆同。故曰吾不知其异也。"与，犹"于"也，表示两个实体的关系，译为对于。心，指脑子。

⑤形之句，《释文》"辟，开也"，假辟作闢。郭嵩焘说："辟，犹喻也"，王先谦说："言我形之与人形亦易喻矣。"即辟譬相通。《浅注》"句谓从外表看来，一个人的形体与得道者的形体相比，比如耳、目、心等一样，看不出有什么两样的。"

⑥而物句，王敔说："岂非物或间之邪?"宣颖说："物，物欲。"阮毓崧说："物欲间隔。"而，犹"其"也，表估量，意为可能、大概；间，蔽塞。或，有。

⑦欲相句，成《疏》："盲聋求于见闻，终不可得也，亦犹南荣求于悟解，无由致之。"相，偏指一方。相求，向你学道。

⑧趎勉句，《释文》："崔、向云：仅达于耳，未彻入于心矣。"阮毓崧说："闻道达耳，是识得大体。"高山寺本"勉"作"晚"。

⑨辞尽，成《疏》："言我才劣，未能化大，所说辞情，理尽如此。"

⑩曰，引古语。

⑪奔蜂，成《疏》："细腰土蜂也。"藿蠋，成《疏》："藿，豆也。蠋，豆中大青虫。"化，化育。

⑫越鸡，《释文》："司马、向云：小鸡也。或云：荆鸡也。"鹄，林希逸说："大鸟也"；即俗称天鹅。伏，孵，即母鸡卧在卵上。

⑬鲁鸡，《释文》："向云，大鸡也。"刘鸿典说："奔蜂越鸡自喻，以鲁鸡喻老子。老子者，道之所宗，故庚桑楚使趎见之。"

⑭与，比。

⑮德，事物的本质属性。

⑯胡，何。见，谒见。

【译文】

南荣趎严肃地正坐着，说："象我这年纪已够高了，将要怎样通过学习来达到藏身深渺的境界呢？"

庚桑子说："保全你的形体不受牵累，抱守你的天性不受侵蚀，不要让你的头脑总是盘旋在私心杂念里。象这样神凝形逸多年之后，就可达到上述所说的境界了。"

南荣趎说："人的眼睛对于外形来说，我看不出它们的不同，但盲人就视而不见；人的耳朵对于外形来说，我看不出它们的不同，但聋子就听而不闻；人的脑子对于外形来说，我看不出它们的不同，但疯子就思而不灵。一般人的形体对于得道人的形体两相比较，也明显相类似，可能是物欲有所蔽塞的差别吗？这正是我想向你学道而未能解悟的缘故！现在您对我说：'保全你的形体不受牵累，抱守你的天性不

受侵蚀，不要让你的头脑总是盘旋在私心杂念里。’我算是勉强听到‘道’旨进入耳朵里了！”

庚桑子说：“我能说的道理全完了。〔常言道：〕细腰小蜂不能育出豆中的大青虫，越地小鸡不能伏孵天鹅的大蛋，而大鲁鸡便能够。这种鸡跟那种鸡相比，它们的本质属性没有不同之处，所以存在有能和不能的差别，是因为它们的才能本来就有大小的不同。我现在才能低劣，不够进一步教导你，你何不去南方谒见老子呢？”

南荣趎赢粮①，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

老子曰：“子自楚之所来乎②？”南荣趎曰：“唯③。”

老子曰：“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④？”南荣趎惧然顾其后⑤。

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谓乎⑥？”

南荣趎俯而惭，仰而叹，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问⑦。”

老子曰：“何谓也⑧？”

南荣趎曰：“不知乎人谓我朱愚⑨，知乎反愁我躯⑩；不仁则害人，仁则反愁我身；不义则伤彼，义则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⑪？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⑫。愿因楚而问之⑬。”

老子曰：“向吾见若眉睫之间⑭，吾因以得汝矣⑮。今汝又言而信之⑯。若规规然若丧父母⑰，揭竿而求诸海也⑱，汝亡人哉⑲！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⑳，可怜哉！”

【注释】

①赢，成《疏》：“赢，裹也，担也。”

②子自楚句，成《疏》：“自，从也。问云：汝从桑楚处来？”

③唯，成《疏》：“唯，直敬应之辞也。答云如是。”

④子何与句，刘鸿典说：“谓挟众念而来也。”众，人的定语后置。

⑤惧然，郭庆藩说：“惧然，即瞿然也。盖惊貌。”

⑥谓，成《疏》：“谓者，言意也。”

⑦吾忘二句，林云铭说："言闻老子之说，不得其解。茫然不知置对之间，并欲问之语而失之也。"失，忘却意。

⑧何谓也，林云铭："问此欲问者何言也。"也，通邪，表疑问。

⑨知，通智。下同。朱愚，郭嵩焘说："《左传·襄公四年》'朱儒'，杜预注：短小曰朱儒。朱愚者，智术短小之谓。"胡远濬说："朱，铢通。钝也。"朱愚，即愚钝。乎，表停顿。

⑩愁，使……愁苦，使动用法。

⑪我安逃句，阮毓崧说："我如何乃可逃此患。"安，何。而，乃。可，合，指合道。

⑫此三言二句，宣颖说："与人借来之众妙。吾人只一心也，三言则三心，三心则三人矣。复辗转于知不知，仁不仁，义不义之间，则每一心中又加无数心，合三心计之，而人遂不可指数矣。"三言，指"不知、知"、"不仁、仁"、"不义、义"三项问题。

⑬因，凭借，指借重介绍。

⑭向，先，刚才。若，你。眉睫，《释文》："睫，目毛也。"刘鸿典说："得之眉睫之间，所谓眸子不能掩其光也。"眉睫，借代为神色表情。

⑮得汝，成《疏》："已得汝心。"

⑯信之，王先谦说："知吾言验。"

⑰若规规然：若，你。规规，《释文》："规规，失神貌。"若丧父母，若犹如也。宣颖说："失其根本。"然，状词的标志。

⑱揭竿句，《释文》："向云：言以短小之物，欲测深大之域也。"刘鸿典说："言失其根本，而愿求诸渺茫之境，不可得也。"揭，举。求，寻求。诸，之于，兼词；之，指代父母。

⑲女亡人，成《疏》："汝是亡真失道之人，亦是溺丧逃亡之子。"《释文》："崔云：丧亡性情之人也。"高亨说："亡借为妄，故通用。"译从高说。

⑳惘惘，林希逸说："忧愁不自得也"；阮毓崧说："无知貌，又惶遽貌。"欲反情性，成《疏》："欲还原反本，复归于实性真情"；林希逸说："言欲见自然之道。"反，通返。而无由入，林云铭说："而不得其所入之门。"宣颖说："失其所归。"

【译文】

南荣趎挑着粮食，经过七天七夜，到达了老子那里。

老子说："你是从庚桑楚那儿来的吗？"南荣趎答道："是的。"

老子说："你为什么同众多人一起前来呢？"南荣趎惊诧地回看自己的后面。

老子说："你不理解我说话的意思吗？"

南荣趎先是低头羞惭，继又仰面叹息，说："现在我忘却了我要回答的问题，因而也就忘却了我要咨询的问题。"

老子说："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南荣趎说："不讲智慧么人们会说我愚钝，讲智慧么反而使我自身愁苦；不讲仁惠便会危害别人，讲仁惠就反使我自身愁苦；不讲节义便会损伤他方，讲节义就反使我自身愁苦。我怎么摆脱这样的处境才合于道呢？这里所讲的三个问题是我感到忧虑的地方。希望借庚桑楚的介绍来请教您。"

老子说："刚才我看你眉宇间的表情，我就因此推知你的心事了。现在你又作了说明便证实了我的看法。你心神无主地好象孩子失掉了父母，却拿着竹竿到茫茫的海域去寻找尸体一样，你真是个失常的人啊！心情迷惘呀，你想恢复自己的真情天性，却无由入门，真值得同情呀！"

南荣趎请入，就舍①，召其所好，去其所恶②。十日自愁③，复见老子④。

老子曰："汝自洒濯熟哉⑤？郁郁乎⑥！然而其中津津乎犹有恶也⑦。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⑧，将内揵⑨；内韄者不可缪而捉⑩，将外揵⑪；外内韄者，道德不能持⑫，而况放道而行者乎⑬！"

南荣趎曰："里人有病⑭，里人问之，病者能言其病⑮；然其病病者，犹未病也⑯。若趎之闻大道，譬犹饮药以加病也⑰。趎愿闻卫生之经而已矣⑱。"

老子曰："卫生之经：能抱一乎[19]？能勿失乎[20]？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21]？能止乎[22]？能已乎[23]？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24]？能翛然乎[25]？能侗然乎[26]！能儿子乎[27]？儿子终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28]；终日握而手不掜[29]，共其德也[30]；终日视而目不瞚[31]，偏不在外也[32]。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33]，与物委蛇而同其波[34]。是卫生之经已[35]。"

南荣趎曰："然则是至人之德已乎[36]？"

曰："非也。是乃所谓冰解冻释者能乎[37]？夫至人者，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38]，不以人物利害相撄[39]，不相与为怪[40]，不相与为谋[41]，不相与为事[42]，翛然而往，侗然而来。是谓卫生之经已[43]。"

曰："然则是至乎[44]？"

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儿子乎！'儿子动不知所为，行不知之[45]，身若木槁之枝而心若死灰[46]。若是者，祸亦不至，福亦不来。祸福无有，恶有人灾也[47]！"

【注释】

①请入就舍，林云铭说："假先生之馆而卒业也。"成《疏》："于是退就家中。"案：林说是，成《疏》不可从。"入"下宜断句。入，指进入弟子行列。就舍，指移居弟子们的住所。

②召其二句，成《疏》："征求所好之道德，除遣所恶之仁义。"林希逸说："召其所好，欲求其是也；去其所恶，欲离其非也。"所恶，即指上文所患三言。

③自愁：成《疏》："未能契道，是以悲愁。"宣颖说："未即能之，故复愁。"

④复见老子，成《疏》："庶其请益，仍见老子。"

⑤洒濯（zhuó浊），刘鸿典说："言物欲累心，而用力去之，如水洗涤也。"熟哉：林云铭说："问其洒濯身心功夫，成熟与否。"

⑥郁郁句，林希逸说："郁郁乎，未宁一之意也。"林云铭说："郁郁自愁。"郁郁，沈闷不乐。乎，表感叹。

⑦然而句，成《疏》："津津而漏，以此而验，恶犹未尽也。" 林疑独说："犹有发现于外者。"津，口液。津津，口液外溢，引申为流露。恶，丑恶，不善，不纯。然而，然则，可见。

⑧ 韄（hù户），林希逸说："韄，以皮束物也。"《释文》："李云：缚也。《三苍》云：佩刀靶韦也。"外韄：林云铭说："如耳目之韄于声色。"宣颖云："外韄者，知为物所缚也。" 繁而捉，俞樾说："繁疑緐字之误。緐，俗作缴。《汉书·司马相如传》名家苛察缴绕，如淳曰：缴绕，犹缠绕也。" 宣颖说："捉，持也。" 夫，犹众，凡。

⑨ 揵（jiàn建），《释文》："向云：闭也。"林希逸说："揵，闭门之牡也。"内揵，王先谦说："内闭其心，以息耳目之纷。"

⑩内韄，林云铭说："心术韄于事为。" 王先谦说："心思为欲所缚。" 缪（móu牟），《释文》："结也。崔、向云：绸缪也。" 绸缪，结缚。捉，持。

⑪外揵：王先谦说："外闭其耳目，以绝心思之缘。"

⑫外内二句，阮毓崧说："若外内为物欲所胶缚，而不自知清其源者，虽有道德之人，不能代扶持之。"

⑬而况句，阮毓崧说："放，上声。向云：依也。按：依道而行，即尚未能体道之谓。指庚桑楚也。言无怪才小者之不足以化汝也。"放，宣颖说："放同仿。" 仿，效仿，学习。而况，何况。

⑭里人，闾里的人。按：下句"里人"指医生。

⑮能言其病，成《疏》："能自说其病状。"

⑯然其句，王敔说："知其病之为病，其心未迷。" 犹未病，林希逸说："是其病犹未甚也。" 高山寺本无"然其病"三字。然，认为……对的，意动用法。《老子·七十一章》："唯其病病，是以不病。"句意谓：知道自己病源的病者尚可以救药。

⑰若趎二句：林希逸说："我今欲闻大道，而不自知其受病之处，言蔽惑之甚也。虽有教诲之言，使我愈见惑乱。" 若，犹今，时间副词；或谓象。

⑱趎愿句，宣颖说："且求全生自养而已。"林云铭说："经，常法也。"

⑲抱一，林云铭说："即老子所谓'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之意。"高亨《老子正诂》说："一谓身也。抱一，犹云守身也。身为个体，故老庄或名之曰一。《老子》二十二章曰：'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庄子·庚桑楚》篇：'老子曰：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并此义也。" 又高注三十九章："《老子》书中之一，厥义有三：一曰，一者身也，说见十章。二曰，一者太极也，

说见四十二章。三曰，一者道也，本章诸一字即道之别名也。”林希逸说：“抱一者，全其纯一也。”

⑳能勿失，林希逸说：“勿失者，得于天者无所丧失也。”

㉑能无句，成《疏》：“履道则吉，徇物则凶，斯理必然，岂用卜筮。”王念孙说：“吉凶当为凶吉。一、失、吉为韵，止、已、己为韵。”卜筮（shì式），古代算卦，用蓍草叫筮，用龟壳叫卜。无，通毋，不要。

㉒能止，郭《注》：“止于分也。”成《疏》：“不逐分外。”

㉓能已，郭《注》：“无追故迹。”林云铭说：“即知足也。”

㉔能舍句，成《疏》：“诸，于也，舍弃效彼之心，追求己身之道。”林希逸说：“不务外而务内也。”

㉕能翛（xiāo肖）句，成《疏》：“往来无系止。”林云铭说：“无所累也。”翛，无拘无束的样子。

㉖能侗（tóng同）句，宣颖说：“无知。”按：侗，通僮，《国语·晋语》注：“僮，无知。”

㉗能儿句，成《疏》：“同于赤子也。”陆长庚说：“专气致柔，如婴儿也。此皆反扑还淳之道。”

㉘终日二句，嗥（háo豪），《释文》“本又作号”，嚎哭。嗌（yì益），成《疏》“喉塞也”，咽喉。嗄（shà霎），通哑，嘶哑。和，淳和。之至，“至”是极度的意思，“之”表定语后置。

㉙掜（niè聂），《正韵》：“鱼列切音孽，捻聚也。俗作捏。”

㉚共其句，林希逸说：“犹云同其性。”林云铭说：“一而不分曰共。”共，同，合。德，性也，指自然之德性。

㉛瞚（shùn舜），《释文》：“瞚字又作瞬，音舜，动也。本或作瞑。”瞚、瞬，眨眼。

㉜偏不句，林云铭说：“精有所移曰偏。”宣颖说：“无所偏向于外，视犹不视。”偏，眼珠转移。

㉝之，往也。居，指安坐，见《诗》“不遑启居”注。

㉞与物委蛇（yí夷），林希逸说：“委蛇，随顺也。或行或居，动而与物随顺。”委蛇亦作委迤，又长又弯曲的样子。与，随。

㉟已，同也，用作语气词。

㊱已乎，同矣乎。

㊲是乃句，王先谦说：“者，犹之也。言是特所谓解释胸中凝滞之能乎。”林希逸说：“即洒脱自悟之意。”是，此。乃，仅。乎，犹“也”，为表决定的语气词。

㊳交，《释文》："崔云：交，俱也。李云：共也。乐音洛。"俞樾说："《徐无鬼》篇曰，'吾与之邀乐于天，吾与之邀食于地'。与此文异义同。交即邀也，古字只作徼。作邀者后出字，作交者假借字。"《说文》："徼，循也。"段注：引申为徼求。从俞说。

㊴不以句，阮毓崧说："撄，《广雅》云：乱也。言不以俗累扰乱其心，自逍遥乎尘垢之外也。"林希逸说："相撄，相触也。"

㊵为怪，王先谦说："立异也。"

㊶为谋，林希逸说："不为谋，无计度之心也。"胡远濬说："绝虑也。"

㊷为事，林希逸说："不为事，无事事之迹也。"胡远濬说："无为也。"

㊸已，语气词，同也。

㊹然则句，郭《注》："谓已便可得此言而至耶？"是，代词，此。

㊺之，往。

㊻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二语见《齐物论》及《知北游》。

㊼恶，何。

【译文】

南荣趎请求老子授业传道。退就馆舍，探求理想的大道，抛弃讨厌的仁义。十天独自愁思苦想未能彻悟，于是再去谒见老子。

老子说："你自行洗心涤虑成熟了吗？还闷闷不乐呀！可见你心中还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丑恶的意念。凡外部耳目被声色束缚的人不能检点自持，就要从内部杜绝情欲；内部心神被事物缠绕的人不能控制自持，就要从外部闭塞诱惑。若内外心萦物扰，即使具有道德修养的人也不能扶持匡正，何况刚刚依道力行的庚桑楚呢？"

南荣趎说："闾里中的人生病，同里邻人去问他的病情，病人能够说清自己的病状；这个自知病症的病人，还未病危到不可救药。今我这个〔不易彻悟的〕人听到大道〔还很蔽惑〕，好比不能自说病情的人盲目吃药反而加重了病状。〔病未易去，〕我只想听听全形养生的常理就够了。"

老子说："只学全形养生的常理，能坚持存真守身吗？能不丧失天赋禀性吗？能不卜不筮顺应祸福吗？能静止安分吗？能知足不贪吗？

能够轻于责人，严于律己吗？能够自由自在吗？能够不识不知吗？能象无欲的婴儿吗？婴儿整天嚎哭而喉咙不沙哑，是极度听任声音淳和发出的缘故；整天握拳而手掌不挛曲，是因为合于他的自然本性的缘故；整天睁看而眼皮不眨一下，是因为眼珠虽移动却不驰心于外物的缘故；他任意行走没有一定的去向，任意安坐没有必做的事情，随物自然伸屈，如随水波上下。这就是全形养生的常理了。"

南荣趎说："那么，这就是至人的德性境界了吗？"

老子说："不是的。这只称得上融化胸中冰冻凝滞物的本能吧。说到那至人的境界，能做到同万物群生一起求食于大地之所生和求乐于上天的所赐，不因人事或外物的利害关系彼此发生冲突，不去相互兴怪立异，不互相谋图暗算，不互相人为多事，自由自在地逝去，无识无知地来临。这就叫全生自养的常道了。"

南荣趎说："那么，这就算到达顶点了吗？"

老子说："还没有达到。我原来告诉你说：'能象无欲的婴儿一样吗？'[这是因为]婴儿的活动无心要做什么，婴儿的行走无心要去哪里，身躯象槁木枯枝无知，心灵象熄火死灰无欲。象这种境界，祸也不会至，福也不会来。祸福都没有，怎么还有人为的忧患呢！"

宇泰定者①，发乎天光②。发乎天光者，人见其人，物见其物③。人有修者④，乃今有恒⑤。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⑥。人之所舍，谓之天民⑦；天之所助，谓之天子⑧。

学者，学其所不能学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辩者，辩其所不能辩也⑨。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⑩。若有不即是者⑪，天钧败之⑫。

备物以将形⑬，藏不虞以生心⑭，敬中以达彼⑮。若是而万恶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⑯，不可以内于灵台⑰。灵台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⑱。

不见其诚己而发，每发而不当⑲；业入而不舍⑳，每更为失㉑。为不善乎显明之中者㉒，人得而诛之㉓；为不善乎幽间之中者㉔，鬼得而诛之㉕。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后能独行㉖。

券内者，行乎无名㉗；券外者，志乎期费㉘。行乎无名者，唯庸有光㉙；志乎期费者，唯贾人也㉚，人见其跂㉛，犹之魁然㉜。与物穷者，物入焉㉝；与物且者㉞，其身之不能容㉟，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无亲㊱，无亲者尽人㊲。兵莫憯于志㊳，镆铘为下㊴；寇莫大于阴阳㊵，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非阴阳贼之，心则使之也㊶。

【注释】

①宇，郭《注》谓“德宇”，《释文》谓“器宇”，林希逸谓“胸宇”。王夫之说：“宇，固无不泰也，无不定也。尧舜治之，而上下四旁犹是也；杀寇乱之，而上下四旁犹是也。”按：王夫之把宇理解为寰宇之宇，良确。但他及《浅注》都把此两句视为比喻，实非。此两句，连同下三句，都是讲的：无心无为，天道自然，既讲人又讲物。下文“人有修者”云云，是说的人的修养应该遵顺自然而不要违背自然，正承此意。

②发乎天光，王夫之说：“宇之中自有天光焉。”成《疏》：“天光遐照。”乎：助词，配音节。

③人见二句，案：此二句，实指各有禀赋。见，通现，呈现。下一“人”字，谓人的本质。下一“物”字，谓物的本质。

④人有修者，林希逸说：“人有修者，修真之人也。”宣颖说：“修，即泰定。”

⑤乃今有恒，林云铭说：“故人之有修者，至此方于常德不离矣。”阮毓崧说：“恒者，常久不变之谓。言修泰定者，必有恒无时间断也。”按：《老子》二十八章“常德不离”，马王堆本“常”作“恒”。

⑥人舍二句，王先谦说：“人来依止，天亦助之。”舍，舍馆也，止人宿曰舍，此处作归依解。

⑦天民，林希逸说：“天民，天人也，言非常人也。”王先谦曰：“无位而尊。”按：《孟子·尽心章》“有天民者”注：“天民，知道者也。”可参考。

⑧天子，林希逸说：“天爱之如子也。”

⑨学者、行者、辨者三句，林希逸说："学、行、辨，皆有迹者也。所不能学、所不能行、所不能辨，自然者也。"按：意犹《老子·六十四章》"学不学"，《六十三章》"为无为，事无事"，《八十一章》"善者不辨，辨者不善"。也，阮毓崧说："也，並同邪。"《浅注》亦从阮说。案：从文义说，此三句旨在阐明观点而不是提出设问。从语法说，"也"用同"邪"，大都要用于有表示疑问词语的特指问的句子里。这里的"也"字，与"者"呼应，是表判断。

⑩知止二句，成《疏》："所不能知，不彊知之，此临学之至妙。"林云铭说："知止乎其所不能知，所谓道之极也。"至，极。

⑪若，假若。有，有的人。即，是，动词。是，此，代词。

⑫天钧败之，天钧，钧通均，见《齐物论》，即自然均平之理。林希逸说："天钧，即造化也。"林云铭说："天钧败之一句，生下人诛、鬼诛等语。"败，使……失败，使动用法。

⑬备物句，林希逸说："备物者，备万物之理也，万物皆备于我也。"《释文》："备，具也。将，顺也。"奚侗说："《诗·小雅》：'不遑将父。'郑《笺》：'将，养也。'"案：奚说于义为长。

⑭藏不句，宣颖说："退藏于不思虑之地以活其生。"按：生，也以作"养"解为宜。

⑮敬中句，王先谦说："敬慎其内智以达于外。"成《疏》："中，内智也。"中，意指内在。彼，成《疏》："外境也。"

⑯滑成，滑（gǔ古），成《疏》："滑，乱也。"林云铭说："不足以滑乱成德。"成，王敔说："泰定之守。"

⑰内于灵台，成《疏》："内，入也。灵台，心也。"王先谦说："不可令入而扰吾心。"王敔说："内，同纳。"作渗透解。

⑱灵台二句，王先谦说："心不可动于物，贵能持之，但当自然而持，而不可有意执持之也。"林希逸说："有持者，言有所主也。"持，持守，操持。

⑲不见其二句，王先谦说："未见其诚身而妄发，虽发必不当。"见，犹"有"。当（dàng荡），得当，适合。

⑳业入句，成《疏》："业，事也。"宣颖说："外事扰入于心而不去。"舍，同捨，抛开。

㉑每更句，宣颖说："每每纷更失当。"每，每每，往往。更，更改。失，差错。

㉒乎，于。下同。

㉓人得而诛之，林云铭说："人诛，谓刑罚。此与'人舍'相反。"

㉔幽间，马叙伦说："间当依御览引作闇。"

㉕鬼得句，林云铭说："鬼诛，谓夺其魄而益之疚。此与'天助'相反。"

㉖独行，陆长庚说："独行，谓独修于人所不见之地。"林希逸说："独行，即慎独也。"

㉗券内句，宣颖说："券，契也。契合乎内者，尚实敛华。"成《疏》："无名，道也。履道者，虽行而无名迹。"林云铭说："券，犹世人立券以为凭之义。"券，用如动词，契合。

㉘券外句，俞樾说："《荀子》书每用綦字为穷极之义。《王霸篇》'目欲綦色，耳欲綦声'，杨注曰，綦，极也。亦或作期，《议兵篇》曰，'已綦三年，然后民可信也'；《宥座篇》曰，'綦三年而百姓往矣'。是期与綦通。期费者，极费也。费，谓财用也。"王先谦说："言契合乎外者，志欲穷极其财用也。"刘鸿典说："贪多务得。"期，贪求。按：刘说符合"券内"、"券外"的对比关系，于义为长。

㉙唯庸句，王先谦说："平常而有光辉。"唯，古通虽。

㉚贾（gǔ古）人，商人。

㉛跂，宣颖说："翘足而立。"林希逸说："跂，高而自立之貌。"跂（qì契），通企。

㉜犹之句，宣颖说："徒见其外貌，非不魁然矣。"之，如此，代词。魁，高大。

㉝与物句，郭《注》："穷，谓始终。"宣颖说："我与物相始终，则物亦来就。"林希逸说："与物欲相为始终，至于穷尽而后已，是其一身皆没入于物欲之内矣。"又一说，林云铭谓"虚能容物，故物入焉。跟上'人舍'来。"王敔谓"无物者受物，券内者也。"《浅注》谓"穷，空，犹《知北游》篇'是间穷也'之穷。二句意谓：以空虚的胸怀来对待外物，就能容纳于外物。"按：后一说不可取。此句并不是肯定义。它与下文全是否定性的批判意见。是承上"人见其跂，犹之魁然"而来。焉，之。

㉞且，成《疏》"苟且于浮华。"多数注家取苟且义。又，褚伯秀说："与物龃龉。"胡远濬说："阻同"。《浅注》："且，通阻。与物且，由于胸怀阻塞，与物格格不入。"按：《左传》"阻兵而隐安"注：阻，仗持也。《文选·张衡〈东京赋〉》"邪阻城洫"注：依也。与物且，意谓与物相依为命。

㉟其身句：之，且也，尚也。容，同悦，可作爱惜解。

㊱无亲，林希逸说：“亲戚骨肉皆疏弃矣。”

㊲尽人，林希逸说：“尽，绝也。”宣颖说：“不复能有人也。”

㊳兵莫句，王先谦说：“《说文》：憯，毒也，字或作憯。憯毒莫甚于心，而兵次之。”兵，凶器。憯（cǎn惨），通惨。于，表比较。

㊴镆铘，良剑名。详见《大宗师》篇。

㊵寇莫句，林希逸说：“阴阳之气，能伤人，犹寇也。”寇，入侵。

㊶非阴二句，郭《注》：“心使气，则阴阳徵结于五脏，而所在皆阴阳也。”成《疏》：“此非阴阳能贼害于人，但由心有躁竞，故使之然也。”林希逸说：“即所谓其热焦火，其寒凝冰是也。”贼，戕害。

【译文】

天道自然的本身泰安宁静时，能放射出遐照四方的天然光芒。在自然的遐光普照下，人呈现人的天然本质，物呈现物的天然本质。人能具有安泰宁静的修养功夫，才会有永恒的德性。有永恒德性的人，人们就依附他，自然就佑助他。众望归附的人，叫做知天道之民；自然赞助的人，叫做得天宠之子。

学习，就是懂得有些道理是不可认识的自然存在；行事，就是顺应有些事情是不可强行的自然存在；辩论，就是分清有些事情是无法争辩的自然存在。智慧，就是知道限制自己不去追求那不可勉强认识的领域，才算达到最高境界了。假若有人不是这样，自然造化之理就会使他失败。

具备万物自然之性以养息形体，退处无忧无虑之地以培养心神，谨修内心不变之诚以通达外界。假若这样做了还有各种祸患来临的话，那都是天道的必然，而不是人为的过错；祸患不足以扰乱有道者自然形成的德性，不可能渗透到有道者心灵的深处。有道者的心灵贵能持守自然的德性，也不知自己持守德性的目的，但决不应该有意去执着持守德性啊！

没有自己真诚的修身功夫便轻妄行动，往往一行动便出现偏差，外事入扰心灵就不能摆脱，每每改头换面造成失真丧性。在光天化日

之下为非作歹的,人们有机会来制裁他;在阴暗的角落里为非作歹的,神明有可能去惩罚他。光明正大无愧于人世、光明正大无愧于鬼神的人,然后才能谈得上慎独修身。

务求契合内德的,行为不显名迹;务求契合外欲的,志趣贪多务得。行为不显名迹的,虽属平庸却呈异彩;志趣贪多务得的,只是一般商贾行径,人们但见他们趾高气扬、装着那么自视尊大的样子。

凡是跟外物始终在一起的,外物的诱惑力就乘虚而入;同外物相依为命的,自身毫不顾惜,怎么会顾惜别人呢!不顾惜别人的会众叛亲离,众叛亲离的会自绝于所有人。害人的凶器没有比狠毒的心志更为致命,连最锋利的良剑也相形见绌;入侵的敌寇没有比阴阳二气相犯更为严重,在天地间没有什么能逃脱它的范围。不是阴阳二气一定会戕害人,而是人的内心急于利禄〔违反了自然〕造成阴阳的失调。

道,通其分也①:其成也,毁也②。所恶乎分者,其分也以备③;所以恶乎备者,其有以备④。故出而不反,见其鬼⑤;出而得,是谓得死⑥。灭而有实⑦,鬼之一也⑧。以有形者象无形而定矣⑨。

出无本,入无窍⑩。有实而无乎处⑪,有长而无乎本剽⑫,有所出而无窍者有实。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⑬;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⑭。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见其形,是谓天门⑮。天门者,无有也;万物出乎无有⑯。有不能以有为有⑰,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圣人藏乎是⑱。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⑲,将以生为丧也,以死为反也⑳,是以分已㉑。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㉒;以无有为首,以生为体,以死为尻㉓。孰知有无

死生之一守者㉔，吾与之为友。是三者虽异㉕，公族也㉖。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㉗；非一也㉘。

【注释】

①道通其分也，宣颖说："凡分，必有畛域。道，无畛域，故通乎其所分。"此即《齐物论》篇"道通为一"之意。通，贯通，混同。

②其成也毁也，成《疏》："此谓之成，彼谓之毁。"林希逸说："成毁二事，分而为二。以道观之，一而已矣。"

③所恶乎二句，林云铭说："道之分，本无恶也。其所恶者，以成毁之备其体而不相通耳。"宣颖说："既分则多方求备。"林希逸说："知道者恶之。"恶（wù误），讨厌。备，备足。"所……者"，……分的见解。其，犹在。其、在，韵同"之"部。

④所以二句，林云铭说："所以恶乎备备而不相通者，以人之各有其备而不能相通耳。"王先谦说："其备有者，仍求备不已，故恶备。"以备，使完备。"所以……者"，以表原因，者为泛指的中心词。

⑤故出二句，林希逸说："逐乎外而不知反，则沦于鬼趣矣。"宣颖说："心神外驰，死期近矣。"胡远濬说："形神相抱，故身为神舍。离舍为出，归舍为反。"反，通返。鬼，指心神与身舍相离即精神与形体相离的鬼物。故，犹夫，提示论开端，无义。

⑥出而二句，王先谦说："外驰而遂有得，彼自以为得也，不知是得死耳。"林希逸说："执是非而不化，则此心为死。出而得，是言役于外而得，自是之见者也。"死，指近于死亡。

⑦灭而句，宣颖说："真神已灭，但有形骸。"

⑧而鬼句，胡远濬说："鬼之一，犹云亦一鬼耳。"而，犹亦。

⑨以有句，成《疏》："旷然忘我，故心灵和光而止定也。"宣颖说："敛迹同虚，纷扰绝矣。"王先谦说："人有形质，当作无形质观，则天君泰定矣。"刘鸿典说："即以身体道也。"按：定，即前文"宇泰定者"之定。《浅注》把"定"理解为"故此可以定为鬼的一类"，失之。此一句，是呼应开头的结穴。

⑩出无二句，《释文》："出，生也。入，死也。本，始也。窍，孔也。"林希逸说："出，生也；万物之所始也，未尝无本，而不可知。故曰：无本。入，死也；万物之所由终也，虽知其所终，而不见其所入之处。故曰：无窍。"王先谦说："道之流行无本根。道之敛藏无窍隙。"

⑪有实而无乎处，林云铭说："生死本有实理也。而未生之前，既死之后，果在何处安着。"王先谦说："道有实在，而不见其处所。"乎，语助词，无义。

⑫有长而无乎本剽，林云铭说："生生相续而无已，惟日见其长，而不知何所生者为本，何所生者为末也。"王先谦说："木枝之远扬者谓之摽，故以训末。言道之源流甚长，而不见其本末。"《释文》："剽，本亦作摽。崔云：末也。"按：摽（biǎn表），汉代谓刀末为摽，《前汉·王莽传》："摽末之功。"注："刀末之摽。"

⑬宇，四方上下。

⑭宙，往古来今。

⑮天门，林希逸说："天门，即造化。"

⑯万物出乎无有，郭《注》："以无为门，则无门也。"按：此即《老子·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之义。老庄的"无"并不是通常说的"有、无"之"无"。它是一个哲学概念；在《老子·一章》里说过："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就是说，这里的"无"并不是虚无或纯无，而是指"无名"之物。

⑰有不能以有为有，林希逸说："有，不生于有，而生于无。"以，依靠。为有，转化成有。

⑱无有二句，林云铭说："即《齐物论》所谓'未始有无'是也。圣人以有形象无形，藏身于此，人法双忘。"林希逸说："圣人之心藏于无有，故曰藏乎是。"按：此处之"一"，即《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之"一"，"一"指统一之事物。"一无有"之"一"，是用如动词。"圣人藏乎是"，即《老子·二十五章》"人（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义。是，指"无有"，指"道法自然"。

⑲"其次以为有物矣"以上数句，见《齐物论》。

⑳将以二句，成《疏》："以生为丧，以其无也；以死为反，反于空寂。"林希逸说："以生为丧，即寓形宇内之意。以死为反，言归真也。"胡远濬说："未始有物，即玄家所谓先天；有物，即玄家所谓后天。既入后天，则生乃愈丧其真，死乃反其真。"丧，失也。反，同返。

㉑是以句，郭《注》："虽欲均之，然已分矣。"成《疏》："犹见生死之异。"以，通"已"，已经。已，通"矣"。是，此。

㉒俄，俄顷之间，一下子。

㉓尻（kāo考阴平），屁股，尾部。

㉔孰，谁。一守，即一体，即不可分割的混同之道，守即道，详《知北游》“臣有守也”注。

㉕是三者，成《疏》：“三者，谓以无为首，以生为体，以死为尻是也。”是，此。

㉖公族，宣颖说：“言同一大宗，盖同乎道也。”

㉗昭景四句，王应麟说：“王逸注《楚辞》自序云：‘三闾之职，掌王族之姓，曰：昭、屈、景。’而此《释文》云：‘昭、景、甲三者，皆楚之同宗也。’甲氏，其即屈氏与？”马叙伦说：“甲借为屈。”著，著称。戴，戴仰。封，封邑。此数句承首、体、尻设喻。

㉘非一，林希逸说：“昭、景、甲，虽非一氏，而皆楚国之公族也。”

【译文】

大道，统一着一切事物的差别：它一方面形成，它另一方面毁灭。有道的人不喜欢主张区分界线的道理，在于它一主张区分界线就会导致各求完备；有道的人不喜欢各自追求完备的原因，因为一追求完备就总想使之更加完备。心神外驰而不能归真返朴的人，眼见他将成为神形分离的鬼物；〔特别是〕一心务外而能偶有所得的人，〔其实〕这种所得叫做自趋死亡。真性已经泯灭而徒具人形的人，不过是害人的鬼蜮一类罢了。〔只有用“道通为一”的观点，〕把自己有形骸的形象视同不见形骸的形象，就会安定宁静没有纷争了。

无形之道最初化生万物不见来源根柢，万物最后消灭复归于道不知踪迹去向。〔道，〕化育万物有实际存在却不知它在何处安着，长期生生相续却找不到它的本末始终，有万物所由化生而看不到消逝的去向渠道的却真实存在。〔道，〕有实际存在却不知果在何处安着，这正好说明它存在上下四方、无边无际的空间之中；有长远发展的过程却找不到生灭本原，这正好说明它存在古往今来、无始无终的时间之中。〔万物纷纭中〕有的生，有的死，有的出，有的入；生死出入变化莫测而无人能看到它的形迹，这就是统一于道的自然造化的总门。天道自然造化的总门，就是由无转化为有；万物都产生于无和有的转化。一切固定形态“有名”之物最初是不能依靠“有”来产生“有”

的，必然产生于“无”和“有”的转化，而“无名之物”的道贯通统一着一切由“无”到“有”的相生相灭。圣人游心敛迹于这种道法自然的无为境界。

古代的圣人，他们取法自然的认识已达到当时的最高的境界了。最高境界在哪里呢？他们有认为宇宙的最初是未曾有“形”、有“名”的本体，这一认识算是达到极点了，达到尽头了，不可能再增加什么了。其次，有的人认为有了阴阳化生的万物存在了，应该把生存看作寄形宇内的失真，把死亡看作返本还原的归真，这种生死齐一观的认识已经提出了“生”和“死”的不同概念了。再次，有的人认为太初本来是无有的，后来就产生了生命，生命只是短暂存在便归死亡；把“无有”看作头部，把“生”看作躯干，把“死”看作尾骨。谁能懂得“无有”、“生”、“死”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一体的，我就同他做道友。上面有关三者的看法虽有差异，但都属于“道”的共同范畴。这好比楚国昭、景二氏，以政绩戴仰著称；甲氏，以所处封邑著称；[同为楚之公族而]姓氏不一样。

有生黬也①，披然曰移是②。尝言移是③，非所言也④。虽然⑤，不可知者也⑥。腊者之有膍胲⑦，可散而不可散也⑧；观室者，周于寝庙，又适其偃焉⑨！为是举移是⑩。请常言移是⑪。是，以生为本，以知为师⑫，因以乘是非⑬；果有名实，因以己为质⑭；使人以为己节，因以死偿节⑮。若然者⑯，以用为知，以不用为愚，以彻为名，以穷为辱⑰。移是，今之人也⑱，是蜩与学鸠同于同也⑲。

蹍市人之足，则辞以放骜⑳，兄则以妪，大亲则已矣㉑。故曰：至礼有不人㉒，至义不物㉓，至知不谋㉔，至仁无亲㉕，至信辟金㉖。

彻志之勃㉗，解心之谬㉘，去德之累㉙，达道之塞㉚。贵

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㉛；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 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 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㉜。道者，德之钦也㉝；生者，德之光也㉞；性者，生之质也㉟。性之动，谓之为㊱；为之伪，谓之失㊲。知者，接也；知者，谟也㊳；知者之所不知，犹睨也㊴。动以不得已之谓德㊵，动无非我之谓治㊶，名相反而实相顺也㊷。

羿工乎中微㊸，而拙乎使人无己誉㊹。圣人工乎天而拙乎人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㊻，唯全人能之㊼。唯虫能虫，唯虫能天㊽。全人恶天，恶人之天㊾，而况吾天乎人乎㊿！一雀适羿51，羿必得之52，威也。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53。是故汤以庖人笼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笼百里奚54。是故非以其所好笼之而可得者，无有也。

介者拸画55，外非誉也56；胥靡登高而不惧57，遗死生也58。夫复谐不馈而忘人59，忘人，因以为天人矣60！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为然61。出怒不怒，则怒出于不怒矣62；出为无为，则为出于无为矣63！欲静则平气64，欲神则顺心65。有为也欲当，则缘于不得已66。不得已之类67，圣人之道。

【注释】

①有生句，成《疏》："黬，疵也。"《释文》："司马云：黡，有疵也。有疵者，欲披除之。《字林》云：釜底黑也。"黬（ǎn按），黡（yǎn掩），黑痣。

②披然，刘鸿典说："披然，犹纷然。"移是：郭《注》："是无常在，故曰移是。"移，搬掉。是，代词，指黑痣。下文借"移是"指"非此是彼"、"是非转化"。

③尝言，王先谦说："试言之。"

④非所句，宣颖说：“本不足言。”

⑤虽然，虽，连词，相当虽然。然，指示代词，相当于如此，这样。

⑥不可句，阮毓崧说：“不言则世人不知。”胡远濬说：“谓世习焉不察。”

⑦腊，冬至后第三个戌日设祭为腊，腊者，指腊祭中的祭品。膍（pí），牛百叶肚。胲（gāi），牛蹄。

⑧可散句，成《疏》：“腊祭之时，牲牢甚备，至于四肢五脏，並皆陈设。祭事既讫，方复散之，则以散为是；若其祭未了，则不合散，则以散为不是。是知是与不是，移是无常。”

⑨寝庙；古宗庙制，前庙接神之处，后寝衣冠所藏之处。偃：《释文》：“司马、郭皆云：屏厕也。”郭《注》：“寝庙则以飨燕，屏厕则以偃溲。”胡远濬说：“此谓在寝，观移于寝；在庙，观移于庙；在偃，观移于偃。”周，周旋遍及。

⑩为是句，《释文》：“移是者，不能移者也。”为，犹谓也，说明。是，指代腊祭，观室二喻。举，林希逸说：“皆也。”句意谓，说明二例皆有是非转化问题。

⑪请常句，句意为：请试谈是此非彼的实质。常，通尝。

⑫是以二句，阮毓崧说：“若是者，皆以一己之生存竞争为主，而师心自用者也。”以知为师，林希逸说：“以其所知之智为师。”按：师，《法言·学行》：“师者，人之模范也，”此处是标准的意思。又“是以生为本”的“是”为是非之“是”，宜断句。

⑬因以句，王先谦说：“因此相乘，而起是非。”案：因，因此。以，用。乘，《周礼·宰夫》：“乘其财用之出入”注：“乘犹计也。”乘有计算义，这里引申作判断解。“以”后省宾语“之”，指代“生为本”、“知为师”。

⑭果有二句，宣颖说：“如确有名实之可争。”阮毓崧说：“及果据高位之名，有威权之实，因以己身为主。”郭《注》：“质，主也。”

⑮使人二句，郭注“人皆谓己是。”王先谦说：“使人皆从己以为节义，因共以死守之，所谓杀身以成仁者也。”案：以为，即“以……为……”格式，就是“以己为……”。节，指信守节操。《浅注》释“以为己节”作“符合自己”，把“节”解作“符合”，用如动词。从上下文看，语义可通，但无视“以为”词语意义，欠妥。偿，《广雅》云“报也，复也”，报偿或捍卫之意。

⑯若然，阮毓崧说：“言移于是者。”

⑰以用四句，王先谦曰：“其举而用，则我是贤知也；弃而不用，则我是

愚庸也。彻而上达，则我为荣名也，穷而在下，则我为耻辱也。”知，通智。彻，通。穷，阨。

⑱今之句，成《疏》：“今世之人也。”宣颖说：“古人浑同不如此。”林云铭说：“今之人，应上古之人，是文字倒装法。”

⑲是蜩（tiáo条）句，林云铭说：“移是之人，所见者小，不知大道之相通。是蜩与学鸠既相同，而此辈亦与之同于同也。此从所恶乎分者四句生来。”是，指今世移是之人。前一“同”字，用如动词，指今之人正象蜩与鸠笑大鹏一样。后“于同”二字，指鸠、蜩属于同类货色；同，用如名词，指同类。

⑳蹍市人二句，蹍（niǎn捻），践踏也。宣颖说：“辞谢以放肆，自引罪。”骜（ào敖），通傲，傲慢，指失礼。

㉑兄则二句，刘鸿典说：“兄则煦妪怜之，无事辞谢。若是父母，则知其恕己，并不必煦妪。可见，道以相忘为至也。”妪，刘文典说：“妪借为伛”。《人间世》篇“以下伛拊之民”，《释文》“伛拊，谓怜爱之也。”后一句，成《疏》谓“若父蹋子足，则默然而已”，多数注家从之。按：此二句，从语法说，是承前句“蹍市人之足……”的省文，以刘鸿典说为是。

㉒不人，郭《注》：“视人若已。”林希逸说：“无人己之分，忘其揖逊也。”

㉓至义不物，郭《注》：“若得其宜，则物皆我也。”宣颖说：“待物无别。”义，宜也，通仪。物，事情。

㉔至知不谋：知，如字，又去声。郭《注》：“谋而后知，非自然知。”成《疏》：“率性而照，非谋谟而知，斯至智也。”刘鸿典说：“至知不谋，事至而应，无所预谋也。”

㉕至仁无亲，刘鸿典说：“至仁无亲，万物一体，无所偏爱也。”《齐物论》篇“大仁不仁”，与此义同。

㉖至信辟金，成《疏》：“辟，除也。金玉者，小信之质耳。至信则弃除之矣。”林希逸说：“辟金者，不待以金宝为质也。”

㉗彻志之勃，彻，王夫之说：“彻与撤同，撤去之也。”勃，成《疏》“乱也”，《释文》：“本又作悖，同。”又，林云铭说：“勃，勃然歆羡之意。”译文从成《疏》。

㉘谬，《释文》：“一本作缪。”成《疏》：“缪，系缚也。”胡远濬说：“谬，缪同，系缚也。”又，林云铭说：“谬，差谬也。”译文从成《疏》。

㉙累，系累。

㉚达，通也。塞，蔽塞。

㉛勃志，成《疏》：“乱情志之具也。”

㉜此四六者五句，郭《注》：“盪，动也。”成《疏》：“四六之病，不动盪于胸中，则心神平正，正则安静，静则照明，明则虚通，虚则恬淡无为，应物而无穷也。”

㉝道者句，林希逸说：“钦，持守而恭敬也。”林云铭说：“道者自然而已，故为德之所贵。”

㉞生者句，成《疏》：“天地之大德曰生，故生化万物者，盛德之光华也。”

㉟性者句，成《疏》：“质，本也。自然之性者，是禀生之本也。”

㊱性之句，郭《注》：“以性自动，故称为耳。此乃真为，非有为也。”

㊲为之句，成《疏》：“矫性伪情，分外有为，谓之丧道也。”林云铭说：“为之渐离于性，则入于伪，故曰失。”

㊳知者二句，林云铭说：“外交于物为接，内虑于心为谋。知者皆本于此。”这里说的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知识的根本来源。谟，谋也。

㊴知者二句，宣颖说：“如目斜视一方，所视者不多也。”睨（nì泥），斜视。

㊵动以句，郭嵩焘说：“动于不得已而一任我之自然，奚以知为哉！”林希逸说：“凡所动用，皆以不得已为之，则谓之德，即忘我也。”以，而，释为能。不得已，指听任自然，被动无心。之，犹是非之是。按：句意与《老子·六十八章》“是谓不争之德”合。

㊶动无句，成《疏》：“率性而动，不舍我效物，合于正理，故不乱。”林云铭说：“既动矣，无非真我之自然，而事莫不就理焉。”《浅注》亦从林说。案：“动无非我”，把“我”字增字解为“真我之自然”很勉强，疑“无非我”三字不宜连读，正确理解应为“动无而非我”，“非我”与上文“不得已”在意义上吻合，“而”与上句“以”为互文，为句式变化而中省。“动无”意即凡所动用皆无所为，亦即《老子·十一章》“无之以为用”之义，上句“动”字林希逸正释为“动用”。“非我”，同“无我”，谓不为自身。又，《老子·五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朴。”“民自化”、“民自朴”则“治”矣。治，安定。

㊷名相句，林云铭说：“德在内而治在外，名虽不同而实相合也。”

㊸羿工句，阮毓崧说：“羿，古之善射者。工，巧也。中，去声。言其巧于中的，尽射家之微妙也。”

㊹拙于句，刘鸿典说：“羿善射，而不能禁人之不誉己。”设喻。

㊺圣人句，刘鸿典说：“圣人善法天，而不能使人不知其为圣。”按：拙

乎人，承上句拙乎使人不誉己。乎，于。下同。

㊻夫工句，阮毓崧说："俍音良。至德之世，'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语见《老子·十七章》），斯则所谓俍乎人者乎？" 林希逸说："工乎天者，尽天道也。俍乎人，能自晦于人也。俍音良，善也，能也。" 按：《老子·九章》"功成身退，天之道。"《四十二章》"道隐无名。"义皆合此。

㊼全人，林希逸说："全人者，全德之人也。"

㊽唯虫二句，林希逸说："虫，鸟兽百物之总名也。物物虽微，皆有得诸天者，如能飞、能走、能啼、能啮、能鸣、能跃，皆能遂其天性。"胡远濬说："唯虫二句，借喻全人，唯其能人，是以能天。"后虫字、天字，用如动词。

㊾全人二句，宣颖说："恶天，恶有工天之名。"林云铭："人之天，则有心而为天矣。"恶，讨厌。

㊿而况句，胡远濬说："而况妄以己意分天分人乎？" 吾，用如动词。

51适，飞过。

52羿必二句，成《疏》："所获者少，所逃者多，以威御世，其义亦尔。"

53以天二句，成《疏》："大道旷荡，无不制围。故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逃处。是知以威取物，深乖大道。"

54是故二句，成《疏》："伊尹，有辛氏之媵臣，能调鼎，负玉鼎以干汤。汤知其贤也，又顺其性，故以庖厨而笼之。百里奚没狄，狄人爱羊皮，秦穆公以五色羊皮而赎之。又云：百里奚好著五色羊皮裘，号曰五羖大夫。而汤圣穆贤，俱能好士，故能得此二人，用为良佐，皆顺其本性，所以笼之。"庖，厨工。笼，笼络，用如动词。

55介者，介同"兀"，一足。拸（chǐ侈）画，崔譔《注》："不拘法度。"成《疏》："拸，去也。画，装也。装严服饰，本为容仪。残刖之人，形貌残损。至于非誉荣辱，无复在怀，故拸而弃之。" 按：古代罪人衣赭衣，在服装上也与一般人不同。故译文从成《疏》。

56外非誉，置毁誉于度外。外，置……于度外，用如动词。非，非难，毁谤。

57胥靡，《释文》："司马云：刑徒人也。"《史记·儒林列传考证》："胥，隶也。靡，末也。末隶，微贱之人也。"

58遗，忘怀，与外同义。

59复謵（xí），《释文》释作"温复、慹习"；宣颖释作"反复循习"；郭嵩焘释作"谓人语言慴伏以下我"。此尚未得确解。按：复，反复；謵，犹习，习熟，习惯。承上文，言己养成了"外非誉，遗死生"的习性。不餽：餽，元嘉

本作愧。不愧，坦然内省无疚。

⑥忘人二句，王先谦说:“能忘人，即可以为天人，以其近自然也。”义同上文“天民”注。

⑥天和，陆长庚说：“天和者，自然之冲气，人得之以为生者。”林希逸说：“天和，造物之和气也。”成《疏》：“忘其逆顺。”

⑥出怒二句，王先谦说：“出于人所怒之事，而我不怒，则有时而怒，仍自不怒出。”

⑥出为二句，王先谦说：“出于人所为之地，而我不为，则有时而为，而仍自无为出。”

⑥欲静句，林希逸说:“欲静则必平其气，气不平则不能静矣。”

⑥欲神句，林希逸说：“欲全其神则必顺其心而无所拂，少动其心则神不全矣。”

⑥有为二句，成《疏》:“缘，顺也。”不得已：林希逸说：“不得已者，无心之应也。”刘鸿典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皆不得已之义。”当，合，得当；指合于道。

⑥类，法也。见《〈方言〉,〈楚辞〉·九章、怀沙》注。

【译文】

有生黑痣的,人们纷纷分辩说“去掉黑痣”。试图谈论人为“去掉黑痣”这个小问题，本来没有谈论的价值。虽然这样说,一般人并不容易理解这种人为“取舍、是非”的真正理论意义。[譬如]腊祭的全牲祭品中具有四肢内脏,祭祀结束后以割开分散为是，可是祭祀时要全牲陈设以不割开分散为是。[又如,]观游宫室的人,往来周旋时以在寝室、在堂庙为是，需便尿时又以到那厕所去为是。说明这样一些问题都存在着“取舍、是非”转化的理论意义。

请让我试谈一下“取舍、是非”转化的实质。自以为是,往往把个人生命的存在看作根本，把个人心智的认识作为准绳,因此用这来判断是或非。果真有名誉实利可争,因此就把自身作主体；使别人皆以己为信守节义，而且会用牺牲性命来报偿节义。象这样的人,就会把用世有为看作聪明,把弃世不用看作愚昧，把亨通居上看作光荣，

把困阨居下看作耻辱。侈谈“此是彼非”，是现代世俗人的见识，他们正象蝉与学鸠属于〔以蓬蒿为是的〕同等货色。

踩了街上素不相识人的脚就要陪罪说自己放肆失误，踩了兄长的脚就只怜惜一下〔不必费辞〕，踩了父亲的脚就无须表示歉意〔知必谅己〕。所以说：最大的礼节就是不分人我彼此，最大的义理就是不看内外物我，最大的智慧就是不用谋略计虑，最大的仁爱就是不存偏爱亲疏，最大的信用就是不要金玉抵押。

我们一定要排除意志的悖乱，解放思想的缚束，去掉德性的牵累，沟通大道的障碍。荣贵、富有、显赫、尊严、声名、功利六项，是扰乱意志的；容貌、举动、颜色、情理、辞气、意向六项，是束缚心灵的；憎恶、爱欲、欣喜、愤怒、悲哀、逸乐六项，是拖累德性的；去离、趋就、贪取、付与、知虑、技能六项，是蔽塞大道的。这四方面的每六项毛病不动荡胸怀，就心神平正，心神平正就安静不躁．安静不躁就明照洞察，能明照洞察就物欲皆空，物欲皆空就恬淡无为而无所不为。天道自然，是德性的崇高反映；生化万物，是德性的光华体现；天性禀赋，是生命的本质所在。天性的自然活动叫做分内真为，行为的背离天性叫做失真丧道。认识，就是同外界的感性接触；智慧，就是在内心的理性谋虑；有智慧的人也有他所不能认识的东西，就象用眼睛斜视只能看到局部一样。凡行动能出于自然无心，叫做不争的天德；行动无为丝毫不为自身打算，叫做自化的安定；〔德在内、治在外〕这两者名虽相反而实相成。

后羿善于射中微小目标，却不善于使人不赞扬自己的射术；圣人善于契合天然，却不善于使人不赞扬自己的圣功；那既善于契合天然无为又善于使人自然悦己的，只有全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虫类才能各安虫类生活，只有虫类才能各自顺应天然；全人讨厌工天的声誉，讨厌有心人为的工天行为，何况妄凭己意去区分天道和人为呢？

一只小雀飞过后羿，后羿一定要射获它，正是他施展射术的威力〔把众多飞鸟吓跑了〕；假如后羿能把整个天下当作鸟笼看待〔而不自恃

射术〕,那么满空飞鸟,就没有逃脱的地方了。因此，商汤王用庖厨来笼络伊尹；秦穆公用五羊皮来笼络百里奚。所以不是以其所好来笼络而能得其心的，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砍断一只脚的人不讲饰容严装，已置毁誉于度外；刑徒亡命的贱人登高临危而不畏惧，已置死生于度外。习惯于外非誉、遗死生的人，能内省不愧而忘怀人情世态，凡能坦然忘怀人情世态，便可算作深明天道自然的人了。所以，尊敬他而他并不感到高兴，侮慢他而他并不感到恼怒，只有能混同逆顺于自然的绝对和谐中的人才能达到这样。惹人恼怒之事能保持不怒，那么有时不得已而恼怒也是出自无心之怒了；俗人乐为的事能保持不为，那么有时不得已而作为也是出自无心之为了。想要安静宁寂就要心平气和，想要精神舒畅就要顺心通理。有所施为想适合于天道就一定要出于自然无心。自然无心的准则，便是圣人无求无争之道。

徐 无 鬼

徐无鬼因女商见魏武侯①，武侯劳之曰②："先生病矣③：苦于山林之劳，故乃肯见于寡人④。"

徐无鬼曰："我则劳于君⑤，君有何劳于我⑥？君将盈耆欲，长好恶，则性命之情病矣⑦；君将黜耆欲，掔好恶⑧，则耳目病矣。我将劳君，君有何劳于我！"武侯超然不对⑨。

少焉⑩，徐无鬼曰："尝语君⑪，吾相狗也⑫。下之质，执饱而止⑬，是狸德也⑭；中之质，若视日⑮；上之质，若亡其一⑯。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马也。吾相马，直者中绳，曲者中钩，方者中矩，园者中规⑰，是国马⑱也，而未若天下马也。天下马有成材⑲，若卹若失⑳，若丧其一㉑，若是者，超轶绝尘，不知其所㉒。"武侯大悦而笑㉓。

【注释】

①徐无鬼句：徐无鬼，姓徐，字无鬼，魏之隐士也。女商，魏武侯宰臣。因，介词，表凭借。经由，这里可译为"通过……引进"。

②劳，慰劳：慰问。

③病，疲倦。

④乃：副词，这才。于，介词，引出动作的主动者。寡人，君主自称。

⑤我则句，则，犹乃；乃犹适，口语谓适为"正是"。于，介词，引出动作的对象。

⑥有，犹因。

⑦君将三句，成《疏》："君若嗜欲盈满，好恶长进，则性命精灵困病也。"林希逸说："盈嗜欲，长好恶，则失其性命之理。"将，犹如，犹若。则，连

词，那么。情，通精。

⑧黜耆二句，林希逸说："去其嗜欲好恶，则顿失耳目之常，皆病也。掔音攀，引却也。"成《疏》："君屏黜嗜欲，掔去好恶，既不称适，故耳目病矣。"马叙伦说："陆德明曰黜，本又作出，司马本作咄。伦按：黜咄并借为柮。《说文》曰：柮，断也。"宣颖曰："掔音牵，引去也。"

⑨超然，《释文》："司马云：犹怅然也。"马叙伦说："朱骏声曰：超借为惆。《说文》：惆，失意也。伦按：超惆，彻纽双声。"

⑩少焉，阮毓崧说："犹少顷也。"

⑪尝语君，我试告诉你。阮毓崧说："尝，试也。"

⑫相（xiàng象），看，审察。

⑬下之二句，阮毓崧说："执，猎取也。《天地篇》'执留之狗'是也。质之下者，其猎物取饱而止。饱，足也，满意之谓。"

⑭是狸德，林希逸说："狸德，言其资质与狸同。"阮毓崧说："德，性也，言与狸同也。《秋水篇》曰：'骐骥骅骝'，'捕鼠不如狸狌'。此本书以狸为猫之证。《御览》引《尸子》曰：'使牛捕鼠，不如猫狌之捷。'《庄子》言狸狌，《尸子》言猫狌，一也。狗取饱而止，与猫同。故云是狸德也。"

⑮中之句，成《疏》："意气高远，望如视日，体质如斯，中品狗也。"《释文》："司马云：视日，瞻远也。"林希逸说："视日者凝然上视，目不眴也。"

⑯若亡其一，《释文》："一，身也；谓精神不动，若无其身也。"亡，通无。高亨曰："一谓身也。抱一，犹云守身也。身为个体，故老庄或名之曰一。《老子》二十二章曰：'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庄子·庚桑楚篇》：'老子曰：卫生之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并此义也。"（《老子正诂》）

⑰直者四句，成《疏》：谓"马前齿"、"马项"、"马头"、"马眼也"。林希逸说："马之中规矩绳墨，言其身件件合法，故借方圆曲直以言之，不必就马身上泥而求之。"马其昶说："梁简文马宝颂云：'圆蹄方足'。"按：《浅注》"说马跑起来能直、能曲、能方、能圆，听从驾驭。"恐有失原意。

⑱国马，成《疏》："合上之相，是谓诸侯之国上品马也。"按：封建时代，国指诸侯所食邦邑，故《孟子·离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注》"国谓诸侯之国，家谓卿大夫家也。"

⑲天下句，成《疏》："材德素成，不待于习，斯乃宇内上马，天王所驭也。"林希逸说："成材者，天成之材也。"

⑳若䘏若失，《释文》："失，音逸；司马本作佚。李云：䘏失，皆惊悚若

飞也。”林希逸说:“即闷然之意。”林云铭说:“郵 忧也。失，失路也。”

㉑若丧其一，林云铭说:“丧其一，即上面亡其一之意。”

㉒超轶二句，阮毓崧说：“轶音逸，过也。言其超过群马，疾驰若飞，不起尘埃也。所，止也。”林希逸说:“不知其所止。”

㉓武侯句，林希逸说:“言武侯悟其无心自然之意，故大悦而笑。”

【译文】

徐无鬼通过女商的引见去拜谒魏武侯。武侯表示慰问他说:“先生太疲困了！苦于山林生活的劳累，所以才肯受我接见。”

徐无鬼说:“我正是来向你慰问的，您有什么要向我慰问的呢？您要是想满足嗜欲，增长好恶，那么性命的精灵会受损伤；您要是断绝嗜欲，抑制好恶，那么耳目的享乐会受妨害。我正要来慰问您，您有什么要向我慰问的呢！”武侯听了若有所失地不作回答。

一会儿，徐无鬼说:“我试来告诉您，我会相狗。下等材质的狗，只求满足饱肚就完了，这是猫儿般的性能；中等材质的狗，好象凝视太阳意气高远；上等材质的狗，好象忘掉了自身神色不动。我会相狗，又不如我会相马。我观察马匹:(它的形体)应该平直的地方合乎绳，应该弯曲的地方合乎钩，应该方正的地方合乎矩，应该滚圆的地方合乎规，这可称为国中良马，但还够不上称为天下良马。至于天下良马，有着天生的材质，惊悚若飞，好象忘掉了己身。象这种马，快速超群，飞奔绝尘，不知道它需要有停止休息之处。”武侯听了很高兴地笑了起来。

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独何以说吾君乎①？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乐》、《礼》，从说之则以《金板》、《六弢》②，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为数③，而吾君未尝启齿④。今先生何以说吾君，使吾君说若此乎⑤？”

徐无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马耳⑥。”

女商曰:“若是乎？”

曰："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⑦？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日，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⑧；不亦去人滋久⑨，思人滋深乎？夫逃空虚者⑩，藜藋柱乎鼪鼬之迳⑪，踉位其空⑫，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⑬，又况乎昆弟亲戚之謦欬其侧者乎⑭！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侧乎⑮？"

【注释】

①说，《释文》:"说，如字，又始锐反。下皆同。司马作悦"；王先谦说："说，同悦，下同。"译文取宣颖说，解作劝说。

②横说二句，成《疏》："《诗》、《书》、《礼》、《乐》，六经。《金版》、《六弢》、《周书》篇名也。"林希逸说："金版六弢，即太公兵法也。此书藏于朝廷，故曰金匮石室之书也。从横，反覆铺设之意也。不可泥《诗》《书》为横，《六弢》为从也。"弢即韬字，用兵的谋略。横说，纵说，实同口语左说右说。

③奉事而大有功者：林希逸说："奉事，从王事也。以诗书六弢之说见之行事，皆有效验，故曰奉事而大有功。"林云铭说："文可经邦，武可戡乱。故曰奉事而大有功者。"

④启齿，成《疏》："我君未尝开口而微笑。"按：这里指开口肯定。

⑤何以，犹以何。说若此：说，《释文》音"悦"。

⑥直，当只、仅仅讲。

⑦越之流人，成《疏》："去国迢递，有被流放之人，或犯宪纲，或遭苛政。"阮毓崧说："陆云：越，远也。司马云：流人，有罪被流徙者。按：言子不闻边远流人之语乎？"

⑧所知、所尝见、似人者，林希逸说："所知，所旧知也。所尝见，仅识面也。似人者似其乡人也。"旬月，王先谦曰："或旬或月。"国及国中，指故国、故乡，杜甫诗："相逢故国人。"即故乡人。

⑨滋，更加。

⑩夫逃句，成《疏》："夫时遭暴乱，运属饥荒，逃避波流，於虚园宅。"虚空，林云铭说："虚空，空谷也。"阮毓崧说："虚通墟。"

⑪藜藋（diào掉），郭庆藩说："藜，蒿也；藋，即今所谓灰藋。"藜藋，

指杂草。柱，用如动词，成《疏》："柱，塞也。" 鼪（shēng生）鼬（yòu右）俗称黄鼠狼。迳，《释文》："本亦作径。司马云：径，道也。"

⑫踉位其空，林云铭说："踉，欲行貌；位，处也。言且行且止之时也。"宣颖云："逃者乃踉跄而位处于其空也。"踉音 liáng（良），司马本作良：马叙伦说，良借为长。此从马说。

⑬跫（qióng穷）然，林云铭说："空中足音之响也。"宣颖说："行步声。"

⑭昆弟：昆，兄。昆弟，兄弟。謦（qǐng顷）欬（hài孩），林希逸说："謦欬，喉中之声也。"李云："喻言笑也。"之，用在指同类事物两个名词之间作指示代词用，这样。其侧上，省介词于。

⑮真人之言，王先谦谓指"正人之言。"

【译文】

徐无鬼见过武侯出来，女商对徐无鬼说："先生究竟用什么办法劝说我们君主的呢？我所用来劝说我们君主的，从这个角度反复劝说则用《诗》、《书》、《礼》、《乐》，从那个角度反复劝说则用《金版》、《六弢》，这些载有奉事君主大见效益的内容不可数计，可是我们的君主不曾开口表示满意。现在，先生用什么来劝说我们的君主，竟使我们君主高兴得象这个样子呢？"

徐无鬼说："我只不过告诉君主有关我相狗和马的方法罢了。"

女商说："就是这样吗？"

徐无鬼说："你没有听说过被流放到那边远地方的人吗？他们离开故乡几天，碰到了自己熟识的人就很高兴；离开故乡十天或一月，碰到了在自己乡土见过面的人就很高兴；到了离开故乡一年，只要碰到象是故乡的人就很高兴了。这不是离开熟人愈久，思念熟人就越深吗？那些流窜在荒无人烟的空谷里的人，来往在野草密塞了的鼪鼬通过的小径上，久居在空旷废墟之地，只要一听到人的脚步声就不禁惊喜异常，更何况能听到兄弟亲戚在他身旁谈谈笑笑的声音呢！时间实在太久了，没有谁能用真人的言论在我们君主的身旁谈谈笑笑了！"

徐无鬼见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①，厌葱

非②，以宾寡人③，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④？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⑤？

徐无鬼曰："无鬼生于贫贱，未尝敢饮食君之酒肉，将来劳君也⑥。"

君曰："何哉，奚劳寡人？"

曰："劳君之神与形⑦。"

武侯曰："何谓邪？"

徐无鬼曰："天地之养也一⑧，登高不可以为长，居下不可以为短⑨。君独为万乘之主，以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鼻口⑩，夫神者不自许也⑪。夫神者，好和而恶奸⑫；夫奸，病也，故劳之。唯君所病之，何也⑬？"

武侯曰："欲见先生久矣。吾欲爱民而为义偃兵，其可乎⑭？"

徐无鬼曰："不可。爱民，害民之始也⑮；为义偃兵，造兵之本也⑯；君自此为之，则殆不成⑰。凡成美，恶器也⑱；君虽为仁义，几且伪哉⑲！形固造形，成固有伐，变固外战⑳。居亦必无盛鹤列于丽谯之间㉑，无徒骥于锱坛之宫㉒；无藏逆于得㉓，无以巧胜人㉔，无以谋胜人，无以战胜人。夫杀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养吾私与吾神者，其战不知孰善？胜之恶乎在㉕？君若勿已矣㉖，脩胸中之诚，以应天地之情而勿撄㉗。夫民死已脱矣，君将恶乎用夫偃兵哉㉘！"

【注释】

①芧（xù序）栗，阮毓崧说："芧音序。《山木篇》作杼栗。芧、杼古通。其实与栗同。俗名橡子。"

②厌：通餍，饱也。

③以宾，林希逸说："宾与摈同，弃也。"以，代词，这样，如此；或谓

连词，而，亦可。

④干，李云："干，求也。"干酒食之味，指追求俸禄。其，与下句其字呼应，作选择连词。

⑤其寡句，《释文》："李云：谓善言嘉谋，可以利社稷也。"亦，犹果。

⑥将：犹乃，犹是。

⑦劳君句，成《疏》："食欲无厌，形劳神倦，故慰之耳。"

⑧天地句，林希逸说："养者生也"，"一者同也"。宣颖说："天地之生人皆同也。"

⑨登高二句，林希逸说："无贵贱之喻也。"王先谦说："高下，贵贱也。"

⑩以苦、以养：前一以字，表示后边行为是前边行为的结果，相当"以致"；后一以字，表示后边行为是前边行为的目的，可对译为"来"字。同属连词。

⑪夫神句，宣颖说："形虽得养，心神当有不自得处。"

⑫好和句，成《疏》："与物共者，和也；私自许者，奸也。"宣颖说："和，同物。奸，自私。"奸，《说文》"奸，私也"。《汉书·五行志上》注："奸，谓邪谋也。"此指邪谋自私。和，指和谐共乐。

⑬唯君句，宣颖说："何故自蹈此病？"按：此一反诘，应属总结上文引出下文的过渡句。之，代词，指"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鼻口"这一自"奸"事实。

⑭吾欲三句，阮毓崧说："言吾将示爱民之仁恩，而先著弭兵之义举，庶免穷兵残民，其亦可以治国乎？"义，《管子·疆国》注："义，为各得其宜。"偃兵，谓偃息兵戈。其，此。

⑮爱民二句，王先谦说："名为爱民，而实役之，是爱即害之始也。"

⑯为义二句，林希逸说："有意于偃兵，乃用兵之所由造。"王先谦说："号称偃兵，敌国潜伺，是偃即造之本也。"义，承上文"爱民而为义"。

⑰则殆：则，连词，表示假设情况下所产生的结果，相当于"那就"。殆，马叙伦谓："殆借为似"；副词，表示不肯定，可译为"可能"。

⑱凡成二句，林云铭说："凡欲成其美者，皆为恶器而已。"按：《老子》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庄文与老经吻合，兹从林说。另外，有作"凡成美恶，器也"断句者，所以林希逸解作"美恶之成，皆为有迹，故曰器也"；王先谦解作"凡有心要成一好事，成一不好事，皆落形迹。器者，形迹也。"此说似不可取。

⑲君为二句，宣颖说："有心欲为，则近于伪。"王引之说："几，语词也，与将通。"阮毓崧说："几，犹其也，且，亦将也。言君虽欲为仁义，其

将伪哉！”按：几，释近为宜。且，借为徂，往来也。

⑳形固三句，林云铭说：“故有为而形者，能造其于外，所谓兵莫憯于志也。若心执定而不化，则有攻伐之形。心为物所变乱，则有战斗之形。此言外形皆本于内形也。”王先谦说：“无形之形，可以造众形。其名之成，则有功自伐。其事之变，则日与外战。”固，则也，必也。

㉑君亦句，郭《注》：“陈兵也”。又宣颖说：“鹤列，阵名；丽谯，门楼，喻近处。”马其昶曰：“《初学记》引《释名》云：魏有丽谯。注：楼名。”王敔曰：“丽谯之间，偃息地也。”盛：整理，引申作陈列解。亦，衬字。

㉒无徒句，林希逸说：“徒，步兵也；骥，骑卒也。”宣颖说：“锱坛，祭坛，喻密处。”

㉓无藏句，成《疏》：“莫包藏逆心而苟于得。”得，司马本作“德”，得同德。于，犹以。

㉔人：用通称代特称。下同。

㉕恶乎在：“恶”（wū乌），代词。“恶乎在”，相当现代语“在哪儿”。

㉖君若句，王先谦说：“若有不已于斯民之故。”按：此处“勿已”同于“无已”。《孟子·梁惠王上》：“无以，则王乎？”杨伯峻先生注：“以，同‘已’。‘无以’，犹言‘不得已’。”勿已，无已，犹今语“不得不”。

㉗以应句，成《疏》：“应二仪之生杀，无劳作法撄扰黎民。”按：天地，这里宜视作“天覆地载”省。表其覆载无私之情。

㉘夫民二句，王先谦说：“如是，则民已脱于死亡矣，何用偃兵。”

【译文】

徐无鬼谒见魏武侯，武侯说：“先生深居在山林里，吃食橡栗，饱餐葱韭，这样抛弃我很久了。现在年寿已经高啦，还是想尝点厚禄酒肉的美味呢？还是我果真能得到你的善言嘉谋来帮助造福社会呢？”

徐无鬼说：“我在贫贱环境中生活惯啦，从来不敢妄想享受君主的厚禄酒肉，我是特地来慰问君主的。”

魏君说：“为什么呀！怎么来慰问我呢？”

回答说：“来慰问您的精神和形体。”

魏君说：“是什么意思呢？”

徐无鬼说：“天地养育万物是一视同仁的，登上高位的不能认为尊

贵，居于下位的不能认为卑贱。您独自成为拥有万乘战车的大国君主，以致苦劳一国的人民，来奉养个人耳目口鼻形体上的享受，那心神就有不自得之处。心神这东西，是喜欢和谐共乐而厌恶邪谋自私的。邪谋自私，便是心神病态，所以特来向您慰问。只是您为什么硬要去犯养形苦民这种病呢？”

武侯说：“希望见到先生很久了。我想爱护一国的百姓，为了百姓各得其宜而停止战争，可以吗？”

徐无鬼说：“不可以。宣扬爱民，恰是掩饰害民的开始；为了各得其宜而停止战争，实隐伏着借口制造战争的祸根。您从这里着手治国，那恐怕不会有成效。凡是成就美名的，就是作恶的工具；您虽然要行仁布义，却接近走向虚伪啊！有心作为所造成的形象必然会派生其他种种形象，功成事遂必然会得意夸矜，胸中变乱失常必然会多事外战。您决不要陈列兵器在城楼的下面虚示偃兵，不要集中士卒在祭坛的宫内密加备战，不要包藏祸心以求得逞，不要用机巧去胜别人，不要用谋略去胜别人，不要用战争去胜别人。屠杀别国的士民，吞并别国的土地，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和颐养自己的心神，这种战争不知有什么好处？不知胜利在哪里？您如果不得不为人民着想，最好修养内心的真诚，来顺应天覆地载无私之情而不去侵扰他物。这样，那人民的死亡威胁已经摆脱了，您还哪里用得上侈谈偃兵那一套呢？”

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①，方明为御，昌寓骖乘②，张若、謵朋前马，昆阍、滑稽后车③。至于襄城之野④，七圣皆迷，无所问涂⑤。

适遇牧马童子⑥，问涂焉⑦，曰：“若知具茨之山乎⑧？”曰：“然⑨。”

“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

黄帝曰：“异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⑩，又知大隗之所存。请问为天下⑪。”

小童曰：“夫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⑫，又奚事焉⑬！予少而自游于六合之内⑭，予适有瞀病⑮，有长者教予曰⑯：‘若乘日之车⑰，而游于襄城之野⑱。’今予病少痊⑲，予又且复游于六合之外⑳。夫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

黄帝曰：“夫为天下者，则诚非吾子之事㉑。虽然，请问为天下。”小童辞㉒。

黄帝又问。小童曰：“夫为天下者，亦奚以异乎牧马者哉㉓！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矣㉔！”

黄帝再拜稽首㉕，称天师而退㉖。

【注释】

①黄帝句，黄帝，成《疏》：“轩辕也”。刘鸿典注：“黄帝乃中央之神。”大隗（wěi伟），成《疏》：“大道广大而隗然空寂也。亦言，大隗，古之至人也。”《释文》：“大隗，神名。”具茨，成《疏》：“山名”。司马云：“具茨，在荥阳密县东，今名泰隗山。”乎，同于，介词，表地点。

林希逸说：“七圣：黄帝与方明、昌寓、张若、謵朋、昆阍、滑稽也，此等人皆是寓言。”

②方明句，方明，昌寓（yǔ禹），皆人名。御、骖：古制，车左驾车为御，车右陪乘为骖。

③张若二句，张若、謵（xí习）朋、昆阍（hūn昏）、滑（gǔ古）稽，皆人名。前马、后车：成《疏》：“前马，马前为导也。后车，车后为从也。”前，动词。在……前作向导；后，动词，在……后作随从。

④襄城，成《疏》：“今汝州有襄城县，在大隗山南，即黄帝访道之所也。”河南省襄城县。

⑤涂，同途。无所问涂：所字结构，即没有问路之处。

⑥适遇句，成《疏》：“牧马童子，得道人也。”适：恰巧。

⑦问涂焉，向他问路。焉，同于之，兼词。

⑧若，宣颖说：“汝”也。下一“若”字同。

⑨然，当“是”、“对”讲，对应之词。

⑩徒：但，只，副词。

⑪为，治理。

⑫亦若句，宣颖说："若此者，目前之境，即襄城之野也。相忘于广漠，而天下自治矣。"亦，也。若，象。而已矣，罢了。

⑬又奚句，王先谦说："不必更欲多事。"奚，"为什么"之义，疑问副词。事，指人事，政事。焉，句末语气词。

⑭六合句，成《疏》："六合之内，谓嚣尘之裏也。"按：天地四方称为六合，此句指人世间。

⑮瞀病，宣颖说："瞀音茂，目眩也。游于方内，斯有瞀病矣。"朱骏声说："瞀借为眊。《说文》曰：眊，少精也。"瞀（mào冒），眼花目眩。

⑯长者，宣颖说："厚德之称。"长，读zhǎng音。

⑰若乘句，司马彪说："以日为车也。"郭象说："日出而游，日入而息。"林希逸说："乘日者，与日俱往，即日新也。"若，你，代词。

⑱游于句，林云铭说："游于无障碍之处也。"宣颖说："与日俱往，而游于无城府之野，所以治瞀病者工矣。"

⑲少痊：少，稍微。痊（quān全），病愈。

⑳六合之外，指世外。宣颖说："六合之外，只是襄城之野之进境耳。"

㉑吾子，表亲切的对称代词，译作你。

㉒辞：谢绝。

㉓亦，犹此也。乎，于，表比较。

㉔亦去句，刘鸿典说："牧马去其害马，牧民去其害民，养心去其害心，一而已矣。"

㉕稽首，古代最敬礼节，谓叩首至地。

㉖天师，成《疏》："合乎天然之道，其在吾师乎？"

【译文】

黄帝将要到具茨山上去拜见大隗，方明充当左边驾驶，昌寓居右边陪乘，张若、謵朋在马前做向导，昆阍、滑稽在车后当随从。来到襄城的原野，七圣皆迷失了方向，没有问路的地方。

恰巧碰上牧马的小孩，向他问路，说："你知道具茨那座山吗？"回答说："知道。"

又问："你知道大隗的所在地吗？"回答说："知道。"

黄帝说："真是稀罕呀！这个小孩！不仅知道具茨那座山，还知道大隗的所在地！请问怎样治理天下。"

幼童说："治理天下的道术，只要象你们眼前这样逍遥襄城之野就够了，又何必多管政事呢？我小时候，自己总是在尘世之内遨游，我正好患了眼花目眩的毛病，有位年高德重的人教导我说：'你乘着阳光普照之车消遣时光，在襄城的旷野里自由遨游。'现在我的眼眩病稍有好转，我又将到无边无际的世外自在遨游。治理天下也象这样罢了。我又何必来多谈政事呢！"

黄帝说："治理天下，实在不是你的事。虽然这样，还是请问怎样治理天下。"小孩辞谢不答。

黄帝又问。小孩说："治理天下的道术，跟放牧马匹有什么区别呢？也只是去掉有害马性自然发展的东西罢了。"

黄帝再三叩头拜谢，称他为天师才告别离开。

知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①，辩士无谈说之序则不乐②，察士无凌谇之事则不乐③，皆囿于物者也④。

招世之士兴朝⑤，中民之士荣官⑥，筋力之士矜难⑦，勇敢之士奋患，兵革之士乐战，枯槁之士宿名⑧，法律之士广治⑨，礼教之士敬容⑩，仁义之士贵际⑪。

农夫无草莱之事则不比⑫，商贾无市井之事则不比⑬。庶人有旦暮之业则劝⑭，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⑮。钱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夸者悲⑯。势物之徒乐变⑰。

遭时有所用，不能无为也⑱。此皆顺比于岁，不物于易者也⑲。驰其形性⑳，潜之万物㉑，终身不反㉒，悲夫！

【注释】

①知士句，成《疏》："世属艰危，时逢祸变，知谋之士，思而虑之，如其不然，则不乐也。"

②辩士句，谈说之序，成《疏》："无谈说端绪，则不欢乐。"林希逸说："谈说之序，说得成条理也。"《浅注》："指论说的逻辑性。序：层次。"按：《孟子》"谨庠序之教"，注："庠序者，教化之所也。殷曰庠，周曰序。"这里姑且译作"场合"。

③察士，林希逸说："好察之士。"俞樾说："《礼记·乡饮酒》'愁以时察'，郑注：'察，犹察察，严杀之貌。"《老子》二十章"俗人察察"，任继愈注"严苛"。浚谇，《释文》"谓好陵辱责骂人也"；《列子·力命篇》"譹極淩谇"，卢重玄《解》云"寻问语责之状也"。淩通陵，陵有严峻义；谇，有责问义。

④囿于物，林希逸说："为物欲所笼罩者也。"林云铭说："言各有其能，而忧其无以自见也。"囿，局限。于，用在被动句，介出动作的主动者。

⑤招世，宣颖说："招摇动人"；刘文典说："招世，以天下为己事，如招揽之也"；胡远濬说："招通高"，马叙伦说"招借为卲，《说文》：'卲，高也'"。三说皆可通，兹取宣说。兴朝，宣颖说："图世于朝。兴，言起而在朝。"

⑥中民，林云铭说："中民，务求得民心者也。"（按：中读第三声）林希逸说："中民者，庸人也。"取林云铭说。荣官，林希逸说："但以爵禄为荣也。"

⑦筋力句，林希逸说："筋力，有才力者也；矜难，以济患难为矜夸也"；马叙伦谓"矜借为竟"。

⑧枯槁句，林希逸说："枯槁，隐士也。"俞樾说："宿读为缩。《国语·楚语》'缩于财用则匮'，《战国策·秦策》'缩剑将自诛'。韦昭、高诱注，并曰：缩，取也。枯槁缩名，犹言取名也。"《广雅·释言》："宿，留也。"王先谦说："山林枯槁，留恋高名。"

⑨广治，推广法治。广，用作动词。

⑩敬容，王先谦说："敬饰容仪。"敬，《孝经》疏："敬者，严肃而形于外。"

⑪贵际，宣颖说："重在交际"。贵，意动词。胡远濬说："际，谓盟会事。"

⑫草莱，林希逸说："草莱，耕种之事也。"比，成《疏》："比，和乐"，《广雅释诂》"比，乐也"，宣颖释为"亲比"，刘鸿典说"比，合也；不比，失业流散也"。比，此处指安居乐业。

⑬市井，成《疏》："古者因井为市，故谓之市井。"即集市贸易的地方。

⑭劝，刘鸿典说："劝者，勉于力。"

⑮壮，刘鸿典说："壮者，勇于为。"

⑯尤，甚也，尤异于众。夸：虚名也，矜骄也。

⑰势物句，郭《注》："权势生于事变。"林希逸说："势物之徒，即依附富贵之门者；乐变，以变诈为乐也。"奚侗说："物为利字之讹。"

⑱遭时二句，林云铭说："自招世之士至势物之徒，虽趋向不同，而遭时之所用，皆有所为。"按：林云铭将此二句作为十九种人逐物而不安于无功无名的概括，其说可取；他如王先谦等以此二句属"势物之徒"的解释，亦通。

⑲此皆二句，王夫之说："惟日不足，孜孜为之，不以平易为事。"马其昶说："'顺比于岁'，逐时俯仰也；承上遭时有用而言。'不物于易'，物，事也，不事简易，不能无为也。"又，王先谦说："岁时相追逐，无一息之停；各自囿于一物，不能相易。"褚伯秀说："'不物于易'，犹云'不易于物'。"马叙伦说："'物'、'易'二字倒误。"案：诸解对此二句的纷歧，关键是，把"易"解为"简易"还是解为"变易"，《老子》六十二章，是用"图难于其易"、"天下难事，必作于易"来阐发"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的，这里的"易"系作"简易"解。所以，庄文的"易"也应解为"简易"，才符合老庄无为的主旨。

⑳驰其句，成《疏》："驰骛身心。"林希逸说："言役其身心也。"

㉑潜之句，王夫之说："身陷于物之中。"马叙伦说："方计曰：潜，沉也，犹言沉溺于万物也。"之，这里作介词"于"用。

㉒不反，成《疏》："不知反归。"林云铭说："逐末丧真，不知无为而无不为之用。"

【译文】

多智慧的人，没有可供出谋划策的祸变，就不快意；惯口辩的人，没有可供高谈阔论的场合，就不快意；爱苛察的人，没有可供吹毛求疵的事端，就不快意。他们都是受自我表现的物欲牵累所局限啊！

招摇炫世的人，朝廷兴用；博取民心的人，官爵荣身；彪悍力大的人，竞夸御难；勇猛敢为的人，奋起除害；操戈披甲的人，乐意征战；遁迹山林的人，留恋高名；讲求法律的人，推广治术；倡导礼乐的人，肃慎仪容；强调仁义的人，尊重会盟。

农夫没有开辟草莱的事情，便不能安居乐业；商贾没有贸易场所的活动，便不能安居乐业。众人能有机会获得日常的工作，便会勤奋自勉；工人能有机会施展器械的技巧，便会精神旺盛。金钱财物未能大量聚积，那么贪婪成性的人就会感到苦恼；权位势力未能出人头地，那么夸竞虚名的人就会感到失望。势利小人，喜欢从祸变中寻找献身机会。

〔凡此种种人物，〕一碰到时机，便会各自施展身手，是不愿安于恬淡无为的。这些人，都习惯逐时俯仰，是不愿从事于自然淳朴简易的活动的。这些人，总是驰骛役使自己的身心，沉溺在万事万物的纷扰中，终身不知返回到无为的境界，真使人悲痛伤心呀！

庄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①，谓之善射，天下皆羿也②，可乎③？"

惠子曰："可。"

庄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④，而各是其所是⑤，天下皆尧也⑥，可乎？"

惠子曰："可。"

庄子曰："然则儒、墨、杨、秉四⑦，与夫子为五⑧，果孰是邪⑨？或若鲁遽者邪⑩！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⑪。'鲁遽曰：'是直以阳召阳，以阴召阴⑫，非吾所谓道也。吾示子乎吾道⑬。'于是为之调瑟，废一于堂，废一于室⑭，鼓宫宫动，鼓角角动⑮。（曰）'音律同矣⑯。夫或改调一弦，于五音无当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动，未始异于声，而音之君已⑰。'且若是者邪⑱？"

惠子曰："今夫儒、墨、杨、秉，且方与我以辩⑲，相拂以辞⑳，相镇以声㉑，而未始吾非也㉒，则奚若矣㉓？"

庄子曰："齐人蹢子于宋者㉔，其命阍也不以完㉕，其求

钘锺也以束缚㉖，其求唐子而未始出域㉗，有遗类矣㉘！夫楚人寄而蹢阍者㉙，夜半于无人之时而与舟人斗，未始离于岑㉚，而足以造于怨也㉛。”

【注释】

①射者句，郭《注》：“不期而中，谓误中者也。”成《疏》：“期，谓准的也。”前期：指预先瞄准。中：指偶然命中。

②天下句：天下，指天下偶然命中目标的人，是用定语代替以名词为中心词的主从词组。羿，后羿，古代传说中的善射者。

③可乎：成《疏》：“言不可也。”

④公是，公认正确。成《疏》：“各私其是，故无公是。”

⑤是：认为……正确，意动用法。所是：所赞同的，名词性词组。

⑥皆尧，成《疏》：“唐尧圣人，对桀为是。若各是其所是，则皆圣人。”

⑦儒墨杨秉，成《疏》：“儒，姓郑名缓。墨，名翟。杨，名朱。秉者，公孙龙字。”

⑧与夫句，成《疏》：“添惠施为五。”

⑨果：真正。孰是：哪个人正确。

⑩或者：大概。鲁遽，《释文》：“李云：鲁遽，人名。一云：周初时人。”这里借鲁遽比喻自是其是的人，故“邪”字不表疑问，而是作“也”字用，表肯定，故译作“哩”。

⑪冬爨句，成《疏》：“云冬取千年燥灰以拥火，须臾出火，可以爨鼎；夏天以瓦瓶盛水，汤中煮之，悬瓶井中，须臾成冰也。”林希逸说：“冬寒之时不以火而爨鼎，夏热之时能以水而为冰。”

⑫是直句，刘鸿典说：“冬寒之时，能不以火而爨；夏热之时，能以水为冰。二事虽奇，然不过因冬至阳生，以阳召阳而为火；因夏至阴生，以阴召阴而为冰；未为奇也。”胡远濬说：“同气相求。”是，这，代词。直，特或只，副词。

⑬示，现。

⑭废：马叙伦说：“《说文》：‘废，屋顿也。’废犹今言安顿矣。故《音义》曰：‘废，置也。’”一，谓一瑟，承前省。

⑮鼓宫二句，刘鸿典说：“鼓此瑟之宫声，则彼瑟之宫声自动；鼓此瑟之角声，则彼瑟之角声自动。”

⑯音律句，成《疏》:“斯乃五音六律声同故也。”胡远濬说：“同声相应。”矣，同“也”。

⑰或，有时。当，应也，合也。于五音无当也，王夫之说:“不合于宫商。”二十五音皆动，王夫之说：“其声遂轰然而应。”君：主，主宰。按：庄子此段话，是用鲁遽一喻，以斥惠施等各是其是而非真是。细玩句意，似乎“音律同矣”前，省了一“曰”字。盖“以阳召阳，以阴召阴”,是鲁遽用以解释“爨鼎”“造冰”而自是其道；而“音律同矣”、“音之君已”，则是鲁遽用以进一步解释“鼓宫宫动，鼓角角动”及“二十五弦皆动”而自是其道。这里不过从正反两面阐发“同声相应”的道术罢了；若鲁遽调瑟以后，不发一辞阐述他的道术，倒难令人理解。旧释几乎无例外地把后者理解为庄子驳斥鲁遽的话，看来是与庄子本人不自是其道相悖的。“有因省‘曰’字致失其义者”,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五种》已论及到这种语法现象了。

⑱且若六句，郭《注》:“五子各私所见而是其所是，然亦无异于鲁遽之夸其弟子。”又，林希逸说：“惠子之所谓是，亦即如此鲁遽也。”且：同“此”。

⑲方且，正在。以：介词，省宾语“道”。

⑳相拂以辞，林希逸说：“以言语相抗对也。”拂：马叙伦说：“拂当为弗。《说文》：‘弗，矫也。’”

㉑相镇以声，林希逸说：“以名声相屈服也。”又，林云铭说：“谓厉其声以相压也。”兹从后说。

㉒而未句，郭《注》:“各自是也。”宣颖说：“言回家皆不以我为非。”未始：未尝，从来不。吾，自己，否定句中代词宾语前提。

㉓奚若，何如，怎么样。

㉔齐人句，郭《注》:“此齐人之不慈，然亦自以为是。”蹢（zhí职），林希逸说：“蹢音掷、的。《说文》:‘住足也。’”又，宣颖说：“蹢，与踯同。齐人残其子足，使蹢踯于宋。”案：蹢，使……留住不外出，使动词。

㉕其命句，高亨说：“完，疑当读为筦。《周礼·司门》:‘掌授管键。’郑注：‘郑司农云：管谓籥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杜注‘管，籥也。’籥，《说文》作阏，俗字作鑰，门锁也。完、管古通用。”阍（hūn昏）：守门人。其：指齐人，下同。

㉖其求句，王夫之说：“夫欲钘钟之鸣，必悬于虚，加以束缚则无声矣。”钘（xíng刑），高亨说：“《说文》:‘钘似钟而颈长。钟，酒器也。’是钘、钟皆酒器。”于省吾说：“近世所发现商周彝器，钘与壶每于颈之左右有耳，耳

有孔，其下圈足亦左右有孔。俗谓之穿带壶。此言束缚，谓以绳穿耳及足也。”林云铭说：“何其爱子不如爱物也。比喻惠子轻其性命之情，而不知保，惟加意于词辩名声之间，颠倒之甚也。”

㉗求其句，郭注：“唐，失也。”胡远濬说：“唐，通荡。”高亨说：“域借为阈。《说文》：‘阈，门梱也。’《论语·乡党篇》：‘行不履阈。’《集解》引孔曰：‘阈，门限。’域、阈并从或声，故古通用。”按：域又同“寓”，见《公孙龙子》“坚白域于石”注。此指寓所。

㉘有遗句，林希逸说：“遗，余也，略也。类，似也。言此三事皆与惠子杨墨之徒略相似也。”宣颖说：“齐人一喻，如许佶屈，及至看破，取意只是淡然。只明人之用心，不自见其非耳。”林云铭说：“此喻惠子不知他求大道。惟于四子之中，欲求相胜，总不得道也。”

㉙楚人句，俞樾说：“嚁当读谪。杨雄《方言》：‘谪，怒也。’张揖《广雅·释诂》：‘谪，责也。’楚人寄而蹢阍者，谓寄居人家，而怒责其阍者也。”

㉚未始句，成《疏》：“岑，岸也。夜半独上人船，未离岸已共人斗。”王先谦说：“宣云：离，同丽。按夜半无人之时，舟未著岸，而与舟人斗，将有性命之虞。”本文取未著岸一说。

㉛而足句，指楚人“与舟人斗”与“寄而蹢阍”二事，皆足以造怨也（参见王先谦案语）。而，犹此。宣颖说：“楚人一喻，如许佶屈，及至看破，取意只是淡然。只明学尚未至，轻与长者争辩耳。”林云铭说：“此喻惠道既不足于己，又欲于是非芒昧之际，与人争胜，不足以有济，徒使与物不适而已。”按：鲁遽、齐人、楚人，三喻三意，皆讥惠施自是其是，务求胜人，而不悟其非。

【译文】

庄子说：“射箭的人不是预先瞄准好目标而偶然命中，就称是个好射手，那么天下这种射手皆可以称得上后羿式射手了，可以这么说吗？”

惠子回答说：“可以。”

庄子说：“天下是非并无普遍公认的正确准则，而各个人认为自己赞成的就很正确，那么天下人皆可以称得上帝尧式的圣明人物了，可以这么说吗？”

惠施回答说：“可以。”

庄子说：“那么郑缓、墨翟、杨朱、公孙龙这四个雄辩家 加上您老先生共为五家，究竟谁说的正确呢？或者竟象鲁遽那样的人物哩！他的门徒说：‘我已经学到了老师的道术了。我能严冬取炭灰烧铸出鼎来，炎夏盛水悬井造出冰来了。’鲁遽纠正他的门徒说：‘这只是利用阳气去召引阳气，利用阴气去召引阴气，（你们所讲的）并不是我所说的道理。我把我的道理先演示给你看看。’于是鲁遽为他们调好瑟弦来弹奏，放一张瑟在堂中，放一张瑟在室内；鲁遽弹奏堂中一张的宫音，室内的一张也就自动发出宫音；弹奏堂中一张的角音，室内的一张也就自动发出角音。〔鲁遽接着解释说〕：‘这是堂中室内两瑟的五音六律相同的原因。若有时变换调整一弦，就和五音不相合了，一弹奏它就会二十五弦全部都轰然发声，并不是在声调方面有异样，只是所改动的那一条弦作为众音的主导罢了。’你们〔的各是其是〕也正象鲁遽这种〔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表演吧！”

惠施说：“现在郑缓、墨翟、杨朱、公孙龙等，正在跟我在道术方面进行辩论，彼此想用语言来反驳对方，用声誉来镇服对方，却从来不认为自己错，那又怎么办呢？”

庄子说：“齐国有个人使自己的孩子留守在宋国内，他叫孩子照料门户却不加配门锁；他得到一个酒器，却穿绳高悬起来以示保藏；寻找丢失的小孩，却不曾走出寓所去找。这种自以为是的做法还多的是呀！楚国有个人，寄居别人家却爱厉声诃责看门的人；半夜在船上没有人的时候却与船夫争斗，船还未曾著岸，然而足够造成仇恨了。”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慢其鼻端①，若蝇翼②，使匠石斲之③。匠石运斤成风④，听而斲之⑤，尽垩而鼻不伤⑥，郢人立不失容⑦。宋元君闻之⑧，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⑨。’匠石曰：‘臣则尝能斲之⑩。虽然，臣之质死久矣⑪。’自夫子之死也⑫，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

言之矣。”

【注释】

①郢（yǐng影）人，成《疏》："郢，楚都也，《汉书·扬雄传》作獿，乃回反。郢人，谓泥画之人也。"《释文》："卢文弨曰：'《汉书》扬雄《解嘲》云：獿（náo挠）人亡则匠石辍斤。'服虔曰：'獿人，古之善塈（jì既）者，施广领大袖，以仰涂，而领袖不污；有小飞泥，误著其鼻，因令匠石挥斤而斲（zhuó浊）之。'"垩（è鄂）：刘文典说："《御览》七百五十二引注云：'垩，白土也。'"即今所谓石灰。慢，陆本亦作漫。成《疏》："漫，汙也。"章炳麟说："慢借为槾。《说文》：'槾，杇也。'杇所以涂也。"刘文典说："慢当为墁，形近而误也。"郢人，楚都人、泥水匠都可通，此从泥水匠说。槾、墁：即抹子，一种涂泥的工具，用如动词。

②若蝇翼，喻小而薄。

③匠石，匠人名石。斲，同斫，削也。

④运斤成风，指挥斧敏捷。斤，即斧。

⑤听而句，宣颖说："听，任手也。"王先谦说："祇是放手为之之义。"极言技术高明。

⑥尽垩，刘文典说："尽垩二字倒。《御览》作垩尽。"

⑦立不失容，林希逸说："泥尽而鼻不伤，斲者固难矣。然其人若立得不定，匠石虽巧，安得其鼻不伤？是立者尤难矣。"失容：指慌张失色。

⑧宋元君：宋国的君主。

⑨尝试句，寡人：寡德之人，元君谦称。为：前一"为"字读wèi音，给、替，介词。后一"为"字读wéi音，斫，表演，动词。

⑩则：犹固也，确实。尝：曾经。

⑪质，指"质的"即箭靶。这里借以指对象，即郢人。

⑫夫子，尊称，谓惠子。

【译文】

有一次庄子送葬，经过惠子的墓地，回头对跟随的人说："有个泥水匠，一点白灰正沾在他的鼻尖上，薄得象苍蝇的翅膀。让名叫石的匠工替他削去白灰。于是，这个石匠挥动着板斧呼呼地发出风的响

声，郢人听任匠石削掉了它，鼻尖上的白灰完全削去了，可是鼻子丝毫没受损伤，郢人若无其事地静立不动面不改色。宋元君听到这件事，召唤匠石到来，说：'试试给我表演一次。'匠石回答说：'我确实曾经能削掉鼻尖上的白灰。虽然情况是这样，但是我所削砍白灰的那个伙伴死去很久了。'自从惠施老先生死后，我再没有人作为合适的伙伴了，我没有再能一起深谈的人了。"

管仲有病①，桓公问之②，曰："仲父之病病矣③，可不讳云④。至于大病⑤，则寡人恶乎属国而可⑥？"

管仲曰："公谁欲与⑦？"

公曰："鲍叔牙⑧。"

曰："不可。其为人絜廉⑨，善士也。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⑩，又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⑪。使之治国，上且钩乎君，下且逆乎民⑫。其得罪于君也，将弗久矣！"

公曰："然则孰可⑬？"

对曰："勿已⑭，则隰朋可⑮。其为人也，上忘而下畔⑯，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⑰。以德分人谓之圣⑱，以财分人谓之贤。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⑲；以贤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⑳。其于国有不闻也，其于家有不见也㉑。勿已，则隰朋可。"

【注释】

①管仲：名夷吾，春秋时期相齐桓公成霸业，称仲父。

②桓公：齐桓公，小白。春秋诸侯，五霸之一。

③病病，成《疏》："病病者，言是病极重也。"宣颖说："下病字言危也。"《仪礼·既夕礼》："疾病，外内皆埽。"郑玄注："疾甚曰病。"

④可不句，阮毓崧说："谓，《列子·力命篇》作讳。当从之。张注：'不可复讳而不言也'。"

⑤大病，成《疏》：“大病者，至死也。”

⑥恶（wū乌）：何，怎么。属（zhǔ主）：马叙伦说：“属，借为托。”属国：指付托国政。

⑦公谁欲与，即公欲与谁，在疑问句中，疑问代词，常放在动词前面。

⑧鲍叔牙：姓鲍，名叔牙，是管仲的良友。

⑨絜廉，清白廉正。絜，同洁。《力命篇》作“洁”。

⑩其于句，成《疏》：“不如己者，不比数之。”不己若，即不若己，否定句中宾语代词往往提前。马叙伦说：“孙贻让曰：又，当为‘人’，《列子·力命篇》正作‘人’。《吕氏春秋·贵公篇》作‘不比于人’，亦作人字。”据此，又字读作人，则句读为“不比之人”，即谓：“不愿看待为人材”。可供参考。

⑪终身句，成《疏》：“至死不忘。”王先谦说：“念旧恶

⑫上且二句，成《疏》：“上以忠直钩于君，下以清明逆忤百姓。”钩（gōu沟），《释文》：“钩，反也。亦作拘，音同。又音俱。”林希逸说：“钩，要束之意也。”乎，同“于”。且，作“将”或“必”解。

⑬孰，谁。

⑭勿已，犹无已，即不得已。

⑮隰朋，成《疏》：“姓隰名朋，齐之贤人。”《释文》：“隰音习。”

⑯上忘句，宣颖说：“上忘者，不自矜其能，故在己上者与之相忘”，意谓对上不自逞能耐：林云铭说：“上忘者，忘其势分之荣也”。又《列子·力命篇》张湛注：“居高而自忘”，意谓居高位不盛气凌人”。二说均可通，此从宣说。下畔：王夫之说：“各自为畔类，不强令从己”，意谓对下能容许与己意不合的对立意见；《列子·力命篇》作“下不畔。”张湛注：“不忧下之离散”，宣颖说：“《列子》作‘下不畔’，此处漏一不字也。不畔者，泛爱众，故在己下者不忍畔之”，意谓在下的人不忍背离他去；二说亦均可通，此从王说。《庄子》和《列子》中的注释，对此句的理解，颇多纷歧，其它解释似无可取。

⑰愧不句，《列子·力命篇》张湛注：“愧其道之不及圣，矜其民之不逮己，故能无弃人也。”

⑱以德句，《力命篇》张湛注：“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分，化，影响。王先谦说：“临人而自贤，人所不与也。”

⑲以贤临人二句，《力命篇》张湛注：“求备于人，则物所不与也。”

⑳以贤下人二句，阮毓崧说：“所谓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安往而不爱人

者。”

㉑其于二句，胡远濬引：“江遹曰：非真不闻见也，道足容之也。”陈寿昌释：“不事察察。”《列子·力命篇》张湛注此二句说：“道行则不烦闻见。故曰：‘不瞽不聋，不能成功’。”

【译文】

管仲得了病，齐桓公去探问他，说：“仲父的病很严重了。还能忌讳不说么！要是到了病危不治，那么我托付国政给谁才好呢？”

管仲说：“您想要给谁呢？”

桓公说：“鲍叔牙。”

管仲说：“不行。鲍叔牙为人很廉洁，是个好人。但他对于不如自己的人，便不愿意去亲近；而且一听到别人的过错，便一辈子忘不了。这样的人，让他治理国家，对上将会〔忠直〕抗逆君主，对下将会〔明察〕违离民众。他这种人得罪君主，会不要很长的时间。”

桓公说：“那么，谁可以付托呢？”

回答说：“实在不得已要我谈，那就算隰朋还可以。他的为人，待上无心去干犯君主，待下能容许异己言行；他以君主未能赶上先圣黄帝引咎自责，并能体谅才能不如自己的人。能用德行感化别人的，叫做圣人；能用财物济助别人的，叫做贤人。依仗自己的超人才能盛气凌人，没有能得人心的；凭借自己的过人声望谦虚礼人，没有不得人心的。他对于国政有时故意听而不闻，对于家事有时故意视而不见。定要我说，那就算隰朋还可以。”

吴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①。众狙见之，恂然弃而走②，逃于深蓁③。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见巧乎王④。王射之，敏给搏捷矢⑤。王命相者趋射之⑥，狙执死⑦。

王顾谓其友颜不疑曰：“之狙也⑧，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⑨，以至此殛也⑩！戒之哉！嗟乎，无以汝色骄人哉⑪！”

颜不疑归而师董梧以助其色⑫,去乐辞显⑬,三年而国人称之。

【注释】

①狙（jū居），成《疏》:“狙，猕猴也。山多猕猴，故谓之狙山也。”

②恂（xún旬），成《疏》:“恂，怖惧也。”段玉裁说：“恂，即《说文》之㥧，惊词也。”

③蓁（zhēn贞），成《疏》:“蓁，棘丛也。”胡远濬说：“榛通。”《说文》:“榛，丛木也。”

④委（wēi威）蛇（yí怡）攫搔（搔:《释文》本作搔，世德堂本作抓。），成《疏》:“委蛇，从容也；攫搔，腾掷也。”林希逸说：“跳跃来去，攀执树枝之意。”见巧于王，见音现，谓逞灵巧于王前。

⑤敏给搏捷矢，俞樾说：“敏给二字同义。《后汉书·郦炎传》‘言论给捷’，李贤注曰：‘给，敏也。’是其证。”马叙伦说：“敏给搏捷矢，当作敏给搏矢。捷字乃读者旁注给下，以释给者，误入正文。”成《疏》:“搏，接也。”王夫之说：“搏，取也。”

⑥相者，成《疏》:“相，助也；谓王之左右也。”司马云:“佐王猎者也。”趋射，司马彪说：“趋音促，急也。”

⑦执死，王夫之说:“立死也。”马叙伦说:“《御览》引执作既。既或即之讹。”

⑧之狙，这只猕猴。《释文》:“之犹是也。本或作是。”刘文典说:“《御览》作是狙也，与《释文》或本合。”

⑨伐，逞，夸。便，捷。敖，同傲。

⑩殛（Jí即），死。

⑪色，王先谦说：“色，犹言意态。”林云铭说：“色字所包甚广：富贵则有骄泰之色，贤劳则有矜夸之色，施予则有恩德之色，尊上则有傲慢之色，是皆所以取祸者。”

⑫董梧，《释文》:“董梧，有道者也。”助，《释文》:“助本亦作锄。”成《疏》:“除去也。”

⑬去乐辞显，王先谦说：“屏去声乐，辞谢荣显。”

【译文】

吴王乘船在长江中泛游，登上了猕猴山。成群的猕猴看到吴王，便惊惶地放弃戏聚地点跑了，跑到深林丛棘中躲了起来。有一只猕猴，

从容旋转、攀援腾跃，向吴王显示灵巧。吴王射它，它能敏捷地搏矢接箭。吴王就命令左右助手急速射它，猕猴立即被射死。

吴王回头对他的朋友颜不疑说："这只猕猴，夸耀自己的灵巧，倚恃自己的敏捷来傲视我，以至这样死去。要引此为戒呀！唉，不要用你们的意态声色来骄人傲世啊！"颜不疑一回去便奉董梧为师，借以有效地克服自己意态方面的缺点。他取消一切歌舞声乐，谢绝一切显贵荣华，过了三年国内人民便都称赞他。

南伯子綦隐几而坐①，仰天而嘘②。颜成子入见曰③："夫子，物之尤也④。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⑤？"

曰："吾尝居山穴之中矣。当是时也，田禾一睹我⑥，而齐国之众三贺之⑦。我必先之⑧，彼故知之；我必卖之，彼故鬻之⑨。若我而不有之⑩，彼恶得而知之？若我而不卖之，彼恶得而鬻之⑪？嗟乎！我悲人之自丧者⑫，吾又悲夫悲人者⑬，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⑭。"

【注释】

①南伯子綦，郭庆藩说："南伯子綦，《齐物论》作南郭子綦。隐，《说文》作"㥯"，王筠云："有所依据也"。几，《说文》云："居几也"，就是"坐几"。

②嘘（xū虚），吹，缓慢地呼气。

③颜成子，成《疏》："颜成，子綦门人也。"宣颖说："颜成子即颜成子游也。"

④夫子，先生。物之尤，宣颖说："言其出类拔萃。"马叙伦说："犹曰物之奇异者。"尤，优异。之，表定语后置。

⑤形固二句，林云铭说："若槁骸死灰，如此，其何以自见邪？不知子綦正不欲自见也。观下文可知。"刘鸿典说："形若槁木，心若死灰，乃存养之功，至于虚无寂灭之境也。"

⑥田禾句，成《疏》："田禾，齐王姓名。"卢文弨说："即齐太公和。"睹，来见。

⑦齐国句，郭《注》："以见子綦为荣。"《释文》："齐君尊德，故国庆之。"众，民。三，多。贺之，祝贺他得贤人。

⑧我必句，奚侗说："先当作有。下文若我而不有之可证。"王先谦说："我名先著。""先"：享有……在前，方位名词用作动词。"之"：指名声，声誉，代词作宾语。

⑨鬻（yù域），既可作"卖"解又可作"买"解，这里取"买"义。下同。

⑩而，"能"与"而"古声相近，可互训。以下两"而"同。有，取得。

⑪若我二句，阮毓崧说："若我早自韬晦，何至有卖之鬻之之迹。"恶，何。

⑫自丧，指追逐利禄自丧其性。宣颖说："逐外丧真。"胡远濬说："自丧者，仰有于人以炫己，利禄士也。"

⑬悲人者，宣颖说："亦自丧也"、"凡有一念累心，即同自丧。"

⑭其后句，林云铭说："而后日远乎累，槁形灰心，盖由此矣。"王敔说："日远于卖鬻，乃能槁木死灰。"日，每日，一天天，名词作副词用。远，远离，指远离卖鬻之累，形容词用作动词。

【译文】

南伯子綦靠几坐着，仰头望天舒缓地吐着气。颜成子进来看到说："老师，真是奇伟的人物。〔您通过修身守道〕，形体原来可以使它象枯木，心灵原来可以使它象死灰吗？"

回答说："我曾经长期隐居在深山岩穴里。在那个时候，齐太公田禾一来看望我，齐国的民众就多次祝贺他。〔这说明：〕我必享有声誉在前，他因此才得以知道；我必标榜卖弄声誉，他因此才想来收买。假使我能不事先享有声誉，他怎么会得以知道我呢？假使我能不卖弄标榜声誉，他怎么会前来收买我呢？唉！我悲痛世人的自我逐物丧真，我又悲痛那些爱悲痛别人逐物丧真的人，我又悲痛那些又爱悲痛别人逐物丧真的悲痛者。有了这种认识后，才会一天天地远离炫己丧真的牵累"〔而达到"枯骸""死灰"的境界〕。

仲尼之楚①，楚王觞之②，孙叔敖执爵而立③，市南宜僚受酒而祭④。曰："古之人乎！于此言已⑤。"

曰："丘也闻不言之言矣，未之尝言，于此乎言之⑥。

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⑦，孙叔敖甘寝秉羽而郢人投兵⑧。丘愿有喙三尺⑨。”

彼之谓不道之道⑩，此之谓不言之辩⑪，故德总乎道之所一⑫，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⑬，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⑭；知之所不能知者，辩不能举也⑮；名若儒墨而凶矣⑯。故海不辞东流，大之至也；圣人并包天地，泽及天下，而不知其谁氏⑰。是故生无爵⑱，死无谥⑲，实不聚⑳，名不立，此之谓大人㉑。狗不以善吠为良，人不以善言为贤㉒，而况为大乎㉓！夫为大不足以为大，而况为德乎㉔！夫大备矣㉕，莫若天地；然奚求焉㉖，而大备矣。知大备者，无求，无失，无弃㉗，不以物易己也㉘。反己而不穷㉙，循古而不摩㉚，大人之诚㉛。

【注释】

①之楚，前往楚国。之，动词，往。

②觞之，成《疏》："觞，酒器之总名，谓以酒燕之也。"觞，用如动词。之，指仲尼。

③孙叔敖句，《释文》："《左传》：孙叔敖是楚庄王相，孔子未生。"成《疏》："爵亦酒器，受一升。"而，连接状语和谓语。（参考注⑤马其昶释）

④市南宜僚，《释文》："哀公十六年，仲尼卒后，白公为乱，宜僚未尝仕楚。又宣十二年《传》，楚有熊相宜僚，则与叔敖同时，去孔子甚远。"受酒而祭，成《疏》："古人欲饮，必祭其先。宜僚沥酒祭。故祝圣人，愿与孔子于此言论也。"（参考注⑤马其昶释）

⑤古之二句，林云铭说："言古之人宴会此间，常有言以相规，故乞言于夫子也。"刘鸿典说："赞仲尼非今人之比，而为之乞也。"马其昶对此节的解释是："《史记》：优孟，楚之乐人也。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庄王置酒，优孟前为寿。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也。叔敖，为楚名臣；乐人效之，由来旧矣。此所云'执爵而立'，亦乐人象孙叔敖为三老五更乞言宪道事也。'曰'者，楚王之语。'古之人'，即指叔敖宜僚。此庄生因优孟事而寓为此言。"

案：此说可从。兹参照诸家解释，取舍译出。

⑥丘也三句，郭《注》："圣人无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王先谦说："前此未尝言不言之言，乃今言之。"

⑦弄丸，刘鸿典说："市南宜僚，善弄丸铃，常八个在空中，一个在手。"两家之难解，刘鸿典说："楚与宋战，宜僚披胸受刃，于军前弄丸铃，一军停战，遂胜之。"另一说，司马云："宜僚，楚勇士也，善弄丸。楚白公将作乱，杀令尹子西、子期。石乞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当五百人。'往告，不许。承之以剑，不动，弄丸如故，曰：'吾亦不泄子。'……两家难已，宜僚不预其患。"

⑧甘寝秉羽，司马云："叔敖甘寝恬卧，以养德于庙堂之上，折冲于千里之外，敌国不敢犯。"秉羽，执羽；羽，雩舞所执。郢人投兵，司马云："郢人投兵，无所攻伐也。郢，楚都也。"投，息也。

⑨丘愿句，林希逸说："何待我说。"王先谦说："能言之具，愿有之而已。引孔子语毕。"刘鸿典说："徐笠山云：凡鸟喙长，则不善鸣。甚合隐语之义。仲尼言止此，下乃庄子推广之辞。"喙（hui讳），嘴。

⑩彼之句，王先谦说："彼，谓宜僚叔敖，难解兵投，不烦论说，是不言之道也。"阮毓崧说："不道，即不言。"宣颖说："彼之以下，庄子发明也。"

⑪此：郭《注》："此，谓仲尼。"

⑫故德句，《经传释词》："故，本然之词也，或作固。"根据文意，这里的"故"，作"本来"解。德，郭《注》："各自得也。"林希逸说："德者，得之在己者也。"总，郭《注》："总其大归"；林云铭说："总，犹归根也。"道之所一，案：这里"道之所一"同于《老子》的所谓"道生一"，蒋锡昌《老子校诂》说："道始所生者一，道即一也"；奚侗《老子集解》说："一即太极"；《老子》十四章说："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故所谓"一"意即复归于混沌状态。

⑬而言句，王先谦说："上知音智，止其分即至矣。"林云铭谓"此二句分顶上二句来。"这样理解，则"而"应视为并列连词，"至矣"系总括二句而言，从下文仍"德、知"并提可知。

⑭德不句，宣颖说："非见德者所能同。"

⑮辩不句，宣颖说："非善辩者所能举。"

⑯名若句，郭嵩焘说："儒墨之所以凶，以有儒墨也，悬儒墨之名以召争，德不同者，强道以一之；辩不能举者，强知以通之，各是其是，而道与知之所

及亦小矣。”宣颖说：“以名相标，凶德也。”

⑰而不句，成《疏》：“成而不处，故不知谁为；推功于人，故莫识其氏族矣。”阮毓崧说：“至德之世，行而无迹，事而无传，是以群胡忘于自然，而不知伊谁之力也。”意谓：圣人不自居功。

⑱生无爵，阮毓崧说：“行而无迹，不必得其禄位也，故无爵。”

⑲谥（諡）（shì室）：古代帝王、大臣、贵族或有地位的人死后更立具有褒贬意义的称号。

⑳实不聚，林希逸说：“实不聚者，言己虽有善而不以归之一身也。”

㉑此之句，成《疏》：“总括以前，忘于名谥之士，可谓大德之人。”

㉒善言，林云铭说：“即今所谓能辩者。”

㉓而况句，郭《注》：“夫大，愈不可为而得。”林希逸说：“贤者且不以多言为能，况大人乎？”

㉔为大二句，成《疏》：“有心求大，于理尚乖；况有情为德，固不可也。”郭《注》：“惟自然乃德耳。”

㉕大备，成《疏》：“备，具足也。”林希逸说：“大备，大成也。”

㉖然奚二句，王先谦说：“天地何求，自无不备。”

㉗知大四句，成《疏》：“夫体弘自然之理而万物素备者，故能于物我之际淡然忘怀，是以无取无舍、无失无丧、无证无得。”林云铭说：“性分之中，万物皆备。何假于外而曰求，何所遗忘而曰失，何所舍置而曰弃。”

㉘不以句，成《疏》：“不以物境易夺己心也。”林云铭说：“不以物丧己。”易，改，移。

㉙反己句，成《疏》：“反本还原，会己身之妙极，而无穷竟者也。”王先谦说：“自然不穷。”

㉚循古句，成《疏》：“循，顺也。”郭《注》：“摩，拭也。”王先谦说：“顺古道而行，无须摩饰也。”刘鸿典说：“初无印板成样也。”摩从郭《注》为长。

㉛大人句，成《疏》：“诚，实也。夫反本还原，因循万物者，斯乃大圣之人，自实之德也。”刘鸿典说：“大人之诚：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无为而成者也。”阮毓崧说：“诚者，天之道也。”

【译文】

孔子到达楚国，楚王宴请他。扮孙叔敖的人端起酒杯站着；扮市

南宜僚的人洒酒致祭。楚王对孔子说："深明古礼的人呀！对此情景请你多多赐教吧！"

孔子说："我听说过'不言之教'的说法了，以前我没有谈过它，今天就在这里谈谈吧。市南宜僚只玩弄丸铃，就使楚宋两国的战争灾难得以解除；孙叔敖手执羽扇、酣睡恬卧，就使楚人停止攻伐。〔二人皆以无言解难息兵。〕我愿从此闭嘴不再多说了。"

叔敖和宜南所做的可称作不烦述说之道，孔子所说的可称作不费多言之辩。原来人的生性自得应归结到大道的自然混沌的同一境界，人的言谈应休止在智力认识所无法理解的领域，这才算是最正确的。大道的同一境界，是有心表现生性自得的人不可同日而语的；智力认识所无法理解的领域，是执意争辩是非的人不可能列举囊括的。立名责实象儒墨各家那样自是其是，就有误己误人的危险。所以，要象那大海不辞接纳百川东流之水，才足以显示它的无限的容量；圣人〔正是这样，〕胸怀能够包容天地，德泽遍及天下万物，然而人民却并不意识应该感谢何人。因此，生前没有爵位，死后没有谥号，财货不聚于身，声名不立于世，这才可称他为大人。狗不因为叫得汪汪好听便是优良品种，人不因为说得头头是道便算贤能高明，何况争取达到大人的境界呢？有心争取伟大尚不足成其伟大，何况要使修养臻于生性自得的自然境界呢？那最大限度的无所不备，没有什么比得上天地的包容，但是天地没有什么追求，却能自然而然地达到最大限度的无所不备。这里使人们懂得最纯美完备的自得境界，不居心求取，不伤心丧亡，不感到丢弃，即不受外物影响而移性汩真。只有使己身回复自然本性而永恒不懈，遵循古朴常道而永不磨灭，这才是大人的真诚天性。

子綦有八子①，陈诸前②，召九方歅曰③："为我相吾子，孰为祥④？"

九方歅曰："梱也为祥⑤。"

子綦瞿然喜曰⑥：“奚若⑦？”曰：“梱也将与国君同食以终其身。”

子綦索然出涕曰⑧：“吾子何为以至于是极也⑨！”

九方歅曰：“夫与国君同食⑩，泽及三族⑪，而况父母乎！今夫子闻之而泣，是御福也⑫。子则祥矣，父则不祥⑬。”

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识之⑭，而梱祥邪⑮？尽于酒肉，入于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来⑯？吾未尝为牧而牂生于奥⑰，未尝好田而鹑生于宎⑱，若勿怪⑲，何邪？吾所与吾子游者⑳，游于天地㉑。吾与之邀乐于天㉒；吾与之邀食于地；吾不与之为事，不与之为谋，不与之为怪㉓；吾与之乘天地之诚，而不以物与之相撄㉔；吾与之一委蛇，而不与之为事所宜㉕。今也然有世俗之偿焉㉖！凡有怪征者㉗，必有怪行。殆乎！非我与吾子之罪，几天与之也㉘！吾是以泣也。”

无几何㉙，而使梱之于燕㉚，盗得之于道。全而鬻之则难，不若刖之则易㉛。于是乎刖而鬻之于齐，适当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终㉜。

【注释】

①子綦：阮毓崧说：“子綦，当即上南伯子綦。成谓：楚司马子綦也。恐误，据下文所言，子綦盖修道者，若《让王篇》楚司马子綦，何足以语此。”

②陈诸前：成《疏》：“陈，行列也。”诸：之于，兼词。

③九方歅（音yīn因，又音yān奄）：成《疏》：“方姓也，歅名也。”阮毓崧说：“方歅：善相马人。《淮南子》作九方皋。按《列子·说符篇》九方皋，秦穆公时人。”

④为我二句，成《疏》：“孰，谁也；祥，善也。九方歅善相者也，陈列诸子于庭前，命方歅令相之，八子之中，孰为吉善。”吾子，我的儿子。下同。

⑤梱（kǔn捆），子綦子名。

⑥瞿（qú渠）然：成《疏》：“惊喜貌。”

⑦奚若：何如，相当于怎么样。

⑧索然：王先谦说："涕下连绵之貌。"

⑨吾子句，何为，为何，为什么。以至于，连词固定词组，到达。是极，这般地步，或这种绝境 也，同邪。

⑩夫，这里宜作"彼"解，人称代词。

⑪三族，父族、母族、妻族。

⑫是，这。御，抵御，拒绝。

⑬则：连词，上下分句各嵌一个"则"字，表示一种对比。

⑭识：懂得，认识。

⑮而：胡远濬说："而，如也。"按：释"宁"为宜。

⑯而：尔也，你。所自来，"所"字与后面的介词"自"以及动词"来"，组成"所"字结构。

⑰牂（zāng赃）：成《疏》："牂，羊也"；《释文》："《尔雅》云：牝羊也。'奥，西南隅也，屋的西南角。

⑱宎（yāo夭）：一云东南隅，一云东北隅。

⑲若，宣颖说："汝。"怪，惊异。

⑳吾所句，案：与，解作"和"、"跟"，介词，可通。但王敔注下文说："曰'与之'，曰'不与'，俱言其平日所以教子者。"把"与"字解作"教"。盖从"与"的"赞许"义引申得来，用作动词，可从。吾子，承前，仍作"我的儿子"解。"所……者"为固定结构。

㉑游于天地，王先谦说："逍遥游也。"

㉒邀，求，求取，同徼。邀乐于天，宣颖说："顺天自适。"邀食于地，阮毓崧说："宣云：'随地自养'。案：古文无邀字，徼即邀也。《说文》：徼，循也。又曰，循，行顺也。然则邀亦顺也，故宣解作顺。"

㉓为事、为谋、为怪，成《疏》："忘物故不为事，忘智故不为谋，循常故不为怪。"林希逸说："事，世事也；谋，私谋也。世事私谋，则于自然之道为怪异。我未尝与吾子为之言，无心于世也。"

㉔吾与二句，成《疏》："诚，实也。乘二仪之实道，顺万物以逍遥。故不与物更相撄扰。"阮毓崧说："运天地自然之理，而不以外物扰乱于胸中。以上七句，与《庚桑楚》略同。"乘，因，顺。撄，扰乱，干扰。

㉕一委蛇，林希逸说："一委蛇者，一循乎自然也。"阮毓崧说："委蛇音威移，随顺貌。委为逶省，蛇借为迤。"成《疏》："委蛇，犹纵任也。"一，

一切，一概。为事所宜，王先谦说："择事所宜者为之。"

㉖今也句，宣颖说："然者，居然也。今居然得饮食之报，是不牧而牂生，不田而鹑生矣，是可怪也。"王先谦说："吾子不为世俗酒俗之人，而今也居然有世欲酒食之报，可怪也。"胡远濬说："然，犹乃也。"亦通。

㉗征，兆征，预兆。

㉘几，王引之说："'几'读为'岂'，'岂'犹'其'也。"这里作"大概"解。

㉙无几何，成《疏》："谓俄倾间也。"

㉚使梱句，成《疏》："楚使梱聘燕。"之，往也。

㉛全，全身，即形体健全无损。鬻，卖。刖（yuè月），砍掉一只脚。

㉜适当二句，《释文》："或云：渠公齐之富室，为街正。买梱自代，终身食肉至死。"林希逸说："渠公之街，临街之门也，为阍者也 "宣颖说："渠公盖齐所封国，如楚叶公之类。适当君门之街，为阍者。故曰：与国君同食也。"孙诒让说："当，当为掌。"马叙伦说："然，读乃。"按：《左传·僖公二十二年》："门官歼焉。"杜注："门官，守门者，师行则在君左右。"梱替渠公看门，是渠公左右的亲信，故九方歅谓"梱也。将与国君同食以终其其身。""与国君同食，泽及三族。"

【译文】

子綦有八个儿子，使他们排列在庭前，邀请九方歅到来，说："替我细看孩子们的相命，哪一个最吉祥有福？"

九方歅说："梱这个孩子最吉祥有福。"

子綦惊喜地说："会有怎么样的吉祥幸福呢？"回答说："梱这个孩子将会跟国君共同饮食，以至保持到他这一辈子。"

子綦听了便满脸洒着眼泪说："我的儿子为什么会到达这般绝境呢！"

九方歅说："他与国君共食，恩泽会遍及〔父、母、妻〕三族，何况父母本身呢！现在您老先生听到这话反而哭泣，这是拒绝接受吉祥幸福呀！〔看来〕儿子会吉祥幸福，父亲却不会吉祥幸福。"

子綦说："歅啊，你的见识哪里能够理解这一点，难道梱这孩子会真正吉祥幸福吗？不过全是把酒肉拿来送到口鼻处罢了！你怎么会

知道酒肉是从哪儿得来的道理？我不曾从事畜牧却忽然有牝羊出现在西南屋角里，我不曾从事田猎却忽然有鹌鹑出现在东北屋角里，〔面对这种现象〕，你不感到惊讶，那会说明什么呢？〔应该知道：〕我赞同我的儿辈逍遥遨游的，是逍遥遨游于天地之间。我赞同他们求乐于天，我赞同他们求食于地；我不赞同他们建立功业，不赞同他们使用谋略，不赞同他们徼幸出现奇迹。我赞同他们顺应天地的根本大道，而不是从物欲出发赞同他们去互相扰攘追逐；我赞同他们一切随顺自然的遇合，而不赞同他们挑选事情的合适有利。现在，〔梱这个孩子〕居然会获有世俗人所追求的酒肉的报偿哩！凡是有意外反常的预兆的，必定会有意外反常的行为产生。真可怕啊！这并不是我纵容我的儿子应得的罪过，大概是自然给予他的灾祸啊！我因此才哭泣哩。”

没有多久，〔楚〕派遣梱到燕国去，强盗在途中抓走了他。形体完好卖掉他就会有困难，不如砍断脚来出卖就要容易些。于是就砍断了脚卖在齐国，恰好担任渠公的守门人，于是一生食肉到死。

啮缺遇许由①，曰：“子将奚之？”

曰：“将逃尧②。”

曰：“奚谓邪？”

曰：“夫尧，畜畜然仁③，吾恐其为天下笑。后世其人与人相食与④！夫民，不难聚也；爱之则亲，利之则至，誉之则劝⑤，致其所恶则散⑥。爱利出乎仁义，捐仁义者寡⑦，利仁义者众⑧。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⑨，且假夫禽贪者器⑩。是以一人之断制利天下，譬之犹一覕也⑪。夫尧知贤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贼天下也⑫。夫唯外乎贤者知之矣⑬。”

【注释】

①啮缺、许由：注见《逍遥游》。

②将逃尧，指逃避帝尧让天下与他。

③畜畜然，成《疏》："畜畜，盛行貌"；王穆夜说："鄙爱勤劳之貌"；钱大昕说："畜畜，犹煦煦。"

④吾恐二句，成《疏》："盛行偏爱之仁，乖于淳和之德。"林云铭说："即《庚桑楚篇》言'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朝，而其末存乎千世之后'语意。"与，同欤。前一"其"字代词；后一"其"字时间副词，将也。

⑤劝：勉励。

⑥致，招致，造成。恶（wù误），厌恶。

⑦捐仁句，林云铭说："捐仁义者，是与仁义相忘。即下面'外乎贤者'一流人。此样人不可多得。"陆长庚说："捐仁义者，与之相忘，而不知帝力之何有者也。"捐，抛弃。

⑧利仁句，林云铭说："利仁义者，天下皆然也。利者众则归者不可得而御矣。"王夫之说："利其聚民。"

⑨唯且无诚，成《疏》："行仁义者，矫性伪情，无诚实者也。"王夫之说："唯苟且无诚心。"胡远濬说："且，苟且也。"

⑩且假句，《释文》："司马云：禽之贪者杀害无极，仁义贪者伤害无穷。"林希逸说："贪如禽兽者，或假此仁义之名以为用。"禽贪，刘鸿典说："如禽者之贪得。"按：禽，古擒字，猎取。器，成《疏》："器，圣迹也。"且，这里宜作"将"、"必"解。乎，世德堂本作夫，这里"夫"作指示形容词用。

⑪是以二句，断制，犹言决断。一覕，阮毓崧说："覕，匹蔑切，音瞥。司马云'暂见貌'。宣云：一人之断制，所见有限。犹目之一瞥，岂能尽万物之情乎？"又一说，郭《注》"覕，割也"。章炳麟《解》云："覕，为𠠢之借。《说文》'𠠢，宰之也'，宰割同义。"林云铭说："割物者不顾其所安，而总合一剂而断之，其为伤者多矣。此便是利中之害。"二说均可通。但取宰割义更与上句"断制"连贯。

⑫贼，害。

⑬夫唯句，林希逸说："外乎贤者，出乎贤者之上。而后知有心利天下者反以贼天下也。"王夫之说："外乎贤，谓不以贤人之事扰其中。"外，用作动词。

【译文】

啮缺碰到许由，问道："你将要去哪儿？"

许由回答说："将要逃避尧帝。"

又问道："为什么呢？"

回答说："尧帝正在满怀热忱地施行仁义，我恐怕他会被天下有识之士笑话。今后的社会将会出现人和人互相残食哟！一般民众，是不难集结的；爱护他们便亲近，利诱他们便到来，奖赏他们便勤勉，加给他们不乐意的事务就纷纷离散。'爱'和'利'二者都导源于仁义，废弃仁义顺应民心的人少，利用仁义收买民心的人多。〔可见〕仁义的施行，只会造成敷衍虚伪，必将资助那些猎名贪得的人作为宣传工具。这种靠个人决断来造福天下的作法，就好比是光凭一人挥刀一割为定。尧帝，只知道崇尚仁义的贤人会造福天下〔的一面〕，却不知道崇尚仁义的贤人会贼害天下〔的一面〕。只有把崇尚仁义的贤人来治国的一套置诸度外的人，才能清醒地认识这一点。"

有暖姝者①，有濡需者②，有卷娄者③。

所谓暖姝者，学一先生之言，则暖暖姝姝而私自说也④；自以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⑤，是以谓暖姝者也。

濡需者，豕蝨是也，择疏鬣自以为广宫大囿⑥，奎蹏曲隈⑦，乳间股脚，自以为安室利处，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⑧，而己与豕俱焦也⑨。此以域进，此以域退，此其所谓濡需者也⑩。

卷娄者，舜也。羊肉不慕蚁，蚁慕羊肉，羊肉羶也⑪。舜有羶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⑫，至邓之虚而十有万家⑬。尧闻舜之贤，举之童土之地⑭，曰冀得其来之泽⑮。舜举乎童土之地，年齿长矣，聪明衰矣⑯，而不得休归⑰，所谓卷娄者也。

【注释】

①暖（xuān轩）姝（shū舒）：《释文》："暖，柔貌。姝，妖貌。"刘鸿典说："暖姝，柔媚貌，喻一曲之士。学一先生之言，则取资不广。暖暖姝姝，如妇女之插花傅粉，自矜美艳，而不知其丑陋也。"成《疏》："暖姝，自许之

貌也。”

②濡（rú儒）需：《释文》：“濡需，谓偷安须臾之顷。”刘鸿典说：“濡需，喻苟且偷安之流。世之侥幸名位，只以家室妻子为念，而不顾天下苍生之利害者，皆豕蝨也。”

③卷娄：《释文》：“卷娄，犹拘挛也。”林希逸说：“卷娄，伛偻而自苦之貌。”高亨说：“卷借为券、倦。《说文》：‘券，劳也。倦，罢也。’券、倦音义俱同，疑本一字。卷、券、倦同声系，古通用。娄疑借为劳。《说文》：‘劳，勮也。’娄、劳一声之转。”

④说，同悦。

⑤未知句，成《疏》：“不知所学未有一物可称。”

⑥择疏句，成《疏》：“择疏长之毛鬣。”“长毛”二字，刘文典据碧虚子引张君房本补。鬣（liè猎）：兽类颈上长毛。囿（yòu右），苑囿，养动物的地方。

⑦奎蹏（tí啼）曲限，阮毓崧说：“奎，两髀之间。蹏，豚蹄也。曲限，郭庆藩云，胯内也。《淮南·览冥篇》‘渔者不争限’，高注：限，曲深处，鱼所聚也。《左传》僖二十五年：‘秦人过析隈’，杜注：隈，隐蔽之处。故知言限者，皆在内曲深之谓。向秀曰：股间也。未知何据。”

⑧鼓，扬，摇动。布，铺，摆开。操，拿。

⑨而已句，林云铭说：“人之托身于权豪富贵之门，而一旦与之同祸者，何以异此。”

⑩此以二句，成《疏》：“域，境界也。虱则逐豕而存亡，人则随境而荣乐，故谓之域进退也。”宣颖说：“进退为境所囿。”域；区域，环境。

⑪羊肉四句，成《疏》：“夫羊肉膻腥，无心慕蚁，蚁闻而归之。舜有仁行，不慕百姓，百姓悦之。故羊肉比舜，蚁况百姓。”

⑫三徙成都，《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则。有，又，用来表余数。

⑬至邓，邓，《释文》：“向云：邑名。”虚，同墟，旷野。

⑭举之句，《释文》：“向云：童土，地无草木也。”举，推举。之，前一之字指舜，后一之字作助词。童土，谓秃土，马叙伦谓“童”借为“秃”。案：童字上省于。

⑮冀得句，王先谦说：“望得舜来而施泽也。”来，于省吾说：“读来如

字，不词。来应读作釐。《汉书·刘向传》："贻我釐麰'，注：釐又读与来同。《史记·陈杞世家》：弟平公鬱立。《索引》一作郁釐，谯周云：名鬱来。《仪礼·少年馈食礼》：来女素孙。注：来读同釐；釐，赐也。《诗·江汉》："釐尔圭瓒。传：釐，赐也。言望得舜赐童土之地以恩泽也。"按：冀，希望 之，代词，指童土之地。《浅注》把"其来之泽"释作"他带来的恩泽"，不确。"之"字在此决不能对译作"的"。之泽，双宾语。

⑯聪，指听力。明，指视力

⑰不得归休，宣颖说："自取勤苦。"

【译文】

有夸矜自喜的，有偷安一时的，有劳累自甘的。

所谓夸矜自喜的，只学得一家的片面的论述，就故弄姿态而私下高兴；自以为有满肚子学问了，却不明白未曾有半点货色，所以说是夸矜自喜的人。

有偷安一时的，象肥猪身上的虱子就是这样。它选择稀疏鬃毛之处，自以为是广大的宫室苑囿；寄居在蹄边胯下、乳房股脚之间，自以为是安全便利的住所。想不到屠夫有一天扬臂、铺草、拿起火把来，便自己和肥猪一起被焚身烧焦。一切依环境条件荣进，一切依环境条件衰亡，这大概算作偷安一时的人。

劳累自甘的是虞舜。羊肉并不想念蚂蚁，可蚂蚁却想念羊肉，因为羊肉具有羶腥气味的诱惑力。舜具有象羊肉羶腥气味一样的足以招引人民的德行，百姓非常悦服他。所以他多次迁离都邑，后来迁至邓的旷野，又聚集了十几万家。帝尧听说舜的贤能，从荒僻地区中提举他出来，说是希望舜这样的人赐予荒僻地区人民以恩泽。舜从荒僻地区被提举出来，年龄老迈了，听力视力都已衰退了，却得不到回家休息，这叫做劳累自甘的人。

是以神人恶众至①，众至则不比，不比则不利也②。故无所甚亲，无所甚疏，抱德炀和以顺天下，此谓真人

于蚁弃知，于鱼得计，于羊弃意④。以目视目，以耳听耳，以心复心⑤。若然者，其平也绳，其变也循⑥。

古之真人，以天待人⑦，不以人入天⑧。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⑨。

药也⑩：其实⑪，堇也、桔梗也、鸡𪁉也、豕零也⑫，是时为帝者也⑬，何可胜言？

【注释】

①神人句，王先谦说："超世之神人，则不愿众至。"神人：刘鸿典说："神人，乃造乎极之人。"众至：林希逸说："众至者，众人之所归也。"恶（wù误），讨厌，不喜欢。

②众至二句，宣颖说："众虽至而已则不与亲比，不与亲比则人亦不以为利而就之矣。"一说，林云铭说："比，合也。人既众则情亦不一，难得合。不合，则未免相背，非所以为利矣。"王夫之说："'众至则不比'，人固不可尽合。'不比则不利也'，必有所伤。"又一说，成《疏》："比，合也。夫众聚则不和，不和则不利于我也。"从割句疏释看，似乎各家都可通。但联系上下文意看，宣颖说更能反映神人"遗仁义""无为"的思想，于义为长。

③抱德二句，林希逸说："抱德炀和，养其德而不露也。炀者，内自温暖之义。"林云铭说："抱德养和以任天下之来去，得以全吾之真，故曰真人。"刘鸿典说："抱其一视同仁之德，如阳和之煦育万物，无所不周，以顺天下，此为真人。"炀，阮毓崧说："音漾，亦音阳。李云：炀，炙也，为和气所炙。宣云：炙，犹融也。"三说可互相参照。

④于蚁三句，郭嵩焘说："蚁之附膻也，有利而趋之，即其智也；羊之膻也，与以可歆之利，即其意也；蚁无知而有知，羊无意而有意，当两弃之。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何膻之可慕哉？故曰：于鱼得计。"林希逸说："鱼之在水，悠悠自得。真人之自为计，但如鱼然。盖以水喻造物，以鱼喻其身。"

⑤以目三句，宣颖说："无所视，无所听，无用心。"胡远濬说："此即真人收视、反听、复其本心之旨。"复，林云铭说："复字即《易·卦》所谓'敦复'。"（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敦，考察也'。言'经过考察而返'。）按：此三句，旧注都只涉及意旨，未能就句法进行诠释，因此后面的目、耳、心三字均不得其解。此三字从语法修辞角度看，是一种借代手法，即是用定语

代替以名词为中心词词组的手法。具体地说，后一“目”字，系表示“目前的物体”；后一“耳”字，系表示“耳边的音响”；后一“心”字，系表示“内心的纯朴”。复，《左传·昭公十六年》“不可复也”注：“重求也。”

⑥其平三句，宣颖、刘鸿典从王元释本，对“其平也绳”句作“其平也水，其直也绳”。刘鸿典说：“其平也水，静之至也；其直也绳，心无私曲也；其变也循，循乎理之自然也。”马叙伦说：“循，借为川。”按：循，顺也。顺、从页从川

⑦以天句，奚侗说：“待之，当依张君房本作待人。”刘文典按：“张本是也，此以天人对言，作待之，则非其指矣。”成《疏》：“用自然之道，虚其心以待物。”

⑧不以句，成《疏》：“不用人事取舍，乱天然之智。”刘鸿典说：“不以人入天，贵自然而不贵有心也。”

⑨得之四句，郭《注》：“死生得失，各随其所居耳。”林希逸说：“生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失亦可，生而曰失亦可。”阮毓崧说：“据人生而言，大都以生为得，以死为失。然在齐死生之人，就死者一面言之，则又将以生为丧也，以死为反也。既死生之说无定，故得失之论亦无常。”也犹而，连词。

⑩药也，林云铭说：“承上言，药所以医病也。”宣颖说：“插喻。”

⑪其实，林云铭说：“其实看来。”

⑫堇（Jìn禁），药名，即乌头，治风痹。桔梗，药名，治心腹血淤瘕痹。鸡壅（yōng雍），药名，即鸡头草，又名芡，与藕子合为散，服之延年。豕零，药名，又名狶苓，即猪苓根也，治渴病。成《疏》：“此并贱药也。”

⑬是时句，阮毓崧说：“《尔雅》曰：‘帝，君也。’王云：‘药有君臣。此数者，视时所宜，迭相为君。’按药之为用，其实亦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林希逸说：“医者制药，随其所用，各有所主，主者为帝，其他为臣。”吴汝纶说：“时为帝，犹云迭为贵重。《淮南》：‘时为帝者也。’高注：‘时见贵也。’”郭庆藩说：“时，更也。”时，有时，时时。是时间名词用作副词。

【译文】

所以，超世的神人不喜欢众人来就，众人来就则自己不私下去特别亲近，自己不私下去特别亲近则众人就不会怀着慕利之心前来。所以，既没有过分亲近的人，也没有过分疏远的人，保持一视同仁的德性来融和万物，以顺应天下人的自由来去，这才算是真人。

〔真人认为:〕从蚂蚁来说应该抛弃趋利附膻的心智,从鱼类来说相忘江湖才算得上悠然得计,从羊来说也应该抛弃自身腥膻的诱惑用意。自己使用眼睛只不过看望眼前的物体〔而不辨妍媸〕,使用耳朵只不过倾听耳边的音响〔而不分逆顺〕,使用心灵只不过再现内心的纯朴〔而不存好恶〕。象这样,他的平正无私好比通过绳墨打直的一样,他的与物推移好比顺着川流自然浮漂。

古代的真人,能用自然之道去对待人事,不有意人为地去干扰自然之道。古代的真人,〔从混同尘俗人生看,〕获得性命就叫生,失去性命便算死;〔从齐一生死得失看,〕获得性命无异枯骨死尸,失去性命也能化生永存。

譬如,用药治病吧,它的实际疗效,象乌头能治风痹、桔梗能治心腹血淤、鸡头草能延寿、猪苓能治渴病一样,要随时〔顺应病情变化〕被当作主要药剂来用,〔涉及生死得失的疗效是非〕,怎么能够说得完呢?

句践也,以甲楯三千栖于会稽①。唯种也能知亡之所以存②,唯种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③。故曰,鸱目有所适,鹤胫有所节,解之也悲④。

故曰,风之过河也有损焉,日之过河也有损焉⑤。请只风与日相与守河⑥,而河以为未始其撄也⑦,恃源而往者也⑧。

故水之守土也审,影之守人也审,物之守物也审⑨。

故目之于明也殆⑩,耳之于聪也殆,心之于殉也殆⑪。凡能其于府也殆⑫,殆之成也不给改⑬,祸之长也兹萃⑭;其反也缘功⑮,其果也待久⑯。而人以为己宝,不亦悲乎!

故有亡国戮民无已⑰,不知问是也⑱。

【注释】

①句践句,句(gōu钩)践,春秋时,越国的君主。会(kuài块)稽(jì缉),

山名，在浙江绍兴县城东南。史载：吴王夫差伐越，败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勾践既败，以甲楯五千，栖于会稽。使大夫文种，因吴太宰嚭以行成。甲，盔甲。楯，与盾通，防御性武器。栖，退居。

②唯种也能知句，种，人名，越大夫，即文种，字少禽。他为勾践主要谋臣，勾践依靠文种得以图存复国。句意，言其明于谋国，能使越转危为安。唯，独。也，语气词，用在主语名词下，助提示。

③唯种也不知句，句意言其暗于全身，不能使越王不杀己也。史称，范蠡既去，遗种书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越王长颈鸟喙，不可与共安乐。子何不去？"种遂称病不朝，人或谮种且作乱，越王赐之剑，使自杀。唯，但。愁，指祸患，马叙伦说："愁借为戮，声同幽类，《说文》：戮，杀也。"可参考。

④鸱（chī 蚩）目三句，宣颖说："鸱目有所适，能夜而不能昼；鹤胫有所节，能长而不能短。解之也则悲，偏成于性故也。此见有所能者必有所拙，未能无所不可也。"按：宣颖把"所适"、"所节"互为对文解释，是正确的；对后一句"解之也则悲"不同"鹤胫有所节"句相连成文，也是正确的。但注释回避了"解""之""悲"三个重要字词的落实，是其不足处。解，郭《注》"去也"，可从。但后来的注释家一直据此沿袭下去，把"解之则悲"句同"鹤胫有所节"句单独连在一起，解作"鹤之节虽长而不可断解也"（林希逸）、"鹤胫限于长，而不可断"（林云铭）、"以节为长，去之则悲"（王先谦），未免于句法不伦不类。"解，去也"的"去"应进一步理解为"离去"，《广韵》释"去"为"离"；之，代词，不是指代"鹤胫"，而是指代"所适""所节"二者，其全句的意思是：［鸱鹤一］离开它们各自"所适""所节"的条件就会苦无所施。适，适应。节，度，尺码。

⑤风之二句，宣颖说："吹晒能令水耗。"

⑥请只，胡文英谓同"纵使"。"只"，阐释较多纷歧：刘淇《助字辨略》说："《庄子·徐无鬼》：'请只风与日相与守河，而河以为未始其撄也。'杜子美诗：'寒花只暂香'，又云：'只想竹林眠。'此只字，义同止，犹云但也。"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引"请只风与日相与守河"句，释"只"云："只，是也，此也。"王夫之说："只，任之也。"胡远濬说："只，句中语助。"按：只，作句中语助词，更符合先秦语义。请，通情，可作诚解；诚，如也，若也。守，林希逸说："守，不相离也。"

⑦其撄：其，宣颖说："其字当作有字。"按：吴昌莹《经词衍释》："其，

犹有也，有、其互相为训。”撄，成《疏》：“撄，损也。”

⑧恃，成《疏》：“恃，赖也。”

⑨故水三句，成《疏》：“审，安定也。夫水非土则不安，影无人则不见，物无造物则不立，故三者相守而自以为固。”按：后一“物”字指“他物”。审，定也，明也。

⑩殆，林希逸说：“危也。”之，助词，取消句子独立性。

⑪殉，为某种目的而死。这里为拚命追逐之意。

⑫其于，《战国策》：“中山君喟然而仰叹曰：与不期多少，其于当厄；怨不期深浅，其于伤心。”注云：“其，指物辞，犹在也。”此处“其”字也宜作“在”解，可不译出。府，王夫之说：“府者，能之所藏也。”指胸怀。

⑬不给改，宣颖说：“犹不及改。”马叙伦说：“给借为疌。”疌为捷之初文。

⑭兹萃，林希逸说：“兹萃，愈多也。兹与滋同。”宣颖说：“日积也。”郭《注》：“萃，聚也。”

⑮其反句，林云铭说：“反守其性，必因功之素积以期于成。”王先谦说：“其反于自然，皆缘功力。”林希逸说：“缘，因也。”其：若，假设连词。

⑯其果句，宣颖说：“即果于自克，亦待日久。言败之速，救之难也。”成《疏》：“夫诚意成功，决定矜伐，有待之心，其日固久。”按：“果”作“成功”解才符合《老子》“果而勿矜”的说法。

⑰有，犹或。马叙伦说：“刘秀生曰：‘有’疑当读为‘或’，喻纽双声。”

⑱是也，胡远濬说：“是，指源言。”宣颖说：“不知审问于是故也。”林云铭说：“问，讲求也。”

【译文】

句践，曾依赖三千披甲执盾的士兵退守在会稽山上。只有文种知道面临灭亡的越国谋求保存下来的办法，可是文种却不懂得自身忧患的所在。所以说，猫头鹰的眼睛有宜夜不宜昼的适应能力，白鹤的脚胫有能长不能短的必要分寸，一脱离了它们各自的“所适”“所节”的条件就会苦无所施。

常识告诉人们：风一吹过，河水会有损耗；日一照临，河水会有损耗。如若风和太阳一起不停地吹晒着河水，而河水从不感到有损害，

这是赖有源头活水不断地流下的缘故。

所以〔天地间的事物都有着审定不移的依存条件〕，流水要依附土壤才能安保，影子要依附人形才能显现，此物要依附他物才能常存。

所以〔人为地去破坏事物的审定不移的依存条件就产生危险〕，眼睛对外物之色过于明察就有危险，耳朵对于外物之声过于聪敏就有危险，心灵对于外物之得过于追逐就有危险；凡是智能潜藏于胸怀的都有危险。危险一经铸成就会悔改不及，祸乱一经发展就会日益加剧。若想回头免祸就靠苦功修养，若期望收效就要积日持久。〔实在是败速救难啊！〕然而人们总是把耳聪、目明、心殉等智能看作自己的宝贝，不是太可悲痛了吗？

因此，有些亡国、杀人的事情有增无已，这是不知道探求灾祸的根源的缘故。

故足之于地也践，虽践，恃其所不蹍而后善博也⑴；人之于知也少，虽少，恃其所不知而后知天之所谓也⑵。

知大一，知大阴，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⑶，至矣。大一通之⑷，大阴解之⑸，大目视之⑹，大均缘之⑺，大方体之⑻，大信稽之⑼，大定持之⑽。

尽有天⑪，循有照⑫，冥有枢⑬，始有彼⑭。则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⑮；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⑯，不知而后知之⑰。

其问之也⑱，不可以有崖⑲，而不可以无崖⑳。颉滑有实㉑，古今不代，而不可以亏㉒，则可不谓有大扬搉乎㉓！阖不亦问是已㉔？奚惑然为㉕？以不惑解惑，复于不惑，是尚大不惑㉖。

【注释】

⑴足之三句，王先谦说：“践、蹍皆履也。博，广远也。言足得地践之，虽地任其践，恃有不履者在，而后能善致其博远也。”俞樾说：“两践字并当作浅，或字之误，或古通用也。”胡远濬说：“践，蹈也，谓容足。”高亨说：

“博疑借为步。博步古音同，通用。《释名·释姿容》：‘徐行曰步。步，捕也，如有所司捕，务安详也。’《周礼·族师》：‘春秋祭酺亦如之。’郑注：‘故书酺为步。’又《校人》：‘冬祭马步。’贾疏：‘步与酺字异而音义同。’皆其佐证。”可供参考。之于：对于也；于表对象，介词。

②人之三句，王先谦说：“人之于知，每苦其少。然知虽少，恃有不知者在，而后知天道之自然。不知，即真知也。”阮毓崧说：“所谓天者，自然也。言人惟止乎其所不知，而后由寂生明，其知者乃真知，皆见自然之妙也。”刘鸿典说：“天之所谓，即道也。”

③知大七句，成《疏》：“此略标能知七大之名，可谓造极。”

④大一通之，郭《注》：“道也。”成《疏》：“大一，天也。能通生万物，故曰通。”陆长庚说：“浑沦未判，谓之大一。”按：《知北游》：“通天下一气耳”，是庄子把“一”看作“一气”。《老子》四十二章说：“道生一”，又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可见这里的“大一”系指混沌造化的一气。

⑤大阴解之，成《疏》：“大阴，地也。”刘鸿典说：“大极静而生阴，阴极则阳孕于中。”按：此即《易传》“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及庄子《田子方》“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之义。解，湘方言谓“分娩”为“解怀”。宣颖说：“解，纷扰”，不确。

⑥大目视之，郭《注》：“用万物之自见，亦大目也。”成《疏》：“各视其所见，谓大目。”林希逸说：“大目之所视者广也。”刘鸿典说：“大目视之，日月著明也。”

⑦大均缘之，郭《注》：“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则大均也。”成《疏》：“缘，顺也。大顺，则物物各性足均平。”按：《老子》三十二章：“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可与此处“大均缘之”的意义相发明。缘，使动用法。

⑧大方体之，郭《注》：“体之使各得其分，则万方俱得，所以为大方也。”成《疏》：“万物之形，各有方术，蜘蛛结网之类，斯体达之。”按：《诗·大雅·行苇》：“方苞方体”，《笺》：“体，成形也。”高亨《诗经今注》：“成长形体。”这里的“体”，可引申作塑造解。这里的大方，取成《疏》。

⑨大信稽之，林希逸说：“大信，真实之理也。”马其昶说：“四时不忒也。”刘鸿典说：“言天应星，地应潮是也。”稽，核实。

⑩大定持之，林希逸说：“大定，物物之定理也。持，总持也。总天下之

物者，此一定之理也。”持，主宰。按：以上七“大”，主要是谈的宇宙自然观，是论述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的认识。

⑪尽有天：成《疏》：“上来七‘大’，未有不由其自然者也。”林希逸说：“凡事到尽处，便是天命。”刘鸿典说：“造乎至极之境，而与天相通。”

⑫循有照，成《疏》：“循，顺也。但顺其天然，智自明照。”林希逸说：“循乎自然，则吉凶祸福荣辱得丧，其理皆见。”刘鸿典说：“顺其当然之序，而惺惺内觉。”照，明也，晓也。

⑬冥有枢，成《疏》：“窈冥之理，自有枢要。”冥，《说文》“幽也”。这里引申为深奥、玄妙。枢：《说文》：“户枢也。”这里喻关键所在。

⑭始有彼，阮毓崧说：“彼，道也。言太始之初，已有端倪。”林希逸说：“彼，造物自然之理也。”

⑮则其二句，郭《注》：“解之无功，故似不解。”阮毓崧说：“言解释此理者，每以不解解之。是以圣人行不言之教，而曰明见无值，辩不若默也。”

⑯其知二句，成《疏》：“能忘其知，故似不知也。”

⑰不知句，王先谦说：“不知而后为真知。”

⑱其问句，林希逸说：“问者，问造物之理也。”宣颖说：“欲问此道。”其，将。

⑲有崖，宣颖说：“道无端也。”阮毓崧说：“崖，边际也。道无乎不在，不可偏于一隅。”

⑳无崖，宣颖说：“道又非无端也。”阮毓崧说：“道又当前即是，不可求诸荒远。”

㉑颉（xiē 又音 Jiá）滑（gǔ古）有实，阮毓崧说：“颉滑见《胠箧篇》。滑音骨。向云：颉滑，谓错乱也。郭云：万物虽颉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实也。”陆长庚说：“颉，谓升降上下；滑，谓流动旋转。有实，所谓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实。”林希逸说：“颉，颉颃也；滑，旋转也。言造物之妙无所捉摸也。”实，实理。

㉒古今二句，林云铭说：“自古及今，以阅众甫，更无代易，亦无亏损。”宣颖说：“代同贷。古今不相借贷，而又无少亏欠。”按：代，可能是后人误将贷换作代；贷，不宜作借贷解；而应作差贷解，读如忒（tè），系忒的假借字。《老子》二十八章“常德不忒”，马王堆本作“恒德不贷”，李富孙《说文辨字正俗》已指出“差贷字本应作忒，经典借用贷，仍读如忒。六朝字体不

正，或讹为貮。”盖貮是貳字之误，貳同忒。句意应为：古往今来，天地有常道，更无误差，万物俱备生态平衡，亦不亏缺。此承上句“有实”而言。而，犹亦。

㉓则可句：扬搉，阮毓崧说：“《集韵》：讫岳切音觉。扬搉，都凡也。《淮南·淑真训》‘物岂可谓无扬搉乎’？高注：扬搉，大数名也。搉与榷通。大扬搉，犹言大较。谓如此言道，亦可得其总相矣。”胡远濬亦取“扬搉”作都凡、约略解。刘文典注同此。又一说：林云铭谓：“扬，举也；搉，引也。”王夫之说：“扬，举也；搉，引也。包举宇宙之理于‘七大’之中。”用举、引释扬搉，似不可从；谓此针对“七大”来说的，于义可取。则，犹其。有：犹之；有训之，犹以训之：有，古读若以。扬搉：即今语所谓约略、轮廓、概括。句意谓：这难道不能说“七大”是宇宙从无到有、化生万物的约略概括吗？

㉔阖不句，林希逸说：“阖，何也。是，造物之理也。”宣颖说：“阖，同曷。”按：此句盖谓“其问之也”，应止于“七大”可知的限度内。已，止：把已理解为句末语助词，不妥。

㉕奚惑句：奚，何。为，疑问助词。

㉖以不惑三句，成《疏》：“不惑圣智，惑于凡情也。以圣智之言辨于凡惑，忘得反本，复乎真根。”阮毓崧说：“言今以理之至明不惑者，解彼之惑。倘能反于不惑，是尚可谓大不惑。”按：“不惑”，系指七大为无可疑惑之理。“解惑”，指解释世俗凡情之疑惑。“尚大不惑”，或许天下同明此理至于大不疑也。尚，《说文》：“庶几也。”庶几，表可能，即或许，差不多的意思。大，《礼记·文王世子》“大昕鼓徵”疏：“大，犹初也。”

【译文】

本来两足对于地面的踩踏不多，虽然所需踩踏的面积不多，但是还要凭借那周围未踩踏到的地面然后才能很好地迈向远方；人类对于知识的掌握很少，虽然所能掌握的知识很少，但是还要凭借那尚有许许多多未及认识到的领域然后才能懂得天道自然所表现的玄妙莫测。

明白“大一”的道理，明白“大阴”的道理，明白“大目”的道理，明白“大均”的道理，明白“大方”的道理，明白“大信”的道理，明白“大定”的道理，真正明白这“七大”就可以说所明白的大道达到极高境界了。大极混沌的一气，贯通万物；大地顺承天道自然，

化育万物；伟大的日月星辰临空普照万物；伟大造物的平等无私使万物性各自得；伟大造物的奥妙方术塑造万物各得其分；伟大造物的真实信验保证物换星移从无差忒；伟大造物的固有规律，主宰整个宇宙不断变化发展。

上述一切事物的终极境界都是听任自然发展的结果，顺从自然的发展变化才能领悟大道生化的妙理，幽深莫测的万物领域正是大道作用的枢机，溯源宇宙形成的太初阶段即已存在大道主宰的端倪。〔这样解释大道，〕大概解悟了又好象未曾解悟，大概知道了又好象未曾知道：只有承认无知然后才叫真知。

将要对大道寻根究底，不可以偏于一隅，也不可漫无边际。万物纷纭化育之妙各有实理，古往今来既不出误差，也不见亏缺，这难道还不可说“七大”的解说是一项对大道的轮廓概括吗？何不追究到此就止呢，为什么还要去疑惑呢！用这“七大”不必疑惑的轮廓、概括，去解释世俗凡情的疑惑，才能返本复真回到不疑惑的境界，这或许可算作初步不疑惑哩！

则　阳

则阳游于楚[1]，夷则言之于王[2]，王未之见[3]，夷则归。

彭阳见王果曰[4]："夫子何不谭我于王[5]？"

王果曰："我不若公阅休[6]。"

彭阳曰："公阅休奚为者邪？"

曰："冬则擉鳖于江[7]，夏则休乎山樊[8]。有过而问者，曰：'此予宅也[9]。'夫夷则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则。夫夷则之为人也，无德而有知[10]，不自许[11]，以之神其交[12]，固颠冥乎富贵之地[13]，非相助以德[14]，相助消也。夫冻者假衣于春[15]，暍者反冬乎冷风。夫楚王之为人也，形尊而严；其于罪也，无赦如虎[16]；非夫佞人正德[17]，其孰能桡焉[18]！故圣人[19]：其穷也，使家人忘其贫；其达也，使王公忘爵禄而化卑[20]；其于物也，与之为娱矣[21]；其于人也，乐物之通而保己焉[22]；故或不言而饮人以和[23]，与人并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24]。彼其乎归居[25]，而一间其所施[26]，其于人心者若是其远也。故曰待公阅休[27]。"

【注释】

①则阳　姓彭名阳，字则阳，鲁人。马叙伦说：自篇首则阳游于楚，字作则，余皆作彭阳；疑甲文彭字与篆文则字相近，遂致误耳。可供参考。

②夷节：姓夷，名节，楚臣。言，告诉，介绍。之，指代则阳游楚事件。王，楚王，成《疏》：夷则"欲事楚文王"。

③王未之见，国王没有接见他。之，宾语倒置。

④王果，成《疏》："楚之贤大夫。"

⑤谭，《释文》"谭本亦作谈"，称说，推荐。

⑥若，如。公阅休，楚国隐士号。

⑦擉（chuò戳），成《疏》"刺也"。马叙伦说："擉以音近借为簎，《说文》曰：'簎，刺也'。《周礼·鳖人》以时簎鱼鳖龟蜃。"

⑧冬则二句，成《疏》："隆冬刺鳖，於江渚以逍遥；夏则归休，偃茂林而取适。"休，休息。乎，于。樊，边，傍；尹桐杨说："樊，借为旁。"

⑨此予句，《释文》："司马云：以隐居山林自显也。"宣颖说："以此为安居也"；林希逸说："言其无定居也。"

⑩无德句，成《疏》："实无真德，而有俗知。"林希逸说："不知有天理，而纯用私智。"林云铭说："无恬退之德，却有干进之智。"德，指德行、德性、道德。知，同智，智慧。

⑪不自许，王夫之说："不以德自许。"阮毓崧说："不以气节自期许。"许，期许，要求。

⑫以之句，王夫之说："有知以神其交。"以，介词，凭。之，代词，指"无德而有知"和"不自许"的接物处世态度。神，动词，神化，在……显神通。交，交际。（或以"交固"连文断句，意谓"夷则交游坚固"。）

⑬固颠句，林云铭说："必将颠倒昏昧于富贵之地。"固，犹久也。颠冥，迷惑，颠倒昏迷；马叙伦说："颠借为趚。《说文》曰：趚，走顿也。冥，《音义》曰：音眠，冥字俗作眠。则趚冥迭韵连绵词也。"

⑭非相二句，林希逸说："非相与为善，乃相率以为自损之道也"。宣颖说："消，丧德也。"又一说，德通得，阮毓崧说："言非能以自得者助人，只助人以幸进者丧其自得也。"相，可视为偏指"他人"代词。

⑮夫冻二句，马叙伦说："奚侗曰：'反冬乎冷风'，当作'反冷风乎冬'。《淮南·俶真训》作'冻者假兼衣于春，暍者望冷风于冬'。伦按衣上当依《淮南》补兼字，兼为缣省。《论文》曰：缣，并练缯也。"假，借助。春，形容温暖。暍（yē耶），《字林》云："伤暑也。"反，高亨说："求也"。此两句，为下文作喻，言欲干求其人，必得与之相宜之人。

⑯其于罪也，即其于罪人也，罪下省中心词。赦，宽恕。

⑰佞，《说文》："巧谄高材也"。佞人，有才辩的人，指夷节。正德，指有纯正道德的人，如公阅休。《释文》引王穆夜说："正德以至道服之，佞人以才辩夺之。

⑱其孰句：其，犹有。孰，谁。桡（náo挠），通挠，使折服，使屈服。焉，用作代词，相当于“之”。王穆夜说：“正德以至道服之，佞人以才辩夺之。”宣颖说：“佞人善于逢迎，正德使物自化，或皆能不畏暴厉。非此二样人，孰敢撄其锋乎？今彭阳欲使己干楚王，是病在贪富贵者，不知暴厉之可畏也。喻意甚明。”

⑲故圣人，王先谦说：“上文正德，此文圣人，皆谓公阅休。”故，特，只有。

⑳化卑，变得卑躬下士。

㉑其于物二句，宣颖说：“与物偕适”。物，指万物事理。之，代物。

㉒乐物之通而保己焉：林云铭说：“通于彼，而仍不失于我也。”乐，乐意，喜欢。物之通，指物情的通达无碍。保己，保持自己的真性。

㉓故或句，成《疏》：“中和之道，各得其心，满腹而归，岂劳言教。”意谓用中和之道待人。饮，给……喝，这里是充实的意思。

㉔与人并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从王夫之《庄子解》断句），意为跟人同处能令人感到有如父子之相亲。父子之宜，林云铭说“有如父子之相宜焉”，宣颖说“不啻父子之相亲”。

㉕彼其句，意谓公阅休只期望各自归隐安居。林云铭说：“彼本期乎归以居心。”宣颖说：“其音基，二字助语词。”王先谦说：“归居犹言安居。”彼，指公阅休。

㉖而一句，高亨说：“间，观察也。《尔雅·释言》：‘间，伣也。’《广尔·释诂》：‘间，覗也。’古亦以瞯为之。《方言》卷二：‘瞯，眄也。’《广雅·释诂》：‘瞯，视也。’言一观察其所施，其于人心相去甚远也。”（一说，“一间其所施”，间通闲，意谓一味闲暇无所施为。）

㉗待公阅休，意谓只有等待公阅休这样的人才能化君助友（参见林云铭说）。

【译文】

则阳旅游到了楚国，夷节介绍他给楚王，楚王没有接见他。夷节便回家了。

彭阳拜见王果时，（请求）说：“您老先生为什么不在楚王面前说说我的情况呢！”

王果说：“我的作用赶不上公阅休”

彭阳问："公阅休是个干什么的？"

回答说："他冬天就在江里刺鳖逍遥，夏天就在山傍栖息自适。有过客问他，就回答说：'这是我理想的隐居所在。'夷节已经介绍你给楚王，不能成功，何况我呢？我的交游又赶不上夷节！夷节的为人，不讲德行却有智慧，不作自我要求，靠用机智神化他的交际，长期颠倒沉迷在富贵场中，〔象他这种人〕不能从德性上助人，只会影响别人损伤德性。那受冻的人想借得春天的绢衣，伤暑的人想求得冬天的冷风，〔这是求助的共同愿望〕。那楚王的为人，形貌尊贵威严，对于他想加罪的人，毫不宽恕，象老虎那样凶暴。要不是善于逢迎巧辩的人，或者纯正有德之士，又有谁能使他折服呢？只有圣人：当他穷困不得志的时候能够使家人忘怀生活贫苦；当他通达得志的时候能够使王公忘掉高贵而变得卑躬下士。他对待万物，能混同共处视为游戏作乐；他对待人事，愿意物情沟通无碍而能保持自己的节操；因此常不费言教而能用中和之道充实别人的心灵，跟别人并立一起就能令人感到有如父子之相亲。公阅休只期望各自归隐安居，你只要一观察他的所作所为，与常人的急功近利心理就是这样遥远啊！所以我说：只有等公阅休这种人〔才能化君助友〕。"

圣人达绸缪，周尽一体矣①，而不知其然，性也。复命摇作而以天为师②，人则从而命之也③。忧乎知，而所行恒无几，时其有止也，若之何④？

生而美者，人与之鉴⑤，不告则不知其美于人也⑥。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其可喜也终无已⑦，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⑧。圣人之爱人也，人与之名⑨，不告则不知其爱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其爱人也终无已，人之安之亦无已⑩，性也。

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使丘陵草木之缗，入之者十

九，犹之畅然。况见见闻闻者也⑫！以十仞之台县众间者也⑬！

【注释】

①圣人二句，言圣人能通达事理的纠结相因和万物的周徧无间。达，《论语·颜渊》"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皇疏》："谓身命通达也。"绸（chōu仇）缪（móu谋），林希逸说："绸缪者，阴阳造化往来相因而不包之意"，成《疏》："绸缪，结缚也"，胡远濬说："犹缠绵，事理缪轕处。""周尽一体"，阮毓崧说："周徧万物，视同一体"，王先谦说："周至无间"。断句从林云铭。

②复命句，宣颖说："圣人动静，皆依乎天"。复命，《老子》："静曰复命"，所谓复命，指回复到不变，即静。摇作，林希逸说："即动用也"，宣颖说："摇作，动也"。

③人则句，成《疏》："命，名也。合道圣人，本无名字，为有清尘可慕，故人从后而名之。"

④忧乎三句，林云铭说："倘若出之有心而忧其知之不足，则所行有限，而时或有不能行者，将奈之何　此承上文反言有心之为累也。"按：林的断句与注释于义为长。另一句断法，"所行无几时"，意谓"所行究竟无多时"（宣颖说），可供参照。忧，担心　乎，通於，於犹其，指事之词。其，犹"或"。若之何，表询问办法的固定结构，意思是把它怎么办。

⑤人与之鉴，意为别人给他鉴别妍媸。鉴，镜子，用如动词，鉴别；成《疏》："人爱慕之，故名为镜。"

⑥不告句，郭《注》："若人不相告，则莫知其美于人。譬如圣人，人与之名。"美于人：比别人美。于，表比较。

⑦若知六句，阮毓崧说："无论知与不知，闻与不闻，皆浑然忘之。"刘鸿典说："知其美而忘其美，己之可喜无已，人之好之也亦无已。"终无已：王念孙说："终无已者，终，竟也，竟无已时也。"已，止。可喜，能自得的意思。

⑧性也，林云铭说："盖出于天性之自然，非有所勉也。"王先谦说："以上借美为喻。"

⑨人与之名，人们给他起了个圣名。王先谦说："奉以至人之名。"

⑩安，定，指安定乐从。

⑪缗（mín民），盛也，芒昧不分明之意。

⑫见见闻闻，郭《注》："见所尝见，闻所尝闻。"即习闻习见的意思。

⑬以，似，互通。'众间' 县同悬，耸立。众间，众人眼目之前。

【译文】

圣人能够通达事物的纠结相因，视万物为完全周至一体，却〔听任自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这是出于圣人的本性。他的行为的静止与动作，能以自然法则为师，人们就从而称他为圣人。如果绞尽脑计施展智慧，则人为的作用总是有限的，有时智穷才尽就得中止行动，又把它怎么办呢？

〔譬如：〕生来就很美的人，别人常给他鉴别妍媸；如果别人不相告，〔他本身率性自然〕不会意识自己美丽过人。或知道，或不知道，或听说过，或没有听说过，他的自得混忘之情永不终止，人们的慕爱相敬之情也永不终止，这纯属出于自然的本性。圣人有着爱人的美行〔并不自矜〕，别人常给他荣誉的称说；如果别人不告诉他，〔循性而行〕就未曾意识自己有爱人的地方。或知道，或不知道，或听说过，或没有听说过，他自己无条件爱人始终不懈，人们安定乐从他也永远不移，这也是出于自然的本性。

〔譬如：〕自己的祖国和故乡，一看到它就心怀舒畅，即使丘陵上草木荒秽，掩蔽家园土地十分之九，还仍然是心怀舒畅的。何况到处见到的是一片本乡本土的风光呢！〔这大道的自然本性，〕就好比十仞高台耸立在人眼前〔，实在令人倾慕赞叹啊！〕

冉相氏得其环中以随成①，与物无终无始，无几无时②。日与物化者③，一不化者也。阖尝舍之④！夫师天而不得师天，与物皆殉⑤，其以为事也，若之何⑥！夫圣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⑦，与世偕行而不替⑧，所行之备而不洫⑨，其合之也⑩，若之何！

汤得其司御，门君登恒⑪为之傅之⑫。从师而不囿，得其随成⑬。为之司其名⑭，之名羸法⑮得其两见⑯。仲尼之尽虑⑰，

为之傅之。容成氏⑪曰："除日无岁，无内无外。"

【注释】

①冉相氏，郭《注》："古之圣王。"成《疏》："三皇以前无为皇帝也。"其，指道。环中，见《齐物论》"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也；"陆长庚说："此喻虚静无物；"宣颖说："圆转无定而莫非此中；"成《疏》："故道顺群生，混成庶品。"随成，林云铭说："随万物之成"；宣颖说："随在自成。"

②无几无时，章炳麟说："《小雅》'如几如式'。传：几，期也。无几无时者，无期无时。"马叙伦说"几借为期。"

③日与二句，语见《知北游》。刘鸿典说："言万变不离其宗。"阮毓崧说："一者，道之浑然者也，太极也。"

④阖尝句，成《疏》"阖，何也；曷尝暂相舍离也。"王夫之说："盍尝离其环中？"刘鸿典说："曷尝须臾以舍道哉！"《浅注》谓句意为"从未舍离天道的要领。"阖尝，哪曾。之，指代道，指代环中。

⑤夫师二句，宣颖说："天，即自然之中道也。环中之妙，全在无心。若一有心，名为师天，则不得师天，究归于逐物矣。"章炳麟说："天，即自然。"成《疏》："殉者，逐也，求也。"师，效法，用作动词。

⑥其以句，宣颖说："此有心此事者，今且如何。"王先谦说："其以应物为事也，究如何？"其，同此。以，用，介词，下省宾语"之"，指"师天而不得师天，与物皆殉"的"有心"做法。若之何，等于若何，作谓语，此处不是用询问办法而是用来询问结果，意为究竟怎样。

⑦夫圣四句，林云铭说："承上言圣人之师天无容心者，盖其心至虚，并天亦无之矣，又何有于所谓人、所谓始、所谓物哉！是之谓得环中以应无穷者。"《浅注》说："表明圣人把一切看作虚无。"未始，犹未曾也。

⑧与世句，成《疏》："混同人事，与世并行，接物随时，曾无废阙。然人间否泰，备经之矣，而未尝堙塞，所遇斯通，无心师学，自然合道。"不替，《浅注》"不改变虚无态度。"替，废弃、放弃。

⑨所行句，意谓：所行所为已经达到完备境地却不自鸣得意。"洫"，注家多释为"败坏"，马叙伦按："洫，《音义》音溢，即借为溢字。"兹取马说：不洫，不自满。

⑩其合句，林希逸说："与道为一，则不求而自合；若求合于道，则不可

得而合之矣。故曰其合之也若之何。"宣颖说："此无心合道者，今且如何？"其，为此字义。合，指不求自合。之，指道。

⑪汤，商汤。司御、门尹、登恒，胡远濬说："司御、门尹，官名。登恒，人名。按司御、门尹，解家各不同，要当为微贱者言。"

⑫为之傅之，意谓：登恒做商汤的辅相。林希逸说："傅者辅也，言尹辅汤也。"为，犹使也，使令。

⑬从师二句，句意谓：跟从学习而不受局限，得到了环中随成之道。宣颖说："从师贵不囿于师，乃可得环中随成之道。"囿，局限。

⑭为之句，林希逸说："司，主也。言门尹担当了许多有为之名也。"之，指代登恒。司，主，这里应理解为"加上"的意思。名，是指"傅"的称号。

⑮之名嬴法，林希逸说："之名，此名也。"成《疏》："嬴然，无心也"，"嬴然间放，功成弗居也。"阮毓崧说："之，是也。嬴然，无心也"，"言司御虽司其名，究亦不自有其师法。"按：之名，这里可理解为：登恒有辅相之名。嬴法，指登恒无心居功师法。或谓：嬴，即余、剩，不可从。

⑯得其两见，褚伯秀说："得其两见，谓君臣相资而成治道，其迹著见于世。"王先谦说："君臣两显。"按：见，显也。其，犹以也。句意为：所以君臣得以两显。此承上文商汤能"为之司其名"、登恒能"嬴法"而言。成《疏》释作"名法二事，俱显于彼"，林云铭释作"是非美恶两端之见俱生"，都不可从。

⑰尽虑句，阮毓崧说："孔子《周易·系辞》曰：'天下何思何虑。'韩注："苟识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贯之，不虑而尽矣。'按：尽虑，即无心之谓言凡得环中之道者，要必以无心为之师，如仲尼之所谓尽虑是也。"尽，成《疏》："绝也。"

⑱容成氏，《淮南·本经训》高注：容成氏，黄帝时造历者。除日二句，宣颖说："岁者日所积，若除去日子，更何有岁？外者，内所形也，若内先无得，更何有外？可见环中者，内必无心以握枢，故外能随成以任化。"兹参照宣说译出。

【译文】

冉相氏掌握了大道的圆环似的中枢之妙以随物自成，同万物循环消长没有始终古今的区别。虽然每时每刻与万物变化，但与万物一体的精神这总是不变的，它哪曾偏离过大道的环中要领。凡有心效法自然

的就达不到效法自然的根本目的，结果会导致自身与外物一样存心追逐，这样用有心师天来应物行事，会究竟怎样呢！〔掌握环中至理的〕圣人不曾留心有所谓天，不曾留心有所谓人，不曾留心有所谓始，不曾留心有所谓物，与世俗混同活动却不改变虚无态度，所作所为达到了完备的境地却毫不自矜，这样无心追求而自然合道，又究竟是怎样的不同境界呢！

商汤得到他的司御门尹登恒，就使登恒做自己的辅相，跟随登恒学习却又不受局限，因而汤得到了随物自成之道。商汤给登恒加上了辅相的尊称，登恒有此辅相之名而自己无心居功师法，君臣因此得以两显。正是都做到了仲尼所说的绝虑无心，所以登恒才成了商汤的好辅相。容成氏说过："不计较日子才能忘掉岁月，能做到无内忘我才能做到无外忘物。"

魏莹与田侯牟约[1]，田侯牟背之。魏莹怒，将使人刺之。

犀首〔公孙衍〕闻而耻之[2]，曰："君为万乘之君也[3]，而以匹夫从仇[4]。衍请受甲二十万[5]，为君攻之，虏其人民，系其牛马[6]，使其君内热发于背[7]，然后拔其国[8]。忌也出走[9]，然后扶其背[10]，折其脊。"

季子闻而耻之[11]，曰："筑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则又坏之，此胥靡之所苦也[12]。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乱人，不可听也。"

华子闻而丑之[13]，曰："善言伐齐者，乱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乱人也[14]；谓伐之与不伐乱人者也，又乱人也。"

君曰："然则若何？"

曰："君求其道而已矣[15]！"

惠子闻之[16]，而见戴晋人。戴晋人曰："有所谓蜗者[17]，君知之乎？"

曰："然。"

"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18]，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19]，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20]。"

君曰："噫！其虚言与？"

曰："臣请为君实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穷乎[21]？"

君曰："无穷。"

曰："知游心于无穷[22]，而反在通达之国[23]，若存若亡乎[24]？"

君曰："然。"

曰："通达之中有魏，于魏中有梁，于梁中有王[25]，王与蛮氏有辩乎？"

君曰："无辩[26]。"

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27]。

客出，惠子见。君曰："客，大人也[28]，圣人不足以当之[29]。"

惠子曰："夫吹筦也[31]，犹有嗃也；吹剑首者[32]，吷而已矣[33]。尧舜，人之所誉也；道尧舜于戴晋人之前，譬如一吷也。"

【注释】

①魏莹，魏惠王的名字。田侯牟，成《疏》："田侯，即齐威王也，名牟，恒公之子，田恒之后，故曰田侯。"但俞樾说："《史记》威王名因齐。田齐诸君无名牟者，惟桓公名午，与牟字相似。牟或午之讹，然齐桓公午与梁惠王又不相值也。"

②犀首，《释文》："魏官名也。司马云：若今虎牙将军，公孙衍为此官。"赵谏议本，犀首下有公孙衍三字。

③万乘（shèng剩）：古代兵车一辆叫一乘，兵车的多少可以衡量国家的大小，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当时可称大国。

④匹夫从仇，成《疏》："匹夫者，谓无官职夫妻相匹偶也。从仇，犹极仇也。"此指简单用一般百姓行刺报仇的办法。

⑤受甲，带领军队。甲，古代军人穿的皮做的护身衣服，这里指代军队。

⑥系，用绳子拴住，这里指掠取。

⑦内热，指内心焦灼。发于背，心火燃烧如芒刺背。

⑧拔，攻取。

⑨忌也出走，指齐国大将田忌军败出逃。一说，忌畏而逃。

⑩抶（chi 敕），鞭打。其，指齐王。此句从上刺字生来，表示异于刺客所为。

⑪季子，成《疏》谓"魏之贤臣"，宣颖说是苏秦。马叙伦说："此文季子与惠施同时。《韩非子·外储说》与惠施、宋钘、墨翟同称；《荀子·成相篇》亦以季惠并言；《战国策·魏策》载，季子与公孙衍同时，亦即与惠施同时。则《韩非子》、《荀子》、《战国策》与《庄子》所指是一人。"

⑫胥靡，成《疏》谓"徒役人也。"

⑬华子，阮毓崧说："陆云：华子亦魏臣。按即《让王篇》所谓子华子者。"

⑭乱人也，谓公孙衍。亦乱人也，谓季子。又乱人也，成《疏》谓"此华子自道之词"，宣颖说："犹未免营心于事也，"指自己不能超脱是非之外。乱人，意思是功利冲昏了头脑的人。

⑮道，林云铭说："道则无人我、无恩怨、无大小强弱，而战争攻守之事，俱在不论矣。"宣颖说："道，则与大虚同体。"案：《老子》七十三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意与此相合。

⑯惠子，惠施。见（xiàn现），引见。戴晋人，姓戴字晋人，魏国贤者，得道之人；惠施恐魏王未悟华子之言，故引见戴晋人。

⑰蜗，蜗牛。用以设喻。

⑱国，建国，动词。触氏、蛮氏，宣颖说："触者争也，蛮者蠢也，寓意竞争无知也。"

⑲伏尸，倒下的尸体。

⑳逐北：军败走者曰北；逐北，追逐败军。旬，十日。有，借为又，表余数，作连词。反，通返。

㉑以意在，用心考察一下。胡远濬说："在，察也。"穷，止境，边际。

㉒游，使……驰骋，让……遨游。心，思想，指想象。无穷，林希逸说"大虚之间也"，犹说无边无际的宇宙。

㉓反在，胡远濬说："反在，反视也。在，犹察也。"通达之国，郭《注》："人迹所及为通达，谓今四海之内也。"

㉔若存若亡，宣颖说："眇然似有似无。"

㉕梁，魏都。

㉖辩，通辨，区别，下同。

㉗惝（chǎng敞，又读tǎng倘）然，怅惘、惝恍，即恍忽不定的样子。亡，失。

㉘大人，林云铭说："大人，即前篇所谓生无爵、死无谥、实不聚、名不立者，故高圣人一等。"

㉘圣人句，成《疏》："圣人，谓尧舜也。"当，相当，比得上。

㉚筦，竹管，指竹管制作的箫笛等乐器。

㉛嗃（xiāo肖），吹竹管声，表示大而长的声音。

㉜剑首，谓剑环头小孔。

㉝吷（xuè血），宣颖说："细声也。言吹之吷然气过，无甚声可闻。"

【译文】

魏惠王和齐威王牟盟誓立约，齐王背叛了盟约。魏惠王愤怒，想要派人刺杀齐王。

将领公孙衍听了要行刺的主意认为可耻，说："君王是拥有万辆战车的大国君主，却采用普通人的暗杀行动去报仇！我请求带甲兵二十万，替君王去攻打齐国，俘虏齐国的人民，牵回齐国的牛马，使齐君内心焦灼如芒刺背。然后攻取齐国的都城，迫使齐将田忌出逃，然后抓住齐王鞭打他的背，折断他的脊骨。"

季子听了主张进攻齐国的话，认为可耻，说："建筑七丈高的城墙，筑城的人既已完成七丈高的工程了，而又让战争去破坏它，这是筑城徒役感到痛心的事情。现在，不发生战争达七年了，这是建立王业的基础。公孙衍是功利冲昏了头脑的人，不可听从他的战争主张。"

华子听到了季子的主张，认为言论丑恶浅薄，说："巧言动听攻打齐国的公孙衍，是功利冲昏头脑的人；巧言动听不去攻打齐国的季子，也是功利冲昏头脑的人；我谈论攻齐与不攻齐这些有关功利冲昏头脑的人的是非，实际上又是一种功利冲昏头脑的人。"

魏王说："那么怎么办才好呢？"

华子回答说："君主只寻求寡欲不争的大道就够了。"

惠子听到这一情况，就带引戴晋人去见魏惠王。戴晋人〔见到魏王〕说："有一种叫蜗牛的软体动物，君主知道吗？"

魏王说："知道"。

〔戴晋人〕说："有一个国家建立在蜗牛的左角上，叫做触氏；有个国家建立在蜗牛的右角上，叫做蛮氏。这两个国家时常为互相争夺地盘而作战，每次争战死尸倒在地上的有好几万，〔当一方获胜，〕追扫残兵败将就得花十五天时间才能回来。"

魏王说："哟！大概是虚构的谎言吧？"

戴晋人说："我请给君主证实这番道理。君主用心观察一下宇宙的四方上下有止境吗？"

魏王说："没有止境。"

戴晋人说："知道展开想象驰骋到无边无际的宇宙领域，再回过头来看看这熙来攘往的小小人间国土，简直是若有若无、微不足道吧？"

魏王说："是这样"。

〔戴晋人又〕说："这熙来攘往的小小人间国土之中有个魏国，在魏国之中有个大梁都邑，在这大梁都邑中才有了您这个国王。试问君王〔在宇宙中〕与蛮氏〔在蜗牛左角上〕有区别吗？"

魏王回答说："没有区别。"

客人戴晋人辞出了，魏惠王心神恍惚不定地好象失去了什么似的。

客人走了，惠子进见。魏惠王说："客人，真是一位伟大人物，尧舜这样的圣人也不够同他相提并论。"

惠子对答说："吹起箫管，会有悠扬宏亮的声音；吹起剑环，就只有微弱音响而已。尧舜是世俗人们所称誉的，在戴晋人面前说起尧舜，就好比微不足道的音响罢了。"

孔子之楚，舍于蚁丘之浆[1]。其邻有夫妻臣妾登极者[2]，子路曰："是稯稯何为者邪[3]？"

仲尼曰："是圣人仆也[4]。是自埋于民[5]，自藏于畔[6]。其声销[7]，其志无穷[8]，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9]，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10]。是陆沈者也[11]，是其市南宜僚邪[12]？"

子路请往召之。

孔子曰："已矣⑬！彼知丘之著于己也⑭，知丘之适楚也，以丘为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为佞人也⑮。夫若然者，其于佞人也，羞闻其言，而况亲见其身乎！而何以为存⑯？"

子路往视之，其室虚矣。

【注释】

①蚁丘，丘名。浆，卖浆家。

②登极，马叙伦说："极借为榻，与极借为渴同例。《说文》曰：榻，禾举出苗。……此言登榻者，犹《礼记·月令》言农乃登麦也 知登极是登榻者，下文曰：是稷稷何为者邪。又曰：自藏于畔 皆言农事也 宜僚羞见仲尼，故亟于登榻而去。"登榻（jié竭），指收集农作物。又，《释文》："司马云：极，屋栋也。升之以观也。一云：极，平顶屋也。"马说于义为长。

③稷，马叙伦说："陆德明曰稷稷，字亦作總。本亦作稷。一本作稷。成玄英曰：'總總，聚也。'伦按稷为稷之伪。總又因稷而改也。《诗·商颂》'百禄是總'。《释文》'總，本又作緵'，是其例证。稷当作畟。《说文》曰：'畟，治稼畟畟也'。"畟畟（cè侧）进也，迅速进行的意思。

④是圣句，林希逸说："圣人仆者，言圣人之徒也"。《广雅·释诂》曰："仆，徒，使也。"意思是：这是替圣德之人宜僚服役的。

⑤是自句，阮毓崧说："埋，犹隐也。言其自同于凡民也。"

⑥自藏句，王穆夜说："修农田之业，是隐藏于垅畔"垅畔，田间。

⑦其声销，宣颖说："逃名。"销，消失。

⑧其志无穷，王先谦说："志在大道。"无穷，直接的意思是远大。

⑨其口二句，阮毓崧说："人云亦云，心自凝寂。"

⑩方且句，成《疏》："道与俗反，固违于世，虚心无累，不与物同，此心迹俱异也。"方且，恰好。违，不合。不屑，不肯，不顾。《释文》："屑，本或作肯。"

⑪陆沈，郭《注》"譬无水而沈"；林希逸说："沈不在水而在陆，喻隐者之隐于市廛也"；宣颖说"不须避人避世，而已成隐遁"。

⑫其，大概。

⑬已，止。

⑭著于己，成《疏》"著，明也。知丘明识宜僚是陆沈贤士"。宣颖说："著，相识。"又，《浅注》说"著于己，显露自己。"

⑮佞人，林希逸说："佞人，多言之人也。"

⑯而何句，成《疏》"而，汝也。存，在也。"林云铭说："存，留也。"阮毓崧说："言宜僚必已避去，汝何以为犹在也。"

【译文】

孔子到楚国去，住宿在蚁丘山下的卖浆人家。他的一家邻居有夫妻及男女奴仆正在赶收农作物，子路说："他们这样急急忙忙为什么呢？"

孔子说："这些人是圣德之人宜僚的徒役。宜僚自己匿迹在人民中间，自己隐藏在田园里，他的声名消失无闻，他的志趣寄托高远，他口头上虽然也随声诺诺，他的内心却能保持凝寂不转入是非，恰好与世俗相反而心迹不肯同流合污。这是不离开市廛而能自隐之士，他就是市南宜僚呀！"

子路要求允许他去邀请市南宜僚。

孔子说："算了吧！他知道我对他本人的为人很了解，也知道我正到楚国去，认为我是必定要楚王前来召他的，他正把我看作多嘴多舌的人呢。如果是这样，他对多嘴多舌的人会认为听其言是可耻的，何况亲自见这人的面呢！你怎么认为他会留在家里呀？"

子路前往探视他时，他的房舍虚无一人了！

长梧封人问子牢曰①："君为政焉勿卤莽，治民焉勿灭裂②。昔予为禾③，耕而卤莽之，则其实亦卤莽而报予；芸而灭裂之④，其实亦灭裂而报予。予来年变齐⑤，深其耕而熟耰之⑥，其禾蘩以滋⑦，予终年厌飧⑧。"

庄子闻之，曰："今人之治其形⑨，理其心⑩，多有似封人之所谓⑪，遁其天，离其性，灭其情，亡其神⑫，以众为⑬。故

卤莽其性者,欲恶之孽⑭,为性萑苇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寻擢吾性⑮。并溃漏发⑯,不择所出,漂疽疥痈⑰,内热溲膏是也⑱”。

【注释】

①长梧，地名。封人，守边疆的人，案:在金文中，封字作丰或作丰（散氏盘），象以林木划界之形。问，阮毓崧说：“问当作谓，因下文非问辞。且明封人之所谓；”《浅注》“问，表示商讨口气”。子牢，《释文》引司马云：“即琴牢，孔子弟子”。

②君为二句：卤（lǔ鲁)莽,粗糙，粗疏，司马彪说“浅耕粗种”；林云铭说“土块大而草根盛也。”灭裂,成《疏》:“轻薄”；林云铭说“灭善类而地肤坼也。”此指灭苗断根的胡乱从事。王引之《经传释词》:“焉，犹则也。言为政则勿卤莽；治民则勿灭裂也。”则，犹必也。

③为禾，种稻，泛指种庄稼。

④芸，除草。

⑤来年,犹言次年。变齐，王夫之说:“齐去声，与剂同,变齐谓改其旧方”。

⑥熟，仔细。耰（yōu忧),《释文》:“司马云：锄也。《广雅》云：推也。《字林》云：摩田器也。”马叙伦说：“耰，《说文》作櫌，摩田器也。”

⑦蘩，借为蕃，茂盛。滋，借为孳，繁殖。以，犹而。

⑧厌，通餍，饱足。飧（sūn孙），夕食，字或作餐，通作飡。厌飧，足食，吃得饱。

⑨形，身躯。

⑩心，心神。

⑪多有似封人之所谓：封人因耕而喻政，庄子又取封人喻政之言，以喻治身之道。有犹为，是。句意是：大都象封人所说的“卤鲁”“灭裂”那样。

⑫遁其四句，成《疏》：“逃自然之理，散淳和之性，灭真实之情，失养神之道者，皆从徇逐分外，多滞有为故也”。案：遁，离，灭，亡，是近义词。遁，《说文》“迁也，一日逃也”,这里是变更的意思。离，背离。灭，绝灭。亡，丧失。神，《淮南子·精神》注:“精者,神之气，神者人之守也。本其原,说其意，故曰精神。”

⑬以众为，《释文》:“众为，所谓卤莽也。”宣颖说：“以驰骛众事”。王先谦说：“无所不营。”以，犹如也，用作动词。众，指世俗之人。

⑭欲恶之孽，林希逸说：“好恶之害。”欲，喜好。恶（wù误），厌恶。

孽（niè聂），妖孽，危害。马叙伦说："孽借为櫱，《说文》曰櫱，伐木余也。"櫱，被砍去或倒下的树木再生的枝芽。句意可理解为：本性被残害之后再生出来的好恶祸根。按：欲恶以下数句，有三种不同句读法：一如我们及多数注家所从的句读法；二如曹础基《庄子浅注》读为"欲恶之孽为性，萑苇、蒹葭始萌，……"；三如王夫之《庄子解》取郭象《注》，读为"欲恶之孽，为性萑苇，蒹葭始萌……，"俞樾说："为性萑苇蒹葭，六字为句。郭于'萑苇'下出注云，萑苇害禾稷，欲恶伤正性，此失其读也。始萌以扶吾形，寻擢吾性，寻与始相对为义。"

⑮为性三句，马其昶曰："卤莽其性者，未能培根养源也。欲恶之孽，乃性中萑苇蒹葭，始则附形以生，继且拔易吾性。"林云铭说："言其性地荒秽，众欲丛生，始扶吾形以遂其耳目口鼻之养，随即擢拔吾虚静之本性以底于病也。始字与寻字相呼应。"《浅注》："萑（huán还），荻。苇，芦苇。两者同类，荻细芦粗。蒹（jiān兼），没有穗的芦苇。葭（jiā家），初生的芦苇。"喻心地荒秽，茅塞其心，危害自然本性。"始萌，开始发芽。扶，扶助，满足。形，身体。寻，林希逸说："渐也"。马叙伦说："寻借为趣，同齿音也。《说文》曰："趣，进也。今用渐字。"擢（zhuó浊），拔除，意为破坏、腐蚀，《浅注》释为"助长"，不确。性，指本性、真性。

⑯并溃漏发：李颐说："上溃下漏"。王先谦说："并溃，奔溃也；漏发，穿孔而出也。"《浅注》："并溃漏发，即溃漏并发。烂到流浓出血叫溃，疮口成管，流浓不止叫漏。"

⑰漂疽疥痈：漂，本亦作瘭；瘭疽，浓疮；成《疏》："漂疽，热毒肿也。"疥，疥疮；痈，一种毒疮。

⑱溲膏：溲（sōu搜），即溺也，溺即借为尿字，《说文》曰：尿，小便也。膏，喻精液。溲膏，即今乳糜尿

【译文】

长梧守护边界的人向子牢进言说："你处理政务一定不能粗心大意，管理人民一定不能轻举乱动。过去，我种庄稼，耕作粗略从事，粮食收成也就粗略地报答我；除草胡乱从事，粮食收成也就胡乱地报答我。我第二年改变了方法，深耕土地，精心锄草，地里的庄稼生长繁茂而结实累累，我就全年足食饱肚。"

庄子听到了这种议论，说："今天人们护理自己的身体，保养自己的心神，很多象封人所说的一样：变更了他的天赋素质，偏离了他的淳朴本性，绝灭了他的真实情感，丧失了他的全部精神，有如世俗众人卤莽灭裂的作为。所以，凡是粗暴践踏了自然本性的，再生出来的情欲好恶的祸根，会成为荒秽茅塞真性的东西，欲念开始萌芽时是用来护养己身，继续发展下去，就会诱惑自己彻底败坏自然本性；于是全身流脓穿孔，到处出现，毒肿疥疮，发烧遗精，如此等等。"

柏矩学于老聃①，曰："请之天下游②。"

老聃曰："已矣！天下犹是也③。"

又请之，老聃曰："汝将何始？"

曰："始于齐。"

至齐，见辜人焉④，推而强之⑤，解朝服而幕之⑥，号天而哭之⑦，曰："子乎⑧！子乎！天下有大菑⑨，子独先离之⑩。曰⑪'莫为盗，莫为杀人'。荣辱立然后睹所病，货财聚然后睹所争⑫。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争⑬，穷困人之身，使无休时⑭。欲无至此得乎⑮？古之君人者，以得为在民，以失为在己；以正为在民，以枉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⑯，退而自责。今则不然，匿为物而愚不识⑰，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涂而诛不至。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⑱，士民安取不伪⑲。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⑳？"

【注释】

①柏矩，成《疏》："柏，姓；矩，名。怀道之士，庄子门人也。"

②之，往，动词。

③犹，如，象，动词。是，这样，代词。

④辜，马叙伦说："辜与磔一字，《说文》：'磔，辜也。' 是其义一也磔为桀之后起字，《说文》：桀，磔也。" 辜磔，弃市，即施刑后把尸体暴露在市场。

⑤推而强之，成《疏》："令其正卧。" 王夫之说："扶整其尸。" 推，推移，移动。强，《韵会》"矫强"，此处取矫正义。

⑥幕，覆盖，名词用如动词。

⑦号，呼喊。

⑧子乎句，俞樾说："子乎，子乎，乃叹词也。" 意谓可怜的人啊。或谓子借为嗞，《说文》：嗞，嗟也。

⑨菑，通灾。

⑩离，通罹，遭受。

⑪曰，意为法令训戒之辞。阮毓崧说："盖言国有常法，岂不曰盗与杀人，皆莫为之乎？"

⑫荣辱二句，林希逸说："荣辱，名也。货财，利也。病，患害也。" 林云铭说："大古之世，本无病与争也。及圣人悬尝罚，实府库，而民始不安其本分。" 所病，使人忧虑的弊端。所争，诱人争夺的纷纭。

⑬今立二句，林希逸说："在上者尚名而后有此患害，为国好聚财而后有此争竞，谓此事皆自上始也。"

⑭穷困句：穷困，驱使……陷入穷困，作使动词用 无休时，指受剥削没有止境。此句今语：剥削民脂民膏没有止境。

⑮欲无至此，刘鸿典说："欲其不为盗、不杀人。" 无，无人，没有人，无指性代词，充当兼语。至，达到，发展。此，这样，指违法。

⑯一形，成《疏》："一物失所。"王先谦说："人也。" 失其形，成《疏》："亏其形性，" 宣颖说："形，犹生"：《浅注》："形，通刑，刑有失其刑，施刑有所不当，错判人罪" 都可通。

⑰匿为物，宣颖云："故隐其事。" 愚不识，成《疏》"愚弄不识。" 俞樾说："下文 '大为难而罚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涂而诛不至。' 曰罪曰罚、曰诛，皆谓加之以刑也。此曰愚，则与下文不一律矣。《释文》曰：愚，一本作遇。遇，疑過字之误。《广雅·释诂》曰：過，责也。因其不识而责之，是谓过不识。"马叙伦说："愚当从一本作遇。遇为適误。《吕览》作遇，亦適之误。《庚桑楚》：一雀适羿，《御览》引或作遇、或作过，其例证也。《说文》：谪，罚也。" 都可通。

⑱日，每日，用作副词。

⑲士民句，宣颖说："盖上行下效耳。"安，何，疑问词。

⑳于谁句，郭《注》："当责上也。"于谁，对谁。

【译文】

柏矩在老聃门下求学，说："请您允许我去天下四方游历。"

老聃说："算了吧！天下到处都象这里一样啊！"

柏矩再一次请求游历，老聃问："你将从哪国开始？"

回答说："从齐国开始。"

到了齐国，看到一具施刑弃市的尸体，就移动摆正死尸，并脱下礼服覆盖在尸体上面。然后呼号苍天大声哭着说："你这个可怜的人呀，你这个可怜的人呀！天下将有大祸难来临，你只不过先受害罢了！当权人发布禁令说：不要当强盗呀，不要当杀人犯呀！〔其实根源在于：〕一建立荣辱得失的观念，然后弊病从生；一聚集珍宝货财的物资，然后纷争蜂起。现在建立了人们所诟病的观念，聚集了人们所纷争的物资，迫使人们处身穷困没有休止的时刻，想要不出现这种惨遭杀害的事件，有可能吗？远古时代的君主，把业绩成就归功于人民，把错误过失归咎于自己；把正确有理方面归结于人民，把枉曲无理方面归属于自己。所以，只要有一个人亏形丧生的，就冷静退处来作自我检讨。现在就不是这样，隐藏行事意图却指责人民无见识，扩大事情难度却加罪人民不勇为，加重任务负担却处罚人民不能完成，延长路程距离却诛责人民不能到达。人民用尽一切智能、力量也无法实现君主要求，接着就只好用弄虚作假来对付；君主每天发出各种谎诞诈伪的政令，人民怎能不取法虚伪欺诈呢？力量不够就作假，智慧不够就欺骗，财物不足就偷盗。盗窃之风盛行，应对谁责备才正当呢？"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①，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②，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万物有乎生而莫见其根③，有乎出而莫见其门④。人皆尊其知之所知⑤，而莫知

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后知，可不谓大疑乎！已乎！已乎！且无所逃⑥。此所谓然与，然乎⑦？

【注释】

①蘧（qú渠）伯玉，姓蘧，名瑗，字伯玉，卫之贤大夫。已见《人间世》。六十而六十化，成《疏》："能与日俱新，随年变化。"林希逸说："一年之见胜如一年也。"

②未尝，从来不曾。卒诎（qū趣）：卒，终，结束；诎，通黜，贬斥，批判。于，犹谓。

③有乎生：乎字可理解为所字，《孟子·万章下》"恶乎宜乎"，赵歧注："安所宜乎"。根，阮毓崧说："其根则道为之根。"根，根源。

④门，阮毓崧说："其门则天为之门。"门，门径。

⑤其知，知同智。下句其知，同。

⑥且，几乎，副词。无所逃，宣颖说："此不知之理，古今孰能外之"；刘鸿典说："此伤世人皆在大疑之中。"逃，逃避，避免。

⑦然与，然乎：成《疏》"各然其所然。"胡远濬说："于，与，一声之转；故与借为于。然与然，即《齐物论》之所谓"然于然。"刘鸿典说："然与，然乎？言其所谓然者，未必然也。"乎，表商量语气。

【译文】

蘧伯玉享年六十岁而能六十年间在认识上不断变化提高，从来没有不是开始时以为对的，而到后来又批判它为不对，很难说现在六十岁所认为对的就不是五十九岁所认为是错的。万物都有发生的道理却没有谁能测见它的根源，万物都有出生的地方却没有谁能寻知它的门径。人们都珍视自己智慧能懂得的一切知识，却没有人能懂得只有，依赖自己智慧无法认识的自然之理，而后才能懂得万物出生的根源，这能不叫做最大的疑惑吗？要知止呀，要知止呀！世人几乎不能逃避这种无法认识根源门径的最大疑惑。这就是人们常说自己是对的，难道是真的对吗？

仲尼问于大史大弢、伯常骞、狶韦曰①："夫卫灵公饮酒湛乐，不听国家之政②；田猎毕弋③，不应诸侯之际④。其所以为灵公者何邪⑤？"

大弢曰："是因是也⑥。"

伯常骞曰："夫灵公有妻三人。同滥而浴⑦。史鳅奉御而进所⑧，搏币而扶翼⑨。其慢若彼之甚也⑩，见贤人若此其肃也⑪，是其所以为灵公也。"

狶韦曰："夫灵公也⑫，死，卜葬于故墓⑬，不吉；卜葬于沙丘而吉。掘之数仞，得石椁焉⑭；洗而视之，有铭焉⑮，曰：'不冯其子⑯，灵公夺而里之⑰。'夫灵公之为灵也久矣⑱！之二人何足以识之⑲。"

【注释】

①太史，官名。大弢（tāo滔）、伯常骞（qiān千）、狶（xi希）韦，三人均史官。

②湛（zhàn占），《释文》"乐之久"，马叙伦说："湛借为酖（dān单），《说文》：酖，乐酒也。"湛（读担）乐，过度饮酒。听，听取，处理，判断。

③毕，古时田猎用的长柄网。弋（yì亦），系着绳子的箭。又见《胠箧篇》。

④际，《释义》司马云："盟会之事"，马其昶说："《左传》云：尔未际。"

⑤其，指代灵公。所以，以当由讲，相当于的缘故。灵，宣颖说："谥法乱而不损曰灵，又德之精明亦曰灵。有美恶两义，故审之。"

⑥是因是也，成《疏》："依周公《谥法》：乱而不损曰灵，灵即无道之谥也。此是因其无道，谥之曰灵，故曰是因是也。"高亨说："《太平御览》三九五引作'是因灵也。'亨按此句疑原作'是固灵也'。因固形近而误。今本灵字又误为是，当据《御览》本改正。"又，李勉说："此句郭《注》、成《疏》、王《解》及其他家注解均误。案此段答孔子之问有三人，大弢、伯常骞二人所言不合也。狶韦，古帝王名也，见《大宗篇》。庄子盖借重狶韦以讽灵公也。此重言也。'是因是也'为含糊之词，不欲详言也。白话文为'这就是因为这样……'之意。"

⑦滥，《释文》"浴器也"；于省君说："滥即鉴。《说文》：鉴，大盆也。"

⑧史鳅（qiū丘），即史鱼，卫之贤大夫。奉，通捧。御，御用，国王所用。

进所，进入君所；所，指住所。又，林云铭说："奉御，犹今云召对。"

⑨搏币句，搏币，林希逸说："搏幣者执其贽见之币。"成《疏》："币，帛也。"扶翼，陆长庚说："使小臣扶掖之。"翼，通作掖，掖者以手持人臂投地也（见《说文》）。又，《释文》："司马音蔽；云：引衣裳自蔽。"司马说不可从，与下文"若此其肃也"不合。

⑩慢，轻慢无礼。彼，那样，指与三妻同浴。

⑪此，这样，指"搏币而扶翼"。其，犹之也。肃，敬。

⑫也，表提示。

⑬卜，占卜，预测吉凶的一种迷信活动。于，在。故墓，祖先墓地所在。沙丘，成《疏》："地名也，在盟津河北。"

⑭焉，于之，兼词。

⑮铭，刻记在器物上警戒自己或记述功业的一种文体。

⑯不冯其子：冯（píng平），通凭，依靠；郭嵩焘说："此古之葬者，谓子孙无能凭依以保其墓。"意思是：原葬者子孙不能依靠保有葬地。又，李勉说："察上下文，此石椁是先天预置，故云不冯其子也。盖父之死，必冯其子安葬，今石椁已天为预置，故不须凭其子为置也。"此从李说，句意是：不须依靠子孙安置棺椁。

⑰灵公夺句，《释文》："里，居处也"，"一本作夺而埋之"；郭嵩焘说："一本作'埋之'是也"。又，林云铭说："里，葬所也。古称窀穸为蒿里。"三说文意都可通。

⑯灵公之为灵句，林希逸说："沙丘石椁先有灵公之名，则未生之前，此名已定。"

⑲之二人句，宣颖说："即石椁所铭公谥，是定于未生之前，二子纷纷辨美恶，岂知凡事皆出于天然乎？"之，这。二人，指大弢与伯常骞。

【译文】

仲尼问大史大弢、伯常骞、狶韦道："卫灵公饮酒贪欢，不处理国家的政务；捕禽猎兽，不参加诸侯的会盟。他死后谥号灵公的原因是什么呢？"

大弢回答："这个谥号就是因为这样。"

伯常骞说："灵公有三个妻子，男女同在一个浴盆内洗澡。史鳅手捧着御用的币帛来到灵公住所，灵公忙叫人代拿币帛并恭敬地扶着史鳅的手臂。他的生活轻佻是那样的严重，接见贤人是这样的肃敬。这就是他谥号为灵公的道理。"

狶韦说："那灵公一死，问卜择葬在祖先墓地不吉利，问卜择葬在沙丘墓地就吉利。挖掘墓穴到几丈深，发现有一石椁在下面，刷洗干净来看，上面有铭文说：'不需依靠子孙自置外椁，灵公可取而安葬在这里。"灵公的谥号为'灵'早已定了的。大弢，伯常骞两个人怎么能够了解这一点呢！"

少知问于大公调曰[1]："何谓丘里之言[2]？"

大公调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也，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3]。今指马的百体而不得马，而马系于前者，立其百体而谓之马也[4]。是故丘山积卑而为高，江河合水而为大，大人合并而为公[5]。是以自外入者[6]，有主而不执[7]；由中出者[8]，有正而不距[9]。四时殊气，天不赐[10]，故岁成；五官殊职[11]，君不私，故国治；文武〔殊材〕，大人不赐[12]，故德备；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13]。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14]。时有始终，世有变化[15]，祸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16]；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17]。比于大泽，百材皆度[18]；观于大山，木石同坛[19]。此之谓丘里之言。"

少知曰："然则谓之道，足乎？"

大公调曰："不然。今计物之数，不止于万，而期曰万物者[20]，以数之多者号而读之也[21]。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22]。因其大以号而读之，则可也[23]。已有之矣，乃将得比哉[24]？则若以斯辩，譬如狗马，其不及远矣[25]。"

少知曰:“四方之内㉖,六合之里㉗,万物之所生恶起㉘?”

大公调曰:“阴阳相照相盖相治㉙,四时相代相生相杀;欲恶去就,于是桥起㉚;雌雄片合㉛,于是庸有㉜。安危相易㉝,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实之可纪㉞,精微之可志也㉟。随序之相理㊱,桥运之相使㊲,穷则反,终则始㊳。此物之所有㊴,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㊵。睹道之人㊶,不随其所废,不原其所起,此议之所止㊷。”

少知曰:“季真之莫为,接子之或使㊸。二家之议,孰正于其情㊹,孰偏于其理㊺?”

大公调曰:“鸡鸣狗吠,是人之所知。虽有大知㊻,不能以言读其所自化㊼,又不能以意其所将为㊽。斯而析之㊾,精至于无伦㊿,大至于不可围(51),或之使,莫之为,未免于物而终以为过(52)。或使则实,莫为则虚(53)。有名有实,是物之居(54);无名无实,在物之虚(55)。可言可意,言而愈疏(56)。未生不可忌(57),已死不可徂(58)。死生非远也,理不可睹。或之使,莫之为,疑之所假(59)。吾观之本,其往无穷(60);吾求之末,其来无止(61)。无穷无止,言之无也,与物同理(62);或使莫为,言之本也,与物终始(63)。道不可有,有不可无(64)。道之为名,所假而行(65)。或使莫为,在物一曲(66),夫胡为于大方(67)?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终日言而尽物(68)。道,物之极(69),言默不足以载(70);非言非默,议有所极(71)。”

【注释】

①少知、大公调:少知,智慧狭劣。大公调,广大无私、调顺群物。虚拟人名。

②丘里句,成《疏》“古者十家为丘,二十家为里”;《释文》:“李云: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刘鸿典说:“丘里之言,盖方隅

之言也。如今之各处口音不同。”林云铭说：“丘里之言，犹所谓公论也。”句意指方言、土风、群情共性的形成。

③合异二句，吕惠卿说：“合姓名为丘里，异为同也；散丘里为姓名，同为异也。”林希逸说：“一里之中，有十姓百名，人物虽异，而风俗则同，合异以为同之喻也。丘里之言者，公一里之言也。合异以为同，万物同一理也；散同以为异，物物各具一理也。”此包含着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的探讨。

④今指三句：成《疏》“指马百体，头尾腰脊，无复是马，此散同以为异也；而系于前见有马，此合异以为同也。”宣颖说：“妙喻。散指马之百体，不得便为马也。而马现在当前者，合此百体而立之，则为马也。可见合异为同，方见道也。”而，犹如，犹当。系（繫），用绳拴拘，指牵着。立，阮毓崧说：“立者总聚之谓”，指建立完整概念。

⑤合水，一本作“合流”，俞樾说：“水乃小字之误。”大人，《徐无鬼篇》说：“实不聚，名不立，谓之大人”，即指得道之人。合并而为公，林希逸说：“合并而为公，合万物之异以为同也”，林云铭说：“公道之言。贵合万事万物而归之一原，始可谓之天下之公。”指能无偏私地容纳万事万物。

⑥自外入，林云铭说：“自外入者，听言者也。”自，从。外，身外。入，进入内心。

⑦有主句，林云铭说：“听人之言，存心虽有所主，而不可执定一己之见。”主，定见，主见。执，偏执，固执。

⑧由中句，林云铭说：“由中出者，立言者也。”由，亦从也。中，胸中，内心。出，表达出来。

⑨有正句，林云铭说：“立言垂训，吾心虽有取正，而不可拒逆他人之意。”宣颖说：“得正理而物不能距。”距，通拒，拒绝。

⑩赐，成《疏》“赐，与也”；马其昶说：“《周礼》注：赐犹命也。”

⑪五官，《礼·礼曲》：“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此处实泛指百官职守不同。

⑫文武句，宣颖《南华经解》本此句为“文武殊材，大人不赐”；奚侗说：“此与上下文不一律，义亦难通；‘文武’下有脱文”；王叔岷《庄子校释》“疑‘文武’下原有‘殊能’，与上文‘四时殊气’、‘五官殊职’、‘万物殊理’，文法一律。”以增补为是。

⑬道不二句，宣颖说：“道浑同，不得而名。”按：句意参见《老子》一章：“无名，天地之始”；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

名，故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上文三组句子，都为比况此句服务。

⑭无名二句，郭《注》:“名止于实，故无为；实各自为，故无不为。”参见《老子》三十七章：“道常无为”，二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四十八章：“无为而无不为。”故，而，互训。

⑮时有二句，成《疏》:“时，谓四叙递代循环。世，谓人事迁贸不定。”宣颖说：“言私执不得。”

⑯祸福二句，林希逸说：“吉凶祸福之至，倚伏无常，或有所拂逆，而反为宜。塞翁失马之意也。拂，逆也，不如意也。宜，如意也。”宣颖说：“祸福浑然，自为倚伏，失意中藏有好处。”淳淳，王穆夜说:“流动貌”，《浅注》:“茫昧难测的样子”。

⑰自殉二句，成《疏》:“殉，逐也。面，向也。夫彼此是非，纷然固执，故各逐己见而所向不同也。”宣颖说：“若殉己情，未免异同。岂知期必者反不可必乎？面，向也。正，期也，如《孟子》‘而勿正’之‘正’。”《庄子》此两句，承上文“无为”意，对“自殉殊面”是否定的，并不是对“自殉殊面”既肯定又否定。《孟子》中“而勿正”之“正”，王夫之《孟子稗疏》谓“正”读如《士昏礼》“必有正焉”之“正”，“正者，征也，的也，指物以为征准使必然也。”面，指方向；正，指意在必得的目标。句意应为：各自殉私异趋，怀有必得之心就会事与愿违。

⑱比于二句，成《疏》:“比，譬也。度，量也。夫广大皋泽，林籁极多，随材量用，必无弃掷。”《释文》:“《比于大泽》本亦作宅。”

⑲木石同坛，林云铭说:“木石异也，同生于大山之上。”坛，筑土为台，此指山地。

⑳期，成《疏》“限也”，林希逸说：“约也”。期，用作副词。

㉑读，《释文》:“李云：读，犹语也。”

㉒道者句，宣颖说：“道者，天地阴阳所公共。不可指之为形，不可指之为气。是其大更为无偶也。”

㉓因其二句，宣颖说:“譬物之万不可数而约略号之，便于称谓。道之大，更无可指称，亦借一道字约略号之耳。岂真有一事一物，可名为道哉？”

㉔已有二句，林云铭说：“但既有丘里之言，便难于比道了。盖道本无名相，何可言哉？”胡远濬说：“将，欲也。比，合也。”宣颖说：“既有道之名，即不可与无名比。”案：有之，林谓指“丘里之言”，于义为长；盖“比”字下省“是”字，指道。

㉕则若三句，胡远濬说："丘里之言，未尝非道所在 但不足谓之道者，以道不可名 既有言，斯有名，落于形器之私矣。欲合于无名者，固不得耳 譬若狗之于马，相去远矣。"斯，此，指代丘里之言与大道二者。辩，分辨之意。

㉖四方之内，同四海、四境或天下之内。

㉗六合，天地四方谓之六合 六合之里，即宇宙之中。

㉘恶（wū乌），哪里，怎么，疑问代词。

㉙阴阳二句，成《疏》："夫三光相照，二仪相盖，风雨相治，炎凉相代，春夏相生，秋冬相杀，岂关情虑，物理自然也。"

㉚桥起，林希逸说："桥然而起，桥拱高也。"宣颖说："桥，同矫"；王筠说："桥，谓桔槔也"。桔槔，一头翘起另一头垂落

㉛片合，林希逸说："分合"。胡文英说："片，与胖（bàn半）同。《仪礼》：'夫妇胖合'，谓合其半以成夫妇。"

㉜庸有，阮毓崧说："庸，常也。言两仪相合，于是常由无而有，即《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谓。"

㉝安危四句，成《疏》："夫逢泰则安，遇否则危，危则为祸，安则为福，缓者为寿，急者为夭，散则为死，聚则为生。凡此数者，出乎造物相摩而成，其犹四叙变易贸近，岂关情虑哉。"以，马叙伦说"当作相"。相摩，互相摩擦，指互相矛盾、斗争。成，谓形成。

㉞纪，马叙伦说"借为记"。《广雅·释诂》"纪，识也。"

㉟志，成《疏》："誌，记也。"是成本志作誌。

㊱随序句，成《疏》："四序相随，更相治理"，宣颖说："序，四时"。又，林云铭说："先后相随之谓序，循序即有理而不乱。"理，条理，这里指规律性变化。

㊲桥运，林云铭说："如桥之有升有降。"桥，同前文"桥起"之桥。

㊳穷则二句，成《疏》"物极则反，终而复始。"

㊴此物句，林希逸说："此皆万物之所必有者。"

㊵极物句，林希逸说："尽心尽力只说得物字"，林云铭说："就其物之所有而求之而已。"

㊶睹道之人，林希逸说："知道之人。"睹，成《疏》："见也。"

㊷不随三句，林云铭说："其所废，则为既死之后；所起，则为未生之前。此处关头，谁能议及。故睹道者置之不问而已。"阮毓崧说："随，犹追寻也。原者，溯源也。知其无端，任其自然。"其，指代万物。所止，放弃不问。

㊸季真二句，成《疏》："季真、接子，并齐之贤人，俱游稷下。莫，无也。

使，为也。季真以无为为道；接子谓道有使物之功。各执一家，未为通论，故问以臧否。”俞樾说：“《孟子·公孙丑篇》‘夫既或治之’，郑、赵注并曰：‘或，有也’。此云季真之莫为，接子之或使，或与莫为对文。莫，无也；或，有也。”

㊹孰正句，宣颖说：“谁正得其实。”

㊺孰偏于其理，宣颖说：”谁偏执于理。”

㊻大知，大智。

㊼读其句，林希逸说：“所自化者，言其自见之妙。读，犹诵也。”

㊽不能，宣颖说：“不能意度其所将欲为之机。”马叙伦说：“意下有夺字。成《疏》：‘故虽大圣至知，不能用意测其所为，不能用言道其所以。’是成本‘意’下有一字，而成则以‘测’字释之，或即是‘测’字。”《浅注》说：“以，凭。下省‘之’字。”所增“之”字，句法不如马说妥贴；下文“可言可意”，“言”“意”对举，可证。

㊾斯，分，劈。《诗》：“斧以斯之。”

㊿伦，比。

51不可围，成《疏》谓“不可围量”，林希逸说“大之极也”。

52未免句，宣颖说：“二说犹未免物累，终是立言之过。”王夫之说：“二家皆就物而立说，未免于物，终不当于道。”过，失，失当，错误。

53或使二句，宣颖说：“季真之言虚，虚则是物自为物也。接子之言实，实则是有物为主也。两皆有过。”林云铭说：“承上终以为过来。言或使，则明明有个主使之者，太说实也。言莫为，则全是偶然聚散，适然生死，太说虚了。”

54是物之居，林希逸说：“居，在也。言在于物之中也。”宣颖说：“此或使说之过。”居，处，这里指处所范围。

55在物之虚，宣颖说：“说虚，则是全空，此莫为之说之过。”

56可言二句，王先谦说“以为可以言诠，可以意测，不知言则去道愈远。”

57未生句，林希逸说：“未生者，不可禁其不来。”忌，禁。

58已死句，林云铭说“已死者，不可穷其所往”；徂，往。又，徂，一本作阻，王先谦说：“其已死也，不可碍阻，而令其不死”。“徂”字可通，但不少注家从“阻”。

59疑之所假，王夫之说：“皆疑億其然，皆假说非真”；句意为：二说只算是主观疑惑之中提出的假设。又，林希逸说：“世之疑情，方假此而起”；句意为：二说只是多疑惑的人借用为立论之助。假，借；所假，借用为立论之助。

⑥⑩吾观二句，宣颖说："欲究其始，则往者已无穷，不知所始。"本，始，指过去。

⑥①吾求二句，宣颖说："欲究其终，则来者方无止，不知其终。"未，终，指未来。

⑥②言之三句，林希逸说："但泯于无言，方可合万物而同一理。"阮毓崧说："往无穷，来无止，即《寓言篇》'始卒若环，莫得其伦'之谓。此言之无可言者，然实合乎物理。"理，道理，规律。句意应为：不要发表"莫为·或使"及提出"万物之所生恶起"这些议题，才与万事万物本身的规律相符合。

⑥③与物句，王先谦说："始终滞于物。"马其昶说："特与物始终也。非无穷无止之道也。"

⑥④道不二句，成《疏》："至道不绝，非有非无，故执有执无，二俱不可。"胡远濬说：后一"有"字，"有，读又"。

⑥⑤所假句，郭《注》："物所由而行，故假名之曰道。"假。指假借之称。行，用。

⑥⑥ 一曲，一偶，一个局部，一个片面。

⑥⑦胡为句，胡，何也。林希逸说："安得谓之大道。大方，大道也。"为，犹谓也；于犹为也（训见《经传释词》）。句意为：怎么谈得上叫大道呢？又，王先谦说："二说仅居物之一偏，何足语于大方之家。"可参照。

⑥⑧言而四句，成《疏》："足，圆徧；不足，偏滞也。苟能忘言会理，故曰言未尝言，尽合玄道也。如其执言不能契理，既乖虚通之道，故尽是滞碍之物也。"句前言字，指用言语论道的内容，即认识。而，如果，作假设连词。足，充足，周徧。尽道，尽合于道。尽物，尽不离物。

⑥⑨道物之极，王先谦说："穷道与物之极。"又，刘凤苞说："道者物之极处。"按：刘说为长，《老子》二十一章的"道之为物，惟恍惟惚"，二十五章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十四章的"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等，都是谈的道与物的关系。

⑦⑩言默句，宣颖说："悟与不悟，俱不在言默之间"，"故欲于言默之外求之也"。载，记载，表述。

⑦①非言二句，林希逸说："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极之议。极议，至言也。"其，表估量、推测，大概也。极，非常，最好。

【译文】

少知问大公调道："什么叫做丘里之言？"

大公调回答说："所谓丘里，就是集中群居共处的人们而形成的一种风尚习俗。事物总是综合差异才成为同一，分解同一才成为差异的。比如，今有人专指马的头、尾、腰、脊等形体的许许多多个别部位便不能看成马，当把马牵到面前，人们建立起它的形体各个部位的统一完整概念然后才能称呼它为马。所以，丘陵山岳是集累许多低地土堆才形成高山峻岑的，长江黄河是汇合许多小溪细流才形成巨江大川的，得道的人也必须兼收并蓄万物为同一才能达到大公。因此，纳言是从身外进入到内心的，心中虽有所主却不执着一己之成见；立言是从内心作用于外界的，内心虽有取正却不拒绝他人的异议。四时气候不同，天公不赐达命令，故岁序才能正常形成；百官职守各异，君主不偏私委任，故国家才得顺利治理。文才武艺各有不同的专能素养，大人并不封赐，故德性完备；万物各有不同的发展规律，天道自然全无私恩，故不立名号。懂得天地原始'无名'的道理，才懂得用'无为'态度去处世；懂得处世'无为'的好处，才懂得没有一事不是它所为。四时循环有始有终，人世沧桑捉摸不定。祸福变化难测，处在拂逆失意中往往向顺利如意方面转化；各自徇私异趋，怀有必得目标的往往会有倒霉碰壁的时刻。好比大自然的广大薮泽中，草木百材都能利用无弃；观看崇山峻岭上，林石异物都能同处高地。这些都可说明丘里之言。"

少知说："那么，称丘里之言为'道'，够吗？"

大公调回答说："不能这样说。现实生活中，统计物的种类，远不止数以万计，而常称作万物的，不过用'万'这个大数字作为称号来表达它。因为，天和地是形体中最大的，阴和阳是精气中最大的，而道这东西乃是化育天地阴阳的共同本体。因为它们属于大的范畴用各自的称号来表达它，是可以的，已经有了'丘里之言'这个称号了，竟还想和'道'相比拟吗？如若把'丘里之言'和'道'相提并论，就好象狗和马相比，它们之间的差距太远了。"

少知说："四境之内，宇宙之间，万物的产生是怎样开始的呢？"

大公调回答说："〔先是自然方面〕阴阳二气交感，就有了日月临照，天地覆载，风雨调治；四时季节变化，就有了炎凉交替，孕育生长，死亡消失。〔然后人事方面〕欲望、憎恶、离弃、亲近，于是相继起伏；雌雄异性，交配一体，于是世代常传。安全危险互相更易，灾祸幸福互相出现，缓急寿夭互相斗争，生死聚散因以形成。所有这些现象，都有名称事实可供识别，精微妙理可作记载。循随时序的规律更相变化，有如桔槔的升降互相作用，物极则反，终而复始。以上这些，都是万物所具有的现象，都是可用语言所能尽意表达的，可用智慧所能尽力想到的，但只限于物理范围罢了。悟道的人，不去追寻万物终结的究竟，不去溯求万物始生的根源，这是人们的辩争议论需要置之不问的原因。"

少知说："季真主张'莫为'，接子主张'或使'，两家的议论，谁符合于实情，谁偏离于真理？"

大公调回答："鸡鸣狗吠，这是人们习见的现象；〔但对这种常见现象〕，即使具有大智慧的人，也不能用语言说明它们能鸣吠的原因，也不能用思维揣测它们想要作为的动向。〔按这个道理〕分析宇宙事物，微观至于无限小，宏观至于无限大，断言'或之使'，肯定'莫之为'，二家均未免受外物的牵累，终究成为热衷立言的过失。'或使'强调有物为主则太实了，'莫为'强调适然自为则太虚了。有名称有实体，这仍局限物的范围内；无名称无实体，则完全是虚无的了。凡是可以言传可以意会的，说得越明确就会离道越远。未生的东西不能禁止不来，已死的东西不可阻挡不往。死生的现象并不疏远，死生的道理却无法弄清。'或之使'的主张，'莫之为'的主张，二说只是世上多疑惑的人借作争议的课题。我观察物的始生本源，它的过去是没有穷尽的；我寻求物的最后归宿，它的未来也是无止境的。既然它根本没有穷尽、没有止境，言谈中只有不去争议这些问题，才与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融洽一致。'或使''莫为'这两种立论，成了很多言谈者的根据，都未摆脱与物相始终的有限性。无形的'道'不能用

'有'来概括，又不能用'无'来概括。〔'道'本来是一种流变不息，没有固定形态、无以名之的东西。〕'道'之所以勉强名为'道'，只不过是假借一个代号来用一用。'或使''莫为'，各自限于物的一个片面，怎么能谈得上属于'大道'呢？认识如果能周徧全面，那么整天言谈也完全合道；认识如果不可能周徧全面，那么整天言谈就不能离物。道，是可以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的最根本的东西，或有言或无言都不够去阐明它的道理。只有又言又不言，这种探讨才能达到高妙极致。"

外　　物

外物不可必①，故龙逢诛，比干戮②，箕子狂③，恶来死④，桀纣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⑤，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⑥，而孝未必爱，故孝己忧而曾参悲⑦。木与木相摩则然⑧，金与火相守则流⑨，阴阳错行，则天地大絯⑩，于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⑪，乃焚大槐⑫。有甚忧两陷而无所逃⑬，螴蜳不得成⑭，心若县于天地之间⑮，慰暋沈屯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⑰，众人焚和⑱。月固不胜火⑲，于是乎有僓然而道尽⑳。

【注释】

①外物句，林希逸说："外物，身外之事也。"刘鸿典说："凡世间名利毁誉，成败得失，非性命所有者，皆为外物。"必，一定，必然，强求。

②龙逢诛，比干戮，见《人间世》、《胠箧》篇。龙逢，夏桀时贤臣，多次直谏桀，被囚禁杀死。比干，商纣的庶叔，多次忠谏纣王，被剖心而死。

③箕子，参见《大宗师》篇。

④恶来，纣王的佞臣，最后与纣俱亡。

⑤伍员，苌弘，均见《胠箧》篇。

⑥人亲，指世人的父母双亲。

⑦孝己，商王朝高宗之子，见逐于后母。《尸子》曰：孝己事亲，一夜而五起，视衣之厚薄，枕之高下。曾参，孔子的弟子，对父母至孝。曾参因芸瓜伤根，他父亲曾皙杖之，几死。

⑧然，"燃"的本字，《御览》引作"燃"。俞樾说：此句应为"木与火

相摩”，与下句“金与火相守”对举，“盖木金二物皆畏火，故举以为言，见火之为害大也。”按：结合下文“利害相摩，生火甚多，众人焚和，月固不胜火”看，此说可存。摩，接触，不宜理解为摩擦。如果“木与木相摩则然”句不改字，与古代“木燧”法相合，故亦可通，不过摩字应作摩擦解。

⑨相守，久处。流，溶化为液体。

⑩绫（gāi该），《释文》：“绫音骇。”奚侗说：“是即借绫为骇。《说文》骇，惊也。”指震动。

⑪水中有火，指大雨中闪电。

⑫乃焚大槐，指雷电焚树。大槐，泛指树。

⑬有甚句，林希逸说：“甚忧者，极忧也。两陷，非有人道之患，则有阴阳之患也。”宣颖说：“两陷，指下利害两端。害，固害也；利，亦有害也。故忧两陷而莫逃也。有字一提，一气直至利害二句。”郭嵩焘说：“不平于心，皆阴阳之气也。”有，指有人。无所逃，无法逃避，无法摆脱，不能自拔。

⑭螴（chén陈）蜳（dūn敦）：怵惕不安的样子（成《疏》；《释文》引）。《新方言》谓“螴蜳”犹言“怔忪”。阮毓崧说：“怔忪音征钟，方言遑遽也。”另，林云铭说：“螴蜳，虫起蛰而未甦之貌，屈伸俱难也。”王夫之：“虫行不安貌。”成，胡远濬说：“成，平也。”

⑮心若县句：县，同悬。言心象悬挂空中不能自主。

⑯慰，郁结；暋（mǐn敏），苦闷；沈，深重；屯，困顿，艰难。四字，谓忧郁沈闷。

⑰利害二句，宣颖说：“两端交战，焦火内炽。”王先谦说：“与物之生火同，郭云‘内热故也’。”摩，摩擦，冲突。

⑱众人焚和，王先谦说：“众皆溺于利害，是自焚其心中太和之气也。”

⑲月固不胜火，刘凤苞说：“月字借喻清明之本性，火字即利害之薰灼也。”二句意谓：内心的清澈微光易为外物的炽热火焰所夺。

⑳僓然而道尽：《释文》“僓，音颓。”宣颖说：“于是乎颓然隳坏，天理尽而生机熄矣。”

【译文】

身外成败毁誉的事物，难有定准。所以〔在历史上，善良的人，〕龙逢受诛，比干被杀，箕子装疯；〔作恶的人，〕恶来不免一死，桀、纣亦国破身亡。国君没有不希望自己的臣民忠诚的，但忠诚的未必能

取得国君信任；所以伍员忠谏夫差，被抛尸浮流于江中；苌弘遭谮被放，终自杀于蜀地，惨死后他的血被蜀人藏了三年，竟化成碧玉。父母没有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孝顺的，但孝顺的未必能博得父母欢心，所以孝子孝顺也有被逐的愁苦，曾参很孝顺还有受杖的悲痛。〔我们常看到自然现象，〕木与木互相摩擦就会燃烧，金与火互相久处就会熔化；阴阳二气交错运行，就会天震地动，然后雷霆大作，雨电交加，随即出现大火焚烧森林现象。〔再看看世上〕有的人忧虑过度以至陷入利害两端而达到不能自拔的地步，怵惕惶恐，不得平静，心象悬在空中无法自主，忧郁沉闷，利害〔如荣辱、成败、得失〕急烈地互相冲突，热中物欲心火日旺，众人〔都以利害为怀〕就难免伤害了中和之气。这样，那人心本性中如月的清澈微光，自然不能抵挡外物如火的熊熊烈焰，于是形神俱败而天性丧失殆尽。

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①。监河侯曰："诺②。我将得邑金③，将贷子三百金④，可乎？"

庄周忿然作色⑤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⑥，周顾视车辙⑦，中有鲋鱼焉⑧。周问之曰：'鲋鱼来⑨，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⑩。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⑪！'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⑫，激西江之水而迎子⑬，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⑭，我无所处⑮。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⑯。君乃言此⑰，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⑱！'"

【注释】

①贷，借。粟，今称谷子，谓粮食。监河侯，《释文》、《说苑》作魏文侯，林希逸说"或是监河之官以侯称之。不然，则侯是其姓也。"

②诺（nuò糯），表示同意的状词。

③将，将来。邑，受封的领地；金，铜铁之类皆为金，不是黄金，指货币。

邑金，向封邑内百姓征收的财物。

④将，则也，译作就或会。三百金，一镒为一金。

⑤忿（fèn愤）然，气愤的样子。作色，变色，指脸色一沉

⑥中道，中途。

⑦顾视，回头看。车辙，车轮压洼处。

⑧鲋（fù附）鱼，鲫鱼。焉，于之，兼词。

⑨来，《人间世》篇"子其有以语我来"，语气词，表示商量。

⑩波臣，成《疏》"波浪小臣"；林希逸说"水官也"。

⑪岂，王引之说"岂，犹其也"，表示希望兼疑问之词，也许的意思。活，使动用法，使……活。

⑫且，副词，表示将要。游，游说：《阙误》引张君房本作"游说"。又一说，游，游历。褚伯秀说："'吴越之王'颇难释，诸书略之，独碧虚云：'吴越水聚之地，"王"犹江海为百谷王。'……王字原应是土，误加首画耳。"马叙伦说："《御览》四八五引王作土。"译文仍从王字。

⑬激，引。西江，成《疏》："西江，蜀江也。江水至多，北流者众，惟蜀江从西来，故谓之西江是也。"《浅注》："西江，指长江上游四川部分。"

⑭常与，林云铭说："常与，常相与，谓水也。"与，从也，亲附也，谓常在一起；指代水。

⑮处，居。

⑯然，王引之说："然，犹则也。然活，则活也"；阮毓崧说"则与乃通"；马叙伦说"然，读为能，泥纽双声"。

⑰乃，竟。

⑱曾不句，成《疏》："索，求。肆，市。……不如求我于干鱼之肆。"曾，常用在"不，无"前边，用以加强否定语气，相当于现在说的"简直，竟。"

【译文】

庄周家境很贫穷，所以去向监河侯借粮。监河侯回答："好呀！我将来收得封邑的租赋，就借给你三百镒，可以吗？"

庄周气愤地把脸色一沉，说："我昨天来时，路途中传来呼唤的声音，我回过头去看，见车轮压洼的地方，有条鲫鱼被困在那里。我问它说：'小鲫鱼啊！你是做什么的呢？'它回答说：'我，是东海龙王的巡波小臣。您也许有升斗少量的水来使我活命吧？'我说：'好呀！我将

要到南方去游说吴越的君主，那时设法引西江的水来迎接你，可以吗？’小鲫鱼气愤地板着脸说：‘我，一旦失去了生命相依的水，我就没有了生存之处。我只要获得升斗少量的水就能活命了。现在你竟这样说，简直不如早点到干鱼市场上找我呢’！”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①，五十犗以为饵②，蹲乎会稽③，投竿东海，旦旦而钓④，期年不得鱼⑤。已而大鱼食之⑥，牵巨钩，铅没而下骛⑦。扬而奋鬐⑧，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⑨，惮赫千里⑩。任公子得若鱼⑪，离而腊之⑫，自制河以东⑬，苍梧已北⑭，莫不厌若鱼者⑮。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⑯，皆惊而相告也⑰。夫揭竿累⑱，趣灌渎⑲，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⑳。饰小说以干县令㉑，其于大达亦远矣㉒。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㉓。

【注释】

①任公子，成《疏》："任，国名，任国之公子。"巨缁（zī吝），《释文》引"司马云：大黑纶也。"

②犗（jiè介），犍牛，阉割了的牛，此泛指。饵，钩饵。

③蹲，踞也，踞，坐也。乎，于。会稽，山名，在今浙江省。

④旦旦，天天。

⑤期（jī机）年，《释文》'期本亦作朞，一周年。朱骏声说："期借为稘，《说文》'稘，复其时也'。"

⑥已而，不久，指朞年以后不久。之代饵。

⑦铅没而下骛，《释文》："铅，《字林》云犹陷字。"陷没，沉没。骛（wù务），乱驰，乱跑。下骛，水下乱跑。

⑧扬而奋鬐，高亨说："而，鱼颊毛也。鬐，鱼脊鬣也。《说文》：'而，颊毛也，象毛之形。《周礼》曰：作其鳞之而。'考许所引，见《考工记，梓人》而字通用为语词，其本义久废，用其本义者，唯《考工记》与本篇而已。鬐与鳍同。《文选·上林赋》：'揵鳍掉尾，'郭注'鳍，脊上鬣也'，"扬，高举。

⑨声侔鬼神，林希逸说："言此鱼摇动海水，其声可畏也。"侔（móu谋），同，似。

⑩惮（dàn旦）赫千里，林希逸说："惮赫，惊恐也，千里之人皆闻其声而惧也。"惮赫，使动用法，使……大惊失色。千里，指千里之内的人。

⑪若鱼，《释文》："若鱼，司马云：大鱼名若，海神也。或云：若鱼，犹言此鱼。"

⑫离而腊（xī昔）之，阮毓崧说："离，分剖也。腊音昔，《说文》'干肉也'。"腊，晾干，制成干鱼，用作动词。

⑬制河，或作淛河。即浙江。《释文》："依字应作浙。《汉书音义》音逝。河亦江也，北人名水皆曰河。浙江，今在余杭郡。"制，胡远濬说："淛同，古浙字。"

⑭苍梧已北：苍梧，山名，在岭南。已，同以。

⑮厌，即餍，饱食。

⑯ 辁（quán全）才讽说，林希逸说："辁才，揣量浅见之士也。讽说，道听涂说者。"《说文》："辁，蕃车下庳轮也。"段注："因以为卑之称。"辁，小平面圆木所制的无幅条的车轮，此喻浅陋无知。

⑰惊而相告，林希逸说："知其常而不知异，见其小而不见大，故惊以相告也。"

⑱夫揭竿累，成《疏》："担揭细小之竿绳。"揭，举。累，小绳。夫，犹"众"也。

⑲趣灌渎，成《疏》："趋走溉灌之沟渎。"趣，通趋，奔走。渎，小水沟，小水渠。

⑳守鲵鲋：守，候守。鲵（ní尼），鲋，小鱼。其于得，马叙伦说："其为期省"。古字其、期通用。于，犹有。

㉑饰小说句，成《疏》："干，求也。县，高也。修饰小行，矜持言说，以求高名令闻。"又，林希逸说："县令，犹今揭示也。县与悬同。悬揭之号令，犹今赏格之类。"又林云铭说："县令，旧作悬令，则干字无处安顿。仍当如字解。近日穷措大抄写数篇烂时文，向邑令投拜门生者，当书此数语，示而辱之。"胡远濬引马永卿说："庄子与梁惠王同时，已有县令。"马叙伦说："县读为郡县之县。《史记·赵世家》以万户都三封太守，以千户侯三封县令。"此三说，译文取成《疏》。

㉒其于大达亦远矣：成《疏》："不能大通于至道。"宣颖说："小具不足以大

获，小材不能得大道。”其，期。大达，大道。于，犹及也，至也。

㉓是以二句：林云铭说：“言经世者，当志于大成，不可期近效也。”阮毓崧说：“任氏之风俗，在务见其大。若饰軨才小说者，与之谈经世之宜，则相去亦远矣。”与，参与。经，经营，处理，对待。经于世，对天下事务的处理，意即怎样正确经理天下事务。亦，固，实在。

【译文】

任国的公子做了一个巨大钓钩和一条粗大黑绳，用五十头犍牛的肉做钓饵，坐在会稽山上，把钓竿投入东海，天天去垂钓，整整一年都没有钓到鱼。一年过后不久，有条大鱼吞下了钓饵，牵动着大钩，沉下水去东奔西窜，忽又竖起颊须张开脊鳍〔浮上水面〕，白浪翻腾汹涌如同雪山高耸，海水震荡冲击，响声如同鬼哭神嚎，足以使千里之内听到的人大惊失色。任国公子钓到这条巨大海鱼，剖开来制成干鱼块，从浙水以东一直到苍梧山以北，没有人不饱吃这鱼肉的。时间过去了，后世那才疏学浅、街谈巷议的一伙人，他们都深感诧异地互相传说着。众人只知拿着小竿细绳，奔跑在灌溉沟渠之间，守候鲵鲋小鱼来吞饵，他们希望有机会钓到大鱼就很难了；〔同样〕，有些人只知修饰浅陋学说来追求高名令闻，他们希望达到大道的目标实在太遥远了！因此，未曾听到过任国公子守钓大鱼、不求急功近利的风度的人，他们离正确经理天下事务实在太遥远了！

儒以《诗》、《礼》发冢①。

大儒胪传曰②：“东方作矣③，事之何若④？”

小儒曰：“未解裙襦⑤，口中有珠。”

“《诗》固有之曰⑥：‘青青之麦，生于陵陂⑦。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⑧！’接其鬓⑨，压其颏⑩，儒以金椎控其颐⑪，徐别其颊⑫，无伤口中珠。”

【注释】

①以，用。发，掘。冢（zhǒng肿），坟墓。即盗墓。

②胪（lú卢）传：胪，从上传语告下。胪传，用赞礼的声调传话，即庄严传话。

③东方，指代太阳。作，起，升起。

④之，训“以”亦训“已”。何若，何如，怎么样。

⑤裙，下裳。襦（rú儒），短衣。

⑥固有，本有。所引诗，《诗》今本无，可能是逸诗。

⑦陂（bēi卑），山坡。

⑧为，句末语气词。

⑨接，揪，抓。

⑩压，亦作擪，按住。頪（huì卉）颔下须。

⑪儒，当作“而”，王念孙说：“儒以金椎控其颐，《艺文类聚·宝玉部》引儒作‘而’，是也。而、儒声近，上文又多儒字；故而误作儒。而，汝也。”马叙伦说：“儒字，王谓当作而，是也。但不必作汝解。”控，叩击，指划破。颐，腮。

⑫徐，慢慢。别，分，指撬开。颊，面的两旁，指牙床。

【译文】

儒生们用《诗》、《礼》之教掘坟盗墓。

大儒生向小儒生传话说：“东方太阳快要升起了，事情已干得怎样？”

小儒生回答说：“裙子和短衣还没有脱下，嘴里还含有珠子呢！”

〔大儒引经据典指点说〕“古代《诗》里原来有这样的话：‘青青的麦苗，生长在山坡，活着时不愿 救济人，死后还含什么珍珠！’好好抓着他的鬓发，按住他的下巴胡须，要用铁锥划破他的面皮，慢慢地撬开他的牙床，不要碰坏了口中的珍珠！”

老莱子之弟子出薪①，遇仲尼，反以告②，曰：“有人于彼，修上而趋下③，末偻而后耳④，视若营四海⑤，不知其谁氏之子⑥。”

老莱子曰：“是丘也，召而来⑦。”

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与汝容知⑧，斯为君子矣⑨。"

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问曰⑩："业可得进乎⑪？"

老莱子曰："夫不忍一世之伤，而骜万世之患⑫，抑固窭邪，亡其略弗及邪⑬？惠以欢为，骜终身之丑⑭，中民之行进焉耳⑮！相引以名，相结以隐⑯。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闭其所誉⑰。反无非伤也，动无非邪也⑱。圣人踌躇以兴事⑲，以每成功⑳。奈何哉其载焉终矜尔㉑！"

【注释】

①老莱子：楚国贤人，常隐蒙山，楚王欲召为相，不就。夫负妻戴，逃于江南，莫知所之。出薪，出去打柴；薪，用如动词。

②反以告：反，通返。以，介词，省宾语之。告，告诉老莱子。

③修，长：修上，上身长。趋下，下身短；趋（cù促），同促，短。而，并列连词。

④末偻：成《疏》："末，肩背也。"孙诒让说："《淮南·地形训》：'末偻'，高注'末犹背也'。末偻，即背偻。"又，林希逸说："末，微也。言其背微有偻曲之状。"后耳：《释文》引"司马云：耳却后。"

⑤视若句，成《疏》："瞻视高远，……似营天下。"营，营谋。四海，天下。

⑥不知句：成《疏》："未知之子族姓是谁？"《通志·氏族略序》："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

⑦召而来，成《疏》："汝宜唤取。"按：而，犹其也，此处活用作他称；或作为连词，不译。

⑧去，去掉。躬，身，态度；矜，庄重。躬矜，林云铭说："全身矜持。"容，容貌；知，知慧。刘鸿典说："有过人之才德，而急欲展之，即为躬矜。有过人之聪明，不觉露之，即为容知。"

⑨斯，指示代词，这样。为，犹谓。君子，指具有道德行为的人。

⑩蹙（cù促）然：同蹴然，不安的样子。

⑪业可得进乎，林希逸说："言道业可进学否也？"

⑫不忍句，阮毓崧说："言仲尼蒿目时艰，急欲以仁义救当世之伤。"而骜万世之患，刘鸿典说："而后世干禄之徒，皆借孔子为名，名为治世，适以祸

世，则万世之患自此始矣。"而，却。骜，《释文》"骜，本亦作敖"，宣颖说："傲然轻于贻祸。"

⑬抑固二句，王先谦说："抑子胸中固素无蓄备而为窭人邪。"窭（jù具），贫乏。亡其略弗及邪，郭庆藩说"亡，读如无。亡其，转语也"；王先谦说："古言无其，若今之言无亦。言无亦智略弗及此邪？"案，抑，抑或；无其，其犹乃，此即无乃。抑或……无乃……，表两种情况的选择。译作或是，还是。略，方略，这里指方术，道术。

⑭惠以二句，《浅注》为字处断句，骜连下读。案：可从。此与上文"不忍一世之伤而骜万世之患"，句式既同，文义亦相连属，仅省一而字罢了。惠以欢为，"惠"系"为"的行为受动者，为了强调"惠"，就用受格作了主语。句意为：因为一时的哗众取宠去施恩布惠，却无视对自己留下了终身的玷污。

⑮中民句，林云铭说："庸人之行每进于此。"又，马其昶说："中民，谓得民。《礼记》注：进，谓自勉强也。"译文从林说。

⑯隐，《释文》："李云：隐，病患也。"俞樾说："隐，当训为私。"

⑰闭其所誉，成《疏》："赞誉尧之善道，非毁桀之恶迹，以此奔驰，失性多矣。故不如善恶两忘，闭塞毁誉，则物性全矣。"马叙伦说："所，盖非字之讹也。'闭其所誉'，当作闭其非誉。"

⑱反无二句，成《疏》："反于物性，无不伤损；扰动心灵，皆非正法。"林希逸说："反背自然之理，则无非伤道之事也；不好静而好动，则无非邪僻之行也。"

⑲踌躇以兴事，成《疏》："踌躇从容，圣人无心，应机而动，兴起事业。"以，连接状语和谓语。句意谓：从容不迫，毫不在意地行事。

⑳以每成功，成《疏》："每有成功。"以，同而，作连词。意即：而每每取得成功。章炳麟说："每与谋声义相近。古文每作晦。"依章说，句意为：以谋求成功。

㉑奈何句，王先谦说："奈何哉子载此仁义之迹，终于自矜尔乎？"案："奈何哉以下"，是回答"业可得进乎"的结语。奈何，怎么办，其，你。载，背着。焉，之，作代词，指代仁义之迹。矜（jīn今），夸耀，自以为能。尔，同也，语气词。

【译文】

老莱子的门徒外出打柴，碰到孔子，回来时把情况告诉老莱子，

说:“在那路上有个人，上身长，下身短；肩背微驼，耳贴脑后；目光高远，好象心怀天下大事；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老莱子说：“这个人必定是孔丘，召唤他来。”

孔子到来了。老莱子说:“孔丘呀！要去掉你贤能自负的态度和聪明毕露的容貌，这样才够成为一个有德行的君子。”

孔子恭敬作揖并却退一步，自愧不安地改变了神色，请教说:“我的德性道业还能进修提高吗？”

老莱子说:“你忍不住〔要用仁义〕去拯救当今一代的痛苦，却轻视子孙万代〔会盗窃你的仁义之说〕的后患，这或者是你的道术本来就浅薄无知呢，还是你的道术远远不够成熟呢？如果仅仅因为一时需要哗众取宠就去布施恩惠，却无视给自己留下终身的玷污，只有庸人的行为才会走向这一步。人们只不过以虚名相招引，以私利相结纳。〔但应该知道〕，与其赞誉唐尧之善而非难夏桀之恶，倒不如‘善’‘恶’两忘而停止‘非’‘誉’的议论。只要违反了物性的自然法则就没有不伤道害理的，扰动了心灵的平静恬淡就没有不为非作歹的。圣人总是毫不在意从容顺物地行事，而每每取得成功。那有什么办法呢，你偏要背负着仁义的重担终身自命不凡呀！”

宋元君夜半而梦人被发阚阿门①，曰:“予自宰路之渊②，予为清江使河伯之所③，渔者余且得予④。”

元君觉，使人占之⑤，曰：“此神龟也。”

君曰：“渔者有余且乎？”

左右曰：“有”。

君曰：“令余且会朝⑥。”

明日，余且朝。君曰：“渔何得⑦？”

对曰：“且之网得白龟焉，其圆五尺⑧。”

君曰：“献若之龟⑨。”

龟至，君再欲杀之，再欲活之⑩。心疑⑪，卜之⑫。曰："杀龟以卜，吉。"乃刳龟⑬，七十二钻而无遗荚⑭。

仲尼曰："神龟能见梦于元君⑮，而不能避余且之网；知能七十二钻而无遗筴⑯，不能避刳肠之患。如是，则知有所困⑰，神有所不及也。虽有至知，万人谋之⑱。鱼不畏网，而畏鹈鹕⑲。去小知而大知明⑳，去善而自善矣㉑。婴儿生无石师而能言㉒，与能言者处也㉓。"

【注释】

①宋元君，宋国国君。《释文》："李云：元公也。案元公名佐，平公之子。"被发，散发：被，通披，散。阚，同窥，偷看。阿门，旁门，侧门。

②予自句：自，从。宰路，渊名。之，指示代词。

③清江，江名。使，出使。河伯，神话中黄河之神。

④余且，《释文》："余音预。且，子余反。姓余，名且也。"

⑤占，古代迷信活动，根据龟壳裂纹和蓍草排列预测吉凶叫占。

⑥令，召令。会，相见，见面。会朝，为会于朝省，即到朝廷相见。

⑦渔何得：渔，打鱼，动词。何得，即得何，捕获到什么。

⑧其圆五尺：圆，胡远濬说："圆即员，广也；"马叙伦说："圆借为直。"圆，指圆径。阮毓崧说："或作箕圆五尺。箕，谓簸箕扬米去糠之具，其形圆。此龟圆如箕，故曰箕圆。作其者误。五尺，言其广大。"可参考。

⑨若，代词，你。

⑩再，一再。活，养活，使……活着。

⑪疑，迟疑不决。

⑫卜之，让人占卜决疑。卜，古人根据龟甲被烧后的裂痕来预测吉凶的一种迷信活动。

⑬刳（kū枯），剖开。

⑭遗筴，失策，失算。筴，策的异体字。

⑮见（xiàn现），通现，显现。见梦，示梦，托梦。

⑯知，通智。下二知字同。

⑰知有所困，谓智慧有穷困莫展的时刻。

⑱虽有二句，苏舆说:"言一物之智，不敌万人之谋。"谋，图谋，计算。

⑲鱼不句，姚鼐说："网之害大于鹈鹕。人之用小智者，犹鱼之不知畏网也。"王夫之："畏小害而不畏大害。"鹈鹕，一种大水鸟，捕食鱼类。

⑳去小句，郭《注》:"小知自私，大知任物。"胡远濬说："能不用知，而任万物之自善，则知道矣。是谓之大知。"

㉑去善句，成《疏》:"遗矜尚之小心，合自然之大善。"林云铭说:"知去善而自善，皆能以无用言用。"

㉒石师，阮毓崧说:"石当读硕，古通用字。陆云：石，本又作硕。"硕师，大师。

㉓与能句，成《疏》:"与父母同处，率其本性，自然能言也。"

【译文】

宋元君半夜梦见有一个人披头散发在侧门缝里偷看，并说:"我从宰路那深水潭出来，清江神使我往河伯那儿去，渔人余且捕得了我。"

元君醒来，便让掌卜筮的人占卜梦事，回答说："这托梦的是一只神龟。"

元君问道："渔民中有个叫余且的吗？"

左右办事人回答："有。"

元君说："召令余且到朝廷来。"

第二天，余且来到朝廷。元君问："你打鱼捕获了什么？"

余且对答:"我的渔网捕获了一只白龟，龟身圆径五尺。"

元君说："把你的白龟献出来。"

白龟献上来了，元君一再想杀掉它，又一再想养活它。心中迟疑不决，就叫人占卜。卜象告诉说:"杀了龟用来占卜，吉利。"于是剖开龟甲用来占卜，钻过七十二孔却从没有不灵的。

孔子说:"神龟能够托梦给元君，却不能避开余且的网；它的智慧能七十二次钻灼不失应验，却不能避免杀身剖腹的祸患。这样看来，则智慧也有穷困莫展的时刻，神灵也有预料不到的地方。即使个人有最高智慧，也防避不了数以万计的人来计算他。鱼不知害怕渔网围捕，

却只知害怕鹈鹕吞食。〔所以人们〕只有摈弃狭隘有限的人为小聪明，才能使任‘物’顺‘道’的无为大智慧得以显现；只有排除了矫情矜善，才能达到顺乎自然的完善。婴儿出生成长，不依靠大师的指教就能学会语言，是因为自然随俗与会语言的人共处就能学会。”

惠子谓庄子曰①：“子言无用。”

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天地非不广且大也②，人之所用容足耳③。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④，人尚有用乎⑤？”

惠子曰：“无用。”

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⑥。”

【注释】

①惠子：名家，与庄为友。见《逍遥游》。

②且，用作连词，表并列。

③所用，需要利用的。容足，指容足之地。

④厕（cè侧），通侧，厕足，插足。垫（diàn电）《释文》：“司马、崔云：下也；本又作堑，掘也。”使下陷，指下掘；马叙伦说：“垫借为㧟，《说文》：“㧟，屋倾下也。”致，《释文》：“致，至也，本亦作至。”

⑤人尚句：人所用来立足的地方还能利用吗。胡远濬引马永卿曰：“以足外无余地也。”

⑥无用句，成《疏》：“直置容足，不可得行；必借余地，方能运用脚足。无用之理分明。故《老子》云，‘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按：与《徐无鬼》篇“践，恃其所不蹍”同意。

【译文】

惠子对庄子说：“你的言论，夸诞无用。”

庄子说：“只有懂得事物中存在‘无用’的现象，才能够开始跟他探讨‘有用’的道理。天地不能不算广大，但每个人要占用的面积只

不过是立足之地罢了。既然这样，那就在小块土地上立足，却把立足处以外的大面积土地下掘至黄泉，人〔所立足的那一小块土地〕还有使用价值吗？”

惠子说：“〔人所立足的小块地方也〕没有用了。”

庄子说：“既然这样，看去似乎‘无用’的东西实际上有大用处，道理就很明白了。”

庄子曰：“人有能游①，且得不游乎？人而不能游，且得游乎？夫流遁之志②，决绝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与③！覆坠而不反④，火驰而不顾⑤。虽相与为君臣⑥，时也；易世而无以相贱⑦。故曰，至人不留行焉⑧。

“夫尊古而卑今，学者之流也⑨。且以狶韦氏之流观今之世⑩，夫孰能不波⑪！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⑫，顺人而不失己⑬，彼教不学，承意不彼⑭。

“目彻为明⑮，耳彻为聪，鼻彻为颤⑯，口彻为甘，心彻为知，知彻为德⑰。凡道不欲壅⑱，壅则哽⑲，哽而不止则跈⑳，跈则众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㉑，其不殷㉒，非天之罪。天之穿之㉓，日夜无降㉔，人则顾塞其窦㉕。胞有重阆㉖，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㉗；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㉘。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胜㉙。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谋稽乎誸，知出乎争，柴生乎守，官事果乎众宜㉚。春雨日时㉛，草木怒生㉜，铫鎒于是乎始修㉝，草木之到植者过半㉞，而不知其然㉟。

“静然可以补病，眦媙可以休老㊱，宁可以止遽㊲。虽然，若是劳者之务也㊳，非佚者之所，未尝过而问焉㊴；圣人之所以駴天下㊵，神人未尝过而问焉；贤人所以駴世，圣人未尝

过而问焉；君子所以骇国，贤人未尝过而问焉；小人所以合时，君子未尝过而问焉。

“演门有亲死者㊶，以善毁爵为官师㊷，其党人毁而死者半㊸。尧与许由天下，许由逃之㊹；汤与务光㊺，务光怒之；纪他闻之㊻，帅弟子而踆于窾水，诸侯吊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㊼。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㊽；蹄者所以在兔㊾，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㊿！”

【注释】

①人有四句，王先谦说：“人有能自适者，何所不自适乎？人而不能自适，何所得自适乎？”游，林希逸说：“自乐之意也”；林云铭说：“胸次洒然。”且，犹何；而，犹苟，如果。

②流遁，林希逸说：“逐物而忘返”；王先谦说：“浮流隐遁。”决绝，林希逸说“与世判然自异”；王先谦说“决绝弃世”。遁，逃或逸的意思。

③其非句，林希逸说：“任，为也。至知厚德，循自然之人。”王先谦说：“真智大德之任，殆不如此。”宣颖说：“叹二者皆非有道所为。”其，大概，恐怕，表推测。与，通欤。这两种人还是不能“游”的人。

④覆坠句，成《疏》：“家被覆没，身遭颠坠，亦不知悔。”林希逸说：“陷溺于世故。”宣颖说：“决绝者。”

⑤火驰句，成《疏》：“驰逐物情，急如烟火，而不知回顾。”王先谦说：“火驰，犹后世言火速火急也。”宣颖说：“流遁者。”

⑥虽相与二句，林希逸说：“虽一时之间，有贵有贱。”王先谦说：“时之适然。”

⑦易世句，宣颖：“盛衰之世更易一番，则二者等耳。”以，犹可。无以，即无可。

⑧至人，在《逍遥游》里即提出了“至人。”他如《人间世》、《应帝王》、《达生》、《田子方》、《知北游》、《庚桑楚》等篇都提到；但概念不是完全一样。这里的“至人”，略与《田子方》“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

及《知北游》“至人无为”的说法相接近。不留行，宣颖说：“不留意行此非至知厚德之任也。”刘鸿典说：“至人不留意而行。”

⑨学者之流：案：流，这里指流弊。或作流俗、流派解，亦可通。

⑩狶韦氏，三皇以前帝号。流，指流风习俗。观，观察，衡量。

⑪孰能不波，林云铭说：“即狶韦氏之辈，观于今日，亦何能不随其波。”

⑫游于句，王先谦说：“与世同游，而不僻处。”胡远濬说：“游于世而不僻，则非决绝。”

⑬顺人句，林云铭说：“顺乎世人，又能不自失其为我。”王先谦说：“与覆坠火驰者异。”胡远濬说：“顺人而不失己，则非流遁。”

⑭彼教二句，王先谦说：“彼尊古卑今，我固不必学之；亦承其意，而不必与彼分别也。”胡远濬说：“圣人能自得以承其意。”

⑮彻，通也，通达，贯通，灵通。

⑯颤，通膻（shān山），羊膻气，谓审于鼻气。

⑰德，案：指道之用，焦竑《老子翼》引江袤说：“德者，人之所自得也。”故“德”、“得”每通用。

⑱道不欲壅，王先谦说：“道，乃人所共由，不欲壅滞。”案：这里的“道”，不应理解为一般的道路，它是《知北游》篇所指的“道……无所不在”的“道”，是《渔父》篇所说的“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的“道”。壅（yōng雍），阻。

⑲壅则哽，王先谦说：“壅滞则必至哽塞。”哽（gěng耿），林希逸说：“哽，哽咽而不通也。”

⑳哽而句，跈，《释文》“本或作碾”，郭《注》“跈”（jiàn谏），腾践也”，王先谦说：“哽塞而不止，则妄相腾践矣”。王念孙谓跈当“读为抮（zhěn振），戾（lì泪）也。言哽塞而不止，则相乖戾，相乖戾则众害生也。”译文从王念孙说。

㉑物之句，宣颖说：“息，所以通一身之气。”知，知觉，指生命。恃，依靠。

㉒其不殷，林云铭说：“其息之不盛。”殷，盛。其，或，假使。

㉓穿之，通之。

㉔无降，王夫之谓“犹言不替。”降，衰减。

㉕人则句，宣颖说：“乃人反以嗜欲塞其通天之窦耳。”顾，反而。窦（dòu豆），孔窍，指人身的眼耳口鼻七窍，《应帝王》篇“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

㉖胞有重阆，《释文》："胞，腹中胎"；郭《注》："阆（làng浪），空旷也"；指胞衣内外都有空隙的地方。另，马叙伦说："胞，借为庖。《庚桑楚》篇'汤以庖人笼伊尹'，陆本庖作胞，是其例证。下文'室无空虚'，即承此言也。"案：马说于义为长，译文从之。

㉗勃（bó渤）谿（xī希）：朱骏声说："勃借为悖。"马叙伦说："《说文》'诗，乱也'……。是诗为相争乱之义。谿，借为謑，《说文》'謑，耻也'，'诟，謑诟，耻也'。诟与呞一字。呞，怒声也。"

㉘六凿，成《疏》："六根。"案：六根，佛家语。佛经以眼、耳、鼻、舌、身、意六者为六根：谓眼为视根，耳为听根，鼻为嗅根，舌为味根，身为触根，意为念虑之根。攘，扰攘，谓错乱失调。

㉙大林二句，马其昶说："大林丘山，其境虚也。神不胜六凿之扰，故睹清旷之境而喜。"

㉚德溢六句，林云铭说："夫养息之道，非可以有心而为之也。凡德之过量，由于名心之胜；名之过情，由于自行表白；御下过急，则人思以谋略当之；彼此相争，则人思以急巧角之；柴塞于胸中，由于执滞而不化。此皆有心之害也。岂知官事之立，必决于众宜，而不以己与之邪？"溢，水满外流，引申为过度。乎，同于。暴，表露，显露。稽，考，计较。谾（xián贤），急，急难之事。柴（zhài债），通寨、砦，防守用的栅栏。守，执守，防守。官事，管事。果于众宜，俞樾说："《论语·子路篇》'行必果'，皇侃《义疏》曰：果，成也。众有所宜而后官事以成。"

㉛春雨日时，春季晴雨适时。

㉜怒生，蓬勃生长。

㉝铫鎒句，阮毓崧说："农人将有事于田畴，农具于是乎修理也。"王夫之："因时之宜。"铫（yáo姚），大锄。鎒（nòu耨），锄草的一种农具。铫鎒，泛指农具。

㉞到植句，林希逸说："当此之时，人知修田器以为耕种之事，则必锄拔其草木。其草木之得雨而方生植者，倾倒过半矣。到与倒同。"按：《论语·微子》"植其杖而芸"注："植，竖也。"到植，倒竖，指草木倾倒。此明顺时而动。

㉟而不句，《浅注》说："但主管人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案：此分句承前省的主语，似乎不是指"官"而是指"众"，即指"铫鎒"之人，意在说明"帝力何有于我哉"。句意为：众人顺应农时耕作并没有想到置官设事的需要。

㊱背搣：背，奚侗说："背疑为胔（zì自）之误。《说文》：'揃，搣也。''搣，胔也。'揃，胔同义，因胔误为背耳。"搣，《释文》："本亦作搣，音滅。"《广韵》："搣，按也，摩也。"马叙伦说："揃，搣同义。《玉篇》曰：'揃，搣也；搣，摩也。'是揃搣即今按摩术也。"郭嵩焘说："似谓以两手按摩目背。

㊲遽（jù俱），迫遽，急躁。

㊳若是句，成《疏》："斯乃小学之人，劳役神智之事务也。"按：若，犹此。是，字或作寔，又或作实。若是，作此实解。

㊴非佚句，王先谦说："按'非'字当衍。"马叙伦说："按郭《注》曰：'若是，犹有劳，故佚者超然不顾。'是郭本当无'非'字。"刘文典说："马说是也。此言劳者之务，逸者未尝过问，有'非'字则非其指，且与下四句不一律矣。"而林云铭在"所"字下断句，说："若既失而后图之，非佚者之所也。此所以不问也。"按：王、马、刘等注家认为"佚"上衍"非"字，关键是对"所"字未得其解。《礼记·哀公问》郑玄注"所，犹道也。"所，道理，方法。这一句的意思为："不是安逸自得的人要用的方法，因此未曾去过问。"否则，之所二字似亦多余了。故断句从林说。

㊵䲣（xiè泻），通骇，惊也，震惊。《释义》引王穆夜说："谓改百姓之视听也。"

㊶演门，《释义》："宋城门名。"

㊷善毁，很合孝道地居丧毁容。毁，指悲哀过甚而形容消瘦。爵，用作动词，旌封。

㊸党人，乡党之人。古制以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

㊹许由，见《逍遥游》。

㊺务光，见《大宗师》。

㊻纪他，见《大宗师》。踆（cūn村），通蹲，指隐居。窾（kuǎn款）水，水名。吊之，向他慰问。

㊼申徒狄，姓申徒，名狄，隐士。踣（bó伯），仆倒；踣河，投河。以上诸人皆德溢乎名。

㊽荃（quán全），通筌，捕鱼器，一说，香草也，可以饵鱼。而，犹"当"也。

㊾蹄，捕兔的网。

㊿安，何，怎么。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意谓我哪能有机会找到忘言之人而同他交谈呢！刘鸿典说："意在提倡'得意而忘言'。"

【译文】

庄子说："人的襟怀如果能逍遥自得，哪儿不可逍遥自得呢？人的襟怀如果不能逍遥自得，哪儿可逍遥自得呢？那种流荡逃避的心志，决裂弃世的行为，可叹息的是，恐怕不会是最觉醒最高尚的得道者的作为吧！［有人甚至发展到］毁家损身而不回头，拼命逃遁而不顾惜。［殊不知，］即使相互易位有贵有贱，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时机罢了。但是一到世变时移就无法彼此轻视了。［又何必有心决绝流遁呢！］所以说，至人不会固执去留心自己的行径。

"厚古薄今，是当前短见学者的流弊。如或用狶韦氏时代的流风习俗来观察当今的社会，又有谁能不被认为是随波逐流呢？只有至人能与俗世混游而不逃避整个社会，能顺应众人而不丧失本性。那尊古卑今的教化不可有心去学，应继承有益的精义而不必区分古今彼此。

"目力极度灵通为明，耳力极度灵通为聪，鼻孔极度灵通为羶，口舌极度灵通为甘，心灵极度灵通为智，智力极度灵通为德（得）。凡是万物共由之道都不希望受到人为阻力，一受到人为阻力就会有碍自然发展，妨碍自然发展的现象长期不止就会一切出现乖戾乱套，都乖戾乱套种种灾害就会相继出现。万物中有生命的物类，都依靠气息维持生命。假使气息流通不旺盛，那不是造物者的过失。天生万物的输气通孔，本来日夜毫不衰减，只是人们物欲熏心反而阻塞了沟通生命活力的各种孔窍罢了。厨房设有空旷活动的地方，心脏具有自然流通的孔窍。房内没有空余活动的地方，就会引起婆婆媳妇争吵失和；心脏没有自然流通的条件，就会导致各种孔窍错乱失调。幽静空旷的大林丘山其所以对于人们来说是舒适愉快的，正是因为［人们在］精神上不能忍受平日胸次逼塞的缘故啊！

"修饰德行过度在于尚名好胜，传播声名过情在于自我表露，考虑谋略对策在于急难相迫，运用智巧诡计在于互相争逐，设置砦垒障碍在于彼此防范，［凡此皆是有为的害处。］应知设官管事取决于众心所宜，［若强行干预，必生祸乱。］春季晴雨适时，草木蓬勃生长。

于是乎众人开始修理农具去拔锄草木，他们〔顺应农时〕铲除草木倒地已超过田界，却并不懂得设官管事的作用。

“静息可以调养疾病，按摩可以防止衰老，宁神可以平息急躁。虽然如此，但这是劳神役形的人所要做的，而不是心闲身逸的人要采用的做法，因此逸者从来不去过问它。圣人有惊动天下视听的行为，神人从来不去过问它；贤人有惊动天下视听的行为，圣人从来不去过问它；君子有惊动国人视听的行为，贤人从来不去过问它；小人有投合时机的行为，君子从来不去过问它。

“宋国的国都演门有个死了父母的人，因为哀毁居丧很合孝道，宋王旌封他为官师，他乡里的人矫情效法毁容尽哀而致死的超过半数。尧想将天下帝位禅让给许由，许由不受就逃隐箕山；汤想将天下王位禅让给务光，务光一怒就跑进深林。隐士纪他知道了汤让位务光这件事，恐怕汤又让位给他，就带领着弟子隐居在窾水边，各国诸侯知道了都去安慰他。过了三年，申徒狄因慕避世高名，就投河自溺了。

“鱼笱的用途在于捕捞鱼，既然能捉到鱼便当忘掉鱼笱的必要；兔网的用途在于捕获兔，既然能捉到兔便当忘掉兔网的必要；言论的用途在于表达意思，既然能领会意思便当忘掉言论的必要。我怎么能够找到忘掉言论之人来同他随意聊聊呢！”

《寓　　言》

寓言十九①，重言十七②，卮言日出，和以天倪③。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④。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⑤；非吾罪也⑥，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⑦；同于己为是之⑧，异于己为非之。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⑨，是为耆艾。年先矣⑪，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⑫，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⑬；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⑭。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⑮，所以穷年⑯。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⑰。故曰无言。言无言⑱，终身言，未尝〔不〕言⑲；终身不言，未尝不言⑳。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㉑。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㉒。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㉓！万物皆种也㉔，以不同形相禅㉕，始卒若环㉖，莫得其伦㉗，是谓天均㉘。天均者，天倪也㉙。

【注释】

①寓言十九：寓，寄；寓言，寄托寓意的言论。宣颖说："寄寓之言，十居其九。"或谓寓言形式可以十言九信。

②重言十七：重（chóng虫）言，重复之言。意即重述长者之言。宣颖说："引重之言，十居其七。"张默生说："寓言的成分已占有全书的十分之九了，

剩下的也不过有十分之一；为什么重言又占全书的十分之七呢？庄子书中，往往寓言里有重言，重言里也有寓言，是交互综错的，因此寓言的成分，即使占了全书的十分之九，仍无害于重言占十分之七。"或谓重言形式可以十言七信。《浅注》引王焕镳说："七，疑是'弌'之坏字，十一与十九对合。"译文从王说。

③卮言二句：卮（zhī只）言，《释文》引司马说："谓支离无首尾言也；"《字略》："卮，圆酒器也。"王穆夜说："夫卮器，满即倾，空则仰，随物而变，非执一守故者也。"日出，郭《注》"犹日新也"，指经常运用。和以天倪，成《疏》："和，合也"。"天倪，自然之分也"；王先谦说："谓止能应以自然"；阮毓崧说："应以自然之分际者，盖因其事理而推衍之。"倪，分也，际也，意为分界边际，这里指差别。

④藉外论之：郭《注》："言出于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藉，借也，因也。

⑤不若句，宣颖说："喻借外言之，则易信也。"

⑥非吾二句，王先谦说："非吾故为支离之过，乃人妄起疑议之过也。"吾，成《疏》："吾，父也。"

⑦不与句，成《疏》："与己不同则反而非之。"反，反对。

⑧为，王引之说："为，犹则也。"下"为"同。

⑨已言：一、已，作己，成《疏》："己自言之，不借于外。"《浅注》亦从成说，释作"自己的话"；二、已，止也，林希逸说："可以止其争辩也"；三，己，纪，高亨说："重言者，古人所言，我再言之者也。己古纪字。己正象束丝之绳。乃纪之初文。古者结绳记事，故记谓之纪。此文'己言'即记言也。通用纪字。"按：高训己言为记言，允当可从。成、林二说不可取。译作"记述……的方式。"

⑩耆（qí其）艾（ài爱）：古称六十岁为耆，五十岁为艾，泛指长者。林希逸说："借重于耆艾之人，则闻者不敢以为非，可以止塞其议论也。古先帝王圣贤皆耆艾也。"王夫之说："犹言必折衷于老成。"是，代词。

⑪年老，年龄居先称长。

⑫经纬，《字略》："凡织，纵曰经，横曰纬。"成《疏》："上下为经，傍通曰纬。"经纬本末，指纵横交错，条理分明，根本枝末，知首知尾，这里喻处事有经纬，立言有本末的为人之道。期，成《疏》："待也"。年耆者，高山寺本"年耆"二字作"来"；于省吾说："以期年耆者，文不成义。高山寺卷正本无者

字。年耆二字，在侧各有二点，并注‘来者’二字。年、来，耆、者，形似。耆字又涉上文耆字而伪。杨守敬云：‘按《注》无以待人，则作来者是。’按，杨说允矣。上言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此言以待来者，是非先也。于上下文义最相符合。"译文从“来者”说。

⑬无人道，林希逸说：“是不能尽其为人之道。”

⑭陈人，郭《注》“直是陈久之人”；宣颖说“犹老朽也。”是，这。之，则，便。

⑮曼衍，王先谦说：“因其事理而曼衍之。”《浅注》：“支漫推衍，犹今说穿插发挥。”

⑯所以穷年，成《疏》：“所以穷造化之天年，极生涯之遐寿也。”王先谦说：“聊以尽我之年岁耳。”所以，表示“用来……的方法”。

⑰不言四句，苏舆说：“不言而道存，物论齐矣。言则有正有差，齐与言，言与齐，终无可齐之日。故曰莫若无言。”齐，林希逸说：“归于一理”；林云铭说：“理本自齐。”此言自然之理，本来齐一等同，无所谓分歧。与，加上，和。

⑱言无言，郭《注》：“言彼所言，故虽有言，而我竟不言也。”高亨说：“谓言同于无言也。”

⑲终身言，未尝〔不〕言，马叙伦说：“‘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相对为文，此羡‘不’字。”高亨说：“马说是也。道藏成玄英《疏》本，诸伯秀《义海纂微》本，林希逸《口义》本，罗勉道《循本》本，亦皆无‘不’字。”林希逸说：“终身言，未尝言，无心于言也。”宣颖说：“无一字直指。”

⑳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林希逸说：“不言之中，亦可悟理，则非不言也。”宣颖说：“其理已显，正卮言之无心。”

㉑有自四句，郭《注》：“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可不可。”林希逸说：“有自，有所由来也。言凡人之所谓可，所谓不可；所谓然，所谓不然，其言皆有所自来，故各是其所是，我则何从而然之，可之？”此释“自”为“由”。成《疏》：“夫各执自见，故有可有然。”成释“自”为“己”。译文从成《疏》。

㉒恶乎然……无物不可十二句，见《齐物论》，林希逸说：“随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随其不然者、不可者，而不然之、不可之。物固有所然，谓凡物各有所是也。既各有所是，则物物皆是。故曰：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恶乎，相当“于何”。于，犹以，依据。

㉓非卮言三句，林云铭说:“若非顺其自然，安得有可久不易之定论乎?”王先谦说：“非此无心之言，孰能传久。”日出，经常运用，天天更新。

㉔皆种，（一）成《疏》“受气一种，而形质不同。”按：此与《老子》三十九章“万物得一以生”的意思相吻。（二）宣颖说：“皆有种类”；《浅注》“都是种子。”译文从成说。

㉕以不句，宣颖说:“各以其形，相禅无穷。”不同形，指如草木禽兽等不同形态。禅，相代，更新代谢。

㉖始卒若环，成《疏》:“譬彼循环，死去生来，终而复始。”王先谦说：“如环无端。”

㉗莫得其伦，林希逸说：“伦理之妙，人莫得而穷之，谓其不可尽知也。”伦，理，指事物变化的道理和规律。

㉘天均，成《疏》:“谓天然齐等之道。”按：均，齐。与《老子》七十九章“天道无亲，”即一视同仁的意思相吻合。

㉙天均者，天倪也，成《疏》:“齐均之道，亦名自然之分也。”

【译文】

寓意的话占十分之九；重述长者的话占十分之一；随物变化的无心的话经常穿插运用，合乎自然千差万变的发展。

寓言占十分之九，是假托别人来论说事物。〔好比〕父亲不便替自己的儿子做媒，因为父亲称赞儿子，不如别人称赞更起作用。〔运用假托，〕这不是父不直言的罪过，而是世人妄起猜疑的罪过。〔人情大抵〕跟自己见解相同就附和响应，跟自己见解不同就反对非难；同于己的就肯定它，异于己的就否定它。

重言占十分之一，是记述古人言论的方式，这言论是出于长者。年龄虽居先，假如并无立身处世之道以留待后人，就不能算长者。一个人如果没有过人的才德，就缺乏为人之道；一个人如果缺乏为人之道，这就称他为陈腐之人。

卮言经常更新运用，合乎自然千差万别的发展，我据以漫无限制地想象发挥，用来消遣岁月悠游终生。不争议，则客观自然之理本来无所谓分歧；本来无所谓分歧的客观自然之理，一加上各人的主观争议，

道理便难以统一了；各人主观争论，和本来无所谓分歧的客观自然之理，它们之间的道理总不可能没有差别哩。所以说：不如不进行争议分辩。说无心争议的话等于没有说话，因此终身说些无心的话，等于终身未曾说话；终身不说有争议的话，不等于终身没有说话。有人偏执自己的理由认为是对的，有人偏执自己的理由认为是不对的；有人偏执自己的理由认为是这样，有人偏执自己的理由认为不是这样。〔但究竟〕何以是这样？是这样，就要依据这样的道理。何以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就要依据不是这样的道理。何以算对？对的，就要依据对的道理。何以算不对？不对，就要依据不对的道理。万事万物本来就有形成它这个样子的道理，万事万物本来就具有它对的道理。没有什么事物本来不该这样，没有什么事物本来不对。〔它不容人们偏执自己的理由来争议的。〕如果不是无心之言随着事物变化不断进行穿插发挥，顺应自然千差万别的发展，又有什么定论能够流传长久呢！万物都是受一气以滋生，用不同的形态新陈代谢，死生的转化好象不明了从哪个地方开始、从哪个地方终结的圆环一样，没有谁能找到其中变化秩序的规律，这就叫天道的一视同仁。天道无私不分彼此，就是自然千变万化的无限分际。

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①。”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②。”

庄子曰：“孔子谢之矣③，而其未之尝言④。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复灵以生⑤。鸣而当律，言而当法⑥，利义陈乎前，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⑦。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⑧，定天下之定⑨。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⑩！’”

【注释】

①孔子四句，与《则阳》篇称蘧伯玉略同。

②勤志服知，宣颖说:"疑孔子勤劳心志，从事于多知，未得为化也。"林希逸说："谓博学也。"王先谦说："姚说：勤志服知，孔子所言，以教弟子者然，非孔子所以为孔子。"勤志，励志。服知，用心学习广泛的知识。

③谢之，林云铭说："已谢去所志所知。"谢，去，改掉。

④而其句，成《疏》:"谢，代。而，汝也。未，无也。言尼父于勤服之心久已代谢，汝宜复灵，无复浪言也。"马其昶说:"其，读为岂。言勤志服知，孔子已自谢之，夫岂未之尝言。故下引孔子之语，以证其所见盖进乎此矣。"而，犹其也；其，可灵活译作他。之，宾语前提。

⑤大本，成《疏》"大道妙本"；林云铭说"犹大初也"；王先谦说:"天也。"复灵以生，成《疏》："复于灵命以尽生涯"；林云铭说"复其灵性以有其生。"《浅注》:"二句意谓：人的才智是天道所授予的，但要复得天地灵气才有生气。"按：这一节，是说孔子随年龄的增长而日益觉醒的故事。所以生字，以释作生涯为是；或释作生气，失之。

⑥鸣而二句，王先谦说:"声为律。言而世为天下法。"阮毓崧说:"当，去声。鸣，成云：声也。按谓声可为律，言皆合法也。"当，当成，看作。

⑦利义二句，林云铭说："利与义交陈乎前，而已出其好恶是非以与人相胜。"利义，成《疏》"仁义利害。"前，面前。好恶是非，刘鸿典说"心能辩理之是非也。"直，宣颖说"犹但"。案：义通仪，法也，准也，孔子不一定否定仁义。

⑧使，假设。使人，假设有人；注家多以"人"作众人，似不妥。蘁（wù误），马叙伦说："蘁借作啎，《说文》：逆也。"

⑨定天句，宣颖说："乃为定天下之定理也。"前定句，确定，立定，动词；后定字，安定，名词。

⑩吾且句，林云铭说:"方为不可及也。以上皆孔子之言。"马其昶说:"能服人心者，孔子自谢不及，故曰能化也。"按：吾，孔子自称。且，殆也。波，指代"受才乎大本，复灵以生"的理想人物，即得道之人。成玄英及后来多数解家，认为只有"夫受才乎大本，复灵以生"二句"是庄子述孔子之语，诃抵惠施也"；而认为"吾且不得及彼乎"句"是庄子欺美宣尼之词"，实不符合庄子思想，故不可从。胡远濬说：此段"借孔子之语，以明所言非如惠子直服人之口，能化故也。"译文从胡等说。

【译文】

庄子对惠子说："孔子享年六十岁而能六十年间在认识上不断变

化提高，开始认为它是对的，后来又认为它不对了，很难说现在六十岁所认为对的又正好是五十九岁时所认为不对的呢！”

惠子说：“孔子，一生只注意励志勤行，致力博学多能。”

庄子说：“孔子已改变了勤志服知的态度了，他难道还没说明白？孔子说过：‘人是从天道自然承受才质的性灵的，应当恢复天道性灵以度一生。一发出声音就当成韵律，一发表言论就奉做规范，〔动不动〕利害标准摆在人们面前，然后品评好坏是非，只是使人口服罢了。假使有人能采用以心服人的办法，而不敢违逆众情去立论，这才足以确立天下的安定局面。算了，算了！我还没能赶上那得道的理想人物呀！’”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①，曰：“吾及亲仕②，三釜而心乐③；后仕，三千锺而不洎④，吾心悲。”

弟子问于仲尼曰：“若参者，可谓无所县其罪乎⑤？”

曰：“既已县矣⑥。夫无所县者，可以有哀乎？彼视三釜三千钟，如观雀蚊虻相过乎前也⑦。”

【注释】

①曾子，曾参，孔子弟子，事亲至孝。仕，做官。再仕，第二次做官。化，变。

②及，赶上。亲，双亲。及亲，趁着能奉养双亲。

③釜（fǔ斧）；同斛，古代量器，六斗四升为一釜。三釜，指较低俸禄。

④钟：古代量器，六斛（hú胡）四斗为一钟；三千钟，指高官厚禄。洎（jì记），马叙伦说：“洎借为及，音同群纽，《说文》曰：‘及，逮也’。”不及，指不及养亲，承前省宾语。

⑤可谓句，郭《注》：“县，系也。谓参仕以为亲。无系禄之罪也。”县（xuán玄），通悬，牵挂，系累。

⑥既已县矣，宣颖说：“已县係于禄养矣。”

⑦如观句，俞樾说：“今案《释文》云，鹳本作觀。疑是古本如此。其文盖

曰，彼视三釜三千钟，如观蚊虻相过乎前也。《淮南子·俶真篇》‘毁誉之于己，犹蚊虻之一过也’。义与此同。因觀误作鹳，则鹳蚊虻三者不伦，乃有删一虻字，使蚊与鹳两文相称者，元嘉本是也；又有增一雀字，使鹳雀与蚊虻两文相称者，今本是也。”林希逸说：“若无所系累，则外物之轻重过于吾之前者，犹鸟雀蚊虻然，岂以此为悲喜哉？若有悲喜，则有心矣。”

【译文】

曾子第二次做官时，心情哀乐又不同了，他说："我赶上能奉养双亲的时候做官，奉禄虽只三釜却心情很欢乐；后来做官时，奉禄虽多达三千钟却赶不上奉养双亲了，我心中不免感到悲伤。"

弟子们问孔子道："象曾参这样不计较俸禄多少，只求能奉养双亲的人，能算得上没有利禄牵累的烦恼了吧？"

孔子说："他的心中已经存在追求俸禄养亲的牵累了。那心中毫无牵累的人，可能会有悲伤吗？无心利禄的人看待三釜三千钟，就如鹳雀蚊虻在眼前掠过一样〔丝毫不会产生哀乐变化之感〕。"

颜成子游谓东郭子綦曰①："自吾闻子之言，一年而野②，二年而从③，三年而通④，四年而物⑤，五年而来⑥，六年而鬼入⑦，七年而天成⑧，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⑨，九年而大妙⑩。生，有为，死也⑪。劝公⑫，以其死也⑬，有自也；而生阳也，无自也⑭。而果然乎⑮？恶乎其所适？恶乎其所不适⑯？天有历数⑰，地有人据⑱，吾恶乎求之⑲？莫知其所终，若之何其无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⑳？有以相应也，若之何其无鬼邪㉑？无以相应也，若之何其有鬼邪㉒？"

【注释】

①东郭子綦，成《疏》："居在郭东，号曰东郭，犹是《齐物论》南郭子綦也。"颜成子游，《释文》："李云：子綦弟子也，姓颜，名偃，谥成，字子游。"

②野，成《疏》："野，质朴也。闻道一年，学心未熟、稍能朴素，去浮华耳。"刘鸿典说："野，无外饰也。"宣颖说："去世法。"

③从，成《疏》："顺于俗也。"宣颖说："不自执。"

④通，郭《注》："通彼我也。"林云铭说："彻理。"

⑤物，郭《注》："与物同也。"宣颖说："化物我。"

⑥来，成《疏》："为众归也。"马叙伦说："来上有夺字。成玄英疏曰：'为众归也。'或夺'物'字，或夺'人'字。"

⑦鬼入，成《疏》："神会理物。"宣颖说："神来舍。"《浅注》："神化。"案：《广雅》训"鬼者，归也。"《论衡·订鬼》："鬼者，老物之精也。"此指精神反本归真。

⑧天成，成《疏》："合自然成。"林云铭说："合乎造化之自然。"

⑨不知二句，成《疏》："不觉死生聚散之异。"宣颖说："一死生。"

⑩大妙，成《疏》："理穷众妙，知照弘博。"林希逸说："极其玄也。"妙，精微。

⑪生有句，郭《注》："生而有为，则丧其生。"林希逸说："有死生之见，自私者也。"案：生，指恋生怕死。

⑫劝公，林希逸说："以至公之理而劝之，欲其知造物之间无不死之物。"阮毓崧说："公则无私，无私则不独厚其生。"

⑬以其二句，郭《注》："自，由也。由有为，故死。"以，谓，认为。

⑭而生二句，郭《注》："生之阳，以其绝迹无为而然，非有由也。"宣颖说："死为阴，生为阳。"林云铭说："强阳之气，原无所从来也。"

⑮而果句，宣颖说："转一语。上所劝人者果是乎？"王先谦说："而，汝也。言汝果能无为乎？"

⑯恶乎二句，成《疏》："于何处而可适，于何处而不可适乎？所在皆适耳。"宣颖说："谁是快意者，谁是不快意者，又恶用分别死生之故哉。"恶（wū乌），何。适，适意，快意。

⑰天有历数，成《疏》："星历度数，玄象丽天。"林云铭说："天有日月星辰之数。"案：历，历象，指日月星辰。数，与下句据字相对，应看作动词。胡文英谓"历数"指"寒暑春秋"，不可取。

⑱地有人据，成《疏》："九洲四极，人物依据。"据，占据，占有。

⑲吾恶句，成《疏》："吾于何处分外求之。"

⑳莫知四句，郭《注》："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谓之命。"胡远濬说："莫

知其主归，则似有命之者；莫知其所从受，则似无命之者。”莫，不。终，终结，指死。始，开端，指生。也同邪。若之何，表反问：怎么断定。下同。

㉑有以二句，郭《注》：“理必有应，若有神灵以致之也。”以，犹所也。

㉒无以二句，王先谦说：“相应之理，有时而不灵。”

【译文】

颜成子游向东郭子綦说：“自从我听到你的讲道，一年后便返于朴质，二年后便顺于世俗，三年后便通达无碍，四年后便与物混同，五年后便众物来亲，六年后便精神反本归真，七年后便一切合于自然，八年后便忘怀生死聚散的异同，九年后便能完全颖悟大道的玄妙。恋生，有心作为，便会怕死；〔便谈不上齐生死悟大道。〕勉力不谋私厚生，认识人的丧生，正是有为的缘故；然而〔实际上〕人的生命源于阳气运动，是无形迹的来由可寻的，〔所以应该虚淡无为。〕你果是这样吗？到底生死聚散在何处最适意，在何处最不适意呢？天有日月星辰的历象可数，地有九洲四极的人物分占，〔茫茫宇宙〕我将到何处去追求适意呢？无法知道生命终结的根由，怎么断定它没有命运呢？无法知道生命开端的根由，怎么断定它有命运呢？事理有时见到相应的感召，怎么断定它没有神灵主使呢？事理有时不见相应的感召，怎么断定它有神灵主使呢？”

众罔两问于景曰①：“若向也俯而今也仰②，向也括撮而今也被发③，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④？”

景曰：“搜搜也⑤，奚稍问也⑥！予有而不知其所以⑦。予，蜩甲也⑧，蛇蜕也⑨，似之而非也⑩。火与日，吾屯也⑪；阴与夜，吾代也⑫。彼，吾所以有待邪⑬，而况乎以无有待者乎⑭！彼来则我与之来，彼往则我与之往，彼强阳则我与之强阳⑮。强阳者，又何以有问乎！”

【注释】

①罔两，成《疏》："影外微阴也。"

②若，你。向，昔，过去。俯，低头。

③括撮（chō蹉），束结，指束发。被，通披；被发，散发。

④何也，成《疏》："汝坐起行止，唯形是从。厥理未详，故设斯问。"

⑤搜搜，《释文》："本又作叟。"成《疏》："运动无心，萧条自得，无所可待，独化而生。"刘师培说："按'搜'读《礼·学记》'谀闻'之'谀'。犹区区也。"按：《文选·洞萧赋》"元猿悲啸搜索乎其间"注："搜索往来貌。"故此以从"运动无心貌"为是；刘释作"区区"与问答内容不合，故不可取。

⑥奚稍句，刘师培说："稍问，犹言小问。稍与肖同。奚稍问者，犹言奚问之小也。"成《疏》："何劳见问也？"奚，何。也，同邪。

⑦予有句，成《疏》："我所有行止，率乎造物，皆不知所以，悉莫辩其然尔，岂有待哉？"所以，指所以然，即这样做的缘故。

⑧蜩（tiáo条）甲，蝉蜕的皮壳。

⑨蛇蜕，蛇皮。

⑩似之句，成《疏》："一切万有，无相因待，悉皆独化，佥曰自然。故影云：我之因待，同蛇蜕蝉甲，似形有而实非待形者也。"

⑪火与句，宣颖说："得火日之光，则影屯聚而显。"

⑫阴与句，宣颖说："阴夜无光，则影散去而灭，如代之休息然。"

⑬彼，宣颖说："指形也"，有形之物。待，依靠；所以，指"要凭借的东西。"

⑭而况句，成《疏》："形影尚不相待，而况他物乎？是知一切万法，悉皆独化也。"以，犹为，是。无有待，《浅注》："无所依赖的天道，更是不能'知其所以'了。"

⑮强阳，成《疏》："强阳，运动之貌也。夫往来运动，形影共时，既无因待，咸资独化。"《知北游》"天地之强阳气也"注："强阳犹运动也。"或释作徜徉，相羊。

【译文】

众罔两向影子问道："你先前低着头而现在又抬起头，先前束着发而现在又散着发，先前是坐着而现在又起来，先前走动着而现在又止步，你为什么要这样变来变去呢？"

影子说："我无心自得地运动罢了，何劳大惊小怪地问呢！我虽有俯仰行止的运动变化，但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象某个形体，〕就如蝉壳象蝉，蛇蜕象蛇，似乎有点象它而实际上又不真的象它。有火光与日光，我就聚集显现；遇阴暗与黑夜，我就匿迹隐息。那形体，难道是我的俯仰行止所要凭借的东西吗？〔自己尚不知为什么会这样。〕何况是无须凭借的天道自然现象〔我又怎么会知道〕呢！有形之物来了，我便随它到来；有形之物去了，我便随它离去；有形之物运动着，我便随它运动着。一切运动是自然而然的现象，你们又有什么好问的呢？"

阳子居南之沛①，老聃西游于秦②，邀于郊③，至于梁而遇老子④。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⑤："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也。"

阳子居不答。至舍⑥，进盥漱巾栉⑦，脱屦户外⑧，膝行而前⑨，曰："向者弟子欲请夫子，夫子行不闲，是以不敢；今闲矣，请问其过。"

老子曰："而睢睢盱盱⑩，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⑪。"

阳子居蹵然变容⑫，曰："敬闻命矣！"

其往也⑬，舍者迎将。其家，公执席⑭，妻执巾栉⑮，舍者避席，炀者避灶⑯。其反也⑰，舍者与之争席矣。

【注释】

①阳子居，成《疏》："姓杨，名朱，字子居。之，往。沛，彭城，今徐州是也。"

②老聃（dān丹），老子。

③邀，遮留，迎截。郊，邑外谓之郊，《文选》司马相如《上林赋》"悉为农郊"注："田也"。故可泛指乡村。或谓沛郊。

④梁，汴州，今开封。成《疏》："邂逅逢于梁宋之间。"

⑤中道，途中。

⑥舍，旅舍。

⑦盥（guàn贯），洗手器。漱，漱口，指代漱口用具。栉（zhì炙），梳篦总称。

⑧屦（jù拒），麻葛等制成的鞋。

⑨膝行，跪着行，表极端恭敬请过。

⑩睢睢（suī虽）盱盱（xū虚）：郭《注》："跋扈之貌，人将畏难而疏远。"宣颖说："睢，仰目。盱，张目。皆傲视貌。"

⑪大白二句，语见《老子》四十一章。"盛" 彼作"广"。《老经》宋范应原本"辱"作"黷"，有污垢意。

⑫ 蹵（cù促）然，惊愧的样子。变容，改变态度。

⑬其，代阳子居。下文同。

⑭舍者迎将其家公执席句，有两种不同的句读：一，舍者迎将，其家公执席，成《疏》："将，送也。家公，主人公也。"二，舍者迎将其家，公执席，《浅注》："舍，指旅舍主人。公，旅舍的男主人。"按：第一种句读，其字不好对译。第二种句读，舍字释作旅舍主人，非也；此处，"其往也，舍者……"与下文"其反也。舍者……。"前后对应，而"舍者"显然均指旅客。现在，我们拟作如下句读："……舍者迎将。其家，公执席，……。"舍者，指旅客。其，连同"其往也"及"其反也"的三"其"字，都指代阳子居。其家，意为"阳子居留住旅舍"，家，用如动词，《史记》"往家焉"，即是例证。公，旅舍男主人。席，垫地坐席。

⑮妻，即"公"男主人之妻。

⑯炀（yàng样），《说文》徐灏《笺》："戴氏侗曰：'炀者，火旁烘物，以火气扬之也。'"此处意指烤火。

⑰反，通返。

【译文】

阳子居南下往沛地，适逢老子西行去秦地。阳子居预期能在郊野会见老子，到了梁地碰见了。老子在半路上仰天叹息说："起初我还认为你是个可教诲的人，现在感到不可教诲啦。"

阳子居没有应话。到旅舍后，阳子居便献上老子梳洗工具，把鞋脱在门外，然后膝行到老子跟前，说："刚才弟子想请教老师，老师行

程中没有空闲,因此不敢发问。现在稍有空闲了，请指教我的过失。”

老子说:“你庄矜傲慢、目空一切，将会有谁敢同你相处呢?〔应该懂得:〕最洁白的东西好象尚含有污秽,具有高尚德行的人总认为自己并不十全十美。”

阳子居吃惊地脸带愧色说:“诚恳地接受先生的教诲。”

阳子居前往沛地旅途中，旅舍客人都迎送他。他留住时,男主人亲排坐席，女主人亲递毛巾梳子，先坐的旅客离席让座，先烤火的人离开炉火。他接受老子教诲后离沛归途中,旅舍客人都无所拘束地和他争席就坐了。

让　王

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①。又让于子州支父②，子州支父曰："以我为天子，犹之可也③。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④，方且治之⑤，未暇治天下也⑥。"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⑦，又况他物乎！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⑧。

舜让天下于子州支伯⑨，子州支伯曰："予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⑩，而不以易生⑪，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者也⑫。

舜以天下让善卷⑬，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⑮。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⑯！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

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⑰，石户之农曰："卷卷乎后之为人⑱，葆力⑲之士也！"以舜之德为未至也⑳。于是夫负妻戴㉑，携子以入于海，终身不反也㉒。

【注释】

①尧以二句，见《逍遥游》篇。

②子州支父，成《疏》："姓子，名州，字支父，怀道之人，隐者也。"

③犹之，复音词，同犹，还是。

④适，恰巧。幽忧，林希逸说："幽忧者，犹今言暗疾。"胡远濬说："幽，隐也。幽忧，谓其病深固。"

⑤方且，将要。

⑥暇，闲暇。

⑦生，性命。

⑧唯无二句，刘文典《补正》："《吕氏春秋·贵生篇》作'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阮毓崧说："无以天下为，即《逍遥游》篇许由所谓'无所用天下为'也。"林希逸说："言不欲为天子者，方可托之以天下。"

⑨支伯，成《疏》："支伯，支父也。"俞樾说："《汉书古今人表》有子州支父，无支伯。则支父、支伯是一人也。"

⑩大器，重大可贵的名器，此处指帝王之位。

⑪不以易生，谓不以大器易生，以字后省之字。易生，指付出损害心性的代价。易，换取。

⑫俗，流俗，世俗。

⑬善卷，成《疏》："姓善，名卷，隐者也。"

⑭立，住也，定也。

⑮葛絺（chī蚩），细葛布。

⑯为，表感叹的句末语气词。

⑰石户，地名。石户之农，指石户务农之人。

⑱卷卷（quán quán权）句，《释文》："音权，用力貌。"林希逸说："自劳之貌。"成《疏》："腰背卷卷。"后，君，指舜。卷卷乎，谓语提前。

⑲葆力：《释文》："音保，亦作保。"马叙伦说："葆疑借为宝。"林希逸说："勤苦用力也。"

⑳以舜句，成《疏》："以舜德化，未为至极。"案：此言舜尚未达到"尊道而贵德"（《老经》）的境地。

㉑戴，成《疏》："古人荷物，多用头戴，如今高丽多有此风。"

㉒反：通返。，

【译文】

尧将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愿接受。又让给子州支父，子州支父说："让我做天子，还是可以的。虽然这样说，但我恰巧患有隐忧的重病，正要医治它，没有空暇时间去管理天下。"天下帝位是很荣贵的，他却不愿让这种荣贵损害性命，更何况其他比不上帝位的身外事物呢？

只有不把天下荣贵当作一回事的人，才可以把天下付托给他。

舜让天下给子州支伯，子州支伯说："我恰巧患有隐忧的重病，正要医治它，没有空暇时间去管理天下。"天下的帝位是权势最大的，他却不愿因获得这种权势付出损害自己性命的代价。这是得道的人不同于世俗的地方。

舜将天下禅让善卷，善卷说："我定居在大宇宙之中，冬天穿厚皮毛衣，夏天穿细葛布服。春季耕种，体力足够用来劳动；秋季收获，身躯足够得到安养。太阳一升起我便劳作，太阳一落山我便休息。我逍遥自在地生活在天地之间，心怀悠闲自得。我要天下的君位做什么呢！痛心啊，你竟如此不了解我！"不肯接受天下的君位。于是离去而躲入深山中，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

舜将天下让给他的朋友——石户地方的农民。石户的农民说："帝舜为人自劳，累得腰弯背曲，真是个用力工作的人啊！"他认为舜〔如此劳苦有为〕是顺应自然无为的德化工夫还未达到最高境界的缘故。于是，丈夫背负东西，妻子头顶物品，携带子女眷属躲入海岛之上，终身不再返回大陆。

大王亶父居邠①，狄人攻之②。事之以皮帛而不受③，事之以犬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④，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⑤，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⑥。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⑦。"因杖筴而去之⑧。民相连而从之⑨，遂成国于岐山之下⑩。夫大王亶父可谓能尊生矣。能尊生者，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⑫。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轻亡其身，岂不惑哉！

【注释】

①大（tài太）王亶（dǎn旦）父（fǔ甫）：又称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祖父，

周民族兴起的奠基人。邠（bin宾）：又作豳，在今陕西省彬县。

②狄（dí敌）：当时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又称猃狁。

③事：侍奉，奉送。

④杀：指因战争而被杀，意为牺牲。

⑤子：对臣民的亲称。勉，努力，尽力。居，犹与也，犹处也，此处谓相与共处。

⑥奚以异：有何不同。奚，何。与，如或。

⑦所用养，林希逸说："谓资之以自养者也，即土地也。"所养，成《疏》："百姓也。"以，因。害，使动用法。

⑧杖筴：杖，柱杖，用如动词。筴，马叙伦说："筴当依《御览》作策，《吕氏春秋·审为篇》亦作策。"

⑨相连，成《疏》"相连续。"一说，挽车，《释文》："司马云：连读曰辇。"章炳麟说："连，本古文辇。"

⑩岐山，在今陕西岐山县境内。

⑪尊生，阮毓崧说："尊，重也。言能以全生为重。"尊，珍视。

⑫累形，劳累或拖累形体。

【译文】

太王亶父居住在邠地，狄人来进攻他。太王用皮革财帛献给狄人，狄人不接受；又用犬马牲畜献给狄人，狄人不接受；又用珍珠宝玉献给狄人，狄人还是不接受。狄人所要求的是占有土地。太王亶父便说："同人民的兄长安居一起，却让他们的弟弟在作战中牺牲；同人民的父辈安居一起，却让他们的儿子在作战中牺牲，我不忍心这样做。你们尽力争取共同居住下去吧！做我的臣民或是作狄人的臣民又有什么区别呢！而且我听说过：不能为了保护养人的土地，反而使要养活的人受害。"因此，拄着拐杖离开了邠地。百姓共同扶老携幼连绵不断地追随他走，就在岐山之下建成了新的国家。太王亶父这种人，可说是能够珍惜生命的人了。能够珍惜生命的人，即使处境富贵也不会因贪图供养而伤害身体，即使处境贫贱也不会因争逐利益而劳累形骸。当今的人，身居高官要职的，都重视失去官职，一见到有利禄可图便轻举妄动舍身拼命去追求，这难道不是利令智昏吗！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①，逃乎丹穴②。而越国无君，求王子搜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舆③。王子搜援绥登车④，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⑤！"王子搜非恶为君也⑥，恶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谓不以国伤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为君也⑦。

【注释】

①王子搜，成《疏》："搜，王子名也。"俞樾说："《释文》云：搜，《淮南子》作翳。然翳之前无三世弑君之事。《史记·越世家索隐》以搜为翳之子无颛。据《竹书纪年》，翳为其子所弑，越人杀其子立无余，又见弑而立无颛。是无颛以前三君皆不善终，则王子搜是无颛之异名无疑矣。"

②逃乎丹穴：乎，于。丹穴，成《疏》："南山洞也。"

③王舆，君王之车。王舆，一本作玉舆，所谓玉辂也。

④援，同引，拉。绥，《论语》"升车，必正立，执绥"，为供车上人牵拉的绳索。

⑤独，表反问，相当"难道，怎么"。

⑥恶（wù误），不喜欢。

⑦此固句，林希逸说："惟无意于为君者，方可托以国。""得"后省兼语"其"。

【译文】

越人连续三代杀掉了他们的君主，国王的嗣子名叫搜的忧虑做了君主会招灾惹祸，就逃到南山洞里。越国没有君主，寻找国王儿子搜没找到，就跟踪找到南山洞。王子搜不肯出来，越人就拿艾草薰山洞。他出洞后，人们就用君主专车供他乘坐。王子搜拉着车绳登上了车，抬头望天呼喊说："君位呀，君位呀！怎么不肯放过我呀！"王子搜不是害怕当君主，而是怕当君主招来的灾祸。象王子搜，可说不愿因高居国君之位来伤害性命了，这也正是越人想要得到他当君主的缘故。

韩魏相与争侵地①。子华子见昭僖侯②，昭僖侯有忧色。

子华子曰："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③，书之言曰：'左手攫之则右手废④，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

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

子华子曰："甚善！自是观之，两臂重于天下也，身亦重于两臂。韩之轻于天下亦远矣⑤，今之所争者⑥，其轻于韩又远。君固愁身伤生以忧戚不得也⑦。"

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众矣，未尝得闻此言也。"子华子可谓知轻重矣。

【注释】

①韩魏句，成《疏》："韩魏相邻，争侵境土。"

②子华子，成《疏》："华子，魏之贤人也。"阮毓崧说："当即《则阳》篇魏之华子。"吴汝纶说："此《吕览·贵生篇》文。"华子之上，冠以子，表示尊敬。

昭僖侯，成《疏》："韩国之君也。"俞樾说："韩有昭侯，有僖侯，无昭僖侯。"下文正作"僖侯曰"。

③使，假使。铭，林希逸说："犹契约也。"

④攫（jué决），拏取。废，成《疏》："斩去之也。"林希逸说："断而去之也。"林云铭说："废只作废疾解，不必作断而去之说。"马叙伦说："废借为瘘。《说文》曰：'瘘，固病也'。"

⑤韩之句，阮毓崧说："以韩比天下，则韩轻而天下重，其程度之相去已远矣。"于，表比较

⑥所争二句，成《疏》："所争者疆畔之间。"指小块边界地区。其，犹则。

⑦君固句，阮毓崧说："乃如此忧其不得，则是重其所至轻，而轻其所至重也。"固，乃，又。也，通邪，表疑问。

【译文】

韩国和魏国互相争夺边境土地。子华子谒见昭僖侯，昭僖侯愁颜不展。子华子说："假使现在天下人在你面前共同刻铭立约说：'左手去

取铭约便右手废疾，右手去取铭约就左手废疾。但是取得铭约的人，就一定拥有天下王位。’您愿去取铭约吗?”

昭僖侯说：“我不去拿取。”

子华子说:“很好！从这点看来，保全两臂比拥有天下重要，保全整个身体更比两臂重要。韩国的重要远比天下为轻，现在同魏国争夺的小块边土，又远比韩国为轻。你又何必损身伤生去忧虑不可能夺得的土地呢?”

僖侯说:“好啊！开导我的人多得很啦，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深刻有理的话。”子华子可以说是知道分辨轻重了。

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也①，使人以币先焉②。颜阖守陋闾③，苴布之衣，而自饭牛④。鲁君之使者至，颜阖自对之⑤。使者曰:“此颜阖之家与⑥？”颜阖对曰：“此阖之家也。”使者致币。颜阖对曰:“恐听者谬而遗使者罪⑦，不若审之⑧。”使者还反⑨，审之，复来求之，则不得已⑩！故若颜阖者，真恶富贵也⑪。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⑫，其绪余以为国家⑬，其土苴以治天下⑭。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⑮。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⑯，岂不悲哉！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⑰。今且有人于此⑱，以随侯之珠⑲，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⑳。夫生者岂特随侯之重哉㉑！

【注释】

①鲁君，成《疏》:“鲁侯，鲁哀公，或云，鲁定公也。”颜阖：成《疏》：“姓颜、名阖，鲁人，隐者也。”

②币，帛也，指对贤者的聘礼。先，先通其意，动词。

③守，居住。陋（lòu漏）闾（lǘ虑）：狭小里巷、穷巷。

④苴（jū且），麻的子；苴布，麻布，粗布。饭，饲，喂，名词用如动词。

⑤对，应对，接待。

⑥与，同欤，表示疑问的句末语气词。

⑦听者谬，林希逸说：“误听也。”遗（wèi位）：给。

⑧审，详细、周密。

⑨还反，案：“还”字句逗，不妥，会使“反”字成为多余的字。“还”宜读旋，速也，即也。反，同返。

⑩已，通矣。

⑪恶（wù误），讨厌。

⑫真，真谛，精华。

⑬绪，残也。绪余，残余。

⑭苴，阮毓崧说：“此苴字，陆音则雅反。《新方言》六云：今人谓糟滓为苴，作侧加反。俗字作渣。”土苴，土渣。又，成《疏》：“土，粪也。苴，草也。”

⑮完身，犹全身。生，通性。所以，……方式。

⑯殉，逐也。殉物，指追逐物欲。

⑰所以，所字后的介词以作由解，表示原因或目的。

⑱今且，今或，假设之辞。

⑲随侯之珠，《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随，汉东之国，姬姓诸侯也。随侯见大蛇伤断，以药傅之，后蛇于江中衔大珠以报之，因曰随侯之珠。”仞，七尺或八尺；千仞，极高。

⑳则，犹为也，是。要，读邀，求也。

㉑特，但。随侯，俞樾说：“随侯下当有珠字。若无珠字，文义不足。《吕氏春秋·贵生篇》作‘夫生岂特随侯珠之重也哉’，当据补。”

【译文】

鲁国君主听说颜阖是个得道的人，就派人拿着币帛聘礼先通敬意。颜阖住在穷陋的小巷子里，穿着粗麻布衣服，自己在那里喂牛。鲁君的使者来到，颜阖亲自接待搭话。使者问道：“这是颜阖的家吗？”颜阖回话说：“这是颜阖的家。”使者便送上币帛礼物，颜阖说：“恐怕听闻有谬误，以致给你造成罪责，不如仔细核对明白了再说。”使者随

即返回，查问清楚后再来找颜阖时，就找不到了。象颜阖这样的人，才真是讨厌富贵哩。

所以说：道的真谛精华是用来修身养性，它的剩余细末才用来管理国家，它的粪土糟粕才用来治理天下。从这看来，帝王的功业，只算是圣人的多余负担，而不是用来保全身体、修养德性的途径。当今世俗所谓君子之流，多是危害身体、放弃德性来追逐名利物欲，怎么不叫人哀叹呢！凡是圣人的一举一动，必须观察他要达到的目的及要这样做的原因。今或有人在此，用随侯的明珠去弹射高飞千仞的鸟雀，世人必然笑话他。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笑他所用掉的很珍贵而所企求的却很轻微。生命这东西，难道只象随侯明珠那样贵重吗？

子列子穷①，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②，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③？"郑子阳即令官遗之粟④。子列子见使者，再拜而辞⑤。

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⑥："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乐⑦。今有饥色，君过而遗先生食⑧；先生不受，岂不命邪⑨？"

子列子笑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⑩，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⑪，民果作难而杀子阳⑫。

【注释】

①子列子，即列御寇，见《逍遥游》。

②子阳，成《疏》："郑相也。"

③无乃，不是，表反问。好（hào号）士，爱护人才。

④遗（wèi位），赠与，送。官，成《疏》："主仓之官"。

⑤辞，辞谢，拒绝。

⑥拊心，表示伤心惋惜，拊（fǔ甫），通抚，拍。望，埋怨。

⑦佚，通逸。佚乐，安逸快乐。

⑧君过句，王先谦说："言相君过听，有此嘉惠。"案：《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君者，权也。"这里指当权的相国。过，为过存之过，指派使者慰问。

⑨岂不命邪，成《疏》："天命穷困。"《浅注》："难道不是命里注定吗？"案：命，解作命运，可通。命，也不妨理解为指生命；也可理解为指生计，《广韵》："生，计也。"这样，我们也就可译作："难道不顾性命了吗？"或："难道不顾生计了吗？"这似乎更符合养生，全身的观点；也更能与"拊心"相应。

⑩又且句：且，必也。以，因也。

⑪卒，终，结局。

⑫民果句，成《疏》："子阳严酷，人多怨之。左右有误折子阳弓者，恐必得罪，因国人逐猘狗（疯狗），遂杀阳子。"俞樾说："子阳事见《吕览·适威篇》、《淮南·氾论训》。"

【译文】

列子生活穷困，面容呈现饥色。食客中有人向国相郑子阳反映说："列御寇，是位有道的贤士，住在您的国内却过着穷困生活，您不是成了不爱贤士的人了吗？"郑相子阳随即叫管粮官员赠送列子一些粮食。列子接见了来使，一再辞谢不受。

使者离去后，列子走进屋里，他的妻子埋怨他并抚胸惋惜说："我听说作为有道人的老婆和子女，都能过着安逸快乐的生活。现在，却大家面黄饥瘦。当权的国相既派人来慰问又馈送你粮食，你偏拒不接受，难道不顾身家性命了吗？"

列子笑着对妻子说："相国不是自己真正了解我，只不过凭别人反映情况才送给我粮食，一旦到了他想加罪于我的时候也必凭别人的片面反映来作判断，这就是我不接受粮食的理由。"后来，人民果然发难而杀掉了严酷的子阳。

楚昭王失国①，屠羊说走而从于昭王②。昭王反国，将赏从者，及屠羊说③。屠羊说曰："大王失国，说失屠羊；大王反国④，说亦反屠羊。臣之爵禄已复矣⑤，又何赏之有⑥！"

王曰：“强之⑦。”

屠羊说曰：“大王失国，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诛；大王反国，非臣之功，故不敢当其赏⑧。”

王曰：“见之。”

屠羊说曰：“楚国之法，必有重赏大功而后得见。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国⑨，而勇不足以死寇⑩。吴军入郢⑪，说畏难而避寇，非故随大王也。今大王欲废法毁约而见说，此非臣之所以闻于天下也。”

王谓司马子綦曰⑫：“屠羊说居处卑贱而陈义甚高，子綦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

屠羊说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贵于屠羊之肆也⑭；万钟之禄⑮，吾知其富于屠羊之利也。然岂可以贪爵禄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说不敢当，愿复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⑯。

【注释】

①楚昭王句，成《疏》：“昭王，名轸，平王之子也。伍奢、伍尚遭平王诛戮，子胥奔吴而耕于野，后至吴王阖闾之世，请兵伐楚，遂破楚入郢以雪父之雠。其时昭王窘急，弃走奔随，又奔于郑。”

②屠羊说（yuè月），成《疏》：“有屠羊贱人，名说，从王奔走。”

③及：至，到，指赏到。

④爵禄：爵，爵位，这里指职业。禄，俸禄，这里指经济收入。

⑤反，同返。

⑥何……之有：是“有何……”的倒装。意思是“有什么……的”。

⑦强（qiǎng抢）之，王先谦说：“强令受赏。”

⑧不敢，是不愿、不该的婉转说法。伏其诛，伏法受诛。当其赏，居功受赏。

⑨知，同智。存，使……保存，意为保卫。

⑩死，使……致死，意为消灭。

⑪郢（ying影）：楚国国都，在今湖北江陵北。

⑫司马子綦：司马，官名。子綦，人名。

⑬子綦句，阮毓崧说："此綦字宣本作其。当从之，其，本綦之音字。遂缘上綦字而讹。故俞疑此綦字为衍文也。为，去声。三旌，陆云三公位也。司马作三珪，谓诸侯之三卿，皆执珪也。宣云车服各有旌别，故曰三旌。"刘文典说："《御览》二百二十八引无'綦'字，可证。俞说，道藏本作'子其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义亦可通。"按：其，犹可也，语法甚合。以，犹使也。延，延揽，延接，意为召请。

⑭肆：市廛，店铺。

⑮万钟之禄：优厚的俸禄。钟，古代量器，六斛四斗为一钟。

⑯遂，王先谦说："竟也。"

【译文】

楚昭王丧国失位，屠羊说也跟随昭王一起出逃。昭王回国复位后，要奖赏随从逃难的人，赏到了屠羊说。屠羊说说："大王失国，我失去了宰羊的岗位；大王返国，我又回到了宰羊的岗位。我的职业薪俸已经恢复了，又有什么要奖赐的呢！"

昭王说："强令他接受。"

屠羊说说："大王丧国失位，不是我有失职的罪过，所以我不该伏法受诛；大王返国复位，不是我有匡救的功劳，所以我不该居功受赏。"

昭王说："我要接见他。"

屠羊说说："楚国的法制规定，必定是有重赏大功的人才能受王接见。现在我的智谋不足以保家卫国，而我的勇武不足以驱寇灭敌。吴军攻陷郢都时，我害怕兵祸而躲开敌人，不是有意护从大王。现在大王将要越过法制规定来破格接见我，这不是我所愿意传闻于天下的做法。"

昭王对司马子綦说："屠羊说地位低微，但说理深刻，你可替我去请他使任三公的职位。"

屠羊说回答说："那三公的职位，我知道它比开设宰羊店铺要高贵多了；万钟的官俸，我知道它比依靠宰羊盈利要丰厚多了。然而，我怎

么能贪图爵禄而让我们君主蒙受妄发旨意的名声呢？我不敢冒昧担任三公之位，只希望我再回到宰羊的店铺里去。”终于不肯接受。

原宪居鲁①，环堵之室②，茨以生草③，蓬户不完④，桑以为枢⑤；而瓮牖二室⑥，褐以为塞⑦；上漏下湿，匡坐而弦歌⑧。

子贡乘大马⑨，中绀而表素⑩，轩车不容巷⑪，往见原宪。原宪华冠縰履⑫，杖藜而应门⑬。

子贡曰：“嘻！先生何病？”

原宪应之曰：“宪闻之，无财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宪，贫也，非病也。”子贡逡巡而有愧色⑭。

原宪笑曰：“夫希世而行⑮，比周而友⑯，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慝⑰，舆马之饰，宪不忍为也。”

【注释】

①原宪，成《疏》：“原宪，孔子弟子，姓原，名思，字宪也。”

②环堵，成《疏》：“周环各一堵，谓之环堵，方丈之室也。”比喻居房矮小。堵，说法不一，多认为长高各一丈为一堵。

③茨，用草盖屋。生草，刚割的青草。

④蓬户，用蓬草编成的门。

⑤桑以句，《释文》：“司马云：屈桑条为户枢也。”桑，指桑条。枢，门的转轴。

⑥瓮（wèng）牖（yǒu友），破瓮为牖。牖，窗。

⑦褐，粗布衣。褐以为塞，林希逸说：“以旧衣而塞其牖，抵风雨也。”

⑧匡坐句，《释文》：“司马云：匡、正也。弦，谓弦歌。”《阙误》引张君房本弦下有歌字。

⑨子贡，成《疏》：“子贡，孔子弟子，名赐，能言语，好荣华。”

⑩中绀句，《释文》：“李云：绀为中衣。加素为表。”绀，红青色。成《疏》：“其轩盖是白素，里为绀色。”

⑪轩车，大夫以上贵族所乘的车。不容巷，言巷小而车大，里巷容不了车子。

⑫华冠，《释文》“以华木皮为冠”；宣颖释作“华山冠”。陶鸿庆说：

"阮氏校勘记云：'今俗分析谓之花'，即此经'华'字。然则'华冠'谓冠敝而分裂也。"按：《说文·通训定声》："开花谓之华，与花朵之华微别。"今俗语谓衣帽破烂为衣帽开花开朵。故陶说可从。縰（xǐ徙）履，《释文》："李云：縰履，谓履无跟也。"即谓无跟之敝履。

⑬杖藜，拄着藜木做的手杖；杖，用作动词。应门，应声开门，贫无仆使，故自应门也。

⑭逡巡，却退貌。

⑮希世而行，《释文》："司马云：希，望也。所行常顾世誉而动。"林希逸说："言其所行媚世也。"

⑯比周而友，成《疏》："周旋亲比，以结朋党。"比，亲近。

⑰仁义之慝，林希逸说："假仁义以文奸。"按：慝（tè特），邪也，恶也。从语法讲，系属定语后置。下句，"车马之饰"亦同。

【译文】

原宪家住鲁国，他那四面土墙的方丈小屋，用刚割的生草盖屋顶；蓬蒿编成的门扇破烂不堪，用桑条做门枢；用破瓮做窗户隔成二室，并用粗布烂衣堵堵塞塞；屋顶漏雨，地下潮湿，他却在这小屋中端坐着弹弦歌唱。

子贡乘驾着肥马，内穿紫红衣，外披素色罩，高大的轩车驶不进狭小的里巷，前来拜访原宪。原宪戴着破裂开花的帽子，穿一双露出脚跟的鞋，拄着藜木做的拐杖，亲自开门迎接。

子贡〔见到原宪这个样子，〕便说："哎呀！先生有什么困厄啊？"

原宪随口回答说："我听说过，没有财物积聚叫做贫穷，学到方术不能遂心施为叫做愁困厄。现在，我只是生活贫苦，不是方术施为上困厄。"子贡听了进退不安，面有愧色。

原宪笑着说："那种迎合浇风薄俗行事，表面亲热周旋相友，勤学为了博取别人赞赏，施教为了炫耀自己多识，心怀邪恶的假仁假义，外求华饰的高车大马，我原宪是不忍去干这样的事情的。"

曾子居卫，缊袍无表①，颜色肿哙②，手足胼胝③。三日

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④，捉衿而肘见⑤，纳屦而踵决⑥。曳縰而歌《商颂》⑦，声满天地，若出金石⑧。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⑨，养形者忘利⑩，致道者忘心矣⑪。

【注释】

①缊袍无表，《释文》："司马云：谓麻缊为絮。"林希逸说："缊袍，今之絮衣也。无表者，外破而露其絮也。"杨伯峻先生说："古代没有草棉，所有'絮'字都是指丝棉。"缊（yùn运），旧絮。表，外层。

②肿哙，林希逸说："虚浮也。"郭庆藩说："哙，疑字当为㾓，病甚。"

③胼（pián平）胝（zhī枝），手脚因劳动而摩擦出的硬皮，俗称老茧。

④正冠句，林希逸说："方欲正其冠而缨又绝，缨所以维其冠也。"正，整。缨，帽上绳子。绝，断。

⑤捉衿句，《韩诗外传》作"振襟则肘见。"林希逸说："肘见，衿之袖已破也。"衿，通襟。见，通现。

⑥屦（jù巨），用麻、葛等制成的鞋。纳屦，穿鞋。踵，脚后跟。踵决，鞋跟破裂。

⑦曳縰，林希逸说："扶曳而行也。"曳，拖。一说，縰当从《御览》作屣：意为：拖着破鞋，亦通。縰，通纚，古代用来束发的帛，意为：拖着束发带子。商颂，《诗经》中的一部分，属于贵族祭祖祭神赞美功德的作品。

⑧若出金石，林希逸说："有节奏也。"声音象从金石打击乐器中发出，形容清脆有节奏感。

⑨养志句，成《疏》："贤人君子，不以形挫志。"林希逸说："不以养身者累其心也。"

⑩养形句，成《疏》："摄卫之士，不以利伤生。"林希逸说："不逐外物以劳其身也。"

⑪致道句，成《疏》："得道之人，忘心知之术。"林希逸说："无心则近道也。"

【译文】

曾子在卫国家居，旧棉絮衣破破烂烂。面部浮肿带有病色，手足

磨出厚厚的老茧。三日没有生火做饭，十年没有买布添衣，扶正一下帽子便会帽带断绝，拉扯一下衣襟便会臂肘露出，登穿一下鞋子便会后跟裂开，拖着束发的帛带，吟唱着《商颂》，高亢的声音充满了天地，好象从金石的打击乐器中发出响亮的声音一样。天子不能使他俯首称臣，诸侯不能同他比肩交友。所以，养修意志的人会忘怀形骸，颐养形体的人会忘怀利禄，得道乐天的人会忘掉心智。

孔子谓颜回曰："回①，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

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②，足以给饘粥③；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④；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

孔子愀然变容⑤，曰："善哉，回之意！丘闻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⑥；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⑦；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怍⑧。'丘诵之久矣，今于回而后见之，是丘之得也。"

【注释】

①颜回，字子渊，鲁人，孔子最得意的学生。

②郭，外城。

③给，供给。饦（gān干），干饼；一说，同饘（zhān占），厚粥。

④鼓，弹。

⑤愀（qiǎo悄），容色表情改变。

⑥知足句，林希逸说："言足乎己者无待于外也。"利，指外物利禄。

⑦审自句，林希逸说："审，信也。在我者真有以自得则外物之失不足喜惧也。"审，的确，真正。

⑧行修句，林希逸说："无位而不怍，不以人不知为愧也。"位，爵位。怍（zuò作），惭愧。

【译文】

孔子对颜回说："颜回，到前面来！你家境贫苦，居室卑陋，为什

么不求一官半职呢？”

颜回回答说：“不愿做官。我在城外有五十亩地，足够供给饼粥；城内有十亩地，足够生产丝麻；弹琴鼓瑟，足够自我消遣；学习老师传授的道理，足够自寻乐趣。我不愿意去做官。”

孔子感慨地改容变色说：“很好呀，你的愿望！我听说过：‘知道满足的人，不因外物利益自寻烦恼；真正闲适自得的人，蒙受外物损失也不焦急；修养德行于内心的人，没有官爵地位也不感到失面子。’我叨唠这些话很长时间了，今天在你身上才算看到了它，这是我的收获啊！”

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①：“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②，奈何？③”

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④。”

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⑤。”

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神无恶乎⑥？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⑦，此之谓重伤⑧。重伤之人，无寿类矣⑨！”

魏牟，万乘之公子也⑩，其隐岩穴也⑪，难为于布衣之士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

【注释】

①中山公子牟，成《疏》：“魏公子名牟。封中山，故曰中山公子牟也。”《秋水篇》称魏牟。瞻子，人名，魏国贤人。

②心居句，林希逸说：“未能忘富贵也。”魏，巍然高大貌。案：《说文》：“巍，高也。”段注：“后人省山作魏。”《论语》“魏魏乎”注：高大之称也。《知北游》篇“魏魏乎其终则复始也”注：高大貌。故魏、巍义通。魏阙，高大宫门，《释文》“人君门也。”

③奈何，怎么办呢。

④重生，宣颖说：“犹尊生也。”重，重视。利轻，马叙伦说：“利轻，《吕氏春秋·审为篇》、《淮南·道应训》并作轻利，当从之。”轻，轻视。

⑤自胜，自我抑制。从，俞樾说《吕氏春秋》作纵。林希逸说“则且听而顺之”；林云铭说“不如且顺之而勿强抑”。纵，放任，谓放任不羁。

⑥神无恶乎，林希逸说：“顺之则于神无伤，故曰神无恶乎。”宣颖说：“无恶，勿伤之。”《浅注》：“句谓心神不要因为抑制不住而厌烦。”按：三说都欠妥。恶，嫌恶，谓心神能不嫌恶宫廷生活吗？这是瞻子针对“心居魏阙之下”的药石之言；肯定的语意是：一放任不羁，就会嫌恶宫廷生活了。

⑦强（qiǎng抢），勉强，强抑。

⑧重（chóng虫）伤，林云铭说：“不胜，一伤也；强抑，再伤也。故曰重伤。”

⑨无寿句，成《疏》：“如此之人，自然夭折，故不得与寿考者为侪类也。”寿，指长寿。类，同类，并列一起。

⑩万乘，万辆战车，指拥有万辆战车的大国。

⑪岩穴，山窟，泛指隐士的居处。

⑫于，表比较。布衣之士，平民。

【译文】

魏公子牟对瞻子说：“虽然身体隐居江湖之上，可是心里却留念于宫廷生活，怎么办呢？”

瞻子说：“要重视存生养性之道。重视存生养性之道就会贱视名利了。”

公子牟说：“虽然知道这一点，但是不能自我抑制。”

瞻子说：“不能自我抑制情欲便让自己放任不羁，放任不羁的心神能不嫌恶宫廷生活吗？既不能自我抑制对宫廷生活的恋念而又勉强去约束自己不尽情放任，这就叫身心遭受双重损害。身心遭受双重损害的人，就不易成为长寿这一类型的人了。”

魏牟，是万乘大国的公子。他隐栖山林岩穴〔绝念荣华富贵〕，比起平民百姓中的隐士来更难做到；他虽然没有达到有道之士的境界，但是可以说有这种愿望了。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①，七日不火食②，藜羹不糁③，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颜回择菜，子路、子贡相与言曰：“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

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④。弦歌鼓琴，未尝绝音，君子之无耻也若此乎？”

颜回无以应，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叹曰⑤：“由与赐，细人也⑥。召而来⑦，吾语之。”

子路子贡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⑧？故内省而不穷于道⑨，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⑩，于丘其幸乎⑪！”

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⑫，子路扢然执干而舞⑬。子贡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

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故许由娱于颍阳⑭，而共伯得乎共首⑮。

【注释】

①穷于句，事见《天运篇》。此段所叙孔子周游列国的遭遇，见于《天运篇》及《山木篇》。

②不火食，火，指不烧灶。《释文》：“元嘉本无‘火’字。”

③藜羹不糁，成《疏》：“藜菜之羹，不加米糁。”藜，野菜。糁（sǎn散），宣颖说：“米屑也。”

④藉，陵藉，欺负践踏。无禁，无罪。

⑤喟（kuì愧），叹声，长叹。

⑥细人，见识浅薄的人。

⑦而：作为连词，可不译；作代词，可训其，其为他称。译文视作他称。

⑧为，郭庆藩说：“为，犹谓也。古谓为二字义通。”奚侗说：“为，犹有也。”之，宾语提前标志。

⑨省（xǐng醒），检查，内省，自我检查。穷，王叔岷说：“案《吕氏春秋·慎人篇》、《风俗通义·穷通篇》，‘穷’并作‘疚’。”

⑩隘（è鄂），通阨。穷困，窘迫。

⑪其，大概。

⑫削然，林希逸说"音消，潇洒之意"；宣颖说"孤高貌"；刘凤苞说"危坐孤峭之貌"。又，成《疏》："取琴声"。反琴：再拿起琴。

⑬扢（xì戏）然，成《疏》"扢然，奋勇貌"；王念孙说："扢与仡通，《说文》曰：勇壮也。"干，楯也。

⑭颍（yǐng影）阳，《浅注》："颍阳，在今河南洛阳县南。"许由隐居地。

⑮共（gōng功）伯：共为封地，伯为爵位。得乎共首，《释文》引司马说："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贤人，诸侯皆以为贤。周厉王之难，天子旷绝，诸侯皆请以为天子，共伯不听，即干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阳，兆曰：厉王为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复归于宗，逍遥得意共山之首。共丘山，在今河南共县西。"赵谏议本：共作丘。

【译文】

孔子在陈国、蔡国之间遭到围困，七天没有烧火煮饭，野菜汤里连碎米粒都没有。脸色显得非常疲惫，却还在室内边弹琴边歌唱。颜回在摘择野菜，子路和子贡一起议论，说："老师被鲁国人驱逐过两次，在卫国被人铲削了他所留下的脚印，在宋国被桓魋砍伐了讲学其下的大树，在商、周境内被逼得穷途末路，现在又被围困在陈蔡之间。谋杀老师的，没有追查罪责；践踏老师的，没有受到制止。然而老师还是边弹边唱，乐声从不中断，君子不计较耻辱竟然象这个样子吗？"

颜回不知用什么话来回答，就进去把二人的议论告诉孔子。孔子推开琴，唉声长叹说："子路和子贡，都是见识浅薄的人。喊他们进来，我要告诉他们一些道理。"

子路、子贡进入室内，子路就说："象我们现在这样的处境，可以说已经穷困无路了。"

孔子说："这是什么话呀！君子能够深明大道的就叫做通，不懂得大道的才叫做穷。现在，我抱守仁义的大道而遭逢乱世的祸患，这种情况怎么能说成穷困无路呢！所以重要的是，内心反省能无亏于大道，面临危难能不丧失德行。严寒到来，霜雪降落，我因此得知松柏抗寒

的茂盛生机。陈国、蔡国之间所遇的困境，对我孔丘来说或许正是值得庆幸的考验啊！”

孔子说罢便严峻地再拿起琴来弹唱。子路兴奋威武地拿着盾牌跳起舞来。子贡说：“我过去简直不知道天是那么高，地是这么低呀！”

古代的得道人，处境穷困时也快乐，处境通达时也快乐。他们快乐的原因不是穷困或通达的本身，只要大道和德行的正确性在自己方面，那么穷困和通达的遭遇就好象寒暑风雨的循序变化一样〔不足为奇了〕。所以许由〔不接受唐尧的禅让〕能快乐生活在颍水之阳，而共伯〔不介怀王位的立废〕能悠游自得于首丘山上。

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①，北人无择曰：“异哉后之为人也②，居于畎亩之中③，而游尧之门④！不若是而已⑤，又欲以其辱行漫我⑥。吾羞见之⑦。”因自投清泠之渊⑧。

【注释】

①北人无择，成《疏》：“北方之人，名曰无择。”俞樾说：“《广韵·二十五德》北字注：古有北人无择。则北人是复姓。《汉书·古今人表》作北人亡择。”

②后，君也，这里指舜而言。

③居于畎亩，成《疏》：“舜耕于历山，长于垄亩。”畎（quǎn犬）亩，田间畎，田间小沟。

④游于句，成《疏》：“游尧门阙，受尧禅让。”

⑤若，但。是，此。已，止。

⑥漫，污。章炳麟说：“漫正当作槾。《说文》无漫。槾我者污我也。义见《徐无鬼篇》垩慢说。”

⑦羞，认为……可耻，意动词。

⑧清泠（líng令）之渊，《释文》：“《山海经》云：在江南。一云：在南阳郡西崿山下。”

【译文】

舜把天下让给他的朋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说：“舜帝的做人行事

真奇怪呀！本来居处在田野之间务农自食，却要交游于尧的宫廷接受禅让！不到此为止，又想用他受禅的丑行来玷污我。我以见到他为可耻。”因而自己便投入清冷的深渊。

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①，卞随曰："非吾事也。"

汤曰："孰可？"

曰："吾不知也。"

汤又因瞀光而谋②，瞀光曰："非吾事也。"

汤曰："孰可？"

曰："吾不知也。"

汤曰："伊尹何如③？"

曰："强力忍垢④，吾不知其他也。"

汤遂与伊尹谋伐桀，克之，以让卞随⑤。卞随辞曰："后之伐桀也谋乎我，必以我为贼也⑥；胜桀而让我，必以我为贪也。吾生乎乱世，而无道之人再来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数闻也⑦！"乃自投椆水而死⑧。

汤又让瞀光，曰："知者谋之⑨，武者遂之⑩，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⑪？"

瞀光辞曰："废上，非义也；杀民，非仁也⑫；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吾闻之曰：'非其义者，不受其禄；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尊我乎⑬！吾不忍久见也。"乃负石而自沉于庐水⑭。

【注释】

①卞（biàn便）随：姓卞，名随，怀道之人，隐者也。因，介词，凭依，就。

②瞀光：姓瞀，名光，怀道之人，隐者也。一作务光，见《大宗师》篇。

③伊尹：姓伊，名尹，字贽，佐世之贤人也。见《庚桑楚》篇。

④忍垢，成《疏》："忍，耐也。垢，耻辱也。"朱骏声说："垢，借为诟，耻也。"

⑤剋，胜。之，犹将。

⑥贼，害，残忍。

⑦数（shuò朔），屡次，频繁。

⑧椆（zhōu周）水，在颍川郡界。

⑨知，通智。

⑩遂，成功，完成。

⑪吾子，亲切的对称，你。立乎，胡远濬说："《吕览》作'位之'。"指登天子位。

⑫废上，成《疏》："谓放桀也。"杀民，成《疏》："谓征战也。"

⑬尊，使……尊居帝位，使动用法。

⑭庐水，成《疏》："在辽东、北平郡界"；《释文》"在辽东西界"。

【译文】

商汤将要讨伐夏桀，想倚靠卞随来出谋划策，卞随说："这不是我的事情。"

商汤说："找谁好呢？"

回答说："我不知道。"

商汤又想倚靠瞀光来出谋划策，瞀光说："这不是我的事情。"

商汤说："找谁好呢？"

回答说："我不知道。"

商汤说："伊尹怎么样？"

回答说："有坚强毅力并能忍受耻辱，我不知道别的什么了。"

商汤于是跟伊尹计议讨伐夏桀，战胜了夏桀后，又要把天下让给卞随。卞随推辞说："君主将讨伐夏桀时跟我计议过，一定把我看作是残忍好战的人了；打胜夏桀后又要让天下给我，一定把我看作是贪婪务得的人了。我生在荡乱的时代，而不明大道之人一再用他争夺天下的丑行来玷污我，我不能忍受频繁地听到这些无聊的事情。"便自投椆水死去。

汤又要让位给瞀光，说:“有智慧的人施计谋取天下，有武勇的人成功夺得天下，有仁德的人居位治理天下，这是历来的道理。您为什么不登位理政呢?”

瞀光推辞说:“废掉君上，不合道义;伤害民命，不合仁爱;别人冒犯危难，我却坐享利禄，不合廉正。我听说过:不是那种讲道义的人，就不该接受他的利禄;残暴无道的社会，就不要踏上他的领土，何况要使我尊居帝位呢!我忍受不了长久地目睹这种现象。”于是背着石块自己沉入庐水。

昔周之兴，有士二人处于孤竹①，曰伯夷、叔齐②。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试往观焉。”至于岐阳③，武王闻之，使叔旦往见之④，与盟曰：“加富二等⑤，就官一列⑥。”血牲而埋之⑦。

二人相视而笑曰:“嘻，异哉！此非吾所谓道也。昔者神农之有天下也，时祀尽敬而不祈喜⑨；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⑩。乐与政为政，乐与治为治⑪，不以人之坏自成也⑫，不以人之卑自高也⑬，不以遭时自利也。今周见殷之乱而遽为政⑭，上谋而下行货⑮，阻兵而保威⑯，割牲而盟以为信⑰，扬行以说众⑱，杀伐以要利⑲，是推乱以易暴也⑳。吾闻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乱世不为苟存。今天下闇㉑，周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㉒，不如避之以絜吾行㉓。”二子北至于首阳之山㉔，遂饿而死焉。若伯夷、叔齐者，其于富贵也，苟可得已，则必不赖㉕。高节戾行㉖，独乐其志，不事于世㉗。此二士之节也。

【注释】

①孤竹，国名，在辽西。

②伯夷叔齐，《史记·伯夷列传》：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

③岐阳，岐山之南。岐山，在今陕西省。

④叔旦，指周公。旦，是周公之名；叔，因系武王之弟。

⑤加富，林希逸说："倍其禄也。"

⑥就官，林希逸说："极其品也。"就，任。一列，一品。

⑦血牲句，古时订盟，用牲血涂其盟书，埋在坛下，表示信守。

⑧神农，林希逸说："举神农而言，谓上古之世，不如此也。"

⑨时祀，成《疏》："四时祭祀。"不祈喜，俞樾说："喜，当作禧。《尔雅·释诂》：'禧，福也。'不祈禧者，不祈福也。"

⑩尽治，尽力办事。无求，不求名利。

⑪乐与二句，俞樾说："《吕氏春秋·诚廉篇》：作'乐政与为政，乐治与为治'，疑此文亦当同，传写倒误。"林希逸说："虽有为而无容心也。"与，犹于。

⑫不以人之坏自成，阮毓崧说："不乘人之危。"坏，败，毁，危难。成，成功。

⑬不以人之卑自高，阮毓崧说："不夺人之志。"卑，低。高，高强，高压。

⑭遽为政，成《疏》："速为政治，彰纣之虐。"遽，急。

⑮上谋句，王念孙曰："上谋而下行货，下字后人所加也，上与尚同。上谋而行货，阻兵而保威，句法正相对。后人误读上为上下之上，故加下字耳。《吕氏春秋·诚廉篇》正作上谋而行货，阻兵而保威。"按：王说，句顺义通，已为后来校释家奉为不易之论。但是，细加揣摩，此句"下行货"系与"武王闻之……血牲而埋之"相照应。"下行货"者，实指对下进行收买的举动，似乎不必删去"下"字。上谋……，阻兵……，割牲……，三句相连，并非相对的整齐排偶句法。

⑯阻，《左传》"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注："阻，恃也。"

⑰盟，立盟，用如动词。

⑱扬行句：扬，宣扬。行，德行，善行。说，同悦。

⑲要（yāo腰），求。杀伐以要利，阮毓崧说："谓借吊民伐暴之名，以邀窃国称王之实也。"

⑳是推句，成《疏》："可谓推周之乱以易殷之暴也。"阮毓崧说："所谓以暴易暴兮，莫知其非也。"是，这。易，换。

㉑闇，昏暗。周德衰，对"昔周之兴"而言。

㉒其，王先谦说："其，犹与其"，选择连词。并，王敔音"傍"，马叙伦说："并，犹依傍也"。涂，污。

㉓絜，通洁，使动用法。

㉔首阳，山名，山西蒲州城南；《说文》谓在辽西；《水经注》谓在河南。

㉕则必不赖，林希逸说："不赖者，不取以为资也"；胡远濬说："赖，取也"；阮毓崧说："不依赖富贵也。"《孟子·告子章》"富岁，子弟多赖。"阮元注"赖即嬾（今懒字）"。按：据"赖"字的各种解释，都应从"赖"字下断句为宜；如果按《浅注》取"则必不赖高节戾行"句读法，反与下文"此二士之节也"龃龉。

㉖戾（lì历）：宣颖说："亢也"；刘凤苞说："与俗不合"。又，马叙伦说："《吕氏春秋·离俗篇》戾作历，借为勵。《说文》'勵，勉力也。'今作励。"吴汝纶说同此。可参考。

㉗事，用。世，指乱世。

【译文】

从前，周朝兴起的时候，在孤竹国住着两个贤士，名叫伯夷和叔齐。两人商量说："我听说西方有文王这么个人，似乎是个讲道行的人，去看看吧！"到达岐山之阳，武王听到二位贤士前来，就派弟弟周公旦去接见他们，并同他们订立盟约，说："加禄二级，任官一品。"然后用牲血涂在盟册上并把它埋在盟坛下。

两人互相望着笑了笑，说："咦，真奇怪啊！这不是我们所说的道行。从前，神农氏拥有天下的时候，四时祭祀竭尽虔诚，但并不乞求个人幸福；他对于人民，忠实守信尽力办事，但并不讲求个人名利。人民乐于设施某项政事，就设施政事；人民乐于进行某种治理，就进行治理。不趁别人的危难自取成功，不因别人的低下自显高强，不借碰到的有利时机自谋利益。现在周人看到殷朝形势荡乱就急速整顿政治，对上图谋篡逆而对下进行利禄收买，依仗武力来保持威势，宰牲立盟来表示诚信，宣扬善行来取悦大众，大肆攻伐来攫取功利。这是用建立乱邦来代替暴政啊！我听说古代的贤士，遭逢治世不回避自己的责任，遭逢乱世不做苟且偷安的事。现在，天下一片昏暗，周德也转向衰落，与其依傍于周王朝使我们受到玷污，不如逃避它而使我们自身保持高洁。"两位贤士往北走到首阳山，就饿死在那里。象伯夷、叔齐这种人，他们对于禄位富贵，即使可以得到，也不想依托这样的生活。高尚的气节，抗俗的行为，独乐己志，不求世用，这便是二士的情操。

盗　跖

孔子与柳下季为友①，柳下季之弟名曰盗跖②。盗跖从卒九千人③，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④，盗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⑤，万民苦之⑥。

孔子谓柳下季曰："夫为人父者，必能诏其子⑦；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诏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则无贵父子兄弟之亲矣⑧。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为盗跖，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窃为先生羞之⑨。丘请为先生往说之⑩。"

柳下季曰："先生言为人父者必能诏其子，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听父之诏，弟不受兄之教，虽今先生之辩⑪，将奈之何哉⑫？且跖之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飘风⑬，强足以距敌⑭，辩足以饰非。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

孔子不听，颜回为驭，子贡为右⑮，往见盗跖。

【注释】

【注释】

①柳下季，成《疏》："姓展，名禽，字季，食采柳下，故谓之柳下季。"谥曰惠，故又名柳下惠。《释文》："《左传》云，展禽是鲁僖公时人，至孔子生八十余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岁，不得为友，是寄言也。"

②盗跖（zhi执），成《疏》："跖者，禽之弟名也，常为巨盗，故名盗跖。"李奇注《汉书》云："跖，秦之大盗也。"俞樾说："《史记·伯夷传正义》又云：'跖者，黄帝时大盗之名。'是跖之为何时人，竟无定说。孔子与柳下惠不同

时，柳下惠与盗跖亦不同时，读者勿以寓言为实也。”

③从卒，跟随跖的士卒，部队。

④穴室枢户，《释文》："司马云：破人户枢而取物也。"《浅注》："枢，门轴。与下句'驱人牛马'同一句法。"孙诒让说："枢，当为抠。"穴，用作动词，冲破。枢，取抠义，挖，破坏。

⑤保：通堡。《释文》："郑注《礼记》曰：小城曰保。"

⑥苦：为……所苦，为动用法。

⑦诏（zhào召），告戒。

⑧贵：认为……可贵，意动用法。

⑨窃，私下，表谦敬态度副词。

⑩说（shuì税），说服。

⑪虽，即使。今，犹若，象。辩，口才。

⑫奈之何，对他怎么办。

⑬飘风，即旋风，或回风。

⑭距，同拒。

⑮驭（yù预），驾驭。右，指骖右，即在车右边陪乘的人。

【译文】

孔子和柳下季是朋友，柳下季的弟弟，名叫盗跖。盗跖率领的士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害各国诸侯。穿室破户，赶走人家的牛马，掳掠人家的妇女。贪财忘亲，毫不顾念父母兄弟，也不祭祀祖先。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大国军民严守城防，小国人民避居堡内，百姓都为他们所苦。

孔子对柳下季说："做父亲的一定能告戒自己的儿子。做兄长的一定能教导自己的弟弟。倘若父亲不能告戒儿子，兄长不能教导弟弟，那么父子兄弟的血亲关系也就没有任何可贵了。现在，先生是当世很具有才学的人，弟弟是有名的盗跖，成为天下大祸害，却不能教导他，我私下为先生感到羞愧。我愿意为先生前往说服他。"

柳下季说："先生刚才讲，做父亲的一定能告戒儿子，做兄长的一定能教导弟弟。倘若儿子硬不接受父亲的告戒，弟弟硬不接受兄长的

教导，即使象先生这样的善辩口才，又能拿他怎么办呢！再说，跖的为人，思路活跃如喷涌的清泉，意气激烈如突起的风暴，强悍足够斗勇拒敌，辩才足够文过饰非，顺从他的意愿就喜悦，违背他的意愿就恼怒，容易用粗暴的语言辱骂别人。先生，千万不要前去。”

孔子不听劝告，叫颜回担任驾驶，叫子贡在车右当侍从，前往会见盗跖。

盗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阳①，脍人肝而餔之②。孔子下车而前，见谒者曰③："鲁人孔丘。闻将军高义④，敬再拜谒者。"

谒者入通⑤。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曰："此夫⑥，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邪？为我告之：'尔作言造语⑦，妄称文武⑧，冠枝木之冠⑨，带死牛之胁⑩，多辞缪说⑪，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⑫，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⑬，妄作孝弟，而徼倖于封侯富贵者也⑭。子之罪大极重⑮，疾走归！不然，我将以子肝益昼餔之膳⑯'"。

孔子复通曰："丘得幸于季⑰，愿望履幕下⑱。"

谒者复通。盗跖曰："使来前！"

孔子趋而进⑲，避席反走⑳，再拜盗跖。盗跖大怒，两展其足㉑，案剑瞋目，声如乳虎㉒，曰："丘来前！若所言，顺吾意则生，逆吾心则死。"

【注释】

①乃方，正好，同义词连用。休，使……休息，使动用法。卒徒，卒是步兵，徒本义是步行，引申为步兵，这里同义词连用，泛指士兵。大（tài太）山，即泰山。阳，山之南。

②脍（kuài块），细切的肉。餔，食。

③谒（yè夜）者，古代负责宾赞通报官吏。即今的接待人员。

④将军，对跖尊称。

⑤通，通知，报告。

⑥夫，男子通称。此夫，这个人。

⑦尔，你。

⑧妄称句，成《疏》："言孔子宪章文武，祖述尧舜，刊定礼乐，遗迹将来也。"

⑨冠枝句，上冠字，戴，动词。枝木之冠，《释文》："司马云：冠多华饰，如木之枝繁。"

⑩带死句，《释文》："司马云：取牛皮为大革带。"带，束带。

⑪缪，谬。

⑫擅（shàn善），专门，擅长。

⑬反本，反回自然的本性。

⑭徼倖，通侥幸。徼，求；倖，非分而得。

⑮极，俞樾说："极当作殛。《尔雅·释文》：'殛，诛也。'言罪大而诛重也。极、殛古字通。"即今语罪大恶极之意。

⑯益，增添。子，《谷梁传·哀十三》："子，卑称也"。

⑰幸，宠幸，荣幸。

⑱履，踩，指走到。幕，军用帐棚；幕下，帐幕之下。

⑲趋，疾走，快步。

⑳避席，远离坐席。反走，却退几步，表示谦敬。

㉑两展其足，成《疏》："伸两脚也。"展，伸也。

㉒乳虎：哺育幼虎期的母虎，性更凶猛。

【译文】

这时，盗跖正好在泰山的南面让士兵进行休整，切碎人肝来充当食物。孔子一下车就向前走去，见到接待人员说："鲁国人孔丘，听说将军有高尚的正义感，恭敬地多多拜托你转达我求见的来意。"

接待人员进去通报。盗跖听到孔子求见，勃然大怒，眼睛瞪得象炯炯发光的明星，头发激怒得上指冲冠，说："这个家伙，就是鲁国的巧伪人孔丘吗？代替我转告他：'你搬弄话语编造舆论，荒诞地称道文王和武王的礼乐宪章；头戴装饰华丽的高冠，腰束坚韧牛皮的大带，

长篇大论，胡说八道；不种土地却吃得很讲究，不会纺织却穿得很阔气；只会摇唇鼓舌，专门捏造是非，用来迷惑天下诸侯各国的君主；致使天下游学的人，不能恢复他们的天赋本性；虚假地装扮成孝亲敬长的样子，却希望侥幸地求得分外的封侯富贵。你罪大恶极，赶快滚回去！不然，我就要拿你的肝来改善中午的伙食哩'！”

孔子又一次请求通报说：“我曾荣幸地同柳下季结朋友，希望能亲临营帐前拜见。”

接待人员再一次通报上去，盗跖说：“叫他前来。”

孔子小跑快步走进帐内，有礼貌地避开坐席退却几步，向盗跖再拜行礼。盗跖怒气冲冲，伸出他的两脚，手按宝剑瞪大着两眼，声音咆哮如凶恶的乳虎，说道：“孔丘，站到前面来！你所要说的话，符合我的心意便能活命，违拗我的心意便是找死。”

孔子曰：“丘闻之，凡天下有三德①：生而长大，美好无双，少长贵贱见而皆悦之②，此上德也；知维天地③，能辩诸物④，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众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称孤矣⑤。今将军兼此三者，身长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⑥，齿如齐贝⑦，音中黄钟⑧，而名曰盗跖，丘窃为将军耻不取焉⑨。将军有意听臣⑩，臣请南使吴越，北使齐鲁，东使宋卫⑪，西使晋楚，使为将军造大城数百里，立数十万户之邑，尊将军为诸侯，与天下更始⑫，罢兵休卒，收养昆弟⑬，共祭先祖⑭。此圣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愿也。”

【注释】

①凡：大抵、凡是。天下，省中心词“人”；《阙误》引张君房本“下”字下有“人”字。

②说，通悦。

③知维天地，林希逸说："知可以包罗天地，天地不能出其知之外也。"知，同智。

④能辩诸物，林希逸说："才能可以辩明诸物也，谓其无不知也。"辩，通辨。

⑤南面称孤，古代人君主坐位向南，因谓人君为南面。孤，王侯对自己的谦称。

⑥激丹，章炳麟说："激，借为敫。《说文》：'敫，光景流也。'故司马训明。"激，皦，明。丹，朱砂。

⑦贝，珠也。

⑧中（zhòng众），合。黄钟，古乐六律中音调之一。

⑨取，择取。

⑩有，犹或、犹如，为如或之义。臣，孔子自称。

⑪北使二句，跖时在太山之阳，说齐鲁在北、宋卫在东，不合地理实际。此系属虚构。

⑫更始，革新，新的开端。

⑬昆弟，兄弟。

⑭共，通供，供奉。

【译文】

孔子说："我听说，总括起来，天下的人有三种类型的美德：生得身躯高大，容貌美好无双，不论老少贵贱见了都喜欢他，这是属于上种德性的人；智慧能够包罗天文地理，才识能够分辨万事万物，这是属于中等德性的人；勇猛、强悍、果敢、无畏，能团结士兵、指挥部队，这是属于下等德性的人。任何人具有这三种德性之一，就足够条件面南称王了。现在，将军兼备了这三种德性，身高八尺二寸，面容奕奕发光，嘴唇鲜艳如涂朱砂，牙齿整洁如含珠贝，声音洪亮犹如黄钟，而名字却称做盗跖，我私下替将军感到耻辱，认为毫不可取。将军如或有意听从我的建议，我愿意向南出使吴国越国，向北出使齐国鲁国，向东出使宋国卫国，向西出使晋国楚国，让他们替将军营造周延数百

里的大城，建立包括几十万户的封邑，尊奉将军为诸侯君主，和天下各国开始建立新的关系，实行停战休兵，收养百姓弟兄，供祭宗庙祖先。这是圣贤才智之士的壮举，也是天下人民的愿望。”

盗跖大怒曰：“丘来前！夫可规以利①，而可谏以言者②，皆愚陋恒民之谓耳③。今长大美好，人见而悦之者，此吾父母之遗德也。丘虽不吾誉④，吾独不自知邪？

“且吾闻之，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今丘告我以大城众民，是欲规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长也！城之大者⑥，莫大乎天下矣。尧舜有天下，子孙无置锥之地⑦；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非以其利大故邪？

“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⑧，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⑨，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⑩，起则于于⑪，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⑫，流血百里。尧舜作⑬，立群臣，汤放其主⑭，武王杀纣⑮。自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⑯。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

“今子修文武之道⑰，掌天下之辩⑱，以教后世，缝衣浅带⑲，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

“子以甘辞说子路而使从之⑳，使子路去其危冠㉑，解其长剑，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㉒，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㉓，身菹于卫东门之上㉔，是子教之不至也㉕。

“子自谓才士圣人邪？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26]，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27]。上无以为身，下无以为人[28]，子之道岂足贵邪？

“世之所高[29]，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30]，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31]，舜不孝[32]，禹偏枯[33]，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羑里[34]。此六子者[35]，世之所高也。孰论之[36]，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37]，其行乃甚可羞也。

“世之所谓贤士，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38]，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鲍焦饰行非世[39]，抱木而死。申徒狄谏而不听[40]，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介子推至忠也[41]，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42]，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43]，皆离名轻死[44]，不念本养寿命者也。

“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45]，比干剖心[46]。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然卒为天下笑。自上观之[47]，至于子胥、比干[48]，皆不足贵也。

“丘之所以说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则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过此矣，皆吾所闻知也。

“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49]，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50]，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51]，皆

非通道者也。

“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归㊷，无复言之！子之道术狂狂汲汲㊸，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

【注释】

①规，劝。

②谏，正。规劝。

③恒民，平常的人。恒，常。一本作顺民。

④不吾誉，即不誉吾。否定句中代词宾语，一般放在动词前。

⑤畜我：畜，养，待。恒民前省介词以。

⑥城之大者，定语倒置。乎，于，比。

⑦子孙句，成《疏》："尧让舜，不授丹朱。舜授禹，而商均不嗣。故无置锥之地也。"

⑧橡栗，橡子，栎树的果实，可食。

⑨炀（yàng 样），烘干，引申为烤火。

⑩居居，成《疏》："安静之容。"

⑪于于，成《疏》："自得之貌。"《应帝王》篇，于于，"无所知貌。"

⑫蚩尤，原始社会部落领袖。涿鹿，在今河北省涿县。

⑬作，兴起，指称帝。

⑭汤放其主，成《疏》："放桀于南巢。"放，流放。

⑮武王杀纣，成《疏》："朝歌之战"。周武王伐商纣王，纣在鹿台自焚身死。

⑯暴，残害。

⑰文武之道，周文王、武王的政治礼制。

⑱辩，成《疏》："辩说仁义。"指舆论，学说辩论。

⑲缝衣，《释文》："缝，本又作摓。"郭庆藩说："《列子·黄帝篇》引向秀云：摓衣，儒服，宽而长大。""或作逢。《书·洪范》'子孙其逢吉'马注曰：'逢，大也。'《礼·儒行》'逢掖之衣'。郑注：'逢，犹大也'。"浅带，《释文》："缝带使浅狭。"《荀子·儒效》杨倞注："浅带，博带也。《韩诗外传》作'逢衣博带'。言带博则约束衣服者浅，故曰浅带。"

⑳甘辞，甜言蜜语。说，通悦。

㉑去其危冠，解其长剑：阮毓崧说："危，李云高也。案史称子路初见孔子时，雄冠佩剑陵暴孔子，孔子以礼诱之。"

㉒卒，最后。

㉓子路欲杀卫君：卫君，指蒯聩。据《左传·哀公十五年》及《史记·卫世家》、《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太子蒯聩被卫灵公逐放。灵公死后，公子辄立为卫君。蒯聩从晋戚地潜回袭攻公子辄，劫持卫大夫孔悝登台协助自己。子路当时是孔悝家臣，欲救孔悝，将燔烧台。蒯聩的徒众在台下夹攻子路，子路遭难身死。

㉔菹（zū租），剁成肉酱。

㉕不至，教育不周至，不成功。

㉖穷于齐：鲁乱，昭公奔齐。孔子也自鲁往齐，做了齐贵族高昭子的家臣。齐景公向他问政，他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博得了景公的赞赏。景公将封以尼谿之地，被齐相晏婴劝阻。其余遭遇，见《天运》、《山木》篇注。

㉗此患，指孔子之道所招致的恶果。

㉘上，指长上、师长 承孔子“不容身于天下”事。下，指门下、门徒，承子路“菹此患”。

㉙高，崇拜。

㉚全，完美无缺。

㉛尧不慈，成《疏》：“谓不与丹朱天下。”《韩非·说疑篇》曰：“记曰：尧杀朱丹。”

㉜舜不孝，成《疏》：“为父所疾也。”《韩非·忠孝篇》“瞽瞍为舜父，而舜放之。”

㉝禹偏枯，成《疏》：“治水勤劳，风栉雨沐，致偏枯之疾，半身不遂也。”《浅注》：“偏枯，过分劳苦。”按：《淮南·原道》注“枯，病也。”病有劳苦义，故《浅注》可从。又，马叙伦说：“疑此句有伪。上下文指斥黄帝尧舜汤武恶德，此独以形体言，为不伦。《吕氏春秋·当务篇》曰：‘尧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湎之意，汤有放杀之事’。文义相类。疑此亦当作‘禹淫湎’。”可参考。

㉞文王句，王先谦说：“句应在武王上而误倒。”羑（yǒu友）里，殷代监狱名；在今河南的牖城，牖，羑字通。

㉟此六子，马叙伦说：“此六子者，则是黄帝尧舜禹汤武，不数文王。文王拘羑里，疑为后人所增。”李勉说：“自黄帝以至武王皆评其过失。文王被人所囚，非其本身之过，举之，与上不伦不类，故此句疑后人所增。原作六子不误。且此句依序亦应在武王句上。足见此句误衍，当删。”

㊱孰，王先谦说："孰，同熟。犹言精熟讨论之。"

㊲皆以句，成《疏》："谓黄帝、尧、舜、禹、汤、文王也，皆以利于万乘，是以迷于真性而不返于自然。"其真，他们的本真。情性，指自然的情性。

㊳伯夷四句，见《让王篇》

㊴鲍焦，成《疏》："姓鲍，名焦，周时隐者也。饰行非世，廉洁自守，荷担采樵，拾橡充食。子贡过之曰：'吾闻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污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 鲍焦曰：'吾闻廉士重进而轻退，贤人易愧而轻死。' 遂抱木立枯焉。"

㊵申徒狄，见《大宗师》及《外物》篇。

㊶介子推，成《疏》："晋文公，重耳也，遭骊姬之难，出奔他国，在路困乏，推割股肉以饴之。公后还三日，封于从者，遂忘子推。子推作《龙蛇之歌》，书其营门，怒而逃。公后惩谢，追子推于介山。子推隐避，公因放火烧山，庶其出走。火至，子推遂抱树而焚死焉。"郭庆藩说："编查经传，并无介推燔死之事。自屈子为立枯之说，庄生有燔死之文，而东方朔《七谏》、《汉书·丙吉传》皆承其误。"

㊷尾生，成《疏》："一本作微生，《战国策》作尾生高，高诱以为鲁人。"期，约会。梁，桥。

㊸无异句，《释文》："李云：犹猪狗乞儿流转沟中者也。"磔(zhé折)犬，抛弃于外的死狗；磔，张也，裂也。流豕，飘流水中之豕。操瓢而乞，《荀子·荣辱篇》"是其所以不免于冻饿操瓢囊为沟中瘠者也"；此处省文。

㊹离，林希逸说："离，丽也。泥著于名也。"丽，附著。宣颖说："同罹。"

㊺子胥沉江，见《胠箧》篇。

㊻比干剖心，见《人间世》篇。

㊼自上观之，指上述黄帝至比干等。

㊽此，指上述历史人物及事件。

㊾瘦，王念孙曰："《释文》：瘦，色又反。案瘦当为瘐字之误也。瘐亦病也。"

㊿操，拿。具，器具，这里指形骸。

(51)说，同悦，使动用法。养，颐养，使动用法。

(52)亟(jí即)，急。

(53)汲汲，《释文》："本亦作伋，音急。"急切的样子。狂狂汲汲，形容颠倒得失，躁急奔竞。

【译文】

盗跖大怒说："孔丘站拢来！〔我告诉你〕：凡是可以用利禄来劝

导的，可以用言语来谏止的，都是那种愚昧浅陋的平常顺民。现在，我身躯高大，面目美好，别人见到便无比慕悦，这是我父母遗传给我的德性。你即使不吹捧我，我难道自己不明白吗？

“况且，我听说过，喜欢当面吹捧人的，也喜欢背后毁谤人。现在你用将会拥有大城众民这一套来告诉我，这是想用利禄来劝诱我，从而把我当作普通顺民来看待。这怎么能长远下去呢？最大的城市，没有比天下领域更大的了。唐尧和虞舜拥有天下，他们的子孙没有立锥之地；商汤和周武王立为天子，而他们的后代趋于衰微绝灭。这不正是他们占有天下大利〔招灾惹祸〕的缘故吗？

“再说，我还听到过，古代禽兽多而人口少，于是人民都架木巢居树上来躲避禽兽，白天捡食橡栗，晚上寄栖树上，所以称呼他们为有巢氏的民众。古代人民不知穿著衣服，只在夏天注意多积柴薪燃料，冬天就用它来烧火取暖，所以称呼他们为懂得生存的民众。神农的时代，晚上睡卧能安静不受惊扰了，白天起来活动更加自得了，那时候的人民只知道有母亲，不知道有父亲，同麋鹿牲畜生活在一起，种地提供食粮，织布缝制衣服，人们之间没有互相损害的想法，这是具有最高尚道德标准的兴旺社会。然而到了黄帝就不能达到这种高尚道德的兴旺社会了，在涿鹿的原野里竟跟蚩尤进行战争，血水横流遍及百里。帝尧和帝舜兴起，设置了百官大臣，商汤争国，流放了他的君主，周武王夺政杀掉了商纣。从这以后，社会上就充满着凭借强力来侵陵弱小，凭借多数来残害少数这类现象。商汤王和周武王以来，就都是杀伐篡逆的一伙了。

“现在，你研习文王、武王的治国礼制，影响着诸侯列国的学术争鸣，用来垂教后世万代。你穿着那宽衣博带的儒服，言谈举止矫揉造作，拿来迷惑各国的当权者，为的是企图谋求高官厚禄。当盗贼的没有谁比你更大的了，天下的人有什么理由不叫你为盗丘，反而诬称我是盗跖呢？

“你甜言蜜语讨得子路喜欢，并使他追随你奔走四方。使子路去

掉他的武士高冠，解下他的锋利长剑，在你的门下接受教育，天下的人都说：孔丘能够制止暴行，堵禁不轨。情况发展到最后，子路想杀掉蒯聩营救孔悝，而事情未获成功，自身便在卫国东门之上被剁成肉酱，这正是你的说教不能达到圆满成功的表现。

"你自以为是才智之士、圣明的人吗？可是被鲁国人驱逐过两次，在卫国被人铲削所留下的脚印，在齐国逼得毫无出路，在陈蔡之间被久久围困，几乎在整个天下没有容身之地；在你教化下，子路竟遭受剁成肉酱这种祸患。身居师长的，无法保护自身；作为门徒的，无法图存人世。你所宣扬的那一套理论难道值得重视吗？

"世上最受人尊崇的人物，没有能超过黄帝的了，黄帝尚且不能保持完美无缺的德行，而同蚩尤战斗在涿鹿的原野里，以致流血百里。尧杀子不慈，舜逐父不孝，禹过分劳苦不惜身体，汤王流放他的君主，文王被囚禁在羑里，武王兴兵攻伐商纣，这六个人，是世人很推崇的。但仔细去评论他们，都因贪图帝王功利迷失了本原的天真，从而违逆自然的情性行事，他们的做法实在是很不光彩的。

"世上津津乐道的贤士，是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让孤竹国的君位，竟饿死在首阳山上，尸骨得不到收葬。鲍焦矫饰自己德行清高，非议社会上的一切，竟抱着树木立地枯死。申徒狄，为向国君进谏良言而未被国君接纳，就背着石头自己投到河水中，尸体被鱼鳖吃掉了。介子推是最忠诚的人，他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给晋文公吃，文公后来封赏有功人员时竟背弃了他，子推就愤怒离开文公，抱着树木被烧死了。尾生跟一女子相约在桥下会见，女子没有到来，洪水来了他仍守信不离开约会地，就抱着桥梁柱子淹死了。这六个人，比起抛弃野外的死狗、漂流沟道的死猪、拿瓢讨饭冻死丧生的乞儿来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徒慕虚名而轻生赴死，不顾念从根本上颐养寿命的人啊！

"世上一致肯定的忠臣，没有谁能超过王子比干和伍子胥。然而子胥被沉尸江中，比干被剖心死去。这两个人，世人称他为忠臣，但终究为天下得道有识的人所讥笑。从以上事例看来，[从黄帝]直至子胥、比

干，都是不值得推崇的。

“你孔丘所用来劝说我的理论，如果拿荒诞神鬼的事情来告诉我，那是我不可能知道的；如果拿人间社会的事物来告诉我，只不过这些罢了，全都是我所听说过的。

“现在，我把有关人性的一切告诉你：眼睛要求看美丽的色彩，耳朵要求听美妙的声音，嘴巴要求尝甘美的味道，志趣习气要求生活上的满足。人生上寿为一百岁，中寿为八十岁，下寿为六十岁，除掉疾病、死丧、忧患等情况，其中开口欢笑的时日，一个月内不过有四五天罢了。天地的存在是无穷无尽的，人从生到死是有一定期限的，拿有限的形骸寄托在无穷天地之间，生命的消逝迅速得象骏马闪过缝隙一般。〔所以〕，凡是不能使自己心情保持愉快，使寿命得到颐养的，都不是通情达理的人。

“你孔丘所说的一套，都是我所抛弃的一切。赶快离开这里滚回去，不要再罗嗦了。你的方术理论，都是奔走钻营、巧诈虚伪的东西，不能保全人的真纯情性，哪里值得一谈呢！”

孔子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①，目芒然无见②，色若死灰，据轼低头③，不能出气。

归到鲁东门外，适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阙然数日不见④，车马有行色，得微往见跖邪⑤？”

孔子仰天而叹曰：“然。”

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⑥？”

孔子曰：“然。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⑦，疾走料虎头⑧，编虎须，几不免虎口哉⑨！”

【注释】

①执辔三失，谓手拿的缰绳三次失落。辔（pèi佩），缰绳。

②芒，通茫，模糊不清。马叙伦说："芒借为眚。《说文》曰：'眚，目不明也'。"

③据，按着，靠着。轼，古代车厢前用作扶手的横木。

④阙，虚空。阙然，犹今语很遗憾地。

⑤得微，得无，恐怕，莫非，表反问。马叙伦说："微，读为无。音同微纽。下文'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是其证。"

⑥得无句，阮毓崧说："谓据跖之为人，无乃拂汝盛意，若我前所云者乎？"若前，即我前所说的"逆其心则怒"。

⑦灸 针灸的灸，灼体疗病法。

⑧疾，急。料，《释文》"音聊。"成《疏》"触也。"马叙伦说："料借为撩。《六帖》引作掩，即撩之伪。《说文》曰：料，读若辽。撩，理之也。今读作料。"案：湖南方言，撩有招惹意。说"莫撩他，"即不要惹他。

⑨几（jī几），几乎，将近，接近。

【译文】

孔子一再拜辞盗跖快步走出，一到门外就登上车子，手中所执缰绳不觉失落三次，眼睛模模糊糊看不清东西，脸色变得如同死灰，靠着车前横木低垂着头，一时不能平静呼吸。

回到鲁国的东门外，恰巧碰上柳下季。柳下季说："近来遗憾地多天没有见到你，你的车马有点象刚旅行过的样子，莫不是前去见过跖了吧？"

孔子仰头望天叹息说："是的。"

柳下季说："跖这个人，莫非象我前此介绍过的那样，完全违背了你的意愿呢？"

孔子说："是的。我这叫做本来没生病却灼灸自己的皮肤〔找苦头吃〕；急急忙忙地跑去，撩惹虎头，捋弄虎须，几乎不免被老虎吞掉呀！"

子张问于满苟得曰①："盍不为行②？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故观之名，计之利，而义真是也③。若弃

名利，反之于心，则夫士之为行，不可一日不为乎④！”

满苟得曰：“无耻者富⑤，多信者显⑥。夫名利之大者，几在无耻而信。故观之名，计之利，而信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于心，则夫士之为行，抱其天乎⑦！”

子张曰：“昔者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今谓臧聚曰⑧：‘汝行如桀纣’，则有怍色⑨，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贱也。仲尼、墨翟，穷为匹夫⑩，今谓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则变容易色称不足者，士诚贵也。故势为天子，未必贵也；穷为匹夫，未必贱也。贵贱之分，在行之美恶。”

满苟得曰：“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⑪。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⑫，而管仲为臣⑬；田成子常杀君窃国⑭，而孔子受币⑮。论则贱之，行则下之，则是言行之情悖战于胸中也⑯，不亦拂乎⑰！故《书》曰：‘孰恶孰美？成者为首⑱，不成者为尾。’”

子张曰：“子不为行，即将疏戚无伦⑲，贵贱无义，长幼无序。五纪六位⑳，将何以为别乎？”

满苟得曰：“尧杀长子，舜流母弟㉑，疏戚有伦乎？汤放桀，武王杀纣，贵贱有义乎？王季为适㉒，周公杀兄㉓，长幼有序乎㉔？儒者伪辞，墨者兼爱，五纪六位将有别乎？且子正为名，我正为利㉕。名利之实，不顺于理，不监于道㉖。吾日与子讼于无约㉗，曰：‘小人殉财㉘，君子殉名，其所以变其情，易其性，则异矣；乃至于弃其所为而殉其所不为，则一也㉙。故曰：无为小人，反殉而天㉚；无为君子，从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极㉛；面观四方，与时消息㉜。若是若非，执而圆机㉝；独成而意，与道徘徊㉞。无转而行，无成而义㉟，将失而所为。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将弃而天㊱。’比干

剖心[37]，子胥抉眼[38]，忠之祸也；直躬证父[39]，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鲍子立干[40]，申子不自理[41]，廉之害也；孔子不见母[42]，匡子不见父[43]，义之失也。此上世之所传，下世之所语，以为士者，正其言[44]，必其行[45]，故服其殃[46]，离其患也[47]。”

【注释】

①子张，成《疏》："子张，孔子弟子也，姓颛孙，名师，字子张。"满苟得，成《疏》："姓满，名苟得，假托为姓名，曰苟且贪得以满其心，求利之人也。"

②盍不为行，《释文》："劝何不为德行。"王先谦说："何不行义乎。"盍（hé何），通曷，何也。行（xíng刑），施行，指行仁义；行（xìng幸），品行，德行。

③无行六句，成《疏》："若不行仁义之行则不被信用，不被信用则无职任，无职任则无利禄。故有行则有名，有名则有利，观察计当，仁义真是好事，宜行之也。"之，犹以。而，犹能。

④若弃四句，王先谦说："上为殉名利言也。若弃名利，而反之我心，士之为行，亦不可一日不为义也。"反，反求、反省。之，指义。乎，呀，表感叹。

⑤无耻者富，成《疏》："无耻贪残则富。"阮毓崧说："言贪得无耻则富。"

⑥多信者显，成《疏》："多信，犹多言也。多言夸伐则显。"马叙伦疑"多疑为失字或不字之误。"林希逸说："多信者显，言多为可信之言以求荣显，此言假信之名以自利者。"据此，可译为侈谈信誉的人易获荣显。阮毓崧说："信通伸，多方求伸则显。"按：成释信为言，林释信为可信之言，都很勉强。阮释信为伸。句意为：多方表现自己的人容易显贵。于义为长。

⑦抱其天乎，成《疏》："抱守天真。"王先谦说："惟抱其自然之道而可乎。"阮毓崧说："《释名》：'抱，保也'。言但求保其天年，而不欲如子张之行义也。"按：从阮说，理解为最低限度要保持活命，才与苟且贪得的口吻合。

⑧今，犹若也。臧聚，宣颖说："臧获窃聚之人。"孙诒让说："聚读为驺，《说文》：'驺，厩御也。'《周礼》趣马，郑注：趣，养马者也。趣、聚同从取得声，古字通用。皆仆隶贱役。"

⑨怍（zuò祚）色，惭愧，面部变色。

⑩匹夫，一夫，这里指平民百姓。

⑪小盗四句，参见《胠箧》篇注。马叙伦说："刘师培曰：义士，当依《胠箧》篇作仁义 《淮南·齐俗训》'故仕鄙在时，不在行'，《论衡·命禄篇》引作'仁鄙'。犹此文误仁为士也。"按：此处文句，不宜硬求与《胠箧篇》翕合。《胠箧》篇四句为"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与本文对照，实只一句全同，根据什么理由认定"义士"非为"仁义"不可呢？我们认为"仁义"指抽象的信念，"义士"指具体的人物，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此文"义士"不一定属倒字舛词，它系概指下文"管仲为臣"，"孔子受币"事，故可通。存，存身依托，存问出入之意。

⑫桓公句，成《疏》："齐桓公名小白，杀其兄子纠，纳其嫂焉。"马叙伦说："入嫂事未闻。"

⑬管仲为臣，成《疏》："管仲贤人，臣而辅之，卒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释文》："臣，或作相。"

⑭田成子句，田常即陈桓。杀音弑，见《胠箧篇》。

⑮孔子受币，《论语》："陈桓弑其君，孔子请讨之。"阮毓崧说："当无受币之事。"成《疏》："田成子常杀齐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受其币帛。"

⑯悖战，王先谦说："言行相反而交战。"

⑰拂，违背，指违背情理。

⑱首，上，尊。尾，下，卑。

⑲戚，成《疏》："戚，亲也。"马叙伦说："戚读为亲，清纽双声。"伦，伦理、伦纪，指人伦顺序。

⑳五纪六位，俞樾说："五纪，司马云：岁、日、月、星辰、历数。然与疏戚贵贱长幼之义不相应，殆非也。今按：五伦，即五伦也；六位，即六纪也。《白虎通·三纲六纪》篇曰：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此皆所以为疏戚贵贱长幼之别。"五伦，《孟子》："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㉑舜流母弟，《释文》："弟，谓象也。流，放也。《孟子》云：舜封象于有庳，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也。"

㉒王季为适，成《疏》："王季，周大王之庶子季历，即文王之父也。太伯，仲雍让位不立，故以小儿季历为适。"适，通嫡。

㉓周公杀兄，成《疏》："管、蔡，周公之兄。周公泣而诛之，故云杀兄。"

㉔长幼句，成《疏》："废适立庶，弟杀其兄，尊卑长幼，有次序乎？"

㉕且子二句，成《疏》："子张心之所为，正在于名；苟得心之所为，正在

于利。”《释文》“且，假设之辞也。”

㉖监，成《疏》：“明也，见也。”

㉗吾日句：日，《阙误》引张君房本日作昔；《左传·文公七年》：“日卫不睦”注：“日，往日也。”讼，成《疏》“谓论说也。”无约，宣颖说：“无约，托名，无拘束而听于自然之道也。”曰，宣颖说：“以下无约之言。”按：无约，指不受名利羁绊的人。他既反驳为利，也批判为名，他的话似乎应一气连贯到“将弃而天”。

㉘殉，求，为……拚命，为动用法。

㉙乃至句，乃，王引之说：“乃，犹若也。”林希逸说：“弃其所为者，舍其所当为而不为，谓不能存生保性也。徇其所不为者，谓为利为名，乃其所不当为者也。”则一也，成《疏》：“名利不同，所徇一也。”

㉚反殉而天，宣颖说：“而，你。下同。”王先谦说：“反己而求汝自然之理。”按：从“而”字作第二人称看，这类句子，似不宜理解为满苟得的直接对话部分，而应该标点为满苟得转引无约之言。

㉛若枉若直，相而天极：林希逸说：“无曲无直，相而视之，皆自然至极之理。”王先谦说：“无问枉直，视汝自然以为极。”阮毓崧说：“若，并同或。”李勉说：“相而天极，谓听乎自然也。”

㉜面观四方，与时消息：成《疏》：“观照四方，随四时而消息。”阮毓崧说：“随时宜为转移。”按：此取《易·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义。消，灭也；息，生也。消息，指盛衰生灭的变化。

㉝执而圆机，成《疏》：“圆机，犹环中也。”林希逸说：“执圆机，则无是非。”《齐物论》篇“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意谓掌握随意自成的环中周转变化之道。

㉞独成二句，成《疏》：“徘徊犹转变。用独化之心以成其意，故能冥其虚通之理，转变无穷者也。”

㉟无转二句，王念孙说：“转读为专。《山木篇》‘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即此所谓无专而行也。此承上文与时消息，与道徘徊而言，言当随时顺道而不可专行仁义。”按：此“行”字，承“盍不为行”之“行”，从《释文》解作“德行”为宜。转，古通专，《广雅·释言》：“专，转也。”

㊱无赴三句，成《疏》：“莫奔赴于富贵，无殉逐于成功，必赴必殉，则背于天然之性也。”奔、殉，为动用法，即：为……奔波，为……拚命。

㊲比干剖心，成《疏》：“比干忠谏于纣，纣云，闻圣人之心有九窍，遂剖其心而视之。”

㊳子胥抉（jué决）眼，成《疏》："子胥忠谏夫差，夫差杀之，子胥曰：'吾死后，抉眼县于吴门东以观越之灭吴也'。"

㊴直躬证父，成《疏》："躬父盗羊，而子证之。"事又见《论语·子路》。

㊵鲍子，即鲍焦。

㊶申子句，成《疏》："申子，晋献公太子申生也，遭骊姬之难，枉被谗谤，不自申理，自缢而死。"《释文》："或云：谓申徒狄抱瓮之河也。"阮毓崧说："此云不自理，即不自申辩之谓。

㊷孔子句，成《疏》："孔子滞耽圣迹，历国应聘，其母临终，孔子不见。"

㊸匡子句，成《疏》："姓匡，名章，齐人也。谏诤其父，其父不从。被父憎嫌，遂游他邑，亦耽仁义，学读忘归，其父临终而章不见。"

㊹正，要求……直正，动词。

㊺必，坚持……实践，动词。

㊻服，受。

㊼离，借为罹，遭。

【译文】

子张问满苟得道："为什么不修德行义呢?没有好的德行就不会取信于人，不能取信于人就无人任用，无人任用就不能获得利禄。所以从名的角度去观察，从利的角度去计虑，能做到仁义真是好事啊！如若抛弃名利不谈，仅从内心进行反省，那么对一个士人的行为来说，也不可一日不讲仁义呀！"

满苟得说："无耻贪得的人易富有，多方求伸的人易显达。那最大名利的事业，差不多都从无耻贪得和多方求伸得来。所以从名的角度去观察，从利的角度去计虑，能多方求伸真是好事啊！如若抛开名利不谈，仅从内心进行反省，那么对于一个士人的行为来说，可要保住自己的天年寿命呀！"

子张说："从前，夏桀和商纣，尊贵到做了天子，富足到据有天下。今若对仆役马夫说，你的行为象夏桀和商纣，他就会面呈愧色，有不服气的样子，这说明桀、纣的富贵是小人所鄙视的。仲尼和墨翟，穷困到成了普通的平民。今若对大臣宰相说，你的行为象仲尼和墨翟，

就会貌恭色庄地口称自己差得远，这说明孔、墨的穷困是士大夫真正推崇的。所以，权势达到天子，未必就尊贵；穷困成为平民，未必就低贱。贵贱的根本区别，在于德行的好坏。”

满苟得说：“小的盗贼会被囚禁，大的盗贼反会变成诸侯；诸侯的门下，会有贤臣义士去依托他。从前，齐桓公小白杀兄娶嫂，却有管仲去当他的臣下；田成子常弑君篡国，却有孔子愿接受他的赏赐。评论起来就认为桓公、田常卑鄙可耻，行动起来就甘拜他们下风，这正是［管仲、孔子之流］言行不一的事实在自己身上交相反对的表现。岂不是太违背情理了吗？所以《书》中说过：‘谁算好人，谁算坏人？成功的尊居上位，不成功的卑居下层’。”

子张说：“你假如不培养行为准则，那么亲疏之间会失去交往的伦理关系，贵贱之间会失去上下的等级礼仪，长幼之间会失去年齿的先后次序。那么社会上的五伦、六纪等伦常关系，将拿什么来区别呢？”

满苟得说：“尧杀掉长子，舜流放母弟，亲疏之间有伦理可言吗？汤逐放桀，武王杀害纣，贵贱之间有仪则可言吗？王季立为嫡子，周公杀掉兄长，长幼之间有次序可言吗？儒家空谈尊卑上下，墨者提倡不分亲疏，社会上五伦、六纪的等级关系将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况且，你的打算正好在求名，我的打算正好在求利。名利二途的实质，都是有乖于至理，有昧于公道的。我往日同你在无约面前议论，无约就说：‘小人为财丧命，君子为名牺牲。他们改变真情，更易本性的原因，虽则不同；至若说到舍弃了他们应做的全身养性的事，而去追求他们不应做的为名为利的事，在这点上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说，不要做争利丧命的小人，要回头寻求你的自然本性；不要做争名牺牲的君子，要注意顺从自然的道理。不要过问或曲或直，只遵循自然无心的准则；放眼观察四方事物，随同着时间消长变化。不要过问或是或非，只要掌握随意自成的环中之道；要独自修养你的意识，随同着大道交往遨游。不要专修你的德行，不要推行你的仁义，那将会丧失你的全身养性的一切。不要为你的富贵奔波，不要为你的成功拚命，

那将会丧失你保持自然的天性。’比干心脏被剖，子胥眼睛被挖，这是尽忠的灾祸。直躬证父偷羊，尾生守约溺死，这是守信的忧患。鲍焦抱树立枯，申生不自理辩，这是廉正的毒害。孔子不及见母终，匡子不及见父死，这是耽义的过失。所有这些史事都是上世的传闻，下代的议题。人们就认为社会上的士人君子们要言论刚正，要行动兑现，所以这些士人君子们才蒙受殃祸，遭逢忧患。”

无足问于知和曰①："人卒未有不兴名就利者②。彼富则人归之③，归则下之④，下则贵之⑤。夫见下贵者⑥，所以长生安体乐意之道也。今子独无意焉⑦，知不足邪⑧？意知而力不能行邪⑨？故推正不忘邪⑩？"

知和曰："今夫此人⑪，以为与己同时而生，同乡而处者，以为夫绝俗过世之士焉⑫：是专无主正，所以览古今之时，是非之分也⑬。与俗化世⑭，去至重，弃至尊⑮，以为其所为也⑯。此其所以论长生安体乐意之道，不亦远乎！惨怛之疾⑰，恬愉之安⑱，不监于体⑲；怵惕之恐⑳，欣欢之喜，不监于心。知为为而不知所以为㉑。是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于患也㉒。"

无足曰："夫富之于人，无所不利。穷美究埶㉓，至人之所不得逮，贤人之所不能及㉔。侠人之勇力而以为威强㉕，秉人之知谋以为明察㉖，因人之德以为贤良㉗，非享国而严若君父㉘。且夫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体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恶避就，固不待师，此人之性也。天下虽非我，孰能辞之！"

知和曰："知者之为，故动以百姓㉙，不违其度㉚，是以足而不争㉛，无以为故不求㉜。不足故求之㉝，争四处而不自

以为贪㉞；有余故辞之，弃天下而不自以为廉。廉贪之实，非以迫外也㉟，反监之度㊱。势为天子，而不以贵骄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财戏人㊲。计其患，虑其反㊳，以为害于性，故辞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誉也。尧舜为帝而雍㊴，非仁天下也㊵，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许由得帝而不受㊶，非虚辞让也㊷，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辞其害㊸，而天下称贤焉，则可以有之㊹，彼非以兴名誉也㊺。”

无足曰：“必持其名，苦体、绝甘、约养以持生㊻，则亦久病长厄而不死者也㊼。”

知和曰：“平为福㊽，有余为害者㊾，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㊿。今富人，耳营钟鼓管籥之声[51]，口嗛于刍豢醪醴之味[52]，以感其意[53]，遗忘其业，可谓乱矣；侅溺于冯气[54]，若负重行而上阪[55]，可谓苦矣；贪财而取慰[56]，贪权而取竭[57]，静居则溺[58]，体泽则冯[59]，可谓疾矣；为欲富就利，故满若堵耳而不知避[60]，且冯而不舍[61]，可谓辱矣；财积而无用，服膺而不舍[62]，满心戚醮[63]，求益而不止，可谓忧矣；内则疑劫请之贼[64]，外则畏寇盗之害，内周楼疏[65]，外不敢独行，可谓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遗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尽性竭财，单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66]。故观之名则不见[67]，求之利则不得。缭意绝体而争此[68]，不亦惑乎！”

【注释】

①无足、知和：成《疏》：“无足，谓贪婪之人，不止足者也。知和，谓体知中和之道，守分清廉之人也。假设二人以明贪廉之祸福。”

②人卒，成《疏》“卒，竟。”毕竟。《天地》、《秋水》、《至乐》各篇，释人卒为人众，译文从。

③归，归顺，归附。

④下，甘居卑下，用如动词。

⑤贵，尊崇，尊敬，用如动词。

⑥见，表被动。

⑦焉，兼词，于此。指兴名就利。

⑧知，通智。

⑨意知句，成《疏》："心意能知，力不能行。"郭庆藩说："意，语词也，读若抑。《论语·学而篇》'抑与之与'，《汉·石经》抑作意。《墨子·明鬼篇》'岂女为之与，意鲍为之与。'可证。"案：二说都可通。因下文"故"有"但"意，故译文取成说。

⑩故推句，林云铭说："言但推寻正道而不忘。"故，宣颖释为"有意"。案：故，作有意解，于文气不合。以释顾，固，但，表轻转为宜。

⑪今，表假设之词。此人，成《疏》："谓富贵之人也。"王先谦说："此人，即上兴名就利之人。"案：此人，影射无足。以为，认为，下省宾语"其"或"彼"，指代富贵人。

⑫以为句：以，阮毓崧说："同已。"绝俗过世，成《疏》："超绝流俗，过越世人。"绝，过，此处用作同义词。意为超越世俗的出色人物。

⑬是专三句：是专无主正，成《疏》："斯乃专愚之人，内心无主，不履正道。"《浅注》："是，此，指上述'此人'。专，一，全。"按：此三句，是倒装句法，主要是突出批判"无足"的看法。"专无主正"，顺句语序为："是所以览古今之时，是非之分也，专无主正。"所以：……的方法。

⑭与俗化世，王先谦说："混同于俗、化合于世。"按：四字为动宾并列结构；成《疏》于"化"字处断句，欠妥。

⑮去至二句，王先谦说："去至重之生，弃至尊之道。"二句并列，或取"世去至重"连文断句，非是。

⑯以为句，林云铭说："为其所为，则为世俗之为矣。"林希逸说："谓求富贵之事。"以，犹则，犹而。

⑰惨怛（dá达），悲伤。疾，恸苦。

⑱恬（tián田）愉，舒畅。

⑲不监，林希逸说："迷而不觉，不能自见。"

⑳怵（chù触）惕，惊慌。

㉑知为句，林希逸说："为为者，为其所为乃人为也。所以为者，天理也。"《浅注》："意谓只知埋头追名逐利而不懂得这样做的因果利弊。"

㉒是以三句，林希逸说："虽生为天子，犹不免于损身之患害，况其下者乎。"

㉓穷美究埶，成《疏》："穷天下善美，尽人间威势。"《释文》："埶音势，本亦作势。"穷，尽；究，极；二字为同义动词。

㉔至人二句，成《疏》："故至德之人，贤哲之士，亦不能逮及也。"逮，及。贤，世德堂本作圣。

㉕侠。阮毓崧说："侠，陆音协。案读作挟。"挟持，利用。

㉖秉，持也，掌握。知，通智。

㉗因，凭借。

㉘君父，君主。按：金文释"父"，为"手举炬形"，是部落之主。

㉙动以百姓，成《疏》："施为举动，以百姓心为心。"以，因，随。

㉚不违其度，林云铭说："度，犹度量，当然之则也。"林希逸说："故不敢自违于法度。"度，尺度，这里指规律。

㉛足而不争，王先谦说："知足故不争。"

㉜无以句，王先谦说："无为故无外求。"以，犹所。

㉝不足句，阮毓崧说："不自知足，故多分外之求。"

㉞争四处句，阮毓崧说："无处不争，而不自觉其贪婪。"王先谦说："此凡圣之分。"

㉟非以迫外，王先谦说："非外有所迫也。"

㊱反监之度，王先谦说："反视其度量如何。"反，转也。监，马叙伦说："监为览省。"之，其。

㊲戏，阮毓崧说："戏者，侮弄之谓。"马叙伦说："戏或借为诩。"

㊳反，覆也，指反面

㊴雍，《玉篇》："雍，和也。"

㊵非仁二句，阮毓崧说："非有心偏爱天下也。"仁，用如动词。害生，指伤生害性。

㊶善卷、许由，均见《让王》篇。

㊷非虚二句，成《疏》："非是矫情于辞让，不以世事害己也。"虚，假装。害，累害。

㊸就其利，阮毓崧说："有益于养生者就之。"辞其害，阮毓崧说："有损于养生者去之。"

㊹可以有之，林希逸说："言天下之贤名，可以自有而无愧也。"有，获得，受有。

㊺兴，提高。彼非以兴名誉也，阮毓崧说："自应有此贤名，非彼之沽名钓誉。"

㊻苦，使……劳苦。绝，使……断绝。约，使……节约。按：苦体、绝甘、约养，是三个并列词组，故宜合为一句。

㊼厄（è鄂）：苦难，穷困。

㊽平，平等，指普通一般。

㊾有余，高出一般。

㊿其甚，尤其最甚

51营：谋求、迷惑。管籥（yuè月），箫笛类。

52嗛（qiàn谦），通慊，满足、快意；又嗛（xián），同衔，口衔物。刍（chú除）豢（huàn奂），食草的叫刍，食谷的叫豢，这里指家畜肉类。醪（láo劳），淳酒。醴（lǐ里），甜酒。

53感，触发，刺激。感其意，触发享乐的心怀。

54侅，《释文》"徐音碍 饮食至咽为侅"；马叙伦说"侅借为阂。《说文》曰：阂、外闭也。"溺，成《疏》"沈溺"：马叙伦说"溺借为搦（nòu诺），《说文》曰：搦，按也"；《浅注》依林云铭说，"溺即尿字。……下出尿。"侅溺，林希逸说"不自在也"；王先谦说"沈溺侅塞。"按：此与成《疏》、陆《释》、马说相合。侅溺连文，为陷入而不能自拔之意。冯气，成《疏》"犹愤懑也"；王念孙说："冯气，盛气也。昭五年《左传》'今君奋焉震电冯怒'，杜注曰：冯，盛也。《楚辞·离骚》'凭不厌乎求索'，王注曰：凭，满也，楚人名满曰凭。是凭为盛满之义"。按：今湖南方言，说"东西装满了"为"东西装平了。"侅溺于冯气，句意谓：贪欲多的人深陷在竞争的愤懑盛气中而不能自拔。

55若负句，林希逸说："若人行负重物而登高然。"阪（bǎn板），山坡。

56慰，有三说：（一）成《疏》："贪取财宝以慰其心。"慰取常义。（二）郭庆藩引《淮南》高诱注："蔚，病也"、"慰，病也"，谓"蔚、慰二字，古训通用。"《浅注》："慰，读作怼（duì对），病。"此释慰为病。（三）章炳麟说："《诗·小雅》传：'慰，怨也'。贪财而取慰，犹言放于利而行多怨。"马叙伦说："《诗·车舝》：'以慰我心'，《韩诗》：'慰作愠。'《说文》：'愠，怨也'。"此释慰为怨。按：王先谦说"慰""与竭对文，皆疾也。"故慰字以释病及怨为确，成《疏》不可取。

57贪权句，成《疏》："诱谄威权以竭情虑。"林希逸说："取竭，用尽也。"

58静居则溺，成《疏》："安静闲居则其体沈溺。"林希逸说："言不耐闲而自没溺于嗜欲。"

59体泽则冯：林希逸说："身体充肥悦泽则冯满有骄涨之意。"林云铭说："体

既胖泽，不能运动。"阮毓崧说："闲居则酣淫，体肥则气闷。若是者，动静皆有所累。"按：泽，光泽，色泽。这里指容色发光。冯，《文选·长门赋》："心凭噫而不舒兮。"注：凭噫。气满貌。这里指意态横溢。

⑥0满若句，成《疏》："堵，墙也。"阮毓崧说："堵，《说文》垣也。言畜藏堆积厚若墙垣，而尚不知足。"

⑥1冯而不舍，成《疏》："贪婪不舍。"林希逸说："冯，恃也。持此以为夸而不能舍。"宣颖说："持以自雄。"冯，满，雄。舍，同捨。

⑥2服膺而不舍，阮毓崧说："言拳拳自守，念念不忘也。"郭庆藩说："服膺而不舍即上文'冯而不舍'之义"。膺，胸。服膺，衷心信服。

⑥3满心戚醮，醮读同焦。成《疏》："戚醮，犹烦恼。"李颐说："顦顇也。"马叙伦说："满为懑省，戚为慽省。"

⑥4内则句，成《疏》："疑，恐也。请，求也。在家则恐求财盗贼之灾。"劫，抢劫。请，强索。贼，坏人。

⑥5内周楼疏，《释文》："李云：重楼内匝，疏轩外通，谓设备守具。"林希逸说："疏，窗也。楼，墙上之楼也。"《释名》："楼，谓牖户之间有射孔娄娄然也。"

⑥6及其四句，林希逸说："单，独也，但也。故，事也。反，复也。及其病患已成，虽欲求全其生，去其财，但求一日复如贫居无事之初，而不可得也。尽性，全生也。竭，去也。反，愿去富而就贫也。"郭嵩焘说："单当作亶；单、亶字通；《汉书》但字多作单；《玉篇》：单，一也，一犹单独也，与但字义亦近。"按：《浅注》作"性竭、财殚"，失之。"尽性竭财"应连读，这里"尽性"之义与《捕蛇者说》"以尽吾齿"之义同。尽，度完。性，生：指生活，或一生。林注可从。

⑥7观之名句，之，犹于。下之，同。

⑥8缭意绝体，成《疏》："缭，缠绕也。"阮毓崧说："人乃缠绕其情意，或轻弃其身体以争之，是诚大惑之甚者。"

【译文】

无足问知和道："众人没有不想建立声名，获得利禄的。他一富足别人就来归附他，归附就会对他谦下，谦下就会对他尊崇。受到别人谦下、尊崇，是用来延长寿命、增进体质、愉快心情之道。现在，你偏偏没有兴名就利的想法，是心智不够呢？还是心里懂得而才力做不到呢？或者只是念念不忘追求正道呢？"

知和说："现在有这样一种人，认为富贵人是与自己同时代生存、同乡土居处的，却已经成了那种可崇敬的超绝世俗的人了；〔这种人，〕所用来观察古今的时代背向，是非的分际判断，是全无主见和准则的。他随同浇风薄俗，抛开最宝贵的生命，放弃最崇高的大道，而去干他的兴名就利的事情；这就是他想用来探讨延长寿命、增进体质、娱乐心情的方术，不是距离太远了吗？忧伤的痛苦，怡愉的安乐，自己察觉不了苦乐变化对身体的影响；惊慌的恐惧，欢欣的喜悦，自己察觉不了忧喜变化对精神的影响。只知道为所欲为〔地追逐名利〕，而毫不考虑这样做的因果利弊。所以即使贵为天子，富有整个天下，还是终究不能避免遭逢各种祸患的。〔何况其他等而下之的人呢？〕"

无足说："财富对于人们，没有任何不利的地方，尽天下的繁华，极人间的权势，这是至人不可能得到的，也是圣人不可能企及的；〔有财富的人〕利用别人的勇力来强化自己的威势，运用别人的智谋来增强自己的明察，借重别人的德行来赢得自己的贤良，虽然不曾掌握国家政权，但是他的威严却象君主一样。再说，声乐、美色、滋味、权势对于人们，内心不待学习就喜爱它，形体不待模仿就习惯它。企求、厌恶、躲避、亲近，本来不要任何师传就会，这是人的自然本性。世上的人即使都认为我说得不对，但又有谁能摆脱声色富贵呢？"

知和说："有智慧的人治理天下的做法，总是根据百姓的愿望来行事应物，不会违背百姓自然和谐的生活尺度；因此一切能知足而不争夺，自然无为而不贪求分外。〔俗人〕不自知足故强烈追求财富，夺取四方的物资而不自认为贪婪；〔圣人〕心知满足故自觉拒绝富有，舍弃帝王的享受而不自认为清廉。清廉和贪婪的实际分界，不是由外因条件所迫使，要反过来透视他们内在的认识程度。权势到当上天子却不拿尊贵去傲视人，富足到据有天下却不拿财货去侮弄人。〔圣人〕善于衡量事物的后患，思虑事物的反面，认为富贵会对人的自然本性造成损害，所以拒绝而不接受，并不是借以沽名钓誉。尧和舜做了君主而平易近人，并不是有意向天下显示慈爱，而是不让富贵的优越损

害自己的生命和本性。善卷和许由有获得帝位的机会却不接受，并不是矫情辞让，而是不让操劳政务伤害了自己。他们这些人都能就其所利，避其所害，因而天下的人都称赞他们贤明，这倒是可以当之无愧的，他们并不是为了要树立个人声誉哟”。

无足说：“〔如果〕必须保持自己的良好名望，〔那就〕只能劳累身体，断绝甘旨，并节约奉养来维持生命，这就不过是一个长期病困还没有断气的人罢了。”

知和说：“普通一般是幸福，突出拔尖是祸害，一切事物无不如此，而财产尤其是这样。现在的富人，耳朵迷醉钟鼓箫笛的乐声，嘴巴饱馅牛羊美酒的味道，从而诱发了他的意念，贻误了他的事业，这可说昏乱极了；〔多贪欲的人〕总是陷入在竞争的愤懑盛气中，好象负重爬越山坡一样，这可说太劳苦了；贪求财货就会招惹怨言，贪求权位就会耗尽精力，闲居无事就会沉迷淫欲，体肥色泽就会骄态横溢，这可以说是重病症了；为着求富逐利，本来满堆的财物有如墙垣齐耳却毫不知收敛，甚至越是满盈却越贪求不已，这可说太无耻了；积财已无处挥霍，还衷心倾羡而难舍，满心烦恼焦急，还希图增益而不止，这可说够发愁了；家里担心抢劫强求的杀伤，外面害怕匪寇大盗的危害，院内密设碉楼射孔，外出不敢独身行走，这可说恐惧极了。这六个方面，是天下富人的极大祸害，可是人们往往忘掉了这种种祸害而不知省察；等到那患难来临，想要度完余生，愿倾家荡产，但求能换回一日安贫无事的生活，尚不可得哩。所以，从着眼名誉来说看不见，从寻求利益来说得不到，有人却总是撩乱心神、折磨身形去争夺名利，不是太糊涂了吗？”

说　　剑

昔赵文王喜剑①，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②，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③。如是三年，国衰，诸侯谋之。

太子悝患之④，募左右曰⑤："孰能说王之意止剑士者⑥，赐之千金。"左右曰："庄子当能。"

【注释】

①赵文王，《释文》："赵文王，司马云：惠文王也，名何，武灵王子，后庄子三百五十年。《洞纪》云：周赧王十七年，赵惠文王之元年。一云：案《长历》推惠文王与庄子相值，恐彪之言误。"

②剑士句，林希逸说："夹门，拥门也。以剑术之士而客于王之门者三千余人。"客，用作动词，寄食于人，作客。

③好（hào号），喜爱。厌，饱，满足。

④太子悝（kuī亏），成《疏》："悝，赵太子名也。"俞樾说："惠文王之后为孝成王丹，则此太子盖不立。"

⑤募（mù墓），征求。左右，左右的办事人。

⑥孰，谁。说（shuì税），劝说，说服。

【译文】

从前，赵文王喜爱剑术，击剑之士纷纷拥到国王门下作食客的有三千余人，日夜在赵文王面前互相击剑比武，伤亡的剑士每年达百多人，而赵王喜爱击剑比武的兴趣并未就此满足。这样过了三年，国势衰落，邻国诸侯暗谋进攻赵国。

太子悝很担心这种事态，征募左右的人说："有谁能说服国王，

停止剑士击剑的，就赏赐他千金。”左右的人说：“庄子当能做到。”

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庄子①。庄子弗受，与使者俱，往见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②，赐周千金？”

太子曰：“闻夫子明圣，谨奉千金以币从者③。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④。”

庄子曰：“闻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绝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说大王而逆王意⑤，下不当太子⑥，则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⑦？使臣上说大王，下当太子，赵国何求而不得也！”

【注释】

①奉，给予。

②周，庄子自称。

③以币从者，成《疏》：“所以赠千金以充从者之币帛也。”马叙伦说：“币从者，犹言赠从者。”币，赠礼，引申为犒赏，用作动词。

④敢，表敬副词。

⑤使，假令。说，劝说。逆，触犯。

⑥当（dàng挡），合。

⑦事，用，作动词用。

【译文】

太子于是派人拿千金重礼奉献给庄子。庄子不接受礼物，跟使者一起动身，前往谒见太子说道：“太子有什么事要教导我，竟然赏给我千金呢？”

太子说：“听说先生是一位明达圣哲的人，诚挚地奉献千金用来犒赏先生的随从人员。老先生不接受它，我还怎么好说呢？”

庄子说：“听说太子希望使用我的地方，是想断绝国王的剑术爱好。假使我上面劝说国王而触犯了王的心意，下面又不符合太子的愿

望，那么就会身受处决而死去，我还哪儿有用得着千金的地方呢？假使我上面能说服国王，下面能合意太子，那么我在赵国又有什么要求不满足呢？”

太子曰：“然。吾王所见，唯剑士也。”

庄子曰：“诺。周善为剑。”

太子曰：“然吾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①，曼胡之缨②，短后之衣③，瞋目而语难④，王乃说之⑤。今夫子必儒服而见王⑥，事必大逆⑦。”

庄子曰：“请治剑服⑧。”治剑服三日，乃见太子。

【注释】

①蓬头突鬓，成《疏》："发乱如蓬，鬓毛突出。"垂冠：《释文》："将欲斗，故冠低倾也。"林希逸说："垂冠，不高其冠，如今包巾也。"另一说，成《疏》："铁为冠，垂下露面。"

②曼胡之缨，《释文》："司马云：谓粗缨无文理也。"朱骏声说："曼借为缦。《说文》曰：'缦，缯无文也。'"李勉说："'胡'与'粗'声近义通，司马训'粗'可证。"林希逸说："缨，绕于项下者也。"

③短后之衣，成《疏》："短后之衣，便于武事。"林希逸说："短后，不襜也。"（襜，衣襟）

④瞋（chēn郴）目，瞪大眼睛。语难，《释文》"艰难也；勇士愤气积于心胸，言不流利也。又，乃旦反，既怒而语，为人所畏难。司马云：说相击也。"林希逸说："语难者，欲斗之时，以语相诘难也。"

⑤说，通悦。

⑥必，如，或。

⑦逆，反。事必大逆，大逆同大逆不道，意谓事情一定大大忤逆王意。

⑧治，做，缝制。

【译文】

太子说："是的。我们国王接见的人，只有击剑之士。"

庄子说："好吧，我也很会击剑。"

太子说："但是我们国王接见的剑士，都是头发蓬乱，鬓毛突起，帽子低垂，颈围粗实的长缨，身著短后的上衣，怒目相视，说话结结巴巴，国王见到这样的人才喜欢他。现在，老先生如果穿上宽松长大的儒服去拜见国王，事情就一定大大违反王意。"

庄子说："请让我缝制剑士式的服装。"花三天时间缝制好了剑士服装，便去见太子。

太子乃与见王①，王脱白刃待之②。庄子入殿门不趋③，见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

曰："臣闻大王喜剑，故以剑见王。"

王曰："子之剑何能禁制④？"

曰："臣之剑，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⑤。"

王大悦之，曰："天下无敌矣。"

庄子曰："夫为剑者⑥，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⑦。愿得试之。"

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⑧，令设戏请夫子⑨。"

【注释】

①与：犹预，同豫。与下文"使太子先"相应。又，用作介词，作和，同解。

②脱，解。

③趋，急步，以示礼貌。

④禁，胜，防遏。服，制。禁服，取胜制敌。

⑤十步二句，俞樾说："十步之内辄杀一人，则历千里之远，所杀多矣，而剑不缺，所当无挠，极言剑之利也。行，以剑言，不以人言。"

⑥为剑，用剑，指用剑的方术。

⑦示之四句：成《疏》："忘己虚心，开通利物，感而后应，机照物先，庄子之用剑也。"按：义无可取。之，代词，指对方。后二以字，犹而。

⑧夫子二句：休，休息。就，移就客舍。待命，静候通知。

⑨令，下令。按：戏，《说文》："一曰兵也。"段注："以兵杖可玩弄也，可相斗也。"设戏，此处指剑士比武会。请，邀请。

【译文】

太子便同庄周去见赵文王，文王便解下利剑等待庄子。庄子进入殿门不用小步快走示敬，谒见国王也不行跪拜礼。国王说："您想用什么高见来开导我，还竟然通过太子先作介绍？"

庄子回答说："我听说大王喜爱剑击，特凭剑术来谒见大王。"

国王说："您的剑术，能怎样取胜制敌？"

回答说："我的剑，十步内杀一人，一往千里无阻挠。"

国王听了很高兴，说："天下没有您的对手了。"

庄子说："使用剑的方法，要显示敌方以玄虚莫测，要引诱敌方以有机可乘，要后于敌方而发动刺击，要先于敌方而应声命中。希望有机会试试。"

国王说："先生暂时休息，去到客舍听候通知，我将命令做好剑士比武选拔准备后再来邀请先生。"

王乃校剑士七日①，死伤者六十余人，得五六人，使奉剑于殿下②，乃召庄子。王曰："今日试使士敦剑③。"

庄子曰："望之久矣。"

王曰："夫子所御杖④，长短何如？"

曰："臣之所奉皆可⑤。然臣有三剑，唯王所用。请先言而后试。"

王曰："愿闻三剑。"

曰："有天子剑，有诸侯剑，有庶人剑。"

王曰："天子之剑何如？"

曰："天子之剑，以燕谿石城为锋⑥，齐岱为锷⑦，晋魏为脊⑧，周宋为镡⑨，韩魏为夹⑩，包以四夷⑪，裹以四时⑫，

绕以渤海⑬，带以常山，制以五行⑭，论以刑德⑮，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⑯。此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案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纪⑰。此剑一用，匡诸侯⑱，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剑也。”

文王芒然自失⑲，曰：“诸侯之剑何如？”

曰：“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以贤良士为脊，以忠圣士为镡，以豪桀士为夹。此剑，直之亦无前，举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运之亦无旁；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⑳。此剑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㉑，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者矣㉒。此诸侯之剑也。”

王曰：“庶人之剑何如？”

曰：“庶人之剑，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此庶人之剑，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于国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剑，臣窃为大王薄之㉓。”

王乃牵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环之㉔。庄子曰：“大王安坐定气，剑事已毕奏矣。”

于是文王不出宫三月，剑士皆服毙其处也㉕。”

【注释】

①校，同较，比赛。

②奉，捧。

③敦，郭嵩焘说：“《邶风·诗笺》‘王事敦我’，敦，犹投掷也。《鲁颂·诗笺》‘敦商之旅’，敦，治也。敦剑，即治剑之意。”高亨说：“督较亦谓之敦。《孟子·公孙丑篇》下：‘使虞敦匠事。’是也。计较则谓之敦比。《荀子·荣辱篇》：‘以敦比其事业，而不敢怠傲。’《荣辱篇》：‘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后兴之务之，如是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矣。’是也。《孟》

《荀》三敦字，王引之竝训为治，其义固近于治也。此皆敦有较义之证。”马叙伦说：“敦借为对。《说文》憝、怼，皆训怨也。”宣颖说：“敦音堆，治也。”

④御，成《疏》“用也”。杖，林希逸训“执”，王先谦训“持”。《玉篇》杖作仗：仗，剑戟总名。

⑤所奉，谓所捧之剑。

⑥燕谿石城，成《疏》：“燕谿，在燕国；石城，塞外山；此地居北，以为剑锋。”锋，剑尖。按：此句前头的“以”字，一直连及“韩魏为夹”句。

⑦齐岱，成《疏》：“齐国岱岳在东。”岱，即泰山。锷，剑刃。

⑧晋魏，高山寺古钞本魏作卫，刘文典校晋魏作 晋·卫。马叙伦说：“下文曰韩魏为夹，则此魏字当依书钞引作卫也。”

⑨周宋，成《疏》：“周宋二国近南，故以为环也。”镡（xin心，又读 tán谭），《释文》：“镡，音淫。《三苍》云：徒感反，剑口也。徐谓徒南反，又徒各反，剑环也。司马云：剑珥也。”

⑩韩魏，成《疏》：“韩魏二国在赵之西，故以为把也。”夹，《释文》：“夹，司马云：把也。”朱骏声说：“夹借为挟，手所持挟处也。”

⑪包以四夷，成《疏》：“怀四夷以道德。”包，包含，引申为怀柔团结。以，把，介词。四夷，泛指边区少数民族。

⑫裹以四时：成《疏》：“顺四时以生化。”按：裹，疑裏之误，盖涉上文“包”字连及，误改为裹。裏，通理，即燮理之意。理四时，即燮理阴阳；成玄英训作“顺”，《说文》“顺，理也”，可证。

⑬绕以二句，王先谦说：“远统北海，近带北岳。”绕，缠绕，控制。带，连系，纽带。常山，成《疏》“北岳也”，罗勉道循本作“恒”，王叔岷说：“作‘常’者，汉人避孝文帝讳，改。”

⑭制以五行，成《疏》：“五行，金木水火土。以此五行，匡制寰宇。”林希逸说：“顺五行之理也。”制，制约，支配。

⑮论以刑德，成《疏》：“刑，刑罚；德，德化。论其刑德，以御群生。”王先谦说：“刑罚德赏也，皆以剑言。古人有剑论。”

⑯开以三句，成《疏》：“夫阴阳开辟，春夏维持，秋冬肃杀，自然之道也”林希逸说：“阴阳、春夏、秋冬，皆顺造化自然之意。”

按：上述九句，主要就使剑之道言。

⑰此剑六句：林希逸说：“直之，举之，案之，运之。上决，下绝，皆形

容其所用广大之意。”直，用如动词，平直刺去。举，高举，谓朝空刺去。案，通按，向下压，谓向低刺去。运，运动，谓运转挥舞。决，裂。绝，断。地纪，马叙伦说“纪借为基”；《诗·秦风》“有纪有堂”传：“基地”。此处“基地”盖即指“地维”，《淮南子·天文训》“天柱折，地维绝。”维，绳子。

⑱匡，正。

⑲芒然，通茫然。芒然自失，林希逸说：“芒然自失者，闻其所言之大，觉其所好之浅。”

⑳上法三句，林希逸说：“上法天，下法地，中和民意，即天时，地利，人和也。”三光，日、月、星辰。四乡，四方。

㉑四封，四境。封，疆界。

㉒宾服，古诸侯入贡、朝见天子叫宾服，这里指服从、归服。

㉓薄，用如动词，鄙薄，鄙弃。

㉔三环，林希逸说：“三环者，不坐而行，环所食之地三币也。此自愧之意也。”

㉕服，通伏：高山寺本及卷子本并作“伏毙其处矣。”其处，上省介词于。

【译文】

赵文王就让剑士比赛了七天，死伤的有六十多人，选得五六个人，让他们捧着剑在殿下静候，这才召见庄子。国王便对庄子说：“今天可试让剑士跟你对比剑术了。”

庄子说：“盼望比剑已很久了。”

国王说：“先生惯用的剑，长短选择怎样？”

庄子说：“我拿来的剑，长的短的都可以。但是我有三种剑，听凭你指定使用。请允许我先介绍三种剑的性能特点，然后再试。”

国王说：“希望听你谈谈三种剑。”

庄子说：“我所拿来的有适于天子使用的剑，有适于诸侯使用的剑，有适于普通百姓使用的剑。”

国王说：“天子使用的剑是怎么个样子？”

庄子说：“天子所用的剑，是用燕谿、石城作为剑尖，用齐国、泰山作为剑刃，用晋国、卫国作为剑背，用周朝、宋国作为剑环，用韩国、魏国作为剑把。把边疆四方民族作为团结对象，把四时阴阳变化作

为燮理手段，把远方的茫茫渤海看作控制区域，把近地的巍巍恒山看作连络纽带，用五行生克的道理来制约寰宇，用刑赏德化的措施来论处世事，随着阴阳二气的交媾而开合变化，在春夏之际扶持养育，在秋冬之时施行肃杀。这种剑平直刺去前面无物敢挡，朝空刺去上面无物幸存，向低刺去下面无物堪敌，运转挥舞四旁无物能逃，天空浮云也能被割取，地底四维也可被斩断。这种剑一旦使用起来，便可以匡正诸侯，整个天下的人都会欣然归服。这就是天子的剑呀！”

赵文王听了这番话后惘然若有所失，说：“诸侯的剑又是怎么样的呢？”

庄子说：“诸侯所用的剑，是用智勇之士作为剑尖，用清廉之士作为剑刃，用贤良之士作为剑背，用忠耿之士作为剑环，用豪杰之士作为剑把。这种剑平直刺去前面也无物敢挡，朝空刺去上面也无物幸存，向低刺去下面也无物堪敌，运转挥舞四旁也无物能逃。上则取法圆天来顺应日月星辰的光辉照临，下则取法大地来顺应春夏秋冬的时序变化，中则和谐民意来安定东南西北的四境民生。这剑一旦使用，威力象雷霆的震撼，四方疆域之内，没有不纳贡归服而听从国君命令的了。这就是诸侯的剑呀！”

国王说：“普通人的剑又是怎样的呢？”

庄子说：“普通人的剑，〔豢养的剑士〕头发蓬乱，鬓毛突起，帽子低垂，颈围粗实的长缨，身穿短后的上衣，怒目相视，说话结结巴巴，他们在人们面前互相刺杀，上能砍断别人的脖子，下能戳穿别人的肝肺。这是普通人的剑法，比起斗鸡游戏来没有不同，一旦性命完蛋了，对于国事是毫无用处的。现在大王拥有创造天子尊位的条件，却喜爱普通人的剑击，我私下替大王鄙薄这种做法。”

国王于是牵着庄子走上大殿。厨师送上食物，国王绕席走了三圈。庄子说：“请大王静坐下来平定气息，关于剑术的事情我已奏言完毕了。”

于是赵文王三个月不出宫门接见剑士，剑士们都羞愤伏剑自杀在他们的居住地。

渔　父

孔子游乎缁帷之林①，休坐乎杏坛之上②。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

有渔父者③，下船而来，须眉交白④，被发揄袂⑤，行原以上，距陆而止⑥，左手据膝⑦，右手持颐以听⑧。曲终而招子贡、子路，二人俱对。

客指孔子曰："彼何为者也？"

子路对曰："鲁之君子也。"

客问其族⑨。子路对曰："族孔氏。"

客曰："孔氏者何治也⑩。"

子路未应，子贡对曰："孔氏者，性服忠信⑪，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⑫，上以忠于世主⑬，下以化于齐民⑭，将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

又问曰："有土之君与⑮？"

子贡曰："非也。"

"侯王之佐与？"

子贡曰："非也。"

客乃笑而还，行言曰⑯："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⑰；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呜呼！远哉，其分于道也⑱！"

【注释】

①缁（zi 兹），黑也。缁帷：成《疏》："其林郁茂，蔽日阴沈，又如帷幕，

故谓之缁帷之林也。”

②杏坛，成《疏》："坛，泽中之高处也。其处多杏，谓之杏坛也。”宋孔传《东家杂记》曰："夫子车从出国东门，因观杏坛，历级而上，顾弟子曰：'兹鲁将臧文仲誓将之坛也。'睹物思人，命琴而歌。”

③渔父（fǔ甫），成《疏》："越相范蠡也。辅佐越王勾践，平吴事讫，乃乘扁舟，游三江五湖，变易姓名，号曰渔父。”

④交，一起，俱。一本作皎。

⑤被发揄袂：被，犹披。揄（yú俞），扬。袂（mèi媒），袖。

⑥行原二句，《尔雅·释地》："广平曰原，高平曰陆。”距，《释文》："李云：距，至也。”以，通而。以、而互文。

⑦据膝：靠着膝，抱着膝。

⑧持颐（yí疑）：托着下巴，撑着下巴。颐，面颊。

⑨族，氏族，指姓。客，指渔父。

⑩何治，阮毓崧说："修治何业也。”

⑪性，率性，心性。服，佩服，奉守。

⑫选，同撰或课。撰述，制定。

⑬以，连词，犹则，表情况。或作能解。

⑭齐民，阮毓崧说："谓齐等之民，犹言平民也。”

⑮与，同欤，作疑问语气词。

⑯行言，林希逸说："行言者，不告子贡子路而去，行且言也。”

⑰免，使动、用法。使……免遭祸患。

⑱分，胡远濬说："分，离也，异也。一作介。”

【译文】

孔子到缁帷林中去观游，停坐在杏坛上面。弟子们在读书，孔子在弹琴歌唱。

乐曲弹不到一半，忽见有个渔父顺流撑船而来，胡须眉毛全都白了，披散着头发，高卷着袖子，溯流靠岸走上平野以后，来到又高又平的陆地上就停住了脚步，左手抱住膝盖，右手托着下巴来听弹唱。乐曲刚终止便手招子贡、子路，二人都来和他对话。

客人渔父指着孔子说："他是做什么的？”

子路回答说："他是鲁国一个有道德学问的人。"

客人询问他的族姓。子路回答说："他的族姓是孔氏。"

客人说："孔氏这个人是研习什么的？"

子路未作答。子贡说："孔氏这个人，心性谨守忠信，躬身实践仁义，修整礼乐，制定人伦，上能对当世帝王效献忠诚，下能对社会平民进行教化，将要为天下人谋求福利。这就是孔氏研习的事业。"

客人又问道："是拥有土地的君主吗？"

子贡说："不是。"

"是王侯的辅佐卿相吗？"

子贡说："不是。"

客人笑着往回走，一边走一边说："讲仁爱可算是讲仁爱了，恐怕不易使他自身免遭祸患，只是枉然苦心劳形以至伤害了他的自然本性。可叹呀！他偏离大道太远了！"

子贡还，报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圣人与①？"乃下求之，至于泽畔，方将杖拏而引其船②，顾见孔子③，还乡而立④。孔子反走，再拜而进。

客曰："子将何求？"

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绪言而去⑤，丘不肖，未知所谓，窃待于下风⑥，幸闻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⑦。"

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学也！"

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学，以至于今，六十九岁矣，无所得闻至教，敢不虚心！"

客曰："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吾请释吾之所有而经子之所以⑧。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⑨，治之美也，四者离位而乱莫大焉。

官治其职，人忧其事⑩，乃无所陵⑪。故田荒室露⑫，衣食不足，征赋不属⑬，妻妾不和，长少无序，庶人之忧也⑭；能不胜任，官事不治⑮，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⑯，爵禄不持⑰，大夫之忧也；廷无忠臣⑱，国家昏乱⑲，工技不巧，贡职不美⑳，春秋后伦㉑，不顺天子㉒，诸侯之忧也；阴阳不和，寒暑不时，以伤庶务㉓，诸侯暴乱，擅相攘伐，以残人民，礼乐不节，财用穷匮㉔，人伦不饬㉕，百姓淫乱，天子有司之忧也㉖。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势，而下无大臣职事之官，而擅饰礼乐，选人伦，以化齐民，不泰多事乎㉗！且人有八疵㉘，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㉙，谓之摠；莫之顾而进之，谓之佞㉚；希意道言㉛，谓之谄；不择是非而言，谓之谀㉜；好言人之恶，谓之谗㉝；析交离亲，谓之贼㉞；称誉诈伪以败恶人，谓之慝㉟；不择善否㊱，两容颊适㊲，偷拔其所欲㊳，谓之险。此八疵者，外以乱人，内以伤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谓四患者，好经大事㊴，变更易常㊵，以挂功名㊶，谓之叨；专知擅事，侵人自用㊷，谓之贪；见过不更，闻谏愈甚，谓之很㊸；人同于己则可，不同于己，虽善不善，谓之矜㊹。此四患也。能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注释】

①其，殆，大概。

②杖，持。拏，《释文》："司马云：桡也，音余。"亦作拏，林希逸说："拏船篙也。"马叙伦说："拏艣叠韵亦双声。故今作橈，作艣。"即橹。引：引开，撑开。按：林希逸释"船篙"，非是，下文有"拏音"可证。

③顾，回头看。

④还：读旋，回船。乡，通嚮，向，相向，对面。

⑤曩（nǎng）者：从前，刚才。绪言，俞樾说：“《楚辞·九章》‘欸秋冬之绪风’，王注曰：‘绪，余也。’《让王篇》曰‘其绪余以为国家’。是绪与余同义。绪言者，余言也。先生之言未毕而去，是有不尽之言，故曰绪言。《释文》曰：犹先言也，非是。”

⑥待，《释文》待或作侍。下风：《楚策》鲍注：“将迎之际，必有风焉，不敢当立，故言下风。”一般解作处于风之下方。表自谦。

⑦咳唾（tuò拓）：轻微声音，与《徐无鬼》“謦欬”同义，喻言笑、谈吐。卒相，林希逸说：“卒相某者，言终以言相助也。”卒，终。相（xiàng象），助。

⑧释吾句，成《疏》：“释吾之所有方外之道，经营子之所以方内之业。”释，《经籍纂诂》：“解说”，即说明。又，林希逸说：“释，放下不说也。”经《释文》：“司马云：经，理也”；林希逸说：“经，条陈也”；分析。以，由，为；所以，从事的活动。

⑨自正，林希逸说：“各任其职。”离位，林希逸说：“相侵其事。”

⑩忧，《尔雅·释诂》：“思也。”

⑪陵，成《疏》：“陵，乱也。”乃无所陵，林希逸说：“乃不相侵夺也。”

⑫露：漏，败。

⑬不属，林希逸说：“不属，不继也。”

⑭庶人之忧，成《疏》：“庶人之忧患也。”

⑮官事：官，职分；又通管。

⑯功美不有，王先谦说：“无功于国，无誉于民。”美，美名。

⑰爵禄不持，王先谦说：“不能保持其爵禄。”

⑱廷无忠臣：廷，高山寺本作“朝”，《浅注》：“朝廷”。按：一般地说，可作如是解，但容易与天子代称误。成玄英不解作“朝臣无忠臣”而疏曰“陪臣不忠”，可见此处不无歧义。下文谓“诸侯之忧也”，则此“廷”字以指诸侯“宫庭”为宜。

⑲国家，按：国谓诸侯之国，家谓卿大夫家也。兹译作城邦采邑。

⑳贡职不美，成《疏》：“苞茅不贡。”意为苞茅贡赋不美好。《浅注》把“职”释为“任务”，似不合古义。按：贡职，即职贡。《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共其职贡”，《后汉书·孔融传》“不供职贡”，《淮南子·原道》“四夷纳职”，都指贡品献礼。故《释文》：“职，或作赋。”

㉑春秋后伦，林希逸说：“朝觐失序也。”《周礼》：诸侯春见天子曰朝，秋见天子曰觐。失伦：成《疏》：“落朋伦之后。”伦，序，列。

㉒不顺天子，阮毓崧说：“言以上五事皆违背诏命也。”

㉓庶物，犹言万物。《礼·孔子闲居》:“庶物露生。”庶，众。

㉔穷匮（Kui愧），贫困缺乏。

㉕饬（chi炽），整顿。

㉖天子句，成《疏》:“三公九卿之忧也。”林希逸说：“天子之公卿也。”又，马叙伦说：“有司，涉下句而误羡。”

㉗泰，《释文》“本又作大。”太。

㉘疵，毛病。

㉙事之：管它，做它，事用如动词。揔，阮毓崧说：“揔同总。成云：滥也。即今包揽之意。”

㉚莫之句，成《疏》:“强进忠言，人不采顾，谓之佞。”佞:（ning泞）善辩，佞口。

㉛希意道言，成《疏》:“仰慕前人意气而导达其言。”道，同导；通，顺，迎合。谄（chǎn产）：巴结，奉承，谄媚。

㉜谀（yu俞），阿谀奉承。

㉝谗（chán缠），谗言，说人坏话。

㉞析交句，成《疏》:“人有亲情故交，辄欲离而析之，斯贼害也。”析，分，指离间。交，朋友。

㉟称誉诈伪，林希逸说：“称誉诈伪者，誉其所不当誉，私为欺诈也。”以败恶人，王先谦曰：“恶其人，则毁败之。”谓之慝，林希逸说：“毁誉出于私意，为奸而已矣。”慝（tè特），奸，邪。

㊱否（Pi痞），坏。

㊲两容颊适，《释文》:“善恶皆容，颜貌调适也。”容，容纳。颊，面的两旁。

㊳偷拔句，林希逸说：“揣人意之所欲而潜引拔之，长其恶也。”偷，暗中揣度。拔，引拔助长。

㊴经，理。林希逸说：“喜经理国家大事也。”

㊵变更易常，林希逸说：“纷更变异以易其常法。”

㊶以挂功名，林希逸说：“自欲高立功名。挂，高也。”阮毓崧说：“挂音卦。《说文》画也。言谋画功名也。”一说，挂，钩取物也。叨（tāo滔），马叙伦说：“叨，《说文》为饕之重文。”饕，贪；《广韵》叨，滥。

㊷专知，王先谦说：“自谓予知也。”知，同智。擅事：成《疏》:“事已独擅。”擅（shán善），独揽。自用，自恃的意思。

㊸很，郭庆藩说:“《说文》：很，言不听从也。”

㊹矜（jin今），矜夸；骄傲。

【译文】

子贡一回来，便将渔父的话报告孔子。孔子听后推开手里的琴，站起身来，说：“大概是位圣人吧！”于是走下杏坛去找他，达到水泽边时，渔父正待拿起桨推引他的船只前进，回头看见孔子，就转身面对孔子站着。孔子退行数步，一再行礼向前。

渔父说：“你先生将有什么事要找我呢？”

孔子曰：“刚才老先生尚有话未说完就离开了，我不聪明，不明白你说的意思。特私自等候在下面请教，希望能荣幸地听到您的声音，能终于帮助我提高认识。”

渔父说：“哎呀！您的好学精神，实在了不起！”

孔子又一再行礼起身说：“我青年时就从事学习，一直到今天，已经六十九岁了，还没有获得倾听至理名言的机会，现在怎敢不虚心向您请教呢！”

渔父说：“[凡物,]同类便互相结合，同声便互相应和，这本来是很自然的道理。我愿说明我自己的主张来分析你要进行的事业。你正在干的事业，是属于积极有为的社会活动。[社会上，]从天子，诸侯，大夫到百姓，这四类人如果能各自谨守岗位，那是政治上的理想境界；这四类人如果各方面偏离本职，政治上的混乱就莫过于此了。[只有]官员能处理好各自的职权，人民能考虑好各自的生活，才不会产生彼此侵陵争夺的事。因此，田园荒芜，房屋破漏，衣食供给不够，缴纳赋税不继，妻妾吵闹不和，老少尊卑不分，这些都是百姓应该忧虑的。能力不能承担职守，公事不能努力办好，操行不能清白无瑕，下级人员荒嬉松怠，功绩荣誉无所建立，爵位俸禄不能保持，这些都是大夫应该忧虑的。宫庭没有忠实臣仆，城邦采邑一片混乱，百工技艺粗劣不精，苞茅贡赋完成不好，春朝秋觐落后同列，推行政令有违天子，这些都是诸侯应该忧虑的。阴阳二气不相调和，寒暑节令变化失常，以

致万物受到损害；诸侯列国暴乱频繁，称雄图霸擅自攻伐，以致人民惨遭伤亡；礼仪乐舞不守规定，财货用度匮乏不继，人伦纲纪有失整顿，百姓生活淫乱伤俗，这些都是天子公卿应该忧虑的。现在您既然然上无君侯执政的权势，下无大臣受任的官职，却要擅自修整礼乐，制定人伦，用来教化平民百姓，不是太多事了吗？而且，为人常有八种毛病，行事常有四种祸患，这不可不清醒看到。不是自己分内的事情却要插手管它，这叫做揔揽；没有人理睬他却强求建言进谏，这叫做佞口；观察别人意图迎合发言，这叫做谄媚；不问是非曲直便一概说对，这叫做阿谀；喜欢背后说别人的坏话，这叫做进谗；挑拨故交、离间亲友，这叫做贼害；称誉自己的坏人，中伤与己不和的好人，这叫做奸慝；不分好人坏人，两副面孔随机应变，都和颜悦色投其所好，暗中择取有利自己私欲的满足，这叫做阴险。这八种毛病，对外则会惑乱百姓视听，对内则会损害己身德性，君子不跟他交朋友，明君不用他为臣子。所说的四种祸患是：喜办理国家大事，标新立异，改革常规以猎取功名，这叫做叨滥；自恃才智，独断专行，侵凌别人，师心自用，这叫做贪顽；明知不对，不愿改正，听到劝说，错误更多，这叫做狠戾；同于自己就肯定，不同于自己，即使是好的也要否定，这叫做夸矜。这是四种祸患。能够克服八种毛病，不搞四种坏事，然后才算一个可以教育的人。”

孔子愀然而叹①，再拜而起，曰：“丘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②。丘不知所失，而离此四谤者何也③？”

客悽然变容曰：“甚矣，子之难悟也！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④，举足愈数而迹愈多⑤，走愈疾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⑥，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⑦，愚亦甚矣！子审仁义之间⑧，察同异之际⑨，观动静之变⑩，适受与之度⑪，理好恶之情⑫，和喜怒之节⑬，而

几于不免矣⑭。谨修而身⑮，慎守其真⑯，还以物与人⑰，则无所累矣⑱。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⑲！”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

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⑳，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㉑，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㉒，事亲则慈孝㉓，事君则忠贞㉔，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忠贞以功为主，饮酒以乐为主，处丧以哀为主，事亲以适为主㉕。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㉖；事亲以适，不论所以矣㉗；饮酒以乐，不选其具矣㉘；处丧以哀，无问其礼矣㉙。礼者，世俗之所为也㉚；真者㉛，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㉜。故圣人法天贵真㉝，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㉞，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㉟，故不足㊱。惜哉，子之蚤湛于人伪而晚闻大道也㊲！”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㊳，若天幸然㊴。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㊵，而身教之。敢问舍所在㊶，请因受业而卒学大道。”

客曰：“吾闻之，可与往者与之㊷，至于妙道㊸；不可与往者，不知其道，慎勿与之，身乃无咎㊹。子勉之！吾去子矣㊺，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㊻，延缘苇间㊼。

【注释】

①愀（qiǎo巧）然：容色凄凉的样子。

②再逐四句：均见《山木》篇及《天运》篇。

③离，通罹，遭受。谤，毁谤。四谤，指上文四件事。

④恶，厌恶。去，避开。

⑤数（shuò朔），马叙伦说：“数借为速。”

⑥疾，急。

⑦处，停留。息，使……消逝，使动词。林希逸说：“处阴，处静，道之喻也。”

⑧子审仁义之间，林希逸说：“辩说仁义不同之理也。”审，周密考究。间，指其中之理。

⑨同异句，林希逸说：“是非之分也。”

⑩动静句，林希逸说：“随时之宜也。”

⑪受与句，林希逸说：“辞受之节也。”度，度量，分寸尺度。

⑫理，整理，意为用理智控制。

⑬和：调和。节，节拍。

⑭几于不免：几于，近乎。不免，指不免于“四谤”的祸患。

⑮而身，你身。而，通尔。

⑯真，林希逸说：“本真自然之道。”

⑰还以句，林希逸说：“言以外物还之于人，而一归之自然，则物我不对立也。”王先谦说：“外物不与人争。”

⑱累，系累，患累，或累赘。

⑲外，务外，指追求外物，用如动词。

⑳强，勉强。

㉑真在二句，林希逸说：“言有诸中必行诸外。神动者，精神感动于外也。”神，精神情态。

㉒用于人理。成《疏》：“施于人伦”。

㉓慈孝，王引之曰：“善于父母谓之慈亦谓之孝。”《礼·内则》“慈以甘旨”注：“慈，谓爱敬进之也。”

㉔贞，正，精诚。

㉟适，林希逸说：“适亲意也。”适，合。

㉖功成二句，成《疏》：“是以功在其美，故不可一其事迹矣。”阮毓崧说：“可建功业甚多，不拘一途。”按：阮注于上下文义不合，成疏可以参考。“之美”与下文“以适”、“以乐”、“以哀”互举。“之”犹以也。美，《经籍纂诂》：“大多得利之辞也”，此指事情圆满。无，通毋，不要。一，专一，拘一，用如动词。迹，指事迹显见。

㉗不论所以，王先谦说：“以，用也。啜菽饮水，亦可以尽欢，故不问所以。”案：此与《论语·为政》“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

不敬，何以别乎？”都是说的孝敬父母，不在形式上的吃喝。

㉘不选其具，林希逸说：“不择其味也。”阮毓崧说：“不择殽馔。”按：具，本义为膳餐之馔具，从鼎省、从廾。这里，用工具借代为美味佳肴。《浅注》单释为“饮酒的器具”，不确切。

㉙处丧二句，阮毓崧：“尽哀即是尽礼，不在虚仪。”

㉚礼者句，阮毓崧说：“彼愦愦然为世俗之礼者，以观示众人之耳目也。”林希逸说：“礼者，文饰于外，故曰世俗之所为。”所为，人为的东西。

㉛真者，成《疏》：“真实之性。”林希逸说：“天命自然之理也。”所以：……的缘故。受于天，，承受自天。

㉜自然句，成《疏》：“自然而然，故不可改易也。”

㉝法天二句，成《疏》说：“效法自然，宝贵真道。”林希逸说：“不拘于俗者，不以非世俗之所好为拘也。”

㉞不能句，阮毓崧说：“恤（xù序），忧也。言不能循顺自然，而忧与人事不合。”

㉟禄禄，《释文》：“禄，司马本作录。”王先谦说：“禄，犹录录。《汉书·萧曹赞》作录录，颜注，言鹿鹿，言在凡庶之中。”奚侗说：“禄，借为逯，《说文》：逯，随从也。”王念孙疏证：“逯逯与录录、碌碌、鹿鹿，　同。逯逯，《说文》：谨行也。”而，连接状语与谓语。

㊱故不足，阮毓崧说：“为世俗所变易，渐相习于虚，故不能以精诚之至动人也。”

㊲蚤湛二句，阮毓崧说：“蚤通早，字亦作早。湛，持林切，音同沈　人伪，言人事之浮伪也。盖惜其浮沉于人事，而闻道太晚也。”王先谦说：“湛，与沈同。”湛，沈溺。人伪，人为的礼乐虚仪。

㊳遇，机遇，指“得闻至教”的机会。

㊴若天幸然：幸，宠幸，动词，承上文“幸闻咳唾之音”转化而来。天，自然，造化。然，这样。

㊵羞，认为玷辱，意动用法。比之服役，林希逸说：“言比之弟子也”；宣颖说“服役，僕从”。案：“有事弟子服其劳”（《论语·为政》），故服役指代弟子。比，并列，使动用法。

㊶问舍所在，林希逸说：“问其居也。”

㊷可与往者，成《疏》：“从迷适悟为往。”

㊸妙道，成《疏》“真本也。”

㊹咎，祸害。

㊺去，离开。

㊻刺船，撑船。

㊼延缘苇间，阮毓崧说："延，缓也；缘，沿也。言其顺芦苇间缓行也。既重言'去子'，又迟迟其行，盖亦有恋恋之意。"

【译文】

孔子凄凉有愧地叹了一口气，又一次行礼站立起来，说："我曾两次被鲁国人驱逐出境，被卫国人禁止通行，被宋国人砍伐坐在下面讲过学的大树，还久久被围困在陈蔡之间。我不知道有什么过失，这四次无理谤言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渔父难过地改变了脸色，说："您的不易省悟真个太严重了！有这样的人，害怕自己的影子，讨厌自己的足迹，总想避开它而跑掉，可是跑步越多却留下的足迹越多，跑得越快却看到影子更是寸步不离人身，自己还认为太慢了，就加快速度跑个不停，到头来弄得精疲力竭死去，他不懂得停留在树荫下面便会使影子消失，处于静止状态便可使足迹绝灭，这样的人真太愚昧无知了！您终身详究仁义的道理，考察是非的界限，观看动静的机变，顺应取舍的尺度，控制爱憎的感情，调和喜怒的节奏，却几乎不免身遭毁谤的横祸。[今天想要避开毁谤，]你就要严谨修养你自己的身心，慎重保持你自己的真性，回复到把一切身外之物听任于他人自理的境界，那就没有谤毁的患累了。现在，您不去修养自身却去求责别人，不是太过于介入外物了吗？"

孔子凄凉自愧地说："请问什么叫做真？"

渔人说："所谓真，就是精诚的最高境界。缺乏精诚，就不能使人感动。所以，勉强哭泣的人，虽然表面悲伤其实并不哀切；勉强愤怒的人，虽然样子严峻其实并不威武；勉强亲热的人，虽然满脸笑容其实并不和蔼。真正悲伤的人，没有哭声而哀切；真正愤怒的人，并不发作而威武；真正相亲的人，不现笑容而和悦。真诚感情存在内心，神情动态会表露于外部，这便是自然真性可贵之处。将它运用在人事

上，侍奉父母便会孝顺，辅佐君主便会忠贞，逢场饮酒便会欢乐，居处丧事便会悲哀。忠贞以建功为主，饮酒以取乐为主，居丧以尽哀为主，养亲以顺意为主。成功在效果圆满，不专看业绩大小；养亲在顺意承欢，不论用何种饮食；饮酒在寻欢取乐，不选择餐具菜肴；居丧在悲哀尽情，不计较它的仪礼。礼仪，是世俗人为制定的；真性，是承受于自然的，那自然形成的事物是不可任意去改变的。所以，圣人效法自然，珍视真性，不受世俗人伪形式的拘束。愚昧的人反其道而行，不能取法自然却担忧人事，不知道珍视真性，庸庸碌碌地与世追逐，所以不知自足。可惜啊！您沉溺在人世虚假中太早，而听到大道太晚了！”

孔子又一次行礼站起来，说：“现在，我能得到受教于先生的机遇，好象是造化特别优待才这样安排的。老先生如果不认为受耻辱而能让我并立于供你役使的弟子行列中，并愿亲身教诲我，那就冒昧请问居住的地点，情愿随先生受业来最后学到大道。”

渔夫说：“我听说过，可以一起前去探索的就结交他，使达到奥妙大道的境界；不可一起前去探索的，不会省悟大道的，应慎重地不要结交他，自身才不会招致祸害。您自己努力吧！我要离开您了，我要离开您了！”于是撑船离开，顺着芦苇中的水道缓缓而去。

颜回还车，子路授绥①，孔子不顾，待水波定，不闻拏音而后敢乘②。

子路旁车而问曰③：“由得为役久矣④，未尝见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④。万乘之主⑥，千乘之君，见夫子未尝不分庭伉礼⑦，夫子犹有倨傲之容。今渔父杖拏逆立⑧，而夫子曲腰磬折⑨，言拜而应，得无太甚乎⑩！门人皆怪夫子矣⑪，渔人何以得此乎⑫！”

孔子伏轼而叹⑬，曰：“甚矣，由之难化也。湛于礼义有间矣⑭，而朴鄙之心至今未去⑮。进，吾语汝！夫遇长不

敬，失礼也；见贤不尊，不仁也⑯。彼非至人，不能下人⑰；下人不精，不得其真⑱，故长伤身⑲。惜哉！不仁之于人也，祸莫大焉，而由独擅之⑳。且道者，万物之所由也㉑。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今渔夫之于道，可谓有矣，吾敢不敬乎㉒！”

【注释】

①绥（suí隋），车上的绳子，登车时作拉手用。

②敢，《增韵》："忍为也。"敢乘，忍心上车，指愿意上车。

③旁，通傍。依傍，靠着。

④为役，当弟子，服务效劳。

⑤威，林希逸说："敬畏之也。"用如动词。

⑥万乘二句，成《疏》："天子万乘，诸侯千乘"。按：《孟子·梁惠王》"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虽然赵、焦二人释"万乘"作"天子"，但是从"国"、"家"分举看，显然"万乘"不一定是指天子。此处系泛指。

⑦分庭伉礼，成《疏》："伉，对也。分处庭中相对设礼。"指以平等地位行宾主礼。伉亦作抗。

⑧逆立，对面站立。

⑨曲要磬折，阮毓崧说："要通腰。磬折，腰曲貌。"按：磬（qìng庆），即人形乐石，磬，意谓弯腰鞠躬象磬那样。形容恭敬。

⑩得无……乎：表推测。莫非……吧！恐怕……吧！

⑪怪：奇异，认为……反常，意动用法。

⑫此，指"曲腰磬折，言拜而应"的礼貌。

⑬轼，车前扶手横木。

⑭湛于句，阮毓崧说："湛同沈。有间，言有时间也。"宣颖说："湛，浸也。有间，言已久。"礼义，指礼义之学。

⑮朴鄙，粗野。

⑯仁，亲贤曰仁。

⑰彼非二句，林希逸说："彼渔父若非至人，岂能使其如此降下而尊敬之也？"下，使……谦下，使动用法。

⑱下人二句，阮毓崧说："上文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此言谦下非出于精

诚，则至人仍未必赐我，而我终不得闻至道也。”林希逸说：“真，真实之诲也。”成《疏》：“谦下或不精诚，则不造于玄极。”按：此处“其真”二字，应视与“慎守其真”句意相承，“得”犹知也，此指获知。

⑲故长伤身，林希逸说：“言不如此则无益于身而有损也。”

⑳由独擅之，成《疏》：“惜哉仲由，专擅于此也！”独，偏偏。擅，有。

㉑所由，发生的根源。由，从，发生。

㉒吾敢不敬，林希逸说：“吾尊其道，所以敬之。”

【译文】

颜回扭转车头，子路把登车拉手的绳子递给孔子，孔子望着渔父离去的船不回头，直到［船已远离，］水波平静，听不到摇橹的声音了然后才愿上车。

子路靠近车子，问道：“我有机会替老师服务很久了。从未见过老师对人如此肃敬过。万乘的国王也好，千乘的君主也好，接见老师时没有不分庭相对行平等礼的，而老师还不免有高傲的表情。现在，一个渔父拿着桨对面站立着，而老师弯腰鞠躬象磬形一样，渔父说话后总是先拜再对答，这恐怕太过分了吧！弟子们都认为老师态度反常，一个渔人怎么值得用这样的礼遇呢？”

孔子伏在车前横木上，感叹地说：“仲由难于转变，真太严重了！你专习于礼义很有一段时间了，可是粗野的意识至今未能去掉。到前面来，我告诉你！遇到长者不尊敬，这叫有失于礼节；遇到贤者不尊崇，这叫不亲近好人。渔人要不是至德之人，就不会使别人对他表示谦下；我对至人的谦下若不精诚，就不能获知什么叫真，因此必会长久伤害自身。多可惜呀！对于人们来说不懂得亲近好人，祸患没有比它更大的了，而你仲由偏偏有这种缺点。再说，大道是万物产生的根源。各种各样的东西，失去道便会死亡，获得道才能生存；人们处理事情，违背道便会失败，顺应道才能成功。所以，大道至理之所在，圣人总是尊重它。现在，渔父对于大道，可说有所得了，我怎能不尊敬呢？”

列 御 寇

列御寇之齐[1]，中道而反[2]，遇伯昏瞀人[3]。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4]？"

曰："吾惊焉。"

曰："恶乎惊[5]？"

曰："吾尝食于十浆[6]，而五浆先馈[7]。"

伯昏瞀人曰："若是，则汝何为惊已[8]？"

曰："夫内诚不解[9]，形谍成光[10]，以外镇人心[11]，使人轻乎贵老[12]，而鳖其所患[13]，夫浆人特为食羹之货[14]，多余之赢[15]，其为利也薄，其为权也轻[16]，而犹若是。而况于万乘之主乎[17]？身劳于国而知尽于事，彼将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18]。吾是以惊。"

伯昏瞀人曰："善哉观乎[19]！女处已[20]，人将保女矣[21]！"

无几何而往[22]，则户外之屦满矣[23]。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颐[24]。立有间[25]，不言而出。

宾者以告列子[26]，列子提屦，跣而走[27]，暨乎门[28]，曰："先生既来，曾不发药乎[29]？"

曰："已矣[30]，吾固告汝曰'人将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31]，而焉用之感豫出异也[32]！必且有感，摇而本才[33]，又无谓也[34]，与汝游者，又莫汝告也[35]；彼所小言，尽人毒也[36]；莫觉莫悟，何相孰也[37]！巧者劳而知者忧[38]，无能者无所求[39]，饱食而敖游，

汎若不系之舟，虚而敖游者也㊵。”

【注释】

①列御寇，《逍遥游》篇作“列子”，《列子·黄帝篇》作“子列子之齐”。之，往。

②中道而反，中道，中途。反，通返。成《疏》：“御寇既师壶子，又事伯昏，方欲适齐，行于化道，自惊行浅，中道而还。”

③伯昏瞀（mào帽）人：成《疏》：“伯昏，楚之贤士。号曰伯昏瞀人。隐者之徒也。”

④奚方而反：奚，何。方，有数解：宣颖说：“犹何故也。”成《疏》及《释文》引李颐说：“方，道也。”马叙伦说：“方为妨省。《说文》妨，害。”译文从宣说。

⑤恶（wū乌）乎惊，为什么惊骇。

⑥浆，郭《注》：“卖浆之家。”浆，指液质饮料。

⑦五浆先馈：林云铭说：“言吾往食于卖浆之家者有十，而五家皆不待沽，而先以浆馈饷。盖敬之也。”又，胡远濬说：“姚范曰：卖浆者，以人至之先后，为馈浆之次第。列子应食于十浆，而先于五浆而馈，以其神足以动其畏敬故也。”馈（Kui愧），遗也，送给。

⑧已，同也，用作邪。

⑨内诚不解，此句《列子·黄帝篇》郭《注》：“外自矜饰，内不释然也。”诚，丁展成谓“诚”为“情”之假借字，可从。解，同《庚桑楚篇》“冰解冻释”之“解”，消融：林希逸说：“解，化也。”按：《浅注》释作“内心虽然真诚，但还没有达到化的程度”的让步句式，未免迂曲。

⑩形谍成光，林希逸说：“谍，动也。形谍，形容举动也。成光者，有光仪也。即积中发外之意。而此以为有迹之学。”孙诒让说：“谍，当为渫之假借字。‘形谍成光’，谓形宣谍于外，有光仪也。”渫，为泄露的意思。

⑪以外镇心人，成《疏》：“镇，服也。”《列子·黄帝篇》张湛注：“外以矜严服物，内实不足。”

⑫使人轻乎贵老：《释文》：“谓重御寇过于老人。”贵，尊重，动词。又一说，林希逸说：“贵者、老者，则人所敬。我今非贵、非老，其人反轻彼而敬我。言敬己在于贵老之上也。”胡远濬说：“高秋月曰：言敬己过乎爵齿也。”贵，显贵，名词。兹从后说。

⑬整其所患：整（Ji姬），林希逸说：“聚也、积也”，林云铭说“犹醃

酿也",宣颖说"循本云：犹酿也"；王先谦说："一说，赍与齎同，犹致也。"所患，林云铭说："所患，谓人敬己过于他人，所以致患也。"患，动词，担忧；所患，使人担忧的后果，指下文"将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

⑭特为食羹之货：特，不过，仅仅。食羹，饮羹汤。货，卖出。

⑮多余之赢：俞樾说："无'无'字是也。依张《注》，张本亦无'无'字。'无'字浅人所加也。若云'无多余之赢'，则下不必更言'其为利也薄'矣。卢重玄本无'无'字，《庄子·列御寇篇》亦无'无'字。"（转引自《列子集释·黄帝篇》）赢（yíng盈），成《疏》"利也"。林希逸说："多余之赢，言其求利惟欲多，欲有余而已。赢，剩也。"赢赢，益，收益。

⑯其为二句，郭《注》："权轻利薄，可无求于人。"案：此"权"字，宜作"谋"解。

⑰於，犹为也，释作是。

⑱效，验，献，引申作责成解。

⑲观，观察，内省。

⑳汝处己：成《疏》："汝安处己身"；林云铭说："处己如此，而不求更进"。马叙伦说："作人己之己，非是。"阮毓崧说："言汝但安处而已。"已读以，止，罢了，表讽惋。译文从马、阮说。

㉑保，司马说："附也。"《列子·黄帝篇》卢重玄《解》："若退迹守闲，灰心灭智也，无招招之利，得善人之名……故人将保汝矣。"

㉒无几何而往，成《疏》"无几何，谓无多时也。"往，成《疏》："伯昏往御寇之所。"

㉓屦（jù聚）《释文》："关西呼履谓之屦"。屦满，林云铭说："来其家者众也，"

㉔敦杖句，《释文》："敦音顿，竖也"。今湘西方言谓"竖一根木条"为"顿一根木条"。林希逸说："敦杖蹙之乎颐，竖立其杖而拄之于颐也。蹙，拄也。"蹙，借为拄，音亦读拄。林云铭说："皮肉皱也。"则"之乎"二字为多余了，且形象欠自然，故不可从。

㉕有间，有顷之间，一会儿。

㉖宾者，《释文》："本亦作傧，同。谓通客之人。"马叙伦说："《说文》曰：傧，导也。宾省。"

㉗跣（xiǎn洗），赤脚，来不及穿鞋。

㉘暨乎门，及于门。马叙伦说："暨借为及。"

㉙曾不：竟不，阮毓崧说："曾，乃也。"发药，林希逸说：发药者，言教诲开发而药石之。"开发药方医病，喻赠言纠正缺点。

㉚已矣：已，止。林希逸说："休言之意。"

㉛非，认为……不对，批评。

㉜而焉句，宣颖说："而，尔。之，犹此。何用此感人憧心自为表异乎。"焉，何。也，通邪。

㉝必且二句：于省吾说："感为撼。西周金文哉字皆以才字为之。是应读作必且有撼摇而本哉。《释文》一本才作性，故郭注以本性为言也。"胡远濬说："才，哉同。一本作性。"按：马王堆汉墓出土《老子》"哉"皆作"才"，语气词。本，指本性。于说可从。

㉞又无谓也，林希逸说："无谓，即无益也。"按：谓，宜释作"奈"，更合语气。《诗·北门》："谓之何哉？"《经传释词》训"谓"为"奈"。无奈，没有办法。

㉟与汝二句：林希逸说："又，与汝游者，汝之朋友也。"林云铭说："汝所从游者，莫知以此告戒于汝。"汝为否定句中宾语提前。

㊱彼所二句，《释文》："言不入道，故曰小言。以其多患，故曰人毒。"《列子》张湛注："谓小言细巧，易以感人，故为人毒也。"马其昶说："甘言为患。"

㊲莫觉二句，成《疏》："彼此迷途，无能觉，无能悟，何谁独晓以相告乎？"郭嵩焘说："《说文》：孰，食余也。孰食曰孰，假借为详审之义。"宣颖说："相孰，言辨难而诘其谓何也。"相，彼此，相互。何相孰也，谓哪能彼此诘疑问难详加审辨呢？

㊳知，同智。

㊴无能句，林希逸说："唯体道自然而不用其能者，则于外物无所求。无能，即无为之意。"

㊵虚：林希逸说："归结在一虚字上。虚则与大虚为一，而游于物之初矣。"虚，成《疏》："汎然无系，泊尔忘心。"

【译文】

列御寇到齐国去，中途就返回了，碰见了伯昏瞀人。伯昏瞀人说："什么缘故就回来了呢？"

回答说："我感到惊骇。"

问道："为什么惊骇呢？"

回答说:“我曾经在十家饮料店里进食，却有五家优先馈送我吃。”

伯昏瞀人说:“象这样，那你为什么会惊骇呢?”

回答说:“内心的情欲并未消散，外形便会神采毕露；因外表镇服人心，使别人对其他显贵及长老轻视怠慢，就包含着一种可怕的预感。那饮料店的主人，只关心汤浆的出卖，盈余的收益，他们取得的利润很少，他们达到的谋算极微，尚这样尊敬我，何况是万乘的君主呀?君主身躯疲劳于国政，心智耗尽于世事，他将会委任我以职务，而责成我以功效。我因此感到惊骇。”

伯昏瞀人说:“你能观察内省，太好了!你安处［等着瞧］罢，人们必定归向你了!”

没有多久，伯昏瞀人前往看他，便发现门外的鞋子摆满了。伯昏瞀人面向北站着，竖起拐杖拄着下巴，站了一会儿，没有说话就出去了。

接待员把这事告诉了列子，列子急忙提起鞋来不及穿，打着赤脚跑出追赶，到了大门口，说道:“先生既然到来了，竟不赠言教导我一下吗?”

伯昏瞀人说:“算了吧，我本来就忠告过你，说‘别人将会归向你’，果然都来归向你了。当时我就批评你［显迹于外］会使别人归向你，但是你做不到使别人不来归向你呵，你何必用此讨人欢心表现自己的卓异呢?必定会心中有某种活动，动摇了你的本性，这又有什么办法呀!同你来来往往的，又没有人能忠告你，他们的一些浅薄言谈，尽是毒害人的；都是一些不觉醒不颖悟的人，哪能彼此质疑诘难详加审辨呢?擅长伎巧的人多劳累，运用智慧的人多忧虑；只有无智无为的人，才不去追求什么；饱食鼓腹自由地遨游，飘浮不定好象没有拴系的船只，这才算是毫无思想担负而能逍遥的人啊!”

郑人缓也，呻吟裘氏之地①，祇三年而缓为儒②。河润九里，泽及三族③，使其弟墨④。儒墨相与辨，其父助翟⑤。十年而缓自杀。其父梦之曰:“使而子为墨者⑥，予也。阖胡尝

视其良？既为秋柏之实矣⑦。”

夫造物者之报人也⑧，不报其人而报其人之天⑨。彼故使彼⑩。夫人以己为有以异于人以贱其亲⑪，齐人之井饮者相捽也⑫。故曰：今之世皆缓也⑬。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⑭！古者谓之遁天之刑⑮。

圣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众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⑯。

庄子曰："知道易，勿言难⑰。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⑱；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⑲。”

朱泙漫⑳学屠龙㉑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㉒，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㉓。

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㉔；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㉕。顺于兵，故行有求㉖；兵，恃之则亡㉗。

小夫之知㉘，不离苞苴竿牍㉙，敝精神乎蹇浅㉚，而欲兼济道物㉛，太一形虚㉜。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归精神乎无始㉝，而甘冥㉞乎无何有之乡。水流乎无形，发泄乎太清㉟。悲哉乎！汝为知在毫毛㊱，而不知大宁㊲。

【注释】

①郑人缓句，成《疏》："呻吟，咏读也。裘氏，地名也。郑人名缓，于裘地学问。"郑人缓，《徐无鬼篇》"儒·墨·杨·秉四"成《疏》："儒，姓郑，名缓。""裘氏之地"前省介词于。

②祇（zhi支）三年，林希逸说："恰三年也。"

③河润二句，宣颖说："河水浩大，旁润及于九里；一人富贵，余泽及于三族。喻学问既成，自必及人也。"三族，成《疏》："谓父，母，妻族也。"

④使其弟墨，成《疏》："能使弟成于墨教也。"墨，动词。

⑤其父助翟，郭《注》、成《疏》谓"翟，缓弟名"。奚侗说："翟当作墨"，

刘文典说“奚说是也”。宣颖说：“弟习墨翟之教，故曰助翟。”译文从宣说。

⑥而子，宣颖说：“而，尔；指父。子，指弟。”

⑦阖胡，宣颖说：“阖胡，皆何也。梦中迭语也。”王先谦说：“胡阖连文，如古书尚犹，惟独之例，自有複语耳。”良：成《疏》：“有作垠字者，垠，冢也。云：‘汝何不看我冢上，已化为秋柏之木而生实乎？’”俞樾说：“《释文》曰，良者良人，谓缓也。此与下句之义不属。又云，良或作垠，冢也。此说近之。”

⑧造物，成《疏》：“能造化万物，故谓之造物也。”

⑨不报二句，成《疏》：“夫物之智能，禀乎造化，非由从师而学成也。故假于学习，辅道自然，报其天性，不报人功也。”阮毓崧说：“报其天者，即发展其天性之谓。”

⑩彼故使彼，王先谦说：“有墨性，故使墨。”

⑪夫人二句，林希逸说：“夫人，指缓也。以己为有以异于人，谓以学儒而泽及三族有过人也。以贱其亲者，怒其父也。”有以，即有所，以犹所也；异于人，比众人优异；有以异于人，应译同所字结构。贱其亲，指托梦责父的话。

⑫齐人句，宣颖说：“譬如齐人穿井据为己功，而捽去饮者，亦不知泉之出于天也。”《释文》“喻缓不知翟天然之墨而忿之。”相捽（zuó作），林希逸说：“相争扭也。”《说文》：“捽，持头发也。”之，用同介词“于”。相，兼有指代他方的意思。

⑬今之句；宣颖说：“皆贪天之功以为己有。”按：缓，在这里是把专称借代为通称。

⑭自是三句：俞樾说：“自是二字绝句。若缓之自美其儒，是自是也。有德者已不知有此，有道者更无论矣。以读为已。”按：此与《老子·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及《老子·九章》“功成身退，天之道”，语义相近《广韵》：知，欲也。

⑮谓之句，宣颖说：“以不可知者而邀为己功，是遁天而自贼也。如缓之忿忿，即具刑也。”王先谦说：“上文云：巧者劳而智者忧，是为天所刑也《德充符篇》云‘天刑之，安可解’。不以有道自命，则可逃遁天之刑矣。”按：遁天之刑，有二解：一、“之”指代缓的忍忿自杀，则“遁”宜释作违。二、“之”指代有德有道的不自以为是的人，则“遁”可释为逃避或避免义。译文从第一说

⑯圣人四句，林希逸说：“所安者，自然之理也。所不安者，人为也。”林云铭说：“缓盖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者。”成《疏》“安，任也”按：安其，即“安于其……”，中省介词“于”。其，指代上文“造物”，即自然。

上“安”字作习惯解，《吕览·乐成》“三世后安”注：安，习也。下“安”字作安处解。其所安，指自然的安排；其所不安，指非自然的安排，即人为。

⑰知道二句：林云铭说："道者，无心自然而已。知而言之，则涉于有心。古之人所以行不言之教也。”林希逸说：“勿言难者，谓难于忘言也。”

⑱所以之天也，成《疏》："诣于自然之境。”之，通往。

⑲天而不人，成《疏》："复古真人，知道之士，天然淳素，无复人情。"天和人，都用如动词。

⑳朱泙（pēng彭）漫句，成《疏》："姓朱，名泙漫。姓支离，名益。”

㉑屠龙，林云铭说：“屠龙，喻学道者。”

㉒单千金之家：成《疏》："殚，尽也。罄千金之产。”单、殚，字通。

㉓无所用其巧，成《疏》："技虽巧妙，卒为无用。”林云铭说：“以此为知'道'勿言之喻。”

㉔圣人二句，成《疏》："达道之士，随逐物情，理虽必然，犹不固执，故无交争也。”宣颖说：“以理之可必者，而犹居以不必之心，则争由何起乎？”林希逸说：“无兵，无争也。”按：《汉书·严助传》“兵者凶事也”，这里的“兵”不是如《浅注》所说的“出兵”或“打仗”，而是借喻纷争弊害。

㉕众人二句，宣颖说：“以理之未必然者，而各必其所偏见，则兵争生矣。”

㉖顺于二句，宣颖说：“徇于兵争，故动则求济所欲。”胡远濬说：“兵喻胜心，挟胜心者，必求得于人。”

㉗兵恃句，林希逸说："以智力之争而自恃，必至于亡其身而后已。”

㉘小夫，犹匹夫也。知音智。

㉙苞苴竿牍，宣颖说：“裹曰苞；藉曰苴。《诗》郑笺："以果实相遗者，必苞苴之。"《释文》："司马云：竿牍，谓竹简为书，以相问遗。”

㉚敝精句，成《疏》："劳精神於跛蹇浅薄之事。"按：蹇（jiǎn简），《说文》跛也。这里指苞苴馈遗、简牍往来中，奔波颠蹶之状。蹇浅，奔波浅薄之事。

㉛兼济道物，林希逸说："兼济天下，辅导群生。"道，赵谏议本作导。

㉜太一形虚，林希逸说：“以合于太一之始，无形之妙。”林云铭说："太一，即太初，为数之始。"太一，谓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气。这里指混同境界。

㉝无始，林希逸说：“无物之始。”

㉞甘冥，俞樾说："《释文》：冥，本亦作瞑，又音眠，当从之。瞑、眠，古今字”。林云铭说：“甘冥，酣眠也。"林希逸说："以美睡喻安处也。”

㉟水流二句：水流乎无形，成《疏》："无以顺物，如水流行，随时适变，

不守形迹。”发泄乎太清，林希逸说：“太清，即太虚也。”王先谦说:”喻至人之自然流行。”泄发，流行。太清，喻空寂道境。

㊱汝，王先谦说：“汝，谓上小夫。”按：汝，犹此也；汝与若古同音，若训此，故汝亦训此；或理解为对称，于文义不确。

㊲大宁，林希逸说：“大宁，大安也。即无为自然之理也。”

【译文】

郑国有个名叫缓的人，在裘氏那个地方吟诵学习。只经过三年，缓这个人便成了名儒。象河水能滋润河旁九里远的地方一样，他的惠泽施及父母妻等三族，并使他的弟弟成了墨派学者。兄弟俩以儒墨学派的观点互相辩论，他的父亲站在墨派一边说话。十年之后，缓就愤恨自杀了。缓的父亲梦见缓说:“使你的儿子能够成为墨者的，是我的培养。你何不看一看我的坟墓，我已化为秋柏劲木结出累累果实了!”

那造物赋予人的，不是助长他的人事智能，而是发展他的自然本性。那缓的弟弟本质有墨性，所以才使他能成为墨者。缓认为自己是有比别人不同的成就，因此轻侮自己的父亲；这恰似[不明泉水出自天然却以造井据为己功的]齐人，对于汲饮井水的人竟横加扭打一样。所以说，现在社会上的人皆是缓一样贪天之功以为己有的一类人物。自以为是，有德的人已不欲以此自命，何况是有道的人呢！古时候，认为缓这种[“自是”、“自杀”的]人是违背了自然的应得惩罚。

圣人习惯自然的安排，不习惯人为的安排；众人习惯人为的安排，不习惯自然的安排。

庄子说:“懂得‘道’容易，不去议论‘道’困难，已经懂得却不加议论，这是通往自然的境界；心里懂得而口上大加议论，这是通往人为的道路。古代懂得‘道’的人，取法自然而不取法人为。”

朱泙漫向支离益学习屠龙技术，耗尽了千金的家产，三年以后技术学到手了，可是没有地方可以施展他的技巧。

圣人对不可移易的道理尚不固执己见，所以没有纷争弊端；众人对并不充足的道理却常固执己见，所以多有纷争弊端。对于争强斗胜

总是听任发展，所以一举一动都有贪求之念。争强斗胜，仗恃不止就会自取灭亡。

普通人的心智，离不开馈赠问劳，消耗精神于奔波浅薄事务中，却幻想兼济天下，引导万物，侈言达到混同忘我的境界。象这样的人，为宇宙纷扰所迷惑，枉然身躯劳累，而不认识太初混一的妙道。那有道的至人，他常使自己精神回复到无物之始，而快意地休眠在什么也没有的无为的乡土上，就好比流水随地变化没有固定形迹，自然而然地散游在虚空寂寞的大道极境。可悲呀！这些普通人使用心智在毫毛琐事上，却不理解那至寂宁静的无为妙境。

宋人有曹商者①，为宋王使秦②。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③，益车百乘④。反于宋⑤，见庄子曰："夫处穷闾厄巷⑥，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⑦，商之所短也⑧；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⑨，商之所长也⑩。"

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⑪，舐痔者得车五乘⑫，所治愈下⑬，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⑭？子行矣。"

【注释】

①曹商，人名，姓曹名商。

②宋王，《释文》："司马云：偃王也。"

③王说之：成《疏》："秦王爱之"。胡远濬说："惠王。"说音悦。

④益，增加，加赐。

⑤反，同返。

⑥穷闾（lü娄），贫困偏僻的里巷。厄（è鄂），通隘，狭窄。

⑦槁项，脖子干枯。黄馘（xù序）：面孔黄瘦。

⑧所短，不足之处。

⑨悟，使……省悟，使动用法。

⑩所长，擅长之处。

⑪痈（yōng雍），毒疮。痤（cuó），疖子。

⑫舐（shí式），用舌头舔东西。痔，痔疮。

⑬下，下贱。

⑭之多，这么多；之，如此。

【译文】

宋国有曹商这么个人，替宋偃王出使秦国。他动身往秦国时，得到宋王赐车数辆；〔到秦国，〕秦王很赏识他，便增赐了车一百辆。他返回宋国，见到庄子，说："居处穷街陋巷，贫困得编鞋织屦，被饿得面黄肌瘦，那是我赶不上别人的地方；一旦奉使命，使万乘的君主幡然省悟，便能随从马车达到百辆之多，这是我能胜人一筹的地方。"

庄子说："〔听说〕秦王有病召请医生治疗，凡是能刺破脓疮，排挤疖子的，可以得到一乘车子的报赏；凡是能用舌头去舔他肛门的痔疮的，可以得到五乘车子的报赏；治疗的部位越卑贱，能获报赏的车辆便越多。你难道是治疗过他的痔疮了吗？否则为什么能得到报赏车辆这么多呢？你快走开吧！"

鲁哀公问乎颜阖①曰："吾以仲尼为贞幹②，国其有瘳乎③？"

曰："殆哉圾乎④！仲尼方且饰羽而画⑤，从事华辞，以支为旨⑥，忍性以视民，而不知不信⑦，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⑧！彼宜女与，予颐与⑨！误而可矣⑩。今使民离实学伪，非所以视民也，为后世虑，不若休之⑪。难治也⑫。"

施于人而不忘，非天布也⑬。商贾不齿⑭，虽以事齿之，神者弗齿⑮。

为外刑者，金与木也⑯；为内刑者，动与过也⑰。宵人之离外刑者⑱，金木讯之⑲；离内刑者，阴阳食之⑳。夫免乎外内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注释】

①鲁哀公，春秋末年，鲁国国君。鲁哀公三年，孔子六十岁了；时季桓子病危将死，曾嘱季康子，以后如果为相，要召回孔子；但季康子为相后，并未召求孔子。颜阖，人名。

② 贞幹，林希逸说：“贞幹，犹贤辅也。”林云铭说：“贞，桢通。犹云栋梁也。”成《疏》：“言仲尼有忠贞幹济之德，欲命为卿相。”

③瘳（chōu抽），病愈。有瘳，林希逸说：“言国之敝病可得而医也。”其，可能，表推测。

④殆哉圾乎，成《疏》：“殆，近也。圾，危也。”胡远濬：“圾，岌通，危也。”案：郭庆藩本“殆哉圾乎仲尼”句读，不可取。

⑤方且句，郭《注》：“凡言方且，皆谓后世。”宣颖说：“羽有自然之文采，饰而画之，则务人巧。”方且，以解作“正在”为宜。

⑥从事二句，成《疏》：“情伪辞华，析派分流为意旨也。”林希逸说：“以支为旨，谓其所主之意不知本也。”阮毓崧说：“道德之失，流为仁义。”

⑦ 忍性句，林云铭说：“忍性，犹云矫性。视，犹示也。言矫饰其自然之性，而不自知其无实也。”知，智。信，诚。

⑧受乎三句，阮毓崧说：“言此矫伪之迹，将使民受之于其心，主之于其神，习惯成性，渐丧失其本真矣。若是，则忍性矫伪者，岂尚足以居民上耶？”夫，彼。

⑨彼宜二句，王先谦说：“彼，谓仲尼。女，谓哀公。颐，养也。言彼或宜于公与，抑彼待我而养与？”按：上“与”字应解作“亲附”或“赞同”；下“与”字，语气词，又写作欤。“予”字应解作“赐予”，《浅注》把“予”解作颜阖自称，亦失之。其它诸解，于句读、文义、语法，均失。

⑩误而可矣，王先谦说：“有此误举，犹之可也。”

⑪今使四句，成《疏》：“离实性，学伪法，不可教示黎民，虑后世荒乱，不如休止也。”实，纯朴。视，通示。“所以……”结构，“以”当用讲，表示“用来……的作法。”休，止，不用。

⑫难治也，王先谦说：“难于图治。”

⑬施于二句，阮毓崧说：“我有德于人，不可不忘也，有心见德，则非上天布施之道。”林希逸说：“施，施政也。布，陈布也。”林云铭说：“视天之普被万物而无心者，则有间矣。”

⑭商贾不齿，王先谦说：“世之贱商贾者，以其有市易之情也。故抑之，不与士民齿。”林希逸说：“商贾之人，为士者必不肯与之为齿。譬彼有为之人，有道者亦不肯与之为齿矣。此盖以商贾喻仁义之学者。”齿，并列。

⑮虽以二句，宣颖说:“事，同士。古商贾不与士齿。今施而不忘，则有相市之意，与商贾正同。虽以名为士而齿之，然人之神情，终不欲齿。”按：这里的“事”字，不妨作双关语看。

⑯金与木，郭《注》:“金，谓刀锯斧钺；木，谓捶楚桎梏。”

⑰动与过，林希逸说:“言人身的举动过失与刑戮同也。”胡远濬说:“动，心不静。”郭《注》:“静而当，则内无刑。”

⑱宵人，俞樾说：“宵人，犹小人也。《礼记·学记篇》‘宵雅肄三’郑注曰：宵之言小也。”离，通罹，遭受。下同。……之……者，定语倒置。

⑲讯，鞠问，刑讯。

⑳阴阳食之，成《疏》:“若不止分，则内结寒暑，阴阳残食之也。”食，如日食之食，通蚀。

【译文】

鲁哀公向颜阖问道:“我把仲尼任为大臣,国家可能会治理好吗?”

颜阖说：“恐怕危险啊！仲尼正锐意进行粉饰扮装,讲究虚伪辞藻，把支离破碎的仁义捧为正宗要道，矫情忍性地去夸示民众,因而不明智也不诚实。［这种方术］承受在内心，主宰着思想,那怎么够条件领导人民呢？他或适合你去亲近并赐予颐养啊,就算误举也不要紧。现在，若使人民离朴实而学诈伪,可不是用来垂示人民的正确作法。为后世长远考虑，不如不用他。孔丘实在难以图治。”

对人们有心施加仁义恩惠，却念念不忘别人感恩图报,这不是大自然普被万物的无私布施。［有道的人是瞧不起的。］正象商贾经营买卖牟取利润不被士人理睬一样,虽或偶而因事不得不予理睬，但是神情上还是格格不入的。

世俗进行外形上的刑法,是斧钺和枷棒;自然进行精神上的惩罚，是躁动和失误。受外刑的小人,是用斧钺枷棒去拷问;受内刑的小人，是为阴阳郁结所残蚀。那种能够超脱内外受罚的,只有真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孔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①。天犹有春秋

冬夏旦暮之期②，人者厚貌深情③。故有貌愿而益④，有长若不肖⑤，有顺懁而达⑥，有坚而缦⑦，有缓而釬⑧。故其就义若渴者，其去义若热⑨。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⑩，近使之而观其敬⑪，烦使之而观其能⑫，卒然问焉而观其知⑬，急与之期而观其信⑭，委之以财而观其仁⑮，告之以危而观其节⑯，醉之以酒而观其侧⑰，杂之以处而观其色⑱。九徵，至不肖人得矣⑲。”

正考父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⑳，循墙而走，孰敢不轨㉑！如而夫者㉒，一命而吕钜㉓，再命而于车上舞㉔，三命而名诸父㉕。孰协唐许㉖？

贼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㉗，及其有睫也而内视㉘，内视而败矣㉙！凶德有五㉚，中德为首㉛。何谓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㉜而吡其所不为者也㉝。

穷有八极㉞，达有三必㉟，形有六府㊱。美、髯、长、大、壮、丽、勇、敢㊲，八者俱过人也，因以是穷。缘循、偃佒、困畏㊳，不若人，三者，俱通达㊴。知慧外通，勇勸多怨，仁义多责㊵；达生之情者傀㊶，达于知者肖㊷，达大命者随、达小命者遭㊸。

【注释】

①于，表比较。喻人心叵测。

②期，定时周期。

③厚貌深情，成《疏》："厚深之状，列在下文。”林希逸说："言矫饰之貌未易见，隐伏之情未易测。”

④貌愿而益，《释文》："愿，《广雅》云：谨慤也。”俞樾说："益当作溢。溢之言骄溢也。《荀子·不苟篇》‘以骄溢人’，是也。谨愿与骄溢，义正相反。”愿，老实。

⑤长若不肖，成《疏》："不肖，不似也。心实长者，形如不肖也。”林云

铭说：“长，有技。不肖，无能也。”胡远濬说：“若，犹而也。”

⑥顺懁（xuān喧）而达：顺，《庄子阙误》引江南古藏本作慎；慎，谨也。懁，王敔说“音狷”：狷本字为獧，《说文》“急也”；《孟子·尽心章》注：“介也”；意为狷介自守，不容物，不与人苟合。慎懁，拘谨固执。达，宣颖说：“内通事理。”

⑦坚而缦，林希逸说：“缦，缠绕也。有似坚刚而实软弱。缠绕者，《诗》云：‘昔为百炼刚，化作绕指柔。’缦，绕指也。”俞樾说：“缦者，慢之假字。……坚强而又惰慢。”

⑧缓而钎，《释文》“钎音干。急也。”王先谦说：“外舒迟而内悍急。”俞樾说：“钎者，悍之假字。”林云铭说：“五句，言人之情貌，每每相反如此。”

⑨故其二句，成《疏》：“就仁义如渴思水，舍仁义若热逃火。”

⑩远使之句，林希逸说：“相去远者易至相欺。”

⑪近使之句，林希逸说：“近而亲者易至于亵慢。”

⑫烦使之句，宣颖说：“烦则难理故也。”

⑬卒然问焉句，宣颖说：“卒则难辨故也。”卒（cù猝），通猝，突然。

⑭急与之期句，宣颖说：“急则易爽故也。”

⑮委之以财句，宣颖说：“财易起贪故也。”成《疏》：“仁者不贪。”

⑯告之以危句，宣颖说：“危易改节故也。”

⑰醉之以酒句，宣颖说：“醉易失度故也。”《释文》：“侧，或作则。”林希逸本作“则”。俞樾说：“《释文》曰：侧，不正也。然上文观其忠、观其正云云，所观者皆举美德言之，此独观其不正，则不伦矣。诸说皆非也。其云侧或作则，当从之。”则，仪则。

⑱杂之以处句，林希逸说：“色能惑人，故以杂处之而观其自守。”

⑲九徵二句，王先谦说：“以九事征验，虽至不肖之人，亦得其情矣。”徵，验，考验。至，极。不肖人，坏人。

⑳正考父三句，正考父事见《左传·昭公·七年》，成《疏》：“正考父，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士一命，大夫再命，卿三命也。”林希逸说：“伛（yǔ宇），背曲也。偻（lóu娄），腰曲也。俯，伏身于地也。言爵愈高而身愈下也。循墙而走，不敢当正路而行，谦也。”走，急趋，示恭敬。

㉑孰，谁。轨，法，取以为法。

㉒而夫，郭《注》：“谓凡夫也。”宣颖说：“彼人。”

㉓吕钜，《释文》：“骄貌。”郭嵩焘说：“《方言》：‘吕，长也。’《说文》：‘钜，大刚。’亦通作巨，大也。吕钜，谓自高大，盖矜张之意。”马叙伦说：

“《后汉书·马援传》‘黠欲旅钜’，旅为膂省。吕、膂古今字。李贤注曰：旅距，不从之貌。……钜，借为倨。”膂，背脊。吕钜，犹言昂首挺身。

㉔车上僛，成《疏》：“援绥作舞。”宣颖说：“轻狂也。”马叙伦说：“僛字，《说文》作舞。”

㉕名诸父，成《疏》：“下呼叔伯之名”。林希逸说：“骄其宗族，呼叔伯之名也。”

㉖孰协唐许，成《疏》：“谁同唐尧许由无为禅让之风哉？”林希逸说：“协，合也。”

㉗贼莫句，成《疏》：“贼，贼害。”郭《注》：“有心为德，非真德也。”林希逸说：“有思前算后之意，喻如心又开一眼也。”马叙伦说：“睫，当从涵芬楼本作眼。《淮南·主术训》曰：‘德有心则险，心有目则眩’。正解此文。”按：睫本作睞，目瞬。句意为：居心让人看到。

㉘及其句，王先谦说：“及其有睫，则方寸之内，审视多端。”林云铭说：“及其役心于眉睫之间。”及，犹若也。内视，自视。

㉙内视而败矣，宣颖说：“纷扰害道矣。”败，坏事害道。

㉚凶德有五，成《疏》：“谓心耳眼舌鼻也。”林云铭说：“凶德，犹上所谓贼也。五者，眼、耳、鼻、舌、意识之谓。”按：《书·洪范》有所谓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佛家语有所谓五根：即眼、耳、鼻、舌、身；由根生情识，故曰情。道家语所谓五欲：耳欲声，目欲色，鼻欲香，口欲味，心欲爱憎；入欲情识，皆为凶德。德，德性，指性格。

㉛中德，成《疏》：“以心中自是为得，故曰中德。”中，衷通，都指心。德，通得。

㉜有以句，自好（hào号）：成《疏》：“心中所自好者，自以为是。”林希逸说：“有以自好，言我有所能也。”以，犹所。

㉝吡其所不为，成《疏》“不同己为者訾而非之。”其，己。又，林希逸说：“吡，訾也，诮也。以我之能而诮人所不能，则此心不可学道矣。”其，他人。吡（bǐ彼），诋毁。讥诮。

林云铭说：“承上言德有心之害。”

㉞穷有八极，林希逸说：“言有所恃者必至于穷。”林云铭说：“极者，究而言之也。”有，于，以也。

㉟达有三必，林希逸说：“言慊然不足者有时必达。”林云铭说：“必者，决而言之也。”

㊱形有六府，林希逸说：“言人身之中有此六个蕴畜也。”林云铭说：“府，犹藏也。”

㊲美、髯、长、大、壮、丽、勇、敢，成《疏》：“美，姿媚也。髯，髭鬓

也。长，高也。大，粗大也。壮，多力。丽，妍华。勇，猛。敢，果决。”林希逸说：“髯，有须也。房玄龄云：李纬好须髯是也。”

㊳缘循，成《疏》：“循，顺也。缘物顺他，不能自立也”；宣颖说：“柔顺”。偃佒（yǎng泱），《释文》“偃佒，守分归一也”，郭嵩焘说：“寻《释文》意，偃佒即偃仰，犹言俯仰随人也。”困畏，郭注：“困畏，怯弱也”；林希逸说：“有所困厄而忧畏也”。

㊴不若人三句，王先谦说：“不若人，与上‘俱过人’对文，三者皆自处于不若人，然必通达。”林希逸说：“言其与人无竞，人必喜之也。”林云铭说：“三必之达，亦谦受益之理也。”按：“不若人三者”，即“三者不若人”的倒装，与上文“八者俱过人”相应。“俱通达”为一句，承前省“因以”字样。“三者”连下读，不可取。

㊵知慧三句，成《疏》：“自持智慧照物，外通尘境也。雄健躁扰，必招仇隙。仁义则不周，必有多责也。”王先谦说：“逐外者，其神劳，下文所云：其功外也。壮往者，仇隙众。言仁义者，责厚望。”林云铭说：“知慧、勇动、仁义，三者是府之不好处。”

㊶达生句，林希逸说：“达有生之理，必傀（guì圭）然自高。”按：《说文》：“傀，伟也。”

㊷达于知句，王念孙说：“郭以傀为大，是也。肖，当训小。《方言》：肖，小也。《广韵》同。肖与傀正相反。言任天则大，任智则小也。”当今注家多从王说。按：达生，达知，达命，这三项，都是从正面立意的，“达”字不能随意忽略。《庄子》虽然有“绝圣弃智”之语，但他不是指的屏弃“达知”。这里的“知”，与《老子·五十六章》“知者不言”及《八十一章》“知者不博”之“知”同，都是从肯定方面着眼的。“肖”，即“不博”之意。句意是：通晓天道的真知不卖弄渊博。

㊸达大命二句，林云铭说：“遭，犹有委命之意；随，则无容心矣。故有大小之别。达生，是了悟生死之原；达命，是安遇无求之义。两者略有不同不可不知。达生、达知、达命，三者又是府之好处。”林希逸说“末后命字，䌷绎为两句，此亦文法也。

【译文】

孔子说：“人心叵测，比深山急川还险恶，比预知天象还困难；天时还有春夏秋冬早晚变化的定期，而人呢却总是声色不露，情感深藏。

原来，有的人貌似谦逊而心存骄矜，有的人实为长者而形态不似，有的人举止拘谨而见识通达，有的人态度强硬而内心软弱，有的人言谈和缓而行为凶悍。所以有的人追求仁义[看样子]急切如饥似渴，其实，他们抛弃仁义却象逃火避烫那样迅速。因此君子[接受检验]，往往派他去远方任职以观察他是否忠诚不欺，留他在身旁使用以观察他是否庄敬不狎，派他烦剧事务以观察他是否才能称职，突然向他提出问题以观察他随机应变的智慧，紧迫地给他规定期限以观察他遵命守约的信用，委托他办理财政以观察他临财不贪的仁德，明告他处境险恶以观察他临危不惧的气节，用酒使他喝醉以观察他维持礼仪的形态，故意使他杂处男女之间以观察他对待美色的品格。经过这九种检验，最坏的小人就能辨识出来了。”

正考父开始被任命为士的时候就垂肩曲背敬人，再次被任命为大夫的时候就弯腰鞠躬敬人，第三次被任命为国卿的时候就伏身垂首敬人，外出总是礼让地靠墙边走路，〔他能如此〕还有谁敢倚势违法越轨呢？象那种庸夫俗子，开始被任命为士就昂首挺身翘尾巴了，再次被任命为大夫时就乘坐驷马轩车趾高气扬了，第三次被任命为国卿的时候就直呼叔伯名字目无尊长了，〔他既如此〕还有谁能协调唐尧、许由那种揖让天下之风呢！

最有害的莫过于有意修养德行而有心引人注目，若他有心引人注目那就只会主观看到自己的一切，只会主观看到自己的一切那就坏事丧道了。凶恶品性的形成来自〔眼、耳、鼻、口、意识〕五条渠道，以意识〔不好〕最为首要。意识〔不好〕是说的哪个方面？这便是盲目自以为是而恣意诋毁自己所不同意干的一切。

穷困受挫由于八项极端自恃，通达无阻由于三项必然无争，形态表露由于六项内藏因素。面容美好，胡须漂亮，身材高大，体型魁梧，健壮多力，神采艳丽，猛勇强悍，果敢坚决，这八项过分自恃骄人，便会遇阻受挫而陷于穷困莫展的境地。因循柔顺，俯仰随人，怯弱怕事，这三项，都显得不如别人，就会遇事通达无阻。自诩智慧的

人势必逐外通显，躁勇行动的人势必招致怨恨，宣扬仁义的人势必惹人多求，〔三者是府之不好处；〕了悟有生之理的人才能成其伟大，通于万物真知的人才不卖弄渊博，通达大道的人能顺随自然、通达小道的人能随遇皆适，〔三者又是府之好处。〕

人有见宋王者①，锡车十乘②，以其十乘骄穉庄子③。

庄子曰："河上有家贫恃纬萧而食者④，其子没于渊⑤，得千金之珠。其父谓其子曰：'取石来锻之⑥！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⑦。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骊龙而寤⑧，子尚奚微之有哉⑨！'今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子能得车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为齑粉夫⑪！"

或聘于庄子⑫，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⑬？衣以文绣⑭，食以刍叔⑮。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⑯，其可得乎！"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⑰，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⑱。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

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⑲。"

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⑳，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㉑；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㉒。明者唯为之使㉓，神者徵之㉔。夫明之不胜神也久矣㉕，而愚者恃其所见入于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㉖！

【注释】

①宋王，宋襄王。

②锡，通赐。

③骄穉（zhì智），郭庆藩说："穉亦骄也。《管子·军令篇》'工以雕文刻镂相穉'，尹知章注：穉，骄也。"又，成《疏》："穉，后也"。林云铭说："骄稚，谓见人以穉子视之也。"译文从郭。

④恃纬萧而食：《释文》："纬，织也。萧，荻蒿也。织萧以为畚而卖之。"食，供食。

⑤没，潜水。

⑥锻，林云铭说："锻，搥捽之也。盖珠有光彩，恐为龙所觉故耳。"

⑦骊（lì丽）龙，黑龙。颔（hàn汗）下，下巴颏下。而，且。

⑧使骊龙而寤：使，假使。而，用在主谓之间，加重语气。

⑨尚奚微之有：奚，何。"奚……之有"是"有奚"的倒装。意思是"尚有什么……呢"。表反问。

⑩直，特，但。九重，形容极深。

⑪齑（jī讥）粉，粉碎，意谓粉身碎骨。齑，切碎的姜、葱、蒜。夫，句末语气词，表感叹。

⑫或，有人。聘，招请。

⑬牺牛，成《疏》："牺，养也。君王预前三月养牛祭宗庙曰牺也。"

⑭衣（yì异），穿，用作动词。

⑮食（sì寺），给……吃，饲养。叔，菽本字，大豆。刍，草。

⑯为孤犊（dú读）：阮毓崧说："为孤犊，则虽无豢养，而尚可全身也。"犊，小牛。

⑰连璧、玑珠：阮毓崧说："玑音机。连璧玑珠，就殉葬宝物言之。"连璧，双璧相连。玑，不圆的珠子。

⑱赍（jī讥），同齎，送。

⑲乌，乌鸦。鸢（yuān冤），老鹰。

⑳蝼（lóu娄），蝼蛄，一种对农作物有害的昆虫。

㉑以不平二句，林希逸说："万物之理本平，我以不平之心而欲平其平，则其平者亦不平矣。"王先谦说："以偏见平天下，其平仍是不平。"

㉒以不徵二句，郭《注》："徵，应也。不因万物之自应而欲以其所见应之，则必有不合矣。"成《疏》："圣人无心，有感则应，此真应也。若有心应物，不能应也。"

㉓明者句：成《疏》："自炫其明，为物驱使。"林云铭说："明，见之所及

也。执其所见，则受使于物，安能使物哉?"宣颖说:"用小智者，唯为物役而已矣。"为，被。之，它，指外物。

㉔神者徵之，林云铭说："唯任神然后能至顺，故无往而不应也。"宣颖说:"任神理者，则无往而不胜。"

㉕明之不胜神，成《疏》:"明，则有心应物,为物驱使;神,乃无心,应感无方。有心不及无心，存应不及忘应。"林希逸说:"言人之有为,不能胜无为也。"

㉖而愚者三句：成《疏》:"愚惑之徒，自执其用，叨人功绩，归入己身，虽欲矜伐，其功外矣。迷妄如此，深可悲哉！"林希逸说:"愚者恃其私见而入于人为，每每求功于外，不亦悲乎?"

【译文】

有人谒见宋襄王，襄王赏赐他十辆车子，这个人把襄王赐给他十辆车一事在庄子面前夸耀。

庄子说:"河边有个家境贫困靠编织芦苇制品来养活家口的人,他的儿子潜入到深渊里，获得了价值千金的珍珠。他的父亲对这个儿子说:'拿石头锤碎它。那价值千金的珍珠，一定产在极深的潭底,黑龙的下巴下面。你能取得这颗珍珠，一定是碰上黑龙在睡觉。假使黑龙那下子醒了，你还哪里有丝毫徼幸生还的机会呢?'现在宋国形势的险恶莫测，不止象水底深潭;宋襄王的凶残可怕、不止象黑龙颔下。你能够得到十辆车子，一定碰上襄王迷梦大睡中。假使宋襄王一旦醒寤过来，你将会粉身碎骨的！"

有人厚礼招聘庄子做官,庄子回复他的使者说:"你见过那充当祭祀宗庙的牛吗?用文采绵绣披饰着，用嫩草大豆饲养着;等到它被牵着进入大庙宰杀的时候，即使想做一条无人照料的小牛仔,难道办得到吗?"

庄子将要死的时候，弟子们打算厚葬他。

庄子说："我把天地做为棺椁，把日月做为双璧,把星辰做为玑珠，把万物做为陪葬。我的殡葬物品难道还不齐全吗?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一切呢?"

弟子们说："我们担心乌鸦和老鹰会吃掉老师的遗体呀！"

庄子说："〔遗体〕放在地面会被乌鸦老鹰吃掉，埋在地下会被蝼蛄蚂蚁吃掉；夺走乌鸦老鹰嘴里的食物，用来送给蝼蛄蚂蚁吃，你们为什么这样偏心呢？"

按照人情的爱憎偏见来平衡万物，这种人为夺予的平衡是不会达到真正平衡的；按照未曾应验的设想来寻求应验，这种主观追求的应验是不会切合必然的应验的。自以为明智多能的人只会被外物所驱使顺任神妙至理的人才能自然感应外物。依恃才智奋发有为的人赶不上听任神理寂静无为的人，从来如此。然而昧于大道的人总是依仗自己一管之见陷入到人事中去，他妄图追求功利于身外之物，不是实在可太悲了吗！

天　下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①，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②。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③？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④？”“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⑤。”

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⑥。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⑦，兆于变化⑧，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⑨薰然慈仁⑩，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⑪，其数一二三四是也⑫，百官以此相齿⑬。以事为常⑭，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⑮，老弱孤寡为意⑯，皆有以养，民之理也。

【注释】

①天下句，谭戒甫说：“‘天下’二字，就当时言，与下句‘古’字相对”方术，马叙伦说：“方借为法”；林希逸说：“方术，学术也”。《浅注》：“方术，一方之求。方术只适用于某一个方面，是局部适用的。”

②皆以句，罗勉道说：“各挟其所有，以为人莫加之。”宣颖说：“有，谓所学。”以，认为，动词。其，自己，代词。

③古之二句，马叙伦说：“道术，本书《齐物论》云：已而不知其然之谓道。《在宥》云：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天地》云：夫道，覆载万物者也并是庄子自立所诠”。《浅注》：“道术，是反映天道之术。是普遍适用的，包罗万象的。”按：洞悉世界本原的学问，老庄认为是道术；它比“方术”更具有普遍意义。“所谓”；所说的；“果”，指相应的结果，作究竟解。“恶乎在”，恶读wū，疑问代词，乎是介词相当于于，“恶乎在”是“在于何”的倒装。

④神何二句，郭《注》："神明由事感而后降出。"谭戒甫说："神言降，明言出，略示上下。"高亨说："在天曰神，故曰何由降；在地曰衹，故曰何由出。"按：这里的神、明与降，出，作互文理解。译文采谭、高说。

⑤圣有二句，阮毓崧、马叙伦说：此二句上当有"曰"字；此是答语。林云铭说："'圣''王'即下文内圣外王之道"。高亨说："圣王原于一，与《老子》'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意合"。按：《老子》这里的"一"，指道的本身，即产生万物和支配万物的客观本体；贞，通正，指一般准则；句意谓：圣王得到道以作为天下的准绳。本篇的"一"也指"道"。

⑥不离六句：谭戒甫说："所谓宗、精、真，天、神、至，略作区画，实无大区别。"高亨说："天人、神人、至人，同为第一等人。"不离，王先谦说："不违"。宗，王先谦说："主也，谓自然"；高亨说"宗者，道也。"精，成《疏》："纯粹不杂"；高亨说："精者，道之精也。"真，成《疏》："凝然不假"；高亨说："真者，道之真也"。按：《老子·二十一章》云："道之为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可作为庄文的注脚。我们认为高亨把宗、精、真都纳入道的范畴，其说可从。宗，主，本。精，精气，精微。真，真纯，真谛。

⑦以天三句，成《疏》："以自然为宗，上德为本，玄道为门。"高亨说："动则法天，动则依德，动则由道。《老子·二十三章》：'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天者同于天。'（天原误作失，今正）亦道、德、天三物并举，可见道家所重在此。"不离，王先谦说："若孔子言颜氏之不违。"按："以德为本"的德，似宜理解为《老子·三十八章》"上德无为"之德。本，宜释为主干。

⑧兆于句：兆，宣颖说："见端也"；高亨说："先见也，预知也"。变化，王先谦云："变化不测，随物见端。"变化，即万物的消长变化。

⑨以仁四句，谭戒甫说："仁义礼乐，皆术也。"高亨说："以仁爱人，以义治事，以礼节其行，以乐和其情，仁义礼乐皆人为之物。"

⑩薰然，《释文》："薰然，温和貌。"

⑪以法四句，蒋锡昌说："分，即分守，亦即职守，谓自己职分所当守也。'以法为分'，言百官当以法制为自己职分之所当守也。表，借为标，'以名为表'，言百官以所陈之言论为自己做事之标准，俾使名实相符也。参，借为三，三乃虚数，用为多义，'以参为验'，言百官治事，以多为验，所谓'孤证不信'也。'以稽为决'，言百官治事，以考为定也。"高亨说："分，犹界也。表，犹标也。综合比观谓之参，验证也。《韩非子显学篇》：'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陆德明曰：'稽，考也。'（《释文》）"

⑫其数句，成《疏》："一、二、三、四，即名，法等是也。"林希逸说："其数一二三四，言纤细悉历历明备也。"宣颖说："分明不爽如是。"按：数，宜取等差义。《文选·安陆昭王碑文》"监督方部之数"注："数，等差也。"

⑬百官句，陈寿昌说："以法度名器相齿序，于是乎官有定职。"相齿，宣颖说："谓以此为序也。"齿，指物排列如齿形。

⑭以事句，谭戒甫说："以事为常者，如工农工商，各有常业。"高亨说："事，职业也，农恒为农，工恒为工，商恒为商，古之制也。"以，介词。

⑮蕃息句，成玄英说："蕃滋，息生，畜积，藏储，皆养民之法也。"王先谦说："蕃息，谓物产。畜藏，谓货财。"武延绪说："按'蕃'上疑亦当有'以'字。"

⑯老弱二句，高亨说："老上，当有以字，转写脱去，上文可证。"按：为意，即为怀。《礼记·礼运》。"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此句"皆有以养"的"以"应作"所"解。

【译文】

天下研究"方术"学问的人很多，都认为自己独有所获是完善无以复加的顶峰了。〔或问〕古代以来所说的"道术"，究竟存在何处呢？回答说："无处不存在着。"又问道："〔那末〕，造化神妙从何处降临？人类明智从何处产生？"〔回答说：〕"内圣有它降生的来由，外王有它成就的来由，〔其实〕都是从道的同一本原产生的。"

不偏离于道的根本的，称作天人。不偏离于道的精微的，称作神人。不偏离于道的真谛的，称作至人。以效法自然作为主旨，以上德无为作为根本，以遵循规律作为途径，能预知关于事物的消长变化，称作圣人。用仁慈的人道观点来普施恩泽，用道义的是非标准来分辨事理，用仪礼的规范来约束行动，用音乐的旋律来调和性情，状貌慈祥可亲，就称作君子。根据法度来划定职守，根据名号来建立标准，根据比较来取得验证，根据考核来作出决定，它的等差一、二、三、四是这样规定，百官就都依照这些来排列序位。把安定各行各业作为经常任务，把耕织衣食做为中心工作，讲究蕃殖、生息、畜积和储藏，把老弱孤寡作为优先关怀对象，生活上都能够有所照料，这些都是有

关民生的道理。

古之人其备乎①！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②，泽及百姓，明於本数，系于末度③，六通四辟④，小大精粗⑤，其运无乎不在⑥。

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⑦。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⑧，搢绅先生⑨，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⑩。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⑪，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注释】

①古之句，谭戒甫说："古之人，犹云古之圣人。"蒋锡昌说："备，谓备有道术之全。"按：古之人，承上"古之所谓道术者"。其，这里可释作应该。据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一书中考证："古文从其亥的字，往往由于双声而通用；甲骨文的其字除去作句首发语词外，其余均作助动词的该字用。"

②配神四句，成《疏》："配，合也。夫圣帝无心，因循品物。故能合神明之妙理，同天地之精醇，育宇内之黎元，和域中之群有。"阮毓崧说："醇通纯，一也。"章炳麟说："醇，借为準。"

③明于二句，郭象说："本数明，故末度不离"，成《疏》："本数，仁义也。末度，名法也"；高亨说："本数，大经大法也；末度，细节细目也。"宣颖说："本举而末从也"；谭戒甫说："数度，有本末之分"。本数，褚伯秀说："本数，即所谓'一'。"蒋锡昌说："本数者，犹言度数之本，即天地也。"《广雅·释诂》："数，术也。"

④六通四辟，《释文》："辟本又作闢。《说文》：闢，开也。"成玄英曰："六，六合；四，四时。"高亨说，"不可作六合四时解，疑'六通四辟'言其多所开达也。"按：高的开达义可从，与今语"四通八达"同，《老子·十章》有"明白四达"语。似乎此句是指无边无际的抽象空间而言。

⑤小大精粗，成玄英说："大则两仪，小则群物，精则神智，粗则形象。"按：成说可供参考。但此处句意似乎是指大小精粗的具体事物而言。

⑥其运句，《说文》："运，移徙也"；高亨说："运指道之运行。"马叙伦说："言内圣外王之道，其行无所不在。"其，指代道术。无乎：无，为无定指示代词，指无所，无处。乎，作词素，配音节。

⑦其明三句，谭戒甫说："数度，有本末之分，即道术之著见者，故曰其明而在数度也。"高亨说："古之数度有存于旧法者，有存于史书者。"

⑧邹鲁句，成玄英说："邹，邑名也；鲁，国号也。"《释文》："邹，孔子父所封邑。"谭戒甫说："据《音义》，此邹当以同音假为郰。《说文》，郰，鲁下邑，孔子之乡。亦作陬，《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此陬鲁之士，盖专指孔子及其门弟子言也。"蒋锡昌说："邹鲁之士，盖统指儒家而言。"

⑨搢绅句，阮毓崧说："上句谓儒士，此句谓服官者。缙字，多作搢；成云：搢，笏也，亦插也。绅，大带也。"

⑩诗以六句：《广雅·释诂》："道，说也。"此六句，介词以后省之字。马叙伦说，诗以道志六句，"是注文误入"。供参考。

⑪数散，高亨说，"数字疑衍，殆即散字復而误者。"设于中国，阮毓崧说："设，施也。中国，谓国中。"按：其数，数字高说"疑衍"，实属大胆怀疑。《礼记·儒行》"遽数之"疏："数，说也。"与下文"百家之学"相应。其，这里应作有解，作此亦通。

【译文】

古代得道的人应该很完备啊！他们能够配合神明妙理，取法天地的自然，无心地抚育万物，无私地均调天下，恩泽普及到所有百姓；他们既能通晓有关道术的大经大法，又能旁及有关法度的细节细目，不管是六通四辟的空间，或者是小大精粗的事物，那大道的运行变化无处不存在。

其中明显可见并表现在本数、末度方面的，旧时的法典中，世代相传的史籍上，还有很多记载。其中保留在《诗》、《书》、《礼》、《乐》里的，邹邑、鲁国等地区的学者和士绅先生们，大都通晓它的理论。《诗》用来叙述心志，《书》用来叙述政事，《礼》用来叙述行为规范，《乐》用来叙述五音和协，《易》用来叙述阴阳变化，《春秋》用来叙述名分尊卑。有些学说散布在天下和施行在国内的，百家

学派中时常有人称赞并讲述到它。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①，道德不一②，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③。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④，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偏⑤，一曲之士也⑥：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⑦，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⑧。是故内圣外王之道⑨，闇而不明，郁而不发⑩；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⑪。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⑫！道术将为天下裂⑬。

【注释】

①贤圣句，成《疏》："韬光晦迹。"高亨说："人各贤其所贤，圣其所圣，故圣贤之真不明。"案：此承前文圣人道术而言。

②道德句，郭《注》："百家穿凿。"高亨说："道德之说不一。"

③天下句，俞樾说："察当读为际，一际犹一边也。"王闿运说："一察一孔之见也。"焉，作分句的语气词，表示提示。自好，自喜，自炫的意思。

④譬如句，《广雅·释诂》："明，通也。"指通晓一种职能。

⑤不该句，《楚辞·招魂》："招具该备。"王逸注："该，亦备也。"马叙伦说："该借为晐，《说文》：晐，兼晐也。"

⑥一曲，阮毓崧说："一曲，犹言偏于一隅。"谭戒甫说："此一曲乃承上文一际来。"

⑦判天三句，成《疏》"分散两仪淳和之美，离析万物虚通之理。"《说文》"判，分也"，又"析，破木也"。谭戒甫说："《老子》，'俗人察察。'王弼注：'察察，分明别析也。'则判、析、察三字一义。"高亨说："判、析、察，皆割裂之义。"《浅注》："察，借作槃，散之意。"

⑧称神句，刘凤苞说："称，配也。"成《疏》："称神明之容貌。"

⑨内圣句，梁启超说："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部，其旨归在於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谭戒甫说："内圣外王之道，即道术之全也。"

⑩闇而二句，谭戒甫说："二而字，皆当读如。"高亨说："闇借为暗，《说文》：'暗，日无光也'。鬱，犹滞也；发，犹泄也。"按：发，有泄、行、开等义。不发，即不通之意。

⑪以自句：方，王先谦说："指道术"。以自为方，谭戒甫说："承彼'方术'言也。"焉，语气词，表示提示。

⑫不幸二句，谭戒甫说："即前天地之美，古人之全，句法小变耳。"

⑬道术句，谭戒甫说："犹云道术已为天下百家所破裂。"

【译文】

天下纷争大乱的时候，圣贤的道术不能显现作用，道德的标准不统一，天下的学派大都以一孔之见的方术沾沾自喜群起争鸣。譬如耳能听、目能见、口能吃、鼻能嗅，都有独具的功能，不能彼此代替通用。正象百家众技一样，都各有长处，常能发挥各自的用途。即使如此，但都不完整、不全面，只能算做一技之长的人。破坏自然平衡的纯美，离析万物依存的常理，分割古人道术的整体，很少有人真能具备自然平衡的纯美，配称宇宙神明的容貌。所以内圣外王的道术，便暗淡无光，闭塞不通了；天下的不同学派各自推行他们所追求的主张，把自己的片面见解当成最理想的方术。可悲啊！百家都遵循自己的道路走去却不愿意回头，就理所当然不能和古人的道术相合了。因此，后世的学派就很不幸地再也见不到自然平衡的纯美，和古人道术的全貌了！从此道术就被天下百家的私见割裂得支离破碎了。

不侈于后世①，不靡于万物②，不晖于数度③；以绳墨自矫④，而备世之急⑤。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⑥。为之大过，已之大循⑦。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⑧；生不歌，死无服⑨。墨子氾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⑩；又好学而博⑪，不异，不与先王同⑫。

毁古之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⑬；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⑭，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

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15]；虽然[16]，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17]？其生也勤，其死也薄[18]，其道大觳[19]；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道[20]，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21]。墨子虽独能任[22]，奈天下何[23]？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24]！

墨子称道曰[25]："昔者禹之湮洪水[26]，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27]，名山〔川〕三百[28]，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29]，而九杂天下之川[30]。腓无胈，胫无毛[31]，沐甚雨，栉疾风[32]，置万国[33]。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34]，以跂跻为服[35]，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36]。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37]；俱诵《墨经》[38]，而倍谲不同[39]，相谓"别墨"[40]。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41]，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42]，以巨子为圣人[43]，皆愿为之尸[44]，冀得为其后世[45]，至今不决[46]。

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47]。将使后世之墨者[48]，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49]。乱之上也，治之下也[50]。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51]，将求之不得也[52]，虽枯槁不舍也[53]，才士也夫[54]。

【注释】

①不侈句，宣颖说："不示奢侈。"于，介词，作对或对于解，下同。

②不靡句，宣颖说："不事靡费。"高亨说："《贾子·道术篇》：'费弗过适谓之节，反节为靡。'则靡乃浪费之义。"

③不晖句，成《疏》："晖，明也。先王典礼不得显于世也。"又，谭戒甫说："晖，当据《释文》引崔本作浑。《说文》谓'浑，混流声也。'则混同之义耳。数度兼具本末，为古人之全；而此宗独为立异，故不混同于圣王也。"案：晖，以从成《疏》为长。数度，数有等差义。

④以绳句，郭《注》："矫，厉也。"阮毓崧说："厉励字通。言以绳墨约束，自勉其志行也。"

⑤备世句，郭《注》："勤而俭，则财有余，故急有备。" 林希逸说："言世人以衣食为急。"宣颖说："应人之穷，此俭约勤劳之教也。"世，指世人。急，指衣食之急。

⑥墨翟句：墨翟，鲁人（孙诒让《墨子传略》考证），或曰宋人（《荀子》杨倞注）。《史记·孟荀列传》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禽滑（gǔ古）厘，墨翟弟子（事见《公输篇》），初受业于子夏，后学于墨子。"不顺五帝三王之乐，嫌其奢"（见《释文》）。说，通悦，下文同。

⑦为之二句，《释文》："顺或作循。"郭庆藩曰："顺循古同声通用。"高亨按"进于前曰过，退于后曰顺。为之大过，已之大顺，犹言为之太进，已之太退耳。《小雅·广言》：'顺，退也。'此顺有退义之证。顺循之本义皆为遁。《说文》：'遁，逃也。'由逃义引为退义。"谭戒甫说："此已之，意谓止而不为。"

⑧作为二句，《释文》："《非乐》、《节用》，《墨子》二篇名。"高亨按："庄子所见《墨子》，殆《非乐篇》属于《节用篇》，不自为篇也。下文曰：'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心之行》当为宋子书一篇之名，是其例。"兹从高说。

⑨死无服，成《疏》："谓无衣衾棺椁等资葬之服，言其穷俭惜费也。"高亨说："生者勿久丧用哀。"高说供参考。

⑩其道不怒，成《疏》："克己勤俭，故不怨怒于物。"高亨说："汜爱则不恶人，兼利则不害人，非斗则不侮人，故曰不怒。"不怒，不怒目相示，指不仇视。

⑪又好句，马其昶说："墨子南游，载书甚多；自言尝见百国《春秋》；是其好学之事。"

⑫不异句，章炳麟说："言墨子既不苟于立异，亦不一切从同。不异者，尊天、敬鬼、尚俭，皆清庙之守所有事也；不同者，节葬、非乐，非古制然也。"

⑬黄帝七句，都是古代乐章名。

⑭椁：棺材外面套的大棺材。

⑮未败句，《释文》："败，作毁。崔云：未坏其道。"章炳麟说："未，借为非；败，即伐字。言已非攻伐墨子之道也。"阮毓崧另一说："因尚能躬行所言，故其道未遽败坏。"

⑯虽然：文言文的虽然，等于现代文的虽然如此。虽，连词；然，作代词。

⑰是果句，林希逸说："类，近也。言如此果与人情相近乎？"是，代词，作这个或这解。

⑱也，两也字，都作语助词，表示提示，可以不译出。

⑲其道句：大觳（què却），郭象《注》"觳，无润也。"宣颖说："当作殻，卵空也。枯瘠无润之义。"郭嵩焘说："《管子·地员篇》'刚而不觳'。觳者，薄也。《史记·秦始皇本纪》'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矣。'言不薄于此也。墨子之道自处以薄，郭解似迂曲。"按：借作确确，瘠薄，引申为刻苦。

⑳为，犹谓，称为，算是。

㉑堪，忍受。

㉒任：当也，见《左传》"众怒难任"注。又事也，《周礼·夏官》"以任邦国"，郑注："事以其力之所堪。"

㉓奈天句，"奈……何"，固定结构。奈，处置意；何，怎么样，作状语。

㉔离于句，郭《注》："王者必合天下之懽心而与物俱往。"马叙伦按："王者，往也。其道无所不行。今墨子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知非王也。"谭戒甫说："《说文》，'王，天下所归往也。'此言离於天下，其去王已远，尚何论乎圣人之道邪？"於，介词，犹与也，跟的意思。去，离开。

㉕墨子句，王先谦说："称其道之所由。"

㉖禹之句：之，主语和谓语之间，加助词之，用来取消句子的独立性。湮，谭戒甫说："湮当假为垔。《说文》'垔，塞也'；《孟子》及《史记·河渠书》皆作抑，《汉书·沟洫志》作堙，垔、抑一声之转。"

㉗通，使动用法，使……沟通。四夷，四方少数民族地区，指边远地区。九州，古分天下为九州，《禹贡》九州，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

㉘名山句，俞樾说："名山当作名川，字之误也。名川支川犹言大水小水。"郭庆藩案："名川，大川也。"马叙伦曰："《古逸丛书》本作名川。《御览》六八引亦作名川。"谭戒甫说："名川支川，亦与《管子·度地篇》言'径水支水'同。"

㉙亲自句：操，拿着。橐（tuó托），《释文》："崔云：囊也。司马云：盛土器也。"成《疏》："禹提耜掘地，操橐负土，躬自辛苦以导川原。"谭戒甫说："橐，即《方言》所谓箩耳"，"耜，即今所谓铲。"

㉚而九句：而，表前后两项事件的因果关系，等于现代的因而，于是。九，《释文》："九，本亦作鸠，聚也。"杂，崔譔说："所治非一，故曰杂也"；郭嵩焘说："《玉篇》杂，同也，《广韵》杂，集也。言杂汇诸流之水，使其归于大川，

故曰九杂。”马其昶说：“洪水泛滥，故聚之川以归于海。”

㉛腓无二句，谭戒甫说：“《在宥篇》亦谓‘尧舜股无胈、胫无毛’，盖状形劳天下之常语。”腓（féi肥），刘文典说：“《御览》八十二引腓作股，韩非子《五蠹篇》、《史记·李斯传》同。”胈（bá拔），《在宥篇》李注：“胈，白肉也。”胫（jìng径），小腿。

㉜沐甚二句：甚，剧也。疾，急也。沐、栉，用作含有比拟、比喻修辞手法的动词，意为骤雨般地沐浴，疾风般地梳头。栉（zhì至），梳子。

㉝置，安置，奠定。

㉞多以句，谭戒甫说：“多字读为衹。《左传·襄公》‘多见疏也’，孔《疏》：‘《服虔本》作衹见疏，《解》云：衹，适也。晋、宋《杜本》皆作多，古人多、衹同音。褐，常训为粗布贱服；但此疑假为葛。《史记自序》言：‘墨者夏日葛衣，冬日鹿衣。’故此谓衹以裘葛为衣也。”

㉟以跂句，李轨云：“麻曰屩，木曰屐”；高亨按“即麻鞋、木鞋”。为服，作为脚上服用，意即穿上。

㊱以自句，谭戒甫说：“《说文》：‘必，分极也；’段玉裁《注》‘极，犹準也。凡高处谓之极；立表为分判谓之準，故云分极。’按此极正用其义，谓定程也。”郭象《注》：“谓自苦为尽理之法。”

㊲相里三句，《韩非子·显学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墨之后，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墨。”谭戒甫按：“韩非言三墨，与此正同。盖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当即相里氏之墨；邓陵子之属，当即邓陵氏之墨；然则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疑即相夫氏之墨也。”孙诒让曰：五侯之徒，“五与伍同。古书伍子胥姓多作五，非五人也。”

㊳墨经，鲁胜《墨辩序》云：“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

㊴而倍句，倍，通背，即《孟子》“师死而遂倍之”之“倍”，《说文》：“反也”。高亨说：“倍，读为背。背谲相反也，相矛盾也。”谲（jué厥），乖，异。

㊵相：副词，作相互解；代词，作彼此解。

㊶以坚句，公孙龙倡论“离坚白”，说石的“坚”和“白”不能并知并见就是：眼能见“白”而不见“坚”，手能触“坚”而不能触“白”，所以“坚”与“白”二者是不相涵的。墨家反是，则谓“坚白不相外也”，即是说：手触“石”虽不得“白”而得“坚”，目视“石”虽不得“坚”而得“白”，但“坚”、

"白"都内涵于"石"，并不是相分离的。惠施及其学派倡论"合同异",他们提出"大一"与"小一"两个概念，其基本观点是"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对"大一"与"小一"的关系则认为：它们之间的同异，和整个宇宙间的同异比较起来，只是"小同异"，至于宇宙万物，则是"毕同毕异"。墨家认为，就事物的"同"来说，不是一体皆同，它是有所区分的：有两个名称却只有一个实物，叫做"重同";部分不会分离于全体之外，叫做"体同"；多种事物会合在一处，叫做"合同"；同类的事物一定有共同之点，叫做"类同"。那么，事物之"异",更是显然：事物彼此分为二的就必然不同，这叫做"二"；两物不相连属，这叫做"不体";两物不同在一处，这叫做"不合"；两物没有相同之点，这叫做"不类"。这就是说：客观事物的"同"和"异"是对立存在着，也就是墨家所谓"同异交得"。訾（zi子），诋毁。

㊷以觭句，觭，《说文》："觭，角一俛一仰也。"引申为不耦。今多用奇，《说文》："奇，异也：一曰不耦。"奚侗说："觭借为奇，仵借为伍。"仵与伍，古通用，《说文》："伍，相参伍也。"《释文》："仵，同也。"《管子·七臣七主》注："伍，谓偶合也。"应，《说文》："应，当也。"有对立的意思。

㊸巨子，向秀、崔譔本作"钜子"。《释文》："墨家号其道理成者为钜子，若儒家之硕儒。"高亨说："墨家有宗教性质，巨子类似教主。"

㊹皆愿句，郭象《注》"尸者主也。"《浅注》："为之尸，作为首领。"高亨说："尸疑当为死，皆愿为之死谓皆愿为巨子而死，若百八十三人为孟胜而死是也。能殉义而后见重于世，其后乃昌，故曰冀得为其后世。孟胜所云：'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也。'是其义也。"按：上句"巨子"即首领义，下句无重复的必要，故高说为长。

㊺冀，希望。后，后继，指继承人。

㊻至今句，成《疏》："对争胜负不能决定也。"宣颖说："决，绝也，言其教不绝。"此取宣说。

㊼则：二"则"字起联系性作用。前一"则"字，表肯定语气，作"固"解，即本来的意思；后一"则"字，表转折，相当于"却"。

㊽将：会，表事态的必然。

㊾相进：成《疏》"进，过也"；宣颖说"进，尚也"；马其昶说："进，谓自勉也。"阮毓崧说："进，犹竞也。"高亨说："相进，相竞以前也。"

㊿乱之二句，宣颖说："乱天下之罪多，教天下之功少。"旧多从此说。高亨说："在乱世，其人为上品，其道为上乘；在治世，其人为下品，其道为下

乘。"此取高说

(51)墨子句，《释文》："好，呼报反。"俞樾说："真天下之好，谓其真好天下也。即谓墨子兼爱也。"马叙伦说："之好，犹是好也。"之，是，作提前宾语的标志。

(52)将求句，谭戒甫说："如求其志而不得。"将，可作如、若假设词解。

(53)虽枯句：枯槁，谭戒甫说："亦即摩顶放踵之意。"虽，即使。不舍，不放弃。

(54)才士句，谭戒甫说："殆轻视之词。前云，'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又云，'其去王也远矣'；故此仅以才士目之。"才士二字，林云铭说："寓褒于贬。"马叙伦说："才士也者，庄生举墨子之长，谓其有用之才。"

【译文】

不让后世奢侈，不让万物浪费，不让等级法度有显明差别。用严正的规范来自我激励，从而准备应付社会不时之急需。古来的道术就有从这方面着眼的，墨翟、禽滑厘一听到这种风尚就很慕悦它。〔但是〕他们所要励行的太急进，所要废止的也太倒退。他们提倡"非乐"，命名叫《节用》篇。提倡活着不唱歌奏乐，死后不衣冠厚葬。墨子主张泛爱众人，兼利全民，而且反对侵略战争，他的学说是不互相仇视；加之他勤奋好学博览群经，既不标新立异排斥一切，也不求与先王的一切古制相同。

他主张毁弃古代先王的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有《武》乐；古代制定的丧礼，贵族和贱民有不同的礼仪，上级和下级有等级的差别，例如天子的棺椁用七层，诸侯用五层，大夫用三层，士用两层。现在墨子偏偏主张活着不歌唱奏乐，死后不衣冠厚葬，埋葬取消外椁只用三寸桐棺，把这些都作为应遵守的法规。墨子用这些学说来教育人，恐怕达不到爱人的目的；用这些学说来要求墨者自己实行，实在也不算爱己的方式。〔我们指出这点，〕并非攻击墨子学派的根本学说。尽管如此，〔但每当〕人们情感上需要用歌唱来表达时却硬要非难歌唱，情感上需要用哭泣来表达时却硬要非难哭泣，情感上需要用奏乐来表达时却硬要非难奏乐，这样做果真近

人情吗？他主张人们活着的时候要勤劳辛苦，死了却草草埋葬，这种学说未免太刻薄冷酷了。这使人忧惧，使人伤感，他推行这一套，难以办到呵！恐怕这样做不能算圣人之道，〔因为它〕违反了天下人的普遍心愿，使天下的人不能忍受。墨子虽然独自能够做到，他能把天下的人怎么办呢？跟天下的人背道而驰，那就离开王道很远了，〔还能谈得上圣人之道吗？〕

墨子称赞自己道术的由来说："从前夏禹防堵洪水的时候，疏导长江黄河，使四夷九州都沟通了，疏导主干大川三百，支流小溪三千，细沟渠道不计其数。夏禹亲自拿着盛土器皿和挖掘工具，聚汇天下江河归宗于海。〔他辛苦勤劳〕累得大腿上掉去了肉，小腿上没有了毛；淋着暴雨，顶着急风；终于安置了万国。禹是个大圣人，尚且亲身为天下劳苦到这般程度！"因此，他让后来的墨者都只用粗皮毛、粗葛布制做衣裳，穿上木屐、草鞋，夜以继日地劳作不休，把本身吃苦耐劳作为墨者的最高准则。他常说："不能这样，就不合夏禹之道，就称不上是墨者。"

相里勤的弟子五侯这班人，南方的墨者苦获、己齿，还有邓陵子这类人，都诵读《墨经》，但取舍有分歧，彼此斥责对方是别立墨教。〔他们〕用"坚、白"、"同、异"的争辩来互相诋毁，拿"奇、偶"不合的言论来互相对立。把他们的"巨子"看作圣人，都愿意为他的学说献身，希望能成为墨教的继承人，使它能至今相传不绝。

墨翟、禽滑厘的意愿本来是好的，他们的作法却不对头。他将会使得后代的墨者，定然各自刻苦不堪，用累得大腿上掉去肉，小腿上没有毛的作法，互相竞争过人罢了。〔这种风尚，〕可能成为适应乱世的上策，却实在是适应治世的下策。虽然这样，墨子的确是热中为利于天下人民啊！假若追求实现自己的心愿没有成效，他即使累得形销骨立也不放弃自己的信念。象这种人也可算是怀才救世的人啊！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①；愿天下

之安宁，以活民命②，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③。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说之④。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⑤，接万物以别宥为始⑥。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⑦。以聏合驩，以调海内⑧，请欲置之以为主⑨。见侮不辱⑩，救民之斗⑪，禁攻寝兵⑫，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⑬，虽天下不取⑭，强聒而不舍者也⑮。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⑯。

虽然，其为人太多⑰，其自为太少。曰："请欲固置⑱，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⑲。"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⑳！"图傲乎救世之士哉㉑！曰："君子不为苛察㉒，不以身假物㉓。"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㉔。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其大小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㉕。

【注释】

①不累四句："于"组成的介词结构作补语，译文作状语。不累于俗，谭戒甫说："谓不系累于习俗而行其素也。"不饰於物，谭戒甫说："谓不矫饰于事物而存其真也。"不苟于人，成玄英《疏》解作"于人无苟且。"章炳麟说："苟者苛之误，下言'苛察'，一本作苟，亦其例也。"（刘师培、马叙伦、高亨等皆从此说。）不忮于众，郭《注》："忮，逆也。"

②以，犹能也。活，使动用法。

③白心：崔譔云：明白其心也。谭戒甫说：白者表襮外之义。

④宋钘、尹文：宋钘（jiān歼），《孟子》作宋牼，宋人。本书《逍遥游》："而宋荣子犹然笑之。"《释文》注，宋国人。《韩非子·显学》："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与下文云"见侮不辱，救民之斗"，义同。宋荣子即宋钘，齐宣王时人，游稷下。尹文，崔譔云："齐宣王时人，著书一篇。"与宋钘俱游稷下。说，同悦。

⑤作为句，《释文》："华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己心均平也。"

⑥接万句，郭《注》："不欲令相犯错。"成《疏》："宥，区域也。始，本也。

置立名教，应接人间，而区别万有，用斯为本也。”奚侗说：“别宥，谓解其宥也。别，《说文》：‘分解也’。宥借为囿，《说文》：‘囿，苑有垣也’。垣为界限，故心有所限者亦曰囿。别宥谓分解其心之所囿，犹言破除之也。”高亨说：“宥囿古通用，而囿有域义。《诗·灵台》：‘王在灵囿。’毛传：‘囿所以域养鸟兽也。’《国语·楚语》引此诗、韦注：‘囿，域也。’是其证。”蒋锡昌释此句说：“谓欲接近万物而识其真象，须以去蔽为始也。”宥，域，界限。始，先。

⑦语心二句，此二句与上文“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同例。高亨说：“心之行盖宋、尹书一篇之名。此篇专论内心之现象，故名之曰心之行也。……情欲寡与见侮不辱，皆心之行也。然则心之行乃宋子思想特点之一。”高亨说可从。

⑧以聏二句，《释文》：“聏，崔音而；郭音饵。崔、郭、王云：和也。”聏和万物，王先谦说：“物合则欢矣。”郭嵩焘云：“聏，《庄子阙误》引作胹。《说文》：‘胹，烂也。’《方言》：‘胹，孰也。’以胹合驩，即软熟之意。”高亨按：“胹，柔也。驩借为欢。”

⑨请欲置之以为主：唐钺云：“请欲置之四字。为‘情欲寡少’之传写错误。”梁启超说：“以请为情，《墨子》书中甚多，情请二字，古通用。”谭戒甫说：寡字有别写作寡或寡者故转误作寘也。高亨说：“之字不误。情欲寡之以主，谓以情欲寡少为主也。”按：“情欲寡少”与下文“情欲寡浅”合，四字为名词性词组，作为介词以的宾语，提前以示强调。

⑩见，表示被动，相当于被、受。辱，意动用法。

⑪救，使动用法，使……解救。

⑫寝兵：寝，息也；兵，武器也。

⑬上说下教，成玄英《疏》：“上说君王，下教百姓。”

⑭不取，不采用，不听从。

⑮强聒句，谭戒甫说：“犹云多言讙譟乱耳也。”“聒”(guō过)，喧扰，聒絮：“而”，连接状语和谓语，译作地：“舍”,同捨，放弃。

⑯故曰二句，“故”，似以训“皆”为长：作所以解，亦可通。“上下”，王先谦说：“上，时君。下，谋臣。”按：上下，为“上说下教”承前省。此处指被“说”与“教”的对象。见厌的见，表被动。强见的见，同现，指顽强公开表现。

⑰为（wèi味），介词，替，给。

⑱请欲固置：唐钺谓为“情固欲寡”之倒误。谭戒甫说：“作‘情欲固寡’亦通。”此从谭说。固，副词，本来，这里是一向的意思。又，章炳麟云：“固借

为姑，意谓：请求姑置五升之饭足矣。”可供参考。

⑲先生三句：其为说曰，每日但置五升之饭，师与弟子共之。先生以此五升犹且不饱，弟子安得不饥。但恐天下不免于饥，而我何敢独饱也（据林希逸、阮毓崧说）。按：此“曰”字连同下“曰”字，即“强聒而不舍”的具体表现。

⑳我必句，按：细玩上下文意，此“我”字应指复数，包括指先生、弟子和天下人。“必”，训作“但”，就更与上文“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的意思相吻合。

㉑圜傲，郭象《注》：“挥斥高大之貌。”章炳麟说：“圜，当为啚之误。啚即鄙陋鄙夷之本字。啚傲犹今言鄙夷耳。”马叙伦说：“章谓圜当为啚，是也。谓啚傲即鄙夷，於义难通。啚为喬字之讹，喬为歒省，即驕傲字。”

㉒不为苛察，郭《注》：“务宽恕也。”阮毓崧说：“不苛求以矜明察。”

㉓不以句，郭《注》：“必自出其力也。”成《疏》：“立身求己，不必假物以成名。”梁启超说：“犹言不以物役也。”按：假，《淮南·主术》：“假舆马者足不劳而致千里”注：或作驾。这里为役使之意。物前，省介词于。

㉔明之句：明，动词，说明。已，停止。

㉕适至句：适，副词，仅也。是，代词，这。

【译文】

不被世俗牵连拖累，不因外物矫饰失真；对他人不侵扰苛求，对众情不拂逆违背；只希望天下安定无事，能让人民和平生活下去；别人和自己的养生条件，都能基本满足就够了，用这些来表明心无奢望。古来的道术有立足在这方面的，宋钘、尹文一听到这种风尚就很慕悦它。他们特制成上下大小一致的华山帽，来象征提倡平等；提倡应接万物，应把破除人我各私的界限使不相犯为先。他们讨论“心的容受”，给它取了个篇名叫《心之行》。[他们用这种学说]来柔合万物和谐欢乐，协调四海融洽一致，以情欲寡少为主旨。他们受到欺侮不引为耻辱，旨在使人们的斗殴得到解救；制止攻伐，平息干戈，旨在使世间的战祸得到解救。他们用这种学说周游天下，上面劝说君王，下面教导百姓，即使天下的人不愿听从，但是还是聒聒絮絮地进行上说下教的活动，而不中途放弃。所以说：他们不管上上下下不予理睬，却仍然顽强进行公开宣传。

尽管如此，不过宋钘、尹文学派替别人考虑得太多，替自己考虑得太少了。他们周游天下时常说："我们要求一向很低，每天备五升米的饭就够了。只怕老先生经不起饿肚，我们年轻弟子即使受饥饿算不了什么，我们不能忘怀天下人正处于饥饿中。"他们为人日夜劳苦奔波，宣称："我们大伙但求能够和平活下去呀！"这是多么自视高大的救世的人呀！他们还常说："〔要效法〕君子〔对人〕不做苛求挑剔的事，也不让己身受外物的役使。"认为那些对于天下人毫无益处的事，多费精力硬去阐明它，倒不如干脆停止好。把制止攻伐、平息干戈作为从事外部的活动，把抑制感情、减少欲望作为加强内心的修养，他们学说的大、小、精、粗的造诣，他们的行为实践，仅仅达到这种境界罢了。

公而不当①，易而无私②，决然无主③，趣物而不两④，不顾于虑⑤，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⑦。齐万物以为首⑧，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⑨。"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徧，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⑩。"

是故慎到弃知去己⑪，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⑫。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⑬。"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⑭。椎拍輐断，与物宛转⑮。舍是与非，苟可以免⑯。不师知虑⑰，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⑱。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⑲，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⑳。全而无非㉑，动静无过㉒，未尝有罪㉓。是何故？夫无知之物㉔，无建己之患㉕，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㉖。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㉗。"豪桀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

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㉘。适得怪焉㉙。”

田骈亦然，学于彭蒙，得不教焉㉚。彭蒙之师曰㉛：“古之道人㉜，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㉝。其风窢然㉞，恶可而言㉟？”常反人㊱，不见观㊲，而不免于魭断㊳。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㊴，不免于非。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虽然概乎皆尝有闻者也㊵。

【注释】

①公而句，《释文》云：“当，崔本作党。云至公无党也。” 谭戒甫说：“党、当二字，声通用同。”党，偏袒。

②易，成《疏》：“平易而无偏私。” 谭戒甫说：“易据音当假为倲，《说文》‘倲，行平易也’。”按：《说文》段注：“《广雅》：倲，倲行也。凡平训皆当作倲。今则夷行，倲废矣。”

③决然句，成《疏》：“依理断决，无的主宰。”宣颖说：“决去系累，而无偏主。” 谭戒甫说：“主，犹云主见。”

④趣物句，阮毓崧说：“趣与趋通。宣作趋，云：‘随物而趋，不生两意’，如作一事，又别生一意，便是有心矣。” 蒋锡昌说：“即将万物一视同仁而不分别之意。”

⑤不顾句，《说文》“顾，还视也。” 马叙伦说：“谓不转念以虑难”。于，犹以。

⑥于物二句，林希逸说：“于物无所决择，眼界平也；与之俱往，顺自然而行也。” 阮毓崧说：“和其光，同其尘。宣云：此坦荡圆通之教也。”高亨说：“此‘物’字指人。法家不尚贤，故于物无择。”

⑦彭蒙、田骈、慎到：彭蒙又见《尹文子》(《意林》引)。他书无载。下文云：“田骈亦然，学于彭蒙，得不教焉。”是彭蒙者，田骈之师也。《释文》云：“田骈，齐人也，游稷下，著书十五篇。慎子云：名广。”《田子》二十五篇，班固自注云：“名骈，齐人。游于稷下，号‘天口骈’。”慎子云：名广者广当为庰，形近而误，骈庰古字通也。(三人简介，见郭庆藩《庄子集释》、马叙伦《庄子天下篇述义》、高亨《庄子天下篇笺证》引)

⑧齐万句，陈寿昌说：“其学以齐万物为首务。” 谭戒甫说：“齐万物者，犹云以平等视万物也。”

⑨大道句，高亨说："此大道即老庄宇宙论中之道也。" 谭戒甫说："辩，当借为辧。《说文》：'辧，判也。判，分也。' 判分正与包容相对为文。"

⑩选则句，蒋锡昌说："由我见以选某物，则先有所弃而致不偏焉；如由我见以教某物，则必有所遗而教不至焉；唯道任自然，方可包括一切而无遗"。高亨说："选贤不能人人而量之，其选必有不偏，故法家主张不尚贤。教民不能人人而训之，其教必有所不至，故法家主张不教民。法家所谓道者法也。"可供参考。

⑪弃知去己，成《疏》："弃虑去知，忘身去己。"不可用己之知虑以察物，故主张弃知；不可用己之主观以断事，故主张去己（参见高亨说）。

⑫而缘二句，郭象云："泠汰，犹听放也。"谭戒甫按："道，亦读导。故因不得已，而听任于物，以为引道治理之方焉。" 阮毓崧说："因必不得已，则汰去物情之躁妄，使之归于冷静也。" 缘，随顺。 泠汰，放任洒脱。

⑬知不二句，郭《注》："谓知力浅，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又邻伤焉。"成《疏》："邻，近也。" 案：《老子·七十一章》："知不知，上也。" 此处义合。姚范说："薄，迫也。邻，与磷同。"孙诒让说："此'後'疑当为'復'，形近而误。邻当读为磷，磷伤犹言毁伤也。" 薄，迫，急切。

⑭ 謑(xī喜) 髁（kē柯），马叙伦说："疑'謑髁'即'懈惰'之借。髁、惰声同歌类，故通。" 谭戒甫说："謑髁为联绵字，只取其声，可倒作髁謑，疑与滑稽同义。《楚辞·卜居》'将突梯滑稽'王逸《注》：'转随俗也。'洪兴祖《补注》，'滑音骨；稽，音雞。五臣云：'委曲顺俗也'。"又，成《疏》："謑髁，不定貌也，随物顺情。" 按："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是互文；"纵脱"是状"无行"，"謑髁"是状"无任"；"纵脱"是并列词组，那么"謑髁"亦宜是并列词组，故马叙伦说于义为长，但"謑"字未予落实，疑"謑"借为"戏"，"戏惰"意即闲散懈惰。任，高亨说："能也。" 大，尊也，与尚同义；尚贤与大圣为动宾词组。

⑮椎拍輐断二句，《说文》"椎，击也。拍，拊也。" 郭象云："輐断，无圭角也。"宣颖说："椎以自柔，拍以应节，輐去圭角，断去牵滞。皆所以与物宛转也。" 王夫之说："輐音缓，刓去圭角也。輐断取圆而不粘之意。" 谭戒甫说："亦作刓断，《史记·陆贾传·集解》引孟康云：'刓，刓断，无复廉锷也。' 亦作浣断，《释名·释言语》：'缓，浣也，断也；持之不急，则动摇浣断自放纵也。'又《杨子法言·吾子篇》：'断木为棊，梡革为鞠。' 鞠者毬也，盖谓棊毬皆圜转之物，故云梡断。" 按：椎拍輐断，椎有击义，刓为割，都

属动词，四字并列。　成《疏》“宛转，变化也。”

⑯舍同捨。苟，犹但也。

⑰不师句，　高亨说：“师，用也。《韩非子·显学篇》：‘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师亦用也。此师有用义之证。”

⑱魏然，郭《注》：“任性独立。”　成《疏》：“魏然，不动之貌也。”阮毓崧注：“魏通巍。”

⑲飘风，《尔雅·释天》：“回风为飘。”

⑳隧，成《疏》：“隧，转也。”《释文》“隧，回也。”

㉑全而句，王先谦说：“故能自全，而不见非责。”

㉒动静无过，王先谦说：“静无过，动亦无过。”

㉓未尝有罪：未尝，从来不曾的意思。有，犹得也，即遭受的意思。

㉔无知之物，王先谦说：“无知之物，木石是也。”

㉕建己，有树立个人权威，宣扬个人功业的意思。

㉖无誉，高亨说：“言不但无罪，亦无誉。”

㉗块不句，郭《注》：“欲令去知如土块也。”谭戒甫说：“块不失道，比况之词。”

㉘而，犹乃，作仅仅只算解。

㉙适得句，郭《注》：“未合至道，故为诡怪。”适，宜。焉，作句末语气词，仅表叙述。

㉚得不句，成《疏》：“田骈、慎到，禀业彭蒙。”高亨说：“得其心传，不教而喻。”焉，句末语气词。

㉛彭蒙句，阮毓崧说：“举彭蒙之弟与师，则蒙可知矣。”

㉜道人，谭戒甫说：“犹言得道之人。”

㉝莫之句，王先谦说：“与慎到言，至于若无知之物无异。”阮毓崧说：“莫可得而是非，即上文之无誉无非。”之，否定句中代词，宾语提前。

㉞其风句：窢（yù域），《释文》：“窢字亦作罭，又作阈。”林云铭说：“窢，寂也。”马叙伦说：“窢借为侐。《说文》阈重文作阖。《诗·文王有声》：‘筑城伊淢。’韩诗淢作侐。是其例证。《说文》曰：‘侐，静也。’”此从林、马说。又一说，向、郭云：‘窢，逆风声。’成《疏》云：“窢然，迅速貌。风教窢然，随时过去，何可留其圣迹。”

㉟恶可句：恶（wū乌），疑问副词，作何解。王念孙说：“而，犹以也。”以，介词，用也。

㊱常反人，林希逸说：“言其常与世人相反。”

㊲不见观，《释文》“一本作不聚观。”陈寿昌说：“不聚人之观听。”谭戒甫说:“不足以动人之鉴观。”意为不被人重视。高亨说:“观，疑借为欢。不见欢，谓不见悦于人也。”意为不受人们欢迎。见，表被动。

㊳鲩断：同前文輐断。

㊴韪（wěi伟），《说文》：“韪，是也。”

㊵概乎句，马叙伦说:“概，借为僾。《说文》：‘僾，仿佛也。’”高亨说：“概，犹今言大概也。”乎，作语尾助词。

【译文】

公正而不偏袒，平允而无私亲；审断事理而不存成见，随顺物情而一视同仁；不转念以虑难，不谋求于智巧；对于事物不作好恶挑选，跟尘俗混同一起活动。古来的道术就有从这方面着眼的，彭蒙、田骈、慎到听到这种风尚就羡悦它。他们把齐一万物放在首位，说：“天能覆盖万物却不能承载万物，地能承载万物却不能覆盖万物；大道能包容万物却不能分辨万物。”认识到万物都有可取的地方，也都有不可取的地方。所以说：“有所选择就必有淘汰失偏的地方，有所施教就必有教育不到的地方，只有遵循大道齐一观点才能没有遗漏。”

因此，慎到主张废弃智虑、忘掉己见，而顺随着无可违抗的自然变化，从一切物欲中放任解脱出来，并把这作为引导一切的道术。他说:“明明知道不可能知道，硬想急切去强求知道，而结果只是自找苦吃。”他懈惰闲散不求专能，而讥笑天下重用贤能；放纵洒脱不拘德行，而非难天下尊崇圣哲。听任拍击断割，跟着外物变化推移；丢开谁是谁非，但求免于世事牵累。不运用智巧谋虑，不知道瞻前顾后，独立不动地活在世上罢了。推一下然后才行走，拖一把然后才前往，象回风的随意往还，象落羽的随意回旋，象磨石的随意转动，〔认为这样〕就可以保全自身而不受非难，动静随顺都没有过失，就从来不会遭受罪责了。这是什么原因？象那无知的木石一样，没有标榜自己的后患，没有使用心智的拖累，动静都不会背离自然的规律，所以终身无毁无誉。所以说:“做到象没有知觉的东西那样罢了，用不着什么

圣人和贤人，那土块就不会有失道的问题。”豪杰们一起讥笑他说：“慎到宣扬的学说，并不是活人的行动规范，只能算死人的一些道理。理当被看作奇谈怪论。”

田骈也是慎到这样。他向彭蒙学习，得到了不教而喻的心传。彭蒙的老师说过：“古来得道的人，达到既不肯定什么也不否定什么罢了。他的风教寂静无迹，怎么可以用言语来表达呢！”因常违反人情，就得不到人们的欢迎，而终不免于随物宛转。他们所说的道不能真算作道，而所说的是终不免于非。彭蒙、田骈、慎到等人并不懂得什么叫道。虽然这样说，仿佛他们还都是有过师祖传知的根据的。

以本为精，以物为粗①，以有积为不足②，澹然独与神明居③。古人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说之④。建之以常无有⑤，主之以太一⑥，以濡弱谦下为表⑦，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⑧。

关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⑨。其动若水⑩，其静若镜⑪，其应若响⑫。芴乎若亡⑬，寂乎若清⑭。同焉者和⑮，得焉者失⑯；未尝先人，而尝随人⑰。”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⑱。”人皆取先，己独取后⑲，曰：受天下之垢⑳。人皆取实，己独取虚㉑，无藏也故有馀。岿然而有馀㉒。其行身也，徐而不费㉓，无为也而笑巧㉔。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㉕。以深为根，以约为纪㉖，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㉗。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㉘，可谓至极。

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注释】

①以本二句，成《疏》：“本，无也；物，有也。用无为妙道为精；用有为事物为粗。”谭戒甫说：“前言道术有精粗之别。以此，道为治己之学，故曰本；

术为治人之学，故曰物也。”高亨说：“本盖谓道也。道为天地万物之根，故曰本。”

②以有句，成《疏》：“贪而储积，心常不足。” 阮毓崧说：“《老经》曰：‘圣人不积。’郭云：‘寄之天下，皆有馀也’。”

③澹然句，宣颖说：“此虚玄无为之教也。” 高亨说：“《广雅·释诂》：‘澹，静也。’与神明居，与神明为伍，是为超人。”按：与《老子》三十一章“恬淡为上”意相合。

④关尹、老聃，《释文》：“关尹、关令尹喜也。或云：尹喜字公度。”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曰聃。”

⑤建之句，蒋锡昌说：“《庄子》所谓‘无有’，盖即《老子》八十一章‘圣人不积’之谊，‘常无有’言常不积耳。”马叙伦说：“建，《说文》云：‘立朝律也’。引申凡立曰建。‘建之以常无有’者，此老聃、关尹所立‘正谛’。‘常、无、有’者，当每字读绝。” 阮毓崧说：“经曰：‘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焦注云：或读常无常有断句。《庄子》建之以常无有，正指老子此语。”《浅注》：“常无常有，缩称为‘常无有’。”此处从《老经》。

⑥主之句，成《疏》：“言大道旷荡，无不制围，括囊万有，通而为一，故谓之太一也。” 高亨说：“《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一者天地未分的元素，二者天地，三者阴气、阳气、和气也。《礼记·礼运篇》：‘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吕氏春秋·大乐篇》：‘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与《老子》说相同，唯但言阴阳未言和气耳，可证《礼记》、《吕氏春秋》之太一，即《老子》四十二章之‘一’。然则《庄子》此处之太一，亦即《老子》此‘一’也。因其为最大之箇体，故曰太一。”主，意动用法，“视为……核心”。

⑦以濡句，《释文》：“濡”，一音“儒”，马叙伦说：“盖即儒之借字。《说文》‘儒，柔也’。”高亨说：“濡借为嬬，《说文》‘嬬，弱也。’”成《疏》：“表，外也。”林希逸说：“为表者，言其应世接物见于外者如此也。” 《老子·四十三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四十章：“弱者道之用”。《吕氏春秋·不二篇》：“老聃贵柔”。

⑧以空句，高亨说：“实与表对言。表，外德也；实，内德也”。“老子贵虚，《老子》十五章：‘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易顺鼎说蔽下不字当作而）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是其验也。”“老聃贵不毁物，下文云：‘常宽容於物，不削於人。’即此意，《老子》三十章：‘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则读为贼，说见《老子正诂》）五十八章：‘圣

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

⑨在己二句，郭《注》："不自是而委万物，故物形各自彰著。"成《疏》："委任万物，不伐其功，故彼之形性各自彰著也。"宣颖说："已无私主。随物同著。"高亨说："无居，无成见也。"按：此五句又见《列子·仲尼篇》。张湛《注》："汎然无係，岂有执守之所。""形物犹事理也。事理自明，非我之功也。"居，居处，执守。著，昭著，显露。

⑩其动句，高亨说："顺物而往，因势而来，决东东流，决西西流。"《列子·仲尼篇》张湛《注》："顺水而动，故若水也。"可参考。

⑪其静句，张湛《注》："应而不藏，故若镜也。"

⑫其应句，成《疏》："似响应声，动静无心，神用故速。"阮毓崧说："响者，山谷中之应声也。"张湛《注》："应而不唱，故若响也。"

⑬芴乎句，王夫之说："芴音物，与惚通。"阮毓崧说："芴音忽。即虚无恬淡之谓。"谭戒甫说："芴即假为忽；亡亦假为忘。"《说文》："忽，忘也。"高亨说："谓物不常留于心也。"芴字，从王说。乎，作词素，粘连修饰词后，作状语。下同。

⑭寂乎句，马叙伦说："寂，借为淑。《说文》：'淑，清湛也'。"高亨说："谓心中无欲也。"

⑮同焉句，宣颖说："同物则和。"阮毓崧说："同其尘者，和其光。"高亨说："能与物同，乃与物和，故不立异。"

⑯得焉句，宣颖说："自得则失。"阮毓崧说："《经》曰：'保此道者不欲盈'，盖虽得而若无所得也。"与《老子》四十四章："多藏必厚亡"义同。

⑰未尝二句，成《疏》："和而不唱。"阮毓崧说："即《德充符篇》未尝有闻其唱者，常和而已。"

⑱知其六句：参见《老子》二十八章。雄，指刚强。雌，指柔弱。溪、谷，指代卑下、细微的地位。高亨《老子正诂》："《老子》本以雌对雄，以辱对白，辱即后起黣字，《玉篇》：'黣，垢黑也。'"

⑲人皆取先二句，郭《注》："不与万物争锋，然后天下乐推而不厌，故后其身。"成《疏》："俗人皆尚胜趋先，大圣独谦卑处后。"《老子》六十六章："欲先民，以其身后之。"六十七章："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⑳受天句，郭《注》："雌辱后下之类，皆物之所谓垢。"《老子》七十八章："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

㉑人皆取实二句：取实，成《疏》"贪资货也。"取虚，成《疏》"守冲寂也。"

㉒无藏二句，成《疏》："藏，积也。知足守分，散而不积，故有馀。"《老子》三十三章："知足者富。"八十一章："圣人不积。"岿然，《释文》"岿，本或作巍。"《说文》"巍，高也。"宣颖说："岿然，充足貌。"故，犹则。

㉓其行二句，成《疏》"费，损也"，"从容闲雅，终不损己，以此为行而养其身也。"宣颖说："徐，安徐也，不先故也。不先则少事。少事故不费。"

㉔无为句，《老子》三十七章："道常无为"。又十九章："绝巧弃利。"宣颖说："无为故哂彼巧者。"

㉕人皆三句，成《疏》："咎，祸也。俗人愚迷，所为封执，但知求福，不能虑祸。唯大圣虚怀，委曲随物，保全生道，且免灾殃。"《老子》二十二章："曲则全。"又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㉖以深二句，成《疏》："以深玄为德之本根，以俭约为行之纲纪。"《老子》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又五十九章："是谓根深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五十九章："治人事天，莫若啬。"可为例证。按：约，与《老子》的"啬"同义，它有爱惜精神，约束嗜欲的意义。

㉗坚则二句，《老子》七十六章："坚强者死之徒。"又九章："揣而锐之，不可常保。"又五十五章："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都与句意相合。

㉘常宽二句，成《疏》："退己谦和，故宽容于物。知足守分，故不侵削于人也。"林希逸说："以能容万物为量，则我于人无所侵削矣。不削于人，言独全其生也。"

【译文】

认为天地根本的妙道是精微的，认为有形的外物是粗疏的，认为存心蓄积是不易满足的，只有恬淡地生活才能达到独与神明造化为伍的境界。古来的道术有立足于这方面的，关尹、老聃听到这种风尚就羡悦它。他们用"常无"、"常有"的观点建立自己的学说，把虚通"太一"视为最高的核心，把柔弱谦下当作外在的表现，把空虚无为不伤害万物作为内德的实质。

关尹说："在主观方面不居功自是，万事万物的形性事理就会自然显露。他们动时如流水顺往，静止时如明镜自悬，反应时如回响随声。恍恍惚惚地好象一切皆忘，寂寂静静地好象清虚无有。混同万物的能和

谐共处，锐意贪求的会带来损失；从不想争胜抢先，才能常常随和别人。"

老聃说："虽然深知那雄强的可贵，却安守那雌柔的地位，甘愿做天下百川中细小的沟溪；虽然深知那明亮的可贵，却安守那暗昧的地位，甘愿做天下山岳中寂静的幽谷。"人人都爱抢先争胜，自己独愿谦让居后，这就是说"要能承受天下的屈辱"。人人都讲求实际，自己独向往空虚，无心积蓄就常觉有余，感到充足地有馀了。他的行事立身，就安静舒缓而不去损精耗神，恬淡无为而唾弃卖弄机巧；人人都追求幸福，自己独愿委曲全身，这叫做"但求免受祸害。"以深藏作为德动根本，以吝惜作为行动纲纪，这叫做"坚硬的东西容易被毁，锐利的东西容易受挫。"应经常保持着对待万物宽容为怀，对待别人不加侵削。这可说达到最高境界了。

关尹、老聃呀！可算是古来的博大真人啊！

芴漠无形，变化无常①。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②！芒乎何之③ 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④。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⑤，荒唐之言⑥，无端崖之辞⑦，时恣纵而不傥⑧，不以觭见之也⑨。以天下为沈浊⑩，不可与庄语⑪，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⑫。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⑬，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⑭。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⑮；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⑯。彼其充实，不可以已⑰；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⑱。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⑲；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⑳。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㉑，其理不竭，其来不蜕㉒，芒乎昧乎，未之尽者㉓。

① 芴漠二句，《释文》："芴，元嘉本作寂。"高亨说："芴漠，双声、连语，空虚之貌也。作寂漠义同。"成《疏》："妙本无形，故寂漠也；迹随物化，故

无常也。"林云铭说："无形，不可见，无常，不可测。"

②死与三句，吕惠卿说："以为死与，则未尝有生；以为生与，则未尝有死；以为天地并与，未尝有古今；以为神明往与，未尝有彼岸。"并，指同时共存；往，指共游俱往；意谓当如天地神明之无生死。与，叹词。

③芒乎二句，芒，同茫。芒与忽、之与适，同义。马叙伦说："既芒兮忽兮，亦何之何适？明不识不知之境，亦独来独往之区也。"言来去没有一定的意趣。

④万物二句，成《疏》："包罗庶物，囊括宇内，未尝离道，何处归根。"高亨说："万物虽多，不知谁是谁非，故无所归。"亦可通。

⑤以谬句，成《疏》："谬，虚也。悠，远也。"马叙伦说："谬悠迭韻连绵词也。《说文》曰：'谬，狂者之妄言也'。"高亨说："谬悠，妄谬也。"以，用，介词。

⑥荒唐，林希逸说："荒唐，旷大而无极也。"马叙伦说："荒唐，迭韵连绵词也。《说文》：'唐，大言也'。"高亨说："荒唐，诗大也。"

⑦无端句，林希逸说："无端崖，无首无尾也。"谭成甫说："无端崖，犹无边际也。"《说文》："崖，高边也。"

⑧时恣句，阮毓崧说："傥音倘，旧注苟也。案傥有忽然而至之义，谓持论虽恣肆，而言皆见道。并非无谓之谈，与物之傥来者不同也。成云：恣纵犹放任也。"高亨说："傥借为谠。《玉篇》言部：'谠，直言也。'……时恣纵而不谠，谓时放纵其辞而不直言也。"

⑨不以句，阮毓崧说："觭同奇。宣云：一端也。言不以一端自见。"林云铭说："不自见其觭异也。"见，同现。

⑩以天句，成《疏》："宇内黔黎，沈滞闇浊，咸溺于小辩。"马叙伦说："沈借为黕。《说文》：'黕，滓垢也。'"按：沈，沈迷，指沈迷于物欲。浊，浊，指不明大道。

⑪不可句，林希逸说："庄语，端庄而语。"阮毓崧说："庄，端正也。言世人沉迷浊秽，不可与之正论。"

⑫以卮三句，高亨说："寓者寄也，寓言者以我之言寄托之古人或他人也。如此则信之者多，故此云以寓言为广。重者再现也，重言者古人或他人之言我再述之也。述古人或他人之言，乃是实言，故此云以重言为真。卮言者圜转无定之言也。《寓言篇·释文》引《字略》云：'卮，圆酒器也。'盖卮之为器，底圆，可以左右倾倒，前后俯仰，即《荀子·宥坐篇》所谓宥坐之器，其理如今之不倒翁耳。曼读为漫，漫衍水流无定之意。"

⑬独与二句，林希逸说："与天地精神往来，与自然造化者为友也。不傲

倪万物者，不以此傲睨於世也。"高亨说："精神，指自然之妙理。"王闿运说："敖倪，视貌。言不与物竞也。"阮毓崧说："敖去声，倪通睨。言未尝轻视万物，而自存骄傲之见。"

⑭不谴，成《疏》："谴，责也。"王先谦说："不责人之是非，以与世俗混处。"以，犹能。

⑮其书二句，瑰玮，成《疏》："弘壮也。"《释文》："瑰玮，奇特也。"连犿（fān番），成《疏》："和混也。"李颐说："宛转貌。"宣颖说："瑰玮，玩琦也。连犿无伤，言连缀宛转不害文理也。"谭戒甫说："《庄子》书虽奇特，而委曲无害于道。"

⑯其辞二句：参差（cī雌），不整齐，指变化错落。諔（chù绌）诡，奇异。成《疏》："参差者，或虚或实，不一其言也。諔诡犹滑稽也。"谭戒甫说："辞虽参差不齐，而诡异可观览也。"

⑰彼其二句，郭《注》："多所有也。"成《疏》："已，止也。"充实，《孟子》："充实之谓美。"高亨说："此言庄子充实于中，故下笔不能自休。"彼，指代庄子。其，犹之；或视彼其为同义词并用。

⑱上与二句，高亨说："造物者，天地也。"顾实说："外死生、无终始者，即得道之人也。"

⑲其于本三句，谭戒甫说："本，道也。"成《疏》："辟，开也。弘，大也。闳亦大也。肆，申也。"宣颖说："闢，开豁。肆，纵放。"高亨说："闳借为泓。《说文》：'泓，下深貌。'"

⑳其于宗二句，《释文》："稠本亦作调。"高亨说："稠借为调。"《说文》："调，和也。"成《疏》："遂，达也。"

㉑其应句，成《疏》："言此庄书，虽复諔诡，而应机变化，解释物情，莫之先也。"谭戒甫说："应之为言'随顺'，解之为言'放应'。"

㉒其理二句，成《疏》："蜕，脱捨也。妙理虚玄，应无穷竭。"高亨说："《说文》'蜕，蝉蛇所解皮也。'其来不蜕，言其来无迹也。"竭，完。来，来由，渊源。蜕，通脱，从成《疏》，此承篇首指不离于宗。

㉓芒乎三句，成《疏》："芒昧犹窈冥也。"王先谦说："芒昧如不可见，未有能尽其妙者。"之，宾语提前，指代旨趣。者，句末助词，译为"……似的。"

【译文】

空虚寂静无形迹可见，随物变化无常规可测。死呀，生呀，与天

地并存呀，与神明交往呀！〔试问，〕将渺茫地到哪儿去，将恍惚地往哪儿走呢？〔其实〕〔从超时空的观点来说〕宇宙万物包罗一切，并没有什么地方足以作为最后寄托的归宿地的。古来的道术有属于这方面的，庄周听到这种风尚就羡悦它。他用虚妄深远不可捉摸的讲话，夸张扩大不可测度的论述，无首无尾漫无边际的说辞，时常转弯抹角而不直言，〔然而〕并非有意用标奇立异去表现自己。他认为天下一般人沉迷物欲，〔不明大道，〕不可与他们讲端庄严正的大道之理；所以才用随物变化不拘一格的话语来漫无边际地推衍事理，用徵引古人或他人的论说来使人增强真实感，用虚构假托的传说情节来开拓广阔的连想。他独有所得地与造化妙理往来神游，却不置自己于傲视万物的对立面，不去责问谁是谁非，能和世俗之人混同一起。他的著述写法虽奇伟壮观，却宛转连缀，不害文理；那辞语虽虚实错落，却奇趣滑稽，引人观赏。他的内心充实完美，故下笔不能自休。他上与造物主结侣同游，下与超脱生死变化、忘怀终始的人做朋友。他对于道的根本，讲得广阔全面而通达开展，深刻入微而放任不拘；他对于道的宗旨，可以说是调和恰当而达到至高无上了。虽然如此，他在顺应于造物的变化和解脱于物情的束缚，那妙理运用无穷，那渊源不离大道，行文渺茫地冥昧地不可捉摸，人们是很难尽喻其旨趣似的。

惠施多方①，其书五车②。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③。麻物之意④，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⑤。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⑥。天与地卑；山与泽平⑦。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⑧。'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⑨。南方无穷而有穷⑩，今日适越而昔来⑪。连环可解也⑫。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⑬。汜爱万物，天地一体也⑭。"

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⑮，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⑯。卵有毛⑰。鸡三足⑱。郢有天下⑲。犬可以为羊⑳。

马有卵㉑。丁子有尾㉒。火不热㉓。山出口㉔。轮不蹍地㉕。目不见㉖。指不至，至不绝㉗。龟长于蛇㉘。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㉙。凿不围枘㉚。飞鸟之景未尝动也㉛。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㉜。狗非犬㉝。黄马骊牛三㉞。白狗黑㉟。孤驹未尝有母㊱。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㊲。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㊳，终身无穷。

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㊴，饰人之心，易人之意㊵；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㊶。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辩㊷，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柢也㊸。

然惠施之口谈㊹，自以为最贤㊺，曰"天地其壮乎㊻！"施存雄而无术㊼。南方有倚人焉㊽，曰黄缭㊾，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㊿，不虑而对，偏为万物说[51]，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52]。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53]。弱于德，强于物[54]，其涂隩矣[55]。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56]！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57]。惠施不能以此自宁[58]，散于万物而不厌[59]，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60]，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61]，悲夫！

【注释】

①惠施句，《释文》："施，惠子名。"见《逍遥游》等篇。或作惠子，或作惠施，或作慧子。多方，成《疏》："多方术也"，多，用作动词，懂得……很多。

②其书句，成《疏》："书有五车。"林希逸说："言其所著书。"五车，王先谦说："言其多。"马叙伦说："《汉书·艺文志》名家《惠子》一篇，今书已亡。《惠子》书仅一篇，安得当时遽有五车之众？寻五本交互字，五车盖满车耳。王说未是。"

③其道二句，《文选·魏都赋》引司马彪注："舛，乖也。驳，色杂不同

也。” 成《疏》:“道理殊杂而不纯，言辞虽辩而无当也。”舛（chuǎn喘），差错。中（zhòng重），高亨说：“中，犹正也。”

④麻物句，《释文》:“厤，古歷字，本亦作歷。”王先谦说:“其歷指事物之意，有曰。”章炳麟说:“歷，数也。意，心所虑也。”意，谓大意。马国翰以《厤物》为《惠子》篇名，此从马说。

⑤至大四句，《释文》:“司马云：无外不可一，无内不可分。故谓之一也。”高亨说:“以‘无外’为至大之定义，以‘无内’为至小之定义，此定义甚合于逻辑矣。”无外，指无限大。无内，指无限小。

⑥无厚二句，冯芝生说:“无厚不可有体积，然而有面积，故其大千里也。”高亨说：“冯说甚是。面者，在地地面，在海海面。地面非地，故地有厚而地面无厚。海面非海，故海有厚而海面无厚，无厚不可积之大，往往不可限量，故曰其大千里。”无厚，指抽象的平面。其大千里，指抽象平面的无限延伸。

⑦天与二句，《释文》说:“卑如字，又音婢。李云：‘以地比天，则地卑于天。若宇宙之高,则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则山与泽平矣。”《荀子·不苟篇》:“山渊平，天地比。”杨倞注:“比，谓齐等也。”《广雅·释诂》:“比，近也。”孙诒让说：“卑与比通。”

⑧日方二句，谭戒甫说:“《说文》:‘睨，衺（斜）视也。’引申为凡斜之称。盖日之斜正，差以毫厘；物之死生，判于呼吸：故云‘方’也。”

⑨大同四句，高亨说:“以物言之，如马为一切马之共名,即万马毕同之名，此大同之名也。白马为一种马之共名，即小同之名；兼为一切马之别名，亦即小异之名，此小同异之名也。某白马为一匹白马之别名，即万马毕异之名，此大异之名也。”用今天的话说：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统一的，又是多样的。这就是本篇的大同异。

⑩南方句：天园地方，不知边际，南方不可尽，则竟无南方也，是南方无穷也。假立标之处分界，标立而南北定，既立为南，竟止于南,是南方有穷也。（参照马叙伦、高亨说）

⑪今日句，《齐物论》作“今日适越而昔至。”林希逸说：“足虽未至乎越，而知有越之名，而后来，则是今日方往，而亦可以为昔来矣。”宣颖说:“知有越时，心已先到。”高亨说：“自起行之时地言之，则称此日为今日，称此行为适越。自抵越之时地言之，则称此日为昔，称此行为来。名虽有今昔之异，而此日未尝有二也。辞虽有适来之殊，而此行未尝有二也。”均可通。

⑫连环句，《战国策·齐策》:“秦始皇尝使使者遗君王后玉连环，曰:‘齐

多知者，而解此环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蒋锡昌说：“连环成后，终有毁日。唯常人所见者，只见一旦之毁。不见逐渐之毁。吾人假定自连环初成之时，至一旦毁坏之时，总名此整个之过程为‘解’；是连环自成之后，即无时不在‘解’之过程之中，故曰：可解也。”杨荣国说：“意即连环从任何一点都是可以解开的，其间并没有一个所谓决定的解开的起点。既没有一个所谓决定的解开的起点，自也没有一个所谓决定的结尾的终点；换句话说，也就是任何一点既可以做解开的起点，自也任何一点可以作为结尾的终点，因而这一命题，就是论证一切事物都是无始无终、无先无后、无上无下的，而只是一个整体，一个整体的‘一’。”（见《中国古代思想史》）三说可互相参考。

⑬我知二句，《释文》说：“司马云：燕之去越有数，而南北之远无穷。由无穷观有数，则燕越之间，未始有分也。无下无方，故所在为中。循环无端，故所在为始也’。”胡适说：“此说地圆，更为明显。圆面上无论何点皆可作为中央。故燕之北，越之南，是天下之中央。”燕越，泛指取任意两地。

⑭汜爱二句，成《疏》：“万物与我为一，故汜爱之；二仪与我并生，故同体也。”宣颖说：“天地非大，我非小。”章炳麟说：“万物毕同毕异，故天地一体也。一体，故汜爱万物也、惠子之言，无时，无方、无形、无碍。”

⑮惠施三句，成《疏》：“惠施用斯道理，自以为最，观照天下，晓示辩人也。”谭戒甫说：“《释文》出‘观于天下’四字，并云‘观，古乱反；所谓自以为最也。’则释‘观’为显示衒耀之意。”按：观，似乎以释“游”为宜，注见《孟子》曰“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否则，理解为显示于天下与晓示于辩者，不免意义重复。

⑯天下句，高亨说：“庄子所辩者即汉人所谓名家也。”

⑰卵有毛，宣颖说：“卵无毛，则鸟何自有毛？”

⑱鸡三足，《公孙龙子·变通论》：“谓鸡足一，数足二，二而一，故三。”高亨说：“盖名家以为鸡有鸡足，有鸡左足，有鸡右足。鸡左足非鸡足，鸡右足非鸡足，是三足矣。故曰‘鸡三足’。”

⑲郢有句，罗勉道说：“郢本侯国而称为王，是有天下之号。”谭戒甫说：“郢，楚都也。郢为楚之一，故郢有楚。然楚有天下，故郢亦有天下也。”

⑳犬可句，《释文》说：“司马云：‘名以名物而非物也。犬羊之名，非犬羊也。非羊可以名为羊，则犬可以名羊。郑人谓玉未理者曰璞。周人谓鼠未腊者亦曰璞。故形在于物，名在于人。”宣颖说：“犬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

为羊，则为羊矣。”谭戒甫说：“犬羊为物，二形二名；名定俗成，乃得假用。”

㉑马有卵，谭戒甫说：“此马有卵与上卵有毛二辞，皆言生物名词函义之变易也。”杨荣国说：“此乃由于马虽不是卵生，但在未形成胎以前，必有待于卵，是则不和卵生是同一的吗？”（见《中国古代思想史》）

㉒丁子有尾，成《疏》：“楚人呼虾蟆为丁子也。”陈祥道说：“丁子无尾，而实为有尾之科斗所化。则谓之有尾亦可。”

㉓火不热：成《疏》：“譬杖加于体而痛发于人，人痛杖不痛；亦犹火加体而热发于人，人热火不热也。”陈祥道说：“热者火用而非火体。如火生于木石，木石未常自热。”《淮南·诠言篇》许注，作“炭不热”。

㉔山出口，《齐物论》中说：“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释文》：“司马云：‘呼于一山，一山皆应。是山犹有口也。”宣颖说：“空谷传声。”马叙伦说：“出疑有字之误。”

㉕轮不蹍地，成《疏》：“夫车之运动，轮转不停……轮虽运行，竟不碾于地。”阮毓崧说：“蹍音碾。碾地，即车行有辙迹之谓，辙迹由重载碾成。若专从轮言，其圆转轻便，何至碾地？”谭戒甫说：“轮有圆周，其碾地者不过微至之处，非圆周也。故曰轮不碾地。”

㉖目不见，《释文》：“司马彪谓“目不夜见非暗，昼见非明，有假也。所以见者明也”。宣颖说：“见则何以不自照？”阮毓崧说：“目不假光，虽明犹暗。”马叙伦说：“心有所思，思者如睹；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则目之见者，本非目见。见者是目，能见是心也。”

㉗指不二句，《公孙龙子·指物论》：“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旧注“指”多为“指认”之意；屈志清《新注》作“概念”或“称谓”解。马叙伦说：“伪《列子》引公孙龙云：‘有指不至，有物不尽’。即此文所谓指不至，至不绝’。疑当从《列子》作‘物不绝’与‘指不至’为二事。”高亨说：“《列子·仲尼篇》引公孙龙曰：‘有指不至，有物不尽。’又引公子牟曰：‘无指则皆至。尽物者常有。’……魏牟云：‘无指则皆至’者，谓非指则皆至，而指固不至也。云‘尽物者常有’者，谓物之全量则常有，而物之个体不常有也。其释最为简当。”

㉘龟长于蛇，俞樾说：“此即‘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之意。”谭戒甫说：“蛇，其本字作它。《说文》，‘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按龟短蛇长，由形而得，然龟虽短，其形常直，蛇形冤曲，虽长而短。……然则龟可由短而见长，蛇可由长而见短。”高亨说：“单举龟蛇，不函孰长孰短之相。大蛇固长于小龟，然大龟亦长于小蛇。”

㉙矩不二句，《释文》:“司马云：矩虽为方而非方，规虽为圆而非圆。譬绳为直而非直。”宣颖说:“天下自有方非以矩也，天下自有圆非以规也。”胡适说：“从自相上看来，万物毕异。一规不能成两物完全相同之圆；一矩不能成两物完全相同之方。”

㉚凿不围枘，成《疏》:“凿者孔也，枘者内孔中之木也。然枘入凿中，木穿空处，不关涉，故不能围。”宣颖说：“枘自入之耳，凿未尝围之。”枘(rui锐)，榫头。凿，榫眼。

㉛飞鸟二句，《释文》:“鸟之蔽光，犹鱼之蔽水。鱼动蔽水，而水不动。鸟动影生，影生光亡。亡非往，生非来。墨子曰：‘影不徙也’。”《墨子·经下》:“影不徙，说在改。”《列子·仲尼篇》引公孙龙曰:“影不移。”又引魏牟曰：“影不移者，说在改也。”张湛注《列子》云:“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宣颖说：“鸟动耳，非影动。”景，借作影。

㉜镞矢二句，《释文》：镞，音族；矢镝也。司马彪说：“形分止，势分行；形分明者行迟，势分明者行疾。”意即从“势”来看，飞矢是行的，但从“形”来看，飞矢是不行的。按：这好象在观察电影慢镜头录相。

㉝狗非犬，《礼记·曲礼上》疏中说:“通而言之，狗犬通名;若分而言之，则大者为犬，小者为狗。”《尔雅·释畜》:“犬未成豪，狗。”谭戒甫说:“狗为一形，犬为一形，二形二名，不相关涉也。故曰‘狗非犬’。”

㉞黄马句，《释文》引司马云:“曰牛，曰马，曰牛马，形之三也。曰黄，曰骊，曰黄骊，色之三也。曰黄马，曰骊牛，曰黄马，骊牛，形与色为三也。”高亨说：“黄马骊牛为一合并之名实，黄马为一独立之名实，骊牛为一独立之名实。此三者固自为三也。此条与鸡三足之旨同。”

㉟白狗黑，《释文》:“司马云：‘狗之目眇，谓之眇狗……然则白狗黑目亦可为黑狗。”宣颖说:“黑白，人所名耳。乌知白之不当为黑乎？”谭戒甫说:“白以命色，狗以命形，因曰白狗。然白中有黑，而黑少白多。但谓黑狗则贼白，但谓白狗则夺黑；谓之白黑狗，则二色争而明：皆非正举而名乱矣。故曰：‘白狗黑’。”

㊱孤驹句，《释文》“李云：驹生有母，言孤则无母。孤称立，则母名去也。故孤驹未尝有母。”高亨说:“《列子·仲尼篇》引公孙龙曰：‘孤犊未尝有母，有母非孤犊也。’其释尤为简当。盖驹母未死，仅谓之驹，驹母既死，始谓之孤。……驹尝有母矣。孤驹未尝有母也。”

㊲一尺三句，《释文》:“司马云：‘捶，杖也。若其可析，则常有两。若

其不可析，其一常存。故曰万世不竭。"高亨说："此言之关键，在一其字，其为代词……未取之时，其字所代者为全捶，既取之后，其字所代者今日为半捶，明日为半捶之半，再明日为半捶之半之半，以数理论之，一以二递除之，终不等于零。"

㊳相应，成《疏》："更相应和。"《说文》："应，当也。"谭戒甫说："当，即抵当。"

㊴桓团、公孙龙：桓团，姓桓名团，宋人；《列子·仲尼篇》作韩檀，桓与韩、团与檀，古音同。公孙龙，也是赵国人，他曾为平原君门客，与驺衍辩论过一次。

㊵饰人二句，成《疏》："纵其玄辩，彤饰人心；用此雅辞，改易人意。"宣颖云："饰，蔽也。"案：名家具有某种辩证观点，饰字作蔽解似不妥。《说文》："饰，刷也。"《周礼·封人》："饰其牛牲"，注："谓刷治清洁之也。"此处可作刷新来理解。

㊶辩者句，宣颖说："辩者迷于其中而不能出。"高亨说："囿犹限也。"

㊷日以句，宣颖说："知，聪明。"俞樾说："与人之辩，义不可通。盖涉下句'天下之辩者'而衍'之'字。"马叙伦说："之，是，古通。'与人之辩'，谓'与人是辩'。"日，指每天，名词用如副词。

㊸此其句，俞樾说："柢与氐通。《史记·秦始皇纪》：'大氐尽畔秦吏'。《正义》曰：'氐，犹略也'。'此其柢也'，犹云'此其略也'。"

㊹惠施句，意即善口谈之惠施，定语后置。

㊺自以句，王先谦说："自以为理解最贤于众。"《说文》："贤，多才也。"贤有胜、善义。

㊻天地句，成《疏》："壮，大也。言天地与我并存，不足称大。"案：天地，指天地间。壮，承上文"以此为大"。其，语气词，表反问，同岂。

㊼施存句，宣颖说："庄子言施但存此雄心究无学问也。"谭戒甫说："存雄，殆即好大争强之意，正与最贤二字相承。"

㊽倚人，郭庆藩说："倚当作奇，倚人，异人也。王逸注《九章》云：'奇，异也。'倚从奇声，故古字倚与奇通也。《易说卦传》参天两地而倚数，蜀才本倚作奇。"

㊾黄缭，成《疏》："姓黄名缭，不偶于俗。"

㊿不辞，谓不辞谢。

(51)徧为句，成《疏》："徧为陈说万物根由。"

(52)益之句：成《疏》："加奇怪以骋其能。"

(53)不适句，成《疏》："不能和适。"

㉞弱于二句，宣颖说："遗内务外。"王先谦说："内弱外强"。

㉟涂隩，《说文》："隩，水隈厓也。隈，水曲也。厓，水边也。"宣颖说："迂曲，非大道也。"高亨说："隩，犹隘也。"

㊱何庸，宣颖说："无用。"马叙伦说："庸即用之后起字。"

㊲夫充一句，王夫之说："充其一端，尚可较胜。"成《疏》："几，近也。"谭戒甫说："愈，即《论语》'女与回也熟愈'之愈，当假为踰，《说文》'踰，越也。'"《匡谬正俗》："愈，胜也。"译文从上说。此处从绝句到释义颇多纷歧，林希逸说："充，足也。若但以一人之私见而自足，犹可。若以此为胜于贵道者，则殆矣。愈，胜也。几，殆也。"可供参考。（《荀子·天论》："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录于此，可帮助理解"一端"的语意。）

㊳不能句，谭戒甫说："此字，承上'道'言，谓不能自安于道。"

㊴散于句，成《疏》："乃散乱精神，高谈万物。"谭戒甫说："谓逐万物而无所归宿也。"

㊵骀荡句，《释文》："骀者放也，放荡不得也。"高亨说："《说文》：'骀，马衔脱也。'马衔脱则奔放，故骀引申有放义。"

㊶是穷二句，成《疏》："亦何异乎欲逃响以振声，将避影而疾走者也。"穷，使动用法，使终止。与，犹去也。

【译文】

惠施懂得方术很多，他的著作简册载运满车，但他所讲的道杂乱不纯，他所讲的话雄辩不当。《厤物》篇的大意，说到："无限大到没有外围界限可寻的，叫它'大一'；无限小到再无内核可供分割的，叫它'小一'。没有厚度的平面，不可积累成体积，但它可以任意延伸扩大到千万里。（从大宇宙的空间看，）天空与地面相接之处看去是一样低，山峰和水泽接天之处看去一样平。太阳刚刚正中，一下子就又偏西；万物刚刚生长，又正在走向死亡。万物有它共同的大类别和它共同的小类别的差异，这种差异叫做'小同异'；万物有它本质完全相同的共性和它各个具体物体完全不同的特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叫做'大同异'。要了解定向的南方是没有尽头的，要了解定位的南方则是有尽头的。当此身现在开始去到时，一莅临越国则可以说过

去早已来了。连环，是可以取任意一点分解为起点或终点的。天下的中央，可以取任何两地之中点来说明。我们要博爱众物群生，天地万物本来属于大同齐一的整体。”

惠施自认为这些道理是很博大精深的，游到各地就讲给辩者听，天下的辩者互相津津乐道他们的立论：鸟卵中含有鸟毛的成分。鸡足的概念有三种。楚国的郢都可以指代楚国包有天下作为中心。犬这一物体也可以命名为羊。马在未成胎以前也是由卵子变化而来。蝦蟆本是由有尾的蝌蚪变的。火炭自己不会感到热。群山中声音回荡是山也象有发音的口。车轮圆周的一点着地不能说成整个轮子碾地。眼睛不凭借光是不能看见东西的。人对万物的指认是不能全部达到的，而纷至沓来未及指认的万物是无穷无尽的。龟蛇的长短从相对角度看，龟可以比蛇长。曲尺不能画出绝对的方形，圆规不能画出绝对的圆形。任何榫眼和榫头总不会绝对吻合。飞鸟投在地面的影子随生随灭，影子本身对飞鸟来说并不曾移动。箭头射出在飞速运行过程中，在每一瞬间却是既停留在一点上又不断地前进的。狗〔小犬〕不等于犬〔大狗〕。一匹黄马、一匹骊牛、黄马和骊牛，是三种不同的名实。白色狗中也可能有黑色。既称孤驹，就不曾有母亲。一尺长的棍子，每天取它的一半，永远都取不完。辩者用这样一类论题来同惠施互相对应，终身辩个没完。

桓团、公孙龙辩者这班人，会刷新别人的认识，改变别人的看法；虽然能够战胜别人的口，却不能够折服别人的心，这是辩者的局限性。惠施天天用他的智慧同别人争辩，特地和天下的辩者创造标新立异的命题，上面所说的就是他们的命题的大概轮廓。

可是，善口辩的惠施自认最为高明过人，声称“天地间难道真够比我讲的还博大精深吗”？惠施这个人自负争雄却不懂得道术。南方有个奇异人物，名叫黄缭。他向惠施问到天为什么不坠下来、地为什么不陷下去、风雨雷霆为什么变化莫测的原因。惠施毫不推让就信口应对，不作精思熟虑就任意作出回答，广泛地解释万物的原理，说个不停，滔滔不绝，

还认为说得太少，又把一些奇谈怪论增添进去。他把违背人情常理的东西当作真实，并想借此胜过别人来博取声誉，因此就难免跟众人格格不入了。对德行修养很轻视，对外物追逐很强烈，他所走的路子就十分狭隘了。从阴阳化育的大道角度来观察惠施的本能，他就象一只蚊子、一只牛虻那样徒劳喧扰，这对万事万物说来能发生什么作用呢！惠施充当一个方面的代表人物还是很出色的，如果他能进一步尊重道，那就接近于懂得道术了。惠施不能自安于道，却在万事万物的名实上分散精神进行争辩而不自厌倦，结果只不过以善辩成名，可惜呀！具有才华的惠施，放荡辞辩而对道无所得，追逐万物而不能返本归真，这是想用高声来止住回响，想要形体避去影子却加速跑开，真是可悲的想法啊！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郭　象《庄子注》
陆德明《庄子音义》（见《经典释文》）
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
林希逸《庄子口义》
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
陆长庚《南华副墨》
焦　竑《庄子翼》
释德清《庄子内篇注》
王夫之《庄子解》（附王敔增注）
王念孙《校庄子》（见《读书杂志》）
卢文弨《庄子释文考证》
吴世尚《庄子解》
林云铭《庄子因》
钱澄之《庄屈合诂》
胡文英《庄子独见》
宣　颖《南华经解》
刘鸿典《庄子约解》
陈寿昌《南华真经正义》
马其昶《庄子故》
郭嵩焘《庄子南华真经》
郭庆藩《庄子集释》
王先谦《庄子集解》
俞　樾《诸子评议》
武延绪《庄子札记》
陶鸿庆《读诸子札记》
刘师培《庄子斠补》
奚　侗《庄子补注》

章炳麟《庄子解故》
章炳麟《齐物论释》
梁启超《庄子天下篇释义》
马叙伦《庄子义证》
马叙伦《庄子天下篇述义》
阮毓崧《庄子集注》
胡远濬《庄子诠诂》
朱桂曜《庄子内篇补证》
蒋锡昌《庄子哲学》
刘文典《庄子补正》
杨树达《庄子拾遗》
王叔岷《庄子校释》
于省吾《庄子新证》
高　亨《诸子新笺》
高　亨《试谈庄子的齐物》（《文史述林》）
刘　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
闻一多《庄子内篇校释》
曹础基《庄子浅注》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

刘　淇《助字辨略》
王引之《经传释词》
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
杨树达《词诠》
杨伯峻《文言语法》
杨伯峻《古汉语虚词》
吕淑湘《文言虚字》
王　力《汉语史稿》
王　力《古代汉语》
张世禄《古代汉语》
徐仁甫《广释词》

庄子释译

（下）

欧阳景贤　欧阳超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咸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4.75印张　5插页　381,000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2106·92　　定价：3.60元

〔照排胶印〕



责任编辑：王永瑞
封面设计：林毓麟

统一书号：2106·92
定　价：　3.60元